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九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九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九九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八卷

〔明〕王畿撰

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萬曆尚論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龍谿語錄八卷》提要

龍谿王先生集抄序

溫陵李贄曰龍谿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夫學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唯恐易盡何也蓋先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於心發於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歟故予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蓋逆料其決不能條達明顯一過於斯也而刻板貯于紹興官署印行者

少人亦罕讀又先生少壯至老一味和柔大同無我無新奇可喜之行故俗士亦多不悅先生之為人而又肯讀先生之書乎學無真志皮相相矜卒以自誤雖先生萬語千言亦且奈之何哉今春予偕焦弱侯放舟南邁過滄州見何泰寧泰寧視龍谿為鄉先生其平日厭飫先生之教為深熟讀先生之書已久矣意欲復梓行之以嘉惠山東河北數十郡人士即索先生全集于弱侯所弱侯載兩船書一時何處覓索泰寧乃約是纔專人來取而命予圈點其尤精且要者曰吾先刻其精者以誘之令讀然後梓

序　二

其全以付天下後世夫先生之書一字不可輕擲不刻其全則有滄海遺珠之恨然簡泰浩繁將學者未覽先厭又不免有束書不觀之嘆必先後兩梓不悖所貫然後先生之教大行蓋先生之學具在此書若苟得其意則一言可畢何用二十卷苟不肯讀則終篇亦難又何必二十卷也但在我後人不得不冀其如此而讀如此而終篇又如此而得意於一言之下也泰寧之言如此其用意如之何秋九月滄州使者持泰寧手扎果來索書白下適予與弱侯咸在館弱侯遂付書又命予書數語述泰寧初志并

序　三

付之計新春二三月予可以覽新刻矣將見泰寧學問從此日新而不能已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illegible]時

萬曆戊戌歲冬孟日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溫陵

李贄聞

龍谿先生之訃爲位於龍潭以奠而告之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旣以一徃而超詣中升河西夫子之坐

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今不以不知而愠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信今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猒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繼世以傳業遂令良

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
洙泗淵源沛乎决江河而達四海非
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
生之功於斯爲盛憶昔淮南見孫布
地猗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
流亙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
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

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
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已是以不念兒
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謗之圖
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
是失已也非成已也先生其忍之乎
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
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唯

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
風則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喪身而
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
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
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
所爲凝眸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
先生爾矣先生今既沒矣余小子將

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
而學者每呫嗶其語言以爲先生之
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
賢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
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
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

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夭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爲知先生也夫尚饗

附卓吾先生與焦弱侯書

世間講[illegible]古至今未有如龍谿先生者[illegible]讀[illegible]既難讀大慧法語及中峰廣錄亦又難惟讀龍谿先生書無不喜者以此知先生之功在天下後世不淺矣又云龍谿先生全刻千萬記心遺我若近溪先生刻不足觀也蓋近溪語錄須領悟者乃能觀於言語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繩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脫門得者讀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讀之足以證入也

附

龍谿王先生語錄鈔目錄

送王仲時北行序　原壽篇贈存齋徐公
壽鄒東郭翁七袠序
壽史玉陽年兄七十序
松原晤語壽念菴羅丈
從心篇壽平泉陸公
壽近溪羅侯五袠序
壽東五吳君七袠序
西川朱君壽言　壽商明洲七袠序
報恩卧佛寺德性任持序

卷之八

雜著

先師畫像記後語　跋名賢遺墨漫語
易測授張叔學　圖書先後天跋語
法華大意題詞　葦航卷題詞
調息法　自訟問答
天心授受冊　冊付養眞收受後語
趨庭謾語付應斌兒
若贊　趙麟陽贈言

別言贈梅純甫　別言贈周順之
別曾見臺漫語摘略
池陽漫語示丁惟寅
書先師過釣臺遺墨
書見羅卷兼贈思默
書顧海陽卷　書陳中閣卷
書查子警卷

記說

凝道堂記　太極亭記
三教堂記　不二齋記

悟說　藏密軒說
拙齋說

詩

謁包孝肅公祠用韻
題王鳳洲小祇園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
贈天池立禪次韻　五雲謁朱文公祠
卧雲林用韻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一

新安後學　吳可期校正
　　　　　吳可善

天泉證道紀

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為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

有善惡安得根基隨處對治安得入悟直權法非實究竟見也

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若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先生謂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夫子將有兩廣之行錢子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

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

中根人到底是中根人也安用接之爲善去惡非人所能强雖朝廷用黜陟勸戒之而善者自善不善者自不善故也

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旣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

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一格始爲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脉始歸于一云

冲元會紀

先生曰自先師提出本體工夫人人皆能說本體說工夫其實本體工夫須有辨自聖人分上

此句切

說只此知便是本體即是工夫便是致[illegible]
分上說須是致知的工夫以復其本體博學審
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致也世之議
者或以致良知爲落空其亦未之思耳
先師嘗謂人曰戒愼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
工夫戒愼恐懼若非本體於本體上便生障礙
不覩不聞若非工夫於一切處盡成支離蓋工
夫不離本體本體即是工夫非有二也
今人講學以神理爲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

日用飲食聲色財貨爲極粗人面前便不肯出
口不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一種意見終日
盤桓其中只是口說縱令宛轉歸己亦只是比
擬卜度與本來性命生機了無相干終成俗學
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經綸時時以天則應
之超脫得淨如明珠混泥沙而不汚乃見定力
極精的是極粗的學問極粗的是極精的學問
精精粗粗其機甚微非眞實用工之人不易辨
也

吾人今日講學未免說話太多亦是不得已只
因吾人許多習聞舊見纏繞只得與剖析分疏
譬諸樹木被藤蔓牵纏若非剪截解脫本根生
意終不條達但恐吾人又在言語上承接過去
翻滋見解爲病更甚須知默成而信孔門惟顏
子爲善學吾人既要學顏子須識病痛斬除得
淨不然只是騰口說與本根生意原無交涉也
朋友中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爲戒懼工夫纔涉
言語應接所守工夫便覺散緩此是分了內外

一念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愼恐懼亦無內外
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不可以爲典
要雖終日變化云爲莫非本體之周流自無此
病矣
吾人學問自己從入處便是感動人樣子從言
語入者感動人處至言語而止從意想入者感
動人處至意想而止從解悟入者感動人處至
解悟而止若能離此數者默默從生機而入感
動人處方是日新以機觸機默相授受方無止

法此顏子所以如愚而未見其止也

吾人今日講學先要一切世情淡得下此是吾人立定脚跟第一義中庸結末開口說箇淡字正是對病藥方淡原是心之本體有何可厭知心體是淡便無許多濃釅勞擾便自明白便能知幾可與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立心爲己便是達天德根基若起頭清脫不出到底夾帶包藏只在世情上揀得一件好題目做與孔門闇然日章家法奚翅千

里

與梅純甫問答

純甫梅子問狂狷鄉愿之辨先生曰古今人品之不同如九牛毛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于狂又思及于狷若鄉愿則惡絕之甚則以爲德之賊何啻九牛毛而已乎狂者之意說他便是聖人了攷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迴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卽爲中行矣狷者雖能謹守未辨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恥不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于道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狷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彀套居之行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汚不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譬如紫色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更覺光彩艷麗苟非心靈開霽天聰明之盡

者無以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夫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脉全體內用不求知于人故常常自見己過不自滿假日進于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學術邪正路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習淪浹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脉尋討根究只管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爲是陷于鄉愿之似

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所云吾人學孔聖人之
盖尚有未全未至做成其病患猶有可救可變
之機苟能自反一念知此即可以入于狷一念
知克即可以入于狂一念隨時即可以入于中
行入者王之出者奴之勢使然也顧乃不知決
擇而安於其所惡者不安于其所思者亦獨何
心哉

維揚晤語

荊川唐子開府維揚邀先生往會時已有病遇

春汛日坐治堂命將遣師爲海防之計一日退
食笑謂先生曰公看我與老師之學有相契否
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良知還未致
得在荊川曰我平生佩服陽明之教滿口所說
滿紙所寫那些一不是良知公豈欺我耶先生笑
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真良知未免攙和
荊川憤然不服云試舉看先生曰適在堂遣將
時諸將校有所禀呈辭意未盡即與攔截發揮
自己方略令其依從此是攙入意見心便不虛
非真良知也將[illegible]其處該如
何設備某某[illegible]如何[illegible]使不[illegible]古人做過勿
當其處如此處[illegible]以[illegible]一點圓明反
覺窮滯此是攙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真良知也
及至議論未合定着眼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
此等處認作沉幾研慮不知此已攙入擬議安
排非真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厲聲抗言若
無所容自以爲威嚴不可犯不知此是攙入氣
魄非真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

有時行不測之賞加非法之罰自以爲得好惡
之正不知自已靈根已爲搖動不免有所作非
真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
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攙
入格套非真良知也嘗曰我一一經營已得勝
佛算猛將如雲不如着一病都堂在陣此是攙入
能所非真良知也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虛心應
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
刃而解更無些子攙入譬之明鏡當臺妍媸自

辨方是經綸手段總在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為所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成播弄精魂非真實受用也荊川憮然曰吾過矣友道以直諒為益非虛言也

復陽堂會語

或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何謂也先生曰文者道之顯言語威儀典詞藝術一切可循之業者所謂文也仁者與物同體烱然油然生生

不容已之機所謂仁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辨志敬業親師取友無非保合充養以復其生生之機言語所以立誠威儀所以定命稽訓所以畜德游藝所以博趣無往而非學則亦無往而非仁也會友以文而不本於輔仁則亦徒會而已君子弗貴也

或曰仁道夫子所罕言學貴有漸水進木升始無淩節之患其在今[illegible]于闢發恥心有恥始能懲往事而與善所以求知恥近乎勇力行以求之近仁之方也先生曰然哉恥之於人大矣有所不為不欲者良知也無為無欲者致知也是能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故曰如此而已矣知此則人心可正風俗可變而治化可成今日之會始不為虛會友輔仁之要莫切於此辨志敬業取諸此而已此尤吾人對病之至藥也

三山麗澤錄

遵巖王子曰仲尼終歲周流隨地講習上則見

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丈人漁父之屬皆有息焉故光輝所及在鄉滿鄉在國滿國先生之出遊亦似之先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非斯人而誰與此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吾人分內事予豈敢望古人之光輝傲然以教人傳道為事取友求益竊有志焉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於閉門踰垣踽踽然潔身獨行自以為高則又非

子之初心

遵巖子曰學不厭誨不倦教學相長也先生曰然吾人之學原與物同體誨人時即學有厭處成已即所以成物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已也孔子有云默而識之此是千古學脉虞廷謂之道心之微學而非默則涉於聲臭誨人非默則墮於言詮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自謙之辭乃真語也若于此悟得及始可與言聖學

遵巖子曰千古聖賢之學只一知字盡之大學

誠正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致知中庸誠身以悅親信友獲上治民只在明善明善即致知也雙江云格物無功夫吾有恥焉先生曰此正毫釐之辨若謂格物有功夫何以曰盡于致知若謂格物無功夫何以曰在于格物物是天下國家之實事由良知感應而始有致知在格物猶云欲致良知在天下國家實事上致之云爾知外無物物外無知知離了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更無明善用力處亦非外了明善另立

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之功也以意逆之可不言而喻矣

遵巖子問曰荆川謂吾人終日擾擾嗜慾相混精神不得歸根須閉關靜坐一二年養成無欲之體方爲聖學此意何如先生曰吾人未嘗廢靜坐若必藉此爲了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聖人之學主于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于欲便與靜

坐一般況欲根潛藏非對境則不易發如金體被銅鉛混雜非遇烈火則不易銷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獨修獨行如方外人則可大修行人於塵勞煩惱中作道場吾人若欲承接堯舜姬孔學脉不得如此討便宜也

遵巖子曰孔子六十而耳順此六經中大學問之語不曰目與口鼻惟曰耳順何謂也先生曰

月以精用口鼻以氣用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觀順逆得失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同體方能以虛應世隨聲所入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神更無好醜簡擇故謂之耳順此等處更無巧法惟是終始一志消盡渣滓無有前塵自能神用無方自能忘順逆

遵巖子居鄉遇拂逆事時有悄然不豫之色甚至有怫然不平之氣方信以爲同好惡公是非

以問于先生先生徐應之曰子甚麽聰明何未之早達也吾人處世豈能事事平滿無不足之嘆所貴于隨緣順應處之有道耳禪家謂之缺陷世界違順好醜皆作意安只見在不平滿處便是了心之法方是當地洒然超脫受用纔有悄然怫然之意等待平滿時方稱心吾之所自失者多矣況人無皆非之理惟在反己自修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孔門家法故曰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此便是古人自信之學忘好惡方

能同好惡忘是非方能公是非蓋好惡是非原是本心自然之用惟作好惡任是非始失其本心所謂忘者非是無記頑空率其明覺之自然隨物順應一毫無所作無所任是謂忘無可忘在知道者默而識之

遠齋子曰諸公每日相集講學固好予却謂不在講學只身體力行實落做將去便是先生曰然若是真行路人遇三叉路口便有疑有疑不得不問不得不講惟坐謀所適始無所疑始不

消講若徒務口講而不務力行則有所不可耳

蒙泉祁子請聞過先生曰此是不自滿之心安節自守每事從簡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士民日受和平之福只此便是寡過之道要人說過不如自己見過之明苟有無心之失不妨隨時省改今人憚于改過非但畏難亦是體面放不下勘破此關終日應酬可以洒然無累矣

遵巖子曰荊川隨處費盡精神可謂潑撒然亦跳上蒲團便如木偶相似收攝保聚可無滲漏

子則不能及先生曰此事非可強爲須得其機要有制煉魂魄之功始得伏藏始無滲漏荆川自謂得其機要能煉虛空亦曾死心入定固是小得手處然於致良知功夫終隔一塵盖吾儒致知以神爲主養生家以氣爲主戒慎恐懼是存神功夫神住則氣自住當下還虛便是無爲作用以氣爲主是從氣機動處理會氣結神凝神氣含育終是有作之法

楓潭萬子問曰古人通晝夜之道而知何謂也

先生曰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地萬物之靈氣吾人日間欲念恍惚或至梏亡夜間雜氣紛擾或至昏沉便是不能通乎晝夜便與天地不相似便與萬物不相涉時時致良知朝乾夕惕不爲欲念所擾昏氣所乘貞明不息方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自能範圍曲成存此謂之存神見此謂之見易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是謂彌綸天地之道是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楓潭子喟然曰如此方是通乎晝夜之實學非徒談說理道而已也

遵巖子問先師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先生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燕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彀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

一點元神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

遵巖子曰區區於道實未有見向因先生將幾句精語蘊習在心隨處引觸得箇入處只成見解實未有得先生曰此是不可及處他人便把此作實際受用到底只成弄精魂從言而入非自己證悟須打破自己無盡寶藏方能獨往獨來左右逢源不肖入門戶不落知解只從良知日[illegible][illegible]將去不以意識攪和其間久久自當

東心

存得不在欲速強探也

遵巖子問曰學術不出于孔氏之宗宗失其流而爲學者其端有二曰俗與禪若夫老氏之學則固吾儒之宗派或失於矯則有之非可以異端論也先生曰異端之說見於孔氏之書當時佛氏未入中國其於老氏尚往問禮而有猶龍之嘆莊子宗老而任狂非可以異端名也吾儒之學自有異端至於佛氏之家遺棄物理究心虛寂始失於誕然今日所病却不在此惟在俗

耳世之儒者不此之病顧切切焉惟彼之憂亦見其過計也已良知者千聖之絕學道德性命之靈樞也致知之學原本虛寂而未嘗離於倫物之感應外者有節而內者不誘則固聖學之宗也何偏之足病故曰致知在格物言格物所以致吾之知也吾儒與二氏毫釐之辨正在於此惟其徇於物感之迹揣摸假借不本於良知以求自得始不免于俗學之支離不可不察也

友人問佛氏雖不免有偏然論心性甚精妙乃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叙正人倫未免連形而下發揮然心性之學沉埋既久一時難爲超脫借路悟入未必非此學之助先生曰此說似是而實非本無上下兩截之分吾儒未嘗不說虛不說寂不說微不說密此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此悟入乃是範圍三教之宗自聖學不明後儒反將千聖精義讓與佛氏纔涉空寂便以爲異學不肯承當不知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入亦可哀也夫僊佛二氏皆是出

只說巢由則可

世之學佛氏雖後世始入中國唐虞之時所謂巢許之流即其宗派唐虞之時聖學明巢許在山中如木石一般任其自生自化乃是堯舜一體中所養之物蓋世間自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雖堯舜亦不以相強只因聖學不明漢之儒者強說道理泥於刑名格式執爲典要失其變動周流之性體反被二氏點檢訾議敢於主張做大吾儒不悟本來自有家當反甘心讓之尤可哀也已先師嘗有屋舍三間之喻書

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本有家當巢許輩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後世聖學做主不起僅守其中一間將左右兩間甘心讓與二氏及吾儒之學日衰二氏之學日熾甘心自謂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洎其後來連其中一間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反將從而歸依之漸至失其家業而不自覺吾儒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間有豪傑之士不忍甘心於自失欲行主張正學以排斥二氏爲已任不能探本入微務於内修徒欲號召

名義以氣魄勝之祗足以增二氏檢議耳先師良知之學乃三教之靈樞于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識參乎其間彼將帖然歸化所謂經正而邪慝自無非可以口舌爭也

撫州擬峴臺會語

壬戌仲冬先生自洪都趨撫州元山曾子石井傅子偕所陳子寧南華諸同志扳涖擬峴臺之會諸生就斛處請曰撫爲吾象山先生首善之地自信本心致先立其大爲宗逮朱陸同異之議起晦且數百年及賴吾先師爲之表章陸學始顯于世茲遺言具在請發師門未竟之意以示大同而顯宗說俾吾黨知所歸向惠孰大焉

先生曰諾遂條次其語答之

象山先生曰顔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顔子了顔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脈然參也魯豈能望顔子之精藴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

夫子所分付顔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先生曰師云顔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略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顔子則是由乎不啟之扃達乎無轍之境固乎無藤之緘曾子孟子猶爲有一之可守顔子則已忘矣喟然一歎蓋悟後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而無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
之人言却難道在心傳是謂先天之學纔涉
意見卽爲後天道不屬見見不能及著見卽
非道
利欲溺人如腐索纏縛易於解脫意見如五色
線方以爲實解之甚難非志於道一毫無所藉
於外者未易以語此也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象山曰不過
切已自反改過遷善

象山之學自信本心平生功夫嚴密如此世人
槩以禪學目之非惟不知象山亦不知禪矣
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吾以爲不可旣不知
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此是象山
見得大處千古聖學只有箇尊德性問學正是
尊之之功外德性別有問學卽是泛問卽是異
學
世有議象山者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
無伎倆象山聞之曰誠然
世有議先師者除了致良知一句更無伎倆先
師嘆曰我原只有這些伎倆
復齋問象山曰吾弟在何處做工夫象山答
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事勢物理只在人情中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戶此理所在安有
門戶可立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
學原爲了自巳性命默默自修自證纔有立門
戶護門戶之見便是格套起念便非爲巳之實

學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巳失了
學者須識得與點之意方是孔門學脉方爲有
悟不然只成擔死版伊川平生剛毅力扶世教
以師道爲巳任明道自以爲有所不及不知此
道乃是異言以教之惜乎伊川未之悟也學者
到執巳自是處雖以明道爲兄亦無如之何

朋友乎

秦不曾壞了道脈至漢而大壞

祖龍焚書道脈未嘗壞至漢將聖門道學著爲典要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復見于世是謂迹似情非所以大壞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功耳識人病痛極難譬之秦越人洽病洞見五臟量人元氣虛實病情標本以爲攻補先後淺深方爲妙手此所謂扶持之功也

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纔有勝心即非謙受之益縱使博學多聞進退古今表裏人物徒增勝心耳

或問先生談道恐人將意見來會不及釋子談禪使人無所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談道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也談禪者雖爲艱難之說其實反可寄托意見吾於百衆人前開口見膽

學者須自不落意見方能勘破人意見不然只成泥裏洗土塊彼此皆無清脫處

或有說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爲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淺深輕重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路而已纔有別路可悉即是支離之學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會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贏得大不惺惺去

知利名如錦覆陷穽此猶是利害上起對算學者須務實勝義以爲質自無所貪着方是惺惺漢

韓退之倒做了蓋欲因文而見道[illegible]論却將[illegible]說了

孟子論性亦不能離氣質蓋性是心之生理離了氣質即無性可名天地之性乃氣質之精華豈可與氣質之性相對而言韓子因文見道出于料想實未嘗知性也

子夏之學傳之後世猶有害

孔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謂之儒者不是爲人爲利篤信謹守依彷末節細行以自律必信必果硜硜然是箇小家伙所以謂之小人儒孔門專務求仁仁者與物同體小人儒即非同體之學所以傳之後世猶有害不不可察也

伊川解頻復厲過在失不在復極是

有失斯有復聖人無復以未嘗有失也復爲卦名六爻皆是求復之義初爻不遠而復復之善者也二比於初以下仁故爲休復三不能仁守故爲頻復四應於初不泥於陰故爲獨復五當位得中故爲敦復上六本欲求復而失其所主故爲迷復故曰反君道也若曰迷而不復則非名卦之義矣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吾人時時能對越上帝無閒漫之時然後可以無藉於書書雖是糟粕然千古聖賢心事賴之以傳何病於觀但泥於書而不得於心是爲法華所轉與游談無根之病其間不能以寸不可不察也

古人純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

禮義利害原非兩事趨吉避凶趨利避害聖賢未嘗有異於人但古人所論利害與後世不同故曰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其術益行曹參避堂舍蓋公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及入相一遵何之約束漢家之治血脈在此

文帝亦因黄老之術見賈誼論治體欲興禮樂

好　好

便以爲多事
象山與塵三年所學大進這方是就事敬
象山之學從人情物理磨煉出來實非禪也
有學者請問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象
山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不是泛然答
學者貴切問若不切見在所見所疑請問皆非
爲己求益之道只成閑圖度耳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
有病

論語一書多出于有子曾子門人之手微言隱
義間有存者至如鄉黨一篇只記得孔子皮膚
形象若是傳神手筆絕塵而奔非步步趨趨所
能及也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
情縱欲
道義由師友有之執己見是無所承恣情欲是
無嚴憚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壞

存養是主人點檢亦是主人若議主點檢是奴僕存養亦是奴僕主人從來不

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何嘗專恃此
當時闢介甫者無一人就法度中言其失但
云喜人同己祖宗之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
何便服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答云商鞅是
腳踏實地亦不問王伯立定規模只要事成
介甫兼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地故所
成就者王不成伯不就
介甫人品清高一切勢利撼他不動只是不知
學所以執己愈堅害天下尤大介甫自謂知學

莫枉他
存養是主人點檢是奴僕
學問得主百體自然聽命如主人在堂奴僕自
然不敢放縱若只以點檢爲事到底只成東滅
西生非存養本然之功也
這裏是刀鋸鼎鑊的學問
須舍得性命無些子可湊泊處方是刀鋸鼎鑊
工夫佛也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

出門不見紫色也

功

物在

愛事骨董愛文辭愛書須照其知所好者
道如玄酒天下之至味存焉有滋味便是欲入
不好淡却只好鬧熱一切逐外有精神可提醒
鬧熱心也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
義爲證爲靠
只是咽喉下不肯着此一刀捨不得性命所以
牽引文義容他出路若當下捨得不爲姑容便
是入微功夫 全是佛

笑穩底人好燄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燄
又一槩去了然欲勇往底人較好笑穩底人
有難救者
笑穩底少過自謂可以安頓此身未嘗有必爲
聖之志須激勵他始肯發心不然只成鄉黨自
好者而已所以難救勇往底雖多過却有爲聖
之志若肯克念愼修便可幾也

師子捉兎捉象皆用全力 佛
聖賢過事無大小皆以全體精神應之不然不

是執事不敬善射者雖十步之近亦必引滿而
發方是發率康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
誅一局棊須知三盃酒亦却用揖讓精神一局
棊亦却用征誅精神

一友方侍坐象山遽起亦起象山曰還用安
排否
此卽是良知無思無爲自然之神應

皐陶謨洪範吕刑乃傳道書也
皐陶兢業萬幾以代天工洪範敬用五事以建

皇極吕刑敬忌以作元命皆傳道之書

象山曰吾講學問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鶻
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
新奇玄妙
所求在新奇玄妙於平安本色近裏之言便不
耐聽此利心也近來學者其病多坐在此

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稷之不能審於八
音夔之不能詳于五種可以理揆伏羲之時
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

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舜之智不如周公
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堯舜之智而不徧物若其
標末雖古之聖人不能盡知也王澤既竭利欲
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
而爲機變之巧者又爲魍魅魑蝎其間後世恥
一物之不知亦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
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

孔子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人生而不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至宋始復有
師學道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以聽是乃
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虛心矣所以導之
者非其道則師之罪也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
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
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
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

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
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
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
在鑛非火符煅煉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
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
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
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
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
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

此皆論學同異之見差若毫釐而其謬乃至千
里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
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之孺
子而惻隱見嘑蹴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
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
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
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即爲沉空之見矣
古人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
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體流行即主

學之所當爲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爲道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己優游則不滯物爲學但當實致其良知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聖賢垂訓何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將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者矣若固滯於言語之

間欲以失己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方寸自亂自蹶其本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不可不慎也

或問象山學從何受象山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象山自信本心終身受用已[illegible]乎其大者一句公案雖因言而入所自得者多矣其論格物知在先行在後未離舊見以爲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知識始得先師所謂議論開闢時有異者皆此類也蓋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因論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曰此只說得象山自家所見須知涓流即是滄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所謂無翼而飛無足而至不由積累而成者也非深悟無極之旨未足以語此

斗山會語

慨惟離索之久思求助于四方乃者千里遠涉歷釣臺登齊雲涉紫陽止于斗山之精廬得與

新安諸同志爲數日之會其意固不在於山水間也諸君各以用力之疏密受病之淺深次第質言以求歸于一是之地予不肖何足以知之夫學一而已矣而莫先於立志惟其立志不真故用功未免間斷用功不密故所受之病未免於牽纏是未可以他求也諸君果欲此志之真亦未可以虎見襲之及以勝心求之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將無始以來種種嗜好種種貪著種種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

傍語

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自此生天生地生大
業方為本來生生真命脈耳此志既真然後工
夫方有商量處譬之真陽受胎而收攝保任之
力自不容緩也真種投地而培灌芟鋤之功自
不容廢也昔顏子之好學惟在于不遷怒不貳
過此與後世守書冊資見聞全無交涉惟其此
志常定故能不遷此志常一故能不二是從混
沌中直下承當先師所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者
是也顏子之學既明則曾子子思之說可類推

而得矣夫顏子歿而聖學亡諸君欲學顏子須
知顏子所學者何事若舍身心性情而以勝心
虛見求之甚至以技能嗜好滑之未見其善也
昔者秦越人醫之神者也值藥童子服勤既久
頗能傳其方間以語諸人人服頗有効而此童
子者則固未之能也予不佞何以異於是諸君
深信其方務加修服以去其病而不以重不肖
未能之疑吾道幸矣

此處心
[illegible]天日
[illegible]監也

水西會約題詞

嘉靖己酉夏予既赴水西之會浹旬相告歸[illegible]
量諸友地理遠近月訂小會圖有終也乞予一
言以識心期夫道有本原學有要領而功有次
第真假毫釐之機不可以不辨也予與諸君旬
日相會此等處言之亦已詳矣未審諸君果能
信得及否水漸木升積累之次第原非一蹴所
能至然由萌蘖之生以達於千尋由源泉混混
以放于四海其本末源委長養流行之機實非
有二物也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然能實致

其知者有幾此中無玄妙可說無奇特可尚須
將種種向外精神打併歸一從一念獨知處朴
實理會自省自訟時時見得有過可改徹底掃
蕩以收廓清之效方是入微工夫若從氣魄上
支持知解上湊泊格套上倚傍倣然以為道在
於是雖與世之營營役役紛華勢利者稍有不
同其為未得本原無補于性命則一而已所望
諸君不以予之去來為聚散務會如所訂期必
須破冗一來相摩相[illegible]相[illegible]相規以[illegible]性命之[illegible]

重一分爲世情之心自然輕一分譬如魚之游於水相濡以沫相昫以吻終不若相忘于江湖之爲愈也且今日之會非有法制可以防閑惟藉區區道義以爲之聯屬二三百人之内豈能人人盡發真志盡有信心亦藉中間十數諸友舊有所聞者虚心樂取招攜翕聚以爲之倡耳一人倡之十人從而和之已而和之者益衆雖欲此會之不興不可得也苟爲性命之心不切不能包荒隱惡涵育成就以全吾同體之愛徒欲

以勝心相高甚至忿爭訐戻動氣奮顏而猶傲然以爲知學非徒敗群莫此爲甚雖欲會之不廢不可得也吾人立身行已自有法度既爲此學一切凡情俗態良知有未安處便須破除斬截不可假借通融放令出路石翁有云名節者衛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鮮有存者語若分析自今視之未必非對症之藥亦圖終之一助也

道山亭會語

嘉靖辛亥秋太平周子順之訪予山中因偕之西遊將歷觀東南諸勝遇明志之區則隨緣結會以盡切劘之益過蘇值蔡沙方大夫開府吳中聞予與順之至集同志數十輩會於道山亭下延予二人往蒞之夫吳中多豪傑聲華禮樂之盛甲於東南況雙江緒山沃洲及齋諸公有事茲土貞教闡化後先相聞流風有存者登壇説法則予豈敢當若曰群處質言相與訂舊學而覔新功以就正有道則固不肖之本心也既

如會諸生懼其既別而或離也乃圖爲月會之約而屬予言以導其所志夫古今之言志者大略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是雖老生之恒談然約古今人品高下而論之要無出於此者古之所謂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僑向奚蠡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矣功名則務爲建立以其實心耶必於明會而對[illegible]無以入其中

分得是一

刺心
妙論

富貴則察知列[illegible]後從天下之諸侯有徒
步而陟相位者意氣[illegible]然震掉一世方且以大
丈夫目之要[illegible]也世降學絶士鮮克
以豪傑自命聖賢[illegible]道德之風蓋亦邈矣
下此而功名而富貴矣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祿
否乎果能明於利害而㸌然震撼否乎是未可
知也所趨既卑故所見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
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
所謂功名者古之富貴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

者庸鄙攫竊自比於乞墦穿窬之類有儀秦所
不屑為者而甘為之所趨益已下矣若此者其
來有由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
循習流注以窒制其命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
朝一夕之故矣於此時而倡為道德之説何異
奏雅樂於鄭衛之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
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
中而炯然不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於重淵赤日之[illegible]雲而精華[illegible]

初未嘗有所損污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
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
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
死生且然况身外之功名富貴乎然而世之以
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
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炯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
以進於道德之歸譬諸探重淵而列罔象披層
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魍魎自無所遯其
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

矣此志苟立自能相應自樂於親師取友所以
博習而論學者自專且久而無有異物之遷是
猶爭名者之樂趨於朝爭利者之樂趨於市勢
使然也不然則日講時習適以增其假竊之資
而已矣於身心竟奚益哉孔子曰先進於禮樂
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
進說者謂周末文勝孔子欲損文以還於質故
林放之問致辨於奢儉易戚之間皆從先進之
意[illegible]夫豈[illegible]禮樂之盛似矣苟槩以從先進

之說得無在所損乎否耶千葉之花無實九層之臺易圮此無他崇飾太高而發榮太繁故也予聞之淡薄所以明志紛麗技巧易失其本心世未有浮華不斷而能完養其精實者也嘗者餒夫偶食穀而甘卽欲與衆嘗之以其免於飢困之患而其腹尚枵然未嘗飽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吾人不以其偶食而遂忽其欲共嘗之心不以其未嘗飽而并疑穀之不足以飽則知所以養生矣夫穀之味冲腴而淡異於肥甘鮮恐

吾人厭飫之餘溺於所養而於此或有所不察耳。

滁陽會語

予赴南譙取道滁陽拜瞻先師新祠於紫微泉上太僕巾石呂子以滁爲先師講學名區相期同志與其雋士數十人大會祠下諸君謬不予鄙謂晚有所聞各以所得相質以求印正余德不類何足以辱諸君之教而先師平生所學之次第則嘗聞之矣請爲諸君誦之而自取正焉

先師之學凡三變而始入於悟再變而所得始化而純其少禀英毅凌邁超俠不羈於學無所不窺嘗泛濫於詞章馳騁於孫吳雖其志在經世亦才有所縱也及爲晦翁格物窮理之學幾至於殞時苦其煩且難自嘆以爲若於聖學無緣乃始究心於老佛之學築洞天精廬日夕勤修煉習伏藏洞悉機要其於彼家所謂見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義蓋已得其髓矣自謂嘗於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已忘物忘天忘地

與空虛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眞境象也及至居夷處困動忍之餘恍然神悟不離倫物感應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徵諸四子六經殊言而同旨始嘆聖人之學坦如大路而後之儒者妄開逕竇紆曲外馳反出二氏之下宜乎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亦復以此立教於傳習錄中所謂如雞覆卵如龍養珠如女子懷胎精神意思凝聚融結

不復知有其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有未嘗不知之
於能有發而中節之和道德言動大率以收斂為主
為言發散是不得已種種論說皆其統體耳一
時學者聞之翕然多有所興起然卑者或苦於
未悟高明者樂其頓便而忘積累漸有喜靜厭
動玩弄疏脫之弊先師亦稍覺其教之有偏故
自滁留以後乃為動靜合一工夫本體之說以
救之而入者為主未免加減迴護亦時使然也
自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

不待澄不習不慮盎然出之自有天則乃是孔
門易簡直截根原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
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
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
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
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
篤實處即是行真切是本體篤實是工夫知之
外更無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明覺是本
體精察是工夫行之外更無知故曰致知存乎

心悟致知焉盡矣逮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
益化信而從者益衆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
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麗
空而萬象自照如元氣運於四時而萬化自行
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晚年造履益就融釋即一
為萬即萬為一無一無萬而一亦忘矣先師平
生經世事業震耀天地世以為不可及要之學
成而才自廣機忘而用自神亦非兩事也先師
自謂良知二字自吾從萬死一生中體悟出來

多少積累在但恐學者見太容易不肯實致其
良知反把黃金作頑鐵用耳先師在留都時曾
有人傳謗書見之不覺心動移時始化因謂終
是名根消煞未盡譬之濁水澄清終有濁在余
嘗請問平藩事先師云在當時只合如此做覺
來尚有微動於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自不同
夫良知之學先師所自悟而其煎銷習心習氣
積累保任工夫又如此其密吾黨今日未免傷
入門戶從言說知解承接過來而其煎銷[illegible]積累

保任工夫，又復如此，其或徙欲以區區虛見彰譬緣飾，以望此學之明，譬如不務覆卵而即望其時夜，不務養珠而即望其飛躍，不務胞育胎元而即望其脫胎神化，益見其難也已。慨自哲人既遠，大義漸乖，而微言日湮，吾人得於所見所聞，未免各以性之所近為學，又無先師許大鑪冶陶鑄銷鎔以歸於一，雖於良知宗旨不敢有違，而擬議卜度、攙和補湊，不免紛成異說，而其見近似者，不知良知本來易簡，徒泥其所悟

之迹，而未究其所悟之真，闕然指以為禪，同異毫釐之間，自有真血脈路，明者當自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諸君今日所悟之虛實，與所得之淺深，質諸先師終身經歷次第，其合與否，所謂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以此求之，沛然有餘師矣。

水西同志會籍

寧國水西之有會，聞於四方久矣。予惟君子之學，莫先於辨志，莫要於求端。志者，心之所之也。之燕而燕，之越而越，非步步[illegible]南北千里不可

不慎也。夫志有二，有道誼之志，有功利之志。道誼者，純乎天則，無所為而為；功利則雜以世情，有所為而為也。蓋自聖學不傳，道誼之風日衰，功利之毒漸入於人之心髓，千百年于茲，世之豪傑慨然自命，以為有志於道誼，而終未免於功利之雜者，無他，醞習既久，則祓除為難，淆緇既深，則澄濾不易，勢使然也。君子欲為正本清源之學，亦求諸其端而已。端者，人心之知，志之所由以辨也。夫志有二，知亦有二，有德性之知，

有聞見之知。德性之知，求諸己，所謂良知也。聞見之知，緣於外，所謂知識也。毫釐千里，辨諸此而已。在昔孔門固已有二者之辨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言良知無所不知也。若多聞多見上擇識，未免從聞見而入，非其本來之知，知之次也。以多聞多見為知之次，知之上者非良知而何？其稱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為庶幾。夫庶幾者，幾於道也。顏子心如止水，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待

遠而後復純乎道誼一毫功利之私無所攖於其中所謂知之上也子貢子張之徒雖同學於聖人然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從多聞多學而入觀其貨殖干祿已不免於功利之萌所謂知之次也顔子沒而聖學亡子貢子張之學相沿相習淪浹于人之心髓亦千百年于茲矣吾人生于千百年之後欲一洗千百年之習以上窺絕學之傳亦見其難也已夫道誼功利非爲絕然二物爲道誼者未嘗無功未嘗無利但由良

知而發則無所爲而爲由知識而發則不能忘計謀之心未免有所爲而爲本源既殊支流自別道誼功利所由以判君子於其有所爲無所爲之義辨之學斯過半矣吾人今日之所講固自以爲道誼若猶未免於爲功利之私是餒矣說食允民擬聖水西之會聞于四方將反爲貽笑之資可懼也已雖然良知之與知識其端甚微其辨甚精非夫豪傑之士超然于二見之外能轉識爲知者亦足以與此是在不肖與諸君終始共圖之可也

書休寧會約

吾人爲學所大患者在於包裹心深擔當力弱若夫此學之脉路本來易簡有志者一言可以立決正不必以爲患也昔吾陽明先師講學山中時一人資性警敏與之語易於領略因其請引以入見先師漫然視之屢問而多不答吾惑焉一人平時作事過當不顧人非毀見惡於鄉黨因其悔請亦引以入見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若有意於斯人者吾惑焉間以請問先師曰

某也資雖警捷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適足增其包藏而益其機變爲惡將不可復悛矣某也作事能不顧人非毀原是有力量之人特其狂心偶熾一時銷歇不下所患不能悔耳今既知悔而來得其轉頭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辦予所以與其進也後二人皆如所料乃知先師教法

如秦越人視疾洞見五臟真神醫也不肖千里遠來求助于四方承諸君不鄙相會數日中間豪傑之士能不包與能擔當世界者不敢謂盡無人試平心各各自反如前之說亦或有一二似之否乎不可不深以爲戒也予之爲此言心亦良苦追憶曩相會時復八九年矣今所進益復何如若不及時發憤以圖遠業窮於後之視今猶夫昔也若夫此學之易簡本心之靈不容自昧一念自反未有不自得者惟諸君立其志

修實行本諸一念之微各安分限以漸而入譬之源泉之赴海終有到時在諸君勉之而已矣

書發源同志會約

或者曰發源爲紫陽闕里今日之論不免有異同盍諱諸予曰噫鄙哉是何待晦翁之薄而視吾道之不廣也夫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公言之而已今日之論不能免於異同者乃其入門下手之稍殊至於此志之必爲聖人則固未嘗有異也然非同異不足以盡其變非析異以歸於同則無以會其全道固如是學固如是也使千聖同堂而坐其言論風旨亦不能以盡合譬之五味相濟各適其宜而止若以水濟水孰從而和之哉今所論不同之大者莫過於大學之先知後行中庸之存養省察晦翁以格致誠正分知行爲先後先師則以大學之要惟在誠意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知行一也既分知行爲先後故須用敬以成其始終先師則以誠即是敬既誠矣而復敬以成之不幾於綴已

乎孔門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章戒懼慎獨者是格致以誠意之功也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是正心修身之事中和位育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若分知行爲先後中庸首言慎獨是有行而無知也後分尊德性道問學爲存心致知是有知而無行也一人之言自相矛盾其可乎哉晦翁既分存養省察故以不覩不聞爲己所不知獨爲人所不知而以中和分位育夫既己所不知矣戒慎恐懼孰從而知之既分

中和位育矣天地萬物從而二之此不待知
者而辨也先師以不覩不聞爲道體戒慎恐
懼爲修道之功不覩不聞卽是隱微卽所謂獨
存省一事中和一道位育一原皆非有二也晦
翁隨處分而爲二先師隨處合而爲一此其大
較也至於大學致知中庸未發之中此古今學
術尤有關係不容不辨者也夫良知之與知識
爭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也良知者不由學
慮而得德性之知求諸已也知識者由學慮而

得聞見之知資諸外也未發之中是千古聖學
之的中爲性體戒懼者修道復性之功也故曰
戒慎恐懼而中和出焉良知卽是未發之中譬
如北辰之奠垣七政由之以效靈四時由之以
成歲運乎周天無一息之停而實未嘗一息離
垣故謂之未發也千聖舍此更無脉路可
于術之同異尤不容不辨者也然此特
工未定之見耳逝其晚年超然有得深
學虛內遜外至謂誑已誑人謂延平

先生嘗令體認未發已前氣象此是本領功夫
當時會看訓詁未暇究察幸有此翁耳其語象
山有云所喜邇來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
離之病其語門人有云向來全體精神用在故
冊子上究竟一無實處只管談王說覇別作一
項伎倆商量諸凡類此者所謂晚年定論載在
全書可考見也學者敝於舉業無暇討求全書
徒泥早年未定之見揣摸依倣瑕瑜互相掩
使不得爲完璧其薄待晦翁亦甚矣夫晦翁平

生之志在必爲聖人而其制行之高如太山喬
嶽一毫世情功利不足以動乎其中故其學之
足以信今而傳後亦以此也吾人未有必爲之
志未免雜於故習行不足以孚於人而嘵嘵然
於分合異同之迹譬之隋和之寶不幸綴於窶
人垢衣之內人孰從而信之雖然此猶泥於迹
也今日之學惟以發明聖修爲事不必問其出
於晦翁出於先師求諸其心之安而信焉可也
學者不因其人之窶而并疑其寶之非真斯善

學也已

松原晤語

予不類辱交于念菴子三十餘年兄與荊川子齊雲別後不出戶者三年于茲矣海內同志欲窺見顏色而不可得皆疑其或偏于枯靜予念之不能忘因兄屢書期會壬戌冬仲往赴松原新廬共訂所學至則見其身任均役之事日與閭役之人執冊布筭交涉紛紛其門如市耐煩忘倦略無一毫厭動之意夜則與予聯床趺坐

往復証悟意超如也自謂終日紛紛未嘗敢惰厭未嘗敢執着未嘗敢放縱未嘗敢褻侮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是心庶濟天下可也尚何枯靜之足慮乎因舉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于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于此不能自信亦幾於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無雜念徒認現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即與堯舜相對未嘗不同者亦幾于自欺矣盍兄自謂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不涉二境不使習氣乘機潛發難道工夫不得力然終是有收有制之功非究竟無為之旨也至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輩未必非對病之藥若必以現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夫修整而後可得則未免於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此區區每欲就正之苦心也夫聖賢之學致知雖一而所

入不同從頓入者即本體為功夫天機常運終日兢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致為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功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欲根祛除雜念以順其天機不使為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為主求復其性則[illegible]漸未嘗異也階之孔門顏子竭才不遠而[illegible]是性之[illegible]子仲雍若敬強恕邦家無怨便[illegible]之様了吾人將何所法守則世間蓋天[illegible]於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罔非欲[illegible]而

往往假托現成良知騰播無動無靜之說以成
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
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焉吾輩所當時時
服食者也嘗憶荊川子與兄書有云偶會方外
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以求脫離欲海
袪除欲根益有慨于吾道之衰蓋禪宗期于作
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于成仙不留形
住世則無功此二人者皆不可以偽爲聖賢與
人同而異皆可假托混帳誤己誑人以其世間

功利之習心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爲知學不
亦遠乎甚矣荊川子之苦心有類于兄也

宛陵會語

逅溪羅侯之守宣也既施化于六邑之人復裒
六邑之彥聚于宛陵給之以館餼陶之以禮樂
六邑之風翕然震動甲子春暮予以常期赴會
宛陵侯大集六邑之士友長幼千餘人聚于至
善堂中先命歌童舉樂合歌以興衆志侯離席
率衆作而言曰昔見[illegible]訪[illegible]菴于南康開講白
鹿發明義利之辨聞之至有感悟流涕者今幸
先生辱臨于茲大衆雲集宛陵之勝不減於白
鹿先生之學淵源有自幸斬一言以詔多士焉
知不有聞而流涕者乎予避席愧不敢當侯請
之再三且曰孟軻氏有云萬物皆備于我與孔
門一體之義何所當也予辭不得命請以一體
之說與諸士共籌之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
于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
物之色備于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

萬物之聲備于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
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
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觳觫推之
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
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于吾之良知也夫目
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
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
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故曰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者不能無物欲之間

强以推之知周乎萬物以達一體之良故曰求仁莫近焉是其學雖有仁恕之分安勉之異其求復吾之虛體以應萬物之變則一而已此千聖學脉也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彷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汩其聰明之體其不至于聾且瞶者幾希今世學術之弊亦居然可見矣陽明先師生于絶學之後首發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學者苟能不泥于舊聞務實致其良知去物欲之間以求復其虛體其于萬物之感當體具足虛中而善應不屑屑于典要而自不過其則如目遇色而明無不見也如耳遇聲而聰無不聞也見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幾希云者良知之微也

白鹿洞續講義

予赴弔念菴回舟過彭蠡入白鹿展謁先生之祠歷露臺陟虛亭周覽風泉雲壑之勝時霖雨初霽四山飛瀑勢如游龍飲虹浮空長林滴翠夜集諸生縱談玄理灝氣滋生所聽流溪澌澌沁徹心脾達旦泠然若有神以啟之者明發出洞諸生復集城隅別館信宿証悟興意超然臨別諸生請于予曰昔晦翁奉延象山開講白鹿發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數百年傳以爲美談今者則何以異此其言所喻由于所習所習由于所志蓋因學者亟于進取舉是以拯其弊其於求端用力之方未之詳及也敢靳一言究竟斯旨用示嘉惠亦古今並美也顧予不肖方期取法未能敢云上下其論以抵弗類無已請述所聞與諸賢共籌之先師云心之良知謂之聖良知者性之靈也至虛而神至無而化不學不慮天則自然援其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要其至聖人有所不能盡譬之日月麗天貞明之體

終古不息要在致之而已致之之功篤志時習不失其初心而已苟不失其初心蘊之而爲神明之德發之而爲光輝之業可以配天地橫四海而垂萬世真修實悟使自得之非有假于外也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義利之辨辨諸此而已矣是故怵惕于入井之孺子而惻隱形焉所謂義也從而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則失其初心而爲利矣不屑不受于嘑蹴之食而羞惡形焉所謂義也從而妻妾宮室窮乏者得我而爲

之則失其初心而爲利矣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人心之私也公私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志有所向而習隨之習有所專而喻因之機之不可以不辨也如此夫人之情亦非甘于爲小人而不樂于爲君子特狃于其習而不自覺耳有人於此毀以爲小人則拂然怒是小人之不可爲夫人而知之也譽以爲君子則忻然喜是君子之不可不爲夫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爲矣而吾所習與喻乃在于利將欲逃小人之名不可得是猶惡濕而居下也知君子之不可不爲矣而吾所習與喻乃不在于義將欲成君子之名不可得是猶羡喬而入谷也象山以義利爲君子小人之辨予顧切切然原其情之喜怒而諭之者蓋欲學者實致其知即夫情之所安而不溺于習之所勝盡以君子望于人人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夫心性虛無千聖之學脉也譬之日月之照臨萬變紛紜而實虛也萬象呈露而實無也不虛則無以周流

而適變不無則無以致寂而通感不虛不無則無以入微而成德業此所謂求端用力之地也學者不能實致其知究夫義利毫釐之辨以决其君子小人之趣則所謂志者或未免泥于典要所謂習者或未免涉于思爲而所謂喻者或未免徇于識解億測皆非所以爲自得也終亦淪於形器而已矣求其神化自然與貞明同體而不息不可得也不肖感諸賢所懇之誠聊述所聞以爲交修之益若曰以是並美前修而俟

究竟之說則予豈敢哉

書進修會籍

蓮峰葉君嘗作見一堂銘蓋取見道於一之意君素抱經世之志而化始於家嘗欲示法和親以敦睦爲己任限於年未就公既歿二子茂芝獻芝乃作見一堂於雲莊之麓謀於父兄子姪倡爲進修會以會一族之人相與考德而問業以興敦睦之化承先志也歲丁巳夏予赴新安福田之會二子既從予遊復邀入雲莊集其會

中長幼若干人肅於堂下而聽教焉舉族興義好禮顒顒若是可謂盛矣二子因出會籍乞予申飭一言用示將來予惟進修之義蓋取於乾九三之文言而所以爲進修之的更無待於他求取諸庭訓而足矣夫道一而已學一而已乾之爲德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天之德也惟有欲以間之始離而二忠信也者無欲之本心也惟無欲則可以達天德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進必有業始能有所持循持循之則惟在言行而言又行之顯也故修省言辭所以立己之誠意誠即忠信也是進德之業次也非有二也此即大學正心誠意之旨也然欲誠意必本於致知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知也致知則其幾常審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者良知之不息也終之者不息其致之之功也乾乾不息於誠則其幾常審而安故曰可與存義也此即格致之旨也一也自後儒分內分外分始分終而學始二而雜也予誦君之言曰蔽于多岐非所謂道溺于

支離非所謂學又曰心之精一學有緝熙知行並進罔蔽與離可謂契聖學之宗而得我心之同然者也二子欲圖進修之會舍庭訓更何求哉人心本一有欲始二古人云所欲不必聲利富貴只心有所向便是欲苟審於所向而窒之以禁于未發之豫是謂復其心之本體以達天德斯爲不悖於見一之訓耳

建初山房會籍申約

新安舊有六邑同志之會予與緒山錢子更年

滋會以致交修之益初會斗山後因寇不能容
改會於福田今年秋仲予復赴會屬休寧邵生
汝任輩爲會王馳報讓溪覺山周潭諸公及六
邑之友相期十月九日會於建初山房予以趨
歸之亟不能待諸友臣出會籍祈予申致一言
用助警策予念甲子與諸君相會復七年於玆
矣七年之中反覆進退得喪好醜萬有不齊諸
君用力此學精神念慮果能打併歸一不從境
上分擾滲泄否乎講論規切果能遜志敏求無

勝心浮氣之雜否乎所行所習果能日著月察
無意見臆說之溷否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不
學不慮天則昭然千古入聖之學脉也夫學貴
精亦貴虛尤貴正倘精神或有所紛念慮或有
所擾則爲不精纔有勝心則爲不虛纔着意見
則爲不正千里毫釐不可不辨也易云七日來
復朋來無咎相違七年今始復來正得朋無咎
之時也請以復之時義與諸君篤之夫有失而
後有復聖人無復以其無失也今者之失既或

不免於今[illegible]之爲病則求復一言正所謂
對病之藥不可以不講也易爲君子謀復其見
天地之心良知者造化之靈機天地之心也復
之六爻皆發此義初復者復之始纔動即覺纔
覺即化一念初機不待遠而後復顏子之所以
修身也學貴近仁二比於初謂之休復學務于
恒三失於中正謂之頻復四處群陰之中志應
於初謂之獨復敦復者服膺勿失篤於復也故
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迷復者非迷而不復

欲求復而失其所主至於十年不克征故曰迷
復之凶反君道也資有純駁故復有遠邇功有
難易學之等也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
而藏於無有無之間靈機默運故曰顯諸仁藏
諸用造化之全功也立此謂之真志證此謂之
真修了此謂之真悟此致知格物之實學吾人
外此亦無復有求端用力之地矣初復則吉迷
復則凶吉凶之幾可以立辨若復頭出頭沒悠
悠卒歲不思挽回造化以收泰定之功[illegible]死到

來何處度脫此苦人終身之憂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新安福田山房六邑會籍

嘉靖丁丑春暮予赴新安福田之會至則覺山洪子偕六邑諸子已儼然候予久矣遂借城隅斗山精舍改卜於此蓋四月十八日也明大會于堂夜則聯鋪會宿閣上各以所疑相與質問酬答顯証默悟頗盡交修之益每坐颯颯然有所興起可謂一時之盛矣凡歷十日

而會解臨別諸友相與執簡乞言申飭將來以爲身心行實之助且使知此學之有益不可以一日不講也嗟乎世之人所以病乎此學者以爲迂闊臭腐縱言空論無補于身心也甚或以爲立門戶崇黨與而侈嚚譁無關於行實也[illegible]若是則此學如懸疣附贅假途借寇謂之不講也固宜而其實若有未盡然者蓋吾人在世不能爲槁木爲死灰必有[illegible]耳目之施以濟日用不能逃於[illegible]人倫庶物感應之迹有性情而不知節則將和蕩而淫矣有耳目而不知檢則將物交而引矣有人倫庶物之交而不知防[illegible]秩而棼續矣此近取諸身不容一日而離則此學固不容以一日不講也且吾人之講學誠有迂闊而假借者也然此特染習之未除未可因此而并以此學爲可鄙也世間豪傑之士亦有不待講學提身而鮮失者矣然此特天資之偶合未可恃此而并以此學爲可廢也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況吾儕乎由

前之說是懲哽噎之傷而欲廢其食由後之說是恃捷馳之足而欲棄其檣策也烏乎可哉然吾人今日之學亦無庸于他求者其用力不出於性情耳目倫物感應之迹其所愼之幾不出於一念獨知之微是故一念戒懼則中和得而性情理矣一念攝持則聰明悉而耳目官矣一念明察則仁義行而倫物審矣愼於獨知所謂致知也用力於感應之迹所謂格物也千古聖賢舍此更無脉路可入而世間豪傑之士欲有

志于聖賢亦或不能外此而別有所事事也竊念予山相別以來於今復八九年矣立志用功之說千古豪傑相期之說諄于諸君者屢矣八九年之間所作何事古人之學九年雖離師友而不返今諸君自謀果能離師友而不返否乎不肖與諸君視此果能無愧于心否乎年與時馳意同歲邁迄今不知早計復爾悠悠豈惟有負諸君規勸之意切恐聰明不逮初心謂何此身且無着落處其自負亦多矣

桐川會約

桐川有會舊矣自吾同門友東郭鄒公判廣德時肇建復初書院爲聚友講學之所予嘗三過桐川與諸友相會其後興廢不常人情向往亦不一茲予赴水西斗山之期寓徑桐川州守中淮吳君篤於向學多方挽留傳檄遠近諸友凡百餘人大會於復初書院既畢會使君懼其久而復廢因圖爲月會之期乞言於予以爲盟約且爲諸生叩初學入門工夫予惟良知兩字是千聖從入之門自初學至於成德只此一路惟有生熟不同更無別路可走良知人人所同具無間於聖愚只緣動於意汨於欲包裹蓋藏不肯自悔自改始或失之齊宣王自謂好勇好貨好色良知未嘗不自知者將以此所受之病一一向大賢面前陳說不作一毫包藏態度所以孟子惓惓屬意於王以爲足用爲善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譬之病人不自諱忌明醫者有可用藥處古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日

之會諸友習染已久豈敢便謂人人發有必爲聖人之志但人生世間却須了結此身尋箇做人道路連日與諸友所論說無非提醒良知保護性命之事不起於意不動於欲不作蓋藏一念靈明便是入聖真種子便是做人真面目時時保守此一念便是無縫真脉路無待於外求也此學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一日相離便成枯涸每月定爲月會縱有俗務相妨亦須破冗一會虛心相受其成達業若牽於習染或至動氣

亦勝非所望於吾黨也

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一

李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二

新安後學 吳可期 吳可善 校正

宛陵觀復樓晤言

先生至宛陵會於觀復樓中諸生請問孳孳爲善爲利之義先生曰孳孳之義昉於堯典鳥獸孳尾是生身受命之根絪縕化生將欲[illegible]旋機不容已但視其所主以爲聖凡之分吾人若虛明湛然之恒體也利者晦濁顯然之客形也主於善爲陽爲公主於利爲陰爲私故爲善而不孳孳則善不積爲利而不孳孳則利不崇一以出神明一以興機變善利之間所爭毫髮舜蹠之所由分也吾人今日之學果能立定命根孳孳爲善自雞鳴而起以至於日晝所爲常虛常明而無所汩乎抑或未免入於利而有所牿亡也自一日以至于歲月之久果能孳孳整機不容已常如平旦之時乎抑或[illegible]

[illegible]

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顏子大勇顏子欲罷不能而竭其才所謂學學也古人今日之學時起時倒至於悠悠不能如顏子之勇是未得爲善學也問觀復之說先生曰道有原而學有要復根於坤虛以胎之靜以育之虛極靜篤窮上而反下故能一陽爲主於內萬物作而觀其復復則天地之心見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空者道之原也齋心坐忘不爲意見所牿故能屢空不遠而復蓋得其要也子貢不能忘見

故不受命不能忘意故億而後中學術之獘漸染積習蓋千百年於此矣故吾人今日之病莫大於意見著於意則不能靜以貞動著於見則不能虛以適變不虛不靜則不能空意見者道之賊也後儒尚以爲好意見不可無將終身從事焉反以空爲異學真所謂認賊爲子溺於獘而不自知也諸友今日之會專寂若此此正一陽來復超凡入聖之機若不能保任傳習乘之頻失頻復且將復入於凡矣可不愼乎

九[illegible]

先生赴[illegible]在至質聞之攜諸友亟赴會所聚處數日頗盡相證之意九龍舊有會廼先生昔年所訂者請先生復蒞之兼異往爰紀晨夕誨語貽之同志以永佩服云

或問時習之功先生曰一部論語開首只說箇學字學者覺也時習便是常覺覺與夢對夢中顛倒呻吟苦境萬變苦與悅對學而常覺則苦境自忘而悅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也悅者入樂

之機人心本樂本與萬物同體朋來則遂其一體之心故樂然此樂無加損根於所性雖遯世而無悶惟聖者能之學之大全也

或問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然則靜坐足以盡學乎先生曰學非專於靜坐靜坐亦甚難方坐時念頭作何安頓有所守即落方所無所着則墮頑空不守之守無着之着此中須有活潑之機存乎心悟非言思之所及也

先生曰[illegible]下信箇

聚處順之語予曰自從受吾師之教多年一切行持不敢自恕任此心尚未得安頓處予笑曰吾子直聳空宇宙至誠格上下些子處未得安頓可謂切問昔者溫公大名播於夷狄獨此些子未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爲得術乃復爲中所繫縛將奈何順之恍然若有所悟謂予曰若非吾師指破幾被虛名誤了一生於自己性命有何關涉順之可謂實修實證不爲世套浮議所籠罩者矣此鄉邦之羽儀家庭之楷式凡同

鄉後輩與一家之子姓所當仰思企及益勉於學弗令昔人專美於前可也

或叩顏子屢空之旨先生曰此是滅擔法人心無一物原是空空之體形生以後被種種世情牽引填塞始不能空吾人欲復此空空之體更無巧法只在一念知處用力一切世情念頭上有牽扯放不下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之學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謂之不遠復復者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先師云人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念頭俱着不得譬之泥沙與金玉之屑皆足以障眼諸友欲窺見此意端居之暇試將念頭不斷一着理會果能全體放下無一物否一切知解不離世情皆是增擔子擔子愈重愈超脫不出矣

周潭汪子晤言

周潭子別予若干年茲予來赴水西之會始得會予散原山中見周潭子之學津津日進矣

尚以氣弱爲患時有所滯扣予所聞以證交修予惟君子之學在得其幾此幾無內外無寂感無起無不起乃性命之原經綸之本常體不易而應變無窮譬之天樞居所而四時自運七政自齊未嘗有所動也此幾之前更無收歛此幾之後更無發散蓋常體不易即所以爲收歛寂而感也應變無窮即所以爲發散感而寂也恒寂恒感造化之所以恒久而不已若此幾之前更加收歛即滯謂之沉空此幾之後更加發散

氣生之告子

即流謂之溺境沉與溺雖所趨不同其爲未得生機則一而已浩然之氣由集義所生即是致良知即是獨知獨知者本來不息之生機也時時致其良知時時能握其幾所行時時慊于心而浩然之氣自然盛大流行充塞無間告子之不動心內境不出外境不入亦其定力所致惟不致其良知所以有不得于心不求于氣之病反將盛大之體壅閼桎梏窒其時出之用是謂義襲而取謂之暴氣此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以

不慎也周潭子學道二十餘年爲性命之心無時不切而尚以氣弱爲患得無于生幾之說或有所未盡悉與夫沉空者二乘之學也溺境者世俗之學也周潭子之不爲世俗之學斷然信之但恐二乘之學其辨尤微高明者或有所滯而未之覺耳若能于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察之以究其毫釐之辨則生幾常在我而氣自充于古經綸之術盡于此矣

水西精舍會語

嘉靖丁巳春先生赴水西之會周潭汪子偕諸友晨夕周旋浹旬而辭汪子因次集所與答問之詞號簡以請曰寧眺侍先生久矣先是癸丑會於郡城辱先生示以研幾之旨乃者溫繹舊聞幸賜新知筆錄記存夫泥辭失意況不得其詞乎請賜覽教珍收之以淑餘生惟懼體認未真有虛言許是在小子先生乃於逐條更加轉語以副所請云

生生之謂易生生即天機一念萬年無一息非

念寂感皆念也

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即是安排

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生死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至此也

一念之微故曰千古聖學只在慎獨

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不必說如何是學

後世學術多端始提出心性之學來說破

君子處世貴於有爲不可大生揀擇天有晝夜

見有陰易人有君子小人物有麒麟鳳凰虎狼
蛇蝎不如是[illegible]之功只如一身清濁
並蘊若洗[illegible]去濁穢只留清處便非生
理

虎狼蛇蝎天豈盡殄滅他只處置有道驅之
山林置之巖穴使不爲害而已此便是包荒
之學

陽明先師云凡看古人書只提掇良知二字略
爲轉語便自分曉且如精義入神以致良知之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良知之德也過此以往良
知之外更無知也窮神知化只是良知到熟處
德之盛也何等明明白白如好仁不好學學箇
甚麽蓋好仁而不在良知上學其蔽爲愚六者
皆然可不費詞說而自明矣

良知是貫串六經之樞紐故曰六經皆我註
脚若以知識爲良何啻千里

纏繞的要脫洒放肆的要收斂方是善學
信得良知及時時是脫洒時時是收斂去不
落對治

聖人生知安行却用困勉工夫今以困勉之資
乃合下要討生知安行受用豈可得乎

論工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
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

君子思不出其位出其位便是閒思妄想
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
得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

作意矜持如仰箭射空力盡而墜豈能長久天

機盎然出之方不落矜持

顏子欲罷不能非是不肯罷直是無歇手處
古人說箇凝命凝道凝字極可玩味此是真切
積累工夫如此行持而真機不透露者未之有
也

真機透露即是凝若真機透露前有箇凝的
工夫便是沉空守寂

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九鴻臚以前
稱之者十之五議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者十

之九矣[illegible]人念見其有過前之稱若
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
不務掩飾包裹心事光明是狂者得力處顔
子不遠復常立於無過之地方是正本澄源
之功若以失自解則過愈甚矣
人生而靜是從混沌立根基後天而奉天時也
先天之學不容說混沌立根則先天而天不
違矣
或問閒思雜慮如何克去曰須是戒慎不睹恐

懼不聞從真機上用功
戒懼如臨深履薄纔轉眼失脚便會喪身失
命焉得有閑思雜慮來
問處家責善而義不行於族人奈何曰家庭之
間恩常掩義難以直遂會須寬裕調和使之默
化
父子兄弟不責善全得恩義行其中如此方
是曲成之學
舜爲君禹爲將出師以征有苗豈有不是[illegible]

益猶以滿損謙益爲收可謂自反之至矣
蓋天下無皆非之理纔見人不是便是滿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檢點自己嚴密則責人自
輕不至歸怨於人故遠怨
正己而不求諸人不怨不尤原是孔門家法
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荅云真實用功落
第二義亦不妨
助長自是告子之病吾人只是意見上轉換
何曾助得來

問張子太和所謂道似爲有見之言曰是尚未
免認氣爲道若以清虛一大爲道則濁者實者
散殊者獨非道乎
道無清濁無虛實無大小不滯於氣惟體道
者能知之
有生於無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無聲無臭原是萬有之基
一友問應物了即一返照何如曰是多一照也
當其應時真機之發即照何更容照照亦不適

何待於返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良知應物亦然此無內外之學

金波晤言

毅陽趙子將之京候先生于武林之金波園請曰陽明夫子嘗以好名好貨好色爲三大欲反之於心覺得貨色之欲猶易勘破名之爲欲其幾甚微其爲害更大一切假借包藏種種欺妄未有不從名根而生者也先生曰昔上蔡公數

年去得一矜字伊川嘆其善學今以名爲大欲思有以去之譬之捕賊得其贓証會有廓清之期矣然此只是從知識點檢得來若信得良知及時時時從良知上照察有如太陽一出魑魅魍魎自無所遁其形尚何諸欲之爲患乎此便是端本澄源之學趙子請問良知知識之異先生曰知一也根於良則爲本來之真依於識則爲死生之本不可以不察也知無起滅識有能所知無方體識有區別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虛妍媸黑白自往來於虛體之中無加減也若妍媸黑白之跡滯而不化鏡體反爲所蔽矣鏡體之虛無加減則無生死所謂良知也變識爲知識乃知之用認識爲知識乃知之賊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趙子復問孔子語子夏儒有君子小人之異先生曰孔門學者立心皆是爲己皆是爲義若有爲利爲人之心何足以爲儒子夏處文學之科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敢有一毫激昂開展言必信行必果是

通是禪詮極是要緊

箇硜硜小人局段故孔子進之使爲君子君子便是不器使能坦蕩自由顏子之絕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此方是古人自信之學

答南明汪子問

問書曰作聖詩云無邪貫思尚矣而易繫亟稱無思無爲何思何慮孟子揭良知以明仁義亦曰不慮而知夫知以不慮爲良則思爲無益矣釋家六行其一思惟似亦未嘗廢思

也顧其上乘不可思議即一念起不啻千里
失之此與孔孟之指同歸而詩書盡矣吾道
一而已矣即佛氏亦以不二爲法門第折其
衷如之何其致一也
孟軻氏曰心之官則思以思爲職而得失係之
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書曰思作聖言思之本於
睿也詩言思無邪言思之本於正也思顧可少
哉然而易之繫曰何思何慮又曰易無思也若
與詩書孟氏之言相背而馳此千古不決之疑

案學者將何所取衷哉昔上蔡問於伊川曰天
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有此理却說得太早繼而
曰却好用功則已覺其說之有未盡矣堯夫曰
思慮未起鬼神莫知緫被鬼神覷破便咎以爲
修行無力然則未起之思慮將何如也夫何思
何慮非不思不慮也所思所慮一出於自然而
我何容心焉譬之日月之明自然往來而萬物
畢照日月何容心焉既曰何思何慮又曰百慮
而一致此即伊川所謂却好用功之意非以然

引佛祖

言也無思者非不思也無思而無不通寂而感
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通微則不能無不通感
而寂也此即康節所謂未起之思慮起即憧憧
也自師門提出良知宗旨而義益明良知之思
自然明白簡易睿之謂也良知之思自然明通
公溥無邪之謂也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却又
不斷百思想此上乘之學不二法門也若臥輪
則爲聲聞之斷見矣夫良知不學而知即一念
起千里失之此孔孟同歸之指而未嘗盡於詩
書者也會須大徹大悟始足以破千古之疑而
折毫釐之辨也

問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堯舜文周由此其選
後之戒慎恐懼宛然祖述憲章顧孔氏疏水
忘憂顏子簞瓢不改曾子春風沂水獨當
聖心蓋其樂也濂溪相傳不離主敬及其尋
孔顏之樂雖曾點猶然以見大與之近世宗
儒亦往往務自得而求真樂夫懼與樂皆情
之一也未發而有所中之謂何說者謂未得

則懼得則樂之深之乎竟聖人矣豈堯舜文
王周公之聖一無所得而孔顏顧自滿假邪
乃今專事戒慎恐懼涉矜持語樂而至于手
舞足蹈而不自知或失則蕩要之無兩可者
也願聞其方

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脫洒本無罣礙
繫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
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洒之機非有加也戒
慎恐懼是祖述憲章之心法孔之疏飲顏之簞

瓢點之春風沂詠有當聖心皆此樂也夫戒慎
恐懼非是矜持即堯舜之兢業不覩不聞非以
時言也即吾心之本體所謂修道也戒慎恐懼
乎其所不覩不聞是合本體功夫有所恐懼則
便不得其正懼與樂是二也活潑脫洒由于本
體之常存本體常存由于戒慎恐懼之無間樂
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非蕩也
樂至于忘始爲真樂故曰至樂無樂濂溪每令
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必有所指明道云[illegible]

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不悟只成弄精
魂其旨微矣

問夫子賢于堯舜釋之者則以爲聖不異而
異于事功竊意門人稱誦于當時非事功已
也堯舜執中夫子時中執之與時猶守之於
化也堯舜性之也非守之也固不敢以文害
辭要之夫子之所以爲時中無意無必無固
無我是以堯舜之德大哉至矣借曰絕四未
之前聞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顏氏得之而爲約禮曾氏得之而爲格物並
得其宗夫約而復之守之謂也猶難語時格
物則皆中節矣乎當其未發良知具在是之
謂中孟子各孔子爲聖之時原其始必歸重
于智皆是物也顧夫子之時中不涉將迎不
立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
已即物格知致而止至善果即得時中乎其
未邪

昔者門人稱夫子曰賢于堯舜堯舜未易賢也

標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於親
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於傳聞者其情疎而
用意淺況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濡染精神
所鎔鑄中心誠服同於罔極之恩比之遜焉疎
淺之迹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於如此門人
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
槩于其中者矣此亦人之常情不必更生別議
孟子歷叙聖賢之傳自堯舜至於孔子則曰聞
而知之夫子自謂信而好古堯舜固其所祖述

者也若論事功唐虞之際蕩蕩巍巍精一執中
開萬世心學之源區區欲以刪述憲章益之淺
之乎其言之也良知二字入聖微機執事謂其
未發良知具在是之謂中孟子稱聖之時必歸
重于智其所尊信可知矣良知絕四不涉將迎
不存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即
良知也顏之約禮約此而已曾之格物格此而
已纔有意必纔屬擬議即非時中即非致良知
也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執事既信得良

總皆是夢不用拋捨

知如此之深從前種種[illegible]見解一切功業文
章世人嘆羨以為不可及者會須盡情拋捨等
如昨夢只今惟求一醒一念靈明直超堯舜上
繼千百年道脈之傳始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
也

答中淮吳子問

問聖人之學惟在致良知是矣然人見食則
知食見色則知好有痛痒則知搔摩皆出天
性不可不謂良知也若即是爲良知與食色

性也生之謂性何異若曰別是一知與良知
不同是二知也人無二心則宜無二知敢請
所以

人生而靜天命之性也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
感物而動動即爲欲非生理之本然矣見食知
食見色知好可謂之知不得謂之良知良知自
有天則隨時酌損不可得而過[illegible]孟子云口之
於味目之於色性也然有命焉[illegible]正所以盡
[illegible]天命之謂性若徒知食[illegible]爲生之性而

欺心

不欺心矣先生之爲後學苦心何如乎

不知性之出于天將流於欲而無節君子不謂之性也此章正是斷告子之斷案告子自謂性無善無不善故以湍水爲喻可以決之東西而流若知性之本善一念靈明自見天則如水之就下不可決之而流也知一也不動于欲則爲天性之知動于欲則非良矣告子之學亦是聖門別派但非見性之學所以有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時若知致良知功夫性無內外良知亦徹內外心即是寂然之體意即是感通之用常寂常感常感常寂更無有不得時也告子一生留心性學要學聖人故孟子七篇惟與告子論學最精以爲冥然無覺悍然不顧不惟不知聖學亦不知告子甚矣

問繼善成性易言之後世之論性紛紛矣豈非見下愚不移者多而言然耶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則性善之說不辨自明而陽明先生又謂無善無惡者性此與性無善無不善何異豈以繼言善便有不善未免滯于一偏故混言爲是而孟子性善之說亦門所不得已而姑爲救弊之言耶若是則無善無惡者性與性無善無不善辭同而意實殊也然否

孟子道性善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言人性本善非專爲下愚立法先師無善無惡之旨善與惡對性本無惡善亦不可得而名無善無惡是爲至善非慮其滯於一偏而混言之也孟子論性莫詳於公都子之問世之言性者紛紛不同性無善無不善似指本體而言性可以爲善爲不善似指作用而言有性善有性不善似指流末而言斯三者各因其所指而立言不爲無所見但執見不忘如群盲摸象各得一端不能覩其會通同於日用之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三言又孟軻氏論性之本也至于直指本原徵于烝民之詩孔子說詩之義斷然指爲性善說者謂發前聖所未發亦非姑爲救弊之言也而諸子之議乃

謂性本無善無不善既可以言善亦可以言惡有善有惡亦可以言善惡混而性善之論若有時而窮大都認情爲性不得孟子立言之本旨先師性無善惡之說正所以破諸子之執見而歸於大同不得已之苦心也

問先儒謂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吾人日用百爲萬感紛紛擾擾此心未免逐物安得常靜豈非太公順應不與已私雖紛紛擾擾而心固未嘗勞與此聖人地位也初學下手宜何

如爲功

靜者心之本體濂溪主靜以無欲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動靜所遇之時也人心未免逐物以其有欲也無欲則雖萬感紛擾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一念枯寂而未嘗靜也太公順應非是見成享用聖人地位正是初學下手處以其自私須學個太公用智須學個順應濂溪傳諸明道則爲定性性無內外無將迎所謂動亦定靜亦定此千聖學脉也

書累語簡端錄

吾友石居陸子老而好學每讀書有得累而筆之就正于余斷得一言即可庶不謬於所從因爲漫書簡端以答其意在石居不爲無見時有未融不妨隨時証悟若其篤信謹守恥爲綺語以滋論說宗黨後進信其爲敦行君子可以爲難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學莫先於辨志夫子自謂十五而志于學其志定矣志定而學半進之十年而後能立立者立志也進之十年而後能不惑不惑者志無疑也又進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志與天通也又進之十年而後能耳順志忘順逆也順與逆對耳順猶所謂無逆耳也耳順加于知命之上一層深于一層天命渾然了無分

別未知天命此際順逆之境猶有分別心在夫子曰自吾得子路惡聲不入于耳此猶未能耳順時事至於知命則分別不生而順逆始忘其聞於人之聲處已以應將天下譽之而不加喜天下非之而不加戚又何惡聲之足云此夫子獨覺其進有不可躐等而窺者矣從心者縱心也雖至于從心所欲不踰矩亦只是志到熟處非能有加也是所謂經歷之次第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是泥於居方是爲典要不器便是變動不居之學器爲方圓不器是爲無方圓之規矩主敬行恕正是不器功夫非可以器言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道器合一文章即性與天道不可見者非有二也性與天道夫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不得之異耳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人皆謂高率直少禮觀諸乞醯僅是委曲蓋美之也朱子以爲掠美市恩非旨若謂物我兩忘不止於直亦是過美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孔門之學惟在忠信好學是主忠信若忠信之外更有所謂窮理之學是二之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有君道非是專指天子凡諸侯卿大夫臨民皆南面槩言之也

顔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道無窮盡無方體顏子合下發心在道思欲踐身而入嘗仰鑽瞻忽以求之而道愈遠及領夫子循循博約之教使之反身而求不求之道而求之我道之可見謂之文文散於萬故曰博博文我博之也其不可見謂之禮禮原於一故曰約約禮我約之也機不容已力不容息只從身上印證見得道理隱然呈露

非有非無卓然如立于前然後知道之本無窮盡而不可以窮盡求也本無方體而不可以方體求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向之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顏子至此始有真實之見矣是即望道未見之意非未達一間也喟然一嘆千聖絕學顏子沒而學遂亡矣故曰未聞好學者也石居以博文約禮爲孔門第二義以卓爾爲效雖欲從之爲異道矣相渾一似非本旨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惟知自反無怨于家邦是爲仁之功孔門不怨天不尤人之家法若求家邦無怨于我使之自考是以效言也若求家邦無怨成鄉愿矣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石居引心齋之言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性情之正非惑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中

無定主抱不决之疑方是惑是也

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乎

上達只在下學中口之可言力之可致心思之可及雖至極精極微皆下學事口之所不能言力之所不能致心思之所不能及謂之上達石居引天德王道陰陽迭運莫知其神爲證似不切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先師云稱是名稱其實之稱沒世而名不稱

生猶可補死則無及也故以爲疾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石居引心齋之言曰大德不踰閑守經之謂也小德出入行權以正其經也意亦好然經權無定位大德亦有行權時小德亦有守經時未可執一吾人但得大段主腦是當小小節目或出或入不必盡同同歸一是而已子夏之學謹守節目未透大德機關此或悟後語若以小德出入爲疵似過求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純一無僞無智巧無技能神氣日足智慧日生才能日長非有所加也大人通達萬變惟不失此而已若不待神氣之足而助之生長強開其知識益其技能是鑿竅於混沌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收其放心是失後功夫不失是未嘗放也

過豐城答問

先生過豐城訪見羅李子適入省不遇先期遣人之堯峰約敬吾魏子出市汊其兄勵齋與胡可平調先生宿於舟中各陳所見勵齋謂靜中覺有怡然和適之意及至動應便覺有礙不能通適可平謂時常應感行雲流水若無礙相及至靜時便覺茫蕩無主不見有寂然氣象先生曰二子用功動靜二境受病煞不同正好相資爲益靜中怡然順適只是氣機偶定非是寂然之體須見得寂體是未發之中方能立大本方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學須有主方能順應可

平原從見上承領過來未曾理會得寂體真機行雲流水亦只是見上打發過去不曾立得大本所以不免茫蕩應用處終是浮淺古人溥博淵泉篤恭氣象原是吾人本領功夫此處得個悟入方爲有本之學不然只成弄精魂二子皆有省及晨敬吾至請曰亮傾慕多年今始得會徐成身徐邦中諸友每傳至教私淑久矣亮是初從事養生之術後聞同志講致良知之說始有志於聖學平生頗守道義畏名節未免依傍

而行不能放手纔不照管便落茫蕩時時照管意思未免沉滯無有超脫之期先生曰此總是致良知功夫未得下落有諸已謂信良知是天然之靈竅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爲自見天則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照管得吾人不守道義不畏名節便是無忌憚之小人若於此不得轉身法纔爲道義名節所拘管又豈是超脫之學嘗謂學而有所忌憚做不得真小人爲善而近名做不得真君子若真

信得良知過時自生道義自存名節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養生家不超脫則不能成丹吾儒之學不超脫則不能入聖子勉之而已是夕見羅自省趣歸聞先生已入省復亟趨南浦相會因自陳日來用功請正先生曰吾子氣魄大擔負世界心切與衆人瑣瑣伎倆自不同但未免爲氣魄所勝功夫未能時時入微相別逾年意思儘沉寂功夫亦漸細膩既得魏廣諸同志相觀相處互相鞭策

一日千里當有望出若覺相未忘到底不忘照管永無超脫之期懸崖撒手直下承當若撒不得手捨不得性命終是承當不得在試相與密參之他日再見有以復我

東遊會語

甲子暮春先生赴水西之會道出陽羨時楚侗耿子校文宜興晨啟堂吏入報矍然離座曰異哉亟出訪握手相視懽若平生笑謂先生曰晩看得訟之象曰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此何兆

果然果然此勢升偶也

也心擬徵之忽報先生至平生心事通於神明天假之緣非偶然也先生曰道其百年彼此傾注今日之兆於不肖誠不敢當於公信道之篤好善之誠神之聽之亦已久矣不利涉大川者何也以剛乘險恐傷于所恃吾人終日不可忘戒懼之心天之示人深矣相與參互究繹闡揚宗教爰次其問答之語如左云

楚侗子曰陽明先師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脈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

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
子提出箇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脉
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戕賊爲害尤
甚不得不嚴爲之防故孟子提出箇義字非義
則仁之道無由而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脉梁晉
而下老佛之教淫于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
追復古禮橫渠汲汲以禮爲教執禮便是宋儒
學脉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
支離至分心理爲兩事陽明先生提出良知以

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
學脉皆是因時立法隨緣設教言若人殊其主
持世界扶植人心未嘗異也

先生曰仁統四端知亦統四端良知是人身靈
氣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葢言靈氣有所不
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即是仁知之斷制處即是
義知之節文處即是禮說箇仁字沿習既久一
時未易覺悟說箇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
著與醒人心尤爲簡易所謂時節因緣也

本體可加則非本體矣

楚侗子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何
如

先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于虛
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于無上
加得一毫有聖人微言見于大易學者多從陰
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
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
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爲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

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
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
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
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
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
文武進退皆于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
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
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
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爲非

是不息不爲念慮所變化云爲如鏡之照物
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
日爲而未嘗有所爲也無思無爲故其心常寂
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
求脫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
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範圍
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虛而實至無
而有千聖至此騁不得一些精采佛氏老子
至此天不得一些使倆同此即是同德異此即

是異端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遁
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言詮意見之測泥執名
象纏繞葛藤祗益紛紛射覆耳

楚侗子問造化有無相生之旨何如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
學造者自無而顯于有化者自有而歸于無不
造則化之源息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
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于無無時不
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
至于食息微眇莫不皆然知此則造化在吾手
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楚侗子曰僕于一切交承應感一毫不敢放過
不是學箇小廉曲謹惟求盡此心而已固非以
此爲高也

先生曰古人克勤小物與世間小廉曲謹名似
而實不同克勤小物是吾盡精微功夫盍一些
放過吾之心便有不盡人已感應之間便成疎
略精微愈盡則廣大愈致原未嘗有一毫外飾

要人道好之心此是古人致曲之學從一根生
意達之枝葉自然平滿者也世間小廉曲謹却
是不從一根上克去未免在枝葉上打點周旋
有箇要人道好之心到底落在鄉愿窠臼裏此
學術真假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盡精微即虞
廷之唯精與道心之微也

楚侗子曰程門以靜坐爲善學與孔門之教不
同豈以時有古今教法亦從而異耶

先生曰孔門教人之法見于禮經其言曰辨志

樂群親師取友謂之小成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嘗有靜坐之說靜坐之說起于二氏學者殆相沿而不自覺耳古人自幼便有學使之收心養性立定基本及至成人隨時隨地從事于學各有所成後世學絕敎衰自幼不知所養薰染于功利之習全體精神奔放在外不知心性爲何物所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可哀也已程門見人靜坐便嘆以爲善學葢使之收攝精神向裏尋求亦是方便法門先師所謂因以補

小學一段功夫也若見得致知工夫下落各各隨分做去在靜處體玩也好在事上磨察也好譬諸草木之生但得根株着土遇著和風暖日固是長養他的遇着嚴霜烈日亦是堅凝他的葢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原是變動周流此便是學問頭腦便是孔門敎法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靜二境上揀擇取舍不是妄動便是着靜均之爲不得所養欲望其有成也難矣哉

楚侗子曰易云蒙以養正聖功也養正之義何如

先生曰蒙亨蒙有亨道蒙不是不好的蒙之時混沌未分只是一團純氣無知識技能攙次其中默默充養純氣日足混沌日開日長日化而聖功生焉故曰童蒙吉後世不知養蒙之法憂其蒙昧無聞強之以知識益之以技能鑿開混沌之竅外誘日滋純氣日漓而去聖愈遠所謂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吾人欲覓聖功會須復

還蒙體種種知識技能外誘盡行屛絕從混沌立根不爲七竅之所鑿充養純氣待其自化方是入聖真脉路蒙之所由以亨也

楚侗子曰吾人工夫日間應酧良知時時照察覺做得主臨睡時應酧已往神倦思沉不覺瞑目一些做主不得此時如何用力方可以通晝夜而知

先生曰吾人日間做得主未免氣魄承當臨睡時神思恍惚氣魄全靠不着故無可用力處古

至切 至切

人云德修罔覺樂則生矣不知手舞足蹈此是不犯手入微公案罔覺之覺始為真覺不知之知始為真知是豈氣魄所能支撐此中須得箇悟入處始能通乎晝夜日間神思清明夜間夢亦安靜日間神思昏倦夜間夢亦勞擾知晝則知夜矣易云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古之至人有息無睡凡有所夢卽是先兆非睡魔也

楚侗子曰海內如公與念菴雖身處山林頂天立地關係世教不小舊讀念菴冬遊記句句寫

出肝肺針針刺入骨髓並無些子文義湊泊見觧纏繞其心甚虛其信受甚篤乃是我公真精神相逼迫當機不放空箭時時中的能使之然繼讀二夏遊記反覺意思周羅未免牽于文義泥于見觧殊少灑然超脫之興心亦不甚虛信受處亦覺少緩或是公之精神放鬆些子時有不中的所在感應之機甚神衛武公年九十猶不忘箴警此區區數年血誠信公之心無他故直以相聞欲公做箇真聖人令吾黨永有所歸

吁 憐 憐

依[illegible]

先生曰[illegible]放鬆之病生於托大初若以為[illegible]不知漸成墮落誠為辜負相知然此生固已舍身在此件事上討結果更無別事可做亦自信其心而已世間人不肯成人之美往往面諛而背訾者多非公愛我信我望我之至肯以此血誠之言相聞耶不肖深懲托大之病只起於一念因循後來光景已無多反[illegible]劉文會有收攝之期今聞警戒益若有省此學不

能光顯于世皆是吾人自已精神漏泄所至一毫不敢歸咎于人也

留都會紀

嘉靖乙丑春先生之留都抵白下門司馬克齋李子出遂於路遂入城偕諸同志大會於新泉之為仁堂上下古今叅伍答問默觀顯證各有所發爰述而紀之

楚侗耿子曰吾人講學[illegible]不同約而言之不出二端論本體者有二[illegible]論工夫者[illegible]二有云

學須當下認識本體有百倍尋求研究始能
認識本體工夫亦然有當下工夫直達不犯纖
毫力者有百倍工夫研究始能達者先生曰此
可兩言而決頓與漸而已本體有頓悟有漸悟
工夫有頓修有漸修萬握絲頭一齊斬斷此頓
法也芽苗增長馴至秀實此漸法也或悟中有
修或修中有悟或頓中有漸或漸中有頓存乎
根器之有利鈍及其成功一也吾人之學悟須
實悟修須真修凡見解上揣摩知識上輳泊皆

是從門而入非實悟也凡氣魄上承當格套上
模擬皆是泥象而求非真修也實悟者識自本
心如啞子得夢意中了了無舉似處真修者體
自本性如病人求醫念中切切無等待處悟而
不修玩弄精魂修而不悟增益虛妄二者名號
種種究而言之致良知三字盡之良知是本體
於此能日著日察即是悟致知是工夫於此能
勿助勿忘即是修但恐吾人聽得良知慣熟說
得致知容易把作一種話頭抹過耳

楚侗子問先生當下亦有未認處否先生曰當
下亦難識非上根不能吾人只是挨門就日挨
來挨去忽然得箇着落便是小歇脚從此脫化
自有觸處逢源時在不但當下認識而已若夫
無緣起悟無法證修非上上根不能也
楚侗子曰今日所謂良知之學是箇真正藥方
但少一箇引子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有
這箇引子致知工夫方不落小家相先生曰這
一箇引子是良知藥物中原有的不從外得良

知是性之靈原是以萬物為一體明明德於天
下原是一體不容已之生機非以虛意見承當
得來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
各誠意正心以修身各親親長長以齊家之謂
也是將此靈性發揮昭揭於天下欲使物物皆
在我光明普照之中無些子昏昧間隔即仁覆
天下之謂也是舉全體一句道盡纔有一毫昏
昧間隔便是痿痺便是吾人有未盡處一體故
也

楚侗子送先生之新安江舟中更求一言之要
為別先生曰子常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
於此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跡如水中月影
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卽乖趨向轉背神機
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
方是無形象中真面目不着纖毫力中大着力
處也

先生謂曰石蔡子曰此番見兄氣魄儘收斂精
神儘沉寂與從前衍溢浮散大不同亦因近年

在京師鬧場中經歷鍛鍊一番念中有得有失
境上有逆有順人情有向有背覺得世緣陪奉
苦無意味欲尋箇歸根路頭所以有此一番操
持此正吾兄入悟之機敢以究竟一言與兄酌
之天之生人精神氣魄如兄有幾從前世法好
事皆是障道因緣願兄將從前種種談說種種
文辭盡情拋向無事甲裏只當從前不曾會的
一般只將自己一點靈明默默參究無晝無夜
無閒無忙行立坐卧不論大衆應酬與棲心燕

處時時理會照察念中有得有失此一點靈明
不爲念轉境上有逆有順此一點靈明不爲境
奪人情有向有背此一點靈明不爲情遷緣此
一點靈明窮天窮地窮四海窮萬古本無加損
本無得喪是自己性命之根盡此謂之盡性立
此謂之立命生本無生死本無死生死往來猶
如晝夜應緣而生無生之樂緣盡而死無死之
悲方爲任生死超生死方能不被生死魔所忙
亂生死且然況身外種種世法好事又烏足爲

吾之加損哉兄於此果得箇悟入之路此一點
靈明做得主方是歸根真消息這一點靈明體
雖常寂用則隨緣譬如太虛無相不拒諸相發
揮全體放得下方全體提得起子奪縱橫種種
無礙才爲達才不爲才使識爲真識不爲識轉
談說理道不滯於詮撰述文詞不溺於藝向來
拋在無事甲中到此種種見在化臭腐爲神奇
皆此一點靈明隨緣變見而精神氣魄自然百
倍於前一日亦可百年亦可獨來獨往動與天

游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愈收斂愈暢達愈沉寂愈光輝此是吾人究竟法到此方是大豪傑作用方不負爲此一大事因縁出世一番也

濂濆張子曰今日諸公皆說致良知天下古今事物之變無窮若謂單單只致良知便了當得聖學實是信不及先生曰此非一朝夕之故不但後世信此不及雖在孔門子貢子張諸賢便已信不及未免外求未免在多學多聞多見上湊補助發當時惟顔子信得此及只在心性上

用工孔子稱其好學只在自己怒與過上不遷不貳此與多學多聞多見有何干涉孔子明明說破以多學而識爲非以聞見擇識爲知之次所謂一所謂知之上何所指也孟子願學孔子提出良知示人又以夜氣虛明發明宗要只此一點虛明便是入聖之機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不爲旦晝梏亡便是致知只此便是聖學原是無中生有顔子從裏面無處做出來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後世而顔子之學遂亡後之學者沿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說乃謂初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見到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沿之弊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若有兩路孔子何故非之以誤初學之人而以聞見爲第二義在善學者默而識之齊王見堂下之牛而觳觫凡人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行道乞人見呼蹴之食而不屑不受真機神應人力不得而

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充觳觫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以窺孔孟宗傳之旨矣

敬菴許子曰語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說者謂孔子因子路強不知以爲知故誨以知之之道此義何如濂濆子謂知之爲知之固是致良知不知爲不知不強以爲知亦是致良知於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到功夫熟後自有箇無

所不知時在非謂只致良知便可了得古今事變便可了得聖學

先生曰子路忠信素孚於人心事光明一毫不肯自欺信未過處逮孔子也要直指無所隱避強不知以為知原不是子路所犯之病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原是兩條判開路頭見在知得的要須行著習察還他知之當下分曉一些不可含糊將就過去非見在知不得的要須滌玄去智還他不知當下斬截一些不可尋討挑

攪過來只此兩言便盡了知之之道故曰是知也或以問禮問官之類為不知知得詠問便是知之問過便是知了皆屬知之條下不知的畢竟不可知耶竟不能知或耶竟不必知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六合之內聖人議而不論此便是不可知天地何以高深鬼神何以幽顯耳目何以能視聽口鼻何以能嘗能嗅此便是不能知稼圃之事大人所不學滔綁諂詐之習賢者所不道甚至堯舜之知不務徧物夔契之事不求兼能此便是不必知若曰於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是言外不了語非誨由本旨也學者惑于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之說略於其所不可不知詳於其所不必盡知終歲營營費了多少閒浪蕩精神幹了多少沒爬臭勾當埋沒了多少聰明豪傑一毫無補于身心方且傲然自以為知學可哀也已

一友問顏子欲罷不能工夫先生曰此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譬之真陽發於重泉之下不

達不已惟其欲罷不能所以能竭才才就是性之能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拚捨性命恐此一刀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得手顏子至健以致其決是性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撐作為上湊泊非竭才也

先生謂曰野殷子一向好禪嘗有喜靜厭動癖援朋友之病近覺何如殷子曰近覺獨學悠悠無益要接朋友之心常切但因病體羸弱不奈支持雖知同志會集未敢出頭酬應先生曰終

有這箇意思在吾人出來與四方朋友交接乃是求益不是要去教人吾人若是要救取自家性命自不容不親朋友相勸相規晏安非僻之習自無所容翼翼昭事攝養保愛自不容已機緣相觸因而興起非分我所有以與人而人自受益教學相長之義也苟欲躲避世界就于靜養悠悠暇豫漸致墮落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若嘵嘵然急於行教而忘取益求人者重而自治輕則固有所不可耳

一友問致良知工夫如何用先生曰良知是天然靈竅變動周流不爲典要觀面相呈語默該聲色不到雖小事事上明物物上顯爭奈取舍些子不得然此不足玄思極想推測得來須辨箇必爲聖人之志從一點靈竅實落致將去隨事隨物不要放昧此一點靈竅久久純熟自有觀面相呈時在不[illegible]言語而自悟也

一友問學是學於己問是問於人內外交養之意何如先生曰學問[illegible]不可離而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學便有問總說學以該之便說問以辨之曰學問之道曰道問學若不可離譬之行路學行路的出門便有歧路須問問了又行若只在家坐講歧路恰似說夢後世講學正如此無歧路可問便是不曾學因學而始有問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只是一事不是內外交養學問之道只爲求放心道問學只爲尊德性外心外德性另有學問即是支離

一友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爲內

外交養何如先生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枝葉不暢不茂便是根不得其養在種種培壅灌溉修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

一友謂涵養功夫當如雞之抱卵全體精神都只在這上含覆胸中無些子間斷則得精神完足後自成變化非可以襲取而得也先生曰涵

養工夫貴在精一接續如鷄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工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真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

答楚侗耿子問

楚侗耿子曰學未見性則無入手處見矣尤患執見執見不學虛見也見且爲世之談學者類能微入於要渺大涉于無根其見若精深矣反諸其躬證諸其應用與道若背而馳者何哉憑籍虛見而未嘗實志于學也

先生曰虛見不可執真見亦無可執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智之見豈不是真比于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乃真見也顏子有見于卓爾從之末由見而未嘗見也

楚侗子曰天根月窟之說曰一念之動無思無爲機不容已是曰天根一念之了無聲無臭退藏於密是曰月窟猶龍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亦是此意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即是天根歸原處即是月窟纔參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便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吾人應用云爲動作食息孰非此根此窟用事俗人懵懵日用不知真是虛枉與禽獸無異而賢智者又添一番意識見解或蔽於見聞或滯於名義或牽於情感起爐作竈千條萬緒頓令此根不得生此窟不得淨胸中齷齪幽暗吃苦一生更無些子受用所以賢智之過與愚不肖等也若於一日十二時中息却妄緣減除雜慮并合精神收視反觀尋識此根此窟真有領會可自一嘯白沙與李大厓書中所云出入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大厓自思得之蓋謂此耳識得此竅徹首徹尾只是此箇用事無將無迎無意無必便是天根月窟

開來往此開之一字煞有至味前所云只闢名
義情感種種業障能令人脚忙手亂只因不識
此根此竅終身勞擾無安泊處故也
先生曰天根月窟是康節一生受用本旨學貴
得之於初一陽初起陽之動也是良知覺悟處
謂之天根一陰初遇陰之姤也是良知翕聚處
謂之月窟復而非姤則陽逸而藏不密姤而非
復則陰滯而應不神一姤一復如環無端此造
化闔闢之玄機也謂之美尤公之論於原旨雖

若未切然于此學煞有發明所謂殊塗而同歸
也
楚侗子曰昔有問羅子守中之訣者羅子曰否
否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
如此廣大如此高明塞兩間彌六合奈何作此
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
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
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羅子
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何門之不

任嘆賞此玄宗正派也不獨伯陽皈心釋迦合
掌即尼父復生當首肯矣
先生曰守中原是聖學虞廷所謂道心之微精
者精此一者一此是謂允執厥中中庸曰喜怒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情反於
性謂之還丹不爲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矣夫學
問只是理會性情吾人此身自頂至踵皆道體
之所寓真我不離軀殼若謂咽喉以下是鬼窟
是強生分別非至道之言也調息之術亦是古

人立教權法教化衰吾人自幼失其所養精神
外馳所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故以調息之
法漸次導之從靜中收攝精神心息相依以漸
而入亦以補小學一段工夫也息息歸根謂之
丹母若只以心和氣和形和世儒常談儱統承
當以爲玄宗正訣無入悟之機豈惟尼父不肯
欲二大士皈心合掌不可得也
楚侗子曰大人之學與儒者之學是不相同從
[illegible]風夫月發根漸入向裏有自得處寢纔蹈經

不露破綻此所謂儒者之學也大人之學如天地之無不覆載生乎道德大同之世不知有所謂道統處乎三教分裂之時不知有所謂儒術其視曾晏之與曾思韓范之與周程且以為各得天地之一用不軒此而輕彼也何者曾思周程非不邃於道而不離乎儒也可與事堯舜而不可與事桓文可與為微比而不可以為箕子者也

先生曰大人之學性相平等無有高下天自信

天地自信地人自信人不相假借不相凌奪無同無異無凡無聖無三教可分無三界可出遂古無為之化也儒者之學從微處發根吟風弄月特其景像耳原是完修無破綻的有意不露非自得也經綸參贊各盡其性輔萬物之自然以成天地之能我無容心焉不同乃所以為同也若曰有可能有不可能猶為見礙非無可無不可之宗傳也

楚侗子曰伊尹以先覺自任所覺何事撻市之恥納溝之痛此尹覺處非若後世學者承籍影響依稀卯見以為覺也人之痿痺不覺者故不任虛浮不任者故不覺伊尹一耕夫爾囂然於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致嚴於一介之取予千駟萬鍾不嬰其慮此其覺之所由先而自任之所以重也

先生曰維尹暨湯咸有一德一者萬物一體之仁也惟尹任之重故覺之先其恥其痛自不容已非真有得於一體之學能若是乎夫學覺而

已矣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一知一覺而聖功生堯舜君民事業即此而在其機慎於一介之取予以成天下之信故放君而天下不疑其篡復辟而天下不疑其專所挾持者大非可以空知虛見襲取也吾人之學不求自信欲免於天下之疑於此可以自攷矣

弘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卷之三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録鈔卷二

新安後學　吳可期　校正
　　　　　吳可善

蓬萊會申約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出與處而已出則發爲經綸思以兼善天下處則蘊爲康濟思善其鄉以先細民未嘗無所事事若徒輕肥蕩恣虛生虛死其與草木同朽腐是下流凡夫也能無恥乎吾會長彭山先生年老懸車著述之暇倣於

耆賢洛社香山集諸同志若干人爲蓬萊之會意蓋有在也會約凡六條立法之意頗善初行甚肅寖久約弛兼之存歿更代不常漸至於蠱文具徒存儆戒相成之意隱矣識者病焉夫率作興事必屢省而後成蠱元亨而天下治再造乾坤之時也承諸君之不鄙欲有所申飭僭爲一言彌縫補苴闡明六事思與更始以善其後凡我同盟資邁中人志存尚友必不忍以凡夫自處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非諸君之望而誰望哉

敦德業

原議士夫居鄉難於聞過此會之立正欲虛心受益相規相勸以善補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者由衷達外一毫無所矯飾喜其得聞而改之也感應之機極神機動於此誠動於彼非人能以有過告之之爲難聞過而喜自有以來人之告之爲難也譬之有疾之人良醫識其致疾之原施之鍼砭投以湯液雖不免有痛楚

瞑眩之苦樂而受之方幸其疾之有瘳也少有諱疾之心未免生忌雖有良醫亦將見之而走盧扁所以動心於膏肓也自今以後願諸君各發聞過則喜之心以諱疾爲戒時時虛懷務求盡言不以爲忌凡我同盟亦望以一體爲念與人同過誠意有餘而言若不足務盡忠告之益期於改而後已若心知其非而面爲之掩不規於身而退有後言凡非君子之用心亦非立約之初意也

崇儉約

原議越俗素稱雅直近習侈靡每事尚奢今日之會正復古還淳之時會席議定三人一席每席時果四色魚肉六器麪食二品不得過豐近日會者若以為簡漸加豐腆殊非初意凡我同盟之人自今以始務如初約如過約者仍令再舉如式以示必罰僕從止於一人舁輿夫役盡遣歸食弗令混擾以此類推凡遇婚喪慶會儀節不妨共為稱量務協于度禮奢寧儉凡我同

盟相與同心共濟越俗庶有一變之機項者不肖舉行喪禮與敬所君舉行婚禮略為之兆亦所以先細民也

恤患難

原議吾輩素分守禮諒無一朝之患或變生不測有意外欺凌非所自取者凡我同盟務相體諒維持保護弗令失所此一體休戚之情也人無皆非之理凡患難之來未有無因而致者或利害相交責己常薄而責人常厚或貨財相及

豐於處己而嗇於處人外假名義內藏險機勢以相軋利以相圖忿以相爭智以相競黨同伐異尚以為公是非恣情徇欲尚以為同好惡此皆自處非理致患之由不從外得不可不自反者凡我同盟有一於此務相規正敬其是非不心使之懲艾悔過以弭其釁此即忠告之道全身遠害之術也夫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終身之憂在於憂不如舜舜爲法於天下可傳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凡前非理之[illegible]

之由皆鄉人之所為恥為鄉人則必志為古人此重則彼輕持衡之勢也自古善學舜者莫如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乃曾子追稱之辭雍閔由賜諸賢有所不能及也顏子宅心虛無視聽言動無非禮即是危微精一之傳顏子常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得罪於人人自犯之始可以言不校今人於患難之來動欲以犯而不校自處亦見其不自諒也已我以非理施於人人以非理答之是乃報施之常所謂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烏得謂之仇正須自反以求其所未至豈可漫然視之而已乎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校此尚友之次第一體之實學所謂終身之憂也

嚴約規

原議每月之會擇於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內一舉之如遇良辰樂事或選勝出遊不妨再舉期以巳前赴會終亟而別有不得已者先於報冊內開明毋托辭致罰終日談笑間亦當有益身

心其官司得失他人是非一切不置諸口違者罰自彭山揭指會中無所統一漸失初意每談端一起閧然群和絲牽枝蔓若無了期驗諸人巳身心更無纖毫補益徒坐消日力而已孔子有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夫豈不義而孔子言之凡浮談侈說或近於鄙褻淪於狎昵騁能心誇勝見無補於身心無益於人巳皆不及義之言也小慧與大智正相反大智者本心靈虛洞徹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為

萬物畢照未嘗有所作意也小慧則於徇欲從欲沾沾自喜出以機心成以機械巧發幸中純自蔽傷有道者之所羞爲故曰難矣哉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圖爲更始之計遡此日力討個生身受命着落處做箇依會期訂以辰刻赴會主人別治靜室焚香默對外息塵緣內澄神慮相輪會主啟請或証所得或質所疑或徵六經四子之言以爲折衷或舉古人嘉言懿行以爲資稽論議稍有不合不妨虛心相與徐以俟之毋致動

氣求勝精神歸一氣象冲和斂而不傷於滯泰而不失於縱傷午就席酒行無算久坐神倦間起緩步或命題賦詩或雅歌投壺各以意適不至溺而忘返張弛迭用文武之道只此是學縱恣無檢固爲放心過於拘迫亦爲慎而無禮舞雩沂咏孔子所與此吾輩名教中樂事也人心自有天則知學者當自得之

明世好

原議今日之會不徒燕集而已必使身無過差

子孫有病所法則互相告戒期于有成繼吾後者相效相期之意亦如今日古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世衰教弛子弟失其所養不能皆賢雖有聰明智慧世以爲才子弟其受病多在于傲傲凶德也以傲事父則不孝以傲事君則不忠丹朱之不肖象之不弟只傲之一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德之柄也故謙以事父則爲孝子謙以事君則爲忠臣堯之允恭舜之溫恭只是謙到極處謙之六爻

無凶德地中有山內止而外順也若內不止而徒矯飾于外是爲足恭君子所不貴也吾人教養子弟先在去其傲心養其謙德至身外功名得之不得自有命在使子弟能溫恭退讓爲孝爲忠行無邪僻雖終身隱居亦不失爲克家之子苟不知謙順悻悻自高縱使務科第有名蓋世適足以長傲飾非非全身保家之道也欲使子弟得其所養在於親炙薰陶會中子弟有聰穎敎者不妨携至使執卑幼獻酬之禮觀法攷鏡求以自淑志同則道同世講之好始不爲彌文耳

申約後語

右申約數條曰彭山會長所立舊規略爲分疏以見此會不爲虛舉若吾人所以安身立命處尚有向上一機不可不煞理會古人以人有五幸幸不爲禽獸幸生中國不爲夷狄幸爲男子不爲女人幸爲四民之首不爲農工商賈幸列衣冠生于盛世此是天地間第一等人不可不

自幸既爲天地間第一等人當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第一等事非待外求即天之所以與我性命是也吾人若不知學不幹辦性命上事雖處衣冠之列即是襟裾之牛馬綺語巧言心口不相應即是能言之鸚鵡與禽獸何異夷狄氣性兇暴無信義無親戚上下之交吾人若使氣縱性不以信義自閑與夷狄何異女人所處在閨閫房幃所事在米鹽醯酒所欲在服飾玩好所係念在兒女玉帛丈夫志在四方若朝夕營營

無超然之興與夫子何與士與商賈異者以其
尚義而遠利也農食以力工食以藝尚不肯空
食吾人飽食終日安於素餐或孳孳於刀錐之
間較量錙銖不能忘謀利之心將農工不如與
商賈何異若思[illegible]衣冠處盛世亦幸生而免
耳凡世間功名富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
幸致若自己性命人人所固有求之即得無待
于外世人於功名富貴不可幸致者念念不能
忘情於自己性命所固有者多舍之而不知求

亦見其惑也已陽明先師拈出良知兩字乃從
生機中指個靈竅與人使知有用力之地今有
不孝不弟之人指爲不孝不弟則怫然而怒可
見不孝不弟之人良知未嘗亡也甚至做賊之
人指其爲賊則忿然而鬭賊見孝子亦知肅然
而敬可見做賊之人良知未嘗亡也堯舜之時
指爲孝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爲孝弟堯舜之
時指爲不孝不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爲不孝
不弟可見千萬古上下良知未嘗亡也吾人今

眞發心爲[illegible]及只隨事隨物致
此良知使[illegible]便是終身保命之符不可須
臾離者也世人以致知之學爲迂可無事于講
者但未之思耳凡我同盟在踰七望八者有踰
五望六者既脫世網下戲臺正好洗去脂粉覷
見本來面目之時若於此不知回頭眞成當面
蹉過可惜也已且人生世間如電光石火雖至
百年只如倏忽大限到來定知不免古云誰人
肯向死前休若信得此及見在世情嗜欲好醜

順逆種種未了之心便須全體放下將精神打
併歸一只從省力處做惟求日減不求日增省
力處便是得力處古人之學原是坦坦蕩蕩纔
有拘攣束縛謂之天刑前已略言之然眞假毫
釐辨之在早不可不自攷也諸君果能如武公
之好學忽逃致忘滕賁之箴交相警勉使人己
皆獲其益始足以先細民始信此會之不爲虛
耳

鷄鳴憑虛閣會語

先生至留都鳳阿姜子順之周子率六館諸生大會於鷄鳴憑虛閣觀者如堵殷生士望離席啟請易參乾元亨利貞之義先生默而不答姜子周子爲固請先生曰易爲君子謀此乃揭示學者用功之的非徒談說造化而已也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行此四德曰元亨利貞夫天地靈氣結而爲心無欲者心之本體即伏羲所謂乾也剛健中正純粹精[illegible]也有欲則不能以達天德元亨利貞文王演[illegible][illegible]贊乾

之爲德有此四者非有所加也元亨主發用利貞主閉藏故曰元亨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天地靈氣非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其最初無欲一念所謂元也元者始也亨通利遂貞正皆本於最初一念統天也最初一念即易之所謂復復其見天地之心意必固我有一焉便與天地不相似顏子不失此最初一念不遠而復纔動即覺纔覺即化故曰顏子其庶幾乎學之

此非至誠直有爲而發者

的也夫學有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欲爲要致良知其機也心之靈[illegible][illegible]之萌蘖水之源泉語其頓默之一字已盡其義顏之愚周之靜程之忘非言[illegible]所及也語其漸自萌蘖之生以至於枝葉扶蘇由源泉之混以至於江河洋溢雖非二物要未可以躐等而致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漸法也學至於希天至矣而求端自士始孔門論士曰行己有耻使命不辱其次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其次言必信行必果下次

則斗筲俗流無足筭也吾人見在試各自反自信果能有耻不辱否果能稱孝稱弟否果能必信必果否脫若於此尚有所未能且須汲汲以希士爲下學始事苟不揣其本而循其源徒欲以斗筲俗流之心而妄意希天之學是猶入幽谷而羨喬木浥潢汚而誇渤澥祇益虛妄而已

慈湖精舍會語

緯川馮子[illegible][illegible]慈湖精舍集鄉之同志每月六會以求相觀之益時先生至句章值會期相請蒞

會馮子因閔師門宗說先生曰知慈湖不起意之義則知良知矣意者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鑒之應物變化云爲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爲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不起意是塞其過惡之原所謂防未萌之欲也不起意則本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爲虛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像有形皆在吾無體無際之中範圍發育之妙用固自若也其覺爲仁其裁制爲義其節文爲

禮其是非爲知即視聽言動即事親從兄即喜怒哀樂之未發隨感而應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於本心自然之用未嘗有所起也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爲滅意先生曰非也滅者有起而後滅不起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爲不起惡意先生曰亦非也心本無惡不起意雖善亦不可得而名是爲至善起即爲妄雖起善意已離本心是爲義襲誠僞之所分也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爲立說過高非初

學所能及何也先生曰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勉不同原無二致故曰及其成功一也譬之行路初學則跚習步趨於庭除之間未能遠涉聖賢則能縱步千百里之外雖遠且險亦無所阻生熟則有間矣然庭除之步與百里之步未嘗有異也此入聖之微機也馮子曰或以慈湖之學爲禪何也先生曰慈湖之學得於象山超然自悟本心乃易簡直截根源說者因儱侗之有同與遂鬨然目之爲禪禪之學

外人倫遺物理名爲神變無方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象山之學務立其大周於倫物感應荊門之政幾於三代所謂儒者有用之學也世儒溺於支離反以易簡爲異學特未之察耳知象山則知慈湖矣衆中復舉慈湖疑正心清心洗心皆非聖人之言何也先生曰古人垂訓皆因病立方世人之心溺于舊習不能無邪無濁無垢故示以正心清心洗心之方使之服食以去其病病去則藥除矣所謂權法也先師謂慈

湖已悟無聲無臭之旨未能忘見象山謂予不說一敬仲常說一此便是一障苟不原古人垂訓之意一槩欲與破調則不起意三字亦爲剩語矣或問大學之要在誠意既不起孰從而誠之先生曰虞書道心惟微明心即道微者心之本體即所謂無聲無臭聖人天地不能使之著纔動于意即爲人心而危僞之端也文王不識不知故能順帝之則纔有知識即涉于意即非於穆之體矣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

知無知而無不知也纔起于意始昏始塞始滑其良此千聖學脉也慈湖於雙明閣下舉本心爲問象山以扇訟是非答之慈湖恍然自悟澄然瑩然易簡和平匪思匪爲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度是非之心即良知也致知者致其固有德性之知非推極知識之謂格物者格其見在應感之物非窮至物理之謂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率其良知之自然而一無所作是

[illegible]說 [illegible]只 以[illegible]一条 大學一 章書亦 朋逐矣

謂王道無作則無起而意自誠正心修身達之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大學之全功也言之若易而爲之實難視之若近而探之愈遠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穎賓書院會紀

先生赴新安六邑之會績溪葛生文韶張生懋李生逢春追謁於斗山叩晉曰某等深信陽明夫子良知之學誓同此心以此學爲終始惟先生獨得晚年密傳竊願有以請也先生嘆曰有

是哉苟能發心求悟所謂密在汝邊凡有所說即非密也三生曰請問致知格物之旨先生曰此是吾人須臾不可離業次但此件事須得本原方有歸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是學者最初所發大志願吾人原與天地萬物同體靈氣無處不貫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各誠其意各正其心然後爲至只是此箇靈氣充塞流行一毫無所壅滯顯見昭朗一毫無所間隔所謂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是也天地萬物即

已分內事方是一體之仁天然只是獨學只以小家當非大乘之法也然功夫須有次第非逾見所能襲取浮氣所能支撐欲明明德于天下須先明于一國欲明明德于一國須先明于一家欲成齊治平之功非是體面上湊泊得來須從修身始修身便是齊治平實下手處欲修其身非是軀殼上粉飾得來須從正心始正心便是修身實下手處身心原是一體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修身所以勿處却在心身之靈明主宰

謂之心心之凝聚運用謂之身無心則無身矣無身則無心矣一也心無形象無方所孰從而正之纔要正心便有正心之病正心之功只在誠意上用心無不善意方有善有不善善真好惡真惡謂之誠意意有善有不善孰從而辨之所以分別善惡之機在良知意之所用爲物良知是誠意之秘訣物是意所用之實事良知言有天則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此是綜客不容添之節次懇切不容已之功夫於此實

用其力不爲虛見浮氣所勝方是與物同體之實學孔門之學專務求仁顏子四勿是爲仁實用力處子貢博施濟衆便不免虛見浮氣承當孔子告以欲立達之旨正是不容已真根子使之近以取譬爲仁之方也諸生是初所發願力有此件事終始保任亦只是保任此而已此方是深信良知方是孔門家法到得悟時真當有印證處非可躐等而求也

天柱山房會語 與張陽和周繼實裴子充問答

陽和張子自謂功名一念已能忘機不動心先生曰何言之易易也昔有鄉老譏先師曰陽明先生雖與世間講道學其實也只是功名之士先師聞之謂諸友曰你道這老者是譏我是稱我諸友笑曰此直東家丘耳何與於譏稱師曰不然昔人論士之所志大約有三道德功名富貴聖學不明道德之風邈矣志於功名者富貴始不足以動其心我今於世間講學固以道德設教是與人同善不容已之心我亦未能實有

諸已一念不謹還流入富貴時候須天之[illegible]
一念自反覺得早反得力未至墮落耳世衰道
喪功利之毒浹於人之心髓士鮮以豪傑自命
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之是一
生幹當古今人所見不同大抵名浮而實下古
之所謂功名今之道德古之所謂富貴今之功
名君今之所謂富貴狗偷鼠竊競競刀錐之利
比於乞墦穿窬有儀秦所耻而不屑為者其視
一怒安居之氣象何如也吾子看得功名題目

切

儀秦當之可以死矣

太淺所以如此自信若觀其深必如百里奚之
不入爵祿於心王曾之不事溫飽始足以當功
名達如伊傅窮如孔孟立本知化經綸而無所
倚始足以當道德也

子充曰先生扁堂曰凝道敢請所扁之義先生
曰凝是凝翕之意乃學問大基本君子不重則
學不固固即凝翕之謂也天地之道陰陽而已
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易
簡所以配至德也日月者陰陽之聚也其行有
常度故能得天而久照君子以此洗心退藏于
密吾人精神易於發泄氣象易於浮動只是不
密密即所謂凝也故曰夙夜基命宥密孔之默
顏之愚周之拙明道之端坐皆此義也凝非灰
心枯坐之謂

張子謂世之學者平時不知所養躁心浮念未
易收攝須從靜坐入路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
善學象山見門人槐堂習靜知其天理顯矣先
生曰今人都說靜坐其實靜坐行持甚難非昔

況則散亂念有所着即落方所若無所着即成
頑空此中須有機竅不執不蕩從無中生有有
而不滯無而不空如玄珠罔象方是天然消息
子充謂沛時常習靜正坐此二病作祟昔人謂
不敢問至道願聞衛生之經先生曰人之有息
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子欲靜坐且從調
息起手調息與數息不同數息有意調息無意
綿綿密密若存若亡息之出入心亦隨之息調
則神自返神返則息自定心息相依水火自交

謂之息息歸根入道之初機也然非致知之外
另有此一段功夫只於靜中指出機竅令可行
持此機竅非臟腑身心見成所有之物亦非外
此別有他求棲心無寄自然玄會慌惚之中可
以黙識要之無中生有一言盡之愚昧得之可
以立躋聖地非止衛生之經聖道亦不外此
先生會宿山窩子克見先生酣睡呼吸無聲喜
曰精神保合氣血安和此壽徵也先生曰未足
為貴此直後天安樂法耳世人終日營擾精神

困憊夜間靠此一睡始彀一日之用一點靈光
盡為後天濁氣所掩是謂陽陷於陰坎之象也
至人有息無睡謂之息者耳無聞目無見四體
無動心無思慮如種火相似先天元神元氣停
育相抱真意綿綿開闔自然與虛空同體與虛
空同體是與虛空同壽始為壽徵也孟軻氏指
出日夜所息示人以用力之方平旦清明之氣
不使為旦晝之所牿亡蓋幾之矣若夫生死一
事更須有說有任生死者有超生死者易曰原

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如晝夜知晝則知
夜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平時一切毀譽得喪
諸境纔有二念便是生死之根毀譽得喪能一
則生死一矣茍從軀殼起念執吝生死務求長
生固佛氏之所呵也列子云五情苦樂古猶今
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
乎應緣而生是為原始緣盡而死是為反終一
日亦可百年亦可忘機委順我無容心焉任之
而已矣至於超生死之說更有向上一機退以

為進沖以為盈行無緣之慈神不殺之武固乎
不扃之鑰啟乎無轍之途生而無生生不知樂
死而無死死不知悲一以為卮言一以為懸解
悟者當自得之然亦非外此更有一段功夫艮
知虛寂明通是無始以來不壞元神本無生本
無死以退為進者乾之用九不為首也以沖為
盈者滿損謙益天之道也過化存神利而不庸
是為無緣之慈聰明睿智以達天德是為不殺
之武無扃鑰可守無轍迹可循曠然四達以無

屈爲用也千聖皆過影萬年如一息又何生死之可言哉

子充曰陽明夫子居喪有時客未至慟哭有時客至不哭陽和終以不哭爲疑敢請先生曰凶事無詔哀哭貴於由衷不以客至不至爲加減也昔人奔喪見城郭而哭見室廬而哭自是哀心不容已今人不論哀與不哀見城郭室廬而哭是乃循守格套非由衷也客至而哭客不至而不哭尤爲作僞世人作僞得慣連父母之喪

亦用此術以爲守禮可嘆也已毀不滅性哀亦是和悟得時即此是學

子充繼實跪而請曰先生轍環天下隨方造就引掖固是愛人不容已之心但往來交際未免陪費精神非高年所宜靜養寡出息緣省事以待四方之來學如神龍之在淵使人可仰而不可窺風以動之更覺人已皆有所益先生曰二子愛我可謂至矣不肖亦豈不自愛但其中亦自有不得已之情若僅僅專以行教爲事又成

窶貧矣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非惟閑思妄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精神自然專一意思自然冲和教學相長欲究極自己性命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相觀法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

益非吾有法可以援之也男子以天地四方爲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已分內事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于閉關獨善養成神龍虛譽與世界若不相涉似非同善之初心予非不能盡不忍也

書同心册卷

陽和張子志於聖學有年請假歸省侍　之餘

時虞雲門山中修舉業與二三子會商訂舊學頗證交修之益其志可謂勤矣間出京邸諸同志贈言手冊予得展而觀之或發主靜翕聚之旨或申求仁一體之義或究動靜二境得失之機往復參互要在不悖師門宗教誠所謂同心之言矣張子復請予一言爲之折衷以輔成所志非苟然也姑述所聞予曰取正焉夫主靜之說本於濂溪無極所生眞脈路本註云無欲故靜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一爲太極無欲則

無極矣夫學有本體有工夫靜爲天性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也知而曰致翕聚緝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工夫也良知在人不學不慮爽然由於固有神感神應盎然出於天成本來眞頭面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徒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譬諸天地之化所以致元日月之運所以生明元與明不待貞晦而始有非貞晦則運化之機息矣貞晦者翕聚之謂所以培其固有之良達其天成之用非有加也蒙之象曰山下出泉夫山下之泉本靜而清濬其源疏其流順則達之蓄則澄之蒙養之正聖功也翕聚所以爲發揚故謂爽然盎然不足以盡良知必假學慮而求天機之神應非所以揜聖謂作用情識即所以爲致知而忽夫翕聚緝熙之功非所以徵學爲學者默而存之求以自得可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主靜之

學在識其體而存之非主靜之外別有求仁之功也靜爲萬化之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有不能違焉是謂廣生大生乾坤之至德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遺不見不聞靜攝也體之不遺者與物爲體微而顯誠之不可揜也世之談學者或謂靜中易至頹墮須就動上磨鍊或謂動上易至蕩搖須就靜中攝養或謂久涉塵勞恐其逐動而易於淪沒久處山林慮其耽靜而過於枯槁須動靜交參始不滯

不要錯會

於偏見夫根有利鈍智有淺深學者各安分量或動上磨鈍或靜中攝養或動靜中交發譬之地中生木但得生意不息和風旭日固所以爲煦育嚴霜凍雪亦所以爲堅凝以漸而進惟求有益於得及其成功一也此權法也聖學之要以無欲爲主以寡欲爲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爲而無不爲寂而非靜感而非動無寂無感無動無靜明通公溥而聖可幾矣此實際也竊念吾之一身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爲已任

伊尹先得吾心之同然非意之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最初立志便分路徑入此路徑便是大人之學外此便是小成曲學先師萬物一體之論此其胚胎也吾人欲爲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欲爲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爲命今吾所謂心與命者果安在乎識得此體方是上下與天地同流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方是一體之實學所謂大丈夫事小根者不足以當之孔孟之汲汲皇皇席不煖轍

不停若求亡子於道路豈其得已也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非過於自任分定故也區區不足道食飲動息混迹隨時只是世間項背人妄意古人之學此一路徑似出天牖與人爲善一念根於所性不容自已予亦不知其何心也所望吾子終始此志出頭擔負其豫大業務答諸同志倚待之心方是不虛溫飽做人的勾當方是不愧屋漏配天地宰萬物的功程了此一事何事不辦真不係今與古

已與人也珎重珎重

與陽和張子問答

問良知不分善惡竊嘗聞之矣然朱子云良者本然之善恐未爲不是繼之者善孟子道性善此是良知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即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即致良知也學者工夫全在于知善知惡處爲之力去之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必求自慊而後已此致知之實學也若曰無善無惡又曰不思善不思

惡恐懼紛紛[illegible]而[illegible]者曰信[illegible]以爰念所發皆爲良知人欲肆而天理微矣請質所疑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善與惡相對待之義無善無惡是謂至善[illegible]者心之本體也性有所感善惡始分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致其本體之知去惡而爲善是謂格物知者寂之體物者感之用意者寂感所乘之機也毋自欺者不自欺其良知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良知誠切無所作僞也真致良知則其心常不足無有自滿之意故曰此之謂自慊纔有作僞其心便滿假而傲不誠則無物矣知行有本體有工夫良知良能是知行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指功夫而言也人知未嘗復行爲難不知未嘗不知爲尤難顏子心如明鏡止水纖塵微波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待遠而後復所謂庶幾也若以未嘗不知爲良知未嘗復行爲致良知以知爲本體行爲工夫云云竊恐是先後

之見非合一本旨矣云心善不思惡良惕之說予嘗有書簡及此茲今述其大略以請彭山深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謂今之論心者當以龍不以鏡惟水亦然夫人心無方體與物無對聖人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比而論也水鏡之喻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無迹過而不留自妍自媸自去自來水鏡之與焉恭自然之所爲未嘗有欲也着虛之見亦非是學在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着便是欲矣其自然之用吾儒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爲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爲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主自然警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警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夫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真警惕乾坤二用

純亦不已聖學之所以無後而論哉慈湖不起意之說善用之未嘗不是益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變化意根於心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無有起作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艮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而未嘗有所動也可細細參玩得其警惕自然之旨從前所疑將不待辯而釋然矣

問孔子教人每每以孝弟忠信而罕言命與仁蓋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但以規矩示之使有所執持然後可以入道大匠教人必以規矩若夫得心應手之妙在乎能者從之而已一貫之傳自曾賜而下無聞也今良知之旨不擇其人而語之吾道不幾于褻乎且使學者棄規矩而談妙悟深為可憂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然得手應心之妙不出規矩之外存乎人之自悟耳孝弟忠信是孔子教人之規矩孔子自謂于臣弟友之道有未能而學以忠信為主下以此立教亦以此教學[illegible]弟忠信夫婦所能及其至聖人所不能貫而悉也孔門之學務于求仁今日之學務于致知非有異也春秋之時列國分爭天下四分五裂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以求仁立教自聖學失傳學者求明物理於外不復知有本心之明故以致知立教時節因緣使之然也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即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即所謂悟也中人上下可語與不可語亦在乎此夫良知之旨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非有所加損也夫道一而已矣孔子與門弟子言未嘗不在于一及門之人篤實莫如曾子頴悟莫如子貢二子能傳師教故於二子各下標示學則以見孔門教人之規矩非曾賜以外無聞也孔子告曾子以一貫及其語弟子則示以忠恕之道明忠恕即一貫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孔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不得之異耳棄規矩而談妙悟自是不善[illegible]

病非良知之教使之然也

問狂者行不掩言亦只是過于高明脫落格式之類耳必無溺于汙下之事鄉愿之忠信廉潔謂之曰似則非真忠信廉潔也矯情飾僞可以欺世俗而不能逃於君子襲取于外而終無得于中故曰德之賊也若果所行真是忠信廉潔則必為聖人所取何至病之若是耶今以行不掩言者為狂而忠信廉潔為鄉愿則將使學者猖狂自恣而忠信廉潔之行蕩然矣請問其說

狂者行不掩言只是過於高明脫落格套無溺於汚下之事誠如來教所云夫狂者志存尚友廣節而疎目旨高而韻遠不屑彌縫格套以求容于世其不掩處雖是狂者之過亦其心事光明特達略無回護盖藏之態可幾於道天下之過與天下共改之吾何容心焉若能克念則可以進于中行此孔子所以致思也若夫鄉愿一生幹當分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

謂之似真忠信故以為似也

完行同流合汚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于心惟以媚于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矯情飾僞人面前忠信廉潔在妻子面前有些敗缺妻子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謂之同流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汚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已有所汚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猶惡之鄉愿之為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汚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

面更覺完美無滲漏堯舜之聖猶致謹于危微常若有所不及鄉愿傲然自以為是無復有過可改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似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也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一肢半節皆足以取盛名于世究其隱微尚不免致疑於妻子求其純乎鄉愿且不易得況聖人之道乎夫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為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

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狥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于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微處密窺而得之譬之秦鏡之燭神奸自無所遁其情也

萬松會紀

少松滕子率學博諸生會于萬松仰聖祠中首舉乾潛之說請闡其義先生曰乾之六位皆乘龍御天之學時有始終而德無優劣潛之爲言

隱而未見龍之德伏地千年始見其天全也吾人所積不厚精神易於泄漏才智易於眩露汲汲然求見于世只是不能潛未免於易世成名之心不足以達天德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是二義遯世而人以爲是如神龍之蟄於淵可望而不可卽有名可成無悶爲易遯世而人不以爲是則非之者衆矣或以爲僞或以爲矯甚或以爲恥捷徑圖速化無復有名可成無悶尤難學至于無名其至矣古人論學必以此爲極致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語曰人不知而不慍皆此意也文言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在下之陽卽河圖之天一洛書之履一一順一逆造化顯藏之機必如此而後爲潛龍之學也復問蒙養之義先生曰蒙者穉也山下出泉蒙穉之者曰靜而清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無智巧無技能無算計純一無僞清靜本然所謂蒙童也得其所養復其清靜之體不以人僞害之是爲聖功大人通達萬變是鑿竅於混沌

反以害之也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知識反爲良知之害才能反爲良能之害計筭反爲經綸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復還本來清靜之體所謂溥博淵泉以時而出聖功自成大人之學在是矣

大人通達萬變正是左右逢原混沌剖出唯必以通達萬變爲聖人乃是鑿竅於混沌語

致知議略

徐生時舉將督學敬所君之命奉奠　陽明先師遺像於天真因就而問學臨別出雙江東廓念菴三公所書贈言卷祈予一言以証所學三公言若人殊無非發玄演繹以明師門致知之宗要予雖有所言亦不能外於此也夫良知之與知識差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也知是則為良知如是則為識知是則為德性之知如是則為聞見之知不可以不早辨也良知者本心之明不由學慮而得先天之學也知識則不能

自信其心未免假於多學億中之助而已入於後天矣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此是千聖斬關第一義所謂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即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發即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為未得良知之宗則一而已爰述一得之見聊為數條用以就正於三公并質諸敬所君且以答生來學之意

獨知無有不良不學不慮良知之體顯微體用通一無二者此也戒慎恐懼致知格物之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日用倫物之感應而致其明察者此也知體本空著體即為沉空知本無知離體即為依識

易曰乾知大始乾知即良知乃渾沌初開第一竅為萬物之始不與萬物作對故謂之獨以其自知故謂之獨知乾知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七德不備不可以語良知中和位育皆從此出

統天之學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

良知者無所思為自然之明覺即寂而感行焉寂非內也即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之微也動而未形發而未嘗發也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此幾無前後無內外聖人知幾賢人庶幾學者審幾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純吉而無凶庶幾故恒吉而寡凶審幾故過吉而遷凶過之則為忘幾不及則為失幾忘與失所以異於聖人[illegible]

成務均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正是德性之知孔門致知之學所謂不學不慮之良知也纔動即覺纔覺即化未嘗有一毫凝滯之迹故曰不遠復無祇悔子貢務於多學以億而中與顏子正相反顏子沒而聖學亡子貢學術易於湊泊積習漸染至千百年而未已也先師憂憫後學將此兩字信手拈出乃是千聖絕學世儒不自省悟反鬨然指以為異學而非之夜光之珠

視者按劍亦無怪其然也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之外別無知也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空空無異故叩其兩端而竭兩端者是與非而已空空者道之體也口惟空故能辨甘苦目惟空故能辨黑白耳惟空故能辨清濁心惟空故能辨是非世儒不能自信其心謂空空不足以盡道必假於多學而識以助發之是疑口之不足以辨味而先漓以甜酸目之不足以別色而先涴以鉛粉耳之不足以審音而先混以宮羽其不至於爽失而聵聵者幾希矣

學覺而已自然之覺良知也覺是性體良知即是天命之性良知二字性命之宗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事致此良知使不至於昏蔽也吾人今日之學謂知識非良知則可謂良知外於知覺則不可謂格物正所以致知則可謂在物上求正而遂以格物為義襲則不可後儒謂纔知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時所以未免於

動靜之分入於支離而不自覺也

致知議辨

雙江 全未 全未

雙江子曰邵子云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先天言其體後天言其用蓋以體用分先後而初非以美惡分也良知是未發之中先師嘗有是言若曰良知亦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詞涉迫促寂性之體天地之根也而曰非外果在外乎感情之用形器之迹也而曰非內果在內乎抑豈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之乎即

寂而感存焉即感而寂行焉以此論見成似也若為學者立法恐當有下一轉語易言內外中庸亦言內外今曰無內外易言先後大學亦言先後今曰無先後是皆以統體言工夫如以百尺一貫論種樹而不原枝葉之碩茂由於根本之盛大根本之盛大由於培灌之積累此部入內外先後之說也良知之前無未發良知之外無已發似是渾沌未判之前語設曰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外無情即謂良知之前與外無心語雖玄而意則舛矣尊兄高明過人自來論學只是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而以見在為具足不犯做手為妙悟以此自娛可也恐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

先生曰寂之一字千古聖學之宗感生於寂寂不離感舍寂而緣感謂之逐物離感而守寂謂之泥虛夫寂者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未發之功卻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卻在後天上用明道云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卻於已發處觀之[illegible]

先天吟云若說先天無箇字後天須用着工夫可謂得其旨矣先天是心後天是意至善是心之本體心體本正纔正心便有正心之病纔要正心便已屬於意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猶云舍了誠意更無正心工夫可用也良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則其寂感所乘之機也知之與物無復先後可分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工夫在格物上用猶云大學明德在親民上用離了親民更無學也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也物猶事也格物云者致此良知之天則於事事物物也物得其則謂之格非於天則之外別有一段格之之功也前謂未發之功只在發上用者非謂矯強矜飾於喜怒之末徒以制之於外也節是天則即所謂未發之中也中節云者循其天則而不過也養於未發之豫先天之學是矣後天而奉時者[illegible]時行[illegible]而與曰[illegible]正是[illegible]之[illegible]所養之豫即是識[illegible]於人[illegible]與聖[illegible]之旨

為有所矣即寂而感行焉即感而寂存焉正是合本體之工夫無時不感無時不歸於寂也若以此為見成而未及學問之功又將何如其為用也寂非內而感非外蓋因世儒認寂為內感為外故言此以見寂感無內外之學非故以寂為外以感為內而於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也既云寂是性之體性無內外之分則寂無內外可不辨而明矣良知之前無未發者良知即是未發之中若復求未發則所謂沉空也良知之外無已發者致此良知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若別有已發即所謂依識也語意似亦了然設為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後無情即謂之無心而斷以為混沌未判之前語則幾於推測之過矣公謂不肖高明過人自來論學只從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而以見在為具足不犯做手為妙悟不肖何敢當然竊窺立言之意却實以為混淪無歸着且非污壞者所宜妄意而認也觀後條於告子身上發例可見矣恐

則謂良知在人本無污壞雖昏蔽之極苟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譬之日月之明偶為雲霧之翳謂之晦耳雲霧一開明體即見原未嘗有所傷也此原是人人見在具足不犯做手本領工夫人之可以為堯舜小人之可使為君子舍此更無從入之路可變之幾固非以為妙悟而妄意自信亦未嘗謂非中人以下所能及也

首論實際非但中人以下所不能及雖賢人亦不能及

雙江子曰本義云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已似於經旨本明白知字原屬下文今提知字屬乾字遂謂乾知為良知不與萬物作對為獨知七德咸備為統天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以統天贊乾元非贊乾也及以下文照之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以易簡為乾坤之德而知能則其用也人法乾坤之德至於易簡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

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德順言其體易簡言其
德知言其才由險言其變能說能研言聖人之
學定吉凶成亹亹言聖人之功用六經之言各
有攸當似難以一例牽合也
先生曰乾知太始太始之知混沌初開之竅萬
物所資以始知之爲義本明不須更訓主字下
文証之曰乾以易知以易知爲易主可乎此是
統天之學贊元即所以贊乾非二義也其言以
體以德以才以變以學以功用雖經傳所有屑
屑分疏亦涉意象恐非易簡之旨公將復以不
肖爲混沌語矣

雙江子曰程子云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說
發便屬睹聞獨知是良知的萌芽處與良知似
隔一塵此處著功雖與半路修行不同要亦是
半路的路頭也致虛守寂方是不睹不聞之學
歸根復命之要蓋皆以學之未能爲憂而乃謂
偏於虛寂不足以該乎倫物之明察則過矣夫
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方是性體自然之覺非以
明察爲格物之功也如以明察爲格物之功是
行仁義而襲焉者矣以此言自然之覺誤也其
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知指何者爲無形聲
而視之聽之非以日用倫物之內別有一箇虛
明不動之體以主宰之而後明察之形聲俱泯
是則寂以主夫感靜以御乎動顯微隱見通一
無二是也夫子於咸卦特地提出虛寂二字以
立感應之本而以至神贊之蓋本卦之止而說
以發其蘊二氏得之而絕念吾儒得之以通感

毫釐千里之差又是可見
先生曰公謂夫子於咸卦提出虛寂二字以立
感應之本本卦德之止而悅以發其蘊是矣而
謂獨知是良知的萌芽纔發便屬睹聞要亦是
半路修行的路頭明察是行仁義而襲非格物
之功致虛守寂方是不睹不聞之學日用倫物
之內別有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主宰之而後
明察之形聲俱泯似於先師致知之旨或有所
未盡契也良知即所謂未發之中原是不睹不

聞原是莫見莫顯明物察倫性體之覺由仁義行覺之自然也顯微隱見通一無二在舜所謂玄德自然之覺卽是虛卽是寂卽是無形無聲卽是虛明不動之體卽爲易之蘊致者致此而已守者守此而已視聽於無者視聽此而已主宰者主宰此而已止則感之專悅則應之至不離感應而常寂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今若以獨知爲發而屬於覩聞別求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爲主宰然後爲歸復

之學則其疑致知不足以盡聖學之蘊特未之明言耳其曰二氏得之以絶念吾儒得之以通感恐亦非所以議上乘而語大成也

雙江子曰兄謂聖學只在幾上用功有無之間是人心眞體用當下具足是以見成作工夫看夫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今不謂誠神爲學問眞工夫而以有無之間爲人心眞體用不幾於舍筏求岸能免望洋之嘆乎誠精而明寂而疑於無也而萬象森然已具無而未嘗無也神應而妙感而疑於有也而本體寂然不動有而未嘗有也卽是爲有無之間亦何不可老子曰無無旣無湛然常寂常寂常應眞常得性常應常定常清淨矣則是以無爲有之幾寂爲感之幾非以寂感有無隱度其文故令人不可致詰爲幾也知幾之訓通書得之易傳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卽書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之謂易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此夫子之斷案也益六二

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故能不溺於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知幾也盱豫之悔諂也冥豫之疾瀆也幾在介而非以不諂不瀆爲幾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非寂然不動之誠乎中庸曰至誠如神又曰誠則明言幾也舍誠而求幾失幾遠矣內外先後混逐忘助之病當有能辨之者

先生曰周子云誠神幾曰聖人良知者自然之覺微而顯隱而見所謂幾也良知之實體爲誠

良知之妙用爲神幾則通乎體用而寂感一貫故曰有無之間者幾也有與無正指誠與神而言此是千聖從入之中道過之則墮於無不及則滯於有多少精義在非謂以見成作工夫且隱度其文令人不可致詰爲義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故能觸幾而應不俟終日而吉良知是未發之中良知自能知幾非良知之外别有介石以爲之守而後幾可見也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復性皆以愼獨爲要獨即

幾也

雙江子曰克己復禮三月不違是顏子不遠于復竭才之功也復以自知蓋言天德之剛復全於我而非群陰之所能亂却是自家做主宰定故曰自知猶自主也子貢多識億中爲學誠與顏子相反至領一貫之訓而聞性與天道當亦有見于具足之體要未可以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教本於孟子孟子言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蓋言其中有物以主之愛敬則主之所發也今不從事於所主以克滿乎本體之量而欲坐享其不學不慮之成難矣總是不曾見得故遂信不得

先生曰顏子德性之知與子貢之多學以億而中學術同異不得不辯非因其有優劣而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說倣於孟子不學不慮乃天所爲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學慮故愛親敬兄觸機而發神感神應惟其觸機而發神感神應而後爲不學不慮自然之良也自

然之良即是愛敬之主即是寂即是虛即是無聲無臭天之所爲也若更于其中有物以主之欲從事于所主以克滿其本然之量而不學不慮爲坐享之成不幾于測度淵微之過乎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天機所感人力弗得而與不聞于知之上復求有物以爲之主也公平時篤信白沙子靜中養出端倪與欛柄在手之説若舍了自然之良別有所謂端倪欛柄非愚之所知也若

人致知之學不能入微未免攙入意見知識無
以充其自然之良則誠有所不免若謂自然之
良未足以盡學復求有物以主之且謂覺無未
發亦不可以寂言將使人併其自然之覺而疑
之是謂矯枉之過而復爲偏不可以不察也
雙江子曰時人以夫子多學而識知足以待問
也故凡問者必知焉夫子不欲以知教人也故
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至于告人則不敢不盡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焉無所知我必叩兩端而

竭焉兩端之竭非知之盡者不能於是見夫子
待物之洪教人不倦之仁也今謂良知之外別
無知疑于本文爲贅而又以空空爲道體聖人與
鄙夫無異則鄙夫已具聖人體段聖人告之但
與其空如稱顏子之庶乎足矣復何兩端之竭
耶心與耳目口鼻以空爲體是也但不知空空
與虛寂何所別
先生曰空空原是道體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說
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鄙夫之空與聖人同[illegible]

能叩其兩端而竭焉是[illegible]太心人所固有雖聖
人亦增減他一毫不得若有一毫意見填實卽
不能叩而竭矣心口耳目皆以空爲體空空卽
是虛寂此學脈也
雙江子曰良知是性體自然之覺是也故欲致
知當先養性盍不觀易言蓍卦之神知乎要聖
人體易之功則歸重於洗心藏密之一語洗心
藏密所以神明其德也而後神明之用隨感而
應明天道察民故與神物以前民用皆原於此

由是觀之則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日可見
之云者易言潛龍之學務修德以成其身德成
自信則不疑於所行日可見於外也潛之爲言
也非退藏於密之謂乎知之善物也受命如響
神應而妙不待至之而自無不至今曰格物是
致知日可見之行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
過是以推而行之爲政全屬人爲終日與物作
對能免牽己而從之乎其視性體自然之覺何
啻千里兄謂覺無未發亦不可以寂言求覺於

未發之前不免依[illegible]之一分入於茫昧支離而
不自覺云云疑於先師之言又不得師曰良知
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發而中
節便自能感而遂通感生於寂和蘊于中體用
一原也磨鏡種樹之喻歷歷可考而謂之茫昧
支離則所未解動靜之分亦原於易易曰靜專
動直靜翕動闢周子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動
亦定靜亦定周程深於易者一曰主靜一曰主
定又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

散是以廣大生焉廣大之生原於專翕而直與
闢則專翕之發也必如此而後可以言潛龍之
學愚夫愚婦之知未動於意欲之時與聖人同
是也則夫致知之功要在於意欲之不動非以
周乎物而不過之爲致也鏡懸於此而物自照
則所照者廣若執鏡隨物以鑒其形所照幾何
延平此言未爲無見致知如磨鏡格物如鏡之
照謬[illegible]格物無工夫者以此
先生曰欲[illegible]其知在于格物若曰當先養性良
知即是性體自然之覺又孰從而先之耶易言
蓍之神卦之知神知即是良知良知者心之靈
也洗心退藏於密只是良知潔潔淨淨無一塵
之累不論有事無事常是湛然的常是肅然的
是謂齋戒以神明其德神知即是神明非洗心
藏密之後而後有神知之用也公云致知格物
之功當有所歸良知即是神明之德[illegible]
將何所歸乎格物者大學到頭實下[illegible]曰
致知在格物若曰格物無工夫則大學爲贅詞

師門爲贅說矣之於心實所未解理一而已性
則理之凝聚心則凝聚之主宰意則主宰之發
動知則其明覺之體而物則應感之用也天下
無性外之理豈復有性外之物乎公見吾人爲
格致之學者認知識爲良知不能入微致其自
然之覺終日在應迹上執泥有象安排湊泊以
求其是當故苦口拈出虛寂話頭以救學者之
弊固非欲求異於師門也然因此遂斬然謂格
物無工夫雖以不肖隨[illegible]良知周乎物[illegible]

不過之說亦以爲全屬人爲終日與物往對[illegible]
已而從之恐亦不免於懲羹吹虀之過耳寂是
心之本體不可以時言時有動靜寂則無分於
動靜濂溪云無欲故靜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
先師云定者心之本體動靜所遇之時靜與定
即寂也良知如鏡之明格物如鏡之照鏡之在
匣在臺可以言動靜鏡體之明無時不照無分
於在匣在臺也故吾儒格物之功無間於動靜
故曰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廣大之生原於

專翕專翕即寂也直而闢即是寂體之流行非
有二也自然之知即是未發之中後儒認纔知
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中故謂之茫昧支離
非以寂感爲支離也致知之功在意欲之不動
是矣周乎物而不過是性體之流行便以爲意
欲之動恐亦求情之過也

雙江子曰仁是生理亦是生氣理與氣一也但
終當有別告子曰生之謂性亦是認氣爲性而
不知係於所養之善否杞柳湍水食色之喻亦
以當下爲具足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之論亦以
不犯做手爲妙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
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是從學問上驗消長非以
天地見成之息冒認爲已有而息之也仁者與
物同體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馭氣攝
靈與定息以接天地之根諸說恐是養生家所
秘與吾儒之息未可強同而要以收斂爲主則
一而已

先生曰仁是生理息即其生化之元理與氣未

嘗離也人之息與天地之息原是一體相資而
生陰符有三盜之說非故冒認爲已物而息之
也馭氣攝靈與呼吸定息之義不可謂養生家
之言而遂非之方外私之以襲氣母吾儒公之
以資化元但取用不同耳公謂仁者與物同體
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却是名言不敢
不深省也

雙江子曰息有二義生滅之謂也攻取之氣息
則湛一之氣復此氣化升降之機無與於學問

也乎之所謂息者蓋王得其所養則氣命於性配義與道塞乎天地生生之機也傳曰虛者氣之府寂者生之機今以虛寂為禪定謂非致知之旨則異矣佛氏以虛寂為性亦以覺為性又有皇覺正覺圓覺明覺之異佛學養覺而嗇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此又是其大異處

先生曰性體自然之覺不離倫物感應而機常生生性定則息自定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也虛寂原是性體歸是歸藏之義而以為有所歸與

生生之機微若有待故疑其入于禪定佛家亦是三乘証果之學非即以虛寂為禪定也佛學養覺而嗇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末流之異則然恐亦非所以別儒佛之宗也

格物問答原旨 答敬所王子

展誦來教承示格物問答拈出無欲二字為聖學第一義足知良工為道苦心此原是濂溪主靜無欲派頭然即以格物訓作無欲與先師格物宗旨似尚未契請先發明師門格物之說然後見之云云可從乃[illegible]也格物之說是意之用處無意則無物矣後儒格物之說只有是意先有是物必須用持敬工夫以成其始及至反身而誠又須用持敬工夫以成其終[illegible]學術此因一要緊字義失下待千百年後方纔拈出[illegible]不自量也已夫貫心之謂誠誠則一[illegible]謂敬一則誠非兩事也既說誠意則不須復補持敬而敬在其中矣故曰合之以敬而益綴大學誠意以下皆有傳而不

傳致知格物非有缺也誠意之好惡即是物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即是格物毋自欺也不自欺其良知也慎獨即是致知慎獨工夫在好惡上用是謂致知在格物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是寂感相乘之機非即其物而格之則無以致其知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大學之要誠意盡之矣故曰補之以傳而益離格物是聖門第一[illegible]離倫物感應以致其知[illegible]則良知是天

然之則物是倫物感應之實事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倫物感應實事上循其天則之自然則物得其理矣是之謂格物

來教謂諸生所問惡外物且不可況欲格而去之亦是善問兄必欲以無欲證之訓指惡外物之物爲父母人倫亦在其中非吾所謂專以爲物欲者也無欲須於人倫事物上磨豈可與惡外物之物同乎云云是以一物爲兩解反成纏

繞若如先師本旨人倫事物之物即惡外物之物本非二義在人倫事物上磨格其不正以歸於正正是無欲工夫舜明於庶物之物即是格物之物謂之明者致其良知而無所蔽也見徑以物字作欲字看從古無此訓釋易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曰復小而辨于物曰言有物曰精氣爲物記曰以鄉三物教萬民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曰爲物不貳皆未嘗以物爲欲也即如孟子所謂物交物語意在引之[illegible]矣

實即以物誘欲言耳如顏子非禮勿視勿聽視聽物也非禮之視聽方謂之欲勿視勿聽正是克己無欲工夫亦非并視聽爲欲而欲格去之也克是修治之義克己猶云修己未可即以己爲欲克己之己即[illegible]之己本非二義兄援爲一章兩解之義謂[illegible]己之己不復由己之己無欲之物不從本末之物失已無二義物無兩解虛心善觀本自明白兄提得無欲話頭緊隨處與他體貼故執見未肯盡捨耳

說得好

與存齋徐子問答

存齋徐子曰公既高年階明歲八十矣今忽忽作別恐後會難必將遂虛度此生何以見教

先生曰吾人年入桑榆暮後來光景無多隨身資糧作何幹辦一念相應即無生死縱未能超亦任之而已公靜中所得幸一一見教庶不辜此行也

徐子曰竊謂人之良知無聖無凡無古無今但能存此即隨身資糧具足何勞更辦幹亦何生

死之不可逃個家所倜當任法身者也吾人年
雖已入暮然一息尚存此志不宜少懈請各於
此加勉何如

眞門一針

先生曰良知本來具足本無生死但吾人將意
識承受正是無始以來生死之本不可不辨也
望我公密察勿將魚目混珠吾道之幸也

又要責人夫了

徐子曰知與識吾人誠未能明辨但其病根却
緣只以良知作談論而不曾實致其知譬如窶
人不曾蓄有本珠故遂以魚目爲珠耳今請更

爲後學發明致知工夫何如（且顧自己莫管後學）

頂門之針

先生曰良知無知識則有分別譬如明鏡照物
鏡體本無黑白而黑白自辨乃照之用也以照
爲明奚啻千里若直下認得無知本體百凡應
感一照而皆眞方不落生死不是識神用事

徐子曰鏡體本瑩故黑白自辨若鏡爲塵垢所
蔽須用力刮磨以復其本體刮磨正是致知工
夫苟執非樹非臺之說只懸空談能辨黑白恐
終無益而[illegible]談處先已落想像推測日汩沒
於[illegible]而不自知矣

頂門又一針

先生曰致知正是去垢工夫不落想像推測若
我公見教誠後學通病不可不深省非樹非臺
不[illegible]說了便休然須認得本來無物宗旨自無
塵埃可惹終日行持只復此無物之體若此外
加一毫幇補湊泊終日勤勞秖益虛妄而已

又一針

徐子曰我公見教終日行持只是復此無物之
體甚善甚善茲工夫全體原非二物故無二用
若以工夫可無則本體卽竟不可復而當應用

之時不免求助於幇補湊泊矣

先生曰某所請教不是謂工夫爲可無良知不
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
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眞工夫非有所加
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
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
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然知其用
可悟此[illegible]

萬曆庚辰春先生過五臺陸子於嘉禾舟中詢曰八十老僂生死一念比舊較切宛明此學共證交脩同心之願也陸子因舉大慧謂若要徑截理會必須看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頭得這一念子卒地折𡎺地一發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將妄想顛倒底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知見解會底心一時按下只以話頭爲桎梏不得將心等悟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躲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不得颺在無事甲裏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用時無聊賴時莫怕落空能知得怕者是誰心頭熱慌慌轉覺迷悶到這裏却是好消息不得放歇提撕來提撕去忽然囫地一聲便見倒斷也此是大慧老婆心切拖泥帶水[illegible]合此更無可用力處先生曰我舊曾以[illegible]此[illegible]古人不得已權法釋迦主持世教無此法

門只教人在腔子上一箇心般若所謂智慧也嗣後傳教者將此事作道理知解理會漸成義學及達磨入中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從前義學盡與刊下傳至六祖以後失其源流復成義學宗師復立持話頭公案頓在八識田中如嚼鐵酸餡無義路可尋討無知解可湊泊使之認取本來面目圓滿本覺真心因病施藥未嘗有實法與人善學者可以自悟矣先生因卸陸子看話頭與致良知公案是同是別陸子曰若要了生死必須看話頭若只守定致良知再得八九十年也了不得先生曰此盡言苦心也今將先師知之一字作趙州無字話頭日用應酬時時不昧此一點靈明不作知解想不作道理會亦不從知上躲根亦不作玄妙領略此便是了了常知宗派否陸子曰公會不得致良知四五十年精神流注在此已有師承且了世間法幹經世事業若要了生死出世間事必須看話頭方是大超脫勾當二者不相和會君謂

擇於斯二者先生曰世出世法本非兩事在人自信自悟亦非和會使之一也若教誨我致良知功夫欠誠一真切未免落知解涉義路未能脫得凡心尚以分別爲知未曾復得無知本性不敢不自力若要舍致良知另看箇無字話頭真是信不及且持話頭只爲要見般若本覺真心良知卽是智慧無有二法若敎舍了良知所持又何事耶陸子因請問致良知功夫先生默然良久曰子信得良知未深不曾在一念入微

切巳理會故以爲有二法且子自信看話頭果得專精綿密無滲漏否今年巳六十亦該着緊時候可得時刻堅持打成一片精神融結無間斷否一切凡心習氣之萌能以無字話頭頓放在何處若以爲功夫未熟還須從根上究竟光明種子以求全體超脫未可專以熟不熟爲解也金剛楞嚴有四相有四病妄認四大爲我相離我視他爲人相所憎爲衆生相所愛爲壽者相有住有止有任有滅爲四病四相不由人我

愛憎四病不出有爲能所凡動氣時皆是我相未忘未離四病學道人未了公案古云打破虛空爲了當不可以不深省也先師良知兩字是從萬死一生中提掇出來誠千聖秘密藏善學者自得之可也陸子曰宋之儒者莫過於濂溪明道只在人天之間亦未出得三界欲界爲初禪色界爲二禪無色界爲三禪雖至非非想天尚住無色界內四禪始爲無欲阿羅漢始出三界天人不足言也先生曰此事非難非易三界

亦是假名總歸一念心忘念慮卽超欲界心忘境緣卽超色界心不着空卽超無色界出此則爲佛乘本覺妙明無倚於持而後得也先師謂吾儒與佛學不同只毫髮間不可相混子亦謂儒佛之學不同不可相混其言雖似其旨則別蓋師門歸重在儒子意歸重在佛儒佛如太虛太虛中豈容說輕說重自生分別子旣爲儒還須祖述虞周效法孔顏共究良知宗旨以篤父子以嚴君臣以親萬民普濟天下紹隆千聖之

□儒學明佛學益有所證將此身心報佛恩

道固並行不相悖也

龍谿王先生語錄□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四

新安後學 吳可期 吳可善 校正

南遊會紀

萬曆癸酉閩卿浙楚李子入五臺陸子誠嗣具册迎先生爲南滁之會先生乃以穐抄發錢塘達京口適冢宰元洲張子北上道府江塲過訪册中云嘉靖丁亥陽明先師赴兩廣[illegible]請與聞良知之訓教人立必爲聖人之志[illegible]善讀書講學以輔成之何等明快切實先生因以從祀之議屬之贊成張子曰此事出於天下公論當贊決題覆且云留都行時有一卿長以兩事見教一止奔競一抑僞學瀞謂奔競本須抑只如不肖散部遠臣 聖朝一時誤用豈奔競所能及若僞學是何等名號宋事可鑒但當虛心以賢不肖定人品若欲以是槩之是欲抑而反揚非所以自愛也翼日走金壇訪南玄戚子[illegible]諸友數十人迎會於南譙書院先生舉似

丁嘗有一念超三界之說一念不涉塵勞即超欲界一念不滯法象即超色界一念不任玄解即超無色界與人衆相別多年所作何務念念與塵勞作伴侶欲界且不能超況色界與無色界乎衆中聞之惕然

嘗聞有問人生之要先生曰此事全是無中生有在渣滓之物用不着譬之蜣螂轉丸丸中空處一點虛白乃是蜣螂精神所聚所成但能養丸爲之地用虛白成形而蜣螂化去心死

神活所謂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養生家不達機竅只去後天渣滓上造化可爲愚矣。

或問先生曰佛老之學有體而無用申韓之學有用而無體聖人之學體用兼全何如先生曰此說似是而非佛老自有佛老之體用申韓自有申韓之體用聖人自有聖人之體用天下未有無用之體無體之用故曰體用一原。

或問白沙教人靜中養出端倪何如先生曰端倪即善端之端倪即天倪之倪人人所自有然非靜養則不可見于參定而天光發此端倪即所謂橫衲方可循守不然未免茫蕩無歸不如直指良知真頭面尤見端的無動無靜無時不得其養一點靈明照徹上下不致使人認光景意象作活計也

或問行不著習不察舊說著是知其所當然察是識其所以然何如先生曰此後世之學專在知識上求了著是中庸形著之著察是中庸察

乎天地之察乃身心真實受用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即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若只在知識求於身心有何交涉。

友人述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冕一章之義請問先生曰一部論語爲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向他說若爲明眼人說即成剩語非立教之旨矣

先生曰千聖同堂而坐其議論作爲必不能盡

同若其立命安身之處則有不容毫髮差者

或曰人議陽明之學亦從葱嶺借路過來是否先生曰非也非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昔香嚴童子問溈山西來意溈山曰我說是我的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證悟始禮謝禪師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故曰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却須自悟始爲自得自得者得自本心非得之

言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印證而已若從言句承領門外之寶終非自己家珎人心本來虛寂原是入聖真路頭虛寂之旨羲黃姬孔相傳之學疏儒得之以爲儒禪得之以爲禪固非有所去來亦非有所托而逃也

五臺陸子問二氏之學先生曰二氏之學與吾儒異然與吾儒並傳而不廢蓋亦有道在焉均是心也佛氏從父母交媾時提出故曰父母未生前曰一絲不掛而其事曰明心見性道家從出胎時提出故曰囫地一聲泰山失足一靈真性既立而胎息已忘而其事曰修心煉性吾儒却從孩提時提出故曰孩提知愛知敬不學不慮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其事曰存心養性夫以未生時看心是佛氏頓超還虛之學以出胎時看心是道家煉精氣神以求還虛之學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良知之凝聚爲精流行爲氣妙用爲神無三可住良知即虛無一可還此所以爲聖人之學若以未生時兼不得出

胎以出胎時兼不得孩提孩提舉其全天地萬物經綸參贊舉而措之而二氏之所拈出者未嘗不兼焉皆未免於臆說或强合而同或排斥而異皆非論於三教也 又說三教一條

或問先天後天之旨先生曰先天之學天機也邵子得先天而後立象數而後世以象數爲先天之學者非也莊子曰於庖丁得養生焉夫目無全牛非脉理裂解之謂也故曰官知止而神欲行大約謂知天機者見在物先循言見天地

萬物變化生死之關鍵在吾目中衡他下見生
脈理之明也故曰邵子竊弄造化一陰一陽之
謂道冲漠無眹之初也繼之者善先天流行之
氣也成之者性則人物受之以生後天保合居
方之質也然雖各一其性而所謂道與善者未
嘗不具于其中非後天之外別有先天也道卽
陰陽冲和之本體繼善則其生生不息之真機
聖人說造化只從人身取證故曰近取諸身非
空說造化也孟子性善之論蓋本諸此人能知

性善而完復於道則聖可幾矣顧中人以識取
之衆生以欲渾之以識取之則仁者見之謂之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以欲渾之則百姓日用而
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陸子舉佛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生四大分
離而死請問先生曰不待生死界頭始知卽見
在一念便可證取世人妄認四大爲身故有生
死相一念偪塞便是地來礙一念流浪便是水
來漂一念躁妄便是火來焚一念[illegible]便是風
來飄若一念明定不震不驚當下超脫不爲四
大所拘守本無離合寧有死生之期方不負大
丈夫爲此一大事出世一番也

或問老氏三寶之說先生曰此原是吾儒大易
之旨但稱名不同耳慈者仁也與物同體也儉
者嗇也凝聚保合也不敢爲天下先者謙冲禮
卑也慈是元之亨儉是利貞之性情無爲之先
是用九之無首故曰老子得易之體

洞山尹子舉陽明夫子語莊渠心常動之說有

諸先生曰然莊渠爲嶺南學憲時過贛先師問
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
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
荊川請教於莊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
再問因究其說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
亦原是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
卽活動之義非以時言也因請問心常靜之說
莊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
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

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
慮子因請問天根與邵子同否橫渠曰亦是此
意子謂邵子以一陽初動處爲天根天根即天機
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此分疏亦是
靜存動察之遺意有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
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
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
或問所論致知格物之義尚信未及先生曰有
諸己方謂之信子試驗看日逐應感視聽喜怒

那此二不是良知覺照所在良知即天良知即帝
顧天之命者顧此也順帝之則者順此也人生
一世只有這件事得此欛柄入手方能獨往獨
來自作主宰不隨人悲笑方是大豪傑作用也
謝子問未發之旨先生曰此是千聖秘密藏不
以時言在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不與已發相對
微是心之本體聖人不能使之著天地亦不能
使之著所謂無聲無臭是也若曰微者著即落
聲臭非天載之神矣吾人之學須時時從此緝

熙保任方是端本澄源之學勃然沛然自不容
已若只從意識見解領會轉眼逐迷非一得永
得也
李子問顏子屢空之義先生曰古人之學只求
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
洞無物故能備萬物之用聖人常空顏子知得
減擔法故庶乎屢空子貢子張諸人便是增了
顏子在陋巷終日如愚說者謂與禹稷同道吾
人欲學顏子須盡舍舊見將從前種種閙嚷伎

倆盡情抛捨學他如愚默默在心地上盤桓始
有用力處故曰爲道日損若只在知識聞見上
拈弄便非善學問曰然則廢學與聞見方可以
入聖乎先生曰何可廢也須有箇主腦古今事
變無窮得了主腦隨處是學多識前言往行所
以畜德畜德便是致良知舜聞善言見善行沛
然若決江河是他心地光明圓融洞徹觸處無
礙所以謂之大知不是靠聞見幫補些子此千
聖學脉也

華陽明倫堂會語

句曲邑令丁子禮原請於陽山宋子迎先生至集諸生百數十人大會於明倫堂宋子目諸生曰求經師易求心師難今日之會亦非偶然學而後有問諸生不能問知未嘗學也因相繼以請紀其答問如左云

先生曰五教之敷肇於虞廷人生在世上下則爲君臣父子左右則爲長幼朋友內外則爲夫婦未嘗一日不與人交接不能逃諸虛空在父

子則有親在君臣則有義在夫婦長幼朋友則有序別信是爲五品人倫天下之達道不可須臾離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上以此爲教下以此爲學而無有外物之遷多岐之惑所以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自平也教弛學絶民不興行雖以明倫名堂學者遷於外物惑於多岐惟務於記誦詞章之習以梯進取媒利祿名與實相悖而馳漫然以爲學止此矣而不復知有明倫之事心性之求間有以心性之說招之來歸者閧然指爲異學將落吾事若是而求風俗之美追隆三代不可得也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父兄愛敬由於所性之固有聞吾明倫之說將有惕然而悔翻然而悟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者矣

諸生請問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天下只有箇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功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即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即是行要之只此一箇知已自盡了

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陽明先師因後儒分知行爲兩事不得已說箇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証知之真切篤實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即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工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爲立說以強人之信也。

或問不學不慮之知只可在孩提亦于時說成

人以後有許多紛紜酧酢合幹的事如何能得
不學不慮先生曰此正是入聖脉路學是學甚
麼慮是慮甚麼學者復得他不學之體而已慮
者復得他不慮之體而已故曰殊途而同歸百
慮而一致直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是不
失此赤子之初心而已譬之種樹雖至於參天
合抱亦只是不失他最初些子萌蘖之生非能
有加於毫末也
或問孔子答季路知生知死之説先生曰此已

一句道盡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本
心爲之主宰知生即知死一點靈明與太虛同
體萬劫常存本未嘗有生本未嘗有死也
或問進德居業先儒分心與事作兩項觧如何
先生曰只是一事此一段文言便是一部大學
宗要君子乾乾不息於誠天德也乾乾只是箇
忠信之心忠信所以達天德也德不可以懸空
去進必有業次以爲之居吾人終身功夫只是
言行言是行之尤顯者當下可見修省言辭所

以立己之誠意正是進德之業次如要進[illegible]
文字便是進場之業次非有二也此是正[illegible]
意之事然誠與不誠只在一念良知上辨別知
至是良知至之即是致良知從一念入微處用
力故曰可與幾也良知貫徹始終終之是致知
功夫不息義是幾之安處功夫不息則時時不
息其幾故曰可以存義也在上居下不驕不憂
是與天地國家相感應乾乾時惕之學也
宋子命坐中諸生誦牛山之木一章誦畢請曰

夜氣之義何如先生曰此是爲喪其良心者提
出箇生機與人看息是入聖路頭如牛山萌蘖
之生也平旦虚明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便是是
非本心養者養此虚明之體不爲旦晝所梏亡
也所養之得失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存正是養
心之法操是操練操習之操非把持執定之謂
人心虚明湛然其體原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
隨時練習變動周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其
所爲還他活潑之體不爲諸境所碍斯謂之存

若不知練習猶於空言之所爲斯謂之亡譬之
操舟中流自在原是舟之活體善操者得此柁
柄入手游移前却隨波上下順逆縱横自無所
礙若執定柁柄不能前却舟便不活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正指活潑之體神用無方以示操心
之的非以入爲存出爲亡也
或問志伊學顔之義先生曰士之處世所貴全
在立志遇與不遇非所論也伊尹只是箇莘野
耕叟便以天下爲己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

之澤若己推而納諸溝中一般何異狂語蓋其
萬物一體之心原切於膚不容自已使其終身
不遇亦是窮困的阿衡其聘而得遇亦只是箇
榮達的耕叟非有加損也吾人若無此志到底
只成自了漢謂之小家當非大人之學也既有
此志必須學以克之顔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
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
止相對貳與一相對顔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
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

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絶學
先生曰天之生才中人爲多上智下愚間可數
也方諸易道上智爲吉下愚爲凶中人爲悔吝
上智下愚不可移中人者悔吝之機可以趨吉
可以向凶古人立教皆爲中人而設吾人今日
之學若欲讀盡天下之書格盡天下之物而後
可以入道則誠有所不能苟只求諸一念之微
向裏尋究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吉凶趨避可以
立決人人可學而至但患無其志耳先師云下

愚不移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不肯移只是
無志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況中才之
士乎

新安斗山書院會語

新安舊有六邑大會每歲春秋以一邑爲主五
邑同志士友從而就之乙亥秋先生由華陽達
新安郡守全吾蕭子出迎曰先生高年得無輿
馬之勞乎郡中士友相望久矣乃灑掃斗山書
院聚同志大會於法堂凡十日而解蕭子曰古

云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師去此數年今始辱臨豈徒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孽之暢茂條達不可得也

蕭子首舉大學請問以為大學一書所重只在好惡兩字先生曰然好惡只在致良知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謂良知也毋自欺者不欺此良知而已如好好色如惡惡臭非以自慊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不使有所忿懥有所好樂心之正也無作則無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好

而知惡惡而知美家之齊也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不至拂民之性國治而天下平也或問只致良知可得平天下否先生曰此本易見世人但玩而不自覺耳所惡於上謂之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所惡於下謂之良知毋以事上即是致知前後左右皆然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之謂絜矩之道矩即所謂良知也

或問操存之義先生曰心之得養與否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心正是養之之法操非執定之謂乃操練之操也人心湛然虛明其體原是活潑如何執得定惟在隨時操練復還活潑之體不為旦晝所梏斯謂之存反是則謂之亡昨在華陽與諸生論及曾以操弄為喻今復請以操兵為喻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地之下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此操兵之法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活潑之體神變無方以示操心之的故曰惟心之謂與非以操為入舍為出也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若執定則為典要不可以適變矣

或問致虛之義先生曰心為神之所居正以有那虛竅子譬如雞卵中必有一點虛處乃其生化之機不虛則不能生矣致虛雖是養生家修命之術聖學亦不外此所謂竅機也

或問易之為義宋儒解為隨時變易以從道何如先生曰此只道得一半日月為易一剛一柔日秉陽精而明於晝月秉陰精而明於夜日月有精明之體而後有隨時變易之用希微玄虛

不可以形求故曰易無體所謂先天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剛柔所以立本也通變所以趨時也易即是道謂之曰從猶二之也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良知也

蕭子問夫子與點之意先生曰天下事不與人執定做得必須淡然超然若一毫無意於天下之事者方能了得深山之實得於無心亦不之珠索於罔象故運甕者在甕外以無用為用也三子皆欲得國而治未免執定做去曾點卻似

箇沒要緊的人當三子言志時且去鼓瑟眼若無無人及至夫子問他卻舍瑟而對說出一番無意味話時值暮春春服始成三三兩兩浴沂雩詠樂其日用之常一毫無所顧忌狂態宛然若是伊川見之必在所擯斥夫子反喟然嘆而與之何異說夢觀其應用之迹未嘗有意為三子而三子規模隱然具於其中且將超於政教禮樂之外春服熙熙即唐虞垂衣之治浴沂冠追隨即百僚師讓之化舞雩風詠即明良賡歌之氣象

易地皆然此千古經綸手段所謂以無用為用也孟軻氏云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其願學之志也自聖學亡此意不傳漢唐宋許多豪傑只了當得三子之所欲為尚未敎手明道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庶幾近之當時君臣方且秉執周禮毅然欲有所為雖知其賢而不能用且天靳其年不及需於大行所謂世與道交喪也

或問生死輪迴有無之說先生曰此是神怪之

事夫子所不語力與亂分明是有怪與神豈得謂無但君子道其常此等事恐惑人故不以語耳大衆中尤非所宜問亦非所當答諸友請叩不已先生曰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為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之用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為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

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無輪迴識變爲知至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爲凡夫言謂之有可也爲至人言謂之無可也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以應於無窮非知道者何足以語此

或問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先儒解爲堅白不足自試於磨涅何如先生曰天下之堅莫如玉天下之白莫如雪未有不可得而緇磷者以其有形有色故不能免於汚壞所謂器也夫子是從無處安身立命心同太虛超乎形色之外故不

可得而磷不可得而緇所謂不器也故曰吾豈匏瓜也哉其旨微矣當時三家以大夫而叛諸侯佛肸以陪臣而叛大夫其稱名借號欲將國命挈而歸之公室亦倡義之舉也孔子欲往亦隳三都之意此是夫子反正之微權知其勢不可行故卒不往豈門弟子之所能識也

或問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於義何居先生曰此一點靈明所謂天之性也率此則謂之道修此則謂之教灑掃應對是其致用之時也特迅灑掃不疾不徐時過應對不阿不激循其則而不過是爲制事之義率物之神皆靈明之妙應也此易簡直截根源譬之空谷之聲自無生有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所來後無所往無古今無內外烱然獨存萬化自此而出天以之清地以之寧日月以之明鬼神以之幽山川草木以之流峙開落唐虞以之爲揖讓湯武以之爲征誅大之爲仕止進退小之爲食息動靜仁人之所憂智士之所營百姓之所與能盡此矣

所謂一點靈明者良知也精義入神者致其良知之用也外良知而知謂之鑿舍致知而學謂之蕩其機存乎一念之微聖狂之分罔與克之間而已是爲虞廷精一之傳孔門退藏之旨乎聖之學脉也譬之眼際之毫只緣太近所以不見可謂至微而顯者矣

龍南山居會語

定宇鄧子將北上渡錢塘訪先生于會稽會宿龍南小居陽和張子鹿洲羅子與焉中夜鄧子

擬龕問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為知失其本矣先生曰然哉是非亦是分別相良知本無知不起分別之意方是真是真非譬之明鏡之鑑物鏡體本虛物之妍媸鑑而不納過而不留乃其所照之影以照為明奚啻千里孟氏云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端即是發用之機其云性善乃其冥然真體本無分別見此方謂之見性此師門宗旨也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

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笑曰如此狂言從何處得來儒者之學崇效天卑法地中師聖人已是世界豪傑作用今三者都不做他從何處安身立命自得之學居安則動不危資深則機不露左右逢源則應不窮超乎天地之外立於千聖之表此是出世間大豪傑作用如此方是享用大世界方不落小家相子可謂見其大矣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夫天積氣耳地積形耳千

聖過影耳氣有時而散形有時而消影有時而滅皆若未究其義予所信者此心一念之靈明耳一念靈明從混沌立根基專而直翕而闢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是謂大生廣生生生而未嘗息也乾坤動靜神智往來天地有盡而我無盡聖人有為而我無為冥權密運不尸其功混迹埋光有而若無與民同其吉凶與世同其好惡若無以異於人者我尚不知我何有於天地何有於聖人外示塵勞心遊邃古一以為

龍一以為蛇此世出世法也非予之狂言無以發予之狂見只此已成大漏泄若言之不已更滋衆人之疑默成之可也鄧子復叩曰鹿洲陽和二子曾見此意否曾得破除世界否先生曰鹿洲溫而栗陽和毅而暢鹿洲如金玉陽和如高山大川但得循守隨身規矩以天地為法以聖人為師時時不忘此念便是世間豪傑作用久久行持水到渠成自當有破除處不須速說質明復相與為蘭亭之遊尋永和流觴故事賭

拜陽明夫子墓所以慰生平願慕之懷鄧子復謂先生曰孔門惟顏子爲好學止曰不遷怒不貳過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顏子之學只在理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卽旋釋故能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卽旋改故能不貳猶無過也先師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若後儒訓解閔憲以下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鄧子憮然曰如此方見古人之學所以孔門注意如此之深以爲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次日

解維而別先生貽之書曰連日面承教議知靜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尚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啓竅吾兒感應行持尚涉做作有疎漏若是見性之人眞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欠自無安排方爲自信也

白雲山房問答

白溪王子會諸友餞先生於白雲山房先生曰予念諸友[illegible]之情不欲虛辱古人於旅也語況同志之會可徒飲食相徵逐而已乎古人立教憤而後啓悱而後發迎其機也機未動而語之謂之強聒[illegible]五教答問居一焉辟如醫之治病必須病者先[illegible]病原知其標本所在藥始中病不爲徒發望氣切脈終不若自言之眞也衆中因請問曰嘗聞之爲學只在理會性情請問理會性情之方先生曰此切問也人生在世

雖萬變不齊所以應之不出喜怒哀樂四者人之喜怒哀樂如天之四時溫凉寒熱無有停機樂是心之本體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失之則哀得之則樂和者樂之所由生也古人謂哀亦是和不傷生不滅性便是哀情之中節也諸友復請曰程門上蔡十年去得一矜字明道歎其善學今覺性情不得中和只是做作生於矜氣微矜之别名也敢問去矜之方先生曰此切[illegible]也[illegible]

視人便[illegible]惟恐一[illegible]以取受侮用朱與象之不肖只是傲字結果[illegible]之反爲謙謙德之柄也處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惟知自反豈分先意順承忠信孝友未嘗有一毫憤戾之態謙之六爻無凶德內止而外順也容氣與主氣相對譬如今日諸君作主百凡自爲取捨淸雖渴而不敢飲餚豐雖饑而不敢食處於下位而不以爲屈終日周旋而不以爲勞是爲主之道也若是爲客未免易生彼我較計之心氣便

易盈志便易肆便有許多責辦人處若常能爲主而不爲客志氣自然和平視人猶己計較無從而生不期謙而自謙矣諸友復請曰吾人見事舉業得失營營未免爲累不能專志於學若奈何先生曰是非舉業能累人人自累於舉業耳舉業德業原非兩事意之所用爲物物卽事也舉業之事不過讀書作文於讀書也口誦心惟究取言外之旨而不以記誦爲尚於作文也修辭達意直書胸中之見而不以靡麗爲工隨所事以精所學未嘗有一毫得失介乎其中所謂格物也其於舉業不惟無妨且爲有助不惟有助卽舉業爲德業不離日用而證聖功合一之道也讀書譬如食味得其精華而汰其滓穢始能養生若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譬如傳信書其實履而略其游談始能稽達若浮而不切謂之綺語所謂無益而反害也君子不貴也諸友復請曰吾人處世未免身家之累思前慮後有許多未了勾當未免累心奈何先生笑曰

此亦切問也何不以不了了之若知了心之法隨身有無隨家豐儉安分量力以見在日履隨緣順應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望之想分外之求能了心則身家之事一時俱了若不能於了處了只在身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日尚有昃月尚有虧造物且然吾人苦苦要求滿足亦見其惑矣夫理會性情是保護元氣之道消客氣是祛邪之術習舉業是應

緣之法隨分了心是忌友卷靜之方皆助道法
門也區區頼師友之訓志存尚友頗知在性情
上用功夫窺見未發之旨心氣稍稍和平與人
相接惟見人好處未嘗見人短處見人之善若
已有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見人之不善若已
浼之惟恐其陷於小人凡人以非禮相加只知
自反常見已過不敢以勝心浮氣加於人雖惡
人以暴橫相臨亦惟自反必有所致之因不敢
作惡於人見在料理身家種種缺陷皆作意安

常覺平滿無有不足消息盈虛時乃天道默竅
造化貞勝之機惟在虛以待之而已諸君皆一
日千里之足區區非身爲教但欲借此爲諸君
助鞭影耳諸友復請曰越中豪傑如林我輩此
會有指而非之者有忌而阻之者又有觀望以
爲從違者皆吾人之過而可孚衆人之情不負先生
之教也先生曰非者忌者緣彼未曾在身心上
理會言雖過情不足深咎善學者則之莫非[illegible]
恐增益之助以舜之玄德皐陶陳謨尚[illegible]

朱戒以漫游傲虐若命頑讒然者舜皆樂取而
無違此同人大智也若觀望以爲從違却更有
說此皆豪傑之士有志於此者但恐因依不得
其人路頭差錯爲終身之累耳言念諸君平時
雖不能無差謬然皆可改之過一偏根本皆未
有傷譬之昨夢只今但求一醒種種夢事皆非
我有諸君不必復追往事只今立起必爲聖人
之志從一念靈明日著日察養成中和之體種
種客氣日就消滅不爲所動種種身家之事隨

緣遣釋不爲所累時時親近有道誦詩讀書尚
友千古此便是大覺根基或平時動氣求勝只
今謙下得來或平時徇情貪欲只今廉靜得來
或平時多言躁競只今沉默得來或平時怠惰
縱逸只今勤勵得來寖微寖昌寖幽寖著昔緣
息累循習久久脫凡近以遊高明日臻昭曠不
惟非者忌者漸次相協其觀望以爲進退者知
其有益自將翕然聞風而來無復疑畏是長養
一方善根諸君錫類之助也若夫徒發意興不

能持有不可奪之志新功未加舊習仍在彼此乃虛心講求知於人不惟非者忌者無所考德一切觀望者不知所勸亦生退心譬諸農入清都自身却未離溷廁輒截一方善根在諸君亦不能辭其責也白溪謂諸友曰吾輩聞此警切之教不覺動心發明正氣客氣尤爲閒所未聞古云處貧難處富易僕藉遺資似覺稍易諸友不可不加勉也先生聞而喜曰白溪肯發此念尤爲難得雖然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富貴福

澤不過厚吾之生貧賤憂戚方能玉汝於成大抵逆境常存戒心順境易至失脚在諸友固當勉在白溪尤不可自忽也

書太平九龍會籍

予赴會水西太平杜子質偕同志二十餘輩詣會所請曰質昔聞先生之教歸而約諸鄉立會於九龍始而至會者惟舉業子也既而聞人皆可以學聖合農工商賈皆來與會茲幸先生至敬請下教以堅其約乃携頁于玄略周子順之吳子崇本王子汝舟從藍山歷寶峰以達九龍會者長少餘三百人鄉中父老亦彬彬來集以一見爲快學究及廢僧先期俱有夢兆以爲之徵會三日將出山杜子請一言以示勸戒予惟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士以誦書博習農以力穡務本工以利益器用商以貿遷有無人人各安其分即業以成學不遷業以廢學而道在其中程子有云吾於父子兄弟長幼朋友之間多少不盡分處知不盡分而後能安分知安分而

後能無過分之兆古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日之會諸友習染已久豈敢便謂人人發有必爲聖人之志但人生世間却須了結此身尋箇做人道路連日與諸友所論說無非提醒良知保護性命之事不起於意不動於欲不作蓋藏一念靈明便是入聖真種子便是做人真面目時時保守此一念便是緝熙真脉路無待於外求也

興浦菴會語

陽和張子訪蓮池沈子于子與浦山房因置榻圜中共修靜業沈子蓋儒而逃禪者也適世友王子泗源訪于山中乃相與拉張子太華放舠曲之舟夜抵浦下與陽和相慰勞和爾蓮池出迓坐丈室錢子正峰亦在坐中泗源與蓮池舉禪家察與觀之旨相辨證蓮池謂須察念頭起處泗源謂察念不離乎意如滌穢器須用淸水若以穢水洗之終不能淨佛以見性爲宗性與意根有辨若但察念只在意根作活計所謂泥裏

洗土塊也須用觀行如曹溪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乃究竟法若專於察念止可初學覓路非本原實用處也蓮池謂察即觀也察念始不落空不然當成枯寂泗源謂無觀始不免落無記空若覺觀常明豈得枯寂惟向意根察識正墮虛妄生滅境界不可不愼也辨久不決陽和請爲折衷予謂二子所見本不相戾但各從重處舉揚所以有落空之疑譬之明鏡照物鏡體本明而黑白自辨此即觀以該察也因黑白之辨而本體之明不虧此即察以證觀也但泗源一向看得觀法重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乃形容觀法氣象故曰觀天之神道聖人以神道設教即是以此觀出教化也西方奢摩他三觀乃觀中頓法二十五輪乃觀中漸法若無觀行智慧終不廣大只成弄精魂然蓮池所舉察念之說亦不可忽不察則觀無從入皆良工苦心也以吾儒之學例之察即誠意觀即正心所謂正者只在意根上體當無有一毫

固必之私非有二也

大學首章解義

大學一書乃孔門傳述古聖教人爲學一大規矩若夫法外之巧則存乎心悟先師所謂致知爲盡矣大人之學對小人而言也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若夫隔形骸而分爾汝者小人矣大人爲學之道在于明明德明德者心之虛靈根于天性明之所以立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欲明明德在于親民親民者性之同然虛靈

之貫徹親之所以達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明德以親民其機在于止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天命之性粹然無欲其虛而靈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所謂體用一原天然自有之中是乃明德親民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加損于其間也止至善者止諸此而已矣少有擬議加損于其間則是私心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是義也先師已言之詳矣卽本體以爲功夫聖人之學也悟得時只止至善一句已是道盡恐人信不及故

復說知止一段以示學者用功之要知非知識之謂見性以入悟真知也心之本體原是至善而無欲無欲則止有欲則遷止與遷對定與亂對靜與動對安與危對知止而不遷則志有定向故能不亂而定定故能不動而靜靜故能不危而安蓋知止所以入定常定曰靜安則靜之極也人心原能通達萬變經綸酬酢與國家天下相爲應感所謂慮也有欲始塞而不通知止以至于安則有以復其無欲之體故無所不通

而能慮[illegible]于在不終日一致而百慮也慮而後能得得者得其至善而止之也以言乎體謂之明德以言乎用謂之親民冐天下之道如此而已矣此用工夫以復其本體賢人之學也悟得時知止二字亦已是道盡又恐人信不及故復說下面先後次第以示學者用功之序明德親民一物也而有本末之序知止能得一事也而有終始之因本末以木之根梢言終始以樂之首尾言知所先後云者本立而末自治也始

作而終自成也近道云者與道猶有二未至于能得也此是用功困勉工夫以求復其本體學者之事也本體工夫淺深難易若有聖人賢人學者之不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下二段正是詳言先後功夫之條件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是最初一大志願合下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己任不如此便流于私心小智而爲小人矣夫道有本而學有序欲明明德于天下須先治其國欲明明德于國須先齊其家欲明明德于家須

先修其身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以其虛靈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凝聚運用而言謂之身心與身一也修身云者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謂也心本能視發竅於目心本能聽發竅于耳心本能言發竅于口心本能動發竅于四肢聰明者視聽之則言者心之聲四體之動以定命也無心則無身矣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心無形體無從而正纔欲正心即屬于意意者心之所發心本至善動于意始有善

有不善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誠意云者真無惡而實有善之謂也然所以辨別惡善之機則在于良知良知者是非之心善惡之則不致其知則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云者非若擴充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致者至也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也然欲致其知非影響無實之謂是必有其事矣物者事也良知之感應謂之物物者

有本末之物不誠則無物矣格者天然之格式所謂天則也致知在格物者正感正應順其天則之自然而我無容心焉是之謂格物故曰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合內外之道也此自末而歸之于本終而始也蓋視聽之物格則知視聽之知至而欲視聽之意始誠言動之物格則知言動之知至而欲言動之意始誠意誠則有以復其本體心可得而正矣心正則視聽言動一于禮身可得而修矣士

庶人以一家為感應則謂之家齊卿大夫諸侯以一國為感應則謂之國治天子以天下為感應則謂之天下平是之謂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謂盡性此自本而推至于末始而終也夫良知者性之靈竅千古聖學之宗所謂是非之心好惡之實也好惡必有物誠意者真好真惡毋自欺其良知而已正心者好惡無所作復其良知之體而已修身者好惡無所偏著其良知之用而已好惡同于一家則家可齊好惡同于一國

則國可治好惡同于天下則天下可平自誠意以至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好惡之實是非盡之矣是非之則致知盡之矣此至易至簡可久可大之德業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所當從事者是非實有大人之志悟其巧于規矩之外其孰能與于此乎先師嘗有三綱領八條目之說矣嘗有敬爲聖學始終之說矣嘗有補格物致知之義矣自今言之綱領惟一綱舉則目張綱挈則衆順若曰三綱領則將何所施其用于條目若

功夫先後之次第如環之相連不可以節段分也若曰八條目則將何所陳其數乎實心之謂誠誠卽敬也一心之謂敬敬卽誠也大學之要在於誠意則不必言敬而敬在其中矣若曰敬以誠意不幾于贅乎蓋其旣以格物窮理爲致知則于身心若無干涉故不得不以敬爲聖學之始終而不自知其說之非耳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言修身則格致誠正舉之矣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也正所以發格物致知之義實未嘗亡而有待于補也故曰合之以敬而益贅補之以傳而益離此不得已之心也蓋不忍異者先師之本心而道之所在不得不與之異者天下之公學非先師所得而私也世之學者能以虛心觀之不以一毫意必向背介乎其中則聖學庶乎可明而先師之苦心亦可得而諒矣

中庸首章解義

中庸盡性之書子思子懼性學不明于世學者

失其所宗故述其家學首以三言發之因世之人認欲爲性故以性歸諸天天命者無欲之體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聖人無欲與天同體無所障蔽無所汚染率性而行無不是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賢人以下不能無欲染有輕重蔽有淺深雖欲率性而行爲欲所礙不能卽達必須遵道而修以通其蔽而滌其染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性曰天性則道曰天道教曰天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故曰自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一念獨知不容自昧若天有以啟之故曰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由教而入者由諸此而已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道中而已過與不及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覩不聞道之本體所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也道虛而已戒謹恐懼修之之功無間于動靜致虛所以立本也不覩雖隱不聞雖微而實莫見莫顯隱即費而隱之隱微即微之顯之微莫見莫顯即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故君子必愼其獨者中言不可不戒懼之意非加謹也謹于一念獨知之微正所以奉行天教也未發之中性體也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道修而性復矣戒懼愼獨而中和出焉是也未發之中非對已發而言即感而寂非寂而後生感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宰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為天地立心而天地于此乎位矣為萬物作宰而萬物於此乎育矣

此修道之極功也先師謂子思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章戒懼愼獨者致知格物之功所謂誠意也未發之中正心邊事中節之和修身邊事中和位育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盡性以至于命也此易簡直截之旨一貫之宗傳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聖人立人極盡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說者并指蜂蟻虎狼爲率性之事以爲戲論禮樂刑政既以屬之教矣由教而入者乃舍此而別有戒懼愼獨之功似爲剩法以不覩不聞爲靜存莫見莫顯爲動察則非動靜無端之功以隱爲暗處微爲細事則非顯見相乘之義未發之中由戒懼而得不可謂常人俱有先師嘗有病瘧之喻矣常人亦有未發之時乃其氣機偶定非大本達道也戒懼之內更有可約即爲着空謹獨之外更有可精即爲緣物中和原是一道以心氣分屬天地萬物或失則支聖學只論[illegible]功夫[illegible]以效驗[illegible]位育[illegible]此[illegible]同異可指之迹[illegible]學者[illegible]

辨矣昔者明道見人解中庸笑曰只怕違天命之性便錯起了予豈敢妄議儒先聊述所聞與諸賢共商之吾輩不務自修自復實體諸身徒騰口說以各同異得罪於儒先亦甚矣

先天後天解義

或問伏羲八卦文王八卦布列方位迥然不同何取於義而云爾也先生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非人力之所能為後儒特未之深察耳夫伏羲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謂之四正震兌巽

艮則居於四隅此存體之位先天之學也文王八卦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謂之四正乾坤艮巽則居於四隅此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先後一揆體用一原先天所以涵後天之用後天所以闡先天之體在伏羲非有待於文王在文王非有加于伏羲也上下左右四正相交四隅不相交交者變其卦體不交者易其方位乾下交於坤得其中爻而變為離坤上交於乾得其中爻而變為坎離為火西交于坎火[illegible]上而變為震坎為水東交于離水主潤下而變為兌離居乾位而上交之坤遂置於西南坎居坤位而下交之乾遂置於西北坤既居巽之位則巽不得不移置於東南乾既居艮之位則艮不得不移置於東北故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也吾人處於天地之間上為乾下為坤離為日生於東坎為月生於西艮為山峙於西北兌為澤滙於東南震為雷奮於東北巽為風起于西南八卦成列此寂然不動之體即所謂先天也上下無常

剛柔相易山澤以氣通雷風以形薄八卦摩盪此感而遂通之用即所謂後天也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於六虛後天奉時以復於先天也坎者陰中之陽命宗也離者陽中之陰性宗也而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寂感相仍互為體用性命合一之宗也吾人可以觀學矣聞者憮然曰旨哉言乎今而後知造化之為學也

河圖洛書解義

或曰河圖爲順洛書爲逆一順一逆造化之[illegible]圖書五皆居中一皆居下造化示人之精[illegible]既聞命矣敢問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大禹則洛書以叙疇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皆可以畫卦也天地之間不過一陰一陽五行而已陰陽之變不可勝窮陰陽之純則爲乾坤陰陽之雜則爲六子若曰某點爲奇畫爲某卦某點爲偶畫爲某卦一一比而則之則幾於泥矣五行有氣有質皆

精於土天一生水水之氣也一得五而爲六水之質始成以至地五生土土之氣也五得五而爲十土之質始成五行者陰陽之變化也至于洛書所陳九疇皆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每疇之首不過以數起之與所叙之疇絕無關涉書曰鯀汨陳其五行天不畀洪範九疇禹乃嗣興治水成功天始錫之此其證也若曰[illegible]卦叙疇之時河馬洛龜適至聖人因而取之如簫韶律呂協於鳳鳴或如春秋成而[illegible]

其瑞理或有之昔儒謂見微物也可以起發乃知聖人胸中自有全經固不在於紛紛點畫之盈縮以爲分合湊稿也若以後天圖配洛書則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故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或虛其中或總其實河圖固可以畫卦亦可以叙疇洛書固可以叙疇亦可以畫卦庶幾不失圖書之本旨於學思過半矣

易與天地準一章大旨

天地間一氣而已易者日月之象陰陽往來之體隨時變易道存其中矣其氣之靈謂之良知虛明寂照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所以準天地而彌綸之者必有本以出之非徒法象相示而已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生死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知者良知也致良知所謂說所謂情狀可不言而喻矣天地之道知仁而已仁者知之不息非二也痿痺則爲不仁靈氣有所不貫也不遺不過不流樂天而不憂安土

而能愛莫非天則之自然良知之順應也範圍
者良知之極於大而非蕩也故不過曲成者良
知之體乎物而非流也故不遺幽明生死鬼神
即晝夜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變動周流不
爲典要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是謂無方之
神無體之易纔有典要即落方體不可以適變
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明道云只窮理便盡
性以至于命一也分爲三事則支易心易也以
易爲書則泥是皆未明于大易之過也善學者

能於一念入微求之得其所謂虛明寂照一體
之機易不在書而在於我可以卧見羲皇神游
周孔之庭大丈夫尚友之志也

艮止精一之旨

艮其背三字是孔子提出千聖立命真根子艮
止也艮其背止其所也耳目口鼻四體諸根之
用皆在于面惟背爲不動故以取象目之于色
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佚
皆自然之生理故曰性也然有命焉立命所以

錯會

盡性也目之視色如以背視則目不爲色所引
而視止于明矣耳之聽聲如以背聽則耳不爲
聲所引而聽止于聰矣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立
命之符也陰陽和則交不和則不交艮止上下
陰應於陰陽應於陽應而不和若相敵然故曰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惟背其所止是以不獲其
身不見其人忘己忘物而無咎也天地之道一
感一應而已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

妙然

之敵應即[illegible]凡夫俗學也絕應二乘禪學也應

而不與不墮二見謂之敵應吾儒聖學也背雖
不動五臟皆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背爲之
輸故曰盎於背是以無用爲用也知無用之用
則知無知之爲知矣艮之大象復以思不出其
位發之其旨尤微艮之爲卦上下皆山故有兼
山之象六子者乾坤之用雷風水火與澤皆有
往來之義惟艮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止之象也
且非無心同於木石心之官以思爲職所謂天
職也位爲所居之位不出其位猶云止其所也

不出位之思謂之無思之思如北辰之居其所攝持萬化而未嘗動也如日月之貞明萬物畢照而常止也思不根於心則爲憧憧物交而引便是廢天職洪範五事貌言視聽皆本於思思曰睿睿作聖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不可以有無言着于無謂之沉空着于有謂之逐物無思而無不通何思何慮常寂而感千聖學脉也睿爲良知心之良知是爲聖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應用之迹無是無非者良知

之體也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虛而妍媸自辨妍媸者照之用也以照爲明奚啻千里夫萬物生于無而顯于有目無色然後能辨五色耳無聲然後能辨五聲口無味然後能辨五味鼻無臭然後能辨五臭良知無知然後能知是非無者聖學之宗也非深於易者其孰能知之

或謂先生之論學玄矣稽諸六經四書何所當也先生曰書云道心惟微微者心之體語其功謂之不睹不聞究其至謂之無聲無臭精者精此也一者一此也雖天地不能使之密聖人不能使之著是謂玄德若曰微者著即陷聲臭之滞睹聞非虞廷精一之傳矣穆穆文王其德不顯不識不知所以順帝則也若曰豈不顯哉文王之德則非文王之所以文也禮曰儼若思敬德之形容微動靜通有無聖學之要也或以時言或以正顏色而近信分疏之淺之乎其爲解也樂之實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不知之樂乃爲真樂古人之學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哀樂相生正

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知也者空空也無聖無凡孔子之空空與鄙夫之空空一也兩端者良知之是與非也叩兩端而竭則是非忘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柴愚參魯師辟由喭皆滯於有不能空也子貢不受命以多識爲學自外而入若貨殖然億而屢中不知空也故孔子每以回賜並舉而進之與如之與予欲無言之旨所以儆之者屢矣賜終

疑而未知使學可以言傳而得則凡及門之士皆可以爲顏子惟其不可以言傳故雖穎悟如子貢亦不能使之悟也濂溪主靜無欲歸於無極明道定性無事本乎兩忘蓋幾之矣陽明先師生千百年之後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上遡濂洛以達於鄒魯千聖之絕學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人知良知之爲知而不知無知之所以爲知也神道設教人知神之爲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爲神也虛以通變不爲典要寂以通

感不涉思爲是卽顏氏所謂屢空孔子空空之旨也世之學者泥於典要思爲昧夫虛寂之體反鬨然指而非之洞庭之樂聞者驚耳無怪其然也

天根月窟說

或問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此是堯夫一生受用底本所謂竊弄造化也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爲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爲月窟所謂姤也震爲長子巽爲長女長子代父長女代母故坤先天也自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由後天以返於先天奉天時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一念初萌洪濛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動也當念攝持翕聚保合不動于妄謂之姤姤者陰之靜也一動

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卽謂之復成之者性卽謂之姤復與姤人心所同具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顏子擇乎中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無祗于悔所謂復也能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乘陰也姤者陰遇陽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藏不密知姤而不知復則獸陰易滯而應不神知復知姤乾坤互用動靜不失其時聖學之脉也堯夫所謂丸卽師門

所謂良知。萬有生於無知。爲無知之知。歸寂之體。即天根也。萬物備于我。物爲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即月窟也。意者動靜之端。寂感之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此孔氏家學也。問曰。堯夫之學。似即孔門之學。而明道不以爲然者。何也。先生曰。堯夫亦是孔門別派。從百源山中靜養所得。然則程門見學者靜坐。嘆以爲善學。又何也。先生曰。此古人立教苦心。學絕教弛。吾人從生以來。失其所養。思慮內營。聲利外汩。逐境流

注。常失于動而不自覺。不得已教之靜坐。遣慮息緣。使精神漸知向裡。窺見本來虛寂之體。而後道可幾也。吾黨若從靜中攝養。收其放心。從事於德性之學。未必非入道之巨對病之藥也。

性命合一說

性與命本來是一。孟子論性。蓋本于繫辭繼善成性之說。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有性之可名。即已屬在氣。非性之本然矣。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須從發上始見。惻隱羞惡之心。即是氣。無氣則亦無性之可名矣。凡聖賢立言。皆爲救世而發。春秋之時。性學不明。世人以欲動處爲性。故孔子提出天命之性。以示人。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欲爲性。即非自然之生理矣。戰國之時。告子以食色爲性。以諉于所遇爲命。故孟子從性命重處立法。以示人。正是性命合一之宗。世儒分屬氣質義理。便非合一之謂矣。甘食悅色。人之所欲。是性。然却有個自然天則在。若一向任

了欲去。不成世界。立命正所以盡性。故曰有命焉。論性而不及命。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于父子。天合自然。是命。然父子天性。所當親。若一向諉于自然。也不成世界。盡性正所以至命。故曰有性焉。論命而不及性。君子不謂之命也。告子認欲爲性。以甘食悅色爲生理。而甘之說之。昧了天則之自然。便是不知命。諉命于遇。以白與長爲自然而白之長之。昧了本心之生理。便是不知性。一則推夫天則之自然。一則本諸自然之

生理使人從事處用力以歸于合一之宗此是
孟子立法最善形容處非性得命補命得性批
故欲分而二之也

孟子告子之學

千古聖人之學只是箇不動心學者只是學箇
不動心舍不動心之外無學也然不動心之道
有二有自得而不動者有強制而不動者差若
毫釐其謬乃至千里此古今學術大界頭處不
可以不辨也

二者一般決去分別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
是申明集義所生也義外是申明義襲而取也
正所謂毫釐之辨王伯之所由分也後儒訓集
義謂事皆合義正是說了義襲功夫而集義之
旨遂亡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卽
所謂義襲也孟子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卽
所謂集義也毫釐之辨辨諸此而已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師謂必
有事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着實致良知
則自無忘之病不必更說勿忘無將迎意必之
私則自無助之病不必更說勿助勿忘勿助只
是集義調停火候之節度若舍却必有事專在
勿忘勿助之間求箇正當處先師煮空鐺之喻
可以自悟矣

告子不得於言而曰我知言告子不得於氣而
曰我善養浩然之氣知言養氣雖是孟子所長
亦因告子之病故發此藥以救之若知致良知
之學時時求慊於心安有不得於心之病心通

於道又安有不得於言之病此孔氏之的傳也
孟子與諸子則曰姑舍是於伯夷伊尹則曰不
同道及其自許唯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毫釐
辨決昭若指掌自今觀之所舍者何義所不同
者何道所願學者何事可以不言而喻矣先師
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
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千聖之秘藏也後世
之學猶與要渺思爲終身溺於義襲而不自知
語及虛寂反鬨然指以爲異學何因而弗思乎

養氣章後即以王伯繼之不爲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爲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爲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爲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正誼明道即是集義謀利計功即是義襲自聖學不明道義之風日微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殆千百年於茲苟不從一念入微處察識誠僞求慊於心求通於道縱使擬議卜度盡將古人行過好事輳貼身上行持以爲集義正墮在義襲窠臼名爲宣暢光復適足以增伯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不可復覩其亦可哀也已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此是挽回世界大機括非天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孰能與於此乎

致知難易解

或問致知難易因舉念菴收攝保聚之說請正先生曰致知之功非難非易襲於其易則忽而無據狃於所難則阻而鮮入善學者默體而裁之求所以自得焉可也世之談學者其言曰無事襲取之勞而爽然以爲固有不假纖毫之力而兌然以爲天成念菴子惧其傷於易也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故爲收攝保聚之說以

救之其意以爲日月之貞明人皆仰之至其所以生明未有測其然者觀之於夕群動息矣然後真機回復而爲朝觀之於晦六陰窮矣然後真陽逆受而爲朔蓋藏不密者用不章畜不極者施不普收攝保聚乃所以爲復爲逆培其固有貞明之體而達其天成之用也世之學者任作用爲率性藉測億爲通微倚計度爲經綸執知解爲覺悟良知所存亦已無幾蓋亦從事於收攝保聚無以爽然兌然者自盡焉可也此念

庵苦心也雖然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以人爲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怨慕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謂之生知安行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安行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知勉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

意識解

子贈麟陽趙子有意象識神之說或者未達請究其義子曰人心莫不有知古今聖愚所同具直心以動自見天則德性之知也泥於意識始乖始離夫心本寂然意則其應感之迹知本渾然識則其分別之影萬欲起於意萬緣生於識意勝則心劣識顯則知隱故聖學之要莫先於絕意去識絕意非無意也去識非無識也意統于心心爲之主則意爲誠意非意象之紛紜矣識根於知知爲之主則識爲默識非識神之恍忽矣譬之明鏡照物體本虛而妍媸自辨所謂天則也若有影迹留於其中虛明之體反爲所蔽所謂意識也孔門之學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德性之知謂之屢空空其意識不遠之復也子貢多學以億中以學爲識以聞爲知意識累之也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知此則知先師致良知之旨惟在復其心體之本然一洗後儒支離之習雖愚昧得之可以立躋聖地千聖之秘藏也所幸良知在人千古

一日譬之古鑑翳于塵沙明本未嘗亡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存乎其人也

三戒述

孔子云君子有三戒人之幼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夫色非徒淋悍情慾之謂凡境之所遇物之所觸有形可見者皆色也少年血稺氣柔易於緣境逐物知戒則兢兢常爲主不爲境遷不爲物引嬰兒而有大志如乳獅之處群而不亂如日之初升而群陰不迷也及其長也血氣方

剛戒之在鬬夫鬬非徒攘臂用壯之謂凡才能藝術與物爲競常懷欲上人之心皆鬬也壯年血盛氣充易於敢作凡事可以力勝知戒則卑卑自持虛中以來天下之益如群龍之無首如水之潤下遇曲隨直而無所礙也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夫得非徒殖貨懷貲之謂凡一生幹當可便其身圖者皆得也老年血氣乾涸鼓舞已倦少得爲足不肯舍之以圖遠業知戒則精神常自奮一息尚存不忍以姑恤自恕

如金之愈鍊愈剛如天之健行而不息也夫隨時而變者血氣也所以主乎血氣者性之靈也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變而未嘗變也若此者莫非真性之流行未嘗有所強蒙養以貞宜證聖功自能宰萬物而不擾謙光巽入自能處乎萬物之下而不爭恒德日新憤樂相生自不知老之將至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通乎晝夜而知此孔氏家法也故中庸復性以戒爲首戒懼而中和出焉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此位萬物此育學問之極功也吾人生於天地之間與萬物同其吉凶自少而壯而老未嘗須臾離也君子之學不日進則日退從欲好勝習之難除由前二戒乃吾人對症藥物或爲先事之防或爲臨事之警所當隨時修服不容自已者也不肖年已望八百念盡灰業不加修徂負初志由後一戒區區所當自力以收桑榆之功不敢以耄而自棄也

憤樂說

先生過嘉禾諸友會宿于東溪山房請問憤樂之義先生曰此是夫子終身受用之實學知夫子之樂則知夫子之憤知夫子之憤則知夫子之樂憤是求通之義樂者心之本體人心本是和暢本與天地相爲流通纔有一毫意必之私便與天地不相似纔有些子邪穢渣滓攪此和暢之體便有所隔礙而不能樂發憤只是去其隔礙使邪穢盡滌渣滓盡融不爲一毫私意所汩以復其和暢之體非有所加也憤樂相生勉

焉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夫子至誠無息之
學譬之于目自明自明原是快快活活原是纔
纔爲些子沙屑所礙便不快活便入于苦欲復
本來開闔之常惟在去其沙屑而已亦非有所
加也請問夫子由志學以至從心當不踰矩之
時還有憤否先生曰學在立志行不越其所思
志定而後可以言學夫子十五志于學至于三
十而始立立者志立也未至于立還有私意纏
繞在必須發憤以去其私能立便是樂四十而

不惑者志無所疑也未能不惑必須發憤以釋
其疑不惑便是樂五十而知天命志與天通也
未能與天相通必須發憤以通其微知天命便
是樂六十而耳順志忘順逆也順逆尚存必須
發憤以秪于忘耳順便是樂雖至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亦只是志到熟處未能從心猶須
發憤以入于神化所欲不踰矩便是樂此志朝
乾夕惕老而不倦憤是天然之尋樂是自然之
和暢故曰憤樂相生此夫子至誠無息同天之

學也然此樂人人之所同有但衆人蔽於私慾
失其本心便與聖人不相似亦便與天地不相
似夫子乃曰不憤不啟以此自考亦以此教人
不厭不倦成己成物性之德也顏子能竭才欲
罷不能便是顏子發憤處故能服膺不改其樂
所謂大勇也吾人欲尋仲尼顏子之樂惟在求
吾心之樂欲求吾心之樂惟在去其意必之私
蕩邪消滓復還和暢之體便是尋樂真血脈路
問曰時習而悅朋來而樂悅與樂有二義否先

生曰學者覺也覺與夢對時習是常覺不昧學
而時習則欲罷不能而悅之深矣悅乃入樂之
機樂是萬物同體之公心朋自遠來得英才而
教育之是遂其同體之願故樂然此樂原無順
逆無加減故人雖不知而無所慍所謂遯世無
悶不見是而無悶聖修之極也遯世而人以爲
是賢人以下皆能之惟遯世而人不以爲是則
非之者至矣若是而能無悶非聖者不能也蓋
根愈深則華愈斂德愈盛則迹愈混故曰知我

者希則我貴矣聖人在世所處不同惟有順逆二境窮則行之憂則違之得志則澤加于民不得志則修身見于世故明此在上則爲伊傅明此在下則爲孔顏各求自盡以成其德業未嘗有所意必而動于境也

政學合一說

君子之學好惡而已矣賞所以飾好也罰所以飾惡也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良知不學不慮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是非之則也良知

致則好惡公而刑罰當學也而政在其中矣太學之道自誠意以至于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心之正也無作則無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則爲家齊公于國與天下則爲國治而天下平政也而學在其中矣明道云有天德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獨知無有不良能慎獨則天德達而王道出其機在於一念之微可謂至博而至約者矣

天心題壁

先師嘗有儲物養生借物請客之喻以養生爲主客不至者用其緒餘而可以請專以請客爲主則養生之計疎矣士之於舉業猶農夫之於農業伊尹耕於有莘以樂堯舜之道未聞農業與堯舜之道爲兩事也夫士在學校則有舉業及居官則有職業爲宰輔則有相業懸車而歸則有山林之業隨其身之所履而業生焉乃吾進德日可見之行也只緣世人看得舉業太重

故與德業相對而言惟其看得太重非此不足以發科第遂其所欲是以得失之念營營在心終日傍人門戶學人見解隨人口吻脚根剽竊餖飣以圖詭遇自己天聰明做主不起反被蔽塞埋沒無從出頭其不自信亦甚矣夫舉業一藝耳志於道則心氣清明不惟德修而業亦可進志於藝則心雜氣昏德喪而業亦不進勢輕重也

先師云心不可以二用今一心在得一心在失

一心在文字是二用矣終日佔俾沉吟精神恍惚寧有作思學者可以自考矣此件事本自明白易曉但人習於帶見出之而不知耳若曉得講學做工夫時時愛養精神時時廓清心地不爲諸般外誘所侵奪天機時時活潑時時明定終日不對卷便是看書一般終日不執筆便是作文一般觸機而動自無凝滯以我觀書不爲法華所轉如風行水上不期文而文生焉不肖未敢爲已試之方蓋嘗折肱於此者也今人荒

廢舉業者緣不曾在心地上打疊未免奪於外誘雖暫時清潔如水上浮萍隨打隨合不得受用若肯專志在心地上用功天聰明做得主起自家精神到處平滿經綸位育大業將自此而出舉業特其餘事耳昔人謂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學者可以自悟矣就是世間舉業亦有兩般有上等舉業有下等舉業吾人講學去做舉業不惟不相妨原是有助不惟有助原只是一件事言不可以僞爲言之精者爲文若時時打疊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于肺肝以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紆徐操縱沉着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落些子格數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若不自信自己天聰明只管傷人學人爲詭遇之計譬之優人學孫叔敖改換頭面非其本色精神縱然發了科第亦只是落套數低舉業有志者所不屑也明道十五六時聞濂溪之學便棄舉業及至弱冠又發了科第此是上等舉業榜樣所謂

深山之寶得於無心也明道嘗云吾於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是要字好所學又何事耶子亦曰吾於舉業時甚敬非是要舉業好只此是學大丈夫事可當兒戲諸君思繹之毋忽

子謂終日不對卷不執筆非是教人廢讀書作文也讀書作文原是舉業之事讀書有觸發之義有栽培之義有印證之義以此筆之於冊謂之文就時文格式發吾所見之義則謂之時義

只此是學故曰不患妨功但恐動於得失爲累之志反爲所奪耳看刊本時文徒費精神不如看六經古文六經古文譬之淳醪破爲時酒味猶深長若刊本時文已是酒中低品。復從其中討些滋味爲[illegible]所云言不可以僞爲乃是不誑語豈有世俗心腸能發聖賢精微之蘊者乎凡讀書在得其精華不以記誦爲工師其意不師其辭乃是作文要法古人作文全在用虛紆徐操縱開闔變化皆從虛生行乎所當

行止乎所不得不止此是天然節奏古文時文皆然予望人人敬聖賢乃復叨叨以舉業爲說只緣朋友中所重在此所謂隨方解縛法也象山云古人闢邪說以正人心予只闢得時文自今觀之真可一笑

[illegible]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之[illegible]

[illegible]善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之五

新安後學 吳可期
吳可善 校正

答聶雙江

伏誦教言及所致緒山書知我丈之學日造精深謂良知自能知能覺而不以知覺爲良知此孩提之愛敬今人於未發處體驗師門正法眼藏得我丈一口道破當下便有欛柄入手不[illegible]道理知解分疏有功于師門大矣竊意良知無

分于未發已發所謂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纔認定此予便有認定之病後儒分寂分感所爭亦只在毫釐間所謂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力之地不可以內外分者也若謂工夫只是致知而謂格物無工夫其流之弊便至于絕物便是儒佛之學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至于逐物便是支離之學爭若毫釐然千里之[illegible]實始于此不可不察也吾人一生學問

改過所謂復者復于無過者也良知眞體時時發用流行便是無過便是格物其工夫之難易精粗存乎所造之淺深而以改過爲宗則一而已吾人之學所以異于僊佛正在于此過是妄生本無安頓處纔求個安頓所在便是認著便落支離矣

與聶雙江

日與東廓諸丈紬繹立本之義頗有端緒吾人一向在欲染擾擾上打混不曾實落于無欲源

頭立定命根所以致知工夫不得力無欲不是效正是爲學眞正路徑正是致知眞正工夫然欲立定命根不是懸空做得格物正是致知下手實地故曰在格物格是天則良知所本有猶所謂天然格式也若不在感應上參勘得過打疊得下終落懸空對境終有動處良知本虛格物乃實虛實相生天則常見方是眞立本也此中無纖毫意見可湊泊無絲毫玄妙可追尋無纖毫虛靜可倚靠吾丈主張立本之說在吾人

誠爲對病之藥敢忘服食若云格物上無工夫先後分疏之間恐亦未免有意何時奉侍道顏究竟此事亦大快也

答鄒東郭

歲裏于雙江丈念菴兄石蓮洞所惠書拈起寂然處用功一語作話頭孩提之愛敬是良知發用流行處須有未發爲之根見其中有物也昔人分寂分感所爭只在毫髮間魏莊渠公亦有天根天機之說蓋良知只是一個良知無分于

未發已發若于已發處求未發之根復于未發處循已發之用未免墮落二見但吾人今月受病又未免倚傍道理分曉不肯直下歸根承受得此一番提掇廼是對病之藥不可圖其話頭未相打併并其宗旨而忽之也兄雙江公廼是靚體煆鍊出來公案所指寂然處實有下落自以爲不屬見解吾人各各去其執著之見虛心領受務歸大同方爲有補于師教耳其亦有東廓雙江公便中幸索觀之緒山兄此番趨教專

為老師年譜一大事今年再不成稿日後益無
起手矣然亦須此學打併歸一絕無疑貳下筆
方得其精神蓋學術既明一切事功特其餘事
而即事功爲學術何啻千里

復劉獅泉

吾兄日來于分水路頭更明白否雙江公近于
寂然處自信眞有得力非從意見解去亦非從
依傍道理得來念庵兄心已服東郭丈則未相
打併未知兄曾與證究否有東達雙江念庵略

致請質之懷幸索觀之并以復我緒山兄此來
專爲老師年譜一大事幸勿再與放過然欲成
此稿須吾輩各各自信此學縱橫權實信手拈
來了無疑礙信得老師妙手不涉安排學術事
功打成一片將精神描寫出來方可以信今而
傳後耳

與魏水洲

歲終匆匆惜別未盡請益之懷日來道體想益
充裕但中秋結胎之旨終覺有未盡契若吾丈
一種懇懇保任性命之心教我多矣大抵我師
良知兩字萬劫不壞之元神範圍三教大總持
良知是性之靈體一切命宗作用只是收攝此
件令其堅固弗使漏洩消散了便是長生久視
之道古人以日月爲藥物日魂之光便是良知
月魄便是收攝日光眞法象所謂偃月爐也其
幾只在晦朔之交不得先天眞氣爲種子皆後
天渣滓也幸密察之

與魏水洲

省中會林艾陵知吾丈山居靜養之迹甚用慰
浣結丹許時當有脫胎神化之漸路阻未由覿
叩爲念近有方外傳圜中術者徹頭徹尾只以
了性爲宗性是萬劫不壞之眞體所謂無漏淸
淨法身只緣歷劫虛妄凡心不了故假修命延
年之術以爲煉養復性之基徒守後天渣滓不
究性源到底只成守尸鬼永無超脫之期上品
先天之學所不屑道也若能見性不爲境緣所
移到處隨緣緣盡則去去來自由無所礙滯如

善處世
對症藥

金之離鑛潛藏變化皆由自得方成大超脫延促非所論也中間精樞氣機神室火候進退藥物交媾存乎口訣何時與丈連牀默証亦千載一快也

與李原野

昨者匆匆奉晤大衆中未緣細請殊切耿懷知吾丈默默之情亦若相念不能忘也吾丈氣正而行方知不諧于俗謂吾人在世自有隨身規矩輕輕重重權衡在我不容差池一切交承辭

氣違順之間事體同異之迹無大害于義者自可放過若其有所關係不容放過處亦須以平懷應之直而勿亢宛而勿阿如權之稱物隨其低昂而輕重自見常令胸中廓然弗作纖毫凝滯固不容舍規矩以徇方員亦不因輕重而爽吾權衡之用爲不容已耳且我能忘機人之機亦將自息感觸神應不可誣也吾丈夜間少睡亦是凝滯未釋猶有幾在[illegible]肢神馳中氣散逸致傳反側祗益躁煩不睡之因或在于此古人云未睡眼先睡心若果百念放得下無些子掛帶自將頹乎其委順矣湖中請教息之一字非止對治之方乃是養生要訣亦便是學問真正路頭至人有息而無睡睡是後天濁氣息是先天清氣莊生所謂六月息孔子所謂向晦入燕息息者隨時休息之謂終日間眼視色耳聽聲鼻聞臭口吐聲音手足動觸魂魄精神隨意流轉隨在洩漏是謂生機循晦至夜機事已往萬緣漸消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無所臭口止不言四肢靜貼魂魄藏伏精神翕凝一意守中如

潛如蟄如枝葉剝落而歸其根是謂殺機生機爲順殺機爲逆逆順相因如循環然在知道者默而識之若果信息之一字可使終夜不打一鼾不作一夢一念烱然自由自在先天補益之功自有出於昏睡之外者矣若果信得及可使終日酬應萬變而此念寂然不爲緣轉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豈惟養生原非兩事但其求端用力作用不同中間

行持頗有節候同途就正終此合併也

答李克齋

承兄慰存痛苦之情藉以少舒江行亦漸遣釋
默默哀苦中悟得自已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
帶來的雖勞攘全靠一些子靠不着兒身外種
種浮泛長物尚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
下終難湊泊眼前且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
只在世間討箇完行名色將一種好意見揀些
好題目做包裹周旋討此便且挨過歲月亦是

結果了一生若要做箇千古真豪傑會須掀翻
羅籠掃空窠臼徹內徹外徹骨徹髓潔潔淨淨
無些覆藏無些陪奉方有箇宇泰收功之期吾
人今日之學欲求取信於天下須從自家信起
暗室之內勿謂人可欺鬼神時時照察若自已
處心積慮一毫有愧於鬼神便是自欺縱使要
討世間便宜鬼神會能算帳不由人討得鬼神
與人幽明只一理欺不得已便是欺不得人自
已信不過欲求人之信已譬之身入鮑魚而欲
求人以芝蘭親就不可得也不肯賴天之靈偶
然得箇悟入故深信不疑以為千古絕學庶幾
有在於此不惜口業每每與諸公一談以盡交
修之懷非不自量也若不是自已真有箇悟入
處雖盡將先師口吻言句一字不差一一抄謄
與人說祇成剩語誑已誑人罪過更大以其無
得於已也諸公果肯信不肯之言不為虛妄只
當聽信先師之言一般還須轉箇關捩子默默
體悟方得相應若只以世間包裹陪奉心腸便

欲承當此件事譬之懦夫擔負九鼎不待知者
而後知其不勝任也

與李克齋

藉庇已抵北關一路感觸傷悼苦情鬱鬱所賴
一點靈明自主自照未至昏憒始信古人毀不
至滅哀亦是和不我欺也上天以此極傷心事
降割於我皆是不肖平時修行無力包藏機智
欲與造化爭巧所致驚洊雷而喪七鬯震及于
躬矣敢忘恐懼修省自今以後誓與心盟徹骨

徹髓[illegible]無復一毫
牽纏[illegible]意安處不辜負上天
一[illegible]世間原無一物可當
情原無此子放不下見在隨緣緣盡即空原無
留滯雖兒女骨肉亦無三四十年聚頭從未生
已前觀之亦是假合[illegible]身外長物可永保乎
所留會紀數陳梗槩[illegible]於漏洩亦是罪過愛人
念重不覺纏縛至此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佛
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

着念認爲已物方是超物外大丈夫公餘不妨
與諸公時時覓會究明此件事此件事原是爲
自己性命教學相長不是立門戶了故事做的
老師一脈僅存如綫望兄出頭擔負從心悟證
從身發明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與吾黨作榜
樣不徒氣魄承當而已也

與孟兩峰

與兄相違忽忽復逾歲月追憶滁陽燕遊聚處
之樂又在春夢中矣念之惘然老師良知之
旨原是千古絕學顏子一生功夫只受用得此
兩字自顏子沒而聖學亡世之學者以識爲知
未免尋逐影響昧其形聲之本耳夫知之與識
差若毫釐謬實千里不可不辨無分別者知也
有分別者識也知是本心之靈是謂根本知無
知無不知性是神解不同妄識托境作意而知
亦不同太虛廓落斷滅而無知也弟與兄同事
夫子聞之已熟於此勘得更何如此事性命根
原生死關捩其機只在一念入微處取證不肖

衰年行持亦不出此千萬自愛八十老儂於世
情更有何放不下惟生死一念眼前實境界於
此超得過不爲恐怖方是世出世法方是豪傑
作用幸兄重留意焉

答章介菴

伏領來教併附東廓丈二書知我丈憂道苦心
愛我良切聖賢立教皆爲未悟者說因其未悟
所以有學來教謂周子無欲故靜朱子以心無
妄動爲靜正是吾人學則因其有欲故須寡之

以至于無欲因其有妄故須反之以復于無妄自然無欲無妄者聖人也勉強以求至于無欲無妄者學者之事也中間淺深難易生熟分限何啻什百然其求端用力只有此一路辟之學字從寫倣書以至于義獻精神轉折萬萬不同然其布紙下筆同此一畫但有巧拙生熟之分耳聖人自有聖人之學上達不出下學之中若以聖人不假修習超然上達則虞廷精一之功果何所事也夫孩提知愛及長知弟此是德性

良知本體不由見聞而得聖人與衆人所同有非因悟始有高虚狂誕正是倚靠虚見包藏欲根不肯實落在德性上克念以收掃蕩清明之功乃倚靠包藏之為害非良知有所不足須假借聞見以助益之也大易艮背行庭之旨正是學者求止功夫其喫緊正是艮其背上用功艮止功夫不分寂感時時是寂時時是感時時在感應上做得主宰不為外境所遷是謂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己忘物而得無咎也賢如温公終身未能到此只為[illegible]艮止之意未免落於所繫縛大抵敦行與悟入功夫須有辨自古豪傑而未至于聖人者只少此一著耳若以虚見為悟入何啻千里

答季彭山龍鏡書

今嗣令坦回自江右兩辱手教且遣執禮迂跡謭薄愧無相益徒有抗顏二子質性頗粹習氣未深况久在爐鞴中意思自好但未能數會其致切劘之情耳來教亹亹數百言及與月山所

論龍鏡一書深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足知任道懃懇憫時憂衆之懷其不佞敢忘佩服細繹來旨尚有毫釐欲就正處茲據其略以請非敢質言正以求益也　丈云今之論心者嘗以龍而不以鏡惟水亦然云云夫人心與物無對無方體無窮極難于名狀聖人欲揭以示人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泥而比論也水鏡之喻未為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皆實過而不留自妍自醜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

自然之所為矣嘗不欲聖人無欲應世經綸裁
制之道範圍三才位天地育萬物其中和性情本
原機括不過如此而已著虛之見本非是學在
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著便是欲已失其自然
之用聖人未嘗有此也　又云龍之為物以驚
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
此為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云云其意若以乾
主驚惕坤貴自然驚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
事驚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易道宗原恐未可

如是分疏也夫學當以自然為宗驚惕者自然
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力有所恐懼則便
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乾乾不息終始
互根竭力而不以為勞省力而不以為息道並
行而不相悖也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文王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廼是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廼是真驚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是豈可
以先後而論哉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孟子
必有事焉而勿正義皆類此或者以為聖人本

體自然無欲學者工夫豈能徑造是殆未知合
一之旨也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未嘗學問孟
子開口便教以法堯舜師文王豈漫為之說以
誣世哉誠見道之本一而學之不容以異也聖
人學者本無二學本體工夫亦非二事聖人自
然無欲是即本體便是工夫學者寡欲以至于
無是做工夫求復本體故雖生知安行兼修之
功未嘗廢困勉雖困知勉行所性之體未嘗不
生而安也舍工夫而談本體謂之虛見虛則罔

矣外本體而論工夫謂之二法二則支矣此在
吾人自思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其云以驚惕
而主變化不若以無欲而主變化更為得理驚
惕只是因時之義時不當故危厲生惟惕始可
至于無咎非龍德之全也無欲則自然驚惕當
變而變當化而化潛見飛躍神用無方不涉踪
跡不犯安排吾心剛健之象帝命之不容已者
正如此習懶偷安近時學者之病則誠有之此
却是錯認自然正是有欲而不虛若便指為先

迷失道以聖體言虛一入于此便有所立之迹則不惟著於自然亦辜負乾坤矣　楊慈湖不起意之說善用之未爲不是蓋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德業意根于心心不離念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主宰明定無起作無遷改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艮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酬酢而未嘗動也纔有起作便涉二意便是有欲而有動便爲離根便非經綸裁制之道慈湖之言誠有過處無意無必乃是聖人教人楷

模非慈湖所能獨倡也惟其不知一念用力脫却主腦莽蕩無據自以爲無意無必而不足以經綸裁制如今時之弊則誠有所不可耳　又云良知因動而可見知者主也恐亦未爲定論易曰乾知太始良知即乾知靈明首出剛健無欲混沌初開第一竅未生萬物故謂之太始順此良知而行無所弄事便是坤作成物本義訓知爲主反使學人執字明白話頭令糊昏紛無入手處只一知字且無下落致知工夫將復何

所屬耶夫良知兩字性命之根至微而顯微動微靜微內微外微凡微聖微古微今本無汙染本無增損得喪寂感一體非因動而後見也老師雖爲拈出示人原是聖門宗旨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蓋指此良知而言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其要只在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卽此知是良知卽此知是致知卽此知是本體卽此知是工夫純此之謂乾順此之謂

坤定此謂之素定覺此謂之先覺主此謂之主靜盡此謂之盡性至此謂之致命非有二也顏子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所學何事顏子有不善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復者復此良知而已惟是良知精明時時作得主宰纔動便覺纔覺便化譬如明鏡能察微塵止水能見微波當下了截當下消融不待遠而後復謂之聖門易簡直截根源當時子張子貢子夏諸賢信此良知不及未免在多見上擇識言語上求解悟憶上求

中癸洎[illegible]稍自討繁難所以不及顏子故顏子沒而聖學遂亡後世所傳明道之學有似顏子觀其動亦定靜亦定應迹自然澄然無事之論原委條貫亦可槩見今日良知之學乃千聖相傳密機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後之儒者不明宗旨祇是傳得子張以下學術倒疑良知涉單不足以盡萬物之變必假知識聞見而合發之反將直截根源縣入繁難蹊徑上去其亦不思甚矣夫良知之于萬物猶目之于色耳之于聲也

目惟無色始能辨五色耳惟無聲始能辨五聲良知惟無物始能盡萬物之變無中生有不以迹求是乃天職之自然造化之靈體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易即良知也今疑此為不足而猶假聞見以為學是猶假色于目以為視假聲于耳以為聽如之何其可也夫良知未嘗離聞見而即以聞見為知則良知之用息耳目未嘗離聲色而即以聲色為視聽則耳目之用廢若[illegible]實千聖[illegible]不足以主經綸而神變化恰閉靈竅塞聰明將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愚竊有隱憂焉雖然孔門諸賢訓法孔子皆以聖人為學雖不免意見之雜然未嘗落于世情今時之弊則又十百千萬于此矣蓋自伯術以來功利世情漸漬薰染入于人之心髓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吾人從種見在好名好貨好色等習潛伏膠固密制其命不求脫離終日倚靠意見牢絡支撐假借粉飾以任情為率性以安逸因循為自然以計算

為經綸以遷就為變通以利害成敗為是非以憤激悻戾為剛大之氣方且圖度影響言[illegible]篤空獵虛談性說命傲然自以為知學譬如夢入清都自身正在溷中打眠全無此子受用今日學問所以不能光顯于天下而致茲多口在吾人誠有不得不任其咎者矣此事關涉甚大豈可強為吾人欲與直下承當更無巧法惟須從心悟入從身發揮不任凡情襄營窠臼不[illegible]意[illegible]迷惘只在一念[illegible]

抑[illegible]融靈洞徹[illegible]
[illegible]家所謂絕[illegible]千百年之絕學以抵于[illegible]人所
明使人不以西河致疑于夫子始為報吾師恩
耳其本貪人無可受用然說金處自信頗真執
事倫時偷頓也倘忘其乞食之嫌相信弗疑不
以世情喜見參次其間則此學真如精金將益
光顯于世德日崇而業日廣人心世道庶乎有
一變之機矣

與潘笙江

去任匆匆雖未盡請益之懷吾丈惓惓款教之
至情飫茹多矣丈平時好養生之術自謂已得
其髓吾儒之學未嘗不養生但主意不爲生死
起念陽明先師良知兩字乃是範圍三教之宗
是即佛所謂歷劫不壞先天之元神養生家一切
脩命之術只是隨時收攝保護此不壞之體不
令向情境漏泄耗散不令從大渣滓攪和混雜
所謂神丹也凡鉛汞龍虎種種譬喻不出此[illegible]
兩字[illegible]已一句道盡[illegible]
此皆旁門小術吾儒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
皆是此義其要只是一念之微識取戒懼慎獨
而中和出焉即火候藥物也中和位育即宇宙
在乎萬化歸身也此千聖相傳性命之神機在
人時時能握其機不為情境所奪不為渣滓所
染謂之還丹隨緣聚散一日亦可百年亦可更
無生死執吝與太虛同體與大化同流此大丈
夫超脫受用功成行滿之時也微僊緊念去道
日遠千聖過眼良知吾師毋謂吾儒與養生家

各有派頭長生念重未肯放舍望只專心定念
承接堯舜姬孔一派源流亦不枉却大丈夫出
世一番未脩僊道先脩人道到此辨別神僊有
無未為晚也

答萬履菴

區區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之說執事謂如
此立言則太玄遠不免影響之疑中庸言發而
中節不言不發也但吾人戒懼之功未發時尤
為緊要云云此是欲儒通見不足為異其實示

無有無事閒時始能不昏不散不爲境轉所謂通晝夜之道而知如晝夜則知生死矣弟年來于此件事頗覺切己頗有悟入處去年曰下之會草草未盡所謂老師良知宗旨虛靈寂照乃是萬劫不壞眞性此性無體易于緣物一切命術是鍊性之法不過收攝堅固此件而已譬之日光普照必得月魄爲之收攝始能斂而不散凝而不溢相視而能久照其機只在晦朔之交自朔至望性歸于命自望至晦命伏于性逆照逆流水火交姤升降消息自然之所爲乃眞境界若非眞性作用皆旁門小術儒者不道也

與呂沃洲

獻歲講知道履亨泰爲慰去年訟事是吾丈魔障所遭但降魔功夫尚覺有大動念處機雖已息純白未免受傷老年鏞面只應收攝保愛討個受用經此一番很籍與泰然忘機境界有差別否蓋緣吾丈平生證入尚未離見因見生機因機作業乘業發見見復成境蓋見地未忘謂之見剩以此爲對治之法謂之法塵此中須有一着大轉身處未可只如此挨排遣釋以爲究竟法也不肖受吾丈信愛當不以率直爲嫌吾人八十上下數該緊時候應緣而來緣盡而往獨往獨來討箇臨行脫洒受用方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也

與潘水濂

此件事是吾人隨身資粮不可一時不究察但其間煞有機竅若不得其機不入其竅雖終日

檢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且如司馬君實平生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名重四夷豈非世間豪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每夜於心時常念個中字未免又爲中所纏縛其擬玄作潛虛亦是繫心之法以其未得機竅也人心本虛本有未發之中若悟得時中不待念虛不待潛反身而求無不具足時時慊於心是謂集義所生孔孟家法也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亦容有之未免行不著習不察未爲聞

學也人孰[illegible]知者有幾能悟人言
句之外者有幾[illegible]同志凋謝落落如晨星
一綫之脈所存幾何我公深信先師之學又深
有得於禪理同異是非[illegible]之間辨之已久幸有以
終教之夫我公托疾[illegible]志還山人言有所不恤
是非有矯於世亦非優游好遁求以適逍遙若
寵而不顧也既為此大事因緣出世一番固將
心存萬古了此大事思以繼聖修而開來學此
等苦心豈士之謭謭者所能識亦求自信而已

不肖年逾七十百慮盡灰而一念求助之心老
而彌切相觀相證以衍此一脈之傳固不自量
之鄙懷也既辱誤愛亦豈能恝然忘情于不肖
哉存齋公好學不倦見處超然誠曆聖之資公
既客過不惜時過周旋了此究竟之説譬寶珠
入于何頰之手人將益信且愛比之貧兒衣帶
所繫萬不侔矣存齋公門第峻絕難極謙光鄉
人未盡學協此亦一大魔障勢使然也人得魔
降得魔不作礙相方是大佛作用公[illegible]然

致此意時時以武公不愧屋漏之學相詔勉迺
接庭內法行自近以六訓于鄉人即此便是中
和位育真胚胎使聖學彌有光于世固吾黨大
幸亦大願也

與陸平泉

我公靜養多年驟當怭局日應萬變此心寂然
未定之微也向嘗請教入佛入魔之說公已無
逆於心魔有二有正道試法之魔有陰邪害法
之魔若于此中識得破打得徹弗令試脫弗爲

擾害方是超出三界大佛作用我公深契師門
宗旨良知兩字是照妖大圓鏡真所謂赤日當
空魍魎潛消者也
新天子踐祚童蒙之吉得公以剛中之德相應
助成聖功亦千古大快事然此未易言也包蒙
納婦方爲克家之子非有入魔真手段未足以
與此幸默識之

與陶念齋

天子新祚[illegible]知夙成童蒙之吉執事任養蒙之

責其功貴豫竊意治有大本有大機大本莫切
於明聖學大機莫切於和人心聖學明蒙養之
功始有所就人心和協恭之化始有可成養正
之術全在內外得人在內所賴全在中官蓋
幼王深處宮闈舍此輩無與周旋承事此輩伎
倆染習雖深然未嘗無是非本心利害未嘗不
明吾輩無耻者方倚以爲速化之術其子子自
好者視此輩爲異類若將浼已絕不與通則又
若矯枉之過矣今日欲事蒙養須與此輩通一

線之路誠心相處開其本心之明示以禍福利
害之機使此輩知吾黨之可賴當有忻然悅而
趨向者得此輩辨幾分好心腸隨時引沃輔理
之益奚啻外廷百倍非有不二心之臣圖機之
士未足以語此周公輔成王惓惓于綴衣虎賁
之士所謂綴衣卽今尚衣供奉之役虎賁卽今
持戟護屏之役正指此輩而言也蒙九二包蒙
納婦之吉其旨深矣所謂明聖學以成養蒙之
功者有如此唐虞之朝同寅師師相讓相親況

爲一體手足耳目共爲腹心之用以成正大光
明之業不必出于己也後世一體之學不明人
各有心交搆忿忌上下爭馳于利以相把軋欲
成一體之治不可得矣所謂和人心以昭協恭
之化者如此不肖隱憂不忘寢食之外以心代
力纂輯中鑒錄三冊寄麟陽世丈處可索取觀
之倘以爲有補萬一或抄錄數冊擇此輩可與
言者無意中授以一冊遞相傳玩少知勸阻與
其善念拂其邪心未必無少助耳吾儒之學原

與物同體非止爲自了漢此念本天授不以世
界窮達有加損人類同異有揀擇大丈夫爲大
事因緣出來救世一番皆吾分內事也亮之

與陶念齋

致知無巧法無假外求只在一念入微處討眞
假一念神感神應便是入聖之機孟子所謂集
義是時時求慊于心纔有億度便屬知解纔有
湊泊便落格套纔有[illegible]便涉氣魄皆是義襲
王伯誠僞之所由分也唐虞之時所謂何書何

微精一之外無所用焉後儒專以讀書爲窮理循序致精居敬持志歷涉幾許程途揣摩依彷將一生精神寄頓故紙堆中忘却本領工夫談王說伯別作一項伎倆商量晦翁晚年亦已自覺其非矣所謂君子之過聖賢之用心也先師信手拈出良知兩字不學不慮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精一之宗傳也適者浙江撫按連疏申舉先師從祀以補　聖朝之缺典已蒙平泉宗伯題請荷　聖旨命允會議近今未見題覆　聖

天子睿知夙成童蒙之吉暴中之德臨之于上諸大老以剛中之德應之于下剛柔相濟大義自定雖有紛紛之論無自而入也吾世丈既已深信其學又當可爲之時會須明目張膽一陳昌言使此學曉然光顯于天下已信者益堅其信心未信者漸釋其疑慮使忌者默誠慢者致恭所謂萬代瞻仰清明一盛事也夫學有嫡傳有支派猶家之有宗子與別支也良知者德性之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illegible]所謂默識心

通顏子之學所謂嫡傳也多學而識出於聞見以附益之不能自信其心子貢子張所謂支派也蓋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用多識者所以畜德德根於心不由多識而始全內外毫釐之辨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沿流至今非一朝一夕之故先師所倡良知之旨乃千聖絕學孔門之宗子也漢唐以來分門傳經訓詁記述之徒所謂庶孽者昂然列于廡下而爲宗子者尚泥

于紛紛之說不得並列于俎豆之間以承繼述之重豈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向來臺諫言事者每以薛文清與陽明先師並舉從祀說者爲文清之學舉世皆以爲是而陽明尚有議而非之者久之以待其定夫丈夫蓋棺事已定矣何待于久若以是非之有無爲高下恐非所以卜人品而明學術也自良知之學不明于世人人失其本心未免以毀譽爲是非是其所非非其所是[illegible]之矣是非者好惡之所從出也[illegible]

云不知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若徒以毀譽爲是非鄉愿之媚世又若賢于仲尼也而可乎哉世有目認宗傳以應易嫡是非無從而明者則滴血以爲證良知者是非之則千聖相傳眞滴血也人品之高下係學術之邪正學術之邪正係吾道之盛衰吾道之盛衰係世運之汚隆此在當局諸公主持世教之責非區區阿好所得而私也

答趙尚莘

使至拜領手書儼對顏面所示日來工夫想見兄日用行持煞肯用力煞肯參究此中正好商量嗜慾深痼割情極難此已一句道盡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卽非禁絕所能制須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爲主宰須信種種嗜欲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illegible]應下過卽[illegible]方爲根源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二見上[illegible]文[illegible]下

苦工時便是行欲[illegible]見成時便成無忌[illegible]免墮落兩邊其爲[illegible]欲應子則一而已

與趙尚莘

承示本體工夫合一之意此本簡易明白但吾人習于聞見本體外別作一項工夫商量故見其有不合處爰之還是爲性命心未懇切未免從見上轉

與趙尚莘

去住匆匆未盡合併別後怏怏如有所失包裹扭捏是吾人通病今亦不能于病上屑屑去鍵只密察本來眞性時時令其直達流行不從扁癢上起廻護見則包裹自去不從名色上起照管見則扭捏自除時時是眞性直達乃是眞放下時時是眞性流行乃是眞舉揚若作二義商量未免墮落兩邊見解于本性上未免有一紙之隔所當深究而早辨者也不肖承兄誤愛二[illegible]同心其利斷金一切毀譽之來正可爲吾人[illegible]磨之助若以此過動其心則又惑矣

答趙尚莘

領兄手教知終這件事甚爲緊吾人此生原只有這件事但世人凡緣幾重外境累深未免將自己精神向外馳求滿泄反把這件事作第二義看間有覺破其弊欲與收攝自爲主張者又未免從意見安名色上扭捏轉移不肯專專向一念上求生死下落是與終日馳求者雖稍不同其爲不得眞性流行則一而已

答莘治卿

向承以所見錄示足知信道之勇求悟之切細閱來教見處不無大都從意解上湊泊不免纏繞文義未見有超然悟入之趣昔人謂葛藤窠其信然耶某非不欲答恐分疏得明時反滋葛藤之病姑爾遲遲非敢自外也再辱手教令人心目開明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是兄眞實不誑語其今則可以言矣來教謂道理本來具足起心求之而愈遠放下即是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齋戒神明洗心與藏此[illegible]

從耳根入來終[illegible]只今只道何[illegible]何心所放是何[illegible]行乎其中是何物所齋戒所退藏是何行持若是眞帶漢言下便須了徹才涉商量劍去久矣來教疑致知反在格物之先夫先師格物致知之旨本無先後致知者致不學之知是千古秘密靈明之竅格物者格見在之物是靈明感應之實事故致知在于格物則知非空知格物本于致知則物非外物此孔門一貫之旨無內外無精粗而不可以先後分者

也世固有以明心見性爲致知者矣而遺棄人倫物理則眞性便有不遍之處是謂落空亦有以窮至物理爲格物者矣而以知識爲知反在事物上求箇定理則內外便成對法是謂玩物二見紛紜而聖學始亡道之不明于世有自來矣來教云湯武以下用何工夫而至此云云夫良知本來是眞不假修證只緣人我愛憎分別薰重未免多欲之累才有所謂學問之功堯舜清明在躬障蔽淺是即本體便是功夫所謂性

之之學湯武以下嗜欲甚障蔽深是用功夫求
復本體所謂反之之學其用力雖有難易深淺
不同而干良知本來實未嘗有所加損也然非
獨聖賢有是也人皆有之雖萬欲騰沸之中若
肯反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烱然未嘗不明
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只此便是人心
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真正路頭
舍此更無下手用力處矣吾人甘心不學則已
學則當以顏子為宗顏子不遠而復且道顏子

是何學迺孔門易簡直截根源先天之學非可
以知解想像而求者也自此義不明後世所傳
惟以聞見臆識為學揣摩依倣影響補湊種種
嗜慾反與假借包藏不肯歸根反源以收播蕩
鄙濤之績是殆蹷閼靈明而重增障蔽也沿流
以至于今其濫觴又甚矣豈不可哀也哉先師
一生苦心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直是承接堯
舜孔顏命脈而其言則出于孟氏非其所杜撰
也世儒不此之察顧一倡群和鬨然指以為禪

將易簡宗旨反陷于支離繁難而不自覺豈不
重可哀也哉

與諸南明

吾兄處盛世位清班養望自高霄漢事業可以
立致然區區所望於兄更有進於是者人生貴
聞道始有安身立命之地先師提出良知二字
乃是至道之精神神感神應真是真非一毫不
容自昧乃易簡直截根源千聖從入之真機世
之學者信此不及以為不足盡天下之變反雜

以知解意識或泥于格套名義揀擇假借自討
煩難昧其機而不自覺耳吾兄於此既有所悟
入安身立命當不假於外求盖良知之宗寂而
常照舜之明物察倫照之用也由仁義行寂之
體也是謂明覺之自然是謂無為而治千古經
綸之學盡於此矣纔有不寂種種明察皆為用
知纔有所雜有所泥種種事業皆為義襲而取
真假毫釐之機辨之於一念之微所謂是非之
則也我

能人
好色

朝開國以來狀元進位宰輔者無慮數十輩再
世之後名消影息皆蕩爲太虛析爲浮塵而世
之所指而仰者不過其共數人而已然則所恃
以不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與屠竹墟

天地間豪傑有數此生倏聚倏散能幾何時自
巳眞性命會須安立處人生精力有限自有嗜
欲以來破敗不少古爲强仕之年今爲始衰矣
若不及時回頭樽節保愛終日經營身心之外

雖有美譽奇業到底只成眼前空華所濟恁事
某不肖不能早覺以祇于悔今以悔心就質于
有道求助之望也千鈞之鼎非烏獲不能勝執
事既巳豪傑矣豈肯將聖賢事作第二義欲見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須得其門而入所謂性命
兩字乃入聖賢血脈門路也自性自修自命自
因爲性命之心眞一分嗜欲自然輕一分全是
性命之心種種嗜慾自然淡泊天下所謂持衡
之一勞也

與李中谿

吾人此生惟此一大事吾兄旣巳見得及豈宜
復爾悠悠古云不雜學故精吾兄天性如許聰
明凡所學習便能悟入不可及處在此受病處
亦在此蓋纔能入便得趣纔得趣便難歇手不
可以不早辨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皐夔稷契
之才不相兼而用蓋人之用心一則精二則雜
吾人些小精神視昔堯舜稷契何如全體收攝
打歸一路猶恐不濟事而乃欲泛泛然徧其所

不能徧兼其所不能兼之務亦見其惑矣此中
不無有心病畢竟是好名好勝念頭未能忘却
雖種種力行好事只在氣魄上支持種種談說
妙義只在想解上湊泊轉轉周羅反從勝心裏
增起一番藩籬終身未見有出頭期也若是眞
爲性命漢言下便有決烈便須通體放下以求
日新寧恐更作有漏因果耳心墮落兩耶所議
官中事體見兄意象紛紜疑根未淨畢竟在名
色上轉在對案日裏作活計要之還是致知

格物之學未盡明透正以鍼錐見血不涉皮毛
良知本來明白隨所感應條理自見譬之
赤日當空容光必照魑魅魍魎從何得來此原
是聖門直截根源一了百當從偏邪被聞見知
解纏繞自討繁難所以信不及相沿既久波蕩
終身埋沒不自覺耳

答羅念菴

讀來教知日來於此件事緩行著落吾道可幸
但此中不可生疑解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
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

物吾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却主宰若
曰吾惟于此處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為
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內外二見固知吾兄見處
圓融雖精神著到而不著一物然亦有執著終
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比之流轉雖
殊離有不同其爲未得究竟法則一而已兄且
道孩提精神[illegible]也無[illegible]鳶之飛魚之躍曾
有管帶也否[illegible]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
日握固會有放時不提執而自固逈忘于手者
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
矣所謂致知在格物言致知全在格物上猶云
舍格物更無致知工夫也如雙江所敎格物上
無工夫則格物在于致知矣不肖虛實相生之
云本無深說良知之體本虛而萬物皆備物是
良知凝聚融結出來的格物是致知之實合內
外之道也致知不在格物便是着空因兄見示
已曾有簡請質并達雙江豈期尚未至耶有未
當心不惜頻教求正之願也

與羅念菴

兄見在行持曲盡物理已知不落格套誠經綸
之實際但云見在良知必待脩證而後可與堯
舜相對尚塈兄一點體之盖不信得當下具足
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工夫之病
并其本體而疑之或亦矯枉之過也這些子似
若不打緊千古學術主腦毫釐之辨關涉不小
故復以請正于兄當在所諒察也得緘山兄書

云與兄商訂年譜已有次序學術事功須混作一項提掇學術處亦曲盡而于事功種種應迹正是此學術下手處使人讀之則可以默證此學之精微方是傳神手筆不知兄以為何如先儒誌狀之外或年譜遺處皆有各人補傳別誌凡兄所的聞如與周龍江云云等類還望作一補遺發明這件事使後來有循據不致謾地抹過亦吾人之責也均役事歲終想已完結蓋為鄉人任數十年福緣不得不以身任之然此

亦是一時應迹根極性命宗原則百尺竿頭所進還復有着脚處古云打破虛空未可盡委于外教之寓言也

與羅念菴

貴省自廓翁倚背後青原復古諸會所荒落殆甚諸友悵悵若無所歸固知此輩未必盡發真心未能盡為性命然風聲鼓動彼倡此和主盟斯道者不可無人一人倡之衆人從而和之已而倡之者衆和之者益衆所謂道證由師友有之義重欲樂求此道之不明不可得也若各各離居火力不聚漸至燃消幾成灰息求此道之明亦不可得也吾兄素行超卓真純粹白同志素所信向乃今閉關多年高臥不出于一已受用得矣如世道何兄見此輩發心不真遂生厭離不如自了性命于計為得且兄荊川出山大業未究遂有所懲益堅遯世之計此亦過矣大乘禪宗尚不肯作自了漢況兄平生種下萬物同體真種子世間痛癢素所關心天機感觸

隨處生發豈容自已若果夙疾未瘳不妨隨時休息春秋會時還望為衆出關將身擔當此事以為之倡務各各以實行相觀法不徒知解辨說滋長虛見使諸會所燁然修明有光舊業庶不枉大丈夫為此一大因緣出世一番耳弟雖老矣不敢不如期趨晤共效切劘之助聞督學不喜講學而獨敬信吾兄此公人品非凡流若與人人如兄無係籍假道之嫌彼豈非心作惡也哉是知榮辱在于自召真假可以立決因衛

徵發可以喻作未必益彼之過也

與羅念菴

去秋聞兄染痰厥之疾于眼有攤瘓處不勝驚念頃會艾陵云兄大體已平復右手微有拘掣略妨揮灑豈熙熙穆穆入神之技上天亦有所忌耶吾兄身雖處丁關中心未嘗不與海內同志相應不自受兄之愛何異骨肉其所期望不但爲完行君子將使直超三代以上爲此學之宗盟而不肖亦豈忍安于自足以負海內諸兄

之望文王尚小心翼翼亦臨亦保況吾儕乎自今以往尚期時時收攝求以自淑亦不敢更在言語抹過也病中更有新得望不惜一言指示兄舊時未信見在良知之說關中鍛鍊情義更覺何如享用見在固涉儱侗不信見在又將何所用力耶

與孫淮海

我公信道力學爲道林波石二兄入室宗盟近見我公應酬諸作其間寂感入心也雖寂而未嘗不感雖感而未嘗不寂謂之一貫譬諸洪鍾含聲明鏡蓄照不將迎於物物至應之適中天則應已不留非擬議形迹可迷本體在此工夫在此天地萬物有不能逃焉後世學術或失則內或失則外遺事以求心將無入於空滅逐吾心於事物將無陷于支離此數言深契先師格致之微旨可謂得其髓矣世傳當局者有不喜講學之說愚切以爲不然講以身心與講以口耳先正常有辨矣雖有偏心之人未嘗非顏孟

毀周程吾人所當自省若夫沉痼詞章之陋習囊珍二氏之餕餘甚者竊講之名號以傳呼于人因爲矯跡希寵之具毋乃緣堯舜之聲稱作桀蹠之嚆矢耶彼偏詖者既不馴於宮墻而賈詐者復自叛于大道道之不明不行又何感焉審若是吾人視之且汗顏愧心之不暇況諸公以高明臨之固有不能遁其情者矣雖然當局者處勢重屬望隆一言向背世道從違所關且道學名號非盛世所宜有先朝殷鑒淑慝昭然

導之使從猶恐其不吾信況從而抑之乎諸公
雖無抑之之心不幸有其迹矣世人不原其心
而泥其迹將循覆轍而懲後車不可以不慎也

與耿楚侗

聖天子童蒙之吉柔中臨之於上元老以剛中
應之於下剛柔相濟德業日彰適者元老有
帝鑒犒中官無嫌似爲欽與開枯無專[illegible]輕歷
代中官傳得其善與惡者若干人錄爲中鑒閒
以數語引而伸之開其是非之本心警以利害

之隱機使知所懲發若得此輩回心向王比之
外廷獻替功可百倍聞京師已復同志大會乃
吾丈與一二同志倡之浣慰可知古云供千僧
不如供一羅漢求友之心無間出處惟丈自愛
先師從祀一節知元老注念事在終濟乎泉以
病去履菴同志可無差池幸吾丈上下周旋多
方以贊成之固所自盡也

與耿楚侗

區區近來勘得生死一關頗覺可自[illegible]一[illegible]如晝
夜人所不免[illegible]之[illegible]若知晝而不知夜便
是弱喪而不知歸可哀也已孔氏云朝聞道可
以夕死道無死生忘死生[illegible]後超之吾人見在
得喪稱譏榮辱好醜有一毫忘不盡還有分別
心在總是未聞道未可以死也無[illegible]無死
生不待三十日到來始見所謂見在也

答耿楚侗

領手教始知公已從大江而返所示論學啟稿
謂喜怒時更有不遷者在是皆未悉區區所論

不遷原旨先師謂顏子不遷有未發之中始能
此亦權法夫未發之中是太虛本體隨處充滿
無有內外發而中節處即是未發之中若有在
中之中另爲本體與已發相對則誠二本矣良
知知是知非原是無是無非正發真是真非之
義非以爲[illegible]無是無非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
下胥至于[illegible]惛憧憧也不可[illegible]之意亦非欲人極
深一步領會不識不知真知之體不然[illegible]
可以深淺高下[illegible]落

可與功名之下之人

見解分疏終未歸一山堂夜話明鏡之喻已是太煞分明譬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即是無往無來若謂有箇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旨矣

與馮緯川

此件事須耐心從萌芽養起纔從氣魄上湊泊知識上解會皆是揉枝摘葉功夫雖使功業蓋世根腳不穩終成墮落先師嘗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淖泥中腳起腳陷須有超逸之足始

能絕塵而奔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根

答馮緯川

令姪至領手教知自反深切所見卓然其論慈湖不起意之說若有取於鄙見且以相師之喻為有補於慈湖未盡之旨可謂虛受哉來教不起意者正以致其不學不慮之良知不起非滅也千思萬慮莫非天則之流行動以天也此正是變化云為生生化化之機而謂之寂滅欲硬

物也豈足以知楊子乎此千古入聖之秘藏兄可謂得其髓矣來教謂區區以正心為先天之學誠意為後天之學若過于分疏非敢然也人之根器原有兩種意即心之流行心即意之主宰何嘗分得但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即是無善無惡之意先天統後天上根之器也若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中根以下之器也區區先後合一之宗正是不可分之本旨兄之所

言是也不得已而有分者乃為兩種根器而發亦權法也先師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論有事無事只是一個致良知工夫統括無遺物是良知感應之實事良知即是心之本體未發之中也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動靜者所遇之時定即良知之體也塵俗即事好惡即物原無可離若此體涵泳爽猶率為準則未免二見居塵出塵即好惡而無所作方是吾儒合一指訣吾兄所呈塵中獨生了了光景只

是氣機偶息與中庸立本之旨不同謂從靜中
息塵尋個端倪與可謂一部中庸全在此則不
可見之所言是也前後味兄見教于先師良知
之旨可謂篤信然尚未免依通解悟若是徹悟
只寸鐵傷人更無許多刀兵可弄也白沙靜中
端倪之見乃是堯夫一派與先師致知格物之
旨微有不同此非副墨所能盡何時與兄山堂
對晤究竟此言也

答吳悟齋

首秋領兄鎭江發來書疊疊數百餘言辭嚴意
懇惟恐吾人緇于習染陷身於有過重爲此學
之羞世之疵訴講學者不特暴棄之徒指爲口
實雖賢智同講者亦且病之眞如洊雷驚耳令
人脩省之不暇非兄直諒誼深篤於一體之愛
能如是乎佩服佩服細繹來教所論致知格物
之旨尚有可商証處此古今學術同異之辨苟
徒譽言相酬以示無逆似反以薄待兄非拯援
同[illegible]一體之初心也敢舉崖略以請

來教云圓中對晤信得多所悅服其略牴牾不
在本體上正在行持保任上千載學脉原自昭
朗學者不自昭朗耳意謂先師提點良知令人
言下直見本體若無難者學者只緣在格物上
看得太輕忽於行持保任工夫使人不信其行
并不信其言不若一等高明挺勵之人猶足以
立此身於無過之地是則然矣乃不肯所欲汲
汲求正之意却正在本體上是非忽於行持保
任也眞見本體之貞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已
不復爲習染之所移譬之飲食養生眞知五穀
之正味則蒸溲漬糝自不容已不復爲雜物之
所汨凡溺於習染者不知貞明者也淆於雜物
者不知正味者也
孟氏云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
只是致良知良知不假學慮生天生地生萬物
不容自已之生機致良知是求慊於心欲其自
得也苟不得其機雖日從事於行持保任強然
操勵自信以爲無過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到[illegible]

只成義襲之學終亦不至於聖賢者以此古
今學術同異毫釐之辨也　來教謂文公篤信
舊聞不敢自立知見故以窮至事物之理訓格
物推極知識訓致知所謂窮神者易文也知識
與良知之旨未嘗差別是義也先師與人論學
書區區與雙江議辨言之詳矣吾兄殆忽而未
之省耶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心一也以其
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
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以其明覺而言謂之知

仁極仁而後爲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爲窮義
之理不外心以求仁不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
以求理乎繫辭所謂窮理兼格致誠正而言聖
學之全功也故曰只窮理便盡性以至於命若
專指格物爲窮理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不
惟於繫辭之義有偏亦非大學之本旨矣心之
知一也根於良則爲德性之知因於識則不免
假於多學之助此毗賜之學所由以分也果信
得良知及時則知識莫非良知之用謂吾心原

有本來知識亦未爲不可不明根因之故沿習
舊見而遂以知識爲良知其謬奚啻千里而已
哉　來教云格物者吾心靈明上格天下格地
明格人物幽格鬼神大而五典小而三千三百
無不貫通透徹無有內外無有動靜何在非物
何在非格曰體物而不遺曰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皆所謂格物格物者致知之實地吾儒所以
異于禪家者此也此說似是而非蓋緣平時理
會文公或問慣熟宛轉通融附成已見卽天地

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物理固非度外
人倫尤切於身之意也先師自謂格物之旨其
於或問兩條九條之說皆已包羅統括於其中
但爲之有要而作用不同特毫釐之差耳若曰
何在非物何在非格求端用力之地果何所事
事耶良知不見不聞微而顯以體天地之撰而
後謂之格物良知無思無爲寂而感以通天下
之故而後謂之格物致知在格物而格物本于
致知合內外之道也其曰儒佛之異在於格物

妙妙孰
謂問學

遺倫之
人不可
以治天
下國家
乎

則誠是矣但未知作用之同與否果何如耳佛氏遺棄倫物感應而虛無寂滅以爲常無有乎經綸之施故曰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孰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而有是乎大人之學通天下國家爲一身身者家國天下之主也心者身之主也意者心之發動知者意之靈明物即靈明應感之迹也良知是非之心天之則也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物格則知至矣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不出好

惡兩端是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毋自欺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心之正也無作則無辟矣身之脩也好惡同於人而無所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其施普於天下而其機原於一念之微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此爲之之要經綸之用也　來教云其之所謂格與陽明所謂格者稍似而不相似大都悟入之途雖異而所悟之宗旨則同其之格與晦庵陽明之格二說皆具不必專主此說爲是而盡謂彼說爲非兄欲

調停兩家之說使會歸于一自謂己之格二說皆具其用意誠厚矣但未知所爲稍似而不相似與所悟之同異果從何處得來文公云天下之物皆有定理先師則曰物理不外於吾心心即理也兩家之說內外較然不可得而强同也孟氏云規矩方員之至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方員而方員之理舍規矩孰從而定之哉縱得其情亦不過多學之億中耳其於屢空之學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無方員之規矩而天下之方

員從此而出相去何遠哉此入聖之微機無典要之大法不可以不察也或謂心之良知非假事物之理爲之証師心自用疑於落空此正所謂毫釐之辨也夫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目備萬物之色耳備萬物之聲心備萬物之情天然感應不可得而遺也目惟空始能鑒色耳惟空始能別聲心惟空始能類情苟疑其墮於空也而先塗之以黑白聒之以淸濁淆之以是非介爲應物之準豈惟不足以取証聰明塞而睿

知昏其不至於[illegible]

天下公于萬世非一家私意望兄舍去[illegible]虛心以觀兩家之說孰是孰非必有的然之見有不待辨而自明矣　來教云今時講學之弊有二其一以良知本來無可脩証纔欲修証便落二乘其弊使人懸空守寂甚然不着事物工夫其一以知即是行一切應迹皆可以遏其弊使人見這光景自以爲足不復修行[illegible]而不自以爲非是看格物爲不要[illegible]工夫一[illegible]

緣於良知本體未曾徹悟非教使之然也此二者之弊世間無志甘于染習與稍有志而狃近利泥虛見者或誠有之先師設教之旨與吾人相與講學之意則殊不然兄以爲傳流之誤雖若爲吾人出脫罪過亦時使然也良知不學不慮本無修証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乃無修證中真修証也昔日懸空守寂無所事事則格物求將何所屬耶知即是行非謂忽于行持正

以發不行不足謂之知之意使人致謹於應迹也若曰見這光景自以爲足沒於僞欲而不自知其非烏得謂之良知也哉未謂緣于良知本體未曾徹悟可謂一句道盡乃復曰不在本體上不自相牴牾也耶　來教謂區區所議文公讀書窮理尚隔幾重公案爲過情持此進修可以寡尤不失爲躬行之君子若倒這公案任意糊塗其弊爲無忌憚之中庸講者多不修修者多不講總於大道未聞也夫千古聖學惟在理

會性情舍性情則無學未發之中性之體也其機在于獨知之微愼獨即致知也此脩道之功復性之基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孔子稱回之好學惟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其用功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未嘗求之于外可謂約矣子貢從事于多學而識以言語觀聖人夫子誨之曰汝與回也孰愈蓋進之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乃子貢一派學術濂溪主靜無欲之旨闡千聖之秘幾於道矣

大公順應發天地聖人之常龜山豫章延平遞
相傳授每令觀未發以前氣象此學脉也文公
爲學則專以讀書爲窮理之要以循序致精居
敬持志爲讀書之法程門指訣至是而始一變
迨其晚年自信未發之旨爲日用本領工夫深
悔所學之支離至以爲誑已誑人不可勝贖若
文公可謂大勇矣或謂先師嘗教人廢書否不
然也讀書爲入道筌蹄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何
可廢也古人往矣誦詩讀書而論其世將以尚

友也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學于古訓所謂讀
書也魚兔由筌蹄而得滯筌蹄而忘魚兔是爲
玩物喪志則有所不可耳較之程門公案已隔
幾重回賜之所由以殊科也兄謂守此進修可
以寡尤此固然矣然必有志而後能守苟甘於
暴棄無所忌憚雖有公案且將視爲長物孰從
而持躬行君子必本於慎獨道修性復始可謂
之躬行若依倣古人之迹務爲操飭以自崇飾
而生機不顯到底只成義襲作用非孔門之所

謂君子也講學正所以修德改過遷善講學之
事也若曰講而不修所講又何事耶　來教欲
吾人翻槽洗臼從格物上講明以身爲教無俾
良知爲空談學者有所率循中人以上者由之
可以超悟下者亦可不失尺寸此昔賢忠告之
道敢不祇領孟氏云百里奚之適秦年已七十
矣曾不知食牛干主之爲汚也[illegible][illegible]與鄉黨自
好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不動情于
毀譽自信而是舉世非之而[illegible][illegible]自信而非得

天下有所不爲若鄉黨自好不能自信未免有
所顧忌以毀譽爲是非于是有違心之行其所
自待者疎矣不肖於師門晩年宗說幸有所聞
數十年來皇皇焉求友於四方豈惟期以自輔
亦期得一二法器相與共究斯義以綿師門一
脉如綫之傳此學原爲有志者說爲豪傑者說
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者亦
容有之或任氣魄承當或從知解領會或傍名
義持以爲清脩或籍玄詮[illegible]以爲超悟或鄙夫

學之卑陋後然自以為高或矜舊見之通融充然自以為足種種伎倆有一於此皆足為障道之因此豪傑之病也夫道有本而學有機自萌蘖之生以至于扶蘇由源泉之混以至于洋溢終始條貫原無二物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千古聖賢之學脉也凡可以言顯者大旨不出于此若夫不可以言而顯者在兄默成而自得之此固報賜之情亦捶撻相期之初心也

答吳悟齋

再領手教疊疊千餘言反覆開諭宛如面命且將提其耳而誨之世之相愛孰有如兄之懇到者哉感慰何可云喻兄自謂于陽明先師始若仇敵一變而若吾宗師不期親而自親始疑而終信乃深此豈世人依托名義藉其聲援者可得比而同哉然竊窺教意尚覺於師門宗說契悟有所未盡未免憑執已見強為差排故於不[illegible]下未免牴牾有所未合非漠然異而已也所謂未盡之旨大端有三曰良知心之本體曰知行合一曰意之所用為物先師之一生苦心精密較量簡易浩博自謂可以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千古學脉也　何謂良知心之本體良知者性之靈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只此二字足以盡天下之道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兄謂吾心原自有一片不見不聞無思無為明白地乃人之靈氣結而為心所謂中也當是時

何有良知可言若良知則是此點靈氣微顯之機寂感之通乃人之生機故曰良知良能皆屬用非靈根也此正所謂後儒之餘唾特異其名耳夫心無動靜故學無動靜後儒以不見不聞為已所不知屬靜以獨知為人所不知屬動或又以不見不聞為天根獨知為天機是即動靜之說也若先師之意則以為不見不聞正指獨知而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所謂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前未嘗別有未發者在無前

復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易稱復其見天地之心程子謂靜見天地之心非耶邵子指天根亦以一陽初動而言蓋窮上反下一陽初動所謂復也天根如樹之根天機如根之生意名雖異而實則一不可以動靜分疏若以天根爲未發之體天機爲已發之用分動分靜存養省察二用其功二則支而離矣兄自謂初悟時其于此一片明白地皎皎然在其胷中亦且三月其後不能行持保任漸漸磨滅恨不能再見此也兄

平生以此學自任一二十年勤苦修鍊不肖豈敢以未證爲證致議于兄然竊窺兄之弊尚未免以光景爲妙悟若存若亡入於恍惚杳冥而不自知所以有漸漸磨滅之恨終是信良知未及良知是斬關定命眞本子若果信得及時當下具足無剩無欠更無磨滅人人可爲堯舜不肖以爲千聖學脉非誇言也　何謂知行合一有本體有功夫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謂之知心之良能謂之行孟子只言知

愛敬是能知愛敬是知知能有二乎

愛知敬不言能愛能敬知能處即是知能知處即是能知行本體原是合一者也知之眞切篤實處謂之行行之明覺精察處謂之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只因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故有合一之說知非篤實是謂虛妄非本心之知矣行非精察是謂昏冥非本心之行矣夫知行合一發于先師而非始于先師中庸曰道之不行不明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便是孔門知行合一眞

指訣孟氏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智與聖知行之謂也巧者力之巧力者巧之力引弓發矢巧力俱到巧有餘而力不足力有餘而巧不足皆不足以言中此合一之說也先師曰致良知良知是知行之本體致是知行之功夫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先師一生教人喫緊處只有在格物三字吾人一生學道切要處亦只有在格物三字若以良知本體屬知以致知工夫屬行知之體易于流動而不居格則有所存焉格物者

行其所知也謂今之[illegible]學者只在知上發明未
曾在行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知而不能行知行分而
爲二而謂聖人之[illegible][illegible]統反成穿鑿亦無怪其
然也　何謂意之所用爲物大學之要務於誠
意誠意之功在於格物誠意之極在于止至善
止至善之則在于致知一也心之虛靈明覺所
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
動也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意
之感動必有所用之物有是意斯有是物無意

則無物矣良知者寂然之體物者所感之用意
則寂感所乘之幾也有物必有則良知是天然
之則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格物者致吾心良知
之天則于事事物物之中也吾心之良知所謂
理也物得其理之謂格正感正應不過其則則
物得其理矣故曰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
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
惡者格物也如好好色謂之爲善如惡惡臭謂
之去惡戒自欺而求自慊惟在察諸一念之微

所謂愼獨也舍愼獨之外更無所謂格之之功
矣若曰何在非物何在非格當克己即克己克
己一格物也當窮理即窮理窮理一格物也當
感應即感應感應一格物也格於上下上格天
下格地也有恥且格格君心之非明格人物也
神之格思幽格鬼神也則是未有是意先有是
物善何從而爲惡何從而去且意無所用又何
從而用其致知之功乎天地間只有一感一應
而已應感是誠意眞脉路不可須臾離也克己

窮理正是爲善去惡乃誠意日可見之行而槩
以當字並舉而貫之含糊泛漫不知何取於義
而云爾也至于天地人物鬼神格物之說分明
是或問舊見解兄特習之而不自察耳先師自
謂格物其於或問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于其
中兄亦自謂格物其於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
于其中是則然矣但爲之有要而作用不同正
所謂毫釐之差不可以不察也文公曰人之所
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體之虛

靈覺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用之
微妙實不外人之一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已
不能無敝學者心理為二之弊若先師於格物
之旨則是物理不外于吾心虛靈不昧衆理自
此而具萬事由此而出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
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員輕重長短皆有定理必
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
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之方
員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毫

釐千里之謬不于良知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
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員不以權度
而欲定天下之輕重長短揣摸依彷乖張錯戾
日勞而無成也已文公分致知格物為先知誠
意正心為後行故有游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
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
于意格物正是誠意功夫誠即是敬一了百了
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為全經也允于斯三者果
能[illegible]悟得徹則凡來書所謂本體功夫之說求

仁一貫之說皆合性情讀書窮理之說良知知
識體用之說天道人道大小之說皆可迎刃而
解其於不肖所請之意有若函蓋之相值不期
合而自合矣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告曾子則
曰一貫一貫即所謂復禮非有二也不可分一
貫為天道復禮為人道天道人道一而已矣子
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
道夫子未嘗不言聞非耳聞與不聞存乎學
者之自悟性與天道非一貫而何曾子既唯一

貫之傳及語門人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夫子所以告仲弓者忠恕即一貫之異名
及門之士未嘗不聞但有悟與未悟之殊曾子
用心於內學將有得故夫子呼告之以速其悟
其次子貢頗悟可幾於道故夫子亦呼告之以
開其疑一如樹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曾子用心
於內知在根上用功但由之而不自知耳夫子
只與點破遂應之速而無疑說者謂曾子隨事
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體之一一者心也精察

良知與知識分得十分明透

卽是心去精察君曰夫子至此方與栽根下種恐未必然說者又謂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是癡人前說夢可慨也已　良知與知識所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是學問大頭腦良知如明鏡之照物妍媸黑白自然能分別未嘗有纖毫影子留於鏡體之中識則未免在影子上起分別之心有所凝滯揀擇失却明鏡自然之照子貢子張多學多見而識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是信

心不及未免在多學多見上討帮補失却學問頭腦顏子則便識所謂德性之知識卽是良知之用非有二也識之根雖從知出內外眞假毫釐却當有辨苟不明根因之故遂以知識爲良知其謬奚啻千里已哉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良知也禮儀三伯威儀三千格物以致其良知也發育峻極者德性之體禮儀威儀者學問之功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正所以尊之也孔門博文約禮博文是約禮之功夫無非此義兄謂

發育峻極吾心之性之靈所以生萬物之眞機大德之敦化也天之道也禮儀威儀吾心之天之則貫于事物之中小德之川流也人之道也凡人道所以承天也似以天道屬本體未發之中而以人道屬良知之用將大小分作兩截不遂以良知爲本體至於先師博約說亦以爲附會牽強反失聖人本旨是皆所謂毫釐之辨也

兄謂陽明先生學問有功來學所以深信者在此自謂此意理會有年實見得原自有個眞

未發氣象良知屬用不可以良知爲本體噫難言之矣良知如明鏡萬物畢照而鏡體未嘗動也若謂良知非本體別有未發之中是反鑑而索照也前於良知心之本體條下已言之詳矣兄謂先師讀書之法何可廢也然居敬持志亦不可少但在見獨不見獨耳不見獨而讀書持志固爲冥修若見獨仍須是讀書仍須是居敬仍須是持志此則不肖所未解也愼獨卽是誠意居敬持志卽是誠意之功讀書是意之所[illegible]

之事非有二也若以慎獨與居敬持志讀書仍須分作幾路不知從何處見在於意之所用爲物條下亦已言之詳矣古本序云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此三轉語大學本旨千聖之絕學於此參得透悟得徹從前種種辯說盡成葛藤剩語可以忘言矣兄謂遍宇宙窮古今只此一點眞心舍此不成

宇宙不成世界此兄自信大擔子萬里程途非神驥莫能達敢不策勉以從驅驅吾人講學第一怕有勝心與執己見此學原自古今公共之物非吾人所得而私若以勝心行乎其間是自私也所講何學格致之旨本體作用大同中惟有小異故極諫竭辯其求合非以求勝也凡有辨析所見未合不妨暫舍以虛相受棄短集長以明此學朱陸兩家紛紛異同數百年不已只是[illegible]忘見吾人不可不以爲戒也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六

新安後學 吳可期
吳可善 校正

書

與馮南江

吾兄處困圄中三年於茲動心忍性必有增益之實其游戲翰墨不過一時遣懷釋累之具昔人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南山顧以此病兄過矣弟之所未滿于兄者却不在此夫天生吾人

不徒浪生亦不徒浪死必須有個安立處此是吾人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一生精神命脈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脩自成自道無憂可遣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根一切務外好名凡情習態全體斬然放下一毫不使縈絆胸中始爲有用力處若從精采上馳逞氣魄上湊泊想像聞見上求解悟皆是前病改頭換面作障緣

皆非所謂自得也吾兄見在自見得果何如竊觀兄精神似不受困然尚浮而未實也悟入處不爲無見然尚浮於億說未免睹聞圖度也辭氣容貌若能脫洒無累然未能凝定況和翕歛發散多從作意爲之未見天則也審若是則其所謂自得者得其似而已素位實際未得相應審若是則其所謂增益者只在皮膚影響之間不過於前病上添得一層粉飾藩籬古人動忍實公案或未止此也夫以吾兄如許聰明如許力

量於聖賢路逕如許信受天之所以玉成於兄者何如四方同志所以繫望于兄者何如先師拳拳所以注念於兄者何如兄之自待自恕乃止若是是以隋侯之珠而彈雀持千鈞之弩而發機于鼷鼠也豈不重可惜哉臨別之情不嫌直致兄恃一體道誼之愛尚恐忌而不言兄之奇節美行聳動京國豪傑之聲溢在海內尚可俟弟之獻諛以重執事之病也乎率爾就正未論中病與否一番拈動未必無一番補益也弟病方深求藥於倉公甚切倘有秘方即望檢賜用資服食弟病去時兄之病亦脫矣一體故也

復顏冲宇

所諭我
朝理學正傳惟薛文清陽明先生二人文清之學切問近思似曾參陽明之學直截簡要似曾點尤見吾丈留心學術將水以自鏡非有假于方人爲者若論千聖學脉自有眞正路頭在于超悟文清只是敦行君子與曾參之唯非同科

先師龍場一悟萬死一生中磨煉出來矗矗地一根眞生意千枝萬蘂皆從此中發用乃是千聖學脉世謂點之學不如由求赤此後儒臆見非通方之論也堯舜事業蕩蕩巍巍莫非道心發用之實學所謂一根眞生意非待作爲而後有也尤曾點浴沂之見便是堯舜氣象由求赤詎可同日語哉顏子沒而聖學亡元公獨得千載不傳之秘明道伊川再見茂叔有點也浴沂氣象此學脉也愚謂我　朝理學開端還是白

沙至先師而大明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從靜
中養出端倪猶是康節派頭于先師所悟入處
尚隔毫釐此須面証默識非言說可盡也學以
見性爲宗若見得性之全體所造自別亦存乎
心悟而已寄至試錄多造理之言必是吾丈手
筆格物致知策語謂人心以虛爲德尤見精造
良知者性之靈天之則也致知致吾心之天則
也物者家國天下之實事物理不外于吾心致
吾心之天則于事物之間使各循其理所謂格

物也此聖門合一之學也若曰理在天下格其
平之之理理在國家身心格其齊治脩正之理
則未免分爲兩事心外猶有理也雖與後儒之
說稍有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

與沈鳳峰

我公天性純篤雖處高年未失赤子之心只此
便是道根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
作祟且道赤子啼便啼喜便喜行便行坐便坐
轉處未嘗有情曾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我公

具如此道根未能超凡入聖只是信此未及未
免行不著習不察自壯至老未能超然只尋常
挨排過了若信得此及只從道根眞生意培植
長養將去自當有水到渠成時候武公年九十
尚不忘儆儆不肯承公厚愛漫此奉告可效縢
誦萬一不敢謂室中之鑒暮夜之燭聊致愛助
之恍耳亮之亮之

答洪覺山

官舍回辱教章之及聞道復所經汲汲以會友

爲務凡遇精舍會聚之所必爲數日之留或復
簡書招徠以盡合併風聲鼓動渢渢洋洋此非
眞以性命爲重視萬物爲一體者肯若是乎
伏繹來教令人心神豁然聖賢之學只是良知
一路一是百是一勘百破更遮瞞此子不得得
此歸併足慰相觀之益矣何幸何幸吾人知良
知之學而猶不免有走作之病者雖是看得良
知太容易亦只是致知工夫未能誠一眞切所
以流入欲念種種染着滲泄寖成多欲之累實

非良知有咎也除却良知更無下手着落處矣夫學慎獨而已吾兄已是一句道盡子復何言良知即是獨知獨知即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無所知識本是無所粘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體慎獨便是功夫此是千古聖神斬關立腳真話頭便是吾人生身受命真靈竅亦便是入聖入神真血脈路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非有二也明道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可謂一言以蔽之

矣吾人慎獨功夫被知解意識假借遮攔不能覿體反觀復還先天之體才有許多包藏粘帶窒塞偏枯不停當處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却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吾人今日見在豈敢便自以為無欲然須信得萬欲紜紜之中反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之明命不容磨滅所在故為今日之計者謂慎獨功夫影響揣摩不能沉機審察掃蕩欲根以歸于無則可謂獨知有欲

則不可謂獨知即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理為若二物則不可此等處差若毫釐謬實千里不可不早覺而明辯者也所謂實篤行矣而以為義襲實近思矣而以為計較亦只是信得慎獨功夫未及若信得及時時是著察時時是自然又寧有是病乎所謂隨處體認須令動容周旋中禮此非人為之合乃天德自然忠信所以進德只慎獨便是立誠功夫便是達天德只此便是收拾處亦便是歸宿處非可以

他求者也楊子折衷近得請觀慈湖立論誠有過當處其間精義亦自在不以瑕瑜相掩可也所示日用應酬一番滯礙一番從容足知安分限不放過功夫若果在一念獨知上徹底洗濯一番剝落一番精純滓渣愈消神明愈顯此便是無盡藏修行原無分限可拘也恃一體之愛率此請益此中更有向上一關存乎心悟非筆舌可能盡也

答毛瑞泉

吾兄樂道忘勢風動一言可此固出于秉彝之同然有道者處此正須有義可精若便守此爲聖賢家法慨然以風神及人之遠爲巳任顯然有當于莘野南陽之趣則非弟之所敢知也吾人學術不純大都是功利兩字作祟吾人謂如油入麵未易出頭亦善名狀先師哀憫吾人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種種病痛到這裏再欺瞞此子不得可謂對証眞藥物矣但吾人之學未免各以質之近爲事見解格式妄意承當不能覿

體相應要其極處適足以增功利之藩籬于聖賢精義未見有分毫交涉處也且執事獨不聞畏壘之事乎潛能之學以無悶爲宗今觀此何如也有教不吝徃復亮之

答王鯉湖

承手教云一念之發知其所不安而勉強制之而後念又復萌此却是滅東生西之病聖門愼獨宗旨當不如是夫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譬之淸淨本地不待灑掃而自然無塵者也愼之云者非是強制之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淸淨而巳在明道所謂明覺自然愼獨卽是廓然順應之學悟得及時雖日酬萬變可以澄然無一事矣然此却非知解意識所能揣擬格式所能支持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只今且道放不下的是任麽念頭于此勘得破便是用力處亦便是悟入處大易艮背行庭之旨煞有精義靜中時時默觀有得更以見教求助之願也

與胡栢泉

旌鉞涖信州公務就閒講下生徒有能承教求益者否功利之毒入人巳深雖號爲賢者鮮能自拔道義與功利常相勝昔之人以無所爲有所爲兩言决之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神感神應動之以天凡在名目上揀擇形迹上支撑功能上湊泊而非發茨以出者皆有所爲而然也吾丈日逐應感精察入微受用處更覺何如云云

人不論出處顯晦逆順惟此一件是日用本領
功夫此外種種好醜皆過眼陳迹也

與唐荊川

聞兄入省發舟西渡則前旌已迅發矣領所留
手教知赴援甚急不遑寧居且云克齋兄借兵
不減于秦庭之哭可謂岌岌矣及見克齋來東
忽有止兵之說倏緩倏急倏鼓倏罷倉卒擧動
有同兒戲吾兄老婆心切救世念重但恐未免
尚被虛聲聳動只此便是道學障便是應機欠

神處不可以不察也吾兄自信此學已得手徹
底乾淨不知一切應感果皆出于本色無意見
攙雜否一切逆順稱譏好醜盡能平懷應之不
起爐竈否于自巳一切利害得喪盡能忘却不
作見解伎倆遮攔否一切好惡盡能緘藏使人
無所揀擇否若于此有未透脫還是此子有礙
在未可便恃以為徹也芻兵機應感呼吸存亡
孔子尚臨事而懼以為未嘗學況吾人乎兄既
督領麻兵所行旅從乃軍之宜還須整隊押發
防其沿途搶掠庶為有制之兵赴難雖急獨帶
此數百門烏銃將安用之區區一體休戚相關
情不容已知兄諒予不以為迂

與唐荊川

竊觀吾兄近來擧動乍出乍沒倏往倏來若神
龍之變化似欲使人不可測識略出有[illegible]
免涉于輕躁反使人情惝怳不能快然此[illegible]
間關係非徒形迹加減而已也況兵家應感呼

吸安危尤忌播弄奇正開闔虛實進退藏于九
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隱見叵測主張處全賴
于機機圓則應始神方則礙大抵鎮靜則得之
輕躁則失之吾兄見在感應凝目注思微覺有
礙當機便不能神便會蹉過生死利害反覆毫
釐皆决于此凝目注思固將以矯輕躁之失此
正在形迹上加減似鎮靜而實未必然也千古
聖學本于經世與枯槁山林不同吾人此生不
論出處閑忙亦只有經世一件事如吾兄今日

處在兵中金華百萬與山中飲水曲肱萬變在人原無二事徹頭徹尾只在機上理會原無二學此機無寂感無閒忙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是謂圓機日應萬變而常寂然方是大鎮靜方是經世之實學固兄所稔聞也但恐救世心切如張忠定之救火當局對境復作二見傍觀不嫌於饒舌耳昨聞兄請兵意氣橫發君臣朋友之義以身相許誓欲與同生死竊意此尚從俠氣帶來俠者之重然諾輕生死終涉好名與聖賢

本色作用未免毫釐亦在機上辨之而已兄常自謂已忘得名根試驗之纔遇差別境界便會觸得動纔涉嫌疑便思分疏忍耐不下纔經指摘便覺懊惱不快活。只此便是不能忘處大抵豪傑不落卑污。多受此病非從學問理會時時自反常見不足常見有過可改幾于無我者未易以氣魄承當吾兄性根原來暢達矯權抑情處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反覺真性流行其帶此子俠氣疑于輕躁亦在此此正是學問血脉路

未分曉在若信得及時全體精神收攝來只在此一處用針針見血絲絲入理神感神應機常在我如馭之有轡銜射之有彀率如舟之有舵一提便省一切嗜好自然夾帶不上一切意見自然攙搭不入豈止用兵如神千古聖學亦不外于此矣何如何如兄任事真經世心切愛人根重每事盡心寧可犯手不肯此子放過但恐應機處少有所礙如前所云實同心隱憂也易無妄繇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既無妄

矣尚有匪正之眚何哉此正是研幾之旨夫子求免大過之心幸默察之

與譚二華

前有啟候曾入記室否聞中成此大捷人皆以為奇功此特救急之事治標之道休養元和鎮定安輯正須費九分精神以圖久安此治本之論也譬之久病積羽漸肖得發汗其元氣全體傷敗無復根腳可依若非妙手時其虛實漸次調攝以挽生意雖使攻擊暫得效秖益其斃而已

吾兄沉幾默運自有長筭當不以區區為迂談
也吾兄妙用亦望隨時默察以盡人之情慈愿
至而罰不行固為姑息若罰過乎愚使衆心恐
恐不謀朝夕亦取怨之道也何如何如

答譚二華

辱手教示慰教我多矣公所示擊石出火眞是
延命之術所謂教外別傳軒轅派頭也堯舜姬
孔只是致良知良知盡性之學性盡則命亦自
至見圓明之體成無為之用為天地立心生民

立命不離人倫應感日著日察而聖功生焉其
于外家之術所謂知之而能不為者也弟于良
知兩字實未致得盡尚有許多疏漏在果能覿
體承當便須一了百了尚何彼此分別之有竊
意公于此兩字雖已信得無他路可走却亦未
能致得盡未免將意見攙入其間眼前尚有許
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
生死譬之有源之泉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
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眞實受用非知

解意[illegible]能湊泊也所云堅不起放不倒亦是
知[illegible]察自見附去所答荆川吉陽二三
條[illegible]相知毅口漫說公乃以為對病之[illegible]
公[illegible]公[illegible]可謂瓦礫眞金矣公有玉[illegible]
借鉄如意打破[illegible]作此念當下即破更無等待
也公自謂已過入山之關此念亦落等待若必
入山纔好了手[illegible]種種感應之迹又作何勾當
耶

答李漸庵

不肖久辱公道誼之愛此別匆匆殊不能已於
情道力業力本無定在相勝之機存乎一念覺
與不覺耳不覺則非昏即散纔覺則我大而物
小內重而外自輕此持衡之勢也區區暮年行
持於此頗有證入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任之
而已

答李漸庵

易曰貞吉悔亡悔生於動自信良知直心而發
天則在我是謂貞吉而悔亡譬之日月之明自

有往來未嘗有所動也纔涉安排卽爲憧憧萬起萬滅是謂朋從爾思非自然之往來也試於默坐反觀時審加體究動與不動只從一念入微處決之此乃本心寂然之靈樞非可以意識承領而得孔氏云未知生焉知死此是究竟語非有所未盡也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晝則知夜原非有二于此參得透方爲盡性方爲立命方是入聖血脉路若不從一念微處徹底判決未免求助於外以爲賁飾雖使勳業格天譽

望蓋世撿盡世間好題目轉眼盡成空華與本來性命未有分毫交涉處矣。

答劉凝齋

拜公珎教深領虛懷樂善之誠起知於意見湊泊於聲聞自是吾人通病非敢責諭于公但謂不肖守師門之學思以易天下故推尊而發明之豈可變也自謂不妨舍是而直學孔孟如此分疏從何處來非不肖所敢聞也良知不學不慮寂照含虛無二無雜如空谷之答響明鏡之

鑒形響有高下形有妍媸而谷與鏡未嘗不寂然也正是推明孔孟相傳之絕學公謂舍是而別有所學則是於虛空中忽起分別之相正是意見聲聞心魔作祟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百姓日用同於聖人成能原無門戶可守見在不了冀辨於百世之下尤非不肖所敢知也豈言其所不能行以欺人欺天者哉但毫釐千里其辨甚微認賊爲子甘心委任自家寶藏盡被盜洩而不自覺未可知也不肖與公此志

相應若少避忌依違是負公之心知如果不肖執見未忘而公更有妙悟亦望明以牖我自當遷改以終善道不敢有所吝也

與劉凝齋

公于此事已信過八九分但一念入微處尚欠穩實一切應感尚涉擬議揀擇未見有泰定收攝之期此事非難非易非起心管帶亦非灰心忘懷固不可舍穢而取淨亦不可逐妄而逃眞酬酢變化自有天則毀譽順逆之來能如風之

樹一不動心否無念之與覺能一如否六根五
用無攝無散不落動靜二見否直饒透過諸關
尚是色身邊事與本來面目尚隔一塵不出五
陰區宇此是究竟語幸寄參之

又答劉凝齋

伏讀來教獎許太過鄙人不敢當而惓惓任道
之心溢於言外則又不覺油然心領也夫吾人
以經世爲學乃一體不容已本心非徒獨善其
身作自了漢經綸之學原於立本與天地同其

化育一毫無所倚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此學
脈也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
不矜功能此四者念中一有所着皆倚也公自
信自考以爲何如師門良知之旨千古絕學本
心之靈性是神解不同妄識託境仗緣而知譬
之明鏡之照物妍媸黑白一照而皆眞所謂知
也妍媸黑白照中分別影事所謂識也若執妍
媸黑白以爲鏡體則靈知反爲所蔽矣此古今
學術毫釐之辨也幸密察之

答劉凝齋

來教云無怛無惺無寂無晝夜無存無亡無受
無不受不暇辯儒老釋之異同皆究竟語其自
信如是可爲超悟矣更復何言不肯尚以爲未
離見解得無有逆于心乎夫悟與見虛實不同
毫釐千里有真修然後有實悟一念明定觀體
承當方是寂然本體會通以行典禮方是一了
百當纔涉見解便落揣摩非實際也學然後知
不足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昔人所戒了證之悟

存乎自得有所了者尚未離四相豈易易言哉

答王敬所

首夏領吾兄山中手教中夜囫地一聲不知此
身在何處揮頓闢發便入法門展轉玩繹便是
大慧一通法語得禪理者不諱禪名以雪山少
林爲不我欺以德山臨濟只成實亦此是呵佛
喝祖伎倆亦何奇也吾兄數千百言有契于衷
與未契者略疏以請幸裁教之兄謂自來學道
者諸人自瞞處多山中日夜逼拶始知從前道

解蓋慮情識大意者心之用情者性之倪識者
知之辨心本粹然意則有善有惡性本寂然情
則有真有僞知本渾然識則有區有別苟得其
本盎然出之到處逢源無所待于外意根于心
是爲誠意情歸于性是爲至情識變爲知是爲
默識不揣其本而惟末之求縱滅意去情而離
識本末睽絶祇益虛妄耳皆瞞人且自瞞也兄
謂知之一字云衆妙之門亦云衆禍之門如不
自得手隨人妍媸止是口舌上功果誠然誠蔡

良知虛體不變而妙應隨緣玄玄無轍不可執
尋淨淨無瑕不可污染一念圓明照徹千古遇
緣而生若以爲有而實未嘗生緣盡而死若以
爲無而實未嘗死通晝夜一死生不墜有無二
見未嘗變也惟其隨緣易於憑物時起時滅若
存若亡以無爲有則空裡生華以有爲無則水
中撈月臨期一念有差便墮三塗惡道皆緣應
也自其不變言之凡即爲聖自其隨緣言之聖
即爲凡冥權密移決諸當念入聖入凡更無他

物不可不愼也兄謂知上加一致字在曾子已
屬葛藤前所見教亦不願領可謂自信之過矣
古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不得已而有言若論
父母未生以前本無汚染何須修證天自信天
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六經亦葛藤齒是一把
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着舌與聽也哉夫教
有顯有密凡有言可筌有思可得列爲六經散
爲百行種種色色可倪可像所謂顯也父母未
生以前玄玄淨淨言思路絶不可執尋不可汚

染所謂密也不明顯密之機不墮於相則淪於
空非善教亦非善學也兄謂三十年盤桓至此
實有所見不是拾人剩語此段心肝惟翁可與
剖判不然幾枉過一生此悟後眞實語不肖敢
謂兄未有所見自此以往工夫儘無窮尚須有
理會處不但已也文殊表智普賢表行悉不在
文殊會下已得根本智及在普賢會下遍參行
門尚被迷失譬之良馬之覆康莊方是起脚第
一步過都歷塊尚涉千里程途遂謂[illegible]他

千里爲咫尺猶未免抹虛意思在非實際也兄自此能一切差別景象不離當下囫地一聲全體放得下全體提得起掃蕩意識情塵直至不迷之地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方許爲實得耳兄謂佛陀百千義海教典止是法身中一帳簿直饒經綸盡大千世界亦是腦後餘光此等見解從何處得來今既如此勘破此後經綸事業又從何處下手方免瀰邏平地行船虛空走馬可與知者道不然又成剩語矣見教不肯入

十歲餘今日不了何時了望我誠切愛我誠至敢不拜教古云了不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之人檝手同行披襟一笑直出天地之外登須彌山頂以望世間此世出世法無足而至無翼而飛誠非挐雲掣電手不足以了此一着期與兄終勉之耳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證自悟直下承當若衖呼始上船已隔幾重公案兄謂此一番悟是重生光景恐落窠臼亦欲掃除其信然也不肯亦曾記古德有偈云彩雲堆裏仙人見手把

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認仙人手中扇且道與蛇足是同是別請細參之

與莫中江

吾兄決意還山豈徒優游好遊求以適逸遐覽遠與尚友千古如鳳之翔如龍之潛神變隨時固有非衆人之所能識者矣吾兄素信此學但平時記撰功深鑽研力久未能卽忘聞見之心若光只信良知自足以盡天下之變恐亦未能脫然無疑也良知是性之靈竅本虛本寂虛

以適變寂以通感一毫無所假於外譬之規矩之出方員規矩在我則方員不可勝用泥方員而求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此學未嘗廢聞見但屬第二義能致良知則聞見莫非良知之用若籍聞見而覓良知則去道遠矣顏子德性之知子貢多學之識毫釐之辨在孔門已然況後世乎吾人此生只此一事學未入竅終涉皮膚卽今請究知與識何辨回與賜孰賢反諸一念之微細細別白所謂第一義者何在得個真的

路頭姑舍所已得者務求其所未得者教學相長日著日察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于師門庶為有補方不辜負丈夫出世一番耳惟兄念之

答孟會源

大學一書乃千聖心脉徹首徹尾徹體徹用只好惡兩字盡之吾丈揭此兩字以為聖學之宗可謂一口道盡至博而至約者矣孟子論夜氣好惡與人相近正是指出良心本來真頭面箕子陳範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為王道錫民之

極平旦虛明之養養此而已皇極之建建此而已非有二也大學者大人之學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慎獨致知一循乎好惡之自然而無所作位育之微機也故自意身心以至國家天下皆以好惡發之首尾相承體用一源也中庸戒懼慎獨誠意之功莫見莫顯必有所感之物慎獨者正所以致知而格物也好惡本乎性情無有作好作惡正是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未發之中正心之屬中節之和修身之屬致中和則本立而道行天地自此位萬物自此育家齊國治天下平而王道備矣此聖修之極功大學之能事也後儒以誠意之前另有致知之功分知行為先後則中庸由教而入者為無頭學問將何所藉而從入乎吾丈謂格物致知原非缺漏無待于補可謂得其旨矣但謂明德是慎獨之功未與物接至親民始與物接似未免于分析之過夫明德是萬物一體之體親民是明德應感之迹正所以達其一體之用也聖人之學恒

寂恒感無間于有事無事而豈限於物之接與未接乎大學論絜矩之道惟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上下所感之物也所惡於上下是謂良知毋以使下事上郎是格物致知乎天下之要本諸好惡好惡之具本諸良知而已大人事業可當見戲惟丈其重圖之

與汪周潭

同寀中可與共此者幾人大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無非取善于人若使人皆玄德而後取之耶

所取亦有限矣所謂舍巳從人非但不善始舍有善亦舍方為忘巳之學吾人日用應感纔見巳有是處人有不是處便是有我之私非所以示大同也幸察之弟春暮往赴江西之約期與東郭念菴諸兄會于青原白鹿之間蓋以會為學務求取善之益非敢以學為會也

與張陽和

區區近來勘得生死輪迴一關頗較明切皆從一念妄想所生道有輪迴便是覔空中之華道

無輪迴便是撈水底之月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默契之可也佛

答張陽和

承手教惓切知憂時為道委曲苦心吾人虛辭繆張而實踐未至激成紛紛所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非剿說也吾輩講學原為自巳性命雖舉世不相容一念炯然豈容自昧況世間豪傑無地不生言之危與巽雖若隨時而一念默默互相省覺乃是救取自巳性命呼吸不相待也

沍寒極東正吾人來復之時不因時有所加倡聞館中亦數輩能信此學者吾世丈須留意隨機觸發六陽從地起以彙而征原是一體不容巳之心非徒招朋類助門面為此勞擾也人生不知學猶不生也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答張陽和

來教所述張弘山論學之言其義頗精有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其與徐

魯源論學之言謂古之聖賢以一心建立萬法未嘗有所摹擬于前况於動靜語默食息起居之微又安能一一摹擬之而後謂之學乎陽明先生揭出致良知三字真是千古之秘傳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為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入聖之捷徑也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確然不易乎世者矣頃者友人屠坪石轉致荊州公所諭書謂屠子好談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不惟不以為諱且從而從

更之當事者之心可諒矣務空談而乖實行庸
或有之自是吾黨不善學之過非師教使然也
其謂魚兎未獲毋舍筌蹄家當未完毋徹藩衛
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學之通病尨有裨於聲教
此良工苦心蓋將以明之非故有所抑而欲廢
毀之也但恐吠聲㳙影之徒巧于承望有所更
易變置因噎而廢食反使初志鬱而未暢世道
汙隆學術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別嫌明微
不可以不慎也所望秉執化權宣昭義問以翼

吾道使海內善類以心相應顒然知所歸向無
復懷疑師門一脉不致泯泯無傳所謂萬代瞻
仰在此舉也

與朱金庭

此件事無巧法只從一念入微時時求慊于心
便是集義眞功夫一切任名義仗氣魄倚見解
凡有題目可揀皆是義襲之學此便是[illegible]術誠
僞之辨吾弟天資本超穎詩與字已[illegible]彥詩
爲心聲字爲心畫心體超脫詩與字[illegible]

體格粘帶詩與字[illegible]只此是學非
可以他求也

與李見亭

此行望吾丈全體擔荷隨上隨下隨閑隨忙孳
孳切切以發明此學爲事做個出世間大豪傑
眼面前勘得破不爲逆順稱譏所搖脚跟下劄
得定不爲得喪利害所動時時從一念入微證
[illegible]王張討箇超脫受用纔有所向便是[illegible]
[illegible]着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着便是[illegible]

爲本色道人一念萬年更有何事區區日用行
持亦只如此出處雖殊此志未嘗不相應也竊
窺吾丈此生志向安身立命已無別路可走但
日用應感尚涉悠悠欠發疑欠受苦進學全在
疑大疑大進小疑小進不疑不進譬之行路既
有必到長安之志纔舉足起途便有三叉路可
疑疑了問問了又走不肯半途而廢必到長安
而後已若終日悠悠坐謀所適或雖行路而不
肯發很自由自在終無有到長安之期也吾八

既在路上盤桓感激之適順盜賊之縱橫劫以懷資之得喪困心衡慮有多少苦在若是到長安之志不肯休歇境愈苦志愈堅衝前冒險求遂其志若欲自討安便縱遇此小苦境便生退心亦終無得到之期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兄既要做千百年大豪傑不要只討見前嬰兒快恬受用內翰清高無菑無難亦易養壞人有志者當生懼心必須大疑大苦一番疑者信之階苦者樂之基經此大疑沉着研究若無滓渣方能

有諸巳而信不然知解儱侗而巳受此大苦轉展磨礱若無聊賴方能反諸身而樂不然情境假借而巳舉千鈞之鼎者非烏獲不能勝區區於丈日有望焉東廓乃孫聚所青年嘗學不墮家聲望加意周旋以求益友之助學問之於朋友如魚之於水纔一相離便生枯渇此生可與性命相許者眼前寧復幾人種種力行好事只是揀得好題目做縱使文名蓋世勳業格天轉眼便成空華若眞爲性命默默自修自證以學此生當不以此而易彼也嘗謂吾人在世須享用餘年顏子三十二而卒三十二以外便是餘年孔子七十三而卒七十三以外便是餘年若於此不知享用營營逐逐尚有歇不下念頭眞天刑不可逃也可不哀哉京師同志有詢及不肖者即可以此相勉

與祝成吾

先師云言語政事文學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所謂收斂非徒槁心僻處避事之謂

能于一切應感直心以動不作世情陪奉勾當常感常寂內有主而外不蕩方是眞收斂幸默察之得此一路入頭豈惟養生有益千古聖學血脉亦可窺矣

與林益軒

承詢孔門可與共學之旨往復商究若有契于中者非執事樂取人善不存畛域能若是耶夫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吾人爲世情功利所染着自開方便門悠悠度日不肯出頭

諾苟只是無志總使做好亦只在世情功利上揀得此好事去做如守官清白豈非好事若未忘得要做好官之心雖不爲富亦爲貴也總使忘得富貴之心汲汲然要求好聲譽好勳業只此便是功名之心未忘得在此必爲聖人之志所以爲難能也吾人今日且未說到可與權地位只可與共學亦未易能若果可與共學從前種種世情功利熟路便須頭頭斬斷一心一意只在道德上討入頭此可與共學之志方

是適道之基譬如有志要到長安不得不尋大路走尋得大路一心一意只在此大路上行左是可與適道力行不息脚跟下站得定不復爲世情功利所移奪方是可與立到此已能強立不反矣然猶未忘得固守堅持之意到得可與權地位方能從容自在變動不居無可無不可珠走盤中了無滯礙此是入聖究竟受用處吾人于聖人之志且未歸一便欲懸想究竟受用何異孩提之童初學行步未免倚墻傍壁放步

且未能而遂使之縱步遠適不至傾跌而仆者幾希矣雖然始學之與聖人只有先後淺深生熟之殊本無二事只如學步之步與縱步之步先後階級一毫不容自然然足之所履實未嘗有異也自聖學不明道術爲天下裂謂無可無不可爲聖人事初間且要有可有不可夫伊尹夷惠豈不是學孟子以爲不同道而所願學乃在孔子孔子無可無不可自謂異于逸民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夫無可無不可者良知也

有可有不可者意見也良知變動周流惟變所適意見可爲典要卽有方所意見者良知之蔽如火與元氣不容以並立也學者初間良知致不熟未免用力執持勉而後中思而後得到得工夫熟後神變無方不思不勉而自中道淺深誠有間矣然此中所得無所滯礙之體實未嘗不同也若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意見以助發之是憂元氣之不足而反藉于火以爲之用非徒無益其爲害有甚焉者矣盖不知

淺深生熟是謂淺躐不知始終只一事是謂淺
離衡之有權造衡自權始非至于終而後有權
亦非用權之始必假一物以益之而後能也發
端既殊歸宿亦別孔子之于二子始終條貫可
以默識矣邇者屬下士友方與開講之會首揭
先師立志說拔本塞源論以爲學的鵝湖之後
此風寥寥今日之舉豈必人人皆有眞志淘金
于沙亦爲之兆焉耳夫成已成物原非兩事盡
人物之性只是盡已之性在執事既秉風化之

權貞教淑人恐不能忘情于振德之助在加之
意而已

答宗魯姪

辱翰惠遠及良感不遺展讀云晨起授衣昏暮
乃入無有餘力及於學問夫所謂問學乃見在
日履不論閑忙無非用力之地若外見在別有
問學所問所學又何事耶大禹八年在外三過
門而不入勤勞如此却只行所無事不鑿於智
便是禹之問學顏子陋巷屢空不改其樂便是

顏之問學若外此別有所學忙時是着境便生
厭心閑時是着空便生怠心又何得爲同道耶
昔者有司聞先師之教甚以爲好但爲簿書期
會所絆不得專業體領先師云千聖學脈不離
見在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
非推極知識之謂也格物者體究應感之實事
非窮至物理之謂也自聖學不明儒者溺於所
見不能反身陷於支離而不自覺正是古今學
術同異所在老姪試取陽明先師傳習等錄論

學諸書反覆潛玩自當沛然無所疑矣

與田竹山

內弟張子叔學志於古道博習遐覽輿意超然
聞左右以誌事屬之可謂得人矣夫誌者史之
流也史貴實不貴華貴公不貴私貴能傳信於
千百世不貴粉飾鋪張以眩曜一時之耳目史
固如是惟誌亦然至於賦役尤宜詳且慎焉昔
太宗時開館擇才將成大明一統誌一人欲詳
山嶽一人欲詳科目兩相忿爭不已其欲詳田

賦者則曰此非天下試録也其欲詳科目者則曰此非天下黄冊也當時傳議以爲科目之不詳猶之可也田賦之不詳其能無關於國家之命脉哉今執事修誌必能權輕重之宜酌華實之中決不致混淆無倫顧一得之見不敢不申於執事也且石子重黄文獻諸名賢均有著述之功固當表章以開後學而先師文字散逸在故家舊俗者望採集收録以爲新邑文獻之光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答劉抑亭

辱終領手教具悉惓惓憫時憂道之心一失人身任所漂泊累刼而不能償迷人見種種情慾以爲實有依戀嘗爲終身而不知反所謂言道者多知道者少此非吾丈生死心切誰肯興言及此豈勝警惕不肖夏秋以來臥病半載耳加重聽一切交際亦省息豈上天憐予攪聽多言以此示戒不敢不深省衰齡殘質後來光景已無多生死一念較簡切古云平時明定臨期自無散亂有生死無生死皆不在討度中一念惺惺冷然自照縱未能超亦任之而已吾丈謂不肖殫力窮年主持道脉此豈可以意氣承領而得耶各各自反自力所謂默成而信實非言說可了了也

與鄭石淵

夫道有本而學有要良知之訓海内誰不與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每不肖過南譙學中同志會者不下百餘人自南玄捐棄漸致零落而

不肖亦罕至今法堂前不止草深一丈矣大抵世情是熟境名利是舊習譬之猿猴偶被循誘著衣冠以爲能揖客能捧茶纔見眼前果核依舊跳踯褫毀復其故態矣今者則何以異此吾執事既不廢舊學還望羣習舊日諸友作南譙十日之會以終大業不使人以猿猴目之亦師長分内事也

與李見羅

所云德修罔覺之意曾細叅否良知本無知如

鳶之飛魚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即此便是必有
事即此便是入聖之機精采無可提處氣魄無
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略涉精采氣魄知識
商量便非無聲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
吾人終日操持懸崖亦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
或以爲要妙或以爲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
可也

與李見羅

見所著大學古義以修身爲本以知本爲宗壹
是以修身爲本天下國家皆末也故曰物有本
末此謂知之至也吾世契所見非有異於師門
致知之旨蓋彼此各從重處提[illegible]知是身之靈
明主宰身是知之凝聚運動無身則無知矣無
知則無身矣一也區區晚年於此更覺有悟入
處但無由與世契一面證耳

與殷秋溟

聞近處毀譽之衝能平懷視之一毫不動念乃
是上天以此檢驗吾人定力纔被[illegible]動便是功

任

行有滲漏處所謂即此是學非徒挨排遣適而
已也古有任生死超生死者死生只在眼前眼
前毀譽利害有一毫動念一不來處便是生死
一不來樣子只此一條路更無躲閃處平時澄
靜臨行自然無散亂平時散亂臨行安得有澄
靜孔門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已一句道盡是謂
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驅殼非所論也
若夫超生死一關生知來處死知去處宇宙在
手延促自由出三界外五行非術數所能拘限
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非思想言說所能
湊泊惟在默契而已

與林介山

吾兄心事弟輩所素信固不待白而後知但致
知工夫無有盡藏時時只知自反時時見得有
過可改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格物實受用
處世人齷齪誹謗如含血噴空固自汚染不上
中間客氣童心任情作惡病痛能保其必無否
此個是兄所當速改不待終日者也且尤處此

嗚呼益之矣

多難能自遣釋比之戚戚沉溺苦海者奚啻什伯若只從清虛意見上抹過便信以爲無累與聖賢反已改過實作用却恐未得相應也古人云天下何事最苦眼前不明大事最苦吾兄當此一番境界若果能眞証實悟了得此一着大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官之有無名之得喪何異風之過耳哉

與吳中淮

區區暮年來勘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人生天地間此身同於太虛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做個活潑潑依閒道人方不虛生浪死耳惟是老師所傳究竟一脉未得人承領日夜疚心世間不無豪傑明爽者或失誠實篤厚者或失頴慧所以注念於吾姚事尤耿耿不容已不知近來行持更復何似知吾丈愛我信我當不以爲繆悠也

答程方峰

天泉證道大意原是先師立教本旨隨人根器上下有悟有修良知是徹上徹下眞種子智雖頓悟行則漸修譬如善才在文殊會下得根本智所謂頓也在普賢行門參德雲五十三善知識盡差別智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着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又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有滅未離生死窠臼若眞信良知從一念入微承當不落揀擇商量一念萬年方是變識爲智方是師門眞血脉路世丈謂區區妙悟神契獨先得之區區實無所得葢常折肱於此偶有所徵耳竊念世丈種種行持只幹辦此一事知無別路可走然尚未脫意根種種參會養此良知之體使光潔圓淨能寂能照觸處似無所疑不爲無見然尚未離見解若欲度脫生死會通世出世法更須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着脚忘意忘見庶幾得之

與魯書堂

執事宰劇邑撫疲民，一切經綸注措，足以孚衆情而當上意，足占幹局之良矣。顧吾人一生惟有此學，無論閒忙順逆，皆是圓明一竅中流出，日應萬變而不窮。苟此中不得機竅，只在境上隨緣抹過，忙時便慄，閒時便昏，順則恣情，逆則拂意，了無自得之處。然自得在於深造，而其要莫先於澹世情。澹得下，則不從軀殼上起念，欲障漸除，眞機自然透露，人我兩忘，好惡不作，平懷順應，坦坦蕩蕩，無入而不自得矣。此古人平天下之大道，不可以襲取而僞爲者也。向與執事別時，曾談其梗槩，見執事憮然若有所契於中，故爲申告之，亦一體相成之意，不容自已也。

與完璞會中諸友

不相會許時，近來會聚之興何如？督學使者不喜此事，意見不同，無足爲怪。但此事原是追復先賢道場，又經四五撫按與學憲詳議處分，已有成案，縱欲變更，豈肯甘心自外于名教？但願諸賢牢立脚根，默默自脩，養晦待時，終當有清泰之期。損盈益虛，時乃天意，天意欲玉成諸賢，故生出此一番艱苦，以爲堅志熟仁之助。若諸賢不能自立，隨世起倒，雖使終身處在順境，只成支吾粉飾過日子，于鍛煉磨礱，未有分毫補益處也。烈火中方見眞金，若只是鍍金假貨，隨火銷鑠，則自討敗露，亦不足惜也。立與不立，只在一念轉移，眞假可以立辨。且彼作惡，亦是吾黨依藉假途有以致之，若眞脩行自立，如周如程，彼豈作惡也哉？望諸同志各各自靖，不爲虛聲浮響所撼動，以身明此學，方爲出世偉男子耳。

答梅純甫

吾弟此生行持，知無別路可走，但向來尚從見解而入，不離識神，雖時叅校外典，尚在言詮上討求，日逐應感精神尚有怠緩，雖處靜時，不能當體凝寂，未免假借於物以相勝，勉強支持，非昏沉則散亂，無可奈何，任之而已。若如此挨排過日，雖百年有何了期？此皆是識神用事，往來

起滅總是生死之本若能深求密究討箇變識爲知路徑更須一着喫緊用力處夫識與良知同出而異名所爭只毫釐識有分別知體渾然識有去來知體常寂故曰良知如太虛萬變紛紜隱見於太虛之中而太虛之體廓然無礙其機只在一念入微取證此是吾人隨身規矩不可須更離也學有緝熙光明只此便是不容歇手公案顧子所以欲罷而不能也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之一字乃最上一機存乎心悟非見解所及何時再晤終此究竟

與梅純甫

承遣弔深領道誼一體至情年老遭此頗覺難堪吾弟談虎色變休戚所同情之所感自有天則此亦吾弟驗過眞實語因此勘破世間皆假合之緣雖父子骨肉亦無三五十年聚頭哀樂二境如寒暑代謝亦順之而已來教謂一切俗事絕念無營而精神意思尚欠凝聚學問功夫尚屬悠緩只此欠凝聚悠緩便是世情根子未淨所在若果朝夕究竟只此一事便是單刀直入舍性命行徑豈容更有礙膺之物耶

與周順之

有簡候討已入照老年遭變情覺難堪因念世界缺漏豈能平滿亦安之而已來教謂不理人口幾陷不測此等處不可一毫責人正是吾人精義所在譬之人被蛇蝎所傷只好自反不能遠避豈可動一毫作惡之心況吾人立于天地之閒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省愆視履以求無忝此是本分勾當天之玉成吾人不如此不足以任大而遠到也千萬自力

好話好話

與吳從本

此學無奇特相無些子伎倆可倚靠致良知之外另有出世勾當卽是異學致良知工夫不出倫物感應上下交承不能愼動令人見疑非有所挾卽有所爲非隨緣順應家法也執事寮察自見精舍頗同志數人撐持方得久大執事是個中人同志中頗有齟齬子方自恃以爲至貴

此老何曾不修行

人莫能知，而人乃視之爲燕石，或莫之眞將焉賴哉。不肖此番至水西，匆匆而執事視之亦磊磊，未見有虛懷求益之意，殊不可曉。此事如覆卵，非氤氳醞釀則不能成變化，執事視此果何如耶。

答沈宗文

僕衰年艱於途涉，爰念令弟宗顔大捷，喜不自勝，且問玄晤之變，情不容已，忻慼交集，匍匐遠來，深擬與吾契晤言信宿，以豁鄙懷，不意從者

發吿入鄉，不及一面，悵然而行，彼此歉缺之情可知矣。相傳吾契聞報之時，初意亦欲歛靜，因親友相強，遂致縱恣，勞擾支費不給，至稱貸以益之。鄉人嘖嘖，無不嘆羨以爲榮，有識者則以爲過於喧囂，若在所深惜也。予見羅念菴登第時，其家處之寂然，無所加減，宗黨至今傳頌不衰。邇舍親羅康洲、張陽和居家亦甚貼泰，凡事務從省約，父兄相安，不事矜耀，家人稍有生事作[illegible]而遺之鄉黨相御，若儒素之家，略

無驕貴氣味，此皆區區所親際而目睹者也。況君家累世積善，好修尊翁未盡之志，發於令弟，正宜承家守訓，以光世德。倓爾張皇，開托至爲庸流所歆，達者所嘆，意尊翁九泉，慰慶之餘，亦或有戚然於衷也。區區兩世通家，不得不以此言相聞，望吾契速改[illegible]吾道。令弟在京，亦望以此意相達，盡去格套繁縟之習，凝靜澹泊，益勉於學，以慰四方同志之望，不惟保終令德，亦以篤祐而綿福也。諒吾契素所信愛，當無逆耳

之嫌。所寄令尊翁墓表，便中脫稿即當付刻也。

與沈宗顔

頃見履名大對第二，可爲聖朝得人之賀。不肖辱賢父子兩世交承，相信相愛之情甚篤，於宗門宗說，契悟亦深。邇者彙征之會，六陽從地起，仰以成泰，風聲鼓召，上下相聯，於世道亦將有賴，非徒通家識私喜而已也。夫學之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日離。京師舊有同志月會，相傳已久，近因時好差池，漸

遭倫是江陵公忠臣

成避忌消息盈虛時乃天道不足爲異但吾人
此生發心原爲自己性命自性自修自命自立
無所待於外若以時之向背爲從違所學何事
非所望于豪傑也近見錄文有談性說命假禪
幻以爲表異之說令人惕然發深省吾黨之學
果有假于禪幻自當創悔懲艾以圖自新若爲
自己性命將以尚友千古不墮此窠臼則當益
求自信順逆境界莫非動忍增益之助非時議
所能益也元老於師門之學原亦相信近因吾

黨不能以實意將之微致規切意在相成非有
所作惡也世人過於承望形聲相軋釀成紛紛
之議遂使信學之初心混迹疑似隱隱約約闇
而弗彰此等氣象豈　聖世所宜有宋之末世
殷鑒不遠憂世君子所當亟反而圖之者也明
良相遇自古所難
聖上睿哲天授元老仰承弼贊世方以尹之一
德說之啓心望之不徒一時彌縫粉飾爾也夫
有伊傳學術方能成伊傳事功若非洗滌心源
徹底瑩淨使上下孚格出于譽望聲色之外德
從何一心從何啟此在當事者所當自愛非把
人之過計也元老與吾契有年家之雅故以相
聞幸默存之爲此亦爲彼也所云月會之議還
望終始自信約三五同志續而舉之此件事不
論在朝在野原是一體同善不容已之心非強
飾門戶求以矯抗于時也

與沈宗顏

前有啟僕討在照存吾契志本高遠才本弘偉

家學相承此生知無別路可走從前偶有出入
乃是習氣未除譬之千里神駒縱步康莊時有
廻旋行當迓駕不足爲累又如昨夢只今惟求
一醒諸夢自除況在今日又是轉身大覺之時
徑超直入一念萬年堅志達不寧復有所掛牽
爾耶我　朝二百餘年魁首者六七十人歷稽
往牒百年前者已入鬼錄五十年前者或存或
亡已如塵夢中間可稱述或以綱常立命或以
性命安身一峰念菴二三公之外不復多見夫

天置身天地間、自當有安立處、不在灼然一第之榮而已也、區區八十老翁、於世界更有甚放不下、惟師門一脉如綫之傳、未得一二法器、出頭擔荷、未能忘情、切切求友於四方者、意實在此、年來勘得此件事、更無巧法、只從一念靈明識取、此一念靈明是千古入聖真脉路、吾契已平時信得及、更望深信密體、不作知解言說抹過、使此學日光日顯、日孚于衆、擔荷有人、不致泯泯、老懷始有所慰耳、

與鄧子和

吾輩今日、不在知識之多、解悟之深、其大病惟在脚跟下、不肯著實理會、未免在功利世情上作活計、終日談說良知、種種玄機解悟、皆成戲論、譬一器先受烏頭砒信、後雖投以甘露、亦皆變爲毒藥矣、只緣平時所受的是實病、潛伏流注、已非一日、今日所聞的是虛見、脚跟下原是貼襯不起、以虛見勝實病、雖時時發根、徒長盛心、求見有分毫補益處也、吾輩欲討真受用、更無巧法、須將此器所受毒藥徹底洗滌、令乾淨、寧可一生冷淡寂寞、不在世情上討些子便宜、良知本來面目、始有十分相應處、方爲不辜負初心耳、此吾與賢契所當共勉者也、

答周居安

古之豪傑、未有不從病困中進德、大抵處順境則意氣易於飛揚、處逆境則精神自會收斂、貞下啓元、天之道也、剝而後復、易之道也、只怕吾弟及今器未是大豪傑、未免爲病魔所降、若果

信得良知及時、不論在此在彼、在好在病、在順在逆、一念萬年、恒久而不已矣、吾弟天質本篤厚、但入悟處微欠超脫、所以未免擔閣過世界、不肯與吾弟脩合此方、乃是丹頭一粒、服之可以立躋聖位、非但去病而已也、

與張叔學

得手書、知日來向道甚切、吾弟資本和平、但用心覺疎、處事微欠剛斷、種種習氣未免纏繞、漸至因循、因循不已、便成痿痺、治其病原、只是

最初一念欠決烈耳若只如此揩抹過時光豈
惟道念不進雖舉業亦成擔閣譬如人在夢中
只爭箇覺與不覺今既有將覺之機會須猛省
振衣一起以收開復之功若再悠悠又將做夢
矣

與張叔學

此番雖得入試然神思却甚憊矣凡百可省心
息慮如不欲戰相似以無意應之庶幾有補若
再以得失念系之翻成惑亂無益吾弟文字比

之往時已知入路然氣格尤欠嚴密詞句亦少
清潤顯處似入於淺隱處似涉于晦要之還是
念頭上欠精明之故大抵場中文字如走馬看
錦雖七篇都要勻稱然須有一二篇着意處所
謂萬綠枝頭一點紅王司以此爲進退不可一
槩忽過

與張叔學

此行受父庵公真切之教向來凡情習氣頓覺
消滅可謂不虛行矣同志中多言此公未盡精
專區區向來亦有此疑細細體究殊覺未然且
道先輩長者肯以此學自任終身者有幾肯以
此學諄諄誨人惟恐不能及者有幾吾輩但當
領其懇切之心間或議論見解有未同處且當
存之不必深辨但云老師處似未盡愜又以濂
溪明道未免爲上乘禪宗隱於心誠有不安然
亦當姑置之惟日逐修身改過盡去凡習以還
其純懇爲報答此公耳一路讀仲時詩稿喜不
自勝不惟辭句清亮思亦悠悠大抵作詩須學

以玄思發之方不落言詮瑣瑣步驟未免涉蹊
逕非極則也

卓吾

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七

新安後學 吳可明 吳可善 校正

序

陽明先生年譜序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于終稽其中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于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之自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

學[illegible]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于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在于未發之中一言卽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于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為至蓋家學之秘藏也孟軻氏受業于思之門自附于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為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為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為己任若登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合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是聲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屑然取證于商羊萍實防風之語肅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為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倀倀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

靈自幼卽有志于聖人之學蓋嘗泛濫于辭章馳騁于才能漸漬于老釋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卽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出于孟軻氏而端緒實原于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呶呶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

泯智息盡亦難矣然而[illegible]旨發微濅著風動雷行
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于人心之同然
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
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
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
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群儒之言道之要也
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
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辭無良散為萬殊神奇臭
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測也是

故溺于文詞則為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
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為鄙矣天之所降百姓
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虛寂
則為異端無思無為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
不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為拘方有物有
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
要則臭腐化為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為臭
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于此夫儒者之學
務于經世但患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

身以上直治天下是猶泥于內外精粗之二見
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
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及生民而不宰其能
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為而成莫
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
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出入于大
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
知不為空言也先師續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
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

氏與吾黨二三子慮學脈之無傳而失其宗也
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為譜以俟將來
其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發然亦不敢假
借附會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于
言詮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為徒
作也已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序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為警矣言者所
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

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有印正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其未得之也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

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胡子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余讀吾師吉安起兵再報海日翁手書至情溢[illegible]師雖倉卒遇變而慮患周悉料敵從容條畫措注終始不爽逆數將來歷歷若道其已然者所謂良工苦心非天下之至神何以與此而世之忌者猶若未免于紛紛之議亦獨何哉夫宸濠逆謀已成內外協應雲烱之熾熏灼上下人皆謂其大事已定無復敢攖其鋒者師之回舟吉安倡義起兵也人皆以為愚或疑其詐時鄒謙之在軍中見人情洶洶入請於師師正色曰此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使天下盡從寧王我一人決亦如此做人人有箇良知豈無

一人相應而起者若夫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宸濠始事張樂高會詗探往來且畏師之擣其虛浹旬始出人徒見其出城之遲不知多方設疑用間有以貳而撓之也宸濠出攻安慶師既破省城以三策籌之上策直趨北都中策取南都下策回兵返救或問計將安出師曰必出下策駑馬戀棧豈知不能舍也及宸濠回兵議者皆謂縣師勿遏須堅守以待援師曰不然宸濠氣焰雖盛徒恃焚劫之慘未逢大敵所以鼓[illegible]

輪刀處上亦得見之

藏其下亦全恃封爵之賞今出未旬日而設奚
心恨喪譬之卵鳥破巢其氣已墮堅守待援適
以自困若先出銳卒乘其偷歸而擊之一挫其
鋒衆將不戰自潰矣已而果然人徒知其成擒
之易不知謀定而動先有以奪其心也師既歸
舍閉門待命一日召諸生入講曰我自用兵以
來致知格物之功愈覺精透衆謂兵革浩穰日
給不暇或以爲迂師曰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對
境應感實用力處平時執持怠緩無甚查考及

其軍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係全體精
神只從一念入微處自照自察一些着不得防
檢一毫容不得放縱勿助勿忘觸機神應是乃
良知妙用以順萬物之自然而我無與焉夫人
心本神本自變動周流本能開物成務所以蔽
累之者只是利害毀譽兩端世人利害不過一
家得喪爾已毀譽不過一身榮辱爾已今之利
害毀譽兩端乃是滅三族助逆謀反係天下安
危只如人疑我與寧王同謀機少不密若有一

夫宜知此真宜亦此

毫激作之心此身已成虀粉何待今日動少不
慎若有一毫假借之心萬事已成灰燼何有今
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譬之真金之遇烈火愈
煅煉愈發光輝此處致得方是真知此處格得
方是真物非見解意識所能及也夫死天下事
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難不
有其功易能忘其功難此千古聖學真血脈路
吾師一生任道之苦心也幾既讀是書并述所
聞綴諸卷端歸之嗣子正億服膺以爲大訓是

豈惟是以裨紛紛之議千古經綸之實學亦可
以窺其後來纂述之大莫善于此嗣子其圖之

精選史記漢書序

嘗聞之古文之與時文其體裁相去若甚遼而
其間同異之機不能以寸要皆於虛明一竅發
之非明者莫能辨也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若
有取焉爾讀者得夫作者之意而不失其用虛
積實紆徐縱閑變化之態時文猶古文也不得
其意而徒辭之徇句句而研之字字而較之襲

擬摘實如優人之學孫叔敖適足以來識者之
一噱而已予友荊川子嘗讀史漢書取其體裁
之精且變者數十篇批抹點裁以為藝文之則
夫子長法國語左傳孟堅法史記固也然其文
皆自為機軸而不相沿襲殆師其意者非邪子
長之文博而肆孟堅之文率而整方之武事子
長如老將用兵縱橫蕩恣若不可羈而自中於
律孟堅則遊奇布置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整
而不煩制而不迫有儒將之風焉要之子長得

其大孟堅得其精皆古文絶藝也荊川子是編
自謂深得班馬之髓而於漢書尤精蓋所謂得
其竅者也昔有關中士人嘗持所作請證於陽
明先師先師謂曰某篇似繫辭某篇似周誥某
篇似檀弓某篇絶似穀梁其人甚喜因諭之曰
十歲童子作老人相拄杖曳履咳嗽傴僂非不
儼然似也而見者笑之何者以其非真老人也
苟使童子飭衿肅履步趨以介乎其間人自娩
然不敢以幼忽之何者以其真童子也嘗以語

荊川子荊川深領之謂可以為作文者之法且
夫天下萬事未有不從虛明一竅中出而能得
其精者也因述所聞而為之序其端

歐陽南野文選序

予友歐陽南野子文集行於世久矣門人督學
少洲馮君慮其浩博授集于予選其尤有関於
學者若干篇屬會稽陽山莊世將梓以傳而門
人宗伯石麓李君亦以所選集寄至遂參互校
輯其得文若干篇釐為四卷云序曰通天地萬

物一氣耳良知氣之靈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
靈氣無乎不貫是謂生生之易此千聖之學脈
也我陽明先師慨世儒相沿之弊首揭斯旨以
教天下嚮邇濂洛以達於鄒魯蓋深知學脈之
有在於是也海內同志之士見而知之與聞而
知之者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卓然自信
實致其知者有幾能超然自悟於言教之外者
有幾良知本無知凡可以知知。可以識識。是知
識之知。而非良知也良知本無不知。凡待聞而

擇之從之待見而識之是聞見之知而非良知
也是皆不能自信其良知疑其不足以盡天下
之變而有所待於外也道本自然聖人立教皆
助道法耳良知亦法也果能自悟不滯於法知
即良知之知識即良知之識聞見即良知之聞
見原未嘗有內外之可分也南野子蚤歲即從
先師於虔所謂見而知之者也沉粹慧敏才足
以達素爲先師所授記凡振牖淬鍊蓋無所不
至而其顯顯然究孳孳亹亹以繼其志亦無所

不用其情予不肖辱交於南野子三十餘年受
其切劘之益最深師門晚年宗說每舉相證夫
嘗不爽然稱快以爲聞所未聞若飲醇醴甚然
且溢於面所謂交相益者非耶先師嘗謂獨知
無有不良南野子每與同志論學多詳於獨知
之說好好色惡惡臭乃其應感之真機戒自欺
以求自慊即所以爲愼獨也集中無非斯義所
謂卓然之信超然之悟蓋庶幾焉儒臣得君自
古爲難昔者河汾之學不行於身而見之貞觀之

朝蓋房杜王魏諸賢爲之表章有以致之也先
師之學不啻河汾南野子身際
明聖宣昭禮樂之化過於房杜諸賢即其所履
蓋信儒者有用之學於師門與有光焉惜乎天
不憖遺使大業不得終顯於世吾黨不能無遺
恨耳讀是集者知所考鏡以信以悟反求而自
得之發明此學於無窮其機有不容自已者矣

鄒東郭先生續摘稿序

嘉靖乙酉秋予偕緒山子赴冲玄之會道出昆

陵以府對崖周子示予以東郭先生之集曰此
第三續稿也且屬之言予惟先生之集傳于人
久矣初稿刻于廣德次刻于維揚今復刻于婺
州雖其前後所見不無淺深精粗之異而修詞
命意一惟師說之守則先後反覆未嘗少有所
變也先師之說以良知爲宗良知者本性之靈
誠之原而物之則也意者其發也物者其目而
見之行觸機而應應而常寂因物而感感而常
靜虛實相生有無相形不可以致詰是義也及

悲天地自天地生民自生民吾人自吾人睽分
瓜裂漠然不相聯屬噫蔽也久矣自陽明夫子
倡道東南首揭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天下之人
皆知此心之靈貫徹天地而生民之痾癢疾痛
始與吾人休戚一體相關爲之維持撫摩以遂
盡其心而致其命者始烱然不容于自己所謂
生生之仁也夫良知在人聖愚未嘗不同然而
有能有不能者利害毀譽有以蔽之也吾人誠
有意于經世豈忍一日悠悠其于退托漠然視
之而已也天地萬物一體相通生生之機自不
容已一切毀譽利害之來莫非動忍增益以成
盡吾一體之實事隨其力之所及在家仁家在
國仁國在天下仁天下所謂格物致知儒者有
用之實學也豫章瑆湖王君其殆庶幾乎君與
吾黨同事夫子面承良知之教從事于斯專志
不貳居官居家隨處發明此意亦所以自立其
官于泰也以州里之休戚爲己任其官于浙也
以師門之休戚爲己任一以爲慈父一以爲幹

于一切以身徇之不以毀譽利害惕乎其中其
退而家居孜孜求友以教學相長後進多賴之
時出赴同志之會以求交修之益晚年築室靜
養益務遯密凡毀譽利害之來不惟無所傷且
將資之以爲助即其日可見之行庶幾所謂無
忝于所學者非耶嘉靖乙丑春予赴予念菴子
與諸友會于洪都厥子緝錄君遺文一編示我
予展而讀之多與同志問答觀法切劘之說及
詠歌酬應之詞與夫當官興華宜民之跡雖不
屑屑以文名家要皆以真志發之以求不悖于
師說非苟然者觀其請質于師有曰斯道廣大
無少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但反觀于內猶
未是天壽不貳根基毀譽利害之關未免脫然
師手書答曰是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
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食鼎
一匕已知鹹味生平所得不可槩見已乎因舁
數語于冊授而歸之夫吾人既有見于良知立
心立命以繼絕學之傳豈分外事耶讀是編者

能逆志以究其所學亦將有㸌然不容自已者矣

讀雲塢山人集序

珠川子銳志詞章之學有年既裒然富且工矣一日聞陽明先師良知之說恍然若有見憮然嘆曰斯其根本之學也乎吾之所習特枝葉爾已聞以其說發爲文詞則衆譁然非而咲之此道學頭巾語也習之將奚以爲珠川子亦舉子舊習未能舍其于良知之說又不忍棄也二者

往來于中久未能決今年秋予赴冲玄之會過信江珠川子出雲塢山人集示予予讀之則前之所謂富且工者是已及詢所謂道學頭巾語則曰嘗會有常州集因人之咲弗欲以見也予曰有是哉子于此既不能舍于彼又不忍棄也則如之何夫欲之燕則北其轅而已欲之越則南其轅而已既欲之燕又欲之越是惑也轅將安適哉珠川子曰吾亦病夫志之勿立耳是以不能進于是也子何以輔吾志予曰可哉夫君子之學莫先辨志未有志于根本而不達于枝葉者也亦未有徒志于枝葉而能得其根本者也今之所謂良知之學者夫亦通其說而已未嘗實致其良知也名爲根本而實未嘗忘于枝葉也子而果欲實致其良知非徒通其說而已則當自其一念靈明者專志而求之弗憚乎非笑弗眩于多岐必也忘世情忘嗜慾并其詞章之念而忘之而後道可幾焉良知者天地萬物之靈也子而果能實致其良知範圍曲成將于

是乎賴而況于文詞之藝乎哉故自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語知至也昔有求工畫者不在乎吮筆含墨而在于解衣盤礴以坐之人惟能忘乎畫而後畫始工耳今者則何以異乎是[illegible]之未謂頭巾者皆泥于良知之迹而未得其[illegible]而未化者也先師之集傳于人久矣子試取而讀之果有頭巾氣否乎然則子之惑可以解矣他欲致知而務文詞之工是猶以隋珠而彈雀者末也已是集凡若干卷諸體裒然咸備予既已

志于想本亦將以爲枝葉而忘之矣不然是固
詞章之埜也而可少乎因書以畀之且以徵子
辨志之學

國琛集序

國琛集者予同年一菴唐子所紀開國以來人
才之盛集之以爲世寶者也集凡四科蓋取曾
論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義不以時不以類不
以品小大偏全錯而陳之各擅其所美其要主
於發明此學以蓄德而廣才固非病于方人也

夫學心學也人心之靈變動周流寂而能感未
嘗不通也虛而能照未嘗不明也此千聖以來
相傳之寶藏人人之所同有惟蔽於私而始失
之學也者學去其蔽而已矣非有加也何也夫
心之通明謂之聖聖人者生而知之學之的也
君子以修言善人以質言有恒以基言皆學而
知之者也而惟有恒則可以進於善人君子而
人於聖小者大偏者全唐子所謂斯四科者不
於文不於行皆自其心論之非其心則常乖也

降殺實王之義存乎本源通學之意存乎[illegible]
學者亦能灰線而生氣行乎其間在明眼者取而
觀之此紀集之本意也顧自明興以來學術漸
著學於薛敬軒沿於吳康齋胡敬齋而開於陳
白沙敬軒以行修康齋以悟入敬齋祖薛而得
諸於吳白沙宗吳而尤主於自得學將有所歸
矣延綿衍溢至於陽明夫子首提良知之旨示
之學的而後燦然大明國將興必有兆以開其
先蓋徵之也此千古血脉流行生化之機不以

意測不以識求以此畜德則德日新以此廣業
則業日富轉移人心之要綱維治化之原學之
大全也夫自良知之說傳流海內人孰不聞然
能實致其知者有幾唐子欲以討真心爲刺贄
真心孰從而討之夫真心者言乎有恒之心天
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吾人果能持其有恒之心
究夫虛寂流行之機以求其所入而不以意識
參乎其間聖學庶有賴也已若曰執權衡以較
輕重而以方人病之淺淺乎知唐子矣茫茫太

益孤懸一揆其謙卒以助乎此唐子晉心而勤
然而終焉

三錫篇贈宮保梅林胡公

嘉靖庚申春宮保制師梅林胡公以平倭偉績
受
天子明命署以
南宮之銜錫以璽玉蔭以錦衣寵至渥也凡在
文承之下者咸旅進于庭所以頌公之德表公
之功彰公之寵殆將無所不用其情矣予復何

歎哉

言哉竊惟居德者忌居功者怠居寵者危古人
所深戒也爰述三錫篇以爲萬一之助嘗讀易
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謙之九三曰
勞謙君子有終吉公以師中之德荷三錫之命
則既以承天之寵矣勞而能謙乃克有終固公
所宜自盡所以圖報於將來者也夫虧盈流變
福害好惡之應天地鬼神於盈謙之戒昭昭矣
世儒人欲利出師以詩書御進命之當宜無所不
可而但益矣謨至有滿損謙益之戒禹又從而

年受之益深知夫天道之不可違也今夫祿位
名壽皆具天之所以命於人而人之所以自奉其
身者也大德之人必得若執左券以索寄然者
是非有心於得之也舜之大德量如太虛未嘗
有一毫外慕之心其視祿位名壽之加於其身
與其去於其身如萬象之變出沒於太虛之中神
奇臭腐無所揀擇亦無所增減故飯糗終身移
衣固有太虛之體固如是也吾人德不如舜量
不如太虛未能忘乎外慕之心而於外物之奉

身者乃欲屑屑焉求備以自蹈於盈滿之戒亦
見其惑也已夫角與而齒缺翼附而足虧在物
且然而況於人乎歷觀三代以後之大臣善處
成功之際而能保命以終吉者有幾祿盛者或
聵於名位尊者或劣於銜名高者或嗇於壽而
壽永者或偷於祿豈惟德之不逮於古固亦氣
化之漸薄夫人乘之自不容於求備也與奪贏
張或衰或益大化默司其柄吾人終身浮沉於
大化之中特不能以自覺耳今自巡察而歸中

而不與言有而不居[illegible]公之[illegible]其[illegible]進於是亦
將與舜爲徒匹三命之寵與諸癈之物亦將申
錫於無疆矣走也知公能深故望公彌切區區
漫述固亦大莫之意期以襄德于有終也公亦
將有以受我否耶

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

昔者孔門言志由求赤志在得國而治斷斷于
兵賦禮樂之事曾點之志浴沂風詠不出日用
之常若無所事事者而夫子所與顧在此而不

在彼豈其深有契乎其中爾耶儒者之學務于
經世然經世之術約有二端有王于事者有王
于道者王于事者以有爲利必有所待而後能
寓諸庸王于道者以無爲用無所待而無不足
入者爲王出者爲奴見使然也惟見有小大故
有無之迹乘之見之小者泥于有見之大者超
于無斯固點之所以爲狂而異于三子者之撰
也昔有工畫者衆皆吮墨伸紙奔走以待用
一人獨解衣盤礴而坐此真工畫者也夫知工
畫者不在于吮墨伸紙而在于解衣盤礴之人
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矣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
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
知有之爲利而不知無之所以爲用也人知用
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所以爲用也而世之儒
者未免溺于有無之迹而二之其有者以兵賦
禮樂爲神奇浴沂風詠爲臭腐是不鑿牖而求
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禮樂爲臭腐浴沂風
詠爲神奇是去輻而求車之用也間有略知二

者之偏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眞以治身
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似矣夫既
曰以道治身所治孰非事耶既曰以其緒餘土
苴爲天下國家緒餘土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
未嘗相離也有無相因以應于無窮二者混而
爲一是謂經綸無倚而達諸天故曰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此孔門家法也宛溪子志于儒者之
學有年矣今之守越也秩二千石九梃之堂施
貴以表觀畫封履畝闔其氏于中者殆方千里

不可爲非得國而治矣一切弛張捨以政爲學練兵稽賦崇飭禮樂之教盤根之所割大簇之所蠹幣先風采爍然振于一時不可謂無所事事矣是將有所待與否何如也立乎不倚之地而行乎無轍之塗動于靡闢之門而藏于無爲之鑰優游容與童冠詠歌出于注措經綸之外隱然若有當于古之狂者所謂以無用爲用殆庶幾乎非邪予不肖無足以契乎其中而與予而予之志則遠矣三年治成擢副山東觀察

行有日矣屬令葉君某陳君某輩奉其道術之教施于八邑恨其將去而惜無以承之也以予爲有一日長徵言于予以道志夫儒者之效欽然不見于世許時于茲山東夫子之鄉沂雩之遺風猶有存者而茲行適當暮春之景浴于斯而風于斯俛仰千百年之上下可以陶然而詠矣

贈葢泉陳侯被　召北上序

予嘗觀前史循吏傳爲無赫赫之名而有肫肫之實竊以爲史臣之溢美爾世豈有實不副而名乃過之者哉今得吾葢泉陳侯之爲政乃知史臣之書誠有所未易測者陳侯起進士嘗出守會稽以憂去邑人思之山陰與會稽接壤附郭惠政所均邑士夫請于當路復得守山陰吾侯之於山陰也約已裕衆時以文學飾吏治期年而治洽三年而政有成仁惠流傳士民安之銓司廉得其實疏名于朝以檄召行有日矣吾邑士民咸曰陳侯良吾父母世豈多有如陳侯

之惠我者哉問其政嗒然莫知所對予然後知循吏之不可及而史臣爲不誣也古今論治不同其大要不越于刑政教化本末之間而已世道下衰議政則遺化議刑則遺政拂其所性而民之心益離嗚呼人情不大相遠治之者顛本末之序往往至拂其所性此循吏之書于史者常少也三代以後爲君者莫盛于文景爲循吏者莫盛于西京之世然編史者于文景無可紀之德于循吏無可蹟之政何哉教化之盛如慈

母之煦子如春膏之潤物發于至誠洽于無[illegible]而受惠者莫能爲之辭也或者曰侯之政簡而不苛紆而不怠又當兵興之日百役具舉侯以耐心措注其間事集而民不知擾此豈非所蹟者哉予曰然哉斯固幹局之良也而予之所取于侯者則以其有仁者之心政敷而刑緩教彰而化協率其心之所安以宜民而不自以爲功也傳曰肫肫其仁其庶也乎哉古人之學至誠經綸而無所倚侯也有志于是是謂經綸天下

可以達天德區區漢之循吏有不足擬者矣予因諸士夫之請相與述民之情爲侯贈且將以進侯于古也

送王仲時北行序

昔者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中庸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其終篇尚絅之云惓惓于君子小人闇然的然之辨而歸淡之一言蓋惡文之著而思反其質質其道之本乎夫自周末文勝學者溺于浮華奢泰之習務功利而忘忠信人心日壞孔子身任傳道之責將以挽回世教而無從也乃志于從先進以求之于野其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則尚絅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淡者其諸忠信之義乎故曰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夫忠信之在人譬之五味之淡五色之白五音之希聲淡者味之本也白者色之本也希者聲之本也故禮尚玄酒以著白賁而樂貴朱絃以存本超

君子于此可以觀學矣自漢而下世教日衰學者安于所習而不知返蓋千百年于茲矣吾師陽明夫子生于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益薄首倡良知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回之呶呶焉濱于危且困而弗恤也良知之說始于孟氏而傳之子思即中庸所謂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之信而從者幾徧海內蓋良知之在人心感觸神應有不容自已耳吾子仲時師門之嗣子尤海內同志所屬望而家學將有

頼焉吾子質其恐而好修志于學則其所至知其
必為君子必不為小人無疑也而幼遭多難所
比奔馳依倚外氏之庭操慮日危且深殆庶幾
早達者非耶夫吾師德在人心而業在天下崇
報之典鬱而未彰蓋久將有待也迺者聖天子
推恩賢孚旌贊議卽以申錫之命進吾子于太
學將養之以需其成茲其兆矣雖然吾子此行
入仕之始世味方濃而聲色之移人尤甚口體
耳目一溺于所好其流獘將有不可勝言者識

者不無隱憂焉昔之人有聽古樂而聽鄭衛
之音而不知倦此無他好有所溺則人心變矣
存亡之幾辨之在早而反之在力吾子其務弘
乃質崇乃志懋乃學反諸獨知之良袪其所謂
的然者就其所謂闇然者以無忘尚絅之意寧
過于野無寧過于文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
其忠信而不為聲色世味之所溺則幾於道矣
慎斯以往德將自此日崇業將自此日廣善乎
繼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追從子憲
子之家學庶幾有光而無忝以是豈徒不失望
于海內之同志而已乎吾子行矣

原壽篇贈存齋徐公

萬曆丁丑歲存齋徐公壽七十有五秋九月二
十日值其懸弧令辰走羈俗緣未能如期赴候
首述卮言一編屬通家門人陸子光宅洎季兒
應吉往昇賓筵用申觴祝之敬吾人生于天地
間百歲為期天地賦我以形道為之紀日可見
之行惟出與處其道無所不在也出則以其道

格于上下輔世長民以兼善天下處則以其道
獨善其身守先王之法以開來學若無一善兼
徒以其七尺之軀久生于世非有道者之所貴
也古之至人達而壽者莫如文王處而壽者莫
如孔子其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曰不知老之
將至此壽徵也曰穆穆文王緝熙敬止勉勉我
王綱紀四方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
幬萬物並育並行而不害不悖此德符也德以
[illegible]壽以昭德夫人之所知也若夫積德以凝

命爲壽之原譬之以源至致得於罔也非夫人之所知也先師有云心之良知是謂聖天地之靈氣結而爲心心之靈明謂之知清虛昭曠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此萬化之綱千聖學脉也意者心之所識者知之倪心體粹然意則有善有惡良知渾然識則有是有非善惡則好惡形是非則取舍見萬病皆起於意萬緣皆生於識心之[illegible]六本無善惡本無是非譬之明鏡之鑑物[illegible]白皆其所照之影應而無迹

過而不留[illegible]識即所謂照也真心無動而意有往來真[illegible]變而識有生滅以照爲明奚啻千里知此[illegible]知文王孔子致壽之原矣昔人頌文王之德[illegible]不識不知紀孔子之學曰無意無必意者[illegible]之所由以生識者緣之所由以起也意根於心則善惡自無所淆而意爲誠意識變爲知則是非自無所眩而識爲默識無識則知亦忘無意則心亦冥譬諸太虛之體不知諸相而亦不拒諸相萬象往來於太虛之中而廓然

無礙文王孔子所以順帝則而達天德也夫意與識非二也識有分別意爲之主意有期必識爲之媒是謂一病兩痛交相成也孔門惟顏子爲善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孔子稱其庶幾以其屢空也子貢而下未免多學而識以億爲中空者虛明之體億識則非空矣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惟子貢以下一派學術漸漬染習流賊爲子雖在豪傑翹然以知學自命者亦且陷

於其中而不自覺可慨也已自陽明先師提出良知爲宗孔周之絕學賴以復續信而從者遍海內學者牿於舊見且鬨然指爲異學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不佞於公出處之槩重有感焉公深信師門之學力肩斯道爲善類所歸向非一日矣出也以其學行於
朝秉國之鈞承　天之寵經綸密勿定大計決大疑以天下安危爲己任倡明正學淑人心而闢殺運視群邪之訕如狂瀾之撼砥柱屹然無

撓也其處[illegible]行於家宅心淵默應感[illegible]
滯篤於倫[illegible]朋來之樂徜徉峯泖之墟修身
以見於世視群小之慍若飄風之過耳漠然無
所入也尚友千古道合志應其於文王穆穆勉
勉孔子合德於天地殆庶幾乎慕焉而若有契
也夫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俛焉而不知年
數之不足至人不已不厭惟日不足之心有如
此者走也辱公之愛最久而荷教最深八十衰
儽徒以不肖之齒稍長於公步趨追從絕塵以

奔蓋若瞠乎其後也惟公孳孳亹亹法天之行
時向邁而德日新年有加而學無盡如神龍遊
於昭曠之域出則為見處則為潛將與孔周相
忘於千載之下絕意去識啟心之靈以綿道脈
於無窮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百年之期
有未足多者矣此固區區同心之願也

壽鄒東廓翁七袠序

自聖人之學不明于世世之學養生者務為異
術譸張泥執併老氏之旨而失之是非養生者
之過聖學不明之過也聖人之學復性而已矣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萬物備焉性其生理命
其所乘之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此性命合一
之原也戒慎恐懼其功也不覩不聞其體也良
知者性命之則知是知非而微而顯即所謂獨
也戒慎恐懼而謹其獨焉則可以復性矣故存
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先師所謂戒慎恐懼
而中和出焉是也中和致則天地此位萬物此
育而無外內顯微之間此聖學之的也知此則

知東廓先生所受之學矣先生之事先師四十
餘年于先師之學終始發明惟歸一路未嘗別
為立說以眩學者之聽聞先生生平以翕聚同
志為已任東南學者之會以十數每會必如期
先往後期而歸虛受弁包務期獎掖朋友有過
未嘗顯斥微示之向而使人之意自消辯論有
未合者未嘗必其強同稍為分疏使自思得之
故人皆得盡其所請而樂為之親擔負聖學卓
然為海內儒宗同志賴焉志純履謙所見者日

遂嘗曰吾始也戒慎于事爲已而戒懼于念慮其後則乃戒懼于本體夫戒懼于事爲者其論形迹所志末矣戒懼于念慮者雖防于發端尚未免於生滅之擾若夫戒懼于本體則時時見性以致于一念慮者本體之流行事爲者本體之發用圓融照察日以改過爲務無復本末內外之可言矣此先生之學也是年先生壽七十春二月某日值其懸弧之辰宣州水西門人周子怡率其同門之友若干輩將旅進于庭以壽

先生而屬言于予予惟欲觀先生之壽當觀先生之學知先生之本而先生之壽益有足徵矣先師嘗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則神任神任則氣任精任而仙家長生久視之說不外於是是說也人孰不聞亦曰有爲之言耳先生獨信之不疑不淪于異術故行年七十視聽不衰而精氣益強非一于神守能若是乎而世之養生則與于是裂性命爲兩端分內外爲二物或迷于罔象或滯于幻形甚至顛溟濁亂惟軀殼渣滓之爲徇豈惟不知聖人之學所謂并老氏之旨而失之者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萬物芸芸以觀其復非老氏之言乎觀妙即未發之中性宗也觀竅即發而中節之和以情歸性而機在我命宗也觀復即慎獨常明之旨也不睹不聞即本體之藥物也戒慎恐懼即功夫之火候也種種名義特假象之寓言耳故曰得一而萬事畢此殆先生之所自信自悅焉孳孳而不知其老者乎雖然得一無難忘一尤

難知忘是非知之至也忘則無任矣是謂無心之得仙家亦有神還于虛之說然則先生之學任耶忘耶虛耶先生處家內外和翕子姓昌明人道之福方至未艾所以滋壽而徵諸學者無窮同志所依以從事亦將賴以無窮也爰述先生之所受者因以質於先生

壽史玉陽年兄七十序

玉陽子志于聖學有年中年好長生復習爲修命之術既築玉潭仙院以見志既乃[illegible]

于句曲之墟作圜室若干楹翼以飛樓繚以石垣塹以深渠總爲護衛堡狀若蓬島聚粮共六中外內限隔期過七十卽將扃室家絶交遊屛棄世緣入室練養以覩無始不求遂其所欲約五七年功成而後出其迹可謂太奇矣夫玉陽子之爲此也豈以儒者之學止于了性故爲此修命之術斷于兩全而得之乎抑固不得而求也夫儒者之學以盡性爲宗性者萬劫無漏之真體祇緣形生以後假合爲身而凡心乘之未免

有漏故假修命之術以鍊攝之使滌除凡心復還無漏之體所謂借假修真修命正所以復性也卽以養生家言之性以心言命以身言心屬于乾身屬于坤身心兩字卽火卽藥一切斤兩法度老嫩淺深皆取則于真息真息者性命之玄機非有待于外也是故盡性以致命者聖人之學也修命以復性者學者之事也及其成功一也若謂儒者之學不足以養生而別取于命術異自小也且老氏嘗有長生之說矣大都人

生以百年爲期百年者幾四體安危古今皆也百年猶以爲多夫所謂長生者自有所指非執吝形骸之謂也後世養生之說未免滯于形骸卽爲凡心有漏之因非老氏之旨而失之矣今玉陽子年已七十矣行將入室有期室家果可得而捐乎交遊果可得而絶乎世緣果可得而棄乎吾知有所未能也苟凡心未了縱使入室未免坐忘而坐馳爲累更大吾知有所未遂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知儒者之

學未嘗外于人道但不爲其所累耳若棄之絶之矜然遺世而獨立是豈人之道也哉孔子年七十曰吾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先之曰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者志與天通其動以天無復凡心之爲累故能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矩者天命之則未能知命心不可得而從也所望于玉陽子惟在益堅爲聖人之初志以知命從心爲的默識玄機以覩無始不爲後世養生之術所溷使世之學者曉然知玉陽子之爲人忘于學之

也不務爲奇迹者也不必于人道而能無所與求者也豈不偉然大丈夫哉同心之言不嫌覼勤因書以畀之賓筵

松原晤語壽念菴羅丈

君子之學以盡性爲宗以無欲爲要以良知爲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天性本無欲凡有欲皆生于動故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良知者性之靈而物之則也雖萬欲紛擾之中良知未嘗不知致知者所以寡欲而復性也自孔孟以來性

學不明于天下久矣我陽明先師首揭良知之旨以教天下世之學者莫不知有良知之說其能卓然自信實致其知者有幾乎肩慰學者之望哉良知本虛天機常活未嘗有動靜之分如目本明如耳本聰非有假于外也致知之功惟在順其天機而已有不順者欲爲之累如目之有翳耳之有垢非聰明本然也累釋則天機自運翳與垢去則聰明自全矣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天下莫加焉然其耳目初未嘗有異于人也

世之人不能自信其耳目而謂聰明即與師曠離婁異者謂之自誣不務去其翳與垢而謂聰明即與師曠離婁同者謂之自欺噫今世學術之弊居然可見矣吾不類辱交于念菴子三十餘年兄于良知之教所謂能自信而致之者非耶兄與荊川子齊雲別後不出戶者三年于茲矣海內同志欲窺見顏色而不可得皆疑其或偏于枯靜乎念之不能忘因兄壽期會壬戌冬仲往赴松原新廬共訂所學至則見其身任

均後之事日與閭里之人執冊布筭交涉紛紜其門如市而耐煩忘倦略無一毫厭動之意夜則與予聯床趺坐往復證悟研二氏究百家意超如也自謂終日紛紛未嘗敢憎厭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褻侮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之心庶濟天下可也尚何枯靜之足慮乎因舉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于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于此不能自信亦幾于自誣

矣苟不[illegible]之功不能[illegible]時保任此心時時
無雜[illegible]欲根所謂即與堯舜
相對未嘗不同者亦幾于自欺矣蓋終日應酬
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不涉二境不使
習氣乘機潜發此兄歸宗得力真功夫所謂實
致其知者也其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知非萬
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
輩未必非對病之藥若必以現成良知與堯舜
不同必待功夫修證而後可得則若未免于矯

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
此區區每欲就正之苦心也夫聖賢之學致知
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入者即本體以為功夫
天機常運終日兢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
一覺便化不致為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
功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欲根祛除雜念求以
順其天機不使為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
欲為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稽之孔
門顏子竭才不遠而復便是性之之樣子仲雍居

敬強恕邦家無怨便是反之樣子吾人將何所
法守耶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
念無非欲根而往往假托現成良知騰播無動
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
如馳莫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
吾輩所當時時服食者也嘗憶荊川子與兄書
有云偶會方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
以求脫離欲海祛除欲根益嘗慨于吾道之衰
蓋禪宗期于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

于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者皆不可以
僞為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皆可假托混帳誤
己誑人以世間功利之習心而高談性命傲然
自以為知學不亦遠乎甚矣荊川子之苦心有
類于兄也是月十有四日為兄五十九年初度
之辰因潯次其語以諸松原以致壽祝夫一動
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世人不能久生
只是多欲兄以盡性為學將寡欲以至于無已
能不落動靜二境終日收斂順適耳目聰明一

忘明定將與天地無疆壽兄祝兄宜莫出于此
者若夫桑榆之辱相許莫逆而繼以謂笑吾弱
能也

從心篇壽平泉陸公

萬曆戊寅歲仲春九日寔惟平泉陸公七十誕
降之辰門人陸子光宗謁余曰陸先生之年稀
矣海內遠近交游皆致辭以侑觴祝吾師爲石
交况嗣子應吉與宅同事先生其義尤篤情尤
不容已可無一言以致之余曰可哉余自八十

以來心戒不爲應酬文乃者同心之言非戒例
也夫學莫先於立志尤莫切於辨志志有大小
孔子自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者大人之學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志有定向由辨之早辨也
守之十五年而後能立習氣不能淫其志凝矣
又守之十年而後能不惑衆言不能奪其志庶
矣又守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與天通也至
於六十而耳順順與逆對耳順者無復逆耳之
言忘順逆也忘斯得矣殆至七十始[illegible]自
命曰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從心者縱心也神所
化矣不神不化心未可得而縱也矩者先天之
則也欲者後天以奉天時天地萬物有所不能
違焉惟欲即矩惟矩即欲天縱之也譬之學射
天地萬物示其的矣審固以期於中繫心一緣
習之法也久習則巧後雖無心縱矢所發無不
中的不習而無不利矣然此只是志到熟處非
有所加也所謂終身經歷之次第即其近似以
自名也以余觀于公之所履有足以啟乎者公

自幼有志于學以孔子爲師辨之已早弱冠發
嵬科晉階膴仕優游進退經綸大業日就光顯
簡在帝心群望所屬天下以其出處卜世道汙
隆不遷于習不滯于衆其動以天不以順逆介
於衷幾於忘矣晚年踐履益熟所得益深蓋其
學大人之學而其心天地萬物之心也乃今壽
躋七十心若可以縱矣公方且以莊嚴自持兢
兢以循天則一毫不敢以自逸也昔者[illegible]言孔子
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以爲善學者公

者所謂善學孔子非邪公深于竺典余嘗[illegible]
公入得佛入不得魔意其莊嚴之過若以世爲
魔境衆爲魔藪不屑混迹同塵相忘於一體佛
與魔尚爲對法非究竟義也蓋能忘分別之意
以無心應世魔即是佛纔起分別之心非指即
觸佛縱成魔譬之虛谷之答響明鏡之鑒形響
有高下形有妍媸分別熾然而谷與鏡未嘗有
心以應之也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
是非者不壞分別之相無是非者無心之應也

立志之辨辨諸此而已夫自七十以上至於耄
期壽無盡學亦無盡不但已也會須脫去莊嚴
氣象渾同世出世法即五濁世界爲道場從衆
生心行作佛事坦然平懷入于神化無佛可成
無魔可遣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顧同心
交修之願非徒一時情義之好而已也公也念
之哉

壽近谿羅侯五袠序

嘉靖甲子春暮予赴近谿使君之期相會二宛
陵晨夕證悟頗盡交修且得觀菁莪之化聞絃
誦之聲若身際武城而神游中阿之曲可謂予
載一時矣浹辰復過水西與諸友爲信宿之處
貢子玄略周子順之王子惟禎輩率諸友請予
予曰近谿公蒞吾宣州以萬物同體之學施化
于六邑其視六邑之人若一家之子弟無不欲
煦養而翼誨之其於水西諸生尤嘉惠栽培若
楚之有翹將藉此以爲六邑之倡也諸生感德
于公尤深且至五月二日値公五袠初度之辰

諸生稱觴致祝不敢後于六邑之人公之知心
莫如先生敢斬一言以侑觴祝予曰可哉斯固
予之情也既歷天都黃山假館于紫陽之墟方
期搆思屬稿忽假寐若告予曰予欲爲羅君壽
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詩人詠歌可以致辭矣
予醒而訝之有是哉信乎精誠之通也使君之
學粹瑩冲和同體萬物中心洞然無局府之隔
外境超然無形迹之滯燕笑容與意度融豁信
有淵魚之活潑其施化于六邑也彥而秀者旣

授之館而強教之在野而凡者復爲之約而訓飭之雖窮鄉僻壤使君之精神無不流注君三尺之童垂白之叟無不被使君之膏澤而思有以自淑也蓋使君之心以六邑之心爲心六邑之人有一不化于善使君之心歉然有所未盡也一時作人之盛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庶幾近之矣信乎夢之爲覺而精誠之通有以也使君自南宮中選不就　廷試十年庭除唯諾諭親以道訓子弟以義方修身以教于家者有

根既深且久故其發之于用暢達扶蘇有同于甘棠之蔽而本自德之實覩使君教人使人當下識取不作擬議不涉安排不關以凡心蓋一念真機神感神應非人力可得而與也纔作擬議纔涉安排即非神機之感應使君以此得悟即以此教人出之有本不徒聲音笑貌之爲以故六邑之人皆能信使君之心薰炙于道義而感之尤速也吾人知使君之化方知使君之學所以爲使君之壽者不外學而得之矣水西諸生果能以使君之學爲學盡去其凡心神機益然不犯人力足以倡于六邑之人所謂循爲爾德而壽考願于使君者不在于言而在于身使君之心斯慰耳若面從其教而身違之耳聆其訓而心悖之使使君之化闇而不章鬱而不暢則雖盛侈歌頌克溢于使君之庭亦徒爲觀美而已使君之心知有所不樂也區區此言雖未足以盡發使君之蘊庶幾爲知使君之心授而書之以告諸人使君其復以進我否耶

壽東丘吳君七袠序

新安休寧有東丘吳君商山隱君子也宋文肅公儆之後自文肅迨君凡十世世多聞人公天性穎異自幼志于古人之學嘗聞學於陽明夫子與聞良知之旨補郡文學晉太學生選授闕令司理朞年相繼丁內外艱深以不得侍親終身爲恨服闋遂不復起已乃闢園圃葺亭榭搆花不爲逸老之計建書院于里之東丘群友講學設諸弟子卒業其中訓之曰人生須以古人爲

期知得天之所以與我何在方爲不負所生因自號東丘隱然以愚自況表見希聖之意其志可謂遠矣歲丁丑壽屆七十夏六月十七日值其懸弧之辰友人　等乞言于予以侑觴祝予嘗講道斗山福田往來白嶽間知公行履甚悉仲子繼俊久從予遊雖微諸友之請固所樂道而不容已也予平生不爲過情之譽請以所聞與其所自況者爲公道之輔成其志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是無非者無知也無

知所謂愚也世之士人不能入于道者只爲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聰明太露不能收歛翕聚反還淳朴所以失之以拙爲道之質當學敏捷以鈍爲道之鄙當學對策以蒙爲道之塞當學智能以冥爲道之昧當學便慧曰拙曰鈍曰蒙曰冥皆愚之名也精神愈泄機械愈深是非愈明純白愈傷而去道愈遠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不神之神即無知之知故曰迅雷風烈莫不蠢然蠢然者即所謂愚也審其幾謂

之不睹不聞克其至謂之無聲無臭而其要不出于一念之微此天之所以與我之真性聖愚之所同也顏子之四勿慮而爲愚者也故能有見于卓曾子之三省魯而爲愚者也故能有契于唯此孔氏家法師門之的傳區區數十年學而未能者也君果有志于此不以世情機智參滑其間不惟養德而所以保壽命之源亦不外此君居家孝友儉于自奉富而能施與人交不立城府鄉人有犯容而不報宗黨稱爲長者其

他懿行種種皆人所難及公不欲以此自多予亦不欲以此爲譽也公年七十予亦耄矣于世間更有何事放不下請㨿諸一念共進此道固千里交修之望也

西川朱君壽言

江山白巖柴子偕朱生夏訪予稽山草堂談學之餘縱言及于養生之說莊生有云恬愉不可得而兼旨哉膏粱之士宅身繁膴慮危涉患之機多故厚其生而滑其志遯世山澤之臞志若

可以自得而窮約憔悴毋齒于外養以昌其生欲全天年以保壽命之和者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為養之備斯亦難矣柴子俛焉若思起謂予曰予鄉有朱君西川瓏者迹其所自立殆庶幾于是耶予曰何如請言其凡柴子曰朱君髫齡穎異常習舉子業傷于貧慮無以自養不能植生以養其親非人道也遂棄去與其弟姪挾貲走齊魯鞘楚與蜀周流萬餘里貿遷經營務以忠信為本為衆所依資乃大進其兄料理家政

毋以所入佐之不屑屑然也性寬厚樂施宗黨有貧乏者隨力以周無恡情間有不率意相忤者含忍隱讓以俟其化亦無嚴色城府坦然鮮事機知而以其舉子業授其子夏曰此吾未盡之志也雖處豐腴若超然處于世外以恬其心而志不疚雖似山澤之臞盎之以具修之物以為身愉而養不匱其子夏有志于學力行好修人多以為迂朱君樂成其志雖授以業亦不屑屑以世情得失督望之此則朱君之凡也予曰其然乎否哉予未或見此君也明年壽六十国為其子乞言于予以壽其親且所有以諭之予曰古今之養生者不出乎身心二字心恬身愉生之基壽之徵也子夏果能承親之志益勉于為學是諭親于道所以壽其親者益永矣爰書以畀之

壽商明洲七袠序

龍溪子讀易洗心亭上有客造而問曰儒者之學與道家養生之術有以異乎龍谿子曰一也

而毫釐則有辨矣千古聖人之學不外于性命道家則有修性修命之術易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乃道脉也自聖人之道不明儒者之學與養生之術各自為說道術為天下裂而其說始長漢魏伯陽氏儒而仙者也作叅同契以準易而法象生焉以乾坤為鼎器以坎離為藥物以屯蒙六十卦為火候穪名引喻至不可窮詰而其微旨不出于身心兩字乾即心也坤即身也坎離者乾坤二用[illegible]

三[illegible]于六虛之中、神氣性來、性命符合、即所謂火候也、而其機在乎一息之微、先天肇基後天流化、一息者、性之根、命之蒂也、但吾儒之學主於理、道家之術主於氣、主於理則順而公、性命通乎天下、觀天察地、含育萬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主于氣則不免盜天地竊萬物、有術以爲制煉、逆而用之、以私其身、而不能通于天下、此所謂毫釐之辨也、明洲子儒者也、志于聖學有年、而尤留意于參同契之説、每

爲予談及校訛闡要、津津然若不啻口出、可謂精矣、今年已七十、而視明聽聰、神氣不衰、豈眞有得于是也耶、仲春九日値其懸弧之辰、同會者將稱觴以進、以予誤愛尤深、屬一言以爲祝、夫人至七十、與嬴藥耗、封數日消、尤不可無修補之助、所謂修、補者、一毫非有假于外、近在我心、不離已身、抱一長生之本、而參同之旨也、所願吾子、盡解外膠、專志聖學、益究其所未至、鄙然虛中、不以思慮營攝、消其心、嗒然忘形、不以動作煩勞累其身、日可見之行也、心無所滑、則神常御氣、而性自此可復矣、身無所累、則氣常攝神、而命自此可固矣、性復命固、日應萬變而常寂然不斷、長生而長生之道不外于是、所謂深山之寶、得于無心者也、若夫息息歸根、黙證玄理、尤伯陽氏之啓機、予固學而未之能、何日過予洗心亭、還當請益、用終究竟之説、固交修之望也、

報恩臥佛寺德性任持序

蘇郡有報恩臥佛寺、建始於吳、燬於唐、錢氏有國、即故址而新之、寺有塔、起於梁、高十二層、前釋伽殿、後爲臥佛閣、建炎之難、亦燬爲燼、元豐重建、所存者九層、即蘇文忠公捨銅龜以藏舍利者是也、在蘇城之北、故俗呼爲北寺云、寺有五院、爲浙右名藍、其塔後望天目、前矚太湖、東南巨鎭也、正德壬申夏閏五月、復燬於火、相傳火光從東南飛入塔中、須臾塔燼、毀閣亦燼、所存止大士一院、刼數也、嘉靖甲子、卿之諸大夫

士民始圖興復既乃延請爲衆所信禪僧性空
及化主潘思愈實誓於佛前銳意修舉前後其
得施金若干太府蔡侯助以方磚若干衆乃競
勸工費易集至隆慶己巳九層規制煥然復新
前後殿閣漸有修復之機特蔡侯方吉才與化
延予至蘇與諸士友談學助成絃歌之政衆請
塔功落成周望遐覽可以盡東南之勝乃相期
蔡侯別駕招君司理張君同往觀之予先至乘
興先登抵第八層極目覽望形神恍恍在霄漢

外復下坐院中以待諸公之至已而先後報至
齊畢復從諸公登至第八層予曰是上一層留
以相待諸公極目已盡大觀不須更上也予復
謂皆賢議對塔説相輪令諸君身已至塔中所
未盡者是上一層耳去相輪不遠則何如因相
與一笑蔡侯謂予曰先生年逾七十半晌間兩
度登塔而神不勞體不倦亦有道乎予曰昔嘗
從陽明先師遊登香爐峯至降仙臺絕頂發浩
歌聲振林麓衆方氣喘不能從請問登山之法

（眉批）此段可觀

師曰登山即是學人之一身魂與魄而已神魂
也體魄也學道之人能以魂載魄雖登千仞之
山至前止見一步不作高山欲速之想徐步輕
舉耳不聞履草之聲是謂以魂載魄不知學之
人欲速躁進疾趨重跨履聲鏗然如石委地是
謂以魄載魂魂載魄則神逸而體舒魄載魂則
體墜而神滯予以登山之法登塔故庶幾似之
若是夫既即此是學一切應感之迹亦若是而
已下復相與坐院中衆僧胡跪請曰本山舊有

任持擇行僧通教典者主之焚修接衆總理諸
務一寺之綱紀也寺廢任持亦隨以廢今寺將
興復不可無人以主其事予因贊之蔡侯以爲
然盡呼寺僧數十人列跪階下目而擇之衆中
得一僧氣貌殊衆詢其名曰德性果爲衆所推
服立以任持委之觀者咸服以爲神衆僧欲假
重於予且欲聞所以任持之義復乞予一言以
爲左券予曰任持之名亦豈易稱循名稽實義
不虛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

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其足圓覺而任持
圓覺者佛也教典言之卮也焚修衆務節之末
也得乎所謂魂識魄之說始可以爲任持也已
未達爲之解曰夫所謂圓覺者神之魂也教典
衆務魄之應迹謂之塵勞而上之名神也能以
神用則魂常勝魄終日順應而恒廓然是謂背
塵合覺一爲應迹所纏塵勞所勝則魂滯於魄
終日擾擾而恒暝然是謂背覺合塵[illegible]
者凡夫也背塵合覺者羅漢也無背無合[illegible]

平等無知而無不知者佛也更有最上一乘是
謂妙覺非言思之所及也德性既任任持不可
不通其義譬之登塔當以修行爲第一步日親
教典日事焚修日勤衆務不可以爲卮言末節
而忽之第一步行得穩實便是入圓覺之路頭
由凡夫可進於羅漢由羅漢可入於佛乘雖八
層九層以達於相輪可以馴至樹教基續慧命
振法門可不待外求而得始無忝大衆之綱紀
始不負上人擇任之盛心也書以勉之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八

新安後學　吳可期　吳可喆　校正

雜著

先師畫像記後語

先師畫像記出於元宰存齋公宮端時手筆先
師始以平濠功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
忌誣以持兩端之說竟奪爵公[illegible]之
獨見終始救覆盡破其說使久鬱之功煒然復

表於世力扶風規示之勸勵有補於名教不小
先師忠誠懇惻出死力以定大亂不狥形迹不
避利害無非自信此心公素信其學知其因之
有本非襲取而倖成者也今世士大夫高者談
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貪黷奔競以爲身謀不
墮於空虛則流於卑鄙污陋皆由忌者訾毀其
學不惟不與其功且并誣其心事使士類眩於
所趨無所勸勵其勢不驅入於三者之途不止
表其功正欲明其所學以見[illegible]示

之的此公憂世之心也先師嘗語人曰吾於乎
濠之後致知格物之學愈覺明徹良知不學不
慮天植靈根無間於聖凡人人所同具但不能
實致其知牽泥攪和自滑其靈所以失之大都
世間毀譽利害不過一身榮辱一人得喪吾所
遭謗構以黨逆無將之惡名冡以滅族無辜之
慘禍幾微倏忽之際間不容髮若不能自信其
心略爲形迹所滯機稍不密則失身根稍不真
則僨事悔而明曲而理種種苦心只好自知自

億意之微眇口不能宣而況於人乎此先師動
忍增益之實學所操愈危所履愈熟所藏愈密
所動愈神吾黨於此可以窺聖之微矣公首以
傢記授門人呂生需因以視予不肖久辱公交
誼此志相應爰綴數語略陳梗槩壽梓以傳見
儒者有用之學亦所以廣教云

跋名賢遺墨漫語

廷尉鳳洲世丈出我　朝名賢遺墨一卷示余
自學士宋公景濂至贊善羅公達夫凡若而人
余展玩再三中有太宰海日公先師文成公皆
各一紙一宦遊時所作一考功時所作皆真手
筆也其他或識或否知皆非偽或以德義或以
勳業或以辭章所尚不同皆一時名世傾儔蓋
以人品之高而傳非徒區區以書之工拙爲去
留也世丈謂物之可傳也在彼而不在此誠名
言也先師嘗論運筆之法運肘爲上運腕次之
運指又次之以虛爲用虛始能運實則不能運
也予平生未嘗學書而頗志於學益不雜學故

精恐有所分也昔之人因舞劍器悟運筆意予
因運筆悟學道之方彼此所悟大小不同其爲
用虛一也智者當知所以自擇矣因世丈索致
跋語書以貽之

易測授張叔學

叔學子早年與聞良知之教中年志分於舉子
之習未能專業以需其成慨流光之易邁惕然
興懷乃繪象爲隱者之服徵言於予曰益也受
教以來學易有年昔人謂五十而學可以無過

今年近六十矣業不加修而過日多其於四聖精微之藴先天後天之旨未免泥於言象芒乎其未有得也魏伯陽氏邵堯夫氏二子皆深於易者也魏有鼎器藥物火候之說邵有天根月窟之說皆未之深究幸先生明以告我以輔成所志余惟心之精神口不能宣苟不能超於象外徒欲以言求寛四聖之藴不可得而測也無已姑陳其崖畧吾子自取證焉昔者伏羲氏之作易也首列乾坤以發天地之秘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坎離者乾坤二用陰陽之變也四象以下六十卦陰陽所變之節也周天之度也故曰易以道陰陽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近取而得之不越乎身心兩字而已心即乾之陽也身即坤之陰也心中之神身中之氣即坎離之交也神氣之往來即六十卦周天之法象也寂然不動者先天之體感而遂通者後天之用寂而感即體而用行焉感而寂即用而體存焉一也變動周流不可以典要而執思爲而得是故身心

之外無學矣魏伯陽作參同契以準易爲萬世丹經之祖以乾坤爲鼎器以坎離爲藥物以坎離交媾爲火候皆寓言也究其要妙不出於心息相依之一言心之依息以神而馭氣也息之依心以氣而攝神也神爲性氣爲命神氣渾融性命合一之宗也身心兩字是火是藥故曰近在我心不離已身抱一長生之訣也世之假男女爲鼎器藉採取爲藥物認烹煉爲火候皆邪僞小術非所以評於大道也復者陽之反也姤者陰之遇也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乾陽之盛也而發生始於復故謂之天根自一陰之姤積而至於坤陰之盛也而寄藏始於姤故謂之月窟復姤者陰陽消息之機也知復而不知姤則陽浮而根不固知姤而不知復則陰滯而機不圓知復知姤循環無窮天地迴旋陰陽變化邵子竊弄造化之微權内聖外王之學也嗟嗟易學之不傳也久矣自　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旨而易道始明不學不慮天然靈竅其究也範

圖天地發育萬物其幾不出於一念之微良知
之主宰即所謂神良知之流行即所謂氣盡此
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良知先天而不違天
即良知也良知後天而奉時良知即天也故曰
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伏羲之畫象此者也文王
之辭彖此者也周公之爻效此者也孔子之易
贊此者也魏子謂之丹邵子謂之丸致良知即
所謂還丹所謂弄丸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
見易乃四聖之密藏二千之神符也世之學者

不明良知爲德性之所固有乃以知識爲良知
謂良知必由見聞而得是猶病目者不務服藥
調理以去其昏翳倀倀然求明於其外可哀也
已子既早有所聞惟在自證自悟握其機窺其
竅以終遠業使師門一脉得有所傳方不爲幸
生耳

圖書先後天跋語

中淮使君素信師門良知之學丁丑夏予起水
西之會道出桐川桐川予舊同東廓子開[illegible]之
所使君因携諸學博集新舊諸生數十輩開復
初法堂晨夕聚處紬繹默悟頗證交修益若自
信臨別復舉圖書及先後天之義請質於予斬
予一言以發其旨予置二冊列像畫圖彼此手
書二義各藏一冊以爲道家傳世之符其用心
可謂厚矣良知本順致之則逆目之視耳之聽
生機自然是之謂順視而思明聽而思聰天則
森然是之謂逆知順而不知逆則蕩知逆而不
知順則滯一順一逆圖書之法象也先天寂然

之體後天感通之用寂以神感感以藏寂體用
一原性命之宗也順逆相承有無相生仰觀俯
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見其炯然者不容
以自昧自當從心證悟從身發明以仰成之
所以生我之意所謂以造化爲學也

法華大意題詞

吾人讀書爲學須先明大意大意既得然[illegible]細
微可從而理若着意精微陷在瑣碎窠臼裏與
義涓離大處反失非善於學者也孔明讀書惟

觀大吉詞照之見大意在於沂洛風雩之間古
人之學可見矣今觀太虛所疏法華大意若有
以啟予者太虛爲白沙先生方外交予昔遊江
浦訪太虛故居得此卷於石洞中見其詞近而
旨遠意在掃去葛藤欲人於言前薦取向上一
機以悟爲則可謂全身領荷矣因持歸出示月
泉月泉讀而珍之經凡若干品原疏缺末後三
品略爲全補付玉徒刻布叢林而索予題詞以
道其所因予惟經中大意須從言外悟入譬之

因指見月非執指以爲月也白沙嘗贈太虛有
云年來雖閱蓮花教只與無言是一般亦善名
狀若復向疏中覓取大意非惟失却經旨亦增
葛藤矣一以爲人天眼目一以爲鬼神茶飯讀
者善處證焉可也

葦航卷題詞

達磨泛重溟入中國枝梁不契折葦渡江處於
魏之少林九年面壁始證聖果既而廓然無聖
所證又何果耶達磨未入中國之前已能辨世
珠破六宗共十作用說無礙法及至少林始爲
了義則前所說之法尚爲未了義耶識法者試
參之神光服勤九年覓安心法至於立雪斷臂
其志可謂勤矣尚以爲小根小器輕心慢心則
所謂大根器信心者又將何待耶吾人學道可
以自省矣予與敬菴陽和二君歲晚遊戲叢林
至虎跑聽葦航講師演華嚴鈔發明空假中三
義頗悉聽法者衆其視西來不立文字是同是
別夫法有權有實教有三種道惟一乘三種者

經律論也心悟爲禪身證爲律口演爲講或依
實施權或兼權顯實普應群品皆屬建化門故
道則一而已於此參得透悟得徹卽空卽假卽
中卽一卽三卽一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
中一切中終日說法未嘗說着一字猶如太虛
不存鳥跡無非直指見性之宗不然其說愈繁
去道愈遠秖增紛紛葛藤耳二君皆有偈乞予
一言弁首號表葦航殆有取於折葦之義故述
達磨得法傳法因果以貽之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為不調相、後一為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麁、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冲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為假息、後為真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為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

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為有意、調為無意、委心虛無、不沉不亂、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往來、而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含煦停育、心息相依、是謂息息歸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範圍三教之宗、吾儒謂之燕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造化闔闢之玄樞也、以此徵學、亦以此衛生、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自訟問答

或曰、子之自訟、以所遇為外物、不以動心、似矣、若 累朝誥軸圖書典籍、及陽明夫子遺墨、乃人倫之所重、人道之所珍、未可槩以外物少之也乎、曰然、 誥軸者、祖父相傳之告身、君之寵命、敢不貴乎、昔者孔氏世有明德、三命滋益恭、發祥於孔子、子孫傳世千百年未艾、茲乃其世德之積慶、未必專以三命存亡為重輕也、於此輕一分、便是無君之心、於此重一分、便是徼寵之心、此可為知者道也、士夫告身、冀以傳後子

孫、不肖不能自守、至有鬻為衣食之資者、所貴果安在哉、圖書典籍、學問筌蹄、累葉珍藏、一朝灰散、固為可惜、自念衰年精力無多、倍宜嗇養、況別有用心處、非復守書冊記故事之時、或者天意假此以示至教、未可知也、唐虞之朝、所讀何書、魚兔苟獲、筌蹄可忘、於此終得透放得下、得其不可得之秘、六經亦糟粕耳、 先師墨寶一字千金、亦此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意豈真人殊因念天下人心甚[illegible]

不能久留於世復還太虛亦是常理古德傳授有得其皮者有得其髓者爪亦皮耳果得其髓何惜其他若徒以為畧妙襲而跡之則與玩器等耳奚足多哉

或曰多口之憎聖賢所不免子務自反不以人言為非可謂得止謗之道矣學術不明交道日衰世人不肯成人之美不信其心而疑其跡使為善者懼可為世道惜也予曰不然心跡未嘗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昔有

士人謗先師以為雖講道德只做得功名之士先師聞之曰此士人非謗我乃見稱也古之人志於功名則不動心於富貴予雖日講聖人之學少有不謹墮落富貴之念或時有之况功名乎蓋其心尚有所未能信也自信此生決無盜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決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不肖今日自反亦若是多口之憎正吾求以增益之地豈敢以為謗而止之也若夫學術不明世之學者未[illegible]毀譽為是非故迹易疑交道日衰相與者不肯原其心而徒泥其迹故謗易興此誠可為世道惜也昔者鮑叔之知管仲分財多而不以為貪謀事不中而不以為愚戰敗而不以為怯受辱而不以為無耻蓋信其心也故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豈易易者哉在不肖惟有自反益求自信以守師門家法不敢以此望於人人也

或曰名者造物所忌子之名重海內同志宗盟今日之變或者天將以此示裒益之道也予曰有是哉名為實賓况名實未副尤造物之所忌也故聲聞過情君子以為耻如耻之莫如務實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易大畜畜之厚謂之畜德以篤實也小畜能畜而不能久謂之懿文德其猶有為賓之意乎觀此可以知學易寡過之義矣

或曰子之自訟切切以禍福為言殆為常人立

教之權法聖賢之學無所爲而爲惡不專以禍福爲懲肆也予曰然聖賢之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之情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之學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顔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蹠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

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爲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爲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意安得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

天心授受冊

天心精舍門人陸生光宅所建後爲尊師闕以予久從陽明夫子游能傳其晚年精義謬以此面之禮屬予群習四方同志共明此學其志可謂遠矣又念群處之聚久之玩愒無歸擇其尤質粹志堅終身可信托者八人相與焚香對越定爲盟約而吾兄應[illegible] [illegible]同處顯晦進退聚散無常此志相應務期[illegible]復屬予一言以[illegible]遠業夫致良知三字吾人保命之符精微[illegible]不以一毫見解意識攙入廼是日用[illegible]功夫但吾人凡[illegible]習氣未易融化明道[illegible]之喜于

年未忘不可不懼也諸友既定爲終身之盟務須略去形骸赤心相與見有凡心未除習氣未消各宜隨時規勉或制於初或防於漸其置此身於無過之地方爲潔淨精微之實學今日之盟不惟諸友以得所歸依爲喜予亦深藉諸友以得所考證爲幸弟子未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惟在共進此道各各自盡其心而已此心之靈各各完具無有授者無有受[illegible]一切[illegible]師凡習廼其助道資糧本靈之[illegible]

增損也古人淵父子兄弟不責善以責善歸之朋友者爲不同志者言也若文王之於周公明道之於伊川卽父子兄弟爲師友家庭唯喏尤一毫擬閉不得此志稍同千百年之遠尚得相應志苟不同堯舜之於朱均亦徒然耳予晚得久於與中選擇同心共紹宗傳此學深爲有頼復得吾吉兒與盟欲以繼吾之志尤吾之大幸也今此同盟僅得八人據見在所推擇然非以此爲限也昔者孔門四科傳道之曾不與將來

果有卓然自立者繼入此盟愈多愈善此八人者脫或狃於所習始勤終怠不能自立卽係敗盟之徒且將鳴鼓而共斥之不得以私心阿所好也不肖謬爲盟主托於諸友之上尤有懼心所望不忘箴儆其成交修之益此固一體之情也爰書以爲左券

冊付養真收受後語

復之請問操心之法予曰操是操鍊之操非執定把持之操也良知者人心之靈體平旦虛明之氣也操心卽是致知之功操則存者隨時[illegible]處鍊習此心復其本來活潑之機而已不操則便泥於時滯於方心便死了故謂之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指本來真體示以操心之的非以入爲存出爲亡也只此便是常存他虛明體段只是養心之法

趨庭謾語付應斌兒

金波園中連日聚處應酬見汝精神尚多散緩未有歸著因舉傳習錄中戒慎恐懼亦是念之

識以諭之夫今心爲念念者見在心也吾人終日應酬不離見在千緒萬端皆此一念爲之主宰念歸於一精神自不至流散如馬之有轡頷操縱緩急自中其節也如水之有源其出無窮也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念克與罔之間而已一念明定便是緝熙之學一念者無念也卽念而離念也故君子之學以無念爲宗然此非見解所能[illegible]能承當須時時從一念入微歸根反證不作些子漏泄動靜二相了然不

生有事時主宰常寂自不至逐物無事時主宰惺惺自不至着空時時習靜察識端倪冷然自照自然暢達自然充周譬之懸鏡空中萬象畢照而無一物能爲障礙纔欲覓靜謂之守靜塵非真靜也此中人以上境界非一蹴所能至舍此亦無別路譬之學射引滿中的射之法也到得熟後境界自別若變其彀率則非善教矣途中可將一切紛擾習心併歸一念只攜取傳習錄及會紀晨夕展玩體究字字句句反覆入心

到得精神平滿時天下事自當迎刃而解無俟安排也此予一生料理學而未能瀕行叮囑之言念念不忘於懷南還時更須有以復我只此是學只此是孝無若伯魯之簡可也

若贊 先生像贊也

志若迂而自信行若蹇而自強才千千而若拙識混混而若藏處世若汙若潔聞道若存若亡即其見若將洞照千古而不逾於咫尺究其量若將俯視萬物而不異於尋常壺丘幻身若且示之天壤方皐神相若或眩於驪黃

趙麟陽贈言

麟陽趙子質行[illegible]發素有志於性命之學臺端孤鳳以直道鳴於時遵晦既久蓄極而通茲受
天子簡命以御史中丞總憲南臺世方以桓典之馬朔州之鷹目之未足以觀其深也趙子之志終始於學吾黨相觀而摩亦不能外此別有所規頌也趙子於學已得大意然密窺所見尚依識神融解其所履尚涉意象莊嚴未能透

得生死毀譽好醜機竅護得性命未能捨得性命愛心未忘尚未離世間豪傑作用夫愛生者可殺也愛譽者可毀也愛潔者可汙也愛榮者可辱也一愛不除百魔盡集河上公所謂外其身而身存是要妙語若是出世間大豪傑一語之下便當了然本無生孰殺之本無譽孰毀之本無潔孰汙之本無榮孰辱之直心以動全體超脫不以一毫意識參次其間淵泉溥博是真融解恂慄威儀是真莊嚴是非獨往獨來超然

而獨存者何足以語此養生家不超不脫不能
成卅吾儒不超不脫不能入聖區區爲此言固
非循守世界入於拘攣亦非破除世界蹈於猖
狂蓋吾人本心自證自悟自有天則握其機觀
其竅不出於一念之微此謂之盡性立此謂
之至命譬之明鏡照物鑑而不納妍媸在彼而
鏡體未嘗有所動也斂而不滯縱而不溢此千
古經綸無倚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意識云
乎哉

別言贈梅純甫

顏子沒而聖學亡此是千古大公案曾子孟子
傳得其宗固皆聖人之學而獨歸重於顏子者
何也喟然一嘆何異談禪以博文約禮爲善誘
此悟後語譬如黃葉之止兒啼實非金也顏子
竭才於善誘之教洞見道體活潑之機而難以
開口姑以一言發之謂之如有則非實也謂之
卓爾則非虛也仰鑽瞻忽猶有從之之心既悟
之後無處無質無階級可循無途轍可守惟在

默識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真見也曾子
孟子雖得其宗猶爲可循可守之學與顏子所
悟微渉有迹聖人精藴惟顏子能發之觀夫[illegible]
子之慟其所致意者深矣謂之曰聖學亡未爲
過也吾人從千百年後妄意千百年以前公案
何異說夢但恐吾人不能實用其力以求覺悟
又增夢說矣。

別言贈周順之

粵自水西之別與順之相違者兩年於茲今年

秋順之褁糧千里復訪予會稽山中究所以請
益因與探禹穴躋龍山沿迴鑑湖之曲覓梅隱
之故墟尋蘭墅之遺跡徜徉浹旬相觀彌切而
順之依依默默若超然於名利之外不以所履
者爲已足而以其所造者爲未　至方自視歉
然也復送之西遊延訪隱淪將窮三江五湖之
勝翛然遐覽寄興益幽蓋非徒區區山水間而
已也出關止宿於湖墅山房僭舉教典名利行
道兩不住之說若有以啟予者夫不住於名利

者豪傑之所能不任於行與道者非聖賢不能
也慨惟聖學息而霸術倡士鮮克以豪傑自命
其所汲汲而趨者不在於名則在於利以世界
論之自古至今爲千百年漸染以人身論之自
少至老爲一生薰習承沿假托機械日繁求其
能脫然於此者益寡矣而況於行乎而又況於
道乎順之天性沖教取累於習染志於聖學者
有年行履卓然已有聞於時而且過爲貶損引
慝歉然以未得聞道爲憂是豈直不任於行其

於道也蓋亦幾矣予聞之道無方所而學無止
極淵然而寂若可即而非以形求若可知而非
以知索若可循而非以力強也夫非以形求則
爲忘形之形非以知索則爲忘知之知非以力
強則爲忘力之力惟忘無可忘斯得無所得得
且不可而況於任乎若此者存乎心悟未有所
悟而求得與未有所得而求忘皆妄也雖然習
染之入人亦微矣漸漬熏炙浹洽乎心髓循景
寓縣而不自知故凡應感順逆之間稱譏交承

之際未免矯揉持綸隱忍護停[illegible]於行[illegible]而
爲者皆習染之爲累也[illegible]在八西亦嘗言之矣
年之間作何體會若非深察而默爲之證所謂
超然者未免終涉於與而欲然者終未能有以
副也故君子之學以悟爲則以遣累爲功累釋
而後可以入悟悟得而後其功始密而深是謂
真得真忘非言說意想之所能及也予不肖妄
意聖學蓋亦有年因循受累業不加修而道日
遠多過以來頗知省惕思以求入於悟而未能

也惟是一念求友之心若不容於自棄故以千
里遠來之情亦若不容於自默其所切切爲順
之言者雖非悟後語庶幾同心之助彼此相益
之義也然則吾人將何所求哉道不可以言說
意想而得則離言說絕意想之外將何所事悟
也者聖學之幾微無所因而入遣累之說亦聖
取譬諸夢之得醒曾有假於言說意想與否此
可以默識矣今日之學但恐未[illegible]果能
真[illegible]將自[illegible]聖[illegible]

志弗怠益篤其所履而深其所造期於悟而[illegible]
已使天下將因而益信其所學余亦庶藉此以
免於夢說之罪也

別曾見臺諤語摘略

見臺問有念無念予謂念不可以有無言念者
心之用所謂見在心也緣起境集此念常寂未
嘗有也有則滯矣緣息境空此念常惺未嘗無
也無則槁矣克念謂之聖罔念謂之狂聖狂之
分克與罔之間而已千古聖學惟在察諸一念

之微故曰一念萬年此精一之傳也
見臺問良知知識之辨予嘗謂良知與知識所
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根於良則為德性
之知因於識則為多學之助知從陽發識由陰
起知無方所識有區域陽為明陰為濁陽明勝
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陰陽消長之機也
子貢之億中因於識顏子之默識根於良回賜
之所由分也苟能[illegible]之故輒[illegible]
即良知之用[illegible]天[illegible]陰陽合德矣

池陽淵語示丁惟寅

予與惟寅相別十年形迹雖疏此志未嘗不相
應也今年春暮予赴水西之期得相會於宛陵
日相隨為黃山天都之遊翏處十餘日默契顯
證頗盡交修之精惟寅有壁立萬仞之志不撓
物誘人皆信之但未免有意氣承當過特與習
性一滾出來硬作主宰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發
時一切應感未免起風作浪近來風浪漸息尚
未免動於微波未見有風恬浪靜時總要受用

風恬浪靜世界又未免倚傍見解將氣魄改頭
換面默默蓋將過去到底未離氣魄窠臼動盪
精神鼓舞世界得力處在此不能神感神應以
蓋然出之其受病處亦在此惟寅自謂隨身規
矩不敢一毫放過自謂心事可對神明此是真
實不誑語若從真性流行不涉安排處處平鋪
方是天然真規矩脫入些子方圓之迹尚是典
要挨排與變動周流之旨尚隔幾層公案其可
對鬼神尚未免以氣魄勝之非容易[illegible]

人但患不知病痛惟實既已知得去此亦非難事但恐別後王張太過正與泰時不肯認作天然規知此病又發耳同心之言不妨直致勉之勉之

書先師過釣臺遺墨

予赴水西之會道出桐川界牧伯中淮吳使君一見懽若平生謙抑甫爽無所矯飾所謂傾蓋如故者非耶使君天性純毅志於聖學深信良知宗旨一切感應盎然而出以貞教育才爲己任漸成絃歌之化偶出先師遺墨一卷見示丁亥過釣臺手筆也末紀從行進士王汝中郎予賤字五十年相從之迹恍如昨夢而僊踪渺不可攀矣豈勝感傷言念流光迅邁倏成衰僂業不加修徒負空志猶故吾也豈勝愴悔追憶嚴陵別時申誨之言有曰我拈出良知兩字是是非非自有天則乃千聖秘藏雖昏蔽之極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可以立躋聖地只緣人看得太易反成玩忽致人不見服處以其太近也然

中間尚有機竅良知知是知非其實無是無非無者萬有之基冥權密運與天同遊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神也因使君好學述此以助成遠志使君勉乎哉

書見羅卷兼贈思默

嘉靖甲子春比部見羅李子在告南還訪予金波園中得爲湖上浹旬之會往復證悟頗盡交修臨別出卷授予索書緒言用徵贈處予受而藏之因循至今未有以應也秋仲庫部思默萬子復以差事過武林三宿而別因憶所授之卷欲追述數語托以携歸欲言之而忘其所以言夫見羅任道之勇好善之篤隱隱在心目間但無從着筆耳思默以見羅多識所畜已大仍將空卷歸之未必非忘言之助也予笑曰有是哉雖然意不可孤今與思默三宿之談其所證悟不減於見羅之時而加密焉尚能指其崖略二君固同心之言也因識書以畀之見羅必有以復我矣

思默曰麗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與吾儒何思何慮之義何所當也乎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天心法即吾儒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也思是心之職不思便是失職慮思之審也未起云者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非不思不慮也易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之思即未起之思慮所謂止其所也有起有出即爲妄鬼神便可測識非先天之學也人心一點靈機變動周流爲道屢遷而常體不易譬之日月

之明往來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矣此千古聖人經綸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

思默云思慮未起之說平居猶可取證至如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乃至狂奔盡氣運謀設法救拯他分明是起了安得謂之未起乎謂此等處正好默識一切運謀設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一致也

書顧海陽卷

古人之學惟在理會性情性情者心之體用寂感之則也然欲理會性情非可以力制於中而矯飾於外其要存乎一念之微人心本自中和一念者寂感之機也致謹於一念之微則自無所偏倚無所乖戾中和由此而出中則性定和則情順大本立而達道行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收位育之全功聖學之的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爲聖人也束書不觀游談而無主獨學無友孤陋而

寡聞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爲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譬之行路之人有必至長安之志舉足便有三叉可疑之路不得不審問過來之人與查考路程本子審問過來之人即所謂質諸先覺查考路程本子即所謂考諸古訓無非成就此必至長安之志而已此古人爲學之端緒也吾人爲聖人之志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攙帶將去到底脫

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
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親體承當
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真志然聖人往
矣覷看他從何而學人人有箇聖人一念良知
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潔潔淨
淨不為功利所淆擾不為見解所湊泊便是學
聖人真工夫考三王俟後聖而不謬不惑信諸
此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證諸此而
已舍此皆是私智詭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

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
件事孟軻氏舉鄉黨自好與賢者別而言之可
見鄉黨自好是一等人賢者是一等人世之所
謂豪傑蹈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迹持循
格套避毀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為完行
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裏殊不自覺也
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以直而動
變化云為自有天則無形迹可拘無格套可泥
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
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
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特達無些子
滯礙始是入聖真血脈路尚友千古意味超然
豈暇區區與鄉黨作對法耶人品不同如九牛
毛吾人可以自考矣

書陳中閣卷

吾儒與二氏之學不同特毫髮間須從源頭上
理會骨髓上尋究方得相應非見解言說可得
而辨也念菴子謂二氏之學起於主靜似矣但

謂釋主空明老主斂聚其於真性咸有斷絕恐
未足以服釋老之心斷滅種性二乘禪與下品
養生之術或誠有之釋老尚指為邪魔外道釋
老主靜之旨空明未嘗不普照斂聚未嘗不充
周無住而生其心原未嘗惡六塵並作而觀其
復原未嘗離萬物吾人今日未須屑屑與二氏
作分疏對法且須究明吾儒本教一宗果自能
窮源方可理會彼家之源頭自能徹髓方可研
究彼家之骨髓毫髮不同處始可得而辨若自

已不能究明此事徒欲從知解湊泊言說比擬以辨別同異王忍同者未必同異者未必異較來較去終隔葛藤祇益紛紛耳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言乃是千聖之的範圍三教之宗非用戒懼慎獨切實功夫則不可得而有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工夫只在喜怒哀樂發處體當致和正所以致中也內外合一動靜無端原是千聖學脉世之學者口談未發之中而未嘗實用戒懼慎獨之功故放心無從

收而使夜氣無所養若是實用其功不從見解言說抹過由戒懼慎獨以出中和正是養夜氣收放心實際理地正是動靜合一真脉路若因世人口談無實幷其學脉而疑之是亦因噎廢食之過也

書查子警卷

子警於良知之旨大槩已信得及過者予過水西先期出候晨夕合併相證以為更覺親切當下有可用力處此是子警深信所在千古聖學只有當下一念此念凝寂圓明便是入聖真根子時時保守此一念動靜弗離便是緝熙真脉路更無巧法子警嘗有養生之好予亦嘗傷於虎者最易擒誤人養生家以還虛為極則致知之學當下還虛超過三鍊直造先天不屑屑於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矣子警謂自今只從一路尋討究證更不蹈兩家船予笑曰如此行持猶屬對法豈能歸一得來須信人生宇宙間只有此一隻船更無剩欠乾為心心屬神所謂性也

坤為身身屬氣所謂命也乾坤為男女心中一點真陰之精身中一點真陽之氣謂之坎離藥物藥物往來謂之火候故曰身心兩字是火是藥真息謂之性根命蒂一切藥材老嫩火候衰旺往來消息皆於真息中求之密符天度以火鍊藥而成丹以神馭氣而成道非兩事也若方外之術泥着安排牽合謬戾皆屬後天渣滓名為養生實則戕生之囮不足學也

記

何處是屬對法思之

凝道堂記

易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制器者尚其象也天下重器聖人之所寶鼎器之重也故取象於鼎以主天下之器離明南方之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正其所居之位所以凝聚天命也凝之一字聖學之基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者翕聚之義陰陽之精凝而爲日月故能得天而久照造化之功用也尺蠖不屈則不信龍蛇不蟄則不啟萬物且然

而況於人乎夫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樂誠斯凝矣凝目精始能善萬物之色凝耳韻始能善萬物之聲天聰明也良知者離明之體天聰明之盡致良知則天命在我究然無思無爲不出其位而萬善皆歸焉所謂凝命也故君子不重則不威厚重威嚴正位居體凝者學之固也以忠信爲主本忠信者凝之質也世之學者不務其本而襲取於外以輕浮失之者多矣良知之道山坤之歸藏乾之潛龍易道之密機皆所謂凝也成湯之昧爽丕顯文王之小心昭事成王之夙夜基命聖功也故曰凝者聖學之基庖羲氏與神明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寶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也一而三三而九皆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鼎之時義大矣哉

太極亭記

吾友思平程子志於聖學有年嘗建考溪書院以聚同志周潭子之記可考也復作太極亭于

尚友堂北求記于予夫太極之說濂溪周子發之詳矣予復何言後世解者尚若未盡其立言之旨略爲繹之夫千古聖人之學心學也太極者心之極也有無相生動靜相承自無極而太極而陰陽五行而萬物自無而向於有所謂順也由萬物而五行陰陽而太極而無極自有而歸於無所謂逆也一順一逆造化生成之機也粤自聖學失傳心極之義不明漢儒之學以有爲宗仁義道德禮樂法度典章一切執爲典要

有可循守若以爲太極矣不知太極本無極所可以有言也佛氏之學以空爲宗仁義爲幻禮樂爲贅一切歸於寂滅無可致詰若以爲無極矣不知無極而太極胡可以無言也一則泥於迹知順而不知逆一則淪於空知逆而不知順拘攣繆悠未免墮於邊見無以窺心極之全學之弊也久矣濂溪生於千載之後默契道原洞見二者之弊建圖立說揭無極太極之旨以救之說者以爲得千載不傳之秘信不誣也人之言曰自古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不知箕子相傳已敘皇極之疇皇極即太極之義孔子特從而行之耳孔子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不知易有太極易無體無體即無極之義周子特從而闡之耳其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尤示人以用功之要夫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太極而主靜即所謂無極也故曰人極立焉靜者心之本體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後儒分仁爲陽之動義爲陰之靜以中正配之其失也支聖人本之于靜發之于動而以時爲之其失也妄支與異聖學之所由晦也周子數百年後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教以覺天下而心極之義復大明于世寂然不動者良知之體感而遂通者良知之用常寂常感忘寂忘感良知之極則也夫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大易之旨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極也人者天地之心陰陽五行之秀萬物之宰良知一致而三極立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夫周子學聖以一爲要以無欲爲至以寡欲爲功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無欲者自然而致之者也聖人之學也寡欲者勉然而致之者也君子修此而吉也多欲者自暴自棄不知所以致之者也小人悖此而凶也是故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

三教堂記

此篇方是不二本心言語

三教之說其來尚矣老氏言虛聖人之學亦曰虛佛氏曰寂聖人之學亦曰寂孰從而辨之世之儒者不揣其本類以二氏為異端亦未為通論也春秋之時佛氏未入中國老氏見周末文勝思反其本以禮為忠信之薄亦孔子從先進之意孔子且適周而問之曰吾聞諸老聃云未嘗以為異也象山云吾儒自有異端凡不循本緒欲求藉於外者皆異端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本無知也鄙夫問於我空空

如也空空即虛寂之謂顏子善學孔子其曰庶乎屢空蓋深許之也漢之儒者以儀文度數為學昧其所謂空空之旨佛氏始入中國主持世教思易五濁而還之淳圓修三德六度萬行攝歸一念空性常顯一切聖凡差別特其權乘耳洎其末也盡欲棄去禮法蕩然淪於虛無寂滅謂之沉空乃不善學者之過非其始教使然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恒性初未嘗以某為儒某為老某為佛而分授之也良知者性之靈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範圍三教之樞不徇典要不涉思為虛實相生而非無也寂感相乘而非滅也與百姓同其好惡不離倫物感應而聖功徵焉學老佛者苟能以復性為宗不淪於幻妄是即道釋之儒也為吾儒者自私用智不能普物而明宗則亦儒之異端而已毫釐之辨其機甚微吾儒之學明二氏始有所證須得其髓非言思可得而測也吾黨不能反本自明其所學徒欲以虛聲嚇之祇為二氏之所咲亦見其不

知量也已。

不二齋說

陽和子深信良知之學靈明變化為千聖傳心正法謂學主於靜非靜不足以成學掃一室山房以不二名其齋時時習靜其中以求證悟其志可謂勤矣或者疑其命名之義質於予曰不二禪宗也昔者文殊與維摩二大士說法共談不二衆謂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法非善非不善故名不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法非常非無常

故名不二二者悟二一者迷悟法非悟非迷故不二文殊以無說表之維摩以物表之是爲深入不二法門今陽明子儒宗也命名若是豈所謂有所托而逃焉非耶曰子何以其名爲哉亦究其實而已中庸蓋[illegible]言孔氏家學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爲物不二故生物不測性一而已是爲未發之中發之則爲喜怒哀樂之情有未發之中斯有發而中節之和以位以育天地萬物所不能違焉其致一也禪固有同於

儒矣而儒者之學淵源有自固非有所托而逃亦非有所泥而避也陽和子聞之曰有是哉怵則尤有取於伊尹一德之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先正謂精一數語外惟此最爲邃密旨哉其言之也予曰然哉此四言者當渾全以求其義不當分析以乖其實究而言之所謂德惟一也後儒不得其義附以臆見博而求之萬殊謂之惟精約而會之一本謂之惟一德而師於善爲資於人善而協於一爲

吾儒異端

反諸已德以事言善以理言是二三其德支離繆裂弁虞廷精一之旨而失之此吾儒之異端不可以不辨也陽和子謂予曰古人謂此學如龍養珠目注耳凝念念無間吾人見在優游超脫以爲忘機迹若相反未能會而通之則如之何予曰所謂如龍養珠非專在蒲團上討活計須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煉收攝翕聚以求超脫確乎不爲所動是謂潛龍之學也此便是養之之法良知性之靈也虛明洞徹原是無物不

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不得已之言良知即道良知即命若不知凝聚則道終不爲我有命終不爲我立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變化倏忽存亡不知從人情事變煆煉超脫即爲養之之法所以紛成二見不能會通於一夫養深則迹自化機忘則用自神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即此知是本體即此知是功夫固不從世情嗜欲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意解內借入頭良知之

外更無致法致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
物自能應萬物之變譬之規矩無方圓而方圓
自不可勝用貞夫一也有意有欲皆爲有物皆
屬二見皆爲良知之障于此消融得盡不作方
便愈收斂愈精明愈超脫愈神化變動周流不
爲典要日應萬變而心常寂然無善無不善是
爲至善無常無無常是爲真常無迷無悟是爲
徹悟此吾儒不二之密旨千聖絕學也予復謂
陽和子曰維摩所説經亦須理會此印證法也

權以統萬行慈以濟群衆覺以顯宗極不二之
法象也身爲白衣嚴持律行示有眷屬而常離
於欲混迹塵勞而不失靜業博奕遊戲利行同
事常善救人助法弘教也乞食借座行於非道
通達佛道同衆病而不捨入衆魔而不墮忌毀
譽無八風可吹齊得喪無三界可出不二之攝
化也先民詢于芻蕘況出世之大士乎陽和子
因取是經誦之憬然若有所悟復書謂予曰用
應感念念不離不抗不隨思與人同歸於善即

欲人看維摩經

遭疑謗處之坦然無非維摩宗旨此學自是最
上乘不二法門恐非初學所能遽到不肖自量
罪過種種豈敢遽云解脫但如來教所謂理會
性情者則時時不敢不勉亦稍覺日異而月不
同然未免局於二乘之見耳予曰聲聞過情君
子所恥如子云云則豈敢當既幸有聞則亦不
敢不勉一念自信庶無負於師門之傳固非以
維摩爲榜樣也此段因緣不可學不可倣自證
自悟始見徹頭果能終始此志日新其德辨吾

儒之異端不惑於臆見得其所謂不二之旨儒
與禪毫釐之辨亦可以默而識矣陽和子請説
於予因次第其語遺之

悟説

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入悟
有三有從言而入者有從靜坐而入者有從人
情事變鍊習而入者得於言者謂之解悟觸發
印正未離言詮譬之門外之寶非己家珍得於
靜坐者謂之證悟收攝保聚猶有待於境譬之

濁水初澄濁根尚在纔遇風波易於淆動得於鍊習者謂之徹悟磨礱鍛鍊左右逢源譬之湛體冷然本來晶瑩愈震蕩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淆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淺深而學有難易及其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不迷所以為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至於忘悟其幾矣予先師之學其始亦從言入已而從靜中取證及居夷處困動忍增益其悟始徹一切經綸變化皆悟後之緒餘也赤水玄珠索於罔象深山至寶得於無心此入聖之微機學者可以自悟矣

藏密軒說

密為秘密之義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乃千聖之密機道之體也自天地言之則為無聲無臭自鬼神言之則為不見不聞天地尸其稱鬼神守其幽聖人純其不顯之德故能建天地質鬼神不悖而不疑是道也天地不能使之著鬼神不能使之著聖人亦不能使之著所謂未發之中也若曰徹者著則非密矣藏密者精一之功齋戒以神明其德也湛然澄瑩之謂齋肅然嚴畏之謂戒齋戒洗心而後密可藏也自聖學亡後之儒者不知洗心之義往往牿於聞見涉於聲臭纏維支離漫無統紀元公之靜純公之忘庶幾發之旋復晦蝕殆千百年於茲矣我陽明先師超然玄悟會於天地鬼神之奧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千聖不傳之緒賴以復續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心之神明

無是無非者退藏之密也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為神無知之知是為真知罔覺之覺是為真修文王所以不識不知而順帝則也夫以此洗心指易道而言寂然不動者易之體感而遂通者易之用所謂畫前之易也釋者謂隨時變易以從道只說得一半語感而遺寂語用而遺體知進而不知退非藏密旨也易即是道若欲從之是猶二也二則支矣此古今學術之辨也幷著其說

拙齋說

蕭子良弼以寧別號拙齋請說于予濂溪嘗有拙賦巧者勞拙者逸亦嘗言之耳夫拙之爲義胎于混沌肯于澹泊沖乎若虛魂乎若朴拙者天之性也混沌以立基鑿之則離澹泊以明志淫之則滑虛不凝則滯而爲物朴不守則散而爲器斯四者皆人爲之機也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所以定人也剛毅木訥則近仁巧言令色則鮮矣仁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人

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文之不識不知孔之無知無能顏之愚曾之魯顏曾之拙也周之靜程之忘濂溪明道之拙也良知本無知良能本無能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非有加也拙之時義大矣哉

詩

五七言律詩

謁包孝肅公祠用韻

盈盈一水隔樹杪見荒祠正氣餘孤嶼淸風灑舊居江山容客到蘋藻爲公遲日落香浮渚開心自鷺知

題三處派小紙屋

給孤去已遠此地復開園禮佛蓮花湧傳經貝葉翻水深澄客性山古隔塵喧安得皆精舍同參不二門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

相看皆白首不學待何時於已苟無得此生空浪馳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期人命在呼吸囬

頭已較遲

贈天池立禪次韻

天池一勺水飲此卽成仙瑤草春長茂蓬扉夜不關跡隨玄鶴杳心共白雲閒倚杖青霄立依然在世間

五曲謁朱文公祠

何處虹橋隔彩雲漫亭消息舊空聞溪山盡日誰爲主蘋藻西風此拜君片片巖花依短砌沿

涓流水遶重門移舟向晩秋光淨翠壁青林夾
岸分

臥雲林用韻

秋入楓林紅欲燃蕭疎短髮任流年已拚白社
能逃俗不藏黃冠亦是仙籬菊開殘樓外暑雲
璈吹徹洞中天祗憑濁酒忘吾老湖上還留種
秫田

宿洞庭東山次王守溪韻

乾坤身世共悠悠范蠡湖邊且泊舟短策欲尋

瑤草去野情還為白雲留半窓蘿月琴書靜一
夜松風枕簟秋回首鶯花春欲暮片帆隨意坐
中流

宿飛雨樓同諸生晩眺次汝洽韻

探遍名山學未成又從白嶽禮三清謾論結屋
離人境已拚尋山度此生碧蘚樓虛泉自滴紫
雲臺迥月初臨閒隨童冠馴幽磴五老雲深望
欲平

登西天目

蚤起登山去芒鞋結束牢但令雙足健[illegible]
峰高

陳同甫舟中燕集次卓小仙韻

春風雙眼開落日孤帆去相對默無言悠悠[illegible]
雲樹

八山居士閉關雲門之麓玉芝上人往和
以偈相酬各時能繇道人偕浮峰子[illegible]
學生訪上人於龍南山居語次出[illegible]
示即席口占數語呈八山與玉芝[illegible]
之

魔佛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即成魔若於見處
能忘見三界縱橫奈爾何

謾把玄關着意尋五情苦樂古猶今百年一日
非延促須信真金不博金

因成社會結蓮臺不着虛空不惹埃水竹岩花
都見在任渠溪上放舟來

此非不足彼非多水自成波佛即魔却咲山僧
[illegible]饒舌強從方[illegible]問如何

杖頭點到降仙臺臺上風光絕點埃一自仙翁
賦歸去至今猿鶴咲空來

襲封行并引

襲封行爲吾師嗣子仲時承襲封爵而作也
吾師倡義擒王之功昭若白日著在社稷繫
在人心荷蒙
先帝酬功錫爵紀在旂常向爲忌者所沮身後
錫典盡行褫奪天下所共冤遡者
新天子紹統興滅繼絕輦聿求治元宰洎諸執

事仰承 德意南北臺省江淛撫按百口一
詞交章論列以暴其冤得
賜俞允遵依
先帝初命剖符頒券仍與世世承襲天下人心
莫不忻戴踴躍無異浮雲散而白日重光此
固
朝廷殊錫之恩將以錄往勸來亦見功德入人
之深愈久而不能忘也曩者仲時調選北行
予嘗有言致贈大略語予 思予憂道學之失
傳而作中庸中庸之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
終焉尚絅之云擬議於君子小人闇然的然
之辨而歸諸淡之一言蓋惡文之著而思反
其質質其道之本乎周末文勝學者溺於浮
華之習務功利而忘忠信孔子身任傳道之
責乃志於從先進而比之於野其曰忠信好
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
則所謂尚絅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
淡者其諸忠信之義乎自漢而下世教益衰

學者安於所習而不知反蓋千百年於茲矣
吾師生於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
薄首倡良知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回之良
知之說倣於孟氏而傳之子思即中庸所謂
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幾遍海內信者
益衆仲時師之嗣子尤海內同志所屬望而
家學將有賴焉吾子質慧而好修有志於學
馴其所至知其必爲君子必不爲小人無疑
也此行入仕之始世味方濃聲色易以移人

口體耳目一溺於所好流蕩[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言
者向者謬選之行尚以世味染習爲[illegible]今
承襲圭封衣麟腰玉所接者貂璫貴游所習
者紛華盛麗聲色之移人尤甚貴不期侈一
有所溺則人心變矣存亡之幾辨之在早反
之在力吾子其務弘乃質崇乃志懋乃學毋
嫌逆耳之言毋泥從欲之好反諸獨知之良
去其所謂的然者就其所謂闇然者以無忘
尚絅之意淡薄冲素寧過於野無寧過於文

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信傑然如翹
之在楚一毫不爲世累之所溺是謂善於繼
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追惟子思
子之憂家學庶幾有光而無忝也豈徒不失
望於海內之同志而已乎此區區四十年苦
心忠告之言期報師恩於將來也吾子其繹
思之爲之歌曰
鳳闕新恩湛露濃貂冠重襲舊時封[illegible]今
致東方胙召虎應酬南國功憶昔[illegible]八[illegible]如[illegible]

尾四十年來只如此冢上誰憐築室心山中
徒抱存孤義悠悠天壤屬何人嬰臼傳來今
幾春霍雀強覆[illegible]樹敷駕馬寧辭峻坂輪浮
雲作雨幾更變一朝日出浮雲散有如種火
開重光又似枯荄發新榦元功鬱積人共宛
百道封章啟
天眷玉帶春圍蟒繡全金書鼎畫剖龍文半須臾
上殿拜分符
天子親呼是其孤邊臣盡效雲臺蹟壯士都懷

麟閣圖嗟君自是神明胄海內望深責亦厚
洞中鴻寶世所珍好與緘藏莫輕售富貴中
人如酒醉淡薄由來見真味若無道脉作根
基圭爵雖榮亦虛器贈言此日臨岐路回頭
莫失邯鄲步一生還擬振箕裘五陵未可誇
紈袴我忝師門一唯參心訣傳我我傳君良
知兩字中天柄萬古回看北斗文

祭文

祀陽明先生文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脈理之在人身脈調而身泰脈病而身屯茲關係誠匪尠矣胡察脈而真見者之難其人三五之代政穆風淳上有軒農之主下皆倉扁之臣宜其順攝泰於玄化蒸蒸乎翊斯世而咸春太和既降札厲相循異端衆岐蛙噪簧鼓使愚者懵懵其莫之知者又沉醉沒溺於怪隱之妄斯道之不絕也岌乎若千鈞之繫於一綸於是孔氏則誅亂賊矣孟氏則詎楊墨矣韓退之氏則闢老佛矣二程晦翁尤峻閑崇衛而悉力以芟刈乎荆榛彼數聖賢之於道甄不謂其療良心於既死續正脈於將湮而詎知先覺不作淫邪漸熾大中至正之矩日以圮塞而淪胥哉先生英穎絕倫解脫桎扃頓悟本真指良知以立教揭日月於蒼旻嗟嗟良知誰不具之孟氏已先陳之胡先生再發其旨而舉世瞶瞶咸皆以爲[illegible]聞蓋以功利之害深入於吾人淪肌浹髓良知救昏聾之病脈者寥寥也體膚起居飲食雖無變常度而岐黃倉扁

獨遠望而[illegible]彼不惟諱之不吐也反忌良言之憂之過至如議言而相嗔嗟嗟先生嵩目而視洞照厥因[illegible]衆議而不忍斯世之粃塵故幾[illegible]以爲孔氏誅亂賊孟氏詎楊墨韓與程朱相繼闢[illegible]而先生之教則毅然以遏絕功利砭劑乎斯民今讀其書味其言大音昭昭可覩而議者乃以先生爲異端玄寂既不覺其所見之胥壞並徙以文章事業觀先生者又何異乎井鼃而望北海之濤嗚呼先生往矣功利之障日益月新安得解良知之旨者揭之以警斯世之沉痾庶幾三五復作直與之[illegible]而同臻幾幼雖獨學長而無聞間有論說秖取唉於效顰惟願仰止以斯文肅庇慰學徹妥靈神開風而起實賴我多士之彬彬。

祭戚南玄文

嗚呼痛哉吾南玄兄而遽止于是乎去秋重陽予與緒山訪兄于南譙時兄以哭子之故得[illegible]食疾幾須復蘇日食飯一盂不能對衆飯食予

謂轉食疾生於憂哀鬱積非藥石所能療能自覺疾當自愈因與論哀和之旨及七情所傷之因兄首頷之意稍舒而情未釋予與諸友群聚南譙講院兄時雖強入會而氣漸微矣五日抱情而别後念之不能忘訊之醫工以爲不能對衆飯食此爲危證益憂之不能忘冬盡有友從全椒來傳兄病且愈且喜且疑今年仲春初忽兄差人過浙手書數字附以仲子可業别簡乃知病已亟勢不可爲予與妻孥相對涕洟徬徨

急遣慶童往候全椒隨擬促裝趨兄面訣以寫無窮之懷不意慶童未至而兄即世矣嗚呼痛哉自予之獲交幾三十年大道並驅之志遠業相成之心出于肺肝均于骨肉其間逆順好醜出處得失之變何異輪雲而此心此志未嘗一日不相應也海内同志孰不知之追惟丙戌之歲忝兄同榜予以陽明先生在越歸告南還次年兄出宰歸安與越隣壤余嘗與玉溪扁舟過苕溪期兄出會兄泥于時忌意向雖切而形迹

稍存余以肺腑兩家船戲之兄即憪然愧悔出頭擔當興學育才能聲大起每公事過越必謀數日之會而情益親及予壬辰就廷試兄時亦以行取補吏科乃僦居密邇出則並馬歸則共席寢則聯床日以聚友講學爲事每大會中有所商訂或有所指陳兄以予能道其師說必謬屬于予從而贊之以起人信心闔闢鼓舞一時同志多賴以興起兄好善一念出于天性而才足以達之凡都下士友有未納交于兄者必以

爲悔凡朝廷有大建議必咨于兄兄亦毅然以經世爲已任時西北多警衆議以爲非兄不可任事雖未及試而意有所屬矣兄復以仕途易于埋沒乃先後與余圖入山爲數年合併之計後予起告南補兄時亦起爲都諫因九廟火焚陳言會疏進賢退不肖謬及于予以爲可備清班顧問不宜置之散秩疏中多指權宕人譬者益衆相比翕搆票旨揭爲僞學同黨兄遂以此落職而予亦乞歸兄嘗致書于予自謂以此相

罷僞學之名雖非清朝所宜有但觀前朝嘗此者何人復以此相勉十大就濬知也嗚呼余與兄相與之迹章章若是海内同志疣不信之兄旣入山聚友講學之心益切毎歲必期于一往南譙與諸同志爲旬日之處或相期出遊東南與禁谷緒山念菴荆川鹿園一菴石山諸君爲浹旬之會遠或遣价馳書論學以證交修凡士友往來滁嶺者必迂途造兄之廬以考德問業爲事四方學者無有遠邇皆知兄爲箇中人也

兄身雖退而道望益彰才名益盛忌而毀者亦益衆遂一蹶不復振世嘗謂兄氣魄未化[illegible]未息世緣未忘此在兄冷煖當自知人不諒兄好善之志經世之才而區區以此求備于兄譬之採玉者不于其丈尺之瑜而索其微瑕以相掩亦已過矣兄未第時嘗見先師于南都及官歸安復拜于越先師嘗有良知如白日之訓兄平生學問以此爲的高明精瑩得力處未知何如若夫披雲霧以圖光復不屑以嫵嬲自汚則兄之所自信亦同志所共信于兄者也克兄之才與志而究其所終於吾道豈小小補哉而今則已矣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知我之恩與生我並義亦重矣予與兄之心事同于白日人無不知而信之若夫終身之[illegible]微言隱義之相證語默去就之相勉千百年上下之相望惟予與兄所自知自信而人或未之盡悉也予性本疎拙本無所聞亦無所用兄謬不予鄙意其機緣無滯可以入悟應迹無擾可以廣才每降

心自貶以爲不及且謂予羲皇心太多賢愚必與別白至爲所欺自信太過未免托大傷于所恃拳拳規切之心眞若可以質神明而貫金石也千里奔奠中心若焚空堂依依無淚可灑嗚呼痛哉所幸兄冢子氣温神厚可以和親仲子種學好修可以抗宗幼子如玉兄所鍾愛神爽骨清可以承志兄之親交無有遠邇凡食兄之德荷兄之教者當能以厚自待夾輔周旋可以保終當不使兄抱身後無[illegible]之感感也然則兄

之神亦可以自慰矣哀哀南玄子復何言

祭唐荆川墓文

嗚呼出處大節也生死大分也出處生死而不失其正大義也達節辨分惟義之安雖由于人實係于天方兄之在山人皆慕其高尚及其被召而出也跋前疐後或以為變其守若麒驎之困于紏纆兄之在世人皆望其大行及其勤事而死也香消膏燼或以為喪其所有若至寶之墜于深淵或泥于時才不能以盡展或格于勢

智不能以獨全是豈知兄救世一念根于天性與金石而同堅死生出處不離乎是吾盡吾心而已成敗利鈍非有所計而然鄉人皆好未足為擬不善者惡論始不偏自古大聖大賢尚不能盡理于衆口彼嗷嗷者烏足以繫乎輕重而定乎妍媸兄之出處係汙隆生死關盛衰倏聚倏散乃如此實斯人之不幸而世道之可憐獨予于兄不能已乎深情者夙有心盟出乎恒情之外日邁月征務期造乎聖賢胡為乎中道舍

我而逝乎然揆之無異其[illegible]學之全尊自辱交於兄異形同心[illegible]合者餘三十年時唱而和或仆而興情無拂戾而動無拘牽或追逐而徜徉或偃仰而留連或蹈驚波或陟危巔或潛幽室或訪名園或試三山之屐或泛五湖之船或聯袂而[illegible]或枕肱而交暱或兄為文予為持筆或予乘馬兄為執鞭或橫經而析義或觀象而窺躔或時控弦射以角藝或時隱几坐而談玄或予有小悟兄為之證或兄有孤憤

予為之宣或探罔象示以攝生或觀無始托以逃禪千古上下六合內外凡載籍之所紀耳目之所經心思之所及神奇臭腐無所不語而靡所不研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予與兄率意周旋兄為詩文煒然名世謂予可學毋啟其鑰而示之筌兄本多能予分守拙謂予論學頗有微長得乎宗教之傳每予啟口輒俛首而聽凝神而思若超乎象帝之先嘗戲謂予獨以北面四拜之禮予何敢當而兄之[illegible]橫渠之[illegible]不

得專美于前嗟嗟荊川子不見兄兩年于茲兄之言在吾耳兄之貌在吾目兄之神在吾心而兄之魂在吾夢獨所謂形骸者不可復作已閉于夜臺之重泉嗚呼痛哉纔鐏壽黃不願爲林兄於精神亦大淼撤年不能副其所志未可專委于造化之迍邅嗚呼痛哉同乎萬物而復歸于無者幻聚之形耳其先天地而生者寂然常在不隨萬物而化遷日昃月虧天道且爾自古聖賢孰能逃此要之百年同于一蛻而又何惜

乎荊川嗚呼荊川已矣鏊甫期月宿草未青予不能忘情于一慟者亦以相信之篤而相與之專嗟嗟荊川子復何言

祭羅念菴文

惟兄精純昭曠之學堅凝果毅之志宏博克務之才坐膺和平之氣學洞千古而退然不以自多志勵萬夫而歉然不以自是器任天下之重藏而若虛才應天下之變斂而未試古所謂完德君子兄非其人耶兄感異夢而生幼爲[illegible]恥爲嬰兒之態長膺良知之訓信而不惑知聖人可學而至擯[illegible]科條清班耿然不以爲榮甘林泉樂枯寂脫然若與所累起列青宮之贊人謂道可大行油油然漫無期必入犯冊宸之怒人謂禍且不測坦坦然漠無顧忌悟性宗而號靜默或訾其爲禪究神理而精[illegible]或疑其爲玄乃兄一意聖修終始緝熙[illegible]而若未嘗貳文章辭翰傑然名家世方[illegible]以小技自視等爲三昧之遊戲辭受取舍惟義之

裁皎然不緇于欲身之進退世之汚隆尤嚴于出處之際粵自陽明夫子道倡天南化成江右其入于人最深群彥影從篤信好學庶幾抽關而啟閫兄挺然卓立若楚之有翹吾黨方恃以爲蓍蔡胡天不憖遺俄一疾而長逝吾兄行在人目言在人耳德在人心烱然其未嘗忘而其不可傳者則已蕩爲太虛布爲列星杳然其不可復繼矣走也與兄[illegible]之倚杌如沉痾之待藥嗟乎去此其復誰[illegible]之易遣感朝露

之乍睎權裂悲慟不覺涕泗之交至石洞之遺
不榮不枯固元神顯氣之英而玄潭之釰匪鐵
匪石實知鍔慧鋒之淬綮涵辦香臨風陳詞兄
如有靈尚翼于冥冥之中俾後死者不逃于所
之庶斯文賴以未墜

祭貢玄略文

嗟嗟道不同不相為謀心相知者千里而相求
予於玄略所謂道同而心知者非其儔耶玄略
天性穎異習聞烈祖南野公之忠義承西園公

過庭之訓自幼有志於學粵自嘉靖丙申丁酉
之歲予與南野文莊公同官留都玄略偕其鄉
戚補之周順之俞允升吳從本梅純甫吳伯南
張士儀沈思畏諸友先後謁余官邸周旋於鷲
峰天界之間日有所見而朋類日親其所得淺
深未知何如要之必為君子必不為小人則確
然可以自信也水西之有會玄略實開其基宣
歙間士類斌斌興起者無慮數百輩多玄略有
以啟之居然山中教授師也凡予赴東南青原

白鹿冲玄復古諸會所玄略未嘗不相從簡其
所聞相與辨析朋類有疑而阻者若有所傷務
委曲開諭以釋其疑其有信而悅者不啻口出
益為縱臾以堅其信古云自吾得某而惡聲不
入於耳自吾得某而門人日親顧予不肖何足
以擬而在玄略則可謂庶幾無愧焉者矣益信
其心而忘其迹泥於所見而不知其所造之未
至也嗚呼痛哉玄略以選貢授永豐湖口學訓
晉補國子學博能以教學相長無忝於人師其

守東平也政教大行親民之學益有所試至今
有遺思焉若玄略可謂不負其所學矣玄略於
師門良知之旨不徒承以知見實能以身體之
晚年所履益深所見益邃曰性道教皆天也以
其隱微故曰不覩不聞以其無對故曰獨以其
未發謂之中以其中節謂之和其實一也戒懼
慎獨全其天而已良知虛明如天故曰知崇致
知功夫篤厚如地故曰禮卑寂滅之學無意虛
無之學無情聖人之學在誠意誠意者真情也

此償是得力肥處也

種種舉揚皆足以發師說之精華見豹全體匪直窺班嘗鼎一臠可以識味同志中如吾玄略能幾人哉予與玄略此生以性命相期方圖合併相證了此末後一着而今已矣[illegible]痛哉人生如幻其誰不知知幻卽離死何足悲惟其所期者遠故所感者深千里赴吊有懷依依俎歒亭之白雲酌南湖之明月臨風愴悽自不能忘情於一慟耳

祭陸與中文

嗚呼吾與中之年而遂止於是乎哉嗚呼吾與中之學而遂止於是乎哉稟英銳之夙根承父兄之家學克其志毅然足以任重究其才燁然足以應變識足以袪衆幻見足以破群疑藏器待用同善於人所謂豪傑之士非耶粤自哲人既萎吾道日孤戒助四方晚得交於與中歸依承籍平生心事庶幾得有所托與中卓然自信知予之深操縱闔闢一切默爲體會不疑其所行也搆天心書屋啟尊師閣萃東南志友數十輩儲廩授餐群居樂聚風動一時析六經同異之旨闡三教顯密之機意之所在不言而喻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甃而後已詎謂遽止於是而已乎與中嘗以修悟之說正於予予曰靈知在人本然完具一念自反卽悟本心無待於修無始以來習氣乗之汩於嗜欲不可不加澄滌之功纔得見性當下無心藥病俱忘修所以徵悟也與中聞之若無逆於心將以真修爲實悟不徒才志識見之安而藏用之智同

善之仁超乎生死之外爲出世大豪傑固予與中相期之本願也遽者遭室人之變外侮內訌奔潰四出氣有所激神亦受困且誤于庸醫呼吸之間奄然長逝嗚呼痛哉與中之貌在吾目言在吾耳志在吾心而今不可復作已雖言之而孰聽之雖倡之而孰和之嗚呼痛哉雖然道無生死無去來與中則既有聞矣夕死何憾顧予終寡於同志之助無以究其所托幽明之守相與考證更當何如也

此篇尋得力肌友也

祭胡東洲文 卽胡清虛

嗚呼吾東洲子而遽止於是乎嘉靖甲寅歲[illegible]開講新安之[illegible]山東洲隨衆北面執禮爲締交之始東洲顏如氷玉動止閒默與之語恍然若有所悟又嗒然若有所失昔人行脚四方求法器東洲非其人耶嗣是每歲卽過越聚處浹旬而返因得交于鱗陽趙君授以館舍攜家爲久處之計此生盍以性命相許因謂予曰樓之受業於先生實劉師符玄老人啟之將以廣教也老人年一百餘歲得西谷之旨發明內要延命之術後遇習虛子受淨明忠孝性宗嘗應代補元之任舊有傳法弟子二十五人爲出世之學蓬首垢面不復與世情相通晚年受記東洲爲二十六弟子諭以世出世法冀以流通世教不絕世緣東洲既授紫雲洞譜秘傳以妻子托於浮梁東川操君往來吳越江廣與四方同志相切劘以卒所學東洲雖得所傳役役於世法未得專心究竟去年春復僦居於越[illegible]處旣月餘言還浮梁與操君共結勝緣秋初偕近溪羅君挈其二子同往嶺南赴疑齋公之約首春弟子朱生平罡忽來報訃云東洲九月二十一日已仙遊矣嗚呼痛哉吾東洲子而遽止於是乎予與東洲有世外心期卒然舍我而去在東洲知有歿處不復三途業障所纏而予則終寡同志之助也東洲之學得於師傳以淨明忠孝爲入門其大要皆發明性命歸源之奧覺幻知元住於眞常非有邪偽之術但世人未之盡知耳諸究予久荷教言受益良多哀痛苦切之情實同於子西望停雲遙申瓣香之敬嗚呼幽明相隔者形也精魂流通無間於幽明者神也形神相符在東洲有變而不變者常往來於太虛之中與太虛同體將與太虛同壽吾黨亦可以無世情之戚戚矣。

龍谿語錄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畿撰是編雖名語錄實即畿之文集前有李贄序謂之龍谿集抄蓋又經贄所品定也合是二人以成此書則書可知矣

王侍御集一卷

〔明〕王瑛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隆慶間刻盛明百家詩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侍御集七卷》提要

吾錫王　名瑛字汝玉以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太常博士侍　史終于黎平知府昔寓京師玉河橋與予接舍嘗有互相贈答之什今皆逸去乃從令嗣懷仁君索之止得紀行雜言二冊念其平日從事詩學又相與且久也畀而刻之以存故實隆慶庚午冬日是堂山人俞憲識

雄縣道中登舟

野水近連古鄚城秋風小艇放初晴涼雲候雁鷗邊急落日行旌柳外明

任丘道中即目

萬山秋色媚行軿高樹雲生欲暮天候吏不知江客意鷓鴣驚起水西山

上南天門

危峯迥揭乾坤勝一覽平收齊魯青已約風塵烟際立不妨笙鼓谷中聽松崗萬曲飛湛摘霞洞千尋冷不扃讀罷磨崖仍日觀却疑身世到滄溟

滕縣道中簡謝可泉巡撫

久煩牽思邏東遊却恨塵蹤醜別悠容裏笳聆塘藻至跡中直許夜光投嶽雲曾負千中句首予虛拭萬里秋

問訊高輝能惠否清風吹冷仲宣樓

汶上道中將會王學憲岱麓漫懷一首

曾躡芙蓉攬岱峯東來林麓鬱秋容霜天落落分襟外人在寒城樹幾重

東光道中夜泛

暝樹高寒雲不生長河解凍一覺舟輕津鳧隊隊如相識飛上霜堤伴客行

宿薊城

旅跡三春劉漁陽此日留開襟山照入騁目野烟收寒堠塵憑寂津塗柳正柔東來情未極有欲上邊籌

遡沙嶺

迴嶺依雲起征袍挾雨過村村花稍發樹樹鳥還歌野潤平沙合烟寒去旆多驛車寧佐色山郡報民疴

永平公署讀龔吳二使君詩有懷

壁上群篇嘆客歲城南孤節駐深春風流絕騁鵷行伯詞賦余徒[illegible]麋塵草樹幾山芳未歇旌旆萬里望猶新淸聽誰把[illegible]想向夕遊高思轉頻

蒼城道上留別謝[illegible]二首

城村柳枝綠迎途漸覺生繁旆迫午登天末識雲清延竹恒陽道悵懸照人明評文動星緯戰篇積頊伊邇

衍昔期對晤徒懸情敢遜君子光良愁歸思盈兼日理塵案茲晨攬行務遶村遡廻翼沿流覩新蘋忽忽朱明景孤征漫愁予敢希觀風後寔賸論文餘染矚恒山寡摇想滹沱魚願言亟旋彤玉橋春鳴珂

定興道中憶周子

昨日白溝上君子遠迂玉一傾三載心再剪雙枝燭梧凉襲庭虛風尊携酹綠洵言久旅懷天長嗟別促遂延遡易水晴波蕩廻矚踟躕念芳時繁枝耀高旭感茲一弭節離雲藹山曲川塗忽中夏良晤將焉續

唐山道中

樹裊浮颸灑客衣驅人俗眼礙秋霏亦知江漢鳴綸迴却喜村疇黍豆肥水缺蕪川稀候吏葉藏山縣下晴暉溪雲莫漫驚行使野瘼廷謀思不微

謁文王演易所

萬年姜水隔秋澤一廟仍標演易林蒙難倘非純聖德抱經誰見伏羲心鶴岑雲護孤僧住榆徑天留片石陰獨立乾坤瞻敬止西風落日欲沾襟

謁鳳山公生祠二首

沙霧當年收亂界乾坤此地著公祠寒城誦德流風近秋路驅塵駐馬遲草際碑含河洛潤天中日送鳳凰儀

崇楣未展遺思劂攬轡高雲愧獨知
黑山東下水如潮曉傍祠門綰玉鑣野老尚能陳往事
秋襟何啻挹司標河丘勳跡惝空麗洛社耆英故國遥
秀野　寺中神注裹欲遐江鴈寓芳誕

渡黄河

鼓枻儀城道西風客望懸波平天影近沙圻地形偏鴈
下東山樹旌揺汴渚烟何當攀少室一遡禹功前

贈八十六翁張公一首過衛城作

仙翁山前靈霧飛仙翁山下金章肥已看上壽映台耀
光乃急流拋俗機拾樂春凌太行石哦篇晚曳蘇門嘯
逡巡衛津杖屨外秋光萬里憐征衣

秋夜赴飲張水部分司

凌秋不倦侵星約縈繞惟憐隔歲悰海内朋知還此劇
眼前尊酒更誰濃天臨分水平涵月客住晴村暗度鐘
子夜欲歌情滿坐碧筒香剪露荷重

次太安讀蒙泉見懷之作和韻二首

十年夢逐武夷君此日秋懸嶺外雲却恨趁程驄馬客
秖留新句慰同羣
攬轡秋雲志欲宣兄逢同誼夜題篇霜風一道鳴高蹕
風月千山淨遠天

會審有感

寒日三山秋氣深乾坤潛見好生心雲流鶴院晴分影
霜落榕庭午帶陰撲案陳言時歲隔倚空長劍鬼神臨
相看出繫情堪竭讀罷皐謨一灑襟

小泉司空見示吾錫羣公餞言率爾賦懷

獨擁寒堂雙翠深閒悰千緒裊東林開門竹樹三山色
入手風烟二雅音旅俗直依晴藻落台光故帶晚城臨
最看客歲迎舟樂跣傳天涯一散襟

獨坐賦事

海日冬殘寒不生登臺轉覺旅袍輕山靈野瘼皆侵思

簷鵲江鴻漫起情隔院霜晴應竹色近城烟午忽鐘聲
南來地煖梅芳徧何遜詩懷媿未清

誕日偶成

攬曙東軒寒旭滿披烟南嶼客心懸綠滋不改經冬樹
煖氣偏宜近海天書杳薊門鴻鴈雪旅荒苔徑鶴皐田
臨杯忽忽還初度恩到生成轉自憐

春日言懷

物序途塵忽漫催入春衣袂一登臺鄉心直傍遥天轉
陽氣潛從大地回野潤不凋千畝竹城芳先發萬枝梅
對時却憶鵷鸞伴樓雪隄烟躍馬來

除夜書事二首

山城鐘鼓報寒遲小擁爐熏撿客思臈盡春生還此夕酒狂詩瘦定何期簾香暗裊憐風入雲氣晴遮竹鶴移

忽忽行蹤傷老大夜深燈火祝恭危瞬息乾坤集歲功坐看風色又旋東百年川路非驚眼一夜桃梅欲映空山市暮喧聞爆竹江城寒靜數飛鴻懸知三殿輝燈裏瑞靄千重拜舞同

贈六華胡侍御北上

部雲千里薊門春送子三山別㘴新桃雨玉隄懷遠道隼風清漢起長津行杯故遶臺中月簪筆還看海上塵

九陌詞豪如有問拾芝㢡擬武夷人

登登翠樓寓汀城作

披情已倦行春騎拂蹬仍臨聳翠樓伏水圍山紛入態異鄉同客迥生愁窣簷島下孤雲斗突石臺含萬樹秋俯仰碧霄存消闊欲憑問俗寄滄洲

登巖亭次石上韻

塗裳四月想山耕稍拂高京眺野晴一自洞霞能染性亦嫌壓綬太妨情二松俯嶂如擎出數石千雲儼削成攬物不勝懷舊意特巖還上玉岡平

澄心亭書事

柳颭亭飈入池鳴山雨來乾坤新到客簾榭舊行臺野靜農歸近雲凉鶴伴廻塵心方倦役依藻思堪裁

道出建陽書坊有作

依山客旆披雲乙抱磵苔蹊帶雨過問寺暫留松榻靜觀文欲訂野人訛樓開烟竹僧茶熟巖落風泉鳥語和騁目不勝行思劇樵漁晚送隔村歌

題榕江林子園景六首

桃浪放舟

雨後錦花春萬樹風前蘭棹月三汀笑將景跡供詩草不道人間有梗萍

烟海訪漁

年來野興識吾真漫憶烟濤有隱淪一棹試從龍窟下老漁笑指白綸巾

雲起觀山

江上羣峯已自奇況堪雲氣噴巖池空青千尺憑誰解趺石閒哦出岫詩

潮平濯足

潮滿晴江風不生乘春小試踏莎行亦知不似紅塵足故尋滄浪合我情

野橋獨步

狎風羣翼沙邊鷺夾岸新楊雨後天詩在野橋忻獨往
溪山留興欲忘旋

秋水垂綸

羊裘漢與爲誰收六物疑涵萬頃秋短棹不移烟水濶
知君寧爲釣璜謀

王侍御集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瑛撰瑛字汝玉無錫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編爲其子鴻臚寺主簿同穀所刊蓋歐大任所選定前二卷爲古體後五卷爲近體前有小傳亦大任所作末有崔銑兩巡紀行稿跋一篇兩巡者一出理北直隸山東河南馬政一巡按福建也集中無此標目蓋其詩已散入集中銑跋無所附麗故綴於後鄭啟謨序題曰石沙漫稿亦與此本標題不同則瑛世居石沙山初以名集同穀改題今名也

寒邨集四卷附錄一卷

〔明〕蘇志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許應元刻隆慶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寒邨集四卷》提要

寒村集序

寒村集寒村子蘇公所著也序遂東苑子許殿卿天華內司訓之有窮搜以授予曰此驪龍之珠荊山之玉也吾子可無言乎予乃捧誦移日不覺嘆曰嘗歷觀文囿泛覽辭林上自漢魏下逮唐而謂極超三昧悟入上乘金石其聲鬼神爭輿正在蘇子窮曰

誅哉是言但末学生
晩不知公之德履吾子甞
誦言之曰公才兼文武
操凝冰霜且歷任以來總
出而在政發舉敷民物咸
歸仁明之化始終如一也政
暇於是搜羅舊作皆以新
製歌詠太平之事復家
安不忘危之戒以縱以在
是故察時感興與物應
接於性情之手襟影
尤有不能自已者焉嗚呼

出言醇者其心正其辭
寡者其人吉正則淵懿
修辭吉則福履孔殷蓋
其之学也及觀公文明白
正大不事纖巧縱横出入
皆根基理道可與詩並
傳無疑嗣是秉鈞端揆
受知
聖主則發化風俗之盛
休徵嘉瑞之畢至九者八
寳之賡賁風雨霜露之
沾被亭億公且觀真

悟摠秘抽玄浚媚大雅以嚐
國齋之志豈但彰集而
已矣曰公之雄踪法搏陶
寫性情摛藻振秀香擅
名家孫子業之殆不宜
於諸管端弟曰公與弟同
要慶坊以成錄雖和序尋
梅不辭而為之序
嘉靖丁巳冬友弟鄒君
侍郎石衍南川張翀書
於雙栢亭

寒村集目錄

寒村集目錄終

寒村集卷第一

固安寒村蘇志皐德明存藁

賦

紀行賦（為諸生時作）

歲在辛卯月旅林鍾巳丑統日甲寅御辰將校藝於太陽（故名文安）寔受命於文宗維時東井在未積雨霖霪踐馬沒轆驅車沒輪乃遂買舟南下挂承風之帆張瞬日之篷涼颸滌暑陽烏在雲拂岸柳之煩拏兮泛澄波之粼粼數邱墟之錯落兮瞰招提之摩空人由意合志以類同歌聲相應塤篪相從攄舊懷之蘊念發思古之幽情心神俱豁厥樂焉窮秖知有舟楫之便而不知有風濤

之驚及其長橋橫臥撤桅毀篷放舟如飛載浮載沉幾乎險矣然猶未也乃若赴隘峽之口兮轉回流於順風衝倒樹於急湍兮拂突兀之高岑幾乎險矣然猶未也乃若雲始合也闇兮若松柟嘶兮若揚袂忽兮若鐵騎之狂奔濃兮若金壺之潑墨雷[illegible]於[illegible]姿兮或飛入而震地電倏忽於牆藩兮或物表而雲際始焉霢霂之灑潤兮終倒江河而傾注臨坻赴壑灑濟[illegible]墜幾乎險矣然猶未也乃若風飄忽而淜滂兮勢迴穴而錯迕[illegible]殺林莽兮或拔禾而偃木舟子[illegible]覗而叫號兮吾儕怖心而駭目噫嘻殆哉及其殘霞返照雨霽風微則見夫魚之適也弛青鯤於網罟解赬鯉於黏徽華魴躍鱗素鱮揚鬐[illegible]之適也理翮騁翰容與自恣彫啄蔓藻[illegible]漣漪吾儕復游目騁懷戟手解頤若忘乎所謂險者乃若白日戢曜朗月啓暉風恬浪平茫然無垠望前邨之冥漠兮歷島嶼之縱橫迷徃路之紛糾兮披蘆葦之蒙茸値孤雲之靉靆兮掩素娥於後庭歎良夜之沉沉兮禱河伯之巨靈聞鍾鼓之軒訇兮喧欸乃之歌聲聽雞犬之鳴嘷兮見漁火之孤熒皆喜相慶遂褰裳登岸艤舟繫纜呼朋覓友泥淖沒脛排闥市酒然火燒餅野人雜坐田父接衽忽又凌驚雷之硠磕兮眩狂電之[illegible]懼四壁之就頹兮或宇傾而岸崩傷客夢之寂寥兮[illegible]家園而涕零激壯懷之磊落兮遂擊涕而笑生頃復[illegible]

雞戒日[illegible]長征彼水之瀰漫也渾渤汐涵川流海停彼水之洶湧也滂湃沉溉橫流逆行光接天而聲聒耳兮失[illegible]之亢亢浪排空而勢吞天兮浮樓閣之亭亭老稚悲號漂泊離豚橫屍積骸顛扉欹門晨炊乏煙夜戶何[illegible]覆跡酸鼻痛骨刺心耳嘈嘈以失聽目矆矆以喪精彼或[illegible]殺之[illegible]振朱蔑於盤樽庭實千品旨酒萬鍾竟何人也此實何人既又逶迤而南也燭龍噴火如熾如蒸則見夫清淵北注濁河交橫順阿而下激[illegible]轉騰懸流恭怒萬馬齊奔棹檣無力引纜之能進咫尺進尺退尋當是時也吾儕迴無人色衣無正襟可極其險矣移時得達悲喜交幷詳觀夫風帆順流

樂也雷雨晦冥何其恐也蕩析離居何其悲也驚濤跳浪何其懼也饑渴頓踣何其窘也乃若甜瞿曇之上刹兮步明月於虛庭談征戰之陳迹兮聆報夜之昏鍾理晩裝以遐征兮問白叟以前程指雉堞以至止兮瞻樹杪之重闉兮舍舟而陸暴日徒行涉橫汙逹通衢轉巷陌入里閭僦逆旅之半榻餐療饑之鹽虀及其衹服懿訓星言趣歸舢艫入灝水灝剏舍險就夷凌細浪循長隄拾蛤蚌之遺殼羡魚蝦之跳擲越宿戒途載乘驟駛踐泥塗過潢渠遂首跣足以馳以徐窮日之力始逹郊居慈親哽咽妻子歔欷嗚呼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水隈漢亮奮跡於隴畝甯激聲於康衢皆本於筐

玄篚纁簛輪安車子何人也竊嘗慕之今實未能少窺其藩屏也爰輯舊辭用紀厥行事僅摭拾其畧而意尚有浮於文

贈李侯禦寇有功

侯河南安陽人名玦以鄉薦宰吾縣仁厚有恵政故爲賦此

有美人兮鍾河洛之精英懷瑤佩瓊兮何性質之夙成翩翩其唐棣兮生崇阿而呈華實馥郁其天葩兮膺桂籍而入秋賓紹箕裘於奕世兮欲摘龍髭于瀛海御剛風以翱翔兮望天府以遐征適夭桃之蓓蕾兮遂軼軻于南省攜銅章而宰三輔兮洽徽化于士氓氓即解喙

務之糾紛兮瘳凋瘵于岑寂雞賚其烝之蒙翳兮培蘭蕙以敷榮章雷電而折犴獄兮息鈞金之幻妄植康節而甘冰蘗兮尋瘠馬之孤盟約進止以詣練要兮禔其身于榘度溥寒泉以汲井甃兮燦璇穹之郎星維戊子之莫春兮彼跳梁之狂寇激洪濤于湟池兮舞晝日之鯢鯨仗登陴以保障兮宣 皇威以丕振磔渠魁于藁砧兮掃霾曀以晴明搢英聲于直指兮奏殊功于楓陛煥龍章于魏闕兮刷九萬之脩翮將遷羽鵷鷺兮儼驂騑于遠陌虞美人之騫舉兮凛剛氣之稜稜亂曰燕山兮岑崒易水兮漣漪山靜定兮無極水流衍兮無私昭大美兮于兩儀尸玄功兮于八維固 后皇之廕庇也

而寔韜蹊于百司

五言古詩

新月

層漢絶纖埃新月生坤隅素娥抛玉鈎清光照寰區挂林駭棲鳥漾波驚游魚陰魄自常明行天與日俱盈虧本遐邇兩躍分疾徐我欲鑒斯形碧落驅飈車乘凌倒寒景俯首瞰太虚暘烏耀銀光千古元無殊

奉送張司訓先生陞廣平學諭

先生山西蒲州人名馨别號青臺以鄉薦任吾學司訓越三年始得稍遷廣平

冉冉歲云暮白雪明朝曦送遠到河曲易水流寒澌鐵

徊不忍別何以將吾私昔憶青氊興懿訓發新知[illegible]亡
一以迅幾度春遲遲恩義兩不薄求矢常追隨忽捧廣
平檄行色殊慘悽驪車在中野風力飄塵綫嗟茲千里
行前路多逶迤攬轡酌卮酒惡陳肝腸辭仕途如蜀道
今古同奔馳陟彼萬仞岡峯巒轉傾欹師儒甘虀鹽作
人功已奇遴羽比鵷鷺蹤躋登明時人生遂斯志富貴
當何爲願言履清吉慰此長相思

明妃歎

漢宮久索莫出嫁單于王風霜改容鬢恨與流水長遙
裘不可衣酪不可嘗騎馬從遊獵馳驅千仞岡蒸淚
灑紅雨點點濕明妝身雖滯朔漠心逐南鴈翔[illegible]玉

顏緊琵琶空斷腸

冬日北上

落日慘寒林際光澹搖蕩誰把燕市杯柴門向[illegible]倚
馬看西山空翠三千丈去去京華塵徧滿青袍上

贈宮保唐漁石翁龍得告歸省官比部時作

彼美漁石翁讀書九峯下瀲灔隔塵囂璵璠須黃價筆
陳風雨過詞源河瀾瀉秋濤謁明庭時髦總流亞出
爲鄉城宰濟然測玄化晝盜薄郊坰士女盡驚詫翁乃
揮長戈壯氣吞鯨鯢登坪厲衆心卒以孤城支入爲古
柱史獻納飭風儀維時值逆藩吳徼無寧居遐邇妖氛
結白日晦光儀翁乃持鐵斧慨然撫瘡痍抗論除丁疣
高騫鳴鳳姿繼遷柄文衡聲教播全陝思遷掌樞要勳
陟循懿典維時虜勢驕關塞罹兵燹鷸搜復鴟張羽翮
誰能剪翁乃擁節旄頻令醜類殄奏凱許班師　錫恩
答纏綣轉尚西曹書進秩日崇顯繩度允蹈廸進退非
翱翔堅此冰蘗操合彼雷電章平反緩大獄挺爾百鍊
鋼苦憶慈母顏飄泊魂獨傷去意儼逝波抔土安可防
乞歸語淒惻　宸翰特褒揚炎景送涼飈啼鴂促行李
長劍倚素琴共照清渠水懸知拜膝下列鼎供滫髓舞
勝斑斕衣蹁躚曳金紫彼美漁石翁卓哉鮮與比爲臣
稱忠臣爲子稱孝子忠孝兩不薄行當耀青史彼美漁
石翁勛業難覼縷峻階固矯迹危機亦恒履況逢　聖

明世得遂臣子情載瞻桑榆景重訂溪山盟豈無詩酒
娛陶然了餘生　聖眷殊未忘蹊路勞將迎膏澤徧寰
區雅望歸老成始終保一節輿論推完名

塞上曲送同年劉瑜泉九容陞遼陽兵備僉憲

遼海通番漢玄莵近兀良重關懸絕塞虜勢及秋狂
帝命推豪傑欲搗鯨鯢穴旄頭夜失光伐鼓歌勛烈君
稱文武才綏輯早覺懷要令番與漢安妥白沙堆

雪夜襲虜自宣上谷時作

朔風利如刀朔雪密如織四山號虎兕萬卒無生色號
令等風霜直擣龍沙北半夜縛呼韓天明傳蓐食

古鏡篇[illegible]州偕遊時作

吾家一古鏡照面已多年昔照雙紅頰今照成華巔清光了如昨吾老實堪憐勳業尚未建撫劒獨悃然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前自咎嗟何及悔不學飛僊

五言絶句

草蟲圖 為諸生作

江草雜江花離離滿江側蛺蝶忽飛來點破羣芳色

病起

病起不勝寒日高猶自怯却喜耐寒兒遶院逐黃葉

隱君子 赴瀏陽任並縣中作

素琴本無絃白雲復何心欲訪巴陵道茫茫湘水深

再過藥師寺

寒雲依古樹凍雨灑頹垣寂寞維摩地哀號憫病猿

嶽麓

嶽麓俯晴江江頭浣紗女日莫佩蘭歸相見不相語

西村圖

滇南有美人結廬西山側時過小橋來閒軒入秋色

江花 調進賢並入覲被徵時途中作

江雨灑江花江花翻獨愁惟愁江水漲沒却近江洲

江鳥

江邊有危石江鳥鳴其上忽被野風吹碎聲雜巨浪

漁歌

灑網小溪頭荻蘆毿毿秋一聲長嘯發驚起隔溪鷗

孤鴈

寒空一鴈隻孤影落橫塘莫如塘邊鳥鴛鴦本自雙

登泰山

巒壑夏日短窮探岱嶽低為憐芳草色閒過小橋西

閒情

皎月已高寒美人還倚闌疎鍾敲月落脈脈轉情難

鄭州

三陽宮有感

古寺關河近荒城水國分長風起天際吹亂石梁雲

雙壽圖

半夜風兼雨平明湖水深催科向凋瘵多是打魚人

予被徵北上愈急周姬相出一手卷令予作雙壽圖以祝其父母予即席措意下作三岡以象乾上畫一椿樹其旁作六坡以象坤上畫一萱草復作詩一首

乾岡長椿樹坤軸生萱草願言雙白頭乾坤與同老

送同年張樂山壽宰堂邑 官北部時作

送爾至東郡春容柳半含將春樹凋瘵經濟問玄菴 玄菴

移翰林孔聊縣人

無題

花底笙歌夜羅衣淺試春月明如白晝偏照可憐人

春秋西山見牡丹

石磴穿雲上靈源遶竹斜不妨秋已莫重見牡丹花

同僚張一山維岳須予詩畫乃爲作此

島嶼生寒籟孤舟客正愁一聲漁父笛吹破洞庭秋

九日無花無酒

九日無風雨蕭然客思孤啜茶危坐久閒看菊花圖

說夢

自憐頻說夢終日對痴人不知塵世上元是夢中身

歲莫舟經龍窩驛 兵備潁州時作

風送長河急孤帆與月斜客魂何處斷隔岸見梅花

晚獵

古木集昏鴉長風偃秋草山中射虎歸讀書到天曉

盱眙山館

山館雨初歇村園菜正肥摘花引寒蝶冉冉過籬飛

春風 旬宣上谷時作

溪淺灘流急山寒花放遲春風不相惜吹鬢半成絲

寓隆慶分司

亂水抱重關尋山擁翠鬟邊城無案牘心與白雲閒

分水溝

十年裘馬敝贏得鬢毛蒼笑問東流水還因底事忙

出塞

出塞天已晚前驅嚮虜營急傳催後隊夜過廣靈城

獨石題壁

投筆成何事蒼髯漸頗多　國恩猶未報長嘯枕金戈

瓦雲驛 歷任陜西時作

高槐張翠幄盡日布重陰忽謾風來撼鄉愁那得禁

秋霽 書于寧州望京舖

風引輕雲散晴山倚暮天家家田父出相聚說豐年

浴湯泉

萬里經行[illegible][illegible]山紀勝遊寒裘聊踞濯洗盡古今愁

紀異

嘉靖丙午秋八月廿六日予旬宣上谷道飛狐嶺值風雪讒作是詩明年春稍遷赴潼關以告督餉不力奪三秩謫守河州聞河有雪山峪況岑寂追憶前作殆爲今日之讖云 丁未秋皆於讞鄉之西鄉中

驄鳴沙磧冷雁叫雪山孤不識前村路回頭問僕夫

己酉春予以議當道薦復經略涼綏戎務再過是亭因念昔秋崇山人言誠矣此自相值倚伏何與吾事微吟舊作而去

自書古柱傳奇圖爲同年孔文谷天胤題

古柱花正發雙蕊愛女蘿繡衾相對語佳氣晚來多

自畫鳴鳩圖

河湟遭大旱烈火生枯桐願借鳴鳩聲喚取及時雨

題吳郡唐寅摹倪雲林畫 以後俱歸田所作皆嶺刻

雲林名瓚字元鎮元無錫人畫林木平遠殊無市朝

塵埃氣伯虎摹此圖逼真世稱絕藝云
天潤秋容濾風號古木鳴幽人時一至山水有餘清

五言律詩

戊子下第詣西園 為諸生時作

晚起西園興留華歎不逢寒雞棲暝色蒼草條秋容離落遊絲滿池塘墮葉封留連明月上露下看芙蓉

壽大參吳鄉泉仲母七袠 時鄉泉尚乏嗣 任瀏陽時作

佳氣盤津里 武進地名 瑤池獻玉尊滋蘭三奇慶環珮兩朝恩羽葆 封君夢班衣使相存蟠桃花再發應見白頭孫

雨過蕉溪領和同年王淛塘獻芝韻二首

春雲飛不起送雨滌煩襟路迴諸峯合天低萬木侵草光然暝色水氣結重陰俯瞰藤蘿外孤村背遠岑

穿林登峻嶺惆悵鬱春襟湖海心仍在莓苔路半侵石田經雨潤雲嶠近溪陰窮望中原入微茫數斷岑

桃源圖

為訪前溪路曛微日已斜入山逢隱士隔岸見桃花遶屋千竿竹連空萬縷霞同來相問訊那代又誰家

挽止菴年伯兼別同年朱汝濵雲章 在進賢時作

淒風吹澹月一夕殞靈椿遺世空文籍承家有鳳麟湛恩優賜近華表萬年新涕淚渾如雨何堪灑故人

候友人不至

念爾滯行舟愁多易白頭百年真夢寐四海重交遊絕塞南翔雁空江北望樓宦情與客思同是不禁秋

偕同年廖東雩希顏入鄞孫導遊齊山

海日雲霞曙丹楓棧翠微亂山盤石磴陰洞護苔衣丞畫登臨興真成落莫歸雙鳧搏勁翮還向薊門飛

題治齋萬翁鏜冬景圖

招提臨巨壑歲晚倜僧歸松栢初含秀乾坤未息机山寒石欲立雲凍雪仍飛誰解三乘意相攜入翠微

乙未春述職罷再赴進賢留別及門諸同志

故國傷離別春園謾又花夢牵江館夜 老母時在縣 愁薄海門霞紉佩常為客荊吳久當家 初任湖廣瀏陽繼調江西進賢 一尊催

晚發去住各天涯

都閫方益齋恩見訪話及乃翁戰歿 益齋江西人陞福建都閫

江上相逢日江花春正繁篝鐙然莫雨尊酒駐高軒細氣沖霄漢詞鋒壓塞垣憐君年尚少酹慰戰場魂

萋草圖為東鄉令雍龍岡作 圖傍有小竹一叢故云

淑氣盤三峽牽春入北堂花開金鳳小葉引碧雲長燕結千年實還稱萬壽觴渭川無限竹高節比星郎

謾興

嘉靖丙申春予以進賢令被徵入京時探撿巷鄰材為戶書閑予歷任吳楚惟料不及初擬不得與選臺隸因寓居城南十里許每與老儒輩夫為適

信步閒來往城南處士家引觴無失語問俗及桑麻携

氣蒸雲濕山風送雨斜不妨松與栢恐到木蘭花

奉和舊明府李公韻

長洲李寫山公名松以辛巳進士嘉靖初來宰吾縣廉約寬厚惠及小民嘗吞控鳩鑄疆暴人甚懷畏時爲諸生考試爲第二名且亟稱之每忘分過從草舍觴咏終日爲作寒村詩一首嘉靖丙申以南道御史考績在京適予屏居城南公所過其門席間作詩爲倡予勉強和之

鳴騶喧巷陌念舊肯重來車馬因情駐門闌爲客開

清朝初報政　明主正掄材贊獄經綸策殷勤慰

聖懷

答李考功

予爲比部員外中甞遣使者持軸折簡云與公同朔而不見一面大雅之什又不得快覩况乎千里之外哉幸勿見拒予即時書此李名開先章丘人

山雨鳴秋署僊壇許諦盟兩心如對面一劄已含情未

作龍門客先傳海宇名十年清要地寒素尚書生

挽吾鄉賈直翁

縉直翁以援例監生不願仕銓選授山東平度州判官

憶昔春風面瞻眉尚儼然間吟高士傳醉舞落花筵遺

世捐名爵希僊引莫年極知身是夢來往向人天

送同年兵部主政韓槐野勛奉　命閱山西沙場

晉鄙遺兵發關河半寂寥虜酋皆冒頓漢將忌嫖姚白

骨侵沙冷黄雲出塞高是非憑信使及早報　明朝

送同年謝石溪廷萑以諫議謫滇南幕史

聖主重遐方　淵衷簡俊良一麾纔忤旨萬里遂投荒

勛業標銅柱蠻夷識省郎客星應不遠還近紫微傍

送同年白洛原悅以給賞不至謫判永平

省郎門禮飾腰帶已橫金暫謫盧龍地原非　聖主心

邊城饒海氣叢桂蕭秋陰洛原諸子皆衡器故云才藻如君少溺

徵入禁林

同僚黄海野禎滇予題海野圖

海隅環大野員嶠正相連水險蛟龍護山平日月懸雲

霞常五色松桂已千年擇勝今黄九誰同講太玄

夜泊黄河喜雨兵備穎州時作

不雨經旬朔通宵雨不休雷聲從地起河勢拍天流沉

醉看龍劒追懽上柁樓那知枯槁後猶慰老農秋

田家

郡吏征徭急田家生計疎躡雲採山繭帶雨摘園蔬雞

燕頻窺戶炊煙細繞廬常遺妻子恨爭得見尚書

夜泊楊子江憶同年胡東巖汝器員外東巖巴川人

聯鑣登紫陌同醉竹西樓隔歲成孤笑前程抵自愁漁

鐙千點夜江月半輪秋萬里相思夢遥牽一水流

盱眙縣

作到盱眙縣盤空石磴斜山頭人趁市雲外午[illegible]衙塔

近三千界城環十萬家清淮東入海浩渺隔煙霞

慰憲副王平厓喪子

梁園風雨夕春去果辭林夢斷麒麟塚魂依翡翠[illegible][illegible]

生元有命天地本無心莫枉千　行淚前賢戒已深

赴上谷右叅議任道經曲陽縣宣城驛

僻路經行少關河欲盡頭虜情元叵測漢將自無謀趙女聲多楚燕姬粉黛稠邊因烽火急亦自解遣愁

書灤源州察城驛壁

驕虜何時滅丹力日夜彈不辭青嶂遠敢遂白雲安澗溜春猶凍山風午亦寒秋來看報捷談笑縛呼韓白雲堂名

山溪

山溪盤百里一日幾經過石激殷雷發池分古鏡磨空明窺地軸浩蕩足風波欲問興亡事其如不語何

中秋詠懷

予分守上谷五年初與督府翁東厓公萬達待予特厚其薦舉之辭又極優美後以幾毋事推抑之予議備塞垣多循山據險一則我可以憑高眺遠二則虜難仰攻公則劾曰山頭無水近蘇恭議亦自言其前說之非蓋泉出山下取之甚易不知公何所見也又予累收客兵銀四十八萬兩積餘一千七百九兩平昔皆爪分之予公移作正支用公則劾曰詢之各道皆無餘銀此非多收即減放也蓋 祭銀皆部官押送豈容多收而商人皆面領豈容減放以太倉法則稍重故爾乃復劾之又不知公何所見也三疏備載公奏議中於戲人生患不相知相知矣而復不相知然則譏之為害可畏哉予中秋作此詩公覽而不自得者久之

山行路不平流水復縱橫聞鴈饒鄉思悲秋減宦情干戈猶未息勳業了難成欲往丹丘去餐霞過一生

邊頭聞笛

羌笛連山起悲聲入漢疆創痍傷戰鬪勳業重侯王野草經霜白胡雲近塞黃愁看青鏡裏衰鬢似馮唐

赴鴈門副使任臨時作

朔雲吞平野喬林拂密雲隔年勞夢寐跋道向河汾紛號鮫鯢族縱橫虎豹文自憐身漸老何以答 明君

曉發定羌驛

澹月穿林莽郊坰曙色微雞聲隔酒市人語出柴扉殘夢終難續貧家亦可歸悠悠憚行役甘與壯心違

渭城送故人赴肅州

持節殊方去徘徊渭水前鴈聲寒帶雨樹色遠連天舊業餘丹竈孤蹤寄酒泉與君俱白髮相對淚潸然

宿醴泉不寐懷故鄉別墅

遠寺鳴鐘急高城殘月初醒多鄉夢少病久宦情疎第宅妨梟鳥以鬪寂故妨巢燕燕羅疑結廬以荒蕪故藏結廬主人今白髮猶滯薊門車

初春登華山遠眺懷同年孔文谷

雪晴登華嶽物候兩相宜試柳春雖淺烘桃日已遲草香麋自戀雲暖鶴偏知欲訪文仙谷從傍有紫芝

留別憲副榮野亭愷野亭予兒子有生婦翁也

歲華如水去忽復見春時花氣薰啼鳥藤梢長附枝前程誰可問後會那能期欲向君平卜君平謝不知

暮秋還慶陽晚至醴泉獨酌懷省中諸使君

落日長安道悲涼不可聞饑烏號古木歸鴈叫寒雲鄉思愁中切離憂醉後分遙憐同道誰共論文

園秋生計少秔稻未登場露白蓮房紫霜淸菊蘂黃將
雛雞護食落籜筍過墻爲報催科吏比鄰半已亡

送黎君以鄕薦任魯山令

名世承行太僕卿愷家嗣素領家教者也

原形勝地俗古自民淳阡陌連桑柘山川覩鳳麟但
平百里政即滿萬家春會見神明宰 淸朝侍紫宸

春夜荒園邀兵憲孟豐蘆董小飲豐麓渭南人予

嘗甸宣其池

契闊憑尊酒殷勤問士林三秦勞入夢四海共知音繾
綣瞻天近支離笑陸沉渴心如太旱蚤晩望甘霖
高軒花外至娩我以瓊島諭舊情偏切賡詩語益奇漏

聲風故送林影月教移欲借扶搖力高飛翅已垂豐麓嘗爲

予于撫臺耿忠菴隨院郝少泉杰二公奉詔會薦予朝其過齋之際曰卞負經綸學淹書史剛方正大乘居阿以徇人峻潔廉隅甘澹泊以明志謀猷岩點于簡菁屢錄不殊于少年惜予已垂翅于靑雲不能飛騰云云

暮秋邀方城翁賞菊奉和原倡

小園秋已老叢菊著寒花暮足籬根雨朝涵海上霞護
香蝶夢斷引興酒杯賒爲謝陶彭澤風流屬大家
籬落秋容澹臨風把菊花詩筒傳錦繡酒醆泛雲霞舊
業何須貿新粥不用賒柴門終日閉彷彿似陶家
白帝司秋令東籬見菊花香傳蛺蝶翅光映赤城霞興
發歌仍和情忘酒更賒酡顏成獨笑信步到鄰家

九日携正郎王龍門良貴登高感興拈循溪湖時作

出郭尋眞境幽人許見招登高酬令節弔古問前朝近
水山常潤臨風興易彫忽然起歸興長嘯伴漁樵

莫春賞牡丹奉和方城翁韻歸田時作

吾鄕太僕卿楊方城翁維聰篤親戚之義常邀予賞花賦詩予何能步其後塵不過勉强屬和爾予兒子性生乃翁之姪孫女壻也

留春花尚在風欲嗜危芳燕翅梢濃蕊蜂鬚帶異香追
懽洲繾綣號賞忽猖狂醉眼疑相似名姬試晩妝

聽雪和方城翁韻

夜雪風前急續紛正復斜灑牕欺食葉入竹蟹行沙簌
簌疑鄰籜皚皚想落華三農雖有望寒却入貧家

寒雪紛紛下隨風拂檻斜亂飄如墮葉密灑似驚沙萬
籟生淸夜千林着白華敝裘如許大難蓋萬人家

睡起感懷

春愁常晏起曉日照窓櫺老去心猶壯年來夢不成離多
故鄕知人共棄誰謂已獨醒唯有知音者相看眼更靑

莫秋小園邀兵憲羅野庭琚夜飲和韻

荒園饒雨露天地此殊恩不挾東山妓能開北海尊夜
深猶戀客心遠遂忘言借問頻來否踈慵尚奈煩
危芳風欲墮況復着霜華老去憐于蘂秋來憶孟嘉浮
名如過隙浪跡等浮槎與客携壺處山顚共水涯

兵火後窺園

金氣催黃菊離披尚有花餐英資莫景弄色鬬朝霞客
醉情猶戀樽空酒再賒却憐秋已盡寒蝶過人家
風霜彫衆卉獨見此幽花影送三竿日晴曛萬縷霞客
歡愁易散瓶罄恐難賒欲抱瑶琴當呼童問酒家
搖落驚霜葉離邊獨采花綠枝移鵪日紫豔炫明霞右
客情偏洽方鄰酒可賒共憐秋色好都付野人家
秒秋逢令節甘菊兩三花黃葉迷荒徑青枝綴綵霞駐
頹容色好對客笑談賒自媿慵疎甚癡詩讓作家
秋菊凌霜發煌煌五色花松筠同晚徑桃李借殘霞亞
落筐應滿泉通壽自賒南陽傳酈縣三十有餘家
陰威何太盛美此紫莖花清影移幽砌繁香入落霞人

愁殘日莫勿厭晚杯賒共樂昇平世車書正一家
賓主當秋莫殷勤賞菊花奇葩舒作錦杲日射成霞逸
興應難盡飛觴酒可賒醉歸酣睡後淸夢入僊家
賞菊聊隨俗頭顱插一花□紅元借酒豔紫欲蒸霞可
恠韶光晚應憐老景賒興闌人散去扶醉入家家
點綴東籬好黃花間白花九秋霑雨露三徑飽煙霞自
笑人心別誰賦莫景賒暫移元亮宅今旦當吾家
百花彫謝後韡韡見名花紫剪三秋水葩含五綵霞斜
陽能自媚晚節許誰賒追逐關西後淸高學士家
節序催群卉秋來到菊花風枝翻舞袖日蕋斂飛霞未
許金英落何妨玉露賒誰知遲莫景次第及貧家

小集東園晚亭亭菊放花當筵張麗錦近水照明霞荒
底醅堪漉墻頭酒慢賒秋香期後夜消息報詩家
隱逸推君子秋深始見花興懷依澗壑引夢入煙霞彭
澤聲名遠濟陽道路賒不須勞去棹風骨在吾家
小院紅芳歇孤標採菊花延年堪入藥斸疾可棲霞地
僻人蹤少囊空酒債賒追思重九日晨醞出　官家
曉看秋苑菊老眼眩生花帶露凝含泣臨流擬泛霞酒
狂猶未發詩債且須賒興味誰相似南村處士家
傲霜憐晚菊風節陋煙花木槿悲朝露芙蓉褪莫霞栽
培情太劇觴詠興尤賒擬作秋香譜堆書欲滿家

七言古詩

日出篇 為諸生時作

日出東海東復東紅霞萬縷排晴空隔林漸見弄輿影
光浮北陸初曈曨扶桑枝老數千丈滄涼已在扶桑上
蓬萊山勢高拄天不放陽烏轉相向海底巨靈伸臂來
披雲擁日凌崔嵬金輪湧地如車轂燭龍啣火天門開
朔吹捲霜寒墮指貂裘當兒凍欲死煌煌布暖九陌頭
追逐羲鞭猶未已我行何幸分餘陽縕袍藍縷挹晨光
貧暄便欲獻　天子只愁日莫途且長

東華帝君變相磨劍圖爲吾鄉畢揮使琦題

醉歸繞龍瑶池宴鬢髮戟張目如電蓬萊山下礪霜鋒
劍光遥射蒼波面怒氣橫衝紫府雲豈似鸞驂服氣人

定價妖氛遍寰宇不教白日飛輪困此儇閲世今知幾
名姓不通雞鹿豕人傳壽與乾坤同鶴算龜齡有窮已
那知氣盡與神游如今撚指三千秋屈伸幻化此天壤
水雲萬古常悠悠空遺此翁埋塵又何當付與將軍手
別作長揮靖虜塵立致黃金印如斗

丁亥冬楊天誠信邀予賞菊時余德堅鋼王克顯
竹同席

十月十日霜風寒千花萬花皆闌珊獨此靈根闕顏色
低高錯落真奇觀密葉如幛剪秋水幽香到處羞蘭芷
魏紫姚黃富貴春何似籬邊隱君子白如鏤玉雪泥乾
紅如猩血纏流丹黃如百鍊溶金色藍如晚霽疊峯巒

或如美人伸玉腕或如公子拋金彈或如點綴簇香毬
或如飄颻張羅繖陶潛三徑今荒蕪此形此色曾有無
便欲揮毫驅造化（予通畫意）寫生爲作秋香圖我來遲莫容
光老共言不若當初好落英誰信制頹齡（落英出離騷）賞心
安用來時早主人酒泛玻璃杯艮弼逸少相追陪分付
花神各將息明秋早爲重陽開（天誠兄弟俱爲諸生）

射鴈（壬辰秋赴瀏陽任井縣中作）

秋風落日吹寒蕪湖湘歸鴈依平蕪武清健兒躍馬去
引弓要射雙鳴鴈飛箭流光逝如玦應弦正中翩翩羽
鮮血淋漓衰草紅楚天聲斷誰爲主健兒意氣呈馬前
哀哀似欲人相憐丁寧放入遠灘去便奮羽翮沖雲天

壽東昌太守陳片山儒母七袠

瑤池開燕當深冬蟠頭酒泛珍珠紅鸚鵡儇子來獻曲
北堂掩映金芙蓉吾家亦在廣陽國從來稔知陳母德
性崇勤儉行端嚴範俗肥家真女則時鳴機杼夜燈殘
董祐飛越悲風寒能將舊誨教諸子不教雙淚空闌干
眼看國器依丹扆文章政事今能幾　天子馳封逮慈
親冠裳照耀青鸞扆今稱東郡紫霞杯壽𪃿騰彩無氛
埃試問何年又相慶蟠桃再熟花重開

江西李都閫時求挽其母且自言巡湖勞瘁兼以
慰之

淒風吹海西玄鶴來慈幃白頭李母跨鶴去瑤池萬里

波瀾瀰鄉曲曾聞傳母德婉懸柔嘉聞四國當年何秖
能相夫教子殷勤往江國空餘霞珮明珠冠遺訓森森
虎帳寒肅衛鬪艦亦不惡何如夜上燕然山

望夫山（山在瀏陽縣東十里）

望夫山望夫山山上望夫夫不還莫雲掩映山頭竹竹
密雲深凝遙目縣知玉門西更西關月夜逐參旗低夫
枕金戈罷酣戰夢中休覿如花面妾願夫心鐵石堅北
平冐頂西于闐高堂有母能相愛但令妾在如夫在望
夫望夫夫不知夫知妾意輕別離（妾以忠孝望夫夫知此意則以別離爲輕而無思家之念矣）

學憲郭甬山登衡訪長沙嶽麓書院以嶽麓春曉

爲題武下
春風吹雲雲亂飛瀟湘雨歇江草肥嶽麓遺蹤儼如昨
嶢巖陰洞生苔衣千載斯文懸弱綫今古會心如會面
不須更陟泰山巔坐見宮墻開楚甸有道今從冀北來
凌虛直上赫曦臺俯瞰星沙渺相隔千門萬戶參差開
憶昔南軒躬逖古紫陽又作斯文主連牀劇論泣山靈
理窟冥搜盡靦縷嗟哉至道本無言吾人逝矣空頹垣
懿將陳迹付流水松杉夜夜聞啼猿冠蓋追隨賢太守
別駕相將進卮酒一代文宗慕古心獨立危峯凝望久
歸來遲日已西斜偃仰棹影搖晴沙似見幽人渡溪去
藤蘿深處飛桃花

入覲經采石江吊李白任進賢時作
李白要捫江心月月影元從天上來又要騎鯨上天去
江神不肯驅風雷便脫宮袍發狂叫翻身墮水何愚哉
我知李白啖後心人間誰是謫僊才錦心繡口亦安用
乾坤道路生荊杞不如葬此江魚腹何必區區塵土埋
靈神萬古儼如昨時跨赤虬遊九垓

妾薄命
妾薄命妾薄命自對妝奩照鸞鏡骨如削玉髮如蓬白
苧裙衫相掩映東鄰女兒甚其肩西鄰女兒鬬腰肢爭
向人前弄綽約狂殺長安輕薄兒妾薄命還不薄羞見
秋蟻戴紅藥平生不識玉搔頭又復不識金絡索筐篚
獨把摘新桑養蠶繅絲百尺長要與　君王補龍衮不
織比翼雙鴛鴦又向崇阿采蘭蕙盈盈香氣生衣袂步
月歸來路不迷矢此貞心永不替幽閨寂寞春復春裊
頭半幅吳綾新落花流水自相逐何限乾坤薄命人

香山九老圖壽刑書周泉坡翁期頤七袠
吳興畫史天下無丹青煒煒翻金壺須臾揮灑滿縑素
道是香山九老圖汴城偃令千金購殷勤遥祝泉翁壽
赤松偓佺紫雲霞紫芝搖光披錦繡但稱九老皆華顛
便說貞元白樂天西曹尚書事爵賦邪在昌朝房杜前
洛陽逸士難拘管鄭據盧貞復老嬾磁州刺史醉頹酡
頭顱誰是僧如滿予惟貴索有九星化爲九老來中庭

笑指蟠桃細相語能教人世增脩齡繼繼泉翁崇令德
究抑平反問壽域胥次陽和散彩毫純陰頃使回春色
勛名卓爾壓蒼穹蒼穹錫福應無窮誰哉畫者寓深意
嗟予地異心相同

雪屏圖爲同年趙雪屏汝濂題
點蒼山高高莫比盤據滇南數百里神工削出十九峯
一峯一峯有流水水上山如展畫屏雪華染破青山青
無論玄冬與朱夏峯頭鶴鸛刷脩翎美人讀書此山下
雪色明瑩照深夜冰心已在玉壺中取以自號非假借
詞林吉士天曹郎貽書萬里遥相望　京國煙塵隔雲
已飛夢時時歸故鄉卓彼勛名三壽永靜定如山發長

省他年白髮坐茅齋笑對雲峯同莫景

蒼鷹圖

秋風瑟瑟前峯寒棄百歲蒼鷹不受羈饑時怒號百鳥驚燕雀聞之尤震懾利爪高懸古鐵鈎老毛亂綴錦雲裘昂頭側視九霄上意氣橫冲四百州於戲燕雀亦具隻羽翼天固同生汝獨食何當化作鸞鳳登草與　君王昭　聖德

壽姜司諫[illegible][illegible]令一溥母七袠

首夏清和花木妍海東玄鶴三千年飛來遙獻蟠桃實暫落高堂歆舜筵堂上慈親今白首昌黎奕世推華胄相夫曾爲儒者師課兒已應郎官宿歲月如流過古稀

囊砧已歸猶未歸要將勤儉敎澆俗手中弱線燈下機復以清白持門戶氷玉瑩然皎寒素不以富貴期後人竟得賢兒慰遲莫飛步秋空典楚度分符作宰來瀏陽適當繼我彫弊後一時風采非尋常飛鷗亭前萬竿竹對月彈琴影相逐瀟倸囊底薄俸金尊前冷落食無肉自養雖薄養毋豐鳴鍾列鼎擬王公不獨口體養心志常令樂意春融融更賢又向龍川去奉毋南行儼鸞馭半雲高手繪爲圖一家老穉懽相聚我忝西臺舊省郎京國追隨稱壽觴願毋自今壽無算地與久兮天與長

平山祝壽圖爲總督東厓公乃翁題（旬宣上谷時作）

厓翁開府當朔方甲兵十萬胷中藏勳名赫赫威戎羌[illegible]旗[illegible]日騰輝光時登北獄瞻故鄉目隨歸鴈同翺翔白雲縹緲盤高堂梅齋道人坐中央緋袍白髮壽且康琅函滿貯雙　龍章維時九月天氣凉長庚夜夜垂精芒厓翁誠孝動彼蒼特遣賀者費長房瑤華滿卷聲鏗鏘揄揚德美千百行携取蟠桃與瓊漿須臾飛步南海傍願[illegible]之壽天地長白頭孫子相趨蹌（時厓公尚無子）公侯滾滾[illegible][illegible]公侯滾滾福穰穰

題吾鄕臨江太守張懷德畫懷德名承叙甲辰進士予門生也（歸田時作）

春水茫茫無盡頭水邊楊柳弄輕柔能釣歸來着[illegible][illegible]扁舟自在行中流浩歌長嘯開懷抱酒醉不知天地[illegible]

人間須信有丹丘誰知海上蓬萊島臨江太守氷玉姿披圖忽動蓴鱸思猊向　彤庭乞骸骨聲名一日騰京師要與斯人結盟會心期已在金貂外藥爐茶臼足生涯靜定功深息萬籟美爾年方四十餘閉門謝客懸高車我欲揮毫灑綠素圖成視此當何如

秋香玉兎圖

（吾鄕兵書玉莊簡公翎復公子澣作此圖予爲其族人子執兄中子文兄恭兄弟作子執嘗丁卯領鄕薦予長孫仕妻父也）

尚書公子丹青手磨取金壺墨成斗醉灑緗綃風雨生幻出秋香滿澤藪黃英紫蕊鬪鮮妍翠竹青山共儼然規模種種眞奇絕裝潢雅稱高堂懸惟餘白兎恣胸臆

形色須與人監異兒曾兆渲奮霜毫精神骨骼繞相類兒子姓生改作吾縣王門第一家祖孫六折蟾宮花內中三傑承　清問錦袍飽挹天門露後昆尚爾森如玉科第流傳能繼續我重懿慕賦此圖詩成大笑當晴旭

平山濯川圖

吾鄉遂州守宋白寅相自號濯川須予題其圖

秋水接天天可把冰輪碾破青天痕數行歸鴈入冥漠百川浩渺朝海門幽人懷抱寰區小短棹輕舟拂蘋蓼一聲長笛肌骨寒餘韻悠悠復嫋嫋霜後中流清更清呼童珍重濯塵纓心神曠怡乾坤外披襟習習松風生邇來自得濯川趣萬物隨緣安所遇收綸繫纜長嘯回

三徑黃花樂遲莫

保定節推王子謨潁川衛人予門生也為其父索予坡東詩書此以贈

潁水遙連渤海東輪囷瑞靄磨蒼穹岡陵踞峙儼龍虎脉絡復與蓬萊通王君卜居占奇勝雙桂森森傍三徑我昔經略握兵符嘗誇金玉相輝映難兄已着宮錦袍文光煒煒翀璇霄小試邦畿理冤獄貫索星空回斗杓計日天門須　鳳詔聯班青紫趨廊廟貺　封白髮辭烏紗萬里風雲足吟眺揭來槐棘秋氣清難弟仍壇中州名鄉閭可令增高大喧闐車馬勞將迎並羨君家崇令德頻教橋梓生類名裒須兕之筆以綠澄灑聲華傳

四國　後節推被徵考選吏科給事中歷陞工科右給事中湖廣布政使司右參議

寒村集卷第一終

固安寒村蘇志皐德明存藁

七言絶句

擬古四首 為諸生時作

婦人以夫戍邊而作是詩言其道路紆遠別久思深則雖勞于紡績亦不能假寐也且謂各處一方同對明月何如其淒惻耶卒之望其舊毋之新紆君之憤而於所謂憂愁悲怨之意不少介懷可謂貞婦也已

機杼初停月滿梁玉關雲水各茫茫相思坐數寒更盡向曉朦朧影半牀

籬落荒涼接短牆雲間殘月露清光懸知不爲關山隔照見夫君兩鬢霜

萬里黃沙接大荒風霜日夜鐵衣郎秋來常倚柴門望恐寄蒲萄阿毋嘗

胡馬長驅入漢疆天驕何事惱君王可憐百戰沙場骨猶寄封書返故鄉

九日邀會友陶沙洲祚賞菊不至戲以詩促之

陶郎何處覓通津采采黃花自可親攜酒若來花下醉定非花上灑視人

感遇

嘉靖辛卯科予以書中式第三名梓文二篇時學士吳仁菴翁惠贊善蔡鶴江翁昻爲主考主事諸公衎教授張公京安俱進士爲房考同閱予卷故得拔擢至此

纔覩鉛槧躭辭翰遽爾掄魁亦偶然又欲梓文傳遠近不知後日有誰傳

宿錢塘江戲呈同年王龍江鈇龍江爲錢塘令

屬尚在閩未赴瀏陽任舟縣中作

海國寒生夜寂寥月明潮上客魂飄使君定有還家夢笑對芙蓉把鳳翹

抵龍游呈陳令鉞

十月風霜換物華北人隨鴈入長沙南州却與中州別寒蝶飛來尚有花

陳摶圖

聞說希夷有睡魔睡酣不覺落花多如今洞裏無人睡滿地松陰長薜蘿

夜宿瀏陽公署懷會友楊九皐維誠九皐戊子亞魁也

風雨淒淒入莫秋夢回聞鴈轉生愁故人咫隔天南北一夜相思便白頭

別駕廟

廟在太湖山下頭廟前怪石呑江流廟中陰鬼泣莫雨廟上古木巢白鷗

扁舟圖

蘆花點綴楚山青江平舟穩睡初醒浮雲捲盡莫天碧歸鴈數聲秋冥冥

姚公觀

薜蘿深處隱煙霞曾是丹丘道士家自挾蒼龍歸上[illegible]

年年空放碧溪花

武陵溪

帝鄉萬里桃源夢　夢折桃源花樹枝　自笑半生空宦跡
誰知真到武陵溪

寄金總戎兼呈同年許西坡樾二人不相能作此
解之

湖湘幾見西坡面　便道雲崖老將賢　肘後若懸平虜印
肯教飲馬到桑乾

再呈西坡

萬里荊襄西盡頭　滿山嵐氣午纔收　谿蠻洞獠來相問
誰是青春許靖州

弔屈原

國士誰憐萬古名　汨羅江上楚蘭生　天陰月黑黃陵廟
山鬼時來傍岸行

櫂歌

瀏陽舟子無櫂歌爲作口號二首使歌以相櫂且以勸俗

瀏水清漣照岸花　隔花兩岸有人家　家家不告無情狀
納了官租快活殺

郎販魚鹽妾養姑　勸郎休下洞庭湖　湖中盡是無情漢
郎若無情撇下姑

禱雨

予初至進賢欲毁淫祠恐拂人心時大旱乃投詩高宗嶺期三日不雨則毁其廟後不應竟毁之

燭龍銜火來江縣　聞道高宗草木枯　欲向山神問消息
應時靈雨有還無 高宗嶺一淫祠

甲午與江西場屋事還宿武陽驛

是科予取中式者五名蕭祥曜羅琨俱泰和人楊克成貴溪人徐駐上饒人余鉉鉛山人祥曜連登進士仕至御史琨戊戌第一甲第二名任編修

秋風江樹莫蟬歇　月明籬落山人家　寒砧半作客心碎
猶憶長安丹桂花

夜過蚌湖

夢酣不覺江船夜　候吏催船過蚌湖　又報繫船鄔子驛
醒來明月滿菰蒲

留別尚安令廖東雲兼呈廬陵令傅少巖順吉安

令胡朊厓鰲二同年

錦江秋盡芙蓉冷　臨嶺霜飛薜荔寒　爲問故人憐客意
層樓何處倚闌干

雜詠二首

松菊彫零憐舊業　鏡中白髮誰堪鑷　偶向窮途一笑回
滿林瀟瑟飛黃葉

有客還登王粲樓　無人更下陳蕃榻　夜深不語自焚香
靜聽秋蛩相問答

太霄宮

月明山夜太霄宮　道士何人解御風　我有青囊書數卷
歸來遙寄海門東

元陽觀

逢人便說元陽觀觀裏神僊定有無聞跨青牛過關去
松杉空護煉丹爐

送陸鶴峰赴建昌

毘陵豪士機雲後吏隱盱江養性靈不汲麻姑泉釀酒
鳳山亭下續茶經

憫鄱丁驛纜夫以驛近鄱陽湖田高而瘠惟宜種
豆故云

東北疲民最可憐年年曳纜送官船夜來山雨添湖水
又沒湖邊種豆田

風霜高節晝杅

勁節傲殘幽井雪新梢攪亂瀟湘雲惟有石灘縣人楊懸號二和號契真味白髮清樽憐此君

紀夢

予以進賢令入覲道經青陽縣有九華山李太白嘗隱于此夜夢公責予不以酒飲之面有慍色授一顆曰此芙蓉實也汝食之後必能詩

酒聖詩神李謫僊九華山上枕雲眠夜來摘取芙蓉實
夢裏相將付少年

挽舟自萬安赴虔過十八灘予被徵後途中作

春水漫天響萬雷灘頭還見石崔嵬只饒桃李無煩惱
不管愁人帶雨開

萬安妙香山雙松畫壁

蒼龍飲江渴未足化作深山百丈松誰人揮毫入神品
不似真松還似龍

採蓮曲

彭蠡湖中南贛船女郎作伴採秋蓮含羞惟恐傍人見
撐近蘆花洲子邊

龍游遇風

花底春陰百鳥鳴溪邊兒女唱歌聲無情自棹孤舟去
還向風波險處行

贈休寧齊雲巖道士

白嶽山人氷玉姿夜深吹笛鶴來時騎鶴飛回山月落
自誦黃庭茹紫芝

夜泊涇縣

南國風煙敵客懷輕帆夜泛小舟來滄江欲落纖纖月
猶照芙蓉近水開

雜詠四首效宋人詩體也

漂母祠

碧水經流自古今當年曾此飯淮陰千金不食飢時報
漂母元無望報心

子陵釣臺

嘉靖丙申春舟經釣臺作前詩忽大風起水湧如子陵譴責者乃更作後詩

江南高士還須有河北功臣未可無假使功臣盡高士
光皇赤手倩人扶

漢室重興屬後才雲臺不久亦塵埃富春山下桐江上
還見當時舊釣臺

泛西湖吊岳武穆

遷儒以為飛當先斗金虜然後自縛以請違詔之罪不知單士若干徂役一鬨詔還行在旗靡轍亂飛口吆不能合尚得驅而用之乎

長驅若戰岳家軍燕道雖雄半晌分宣喚屢承天子詔
更誰同去壯燕雲

蘭竹圖 官比部時作

九畹幽蘭千畝竹渭川楚澤兩清虛趙昌縱有丹青手
畫出芙蓉定不如

解嘲

紫霞紅日弄熹微秋省隨行到晚歸獨着縕袍騎瘦馬
傍人猶笑戀輕肥

冬日送同年黃梓谷韓出守松江

盡說東萊黃梓谷漢時黃憲即前身誰云楓落吳江冷
管領春風是此人

送同僚沈鳳羣愷出守寧波

使君車蓋擁雲霞近游春回萬萬家若到甬江樓上望
采詩休問杜鵑花

送楊鹿樓先生還任饒陽

澹煙疎雨禁城秋張掖門西古渡頭欲把相思付流水
靈溝日夜總悠悠

同僚張玉泉明道常以詩嘲予玉泉面黑予亦戲
以詩嘲之

賣炭街頭日幾回依稀剛得辨鬚眉歸家剩被山妻笑
喚出兒孫認是誰

詣承恩寺訪舊主僧清上人惠熏素有戒行感舊
作此

興隆寺即元慶壽寺裏近齋堂曾是禪僧入定房今日寺荒
僧尚在後遷承恩寺慧燈猶放佛前光

南極圖贈張翁

吾鄉張承齋翁宗德以鄉薦歷官皆有能聲恒加禮于予後予官比部偶得此圖貌眉面目頗與公類因為公壽

曾向丹丘說太玄穩騎蒼鹿躡青蓮瑤池摘取蟠桃實
寄與蓬萊島上仙

白苧詞

白苧裙衫澹掃眉只將纖手拂機絲春風悞遣楊花入
到底貞心不爾隨

贈同年楊古崖雷以給舍奉使鳳陽便道歸省

雲連海岱新停雨遠向中都溥 聖恩錦纜須教牽月
色江門慈母倚黃昏

九日四首

九日登樓獨倚闌樓高又恐不勝寒故鄉元自無兄弟
縱有茱萸邪共看

前年謾坐東籬下酒美花香客更多今在異鄉逢佳節
故園秋色近如何
登臺已廢龍山約風雨冥冥遶禁城暫到鄰家看盆菊
十分秋思眼前生
白衣空到曾無酒黃菊徒開又少詩却恠西風修故事
入門吹帽欲何為

呂岩圖為同年孫可菴簡題

蓬萊山上屬仙家誦罷黃庭弄紫霞醉夢不知天地老
岳陽留戀牡丹花

紀夢

壽張艾後齋先生景賢會試不第授吾縣學諭以文字識予繼遷縣令物故予夢中見一散人不知為誰即之乃後齋先生也為作是詩

一片藍田野草春誰揮羽扇白綸巾溪頭暖氣蒸雲濕
疑是當年種玉人

老馬

蹄輕骨健不凡材逐電追風大宛來自昔北荒征戰後
空留餘息臥蒼苔

病鶴

清唳曾於海上聞一時仙馭獨超羣如今六翮彫零盡
常夢松梢臥白雲

七夕

燕姬新試越羅衣捲袖拈鍼待月輝忽被片雲遮縷㳂

前紅線比腰圍

東方朔偷桃圖

東方曼倩偷桃事遷史不載詞客每及之以彼洞幽抉冥神遊象外異其說也中州平山子作此圖衣冠手足具見窮意不獨面有喜色而已真謂氣韻生動得畫家之三昧者予與同年無錫華禧菴雲方會試禮部以弟翰林先生鑰入翰林校文格不得進將還山請書且欲壽尊甫海翁乃為作此

金馬門連太乙宮酒酣飛步日華東蟠桃竊得歸來後
欲寄滄虛海上翁

和正郎楊少室本仁竹枝詞予謂詞與絕句音調不同

小姑山下大江頭睡損春風第一樓此句予夢中所得　女伴不
知緣底事唱歌齊上木蘭舟

中秋看月四首

幾年吳楚悲行役纔到中秋又別家獨把一杯邀月飲
起看孤影近山花
中秋月色倍堪憐故送十分照酒筵記得去年今夜半
朦朧冷浸劒江船
昨夜中庭看月華朝來時向客前誇不知客上層樓看
更見嫦娥折桂花
已恠嬋娟度海遲片雲何事苦相隨儘教立盡婆娑影
縱有清光那得知

梅妃圖

翠條紅梅兩耐看玉人閒倚畫闌干寒風似妬芙蓉面
故送鮫綃半臂寒

戲題鍾馗投壺圖

予嘉靖庚子春借比部同僚丁南溪以忠載近予同年徐堯峯禎于歸義寺寺僧將此圖鍾馗置轉于前以矢投之一鬼物兩手傳弄使不得中又一鬼物竊飲于後予戲題一詩寄笑謔竊是夏予同鄉先祿少卿高東玉從事綠衣使者謂予朝戲太甚求爲解之東玉祈簡道夢中事予憺然不知所謂嗣夜東玉復夢如初恍然有芭蕉秋影等句先是南溪聞東玉前夢私即謂此殆亦異哉乃復作一詩從東玉之辭答使者之光云

芭蕉秋影送婆娑沉醉觥籌付鬼魔到底不知身後事
酆都城外更如何（前詩）

蟠桃三竊酒頻傾總是區區兒女情莫道不知身後事
目光如電照幽明（後詩）

沈丘道中避雨僧寺（兵備潁州時作）

映簷朝雨細如絲溪上垂楊舞柘枝暫向禪林問眞偈
白雲流水兩無期

初夏寄題龍興寺禪房

蒲萄引蔓[illegible]參差日影斜一客不來雙燕落
老僧閒自[illegible]袈裟

宿彭城山館

柳葉纔黃柿葉紅草堂門對石橋東殘經讀罷焚香夜
臥聽龍山寺裏鍾

泝流抵彭城喜憲副屠竹墟大山舟至

黃河水勢滔天漲浸着桓溫戲馬臺我欲登臺望東海
片帆遙見日邊來

舟泊鍾吾驛邀竹墟同醉

十日風帆千里程雨聲秋聽雜灘聲淮南載酒誰堪醉
飛騎先邀阮步兵

留徐水部有讓求歸（即與予同處呂梁洪南關者）

呂梁洪上柳成陰影入秋濤點點深莫折長條千萬縷
與君日夜繫歸心

胡姬（旬宣上谷時作）

貂裘繡襖五花騘雙鬢垂青臉暈紅一笑不知何處去
荻蘆叢裏射驚鴻

端午日新開口獨酌

陂塘水冷蒲芽短邊塞風寒酒興豪欲把一杯酬令節
何人邀致霍嫖姚

送客自嘲

居庸南望[illegible]蒼一派寒流帶夕陽自笑半生常送客
不知身亦在他鄉

甲辰北伐

時龍門所[illegible]常[illegible]虜逼予言于總督翟聯峯翁鵬撫臺王肅菴翁[illegible]三勝虜莫如搗巢迨春而出以我之[illegible]乘彼之散以我之有謀乘彼之無備復以良將[illegible]無所疑惑無所牽制庶可宣威此謂小戰小勝[illegible]則士氣揚士氣揚則可以大戰二翁許可予遂與[illegible]戎提兵出塞是役也斬首五十二級獲馬一千有餘牛羊無算捷聞朝廷嘉其功各重加陞賞虜自是不敢窺龍門所矣或恐啓釁予曰虜于中國有何情欸有何盟誓數十年來大肆憑陵是誰啓其釁耶

半夜驅兵[illegible]營旄頭星殞[illegible]星明歸來洗却金刀血

議築平胡第一城

龍門關

龍門關上望涼州白草黃沙萬里秋羽檄不傳烽火息諸番尚牧海西頭

寓龍門謾興

秋塞浮雲結蜃樓登山窮望起邊愁何人兀坐深巖裏盡日悠然看水流

擬古

長樂宮前流水聲倚闌閒看月華明三更已盡沉沉夜寢殿阿嬌繫聖情

漢女

經秋自上望鄉臺腸斷西風日九回欲寄音書憑去鴈不知鴈去幾時來

寓鵰鶚官舍次巡院蘇舜澤祐韻

鵰鶚山頭日影浮殘春時候似深秋凍雲不得爲霖雨閒向溪邊逐水流

宿長安嶺

長安嶺上度寒宵自枕雕弓擁戰袍忽被松風驚夢斷恍疑臥聽浙江潮

送都閫馬山亭◯陞山西叅將

上谷春融燕尾河如雲鐵騎擁金戈君侯若更標銅柱便是當初馬伏波

土木驛弔古戰場

雞鳴山外是叅乾土木村南戰鬪殘拾得金戈換春種誰收遺骨向河干

隆慶訪先壠

國初徙州人隸畿內予家占籍固安亦有附昌平三河者嘉靖癸卯夏予至州首詢壟墓所在謾不可得乃作是詩以寄哀思云

家世相傳在此州不知何處是松楸臨風一掬潸然淚灑向黃雲萬古愁

平山秋日跨蹇圖

紛紛黃葉下山坳滿耳秋聲在樹梢詩思窮搜天地外吟成驢背謾推敲

叅乾河源在馬邑縣東北十里

吾鄉最苦叅乾水今日尋源到此山說與山靈牢記取休教東入紫荊關

夫容圖

夫容最耐秋江冷落日紅酣鬪晚妝寄語攙春桃李輩可能同受五更霜

山茶圖

山茶曾餌紫金丹駐得紅顏耐晚寒常伴新篁與喬木令人時向雪中看

貶河州經灞陵橋感懷

遷客經過送別橋溪風山雨正瀟瀟驅車一[illegible]

把贈何人折柳條

宿伏羌縣

伏羌縣裏過中秋水滿陂塘月滿樓遷客西來還自笑
故鄉兒女正離憂

除夕宿梓潼觀

邊塞風光羈旅情還鄉好夢那能成明朝謂是朝元日
自起挑燈禮上清

畫眉圖

桃花爛熳曉猶寒慵畫雙眉與客看識得新妝今半額
更施綠黛倚雕闌

黃鸝圖

不向隋堤鳴翠柳却來漢苑啄紅英也知九十春光好
緘口曾無彈射驚

秋日登鎮邊樓集唐人句

一上高城萬里愁戍城邊入倚夕陽樓誰人正得風濤便
一葉滄浪一釣舟

風物淒淒宿雨收蒹葭楊柳似汀洲孤城此日堪腸斷
樹夾河聲繞郡流

大旱投龍井

古井靈泉旱不乾蛟龍定向此中蟠何當挽取黃河水
使我窮邊萬姓歡

觀大夏河

終日河邊看水流水流應到海東頭吾家近在天津北
欲寄封書少便舟

問俗作俚語二首

板房土炕傍山巖酪酒酥油亦解饞無數番人來唱喏
白氈高帽黑氈衫

亂撒上聲撒去聲山頭日已斜塔剌街上獻巴茶主人稽首
通名姓自謂編民與利牙

過涇州回中謁王母宮（歷任時作）

王母宮中日月遲蟠桃常有萬年枝憑誰送我長生酒
得見開花結子時

詣省再過華池

水繞山環古驛樓蜂鬚蝶翅麥花秋迢迢千里長安道
處處風塵慘客愁

祈晴

倉庚鳴罷麥黃時蠶女相邀拜雨師桑葉影疎殘日出
笑看山繭吐晴絲

秦州弔韓昌黎

祠堂冷落荒殘蘸古木哀猿不可聞百世斯文雙涕淚
隨風灑向嶺頭雲

寓寧州借呂定原韻遊南山寺

蝸篆苔痕滿畫廊慧燈猶放佛前光相思為愛三花樹
[illegible]春風到講堂

過乾陵

乾陵樹木已摧殘雨灑風吹石獸寒故事老來都[illegible]

問人重借史書看

題睡猫圖因以自勗

黠鼠如今已遁形刺桐花下夢初醒任教蛺蝶閒來往

不逐翩翩過草亭

開城鋪

西風吹雨送凄凉白草黃沙驛路長欲問干戈何日息

直須縛取左賢王

自嘲

嘉靖甲辰詔兩京大臣各舉邊才順天府尹高灤汀公推南京吏部尚書宋南塘翁景薦予至庚戌秋虜犯都城九卿科道會推予以巡撫兵備僉事陞鴻臚兵備副使

聖皇拊髀選邊才章疏紛紛達玉階盡道疆場多智勇

天驕誰遣復南來

登龍門呈同年吳望湖侍御時在山西

龍門噴薄黃河水日夜殷殷激元氣欲遡真源探星宿

浮槎八月許重來

孔雀圖

恠石新篁映夕暉珍禽相對理毛衣自憐金翠無人見

常向清江照影飛

雲中登扠兒嶺

扠兒嶺上胡雲黃扠兒嶺、秋草長誰人肯取天山箭

射殺陰山雙白狼

紇縫頭

亂山灰徑寄危蹤路入平沙處處通擬向郵亭續殘夢

烏鴉啼斷白楊風

十三山望海山接遼海時作

群山海上連蓬島風雨不驚天地老何當飛步碧雲頭

俯瞰滄溟挹晴昊

題畫

仙子曾將錦繡裁繁華春滿越王臺年年會有相思處

明月清風跨鶴來

迎春戲作

春日邊城春可憐填街白戲各爭妍老來厭見迎春日

迎得春來更老年

莫冬聞警親提兵至開原

海國風掀凍雪殘驚沙凌亂拂征鞍馬毛如蝟鬚如戟

誰信邊頭猛士寒

屬夷窮冬以饑不靖予專主招降遂安輯如初

鴨渌寒江萬里長雲黃沙白倍凄凉穹廬日莫炊煙斷

但取降書達建章

撫松觀泉圖

功成身退撫孤松睇盻流泉野興濃寄語山人謾勾引

此心已在白雲峯

聞松谿先生赴

予壬辰科連中進士第時學士張玉谿翁湖侍讀郭杏東翁維藩爲主考編脩程松谿先生文德爲房考置予卷在前列雅相知遇後先生歷留都尚書遽卒于家

歲莫窮邊雪尚殘赴音迢遞到三韓開緘追憶春風面
入夜燒銋灑淚看

護城臺

廣寧鎮城外西北隅有岡在護城河內難以蓄水予作層臺纔三丈橫五丈復建樓櫓于上可伏甲士數百人以衛城名曰護城臺

乾岡突兀等蓬瀛更築高臺護古城願祝　皇圖千萬
世一方民物樂昇平

題畫二首

霜月繞簷映酒旗漁燈明滅夜深時歸來馬上吟魂冷
猶續、、前吊古詩
木落、、[illegible]雲藏時橋頭驢背醉歸遲草堂一覺羲皇夢
千古興亡總不知

戲題自畫家鴨圖

杜若芳[illegible]春水生江晴日暖[illegible]名（用中官彈鴨事）
中山[illegible]賞[illegible]

聞兼山先生赴

蘭田史兼山先生梧正德庚辰科以書中式時武宗南巡駐寓居興隆寺吾縣士子多從之游及世宗即位置先生第二甲第八名授御史歷浙江僉事所至以直稱遂忤當道遂致仕去迨丙辰[illegible]訃音至遼海予托其門人致賻且貽書諸子[illegible]

曾聞講席興隆寺桃李門墻日往還今日窮邊聞遠信
封書遙寄淚潸潸

題畫（[illegible]田時作）

春風吹入曉妝樓樓上佳人與莫愁任是莫愁愁尚切
雙雙蹙破翠眉頭

秋夜感懷二首

夜色冥冥失雁群半天寒雨一天雲誰人更是悲秋客
朗誦當年宋玉文
漠漠秋空澹月明忽聞孤雁噴哀聲燈前久坐渾無事
引起十年脉脉情

春竹帶雨（題畫竹）

新篁帶雨景茸茸斤斧須教赦籜龍養就短節[illegible]
春山到處寄行蹤

夏竹弄晴

暑雨初晴日正長扶疎濤影入橫塘携壺取醉披襟[illegible]
絕勝佳人錦瑟傍

秋竹搖風

玉女乘風月下還秋宵環珮響珊珊何當更得[illegible]
笑倩飛瓊整翠鬟

冬竹傲雪

僊馭聊停側耳聽蕊珠女伴誦黃庭不知雪霰紛紛落
洗得瓊瑤滿鳳翎

換鵞圖用洪武韻
歷代風流許鉅儒濡毫伸紙但須臾黄庭寫罷龍蛇去
道士何人解愛書

徽宗白鷹圖
小殿清幽逸興生要將丹粉擅高名當時若有鷹揚志
免使淒涼五國城

雜興
吾家新創　賜金園三度花開日掩門惟有年年雙紫
燕時時啣柳絮到前軒
春寒無奈百花稀二月將殘燕未歸料得江南風日暖
如今正遶畫梁飛

瘦馬圖
逐電追風萬口誇功成百戰破龍沙如今瘦影當寒日
天下車書正一家

老馬
老馬長吟向暮秋驊騮已過重回頭似應識得當時面
猶帶笳邊一段愁

桃花
度索山前五木精一枝曾寄許飛瓊自從流落玄都觀
點檢春風不世情

梨花
花如剪雪復含香夜向姮娥鬪晚妝深院佳人常愛惜

金釵聊記月痕傍

木蘭花
木蘭花傍木蘭舟唱罷新詞秪自羞欲說相思妨女伴
花開花落總堪愁

紫薇花
柔枝嫩葉自相將結取春陰護短墻日暮影沉深院靜
不知誰是紫薇郎

紀異
嘉靖丙寅歲吾園一槐七月而凋如枯木然既閱月復榮是年兒子大生得授光祿典簿亦異矣哉
高槐七月凋零盡海燕將雛落滿枝自謂榮枯由造化
復生新葉似春時

衰柳
路柳逢秋已半衰枝枝葉葉總堪哀行人且莫輕攀折
留待春風次第來

謝光祿卿靳兩城學顏貽書
巖廊丘壑元相遠道路浸漫百里餘頗有湖湘南北鷗
不妨常寄故人書

七言律詩
過東光縣赴遼陽任井縣中作
燕客初乘萬里舟入疏霜令過深秋洞庭水隔天涯迥
魏闕心懸日影浮點點星槎穿落木依依雉堞擁層樓
舊時龍劍今仍在贏我重來上國遊

曉發徐州

片帆南下此重來候吏催船向曉開萬里風煙真落莫
百年身世自驚猜故園秋老黃花夢異國寒生紫艷杯
欲上黃樓瞻北極湖湘歸雁一聲催

陸行過草萍驛

抵常山會陳令煒殷丞學夔 次日赴玉山舍舟經草萍驛

雨晴山館覺微寒石磴紆迴道路難萬壑泉聲通海國
雙旌日影別江干瞻雲自識棲偃洞入楚誰憐控玉鞍
獨有使君并少府夜來青眼笑相看

送長沙同知林秋潭檣致仕歸莆田

承明咫尺侍 宸旒抗疏曾經瘴海投許國夜懸青瑣

夢懷鄉時憶白蘋秋三千里路雙龍劍二十年官一鹿
裘更有何人憐落魄淒風苦雨送行舟

龍潭寺懷古

山寺高寒倒夜尊霜橫鼓角送黃昏月明影落龍潭竹
風定僧開石洞門賈誼未收千古淚屈原猶在半生魂
憑誰能入湘江夢二代興亡細與論

入 覲回經旌德山溪鋪感懷 任進賢時作

南冠常藏憐為客落落乾坤未上居山鬼試人吹箬葉
江妃吸月弄蠙珠半生夷險驚衰鬢三輔松筠憶故墟
寄語奚奴牢記取牀頭收拾萬言書

送詹碧溪遷江山令

南州佳氣送消息常見隱約松門闢青袍不減舊時
墨綬能開今日顏秋風江舸兩賢縣 碧溪丞進賢今西 江山江山故名禮
賢 莫天雲樹雙郎山 碧溪歙人歙有雲郎 山江山有江郎山 百年蹤跡總
難定無與浮雲相往還

早朝 奉天殿接 詔 時官比部作

宵柝稀傳禁漏遲迴廊華月影參差 玉階直接承明
殿銀漢遙通太液池咫尺雲臣須 聖詔依違羽扇肅
朝儀微臣亦見 天顏喜未必常教近侍知

奉和李厚菴翁時內閣盆荷

嬋娟初試舞衣風錦綺裁成照水紅雨露偏承回地脈
絲綸靜理識天工清分太華峯頭種香散昭陽殿後宮

須信蓮房飽秋實要隨元老奏元功

送同年賀橫山恩謫守安吉州

春滿皇州酒滿甌與君曾醉曲江頭西曹衣鉢還相禪
南國風流憶共遊執法又占侵貫索文昌暫許傍牽牛
何時 聖詔徵賢達叢桂垂花正杪秋

瑞芝為大參尹恒谿嗣忠題恒谿予兒子大生婿
翁也

古栢森森柱史祠 恒谿乃翁緣嘗爲御史 近來生有紫靈芝輪囷
夜靄雲霞色秀潤涵雨露姿玉屑訝憑勞傳掌送琅函
須待漢宮持承家麟鳳真祥瑞佳氣還應繞 帝居 恒谿
後仕至兵部右侍郎兼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二子敷訓敷道又皆青雲儒彥

送侍御蘇舜澤祐督學江西

風節共推名御史暫敷聲教向三吳雄文氣薄東西漢
麗藻辭兼大小蘇　殿陛香烟雙袖滿江湖日影片帆
孤滕蘿擁蔽金牛道一剪繁蕪禮鉅儒（金牛山名羅一峯倫講道處）

秋日省中燕集次韻

半世憂愁一日歡西臺風雨送微寒鶺鴒枝盡棲仍穩
鸂鶒杯空量自寬抱甕獨憐經白眼吹笙誰望跨青鸞
東山泉石依然在肯復隨人羨謝安

哭會友鄭臞齋禕（臞齋予辛卯同年也）

交游省識康成後半世浮名萬事空抱病檢方分藥裹
借書投刺滿詩筒笑談雜坐黃昏後風雨連牀紫禁東

念爾同心不同老獨將殘淚灑悲風

哭座主少宗伯蔡鶴江翁昂（兵備潁州時作）

落日空江鶴夢孤故廬重過憶軒車百年衣鉢傳經後
萬里風雲發仕餘淮海不禁雙涕淚松楸何事接菰蒲
臨梅未試玄宮闕賴有承家兩鳳雛

奉贈大司馬毛東塘翁伯温平交趾

露布遥傳海外平山蠻洞獠慶生成金刀不染瘡痍血
銅柱重標將相名萬國舟車朝　帝闕五溪風雨送天
聲鴻儒自有安攘策直取降書答　聖明

陪巡院程古川軏謁西鎮（任陝西時作）

吳山靈貺著神功繡斧行春意已通隴樹秦雲瞻氣象
長河太華壯豪雄一方霖雨三農足百物生成五嶽宮
猶恐陰崖含貞雲欲隨仁者播仁風

賀舜原楊公瞻榮　封少司馬（撫備海時作）

關西譜系河東派白髮緋袍膴仕餘三世勛名昭宇宙
一門禮義重鄉閭京卿簪笏堆牀滿詩社尊罍撫景初
追憶向時談笑處屋梁落月夜堂虛（公竟以地震入夜被屋梁所壓而歿識之可長如此）

送吾鄉周子初分教伊陽（歸田時作）

鉛槧相將四十年賢關矯跡許誰先青衿又入菁莪夢
華髮聊隨苜蓿緣西席已專高士榻（曾爲銓部張龍門舜臣館客）中
州復據廣文氈池塘槐棘秋風便飛步雲霄萬里天

歸田後承諸親友招飲作此奉辭並布鄙懷

九考何能受　國恩涓埃未報暗銷魂蕭蕭華髮依然
在耿耿丹心尚爾存邪有餘懽成笑傲自無殘醉度晨
昏也知樽俎笙歌好慚愧平生且閉門

詩餘

海天一鶴圖爲廖東雩作　瑞鶴僊

海曙明霜曉乍飛來羽翮蕩摩天表萬里滄溟小看墨
漆裳玄雪凝衣縞曾隨清獻錦城西慣見白蘋紅蓼是
何年來向江干又伴雲陽年少　窈窕竹間引步華表
昂霄孤標皎皎維揚路遠錢塘山杳夢魂繚繞待明年
携[illegible]坂傑直上五雲縹緲應誇鶴鷺同群頡頏青鳥

夏日留題省中葡萄　如夢令

翠幹千條萬縷細蔓牽風鬪雨蛟女弄玄珠甚擬幾回呑吐記取記取誰到秋來做主

獄神祠前葵花　浣溪沙

豔冶花傳巴蜀名號風泣雨送悲聲閒開閒落總傷情窃葉誰烹供午餉孤芳自摘信平生楚囚相對淚如傾

登玉皇閣　天僊子

嘉靖甲辰秋虜犯紫荊予以督餉至蔚州且趣兵進薄廣昌乘月登睥睨群山如有列僊者騎鸞驂鳳翱翔其間乃作小詞一闋以寄遐思云

青帝祠前赤帝祠赤亞聲裏夢回時羽輪歸去鶴書遲

山吐月水平隄冷冷玉露濕僊衣

游女圖　菩薩蠻

畫橋西去垂楊陌桃花嫩染胭脂色花下見娉婷倚帶曉星　欲去重回首背立斜陽久含笑折花枝芳心不自持

暮秋登眺有懷　菩薩蠻

滿城風雨重陽近鄉心一片誰曾問木葉下汀洲家家砧杵秋　記得當時別相思頻向說目斷送歸鴻雲山千萬重

甲辰春日登鎮邊樓望雪山　菩薩蠻

玉門關外生春草莫道天涯人易老含笑問春風春風處處同　惟有南山雪四時光皎潔登樓指顧中白雪映青松

秋日登鎮邊樓感懷　浣溪沙

鎮邊樓上漫凝眸漠漠黃沙澹澹秋風林無奈攪鄉愁鴈字不來書又斷　君恩未報筆仍投時時魂夢繞皇州

送何將軍淮遷秩赴涼州　長相思

東河州西涼州隴樹秦雲欲變秋相看萬里侯　花滿頭酒滿甌客中送客轉生愁天涯人倚樓

寒村集卷第二終

寒村集卷第三

固安寒村蘇志臯德明存稾

序

壽方東洲女兄序

蘇子嘉靖壬辰夏授瀏陽令越明年春赴長沙邂逅醴陵令方子明甫蘇子願見歟方氏久矣相與語甚懽既乃別去再以事至長沙復會方子則締交矣客處幾兩閱月時談及女兄之賢蘇子嘗慕方氏世以文名見方子聞女兄之賢又慕其世德之厚也方子溫慈審慎治醴陵有賢聲豈其我邪遂詰其詳方子曰予姊貞靜而敏慧少精女紅長適曹氏自舅姑而下賤逮奴婢皆以

賢稱産二男皆不育即為夫置媵妾數人擇張當側室逮今生男五人女一人孫八人皆如已出至有能振家聲者予一弱息亦鞠之不啻諸孫子焉辛卯秋夫歿家內外事咸主之綜理縝密濟以慈惠為一鄉之女則抑可謂仁也已今年壽當七袠歲除乃其誕辰也煩一言令吾子持以稱壽酬恩闡德以敦懿親不亦可乎蘇子曰物之靜定者壽人之仁者壽壽孺人兼之當由古稀而耄耋矣詎可涯邪晉人有曰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悅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殆為孺人頌也使歌以侑觴謂蘇子為佞邪

送高君擢知涉縣序

光祿高君節夫比以勤勞擢為彰德涉縣令介其僚友王君延彰謁予於比部囱閒予曰子嘗令瀏陽又令進賢其必優于理民矣尚禮筵仕遂得珍羞署丞即古所謂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及祭祀賔客者其職不過將膳夫以調和五味而已今乃理民殆恐二道乎吾憂其牴牾不倫必曠厥官而病厥民子盍以所優為于吳楚者為一言焉將斟餘緒乎予曰天有五行人有五性養有五味節宜五行則天道成涵養五性則人道成調和五味則養道成一而已矣今夫酸以養骨辛以養筋鹹以養脉苦以養氣甘以養肉各有專益也使不調和之則養道不備而亦不足以適口矣君知此道久矣推而廣之其于理民夫何難哉蓋民性之仁者

有柔善有柔惡義者有剛善有剛惡至于禮智信之性亦有二端而不能各協于中況又有戕害凌奪夭閼紛綸參差萬變而不可齊況涉又地險人豪奢麗相勝復有恒代之遺風于此能斟酌劑量使性無所偏而人各得所如調和五味然此繫教道又繫養道也君有師率之責即未能自盡其理則然乎惟移珍羞丞不但能理民若五味之甘與仁通五性之仁與木通餘則並以類從節而宣之即天道亦可幾而理也道豈有二乎哉嗚呼厥任艱矣高君榆林人尊甫翁嘗為名郡縣長貳其弟握兵符為時名將世以文武傳家通於理者也必不

以予言為不然王君吾縣人名炯因請書以為贈予時
春日載陽草樹向榮諸僚友相與送于宣武門外諦觀
予言將不以為然乎

送虛樓先生還治饒陽序

嘉靖戊戌春正月一日天下諸司述職于　朝
天子命天官氏考彔幽明而黜陟之楊虛樓先生為饒
陽令以賢良首被　簡存越二月十有五日既
陛辭捧
敕而還也予嘗為先生弟子員是日輟部事携光祿署
丞待菴陸君相與送于張掖門外舉觴而餞之陸君謂
予曰子聞虛樓先生治吾縣乎吾縣今隷真定古為趙

地俗好任俠有獷悍不羈之習邇來又為饒河所苦瀉
鹵磽瘠用之膏腴者無幾民鮮樹藝爹者鬻自給還以
供賦稅故剽掠與轉徙者視他縣為多部使者毋詣吾
縣見其廬井蕭條廨宇傾圯有餘慨焉民之不獲良有
司久矣丙申冬先生始來縮縣符興廢墜恤貧窮植風
節重簡素惓惓以禮義廉恥自防且以防吾民也政行
而教寓焉予應之曰唯唯因謂陸君曰君亦聞虛樓先
生教吾學乎先是巳丑春二月先生格于禮部也乃以
毋命來署吾縣學諭事至則立章程嚴矩範崇俊良治
頑梗惓惓以禮義廉恥自防且以防吾士也教行而政
寓焉若先生者其真政教兼舉始終一節者乎先生名

東山為祥符望族儀度閑雅言行不苟善賞鑒工辭藻
君素知者是以隨所施輒效足以取名當道屢薦之不
及再試禮部輒選邯鄲令未履任以毋夫人憂馳去今
宰名縣綽有治聲指日擢臺諫掌樞要又將有大敷施
以贊翊
皇猷以福庇蒸庶建偉績垂榮名以及于無窮將不自
吾二縣發軔乎陸君亦應之曰唯唯陸君名玠為饒陽
鉅族富而好禮予素愛之今頌先生之賢言無溢美俱
與予聞合因次第其言為序酒三行相與拜於盧溝之
上徘徊移晷而別

陝西鄉試録後序

嘉靖壬子秋八月陝西鄉試録成既取士如式刻其文
以　獻行且進多士歌鹿鳴而賓興之也某以職事當
序諸後然誓戒諸司與期待多士御史姚一元某官某
業巳諄複於前尚何言哉伏以我　朝開科取士凡為
治化計也惟多士之文星稠綺合信云美矣國道之華
行之飾也寧無華實不副本末相遠者乎爾多士雍雍
也有周之故墟文武之遺化在焉不可泯也當時取賢
歛才之法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於王制之所
載可考而知又必限年四十而始登仕故士生其時皆
脩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以須獻書又之誠偽安
勉皆底於成故出而為用懋樹勛庸一時治化如逕衢

假樂比隆唐虞有由然也茲特以言而已其能贊翊
昌運以副我
聖天子側席之盛心否乎爰稽我
皇祖首詔作成之意
列聖累世培養之厚暨我
聖天子尤篤意賢才屢詔所司選師儒飭行業責士以
有本之學賢公卿大夫又從而奉宣於下造士之法可
謂視周加隆脫有棄本逐末向華背實者忝於茲選其
責蓋不能獨辭矣況爾多士涵濡
聖化且與賢科可但曰發言抗論窮理盡微而已乎譬
之山川雖有太華大河彼交錯糾紛者山之文也泙渤

洶涌者川之文也非不悅目快心至其節宣二氣膏澤
萬物以贊天地之化育文不與焉況夫鉛槧雕鏤之末
直與雷壤俱敝者乎爾多士其尚以行業自勗贊　治
化於熙洽垂榮名於悠久卓然為科目光斯稱
聖天子網羅賢才至意某等亦與有光矣不尤美乎是
為序

固安縣志前序

吾縣歷世以來不知何故因循至今曾未有為之志者
嘉靖甲子夏敬亭何侯來知縣事乃諗於衆曰昔樊穆
仲之稱魯孝公曰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
不干所問不犯所咨宣王是以命諸夷宮若弗咨弗問
而任己見則謬矣咨且問焉而行自犯之其與能幾何
昔之君子不敢自用而動必師古如此今嘗稽考者甚
多而無縣志可據何以稱文獻之邦耶此有司之責也
遂慨然欲創為之諏曰率主簿張弘業典史葛濮教諭
俞天衢訓導張舜心孫炫請於大史氏方城楊公公已
允諾矣未幾以病目辭復請于予予曰予何人也而敢
當此任哉昔江淹有曰脩史之難無出于志陳壽號善
敘述李延壽稱究悉舊事而所著二史獨于志略焉誠
以憲章所繫不可得而易也予何人也而敢當此任哉
況一縣之事散見于數千百載之間而雜述于野史小
說誠非一人聰明所能悉也且予素乏三長又老病侵

尋不欲殫竭心力豈能搜羅捆摭會萃無遺而成全志
哉懇辭何侯請益堅乃止纂輯舊所聞見未再閱月謏
爾成帙至于補其闕略文其樸陋不能不望于後之博
雅君子云何侯名永慶字善夫嘉靖己未進士蒞任未
久百廢俱興志其一事也是役也兒輩大生性生有生
頗有考索之勞其畫圖作字性生尤勤因併及之

固安縣志後序代作

予嘉靖己未春登第得授晉壺關令再歷寒暑遭外艱
東歸服闋甲子夏補任固安以縣志未脩欲創為之值
初視篆政事紛糾未遑也迨冬始請于大史氏方城楊
公公以病目辭越明年乙丑夏繼請于大中丞寒村許

公公辭弗獲及葉具持以語予曰是葉也雖未再閱所
而成然予自爲諸生逮入仕途餘四十年或得于聞見
或得于考索凡有涉于吾縣事蹟皆手自抄録積今殆
且數十萬言故易于纂輯如此猶恐聞見未廣考索未
詳其能免于鼫鼠必對之辯竹書落簡之謬哉所可自
信者但未嘗挾曲黨以裁人之短長妄加詆美以徇已
之愛憎爾予披閱至再知公之言爲然且辭無溢美事
不背實簡要明備足可傳遠遂命工鋟梓藏諸㓂庭使
後之宦游于斯與生長于斯者取其所當法勉其所未
至庶副予脩志之初意云維時僚寀張少尹弘業葛幕
史洪㑹司前請法得附書

記

鄱陽湖圖記

寰宇大澤二曰洞庭曰彭蠡彭蠡即鄱陽湖也兩湖並
列雄據吳楚鄱陽雖差小延袤亦數百里吞吐百川浮
沉日月猶夫洞庭也方其霜降水落涯涘具存過者不
獨狎水亦不虞盜惟夫雪消雨積而巨浸滔天始如蹈
淵海矣然人畏盜之心尤甚於畏水盜駕輕舟銛利
刃隱蔽于荻蘆洲渚之間乘時而發迅如飛鳥至則人
無遺貨又或殺人掠婦女以去及邏卒徐來彼業已變
形逃遁矣水雖險能掛長帆操巨艦人水相得終以力
勝惟盜爲難御故人不畏水而畏盜者以此吾同郡李
君東涯嘗督兵巡湖三年湖平或曰東涯燕人也不習
水戰雖多藝文視其貌如儒生湖何以平予曰將之道
五智爲上勇次之吾聞東涯之巡湖也命工繪湖之形
勝凡諸水道曲折溝港夷險無不究竟其詳復取古水
戰水攻之法與士卒講而習之間又密遣人伺盜之動
靜以智禽斬者歲常若干人盜莫測邏卒所自來故恐
而不敢犯湖之平豈偶然哉況東涯勇力絶人尤善騎
射抑亦可以躍馬邊陲折衝萬里以靖朔漠之狂虜邪
不獨智而已也或者以予言爲然復質于予曰人性畏
死盜被俘不得復生豈其情哉況衣食不給政賦不均
固有驅之而爲盜者邀功樂殺則瘝夫仁紿之使來掩

而禽之則病夫信不戢士卒逮繫無辜則病夫嚴有是
三者則智必鑿勇必暴又何貴哉反是則爲將之道全
平湖亦餘事焉爾矣予亦以或者之言爲然因相與颺
言曰東涯不以爲然乎東涯名時道州人嘉靖丙申春
以監司論薦其功授都指揮僉事節鎮江西圖具左可
一覽而盡法得畧云

抱罕園記

隴西臨洮屬州曰河故名枹罕謂枹鼓罕少也嘉靖丁
未夏予以潼關兵備副使奪三秩謫知是州追論嘗爲
官府分守叅議督餉不力也抵任循舊菜則取給私園
恐煩民越戊申春即捐俸買遺址於州治之後[illegible]

文淵二十七丈有奇繚以崇垣乜以重棘畫畦種菜蔬
水灌畦蓋欲官不可無此味而民不可有此色也又以
州乏瓜瓞粳稻乃傭老圃於蘭俾樹藝之及諸物成熟
分饋賓客僚寀吏胥輿皂鰥寡兹亦養道也西向為門
一間除道而東至中央折而轉北夾道雜植花卉以水
護之水窮則為島塢撤舊材搆堂三間扁曰仕優讀書
其中以資仕也少却則覆版築土搆齋亦三間扁曰吏
隱齋中器具極寒素一以養福一以矯俗也堂前種竹
二叢頗有拂雲之勢兩傍種芍各三徑形色相間花時
如纈錦然雖義無所取并編籬以防蹂躪示加重於俗
品也齋傍搆亭者二名一閣東扁曰歲寒環植松柏喻

堅節操也西扁曰昊景環植桑榆喻鑒止足也亭傍東
扁曰杏園環植杏[illegible]前植桃李喻廣化育也西扁曰徵
省環植薇而前植枳棘喻厚期望也又東扁曰梨花院
落環植梨以延月喻彈光明也又西扁曰柳絮池塘環
植柳以受風喻播和煦也亭以下但標識位置亦恐煩
民不欲成也政暇登堂徜徉理詠音調足以陶性靈發
幽思又或仰窺俯瞰則雪山掩映原隰鬱茂斯時也心
目俱豁情味俱適聊以所知以答弟子員之請益兹亦
教道也予雖流離轉徙尚有師帥之責庸詎無所事事
邪若夫花卉薈蔚泉鳥鳴嗽娛目悅耳斯園之末也園
成名之曰抱罕欲與斯民同享太平之盛而不知流離
輾徙為何物復不知老之將至也於戲時有盛衰地有
興廢方其頹垣斷礎睇眄荒京今不獨如前所云而亦
足為州治之巨防後之君子尚相與念之以毋墜厥勞
實斯園之遭也

葬希夷先生紀略

希夷先生姓陳氏諱摶字圖南亳州真源縣人五六歲
時嘗戲渦水傍有青衣媼乳之自是聰明日進讀經史
百家之言過目輒成誦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仕遊四
方有大志聞宋藝祖受禪遂隱居武當山九室巖辟穀
鍊氣者餘廿年建隆二年擇勝至西嶽下葺唐雲臺觀
居之多閉門獨臥百餘日不起端拱二年又於嶽麓建

玉泉院山蓀亭鑿石室居之太宗嘗召見嘉其言切治
道賜號希夷先生皇祐二年夏令其徒賈德昇於張超
谷復鑿石室成大笑謂群徒曰嶢巖太華氣清景秀吾
之所歸秋七月廿九日令德昇輩各就寢曙則以左手
支頤而歿相傳涉世幾二百歲不知何年何人瘞谷口
為希夷峽峽傍建祠塑像歷世道士主祀事毋出[illegible]
向人乞施予嘉靖癸丑春三月三日巡按侍御長[illegible]
囊溪一元蒞陝西垂三年得代乃携副按察使定州張
風泉渙仁和張元洲瀚與予謁嶽廟至峽道士復出髏
骨見向與凡骨同囊溪意欲葬之予從傍贊曰掩骼埋
胔仁政一端況先賢遺骸乎是夜夢先生謂予曰吾所

向必載獄而履河盍圖之曩日晝溪移牒於予屬葬事
必得石槨且屬紀其事略予與二使君殫心竭力共圖
厥成又曩日卜地自朝元洞迤邐而東得先生雲臥之
所即玉泉院也室中石像偃臥宛如夢中所云又稍北
數步得隙地前列佳木後擁巨石左環古栢右繞清泉
正與雲臺舊居相對且南仰喬嶽北俯大河其間城市
村墟原隰休數櫛比鱗次者無限真善地也但慮石如
駢齒開壙爲難及施畚鍤而不日訖工其內得一遺骸
蓋夙搆者約其廣濶止容一槨又慮石槨未易辦謀之
匠氏匠氏曰曩爲兒時見洞西有礱石一函在土壤中
爲水所齧而出但失其蓋衆方求之偶度院前小溪架

而爲泜者今步而即是此皆天造地設鬼擢神揮亦異矣
哉是月廿七日撫陝丞受牒以衣衾棺槨遷葬於此縣
士大夫如趙太守儒楊封君盡忠輩數千人咸致[illegible]
時久旱儵爾雷雨大至或以爲先生之妥其靈也予曰
葬先生者禮也他非所知即先生神遊象外當視其形
如蟬蛻今夫蟬翱翔嘯吸過遺蛻而不顧先生乃顧之
乎世謂不朽者三立言其一也今覩先生之著述於[illegible]
炳如日星斯其所以爲不朽也乃若以天地爲蘧廬古
今爲瞬息御剛風乘勁翮超軼乎埃壒之外周旋於沖
漠之中仰觀六合俯瞰八荒如列僊傳所云終歸澌盡
而况於形乎此殊不足以知先生至謂善人倫風驟之

知之淺者善乎秋放氏得其緒論謂其學明皇帝王霸
之道邵雍氏得其真傳謂其人可比漢之四皓皆知先
生之深者非與自昔癸丑至今乙卯予遷遼海拊循已
二年而紀略始成因詳及先生之始末云

賜金園記

賜金園者
上賜金所置園也予自嘉靖壬辰春登第至戊午夏解
職歷年二十有七自縣令至拊循歷任一十有六間嘗
以微勞蒙
恩加俸增秩賞幣賜貂（嘉靖己亥冬扈蹕謁皇陵蒙　恩賜百官緞匹）在敘
遷之外者蓋亦屢矣又蒙特

賜白金爲次一十有三爲兩二百一十有五
恩至渥矣因念猥淺無能濫叨大臣之列每欲策礪駑
鈍以圖報塞其如意從而力不逮何適連歲遼海兵馬
盡調入　衛虜乘虛屢犯言者論劾復蒙
聖明許令歸田
恩至渥矣乃以
上所賜金易地一區縱七丈橫十二丈即巡院行臺前
予所置舊址也行臺通衢原在縣學正東故正德中盧
侍御雍循此開衢直抵東城人甚便之繼而有欲市地
以拓門屏者別由牛市而東又由委巷而北始達行臺
不惟僻陋抑且紆迴一遇霖雨行者咸苦艱溷來臺訶責

水成池并其堂室盡侵頽矣嘉靖丙辰秋吳掖衛書
欲仍舊貫橡縣相度遂畫移堂室于後而門而屏次第
脩葺規模整肅視昔有加焉乃還前址于主取其直以
給工費予以比鄰皆敝廬乃捐
賜金贖得之又運土數千車塡實其中并廬後隙地通
創爲園務尚野逸以示儉朴園成南向爲門一間扁曰
賜金蓋彰
君之賜而不敢隱也稍北爲堂三間頗尚華美以表尊
崇扁曰
湛恩上懸
誥敕嘗賚遷除次數以昭　榮寵蓋感

君之恩而不敢忘也又念予放逐潦倒徙誓糜捐孤期
銜結而已惟遇
朝廷有慶於此瞻拜
闕庭虔祝
聖壽庶以盡犬馬之微悰也至若抱甕以灌畦種蔬以
已疾食澹以養福習靜以引年又若與賓客過從觴咏
歌誦太平優游
聖世以盡餘生抑何者而非
聖恩之所及哉感而致祝曷能自已吾子若孫尚相與
敬守斯園世世感
恩世世祝
壽以續吾無窮之感無窮之祝可也因書以爲記

重修尊經閣記

嘉靖甲子秋何侯永慶重修尊經閣成學諭俞天衢司
訓張舜心徐炫諸生楊文禎王文炳張思元楊文祿等
請予爲記按閣本金國涿州固安縣護國仁王佛閣正
隆間縣宰張定遠建承安初權固安事武略將軍行涿
州新城縣丞飛騎尉兼管常平倉李成彥重修自爲記
有所謂壁瑠玉頂極雕刻之工藻井雲楣窮締構之巧
者固傑閣也國朝正德丙寅劉侯浞以釋氏不宜邇
學宮遂割入爲訓導宅嘉靖己丑楊學諭東山改爲尊
經閣自篆三字題其額歲久欄檻摧壞繪飾剝落何侯

來知吾縣首謁先聖廟見之廼令復加修治甫三旬而
工告訖重檐暈飛丹碧炳煥因其舊仍名曰尊經閣予
以閣之所藏不獨六經諸子百家皆在焉惟曰尊經者
以經爲重也侯之意豈不欲學者必知所重邪且今
上加惠斯文置考課守令之法其一曰興學校侯能仰
體　朝廷良法美意而重修此閣可謂知所先務矣夫
六經之道炳如日月大明于天下茲不復讚揚姑即諸
儒之所以序經者言之孔安國程頤之于易孔穎達蔡
沈之于書卜子夏孔穎達朱熹之于詩孔穎達杜預何
休范甯程頤胡安國之于春秋孔穎達陳澔之于禮記
皆義理詳備學者可據爲入道之階梯踐履之門戶況

六城邵子曰六經配夫春夏秋冬宜其非諸子百家所可比而同之也謂之尊者恭敬奉持夙夜匪懈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夫如是則來學於斯者寧不知其所可重而尊之哉雖然且徒尊之而已觀其文以味其言得其言以原其道庶幾無負何侯重修之意焉爾

固安縣重脩廟學記

我

朝於郡縣立學所以成賢育才而必建廟所以尊師重道甚盛典也夫何有司飾廚傳以說部使者恒多求其留意廟學者幾何人哉迨嘉靖癸亥廟學頽壞極矣適沒官者屋材罰鍰甚多諸生請於當道許之何知縣求

慶慨然任其事卜日肇工撤而新之中搆

先師廟五間崇階邃宇朱甍碧甃視昔改觀東西廡各五間戟門三間靈星門四楹啓聖祠三間名宦鄉賢祠各三間泮宮門一間繚以垣墉飾以金碧足以安聖靈爽士氣矣無何以遷去丙寅二月胡知縣價復脩明倫堂三間進德脩業齋各三間敬一亭三間無何又以遷去繼之者劉知縣泮適提學龐御史尚鵬謁廟謂泮池尚未即工甃脩之於是甃以甎石架以橋梁而池成無何又以調去繼之者馮知縣子履董其緒補其闕飾其所未及而工告訖矣然則是役也肇事於其年之九月訖工於隆慶戊辰之十月蓋有經始勿亟之意焉而主辯前張弘業今升朝元典史前高漢今胡道源皆與綜工之勞樂觀厥成以師道自勗則教諭前孫鉞俞天衢今胡以均訓導前王得相李聘張舜心徐炫今楊勳劉祿也廟學既成適同諸生楊文禎張思元王㮙等請予文以紀歲月予曰爾諸生瞻仰廟貌則思希聖以入學宮則思明倫務以賢才自居[illegible]

皇猷鋪張治道庶無負諸君子重脩廟學之意也區區科舉之習抑末焉爾矣

寒村集卷第三終

寒村集卷第四

固安寒村蘇志臯德明存藁

墓誌銘

明故廖孺人楊氏墓誌銘

按狀孺人姓楊氏長沙茶陵衛楊翁某之長女生十有三歲予同年東雲廖子希顔爲弟子員時以父蘭室翁命納采聘之越四年即執婦道纔三閱月而蘭室翁告逝矣遺繼母孔夫人二小弱弟暨僮僕十餘人且家日益貧孺人雖少能力督其夫不爲貧所困歷三年喪歲時祭享皆不匱及服闋廖子應舉楚省泛湘江涉洞庭往來裕費皆以織紝供給雖極勞苦頻蹈無怨懟色郡

博嘗堂試諸生廖子友數人咸至自鄉欲飲食之自以不能備遂歉然挾楮穎以去終留念也無何家僮千爵甚豐美廖子莫知所出歸詰之不答厥明具以織[illegible]復詰之乃曰向所爲飲食者盡脫簪以易之也[illegible]卯秋廖子被鄉薦明年壬辰春[illegible]夫人赴官孺人隨侍[illegible]之甲午夏高[illegible]子北上時[illegible]不虞爲民父母忍不虞乎廖子始已虞得孺人言益虞後竟得雨廖子喜孺人亦喜先是孺人以産遘疾尚存疾未中饋時誡其夫曰無以妾故而生憤恚恐遷怒[illegible]民民奚以堪逮秋七月病少瘥即飾以謝毋夫參差其夫闔門喜甚不知爲永訣也翼日疾復作遂奄然而逝孺人性孝敬備一衣食必先以奉毋事夫與娣御下慈惠門閫內外整然不亂又其嚴毅也孺人生於正德己巳秋九月二十有五日戌時卒於嘉靖甲午秋七月十有五日未時壽不逮德抑又無後惜哉是年冬將歸葬於茶陵之茶鄉廖子以予爲同年且雅相善自狀其行請予銘之銘曰

衡山之麓湘江之湄有草萋萋有塚纍纍溫靜之德光昭重泉崇德之典有命自天服之無斁千萬斯年

明故　敕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齊公墓誌銘

公姓齊氏諱有字進之別號間溪以仲子貴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其先本山東日照人世系莫詳國初抽族丁實遼東大父諱參者攜大母林氏[illegible]翠生父斌醇篤業農至不辨權度母吳氏勤於紡[illegible]紝以助於內晚生公性和易警敏因令就學日記數百言駸駸向成以貧遂廢厓備書於官凡辦公務殫厥心力如處家事然無尊卑咸以謹畏稱事二親至孝聞母病即踉張走侍飲藥或禳禬願以身代沒則歲時恭謹必隕涕又廣孝以及母族養舅氏如母撫弟能不相左痾毋共飲食同好惡他出必倚門而待妹氏適高總旗

俊便餽壺醴以贍貧乏卒則助其襚衾配其子女又分遺
悌以及鄉者濟困周急不以貧阻育諸子素雖鍾愛而
常教以義方復延明師以迪厥成故嘉靖甲午秋伯仲
二子同舉於京闈戊戌春仲子復與于春官乃貽書伯
子曰汝便道以歸展拜松楸以崇孝思又貽書仲子
曰盡忠報國無玷官箴仍擬送東四事以資建白一曰
復歲輸二曰嚴烽堠三曰覈馬政四曰明賞功累數百
言皆切利害詳在仲子疏中又廣其慈卹幼字微無間
疏戚嘗值樂歲置尊無聚富室為壽曰里中少年游惰
空之則禮義將安從生吾輩盍為代耕鄭渠自力於畎
畝矣賴以成立者頗衆公居常茹辛食澹絲累粒皆稱

致饒裕僮僕司幹當者或肆蠹竊以逃人勸之追則曰
彼慕父母而去奚以追為及還復待如春涵嫗喣不少
訶譴他如比鄰欲構屋三楹基歉於材則讓基以成之
又故友之妻寡而乏嗣積有餘貲懼夫猶子攘奪與俱
公家不為受有稱貸者納質劑或鬻產以償亦不為受
人多德之丙辰春公念仲子拊循雲中日冀其歸及歸
喜甚迎而謂曰即瞑目無憾矣不閱月忽疾作逮三月
十有五日正冠端坐終於正寢屬纊初猶訓誡子孫
僕如平時距生成化壬辰正月十有九日享年八十有
五配陳氏封孺人夙著賢行實贊公志子男四長宗賢
即伯子舉人雅飭文行娶司義女次宗道即仲子都御
史娶耿理女封孺人次宗睿習業儒繼為鴻臚寺冠
通事娶李銘女次宗哲以材武歷試百戶娶劉琮女孫
男十一人長名庠生娶劉知州德芳女次召國子生娶
都御史傅公鑰孫女繼娶臧文錦女次可娶安主事求
清女次啓聘庠生蘇良棟女次祜聘千戶高天祐女次
周聘庠生路高攀女次喬聘孫璋女次言聘何泰女次
台聘國子生張鉞女餘俱幼孫女十一人長適指揮王世
勳次適庠生張元次許適庠生林旂次適庠生馬繼志
次適指揮葉鳳儀長男滋次許適都指揮陳守節次男
韜次許適指揮李振武長男世蕃次許適千戶賈珍長
男佩次許適指揮郭斐吉次許適指揮韓輔長男魏將

以次年春二月六日祔葬于祖塋之次都憲君手狀行
實踵予行臺請銘按狀公行近仁壽而有後宜哉且公
之存也華髮繡衣親見仲子敭歷中外致位三品聲績
赫奕方隆未艾又親見諸子若孫衣冠濟濟桂芳蘭茁
殁也聞者興嗟泣者灑涙亦庶幾乎生榮死哀者矣予
既重公之行又重都憲君之請乃為之銘銘曰　於維
封君天性近仁曰孝悌慈培本殖身仁者必壽亦復有
後聖經賢傳斯言非謬北鎮之律東海汪洋高塚纍纍
山木之陽新壙相陰玄堂寥白華表千年永協于吉

皇明誥贈右都御史蘇公　封太恭人顯妣宋
氏合葬墓誌銘

予顯考姓蘇氏諱子良字秉善自號湖坡其先除州
人國初徙固安遂爲縣人相傳累世殷富至中葉向
衰予高祖考諱貴配高祖妣焦氏生予曾祖考諱郁配
曾祖妣鄭氏戶部主事逢陽舉人逢時族祖姑也生予
祖考諱倫配祖妣郭氏生予顯考少巧慧從江西老儒
習句讀知考敬通書畫及長力田服賈家道漸振晚命
予從師業儒爲弟子員雖所甚愛終不假以辭色及聞
親戚援公維聰童稱許乃解頤曰吾先世有爲郡倅皆
汝能繼之可以昌吾宗矣正德中欲入資爲散官都人
以僞劄見售事覺雖得白而橐則竭矣又值歲歉因病
廢食已屬纊族人謂予少孤恐不能卒業猶厲聲曰渠

自能成立不煩爾慮也予泣以授徒啓請可否復亟予
面曰丈夫當立身揚名奚以學究爲哉徐引予手以指
書曰棺用薄蓋惜其貧也須臾遂卒時正德十四年四
月十六日巳時距生成化九年七月六日酉時得年僅
四十有七嗚呼痛哉後以
朝廷推恩贈如予官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
勅曰孝友儉勤忠信原愨繼以予考績加　贈朝議大
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參議
制曰孝友著于家庭敬讓孚于鄉曲皆紀實也先是配
予顯妣宋氏生不肖性質頗異予外祖考諱欽嘗爲縣
學生員有識鑒數語予外祖妣劉氏曰吾是女必以任

試之及予甫成童顯妣即督顯考令讀書供給不
匱少懈則勉勵尤切逮予嘉靖十年鄉試中式第三名
明年舉進士入官每教以仁恕廉節初　封太安人
勅曰克秉巽德能濟乾剛愛而知勞遂成令子加　封
太恭人
制曰柔嘉貞順祀饋恪脩課子成名克終夫志亦皆紀
實也翟冠象服享榮養者三十餘年嘉靖四十五年正
月十四日子時卒距生成化十七年七月九日酉時壽
八十有六性孝慈好施與飲食衣服毋毋分給親故無
所悋惜予毋助給之又雅敬鬼神持齋誦經縣幡製袍
栽樹脩祠者不知凡幾予嘗幾諫不以屑意當必別有

所見也臨卒秖以微疾奄然長逝如假寐然無亦積善
之報邪予男一即志皐仕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陞從
二品俸娶溫氏大寧中衞正千戶椎族孫女也　封安
人加　封恭人女二長適崔學次適李朋孫男六長大
生恩生娶兵部右侍郎深州尹君嗣忠長女繼劉氏次
廣生早卒次性生監生娶歲貢生楊君文禎第二女次
有生儒官娶山西行太僕寺卿大興榮君愷第六女次
林生次睿生俱業儒林生娶進士張君嬌第二女睿生
娶山東右參議新城崔君㦤第三女孫女三俱適生員
長鄭宗禮次知縣王公鴻曾孫世治次御史李公讜曾
孫時熙曾孫男二仕任性生子亦俱業儒仕娶王生言

允中長女任聘李生員樞長女上本年二月二十八日
合葬于顯考墓次以河決於塞靡常故倣古同墳異藏
尤須銘以誌之追惟罔極之恩攀號莫及尚忍銘哉荒
迷失次勉強勒石銘曰
豐樂門外維西南方相距里許華表軒昂塋乎考妣同
墳異藏千秋萬禩潛德幽光

明故吏部觀政進士張君墓誌銘

君諱熇字子行其先隆慶州人六世祖士禮入居庸占
籍固安其後族屬蕃衍登科第入仕籍為縣學生者餘
二十人遂為望族焉高祖翼縣學生曾祖拱醫學訓科
祖宗武縣學生累舉不第壽至耄而終父瀛縣學生篤

志勵行以掄選入胄監授主溧陽縣簿政不煩苛民甚
宜之母高氏治內嚴整右副都御史澄之族姑也君生
而穎異齠齔時日記數百言且善屬對偶伯祖武昌通
判宗德毋于賓筵面試應答如響大為縣侯長洲李公
松輩所器重謂張氏積德宜篤生是子也弱冠補弟子
員未幾隨侍溧陽溧陽令姜君博者辛丑進士也君從
而受學博見其文輒歎賞曰簿有子若此其成也孰[illegible]
自是督學憲臣毋校文輒居首選嘉靖己酉秋舉於鄉
己未夏母歿喪葬如禮事繼母曾孝敬一如所生乙丑
春登進士第觀吏部驗封司政事益練達故事部疏取
聖裁得旨者曰輪進士一人恭捧以出君毋捧疏[illegible]

不替歲時陪祀
陵寢謂為大事必齋沐乃行君別號敬所為不媿矣居
常參決可否籌畫事務毋出人意表族子戶部郎中允
濟時有諮諏必以理為斷或與一二同志樽俎間談及
戎務區畫咸當僉曰君異日勳業詎可量哉丙寅冬進
士皆授官去君獨捧疏無虛日十月十有九日凌晨趨
朝天寒途次疾作墜馬目瞑噤不能語猶正冠曳履
如恐失儀然舁歸氏舍療治百方不効尚吐氣如虹發
聲若雷雖了了不可辨似恨其忠孝未殫經濟未施而齎
志以歿也次日未時遂絕距生正德戊寅十月十有八
日迨今十月二十日得年僅四十有九於戲哀哉配王

氏　景陵衛百戶鶴孫女子男三長尚朴縣學生娶西
安通判劉公傑曾孫女次尚格娶大同知府段君鍊第
二女次尚檢聘絳縣知縣牛君應龍第四女女四長適
歲貢監生段君鉞長子縣學生雲鵬次適予第六子林
生次適舉人鄭君逢時第三子國賓俱業儒次尚幼孫
男一曾胤尚朴子將卜十一月二十有八日葬君於城
西新阡其族兄平涼知府佳第暨再從兄縣學生炳持
臨江知府張君承敘所述狀請予銘其墓予與君兒女
婚媾尚忍銘哉既而抆淚曰君博覽強記善辭翰負才
慷慨有志節且性剛直容貌言論毅然不可犯又立身
揚名以顯父母丈夫能事蓋亦畢矣但天不假年未究

厥施無亦造物者靳惜靈秀不欲掀揭於世邪抑或正
氣蓬勃充塞宇宙當與天壤俱敝不但屬之胤嗣而已
也若君者雖未壽期頤躋通顯世不可無傳乃不揣荒
陋而爲之銘銘曰
君之行節也孝友睦婣剛介端方君之才力也負艱任
重猷壯策長君之威儀也褎衣博帶雅飭矜莊君之辭
翰也銀鉤鐵畫繪句絺章君之似續也宏材淑德玉茁
蘭芳君之藴結也天長地久抑志埋光君之遨遊也飈
車羽蓋洪濛大荒君之宅兆也茂林沃壤閟室玄堂君
之誌銘也信今傳後愈遠彌彰

明勑封戶部福建司主事王公墓誌銘

按狀公姓王氏諱玶字國瑞別號琅邪山人其先順天
府大城縣人五世祖思忠徙居河間府寧津縣遂爲寧
津人思忠生福茂福茂生簡任直隸上海縣丞又日有
令聞簡生憲爲一鄉善人憲生鎬任山東齊河縣學訓
導歷九年人士至今稱之鎬生子男五人公最少而孤
獨與母某氏同爨貧不能投師奮然以古先哲爲法見
其嘉言善行輒書諸壁久而不替也又苦志不避寒暑
即不溫飽不以屑意讀書務解大意不泥訓詁總角時
學即垂成及爲諸生大有聲譽督學憲臣每試輒加稱
賞且屬厚望焉縣侯雲夢熊公某名進士也尤敬重之
竟累舉不第卒業成均得友天下之善士益砥礪行節

非其義也一介不取一事不爲又恒自默檢身心必可
對人言者而後爲之也居然爲一鄉之善士矣及銓授
陝西都司都事蓋閑官也公欲不往宗族强之行至潼
兩閱月歎曰仕所以行志也志不行奚以仕爲況食祿
于事吾心弗安遂乞歸諸當道留之甚切不顧也嘉靖
甲子以家嗣君貴　封戶部福建司主事亦可償其夙
願矣公事母三十年衣食甚豐而自奉則甚歉也及歿
哀毀踰禮雖不克厚葬而喪具俱備搆壁于墓後蔬圃
讀書其中如廬墓然其孝有如此者處兄弟敬且和遇
族人無疏戚有貧乏者輒賑之其弟有如此者教諸子
甚嚴無敢有私蓄與爨者而義方之教又諄切不已故

家嗣君嘉靖丙午領鄉書明年登進士第皆過庭之訓
所致也愛而知勞其慈有如此者其于里閈之人和而
不群有善即稱之有不善即絕之一如待己之子弟弗
悛弗已也故人無少長咸敬憚之其處鄉有如此者居
常儉素毋筵客設具必豐潔又惡苟且自飲食起居以
至器物安置各有常度迨疾革猶然其居家有如此者
性嗜讀書年踰古稀手不釋卷且號詩著作頗富已刻
有西遊隨筆覽勝雜興琅邪翁小集又時歌詠以適性
靈者有琅邪樂府性雖愛飲微醺即止獨喜澹薄靜定
讀書課子之外惟種藥畜鶴以怡心目一涉塵囂即咈
然不悅河東王公與齡每稱其有淵明之風非溢美也

冢嗣君自主事歷陞本部郎中山西平陽府知府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霸州公皆貽書教之暨冢嗣君解官歸公但曰汝居官皆無忝官箴茲特以直戇招尤爾了無纖毫介意其樂天知命又如此者此皆公之大凡也其詳不能殫述配張氏婦儀母則咸可取法雖本慈順要之刑于之化有不可泯者亦以子貴　封太安人子男五人長艮貴即冢嗣君娶錦衣百戶潘侯元第幾女封安人次艮材典儀官娶白氏次艮士生員娶段氏早卒次艮器生員娶辛氏次艮史早卒女四人長適省祭官郭杲次適監生孟希醇次適監生劉可行次適按察使景州馮公時雨第三子儒士中養孫男七人長承易娶楊氏次紹[illegible]監生娶知縣尚君四津第幾女次承祖次承禮聘[illegible]故城陳君桂第幾女早卒次承芳聘進士張君一[illegible]第幾女次承詩次某名女六人長適主簿楊君一聯第二子生員惟淳次許聘審理尚君四潤長子友伊次許聘都御史海豐谷公中虛第二子承胤餘與曾孫男一俱幼公生于弘治九年二月十七日戌時卒于隆慶元年九月十九日丑時得年七十有二於戲仁者必壽信哉卜以次年三月某日葬公于南垧之新阡冢嗣君自狀行實求予銘其墓予昔經畧薊門諸關暨拊循遼海冢嗣君適兩理遼餉食足兵強既已託庇及綰兵鑰予復託保障其可以不文辭乃為之銘銘曰

東環渤海西峙太行中有沃壤王公所藏所藏維何濬德幽光宅兆安妥子孫熾昌千秋萬禩不替蒸嘗

解

寒村解

嘉靖己丑冬十有二月有客洗關闠之囂塵厭羶葷之厚味衣狐貉之輕裘居高邃之麗宇久而厭之語其僕曰聞都城之南百里許有所謂寒村者其風景幽野其門巷靜僻可以滌煩襟可以却世慮曷往訪之其僕欣然相從携焦尾琴負古錦囊布袍草屨晨起戒裝于時黃鍾應候萬象歸藏朔吹嚴凝初日滄涼凛乎其不可當也僕曰寒村之寒如此乎客曰想當然爾頃之陰雲驟[illegible]雲霾塗風勁日慘鳥獸鳴呼益凛乎其不可當也僕曰寒村之寒如此乎客曰相當然爾及其入拱極之[illegible]滄清之綽楔瞻望衡門氷霜陳地夕炊乏煙柴關[illegible]語其僕曰此得無寒村邪問之果然排戶而入寒氣侵人歷覽已之軒[illegible]之亭[illegible]主人[illegible]闢而始出也敝冠無纓破襪無齒束腰無帶縕袍無[illegible]客主相視噤不能語主人肅客共坐滿園[illegible]蕭之蔬汲清冷之泉烹雲脚之茗爇鶴尾之煙飲食既輟主人氣呵手和倒囊出琴鼓陽春之雅曲談上古之玄言客曰主人之寒如村村之寒如水無亦不堪乎主人曰陽氣動躍化而委隨火之熱也鮮不向之其始也

令人目赤面赭其繼也令人焦頭爛額下灼腎腸上連肝膈孰與寒乎孰與寒乎不有冬寒曷有春溫順時保裔蔗延其生僕喜而笑客喜而歌主人倚歌彈琴彼已洽和蓋不知其寒之爲寒也

說

北岡說

秋官尚書郎燕人范大夫筮葬其先大父而下於郡城之北其地龍砂蜿蜒勢如山岡因自號曰北岡一以廣孝一以寄志始未有爲之說者秋官上士同郡蘇子曰北伏也岡山脊也大夫取以爲號無亦不背本乎夫二氣絪縕始而伏伏極而洩也斡旋地軸凝結成山其脉絡牽制皆自北而走南故崑崙最高廣又當北極之樞其次若恒若華若岱若衡又其次若天台若鴈蕩若匡廬若武夷雖各雄峙方輿而廻旋環抱之意不限江河以孔穴相通不能背也大夫之號其殆達此義乎所謂一以廣孝非與蘇子曰夫山含澤布氣以調五神以育群物有似夫仁人志士故曰宣也産也而岡宣與産大夫以才進士歷典名郡縣其功用頗同今其志尚未已所謂一以寄志非與蘇子曰北陰也刑亦陰也氣之始爲核也激盪而峭拔蓬勃而頽也惟岡爲得中用刑而以中固亦北岡之餘義也大夫爲刑官復爲廣其說如此

跋 畫一跋 別集

跋牧民忠告後

近士大夫相贈者多以書復以古文字板本爲佳至搜羅秦漢模擬篆隸無已也予嘉靖壬辰夏六月得授劉陽令謂此書言近用實可以傳也乃刻之不獨取以自勉且以忠告世之牧民者不知貴遠賤近向聲背實者殆將以爲如何

跋館人塗壁後

嘉靖庚戌冬予爲整飭山西鴈門等關兵備副[illegible]偶于忻州南郵亭中邂逅一故人因書長相思一闋于壁次年辛亥春予陞陜西左叅政之任館人恐其污壁也以堊塗其上越二年癸丑夏予復陞山西按察使館人懼甚自以已意摸寫字上風神氣骨十失八九亦可笑也予今又陞遼東巡撫都御史將之任矣不知館人不復以堊塗其上邪於戲[illegible]幻化天壤自然而况于此乎不足較也

駁

駁王介甫 爲諸生時作

唐李賀鴈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脂凝夜紫半捲紅旗臨易水霜重鼓聲寒不起報君黄金臺上意提携玉龍爲君死宋王安石謂其言不相副方黑雲如此安得耀日

之甲光也予以詩書君居其詎知其時非黑雲壓城而甲光為旁日所射耶嘗記一聯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足為長吉解嘲矣

駁謝疊山

唐劉禹錫楊柳枝詞云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枝殘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宋謝枋得解曰煬帝荒淫不君國亡身戮行宮外殘柳數株枝條柔弱如不勝春風之搖蕩柳花如雪飛入宮牆似若羞見時人者隋之臣子仕唐曾不曰國亡主滅分任其咎腸然無羞惡心觀柳花亦可愧矣予按疊山此解足以示戒後世忘君事讎者竊恐夢得末句之意不如是之委曲也若謂向煬帝遊幸時柳花飛入宮墻即見嬪嫱駢集今國亡宮廢柳花尚爾飛入宮牆秖見荒苔斷莽無復人跡亦可悲也然此亦足為後世荒淫者之戒

拾遺

四言

題自畫吾祖母郭小像（為諸生時作）

維祖母壽八十有四仰瞻德容永言孝思

自慰（時歸田作）

重惟薄劣父荷　恩庥諸福駢集更復何求對花飲酒望月登樓聞喜勿喜聞憂勿憂攝生安命度此春秋

書袍罕集後

予謫守河州踰年蕭漠頗寧簿書日益稀少乃稍稍拈弄筆研雜詠得句如曰風急秋容澹高槐落葉多曰武陵相見日丘壑澹春煙曰寒江近晚潮清砧入秋響曰風葉送秋聲霜鴻披夜色曰狂風吹亂牕前雨還客驚還夢裏家曰枕畔已酣蕉鹿夢塞上空飛風雨魂多不能成章成則於體裁音節意與多不能兼得今集中所載俱可考見不知大雅君子以為如何

蘇州李澍謄寫張濂李孫李福鉞周雕造

寒村集卷第四終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食從二品俸致
仕寒村蘇公暨配恭人温氏合葬墓誌銘
隆慶己巳夏六月三日致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蘇公
卒厥長胤光禄典簿大生持自爲狀泣請予銘曰此先
君遺命也予與公同鄉且仕同朝政事文學素所推重
銘奚可辭按狀公諱志皐字德明别號寒村又號岷峨
山人其先直隸延慶州人　國初從順天之固安縣遂
爲固安人高祖貴娶焦氏曾祖郁娶鄭氏祖倫娶郭氏
俱潛德弗耀考子良以公貴累贈朝議大夫山西布政
司右參議娶宋氏累封太恭人生公幼穎異因多疾癈
學及弱冠始奮志舉子業補邑庠弟子員每試輒冠多

士督學諸公咸器異之嘉靖辛卯領順天鄉薦第三人
明年壬辰登進士第授湖廣瀏陽令均役省費植良鋤
梗毁淫祠崇正祀興利袪害百廢俱舉觀風使交薦之
甲午以才堪治繁調江西進賢令政行教舉一如瀏陽
而治聲益振乙未銓曹以急缺風憲徵至部又以催粮
不及額格不得與選諫職丙申晋刑部主事己亥晋本
部員外郎秋晋郎中斷獄明允不避權要庚子晋廬鳳
兵備僉事禁奸宄慝兵屯脩舉洗冤掩骼瘞浮流洽又
以修呂梁洪閘壩當道疏薦晋俸一級癸卯晋分守宣
府右參議秉政肅聲譽騰薦牘會虜入寇斬獲首級奏
功蒙　上賜文臣武功銀牌一面晋官一級丁未晋潼

關兵備副使以宣府督餉事左遷知河州賑饑正俗民
用感化己酉晋涇邠兵備僉事靖亂救荒地方底寧庚
戌九卿科道會薦晋鴈門等關兵備副使練兵振武烽
火滅息辛亥晋陝西左參政督理粮儲軍需克足流移
復業癸丑晋山西按察使法紀肅清豪右斂迹秋晋右
布政節縮浮費剔除宿蠹甲寅吏部會推晋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地方兼贊理軍務丁巳三載考績
晋右副都御史在遼五年調度兵馬區畫粮餉築浚城
池創造器械建立墩臺賑濟饑餓賞罰明信寬嚴適中
是年秋生擒大虜頭目晋俸一級戊午大報捷首虜一
子入監讀書外招降夷人阿卜户等七百有奇又招回

鄉人口周欒等一千六百有奇詳載奏議自參議以至
巡撫屢有邊功蒙　恩賞賚詳載恩榮録是年夏謝政
歸田明農課子閉戶著書絕迹公門不預宴會隆慶丁
卯奉　詔致仕巡撫耿公隨卿巡按郝公杰僉爲有才
負經綸學瀹書史剛方正大耻依阿以狥人峻潔廉隅
甘澹泊以明志謀猷益壯千疇昔矍鑠不殊于少年等
語人方望其復起益展宏猷茂建偉績乃遘疾告終大
用弗竟惜哉卒之前一歲雖患足疾猶手不釋卷率筆
遺命諸子敦行勉學以繼家聲無一亂語可謂得正而
斃矣公孝親友弟出自天性敦族睦鄰始終不怠家規
嚴肅內外斬斬稟氣剛直正言無避又志甘儉素隱顯

一致詠餘翰及遂茅文綺布縕紛紛蔬糲視世之後龔
紛華漠如也所著有益知録三十卷皆御虜平倭治河
彌盜等策咸當今要務其用世之志不以老衰困沮如
此固振古之豪傑哉又有創脩固安縣志寒村集巡撫
奏議戰守圖法譯語恒言畫叚各若干卷又樂育人材
從遊之士登名著績為時聞人者先後相望焉娶溫氏
累封恭人大寧中衛正千戶雄族孫女也生有異徵人
占必貴幼婉淑寡言及歸公恪執婦道老事舅姑晨昏
匪懈和睦姻族人無閒言撫育庶子無異己出凡公自
為學以至登仕得以專力所業無內顧憂恭人相助之
功也卒享榮名遐壽可以觀純嘏矣先公六月卒距公

生于弘治丁巳十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三恭人生
于弘治癸丑十月二十三日卒于隆慶己巳正月二十
六日享年七十有七側室二俱張氏子男六長即與簿
君娶兵部右侍郎尹公嗣忠長女贈孺人繼劉氏封孺
人次賡生早卒次性生太學生娶臨朐府教授楊公文
禎第二女次有生儒官娶山西行太僕寺卿榮公愷第
六女次林生庠生娶進士張公僑第二女次廕生庠生
娶山東右參議崔公義第三女大生賡生性生恭人出
有生廕生張出林生次張出女三俱恭人出長適庠生
鄭宗禮次適知縣王公鴻曾孫庠生世治次適御史李
公繼曾孫庠生時熙孫男二　俱性生出業儒

萬里娶鄉進士王君允中長女繼娶庠生傅君永貴長
女萬邦娶庠生李君樞長女夫以公之子姓既多且賢
則紹芳濟美蓋大以俟者可前知也而天道之祐善人
其在茲哉大生等卜以是年九月三日葬于縣豐樂門
外西南里許啓恭人寔合焉銘曰
奕奕蘇宗篤生哲人允文允武為王藎臣樹庸遼海望
重朝紳大用弗竟令譽常新有淑一人邈焉良匹聯德
于官令終于室赫赫　龍章徽音載悉偕老同歸全禮
罕軼松阡鬱鬱雙璧收藏妥瑰斯域孕靈發祥蔫翔虎
變後其大昌玄堂勒銘世德用章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致仕前翰林

院庶吉士上黨郭東聰撰
翰林院庶吉士　　詳

文章天地之精華也

寒村集序

文章天地之精華也詩天地之音竅也文章以理爲主詩非理也天地自然之音竅也音竅者何調是已古調亡於唐唐調茂鬱鴻朗宮羽相變低昂外節然猶可被金石備歌舞至宋而豈惟古調亡唐調亦亡唐調亡天下遂無詩矣何也蓋宋人認理好作理語認理以爲文

則是認理以爲詩則非文章爍然而成炳烈後人詩則吟咏歌舞突然而發山谷江湖之民亦皆能謠曲歌響故諸侯貢詩行人採風仲尼正衛季札觀魯皆出民間然則民在山谷江湖中亦能多讀書認道理談性命邪宋人之文多勦說性命而詩全不知調全不知音竅蓋以事理性氣組織爲詩而音節不響自

外至而以心爲之者也而不知哀者憂者怨者歎者變而爲風者刺者憂者懽者發而爲宋澹者沉着者雄渾者蘊藉者自内出而以情爲之者也譬諸鴻鴈之在天唳唳然秋矣雖雖然春矣感於春而春聲作感於秋而秋聲作宋人之詩唳唳自唳唳非感乎秋也雖雖自雖雖非感乎春也我

皇明興文立教弘治正德間關西得一人李獻吉中州得一人何仲默吳下得一人徐昌穀皆馳精文章脗合唐調其高者猶能振復古調標能擅美獨映當時矣數歲遊京邸毋覽風騷而歎無嗣響空惜聲音而誰爲絶唱臨清謝榛茂秦輩三數人者艷發情變甚可攀援古人僕無緣以邊才補環慶自謂寂寥終無

性情雖有作亦是斵練閱月而成及僕陞山東副使兵備密雲道經石州張少司馬公家得覩固安蘇栫循公在遼海時所刊斯集始讀定羗驛諸作不信其爲今人也嘆曰古調亡於唐唐調亡於宋古唐調興於明與古唐調盛於公矣公弱冠能詩文文皆類秦漢不作秀才語詩祖風騷宗漢魏尤長於賦賦紀行等篇可等長揚上林諸作詩二卷文二卷巡撫奏議十八卷譯語畫跋恒言各一卷餘皆藏之篋中獨斯集得傳刻因得於少司馬家僕嘗知慶陽昔於公爲屬吏故贅數言於後　嘉靖丁巳秋奉勑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鄉晚學生天津汪來謹序

寒邨集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蘇志皐撰志皐字德明別號寒邨固安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此集凡詩二卷雜文二卷有汪來後序稱其尚有巡撫奏議十八卷譯語畫跋恒言各一卷今並不傳

期齋呂先生集十四卷

〔明〕呂本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鄭雲鎣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期齋集十四卷》提要

期齋集序

論奏雖所遺僅不幾存然往往非後世
可及降是而推考其近侶者東京之後
鮮覯已唐一代文章號焯偉然自武德
以逮貞觀尚仍六朝之衰習及後稍變
近古相臣偓鉅其時始各施著所能長
故詩美二張文最權李潤色鴻業抑庶
幾上世雅馴之遺焉至兼其美於文與
詩猶然或病其難能豈非林品性識之

相局有未易以迄全也與錄宋歷今數
百歲相臣之克臻極斯軌殆可類鏡矣
肆我少傅期齋先生呂公獨擅兹盛於
右文之朝其文與詩既殊絶先今之作
者荟林品性識踔然軼出於名位功業
之表其能兼昔賢所難獲空近世所不
多見邪公少邃經學微詞奥義每自得
往聖心傳之密要士遠近爭師事之未

壯登進士遂簡祕垣陟宮署晉位成均
疊疊益充其詣造菁華靡蕊傾豔四方
大篇長什詠誦多士駿問上達遂茂被
肅皇帝之特知繇大司成入貲綸閣寵
數曄盛一時莫可倫比公自念業以文
學致通顯非殫精闡述無以副上休遇
於是綜統百家聿弘揆製憲章六義大
鬯風雅七政斡璿璣之運五文施粉米

之章勳華所紀寅亮斯毗喜起時賡幾
康實協匪徒鋪一代之閎休紹往哲之
高躅而已臺自偕計吏即牽綴公游從
之末瞻其風袂儀觀已得所為嚼然超
凌於世垢者蓋迄方阻遊而心恒嚮往
之暨濫籍中祕日侍公承明著作之庭
則辱投誼益深最後叨陪掄士之任奉
公朝夕彌浹漬論議出入相取厲及古

今事變之更涉色授神與若忘賢不肖
之不同量也蓋飲公之和皇矣所恨未
盡讀公平生所著裁自快愜也迨公宅
憂謝相事臺亦遂留滯南省咻於讒吻
擯歸太公之鄉既遠不能時通訊典記
頃緣 簡書趣召勉出竢罪未幾丐疾
獲請稅車武林之館得覯公冢嗣調甫
君因出所梓公集以示則夙昔所未卒

業者一披帙爛然矣調甫遂屬要為序嗟乎公之文盛已豈臺膺閣所能論次之哉抑嘗聞海内君子稱公之詩古意泔澹多曲江簡遠之緻而句律鏘出開元大曆間有洛陽謫後之工所未及殆決決二章之雅則乎其敘述則斟酌天水縝確而不失之踈籌議則馳驟趙鼂俊拔而不流於縱公孫貢臣所陳議未足述議其談備焉可不謂卞妙神斤意融心匠文與詩既淩駕古之名世者歷

選

朝後先元臣自西昌長沙而次未睹兼長并美侶公之斐然不竭者也雖然抑竊有概於中矣公弼亮多年所持侶曲江之正而其識則過洛陽所施類趙郡之達而其度則包天水彼數君子在當

時雖志不必皆行然已各效所施用公

佐

明聖不世出之主得時空非諸賢可望而識政中年無以卒竟其入告之猷蓋

是時

上數問公乃忌娼者擠之曾不遺力使公曠然抱弘業天下不大蒙其渥澤蓋臺手公之文感疇答所歷記撫卷望屢廢讀則是褒覽傳既衆將無同愚之耿懷慨然如不能自釋矣乎繼自今有企公之風者豈知不獨歎其詩與文謂足當一代之鉅宗而已必且因是以得其深焉庶幾其可論公之世邪夫不推公志業所蓄存而但侈其文與詩之美盛固未足為知公者也

萬曆二年歲在甲戌冬十一月朔旦

原缺第七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
致仕前兩京國子祭酒 太子少詹事
翰林院侍講學士掌院事同修
國史 會典兼理
誥敕永新尹臺拜手撰

師相期齋先生集序

自穆叔示立言之徽而世多脩辭之士咸思摛藻挾天敷華締國非乎而副墨是已然喦臣玉振高步蘭臺之上殆有進於是者若皐陶陳謨弼諧載歌賡起虞廷肇聞之矣阿衡樂道詛忘昭訓公旦多才猶思警逸言之不可已也如是漢唐而下斯藝彌盛枚馬競秀未漸台階燕許擅宗卒陟相位遇不遇也然不列於文苑者蓋尚德右功抑又其次矣明興
高帝草創而劉宋文章聿顯
成祖靖難之餘
章皇纘服之哉始也 弘文典學雖三楊恊贊而太和之著作尤多
憲孝之朝海宇寧謐長沙開閣中外嚮風将潤色鴻猷化成天下焉

世宗代来稍反商政稽古禮文銳情經術
侍讌登歌從遊第頌漢會栢梁唐幸驪
山咼足侈焉時則姚江呂公誕神嶽峻
挺瑞星精敷教辟雝超躋政府羨齒黑
頭孫韓去賡赤舄師錫攸屬
聖眷特隆賜對清閒都俞相得由是主
試北畿再典南宮崇雅黜浮文之見於
藻鑒者精焉簡攝宰職進退百官舉直

錯枉文之見於銓筦者夥焉驕虜侵擾於
西陲倭夷跳梁於東海公運厥籌洞見
萬里虜既納欵夷亦即序文之見於樽
俎者審焉上方躬脩玄默謁欵崇祠受
釐宣室德馨禋薦匪文罔告天庥闓澤
嘉生靈貺靡瑞不臻朱穎黃麥之產玄麀
白兔之馴匪文弗彰公承旨綴草食時為
工應制攄辭昧爽獻疑若宿構曾莫

加點廼知留侯儒雅夏軼乎蕭曹燕公才
華俛視乎璟曜公廼晝叅萬幾夜研六
義入掌三事出綜群書故能深造若此
失慈隕越得告遄歸遂於東山之暇檢此
堂之鈔彙次成編勒詩四卷文十卷題曰
期齋呂先生集蓋至是始釐氏於樹下復
姓於渭濱號亦更焉門人鄭君雲鎣督
學浙省因與郡邑大夫校梓以傳令子

祠部君元早承鯉對擅美鳳毛以余司
直兄與相公有同年之誼余在南曹亦廁
班聯之末乃屬為序余小子稽首讓者三
曰嗟乎瓊弁玉纓加以尾礫觀者哂焉謂
自忘其醜也泰山喬嶽裨以土壤望者
啞焉謂其不知量也然申命弗已廻環捧
誦春容大篇兼善諸體矧言皆經綸闗
乎治亂語非雕篆徒玩景光展乎四序

之陽春九州之咸洛也昔任昉叙王儉之集歎其神用遮爲心極梁蕭序李泌之集謂踈通以該理閎麗而合雅以公準之瞠乎其後哉

萬曆乙亥秋七月既望

賜進士第南京吏部司勲大夫吴郡

皇甫汸頓首謹撰

期齋呂先生集目録

壽嚴介谿翁七十
吳少巖考最南還
贈顧惠巖乃弟
送謝古源赴來安幕
壽范東明乃尊西疇乃堂王太淑人
送顧惠齋尚書
贈李柳湖
寄壽蔣太守乃尊璞山
送吳中里僉憲湖廣

送謝松麓赴任武定州判
送中翰吳惟登南還名嬴

卷之三
七言律詩
送盧後屏年兄巡撫南贛
送大司徒王端溪之留都
送吾越守沈江村擢湖廣憲副
壽游可齋年兄父母
送白洛川太守赴黔
壽程竹坡八十
贈李陶山入覲再赴開州

送黃治山宰麻城
送太司成閭又泉年兄赴南廱
送潘生少承還順德
送孫子源進士輸儲宣大
送李于翔任大明節推
送王槐野宮諭視篆留院
送王稚川司業赴南廱
壽孫伯泉都督七十
題西湖小景

卷之四

七言律詩

卷之五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記

卷之十一

墓誌銘

大中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石峰管公墓誌銘

黄君宗周墓誌銘

封恭人査母陳氏墓誌銘

封承德郎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桐湖徐公墓誌銘

封承德郎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素齋胡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少師諡文榮袁公墓誌銘

工部右侍郎少村黄公墓誌銘

浙江按察使副使圭山邵公墓誌銘

四川按察司副使遂齋顧公墓誌銘

光祿署丞呂源卿暨配潘氏孺人合葬墓誌銘

徵仕郎沔陽州判官呂種雲墓誌銘

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見二龔公墓誌銘

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白竹邵公墓誌銘

卷之十二

墓誌銘

正議大夫資治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省齋陳公暨配封淑人唐氏合葬墓誌銘

明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虛巖傅公墓誌銘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泉橋楊公墓誌銘

封宜人邵母張氏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贈尚書諡莊敏陶公墓誌銘

栢軒王公墓誌銘

明刑部陜西司貟外郎特　詔進階致
仕緒山錢公墓誌銘

卷之十三

行狀

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左侍郎贈禮部尚
書謚文僖龍白陳公行狀

傳

顧母傳

祭文

祭大學士贈少保謚文隱龍湖張公文
祭封一品嚴夫人文
祭奉政大夫畏齋陳公文
祭奉直大夫懷軒内兄文
祭堂四内弟南濵文
祭廣東大叅石峰管公文
祭封恭人陳母韓氏文
祭座主太常卿管祭酒事水南張公文
祭順天節推小泉汪公文
祭封太夫人陳母胡氏文
祭封太恭人翁母倪氏文

祭封承德郎禮部主事依叔素齋胡公文
祭湖廣少參雲麓潘君文
祭太常卿管祭酒事日門胡公文
祭少傅贈少師諡文榮元峰袁公文二首
祭少司空笑齋龔公文
祭封宮保大學士心萱嚴公文
祭少宗伯贈尚書諡文僖龍白陳公文

祭同丞圖南謝公文
祭少司冦業師東橋楊公文
祭饒陽大尹澹山邵君文
祭封宜人邵母張氏文
祭少宗伯孫君文和文

卷之十四

雜文

與琉球國官生
葉柳亭母遐金傳跋
休寧吳子惟靜字說

書

與王思質巡撫
與趙劍門巡按
與羅僉事拱辰
復胡樂山婚禮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一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鎣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五言古詩

瑞竹

修竹比君子虛中含貞性數節忽歧挺檀欒何娟淨龍孫茁雲凌鳳彩雙日映厥祖種植深今玆振其盛所以古人言積善有餘慶

瑞蓮

嘉蓮出盆池灼爍宛逾丈駢花麗一莖電發競三兩乃知造化功奇瑞在天壤良辰感高情命侶恣欣賞彼美者同心可以奉君上

瑞芝

盈圜匪根植芝生何其多詎緣風雨潤特委天地和瓊莖散五色輪囷更嵯峨靈物閟珍祕無乃揚恩波

送吳少巖下第南歸四首

送君出都門萬里一舟楫思逐春水流折柳成離別彩雲横遠山飛鳥鳴佳節感之重惆悵野抱不可說

其二

不說昔年事逢君清源頭才華貫牛斗意氣憑滄洲耿耿懷未吐悠悠復南遊緘情向萬里且願須臾留

其三

願留訂會期撫掌發長笑山林春色饒早應求

賢詔事業屬老成何必羨年少把酒共君歌鏗然可共調

其四

歌調遠天靜高山流水長楓溪白沙渚蘭芷襟羣芳採採日盈掬持以贈君王願言撫時序朝夕永相望

夏日雨過稍涼獨往衆樂園

索居屏垢氛結意貴無我衆樂肇名園衡門敞不鎖大道達東西曲徑分右左地邇跡豈疎節

換景皆可況茲霖雨後清涼却炎火欣然遂孤往長風駕單舸山林異市廛簡易謝嵬瑣避喧兼養痾灌花較勤惰倚杖看雲生讀經據石坐萬類洽幽襟偃仰得安妥每有隣僧來啜茗談因果悠悠澹忘歸不覺日西墮

莫山人春間別去忽復枉顧惠我新詩喜而有作

抱痾謝紛喧空齋坐幽獨沉沉有所思忽枉山人躅乖聚變炎涼隨處多引觸因之遺我詩連篇更累牘既晤伴舊歡亟展還疾讀藻思摛湧泉妙演幻機軸把玩逈瓊瑤光彩良奪目高情屬停雲佳興對叢菊促席開一樽山肴雜野蔌願言共陶然竟夕吐心腹

七言古詩

仙蛛薦喜應制

瓊殿清秋敞法筵珠躔璧月麗瑶天始青瑞啓長生運大赤祥開妙有緣聖圖廣大先洪應景貺俄傳蛛喜懸維玆靈物何所降乃是精禋格九玄絲吐腹中文勝錦光生案上氣非煙憶昔黃帝鳳凰集堯時神龍來蜿蜒乾坤委和坏類顯比質金石稱神仙吾皇道德彌穹壤不數籛鏗與偓佺微臣頌述誠懽忭聖壽應過億萬年

清源俊會

才華揖揖四海來高步蹴雲南宮開平生傾倒見肝膈臨淄之上成徘徊嶷然格局傲霜雪驚座雄談飛玉屑浩歌伐木天地寬此樂何關芳草歇泰山東峙渭北流俯仰亦作瀛洲遊地存鄒魯思孔孟古道人心相悠悠興闌捲幕星月落揵筆宏詞森噴薄黽勉同心指此河惟有浮雲意無著

五洪並壽 為廖洞野學士父母賦

五洪之山何奇哉崢嶸崒律齊三台祥光淑氣滿空谷中有高人閒往來當年抗跡奪奸魄飄然不羡市朝樂白頭相對老乾坤玉樹森森倚臺閣學士聲名天下聞聖心啓沃多奇勳殊恩一日馳二老龍誥飛傳下五雲天開壽域此山裏長生惟見椿萱爾八千共祝對忘憂人間福祉應無擬紫霞觴映楚天明學士萬里馳惟情鸑鷟鷟攀飛彩翩舞天風嫋嫋來蓬瀛玄圃丹丘仙侶度洞庭衡嶽桃源路精神容與護百靈承歡索咲窮朝暮境界分明逈世塵仙琚玉珮相繽紛但看五洪開日月清影婆娑春紫宸

題畫兎

有兎爰爰何所生由來吐出稱神明朴朔四足見雌勢迷離雙眼辯雌形悠然跧伏篔簹下相狎未觧環山鷩乃知畫師詣精妙落筆意態皆天成迫之不逸若擾室又如日向兎苑行豈必赤白方爲瑞即此可以娛高情

五言律詩

立春前瑞雪應制二首

天惟玄德感帝念小民依送臘能呈瑞先春果應祈兩儀渾並色萬有倏交輝欲笑周文詠還輕郢曲稀

其二

表瑞元非玉輸珍不是瓊天花飛六出靈霰集三正仙苑臺初積堯封尺已盈穹窿爭聖禱海宇頌昇平

聖節應制三首

鳳紀瓊編衍龍文玉策開虛皇單聖品真氣護仙才羽蓋三山至雲車十極來瑞彌稱壽域香送雨花臺

其二

貝闕開中籙仙階陟上清年應天共永行與道俱成寶筭探洪造玄機洽睿情皈誠詮妙理稽首謝長生

其三

碧落澄秋景玄門榜瑞符仙桃開似醉善果結爲珠雲泛霓裳彩霞明鶴頂朱後天還不老萬載握瑶圖

瑞鶴應制三首

真聖集瑶臺仙禽特地來揚音如讚詠弄影似徘徊迥自清霄見遥從紫盖廻分明昭上瑞壽域萬年開

其三

聯翩三島至嘹唳九皐聞玉羽盤玄境瓊姿出絳雲長爲仙聖馭來壽大明君此日開金籙瑶壇瑞靄紛

其三

曾舞周王宴還經漢帝壇今逢萬壽節忽見五雲端瑞應普天樂聲傳率土懽微臣相慶忭竟日舉頭看

使汴書簡中丞卷 時擧監丞平

仗節叨天使安邦屬老臣專征稱知勇獨坐展經綸入境渾無警成功若有神淺才慚紀述應

見上麒麟

思椿

賢人敦孝感椿樹繫長思風撼驚靈集雲歸與意遲朝陽猶故影雨露亦新枝繞繞空三匝營營十二時

登樓二首

廣甸澄新霽登樓見遠岑彩霞連曙發紫邏抱關深豫永隨遥矚開來逗冥心翛然清漢上振袂一長吟

其二

憑高聊騁望孤影欲凌雲玉殿連山起金門傍日分仰思鵬矯翼俯見驥超羣何幸來仙侣九天清樂聞

送陳知州自歸德調巴州

遺愛空留亳分符又閬中無勞歌蜀道應喜舞巴童五馬來何暮專城寄獨崇即聞能化俗不數漢文翁

送翁半山

才華充八斗斐譽比雙金寶劍彈豸府明珠綴羽林鵲湖乘艇入日觀振衣唫君美何無度悠悠勞寸心

陳見吾招飲滄洲南川樓二首

雄鎮連遥甸高樓俯大州天空雲影落地迥日華浮萬艘喧將夕千家樂正秋非君美無度安得共淹留

其二

眺望登層閣招携在上川風傳清樂遠雲晃舞衣翩躍矢頻呼酒揮毫競索箋悠然情不極耿耿德星懸

靈谷二首 為朱光禄作

鴈蕩通靈谷幽奇滿翠微雲霞紛引曜草木鬱含輝春雨蛟龍動朝陽鸑鷟飛玄蹤漫容與無處不忘歸

其二

仙跡千年在虛巖萬籟閒祥禽相舞日瑞葉亂翻雲曲徑苔紋匝飛泉樹杪分茅齋遲高士破茗或談文

歷田 為張憲副作

盛世升玄德名山鬱聖蹤澗泉滋萬頃煙樹渺千重地沃秋呈實田開曉見龍唯應心賞洽未許遂明農

戊戌中秋濟寧舟中對月是日得三兒

夜靜瀾亭開月遊懷上才塵空飛玉鏡光動落珠胎攬桂誰盈手窺蟾合傍臺更憐端正好隨與共徘徊

秋夜夢中作

登臺恣遥矚臨水映虛襟桂月懸秋漢松風入晚林石間看玉篆竹裏振瑶音漫憶燕京侶翱翔鳳沼潯

送趙龍巖二首

聯鑣金馬路接羽鳳池頭雲藻慚同振霞文憶共流才疑淩屈宋思欲壓曹劉明日懷琦樹秋風獨倚樓

其二

清飈吹繡服白鶴傍孤琴南斗文星迥西江卿月臨驪歌催玉節鴈影遲瑤音雲樹渺千里因之勞寸心

遊虎丘二首

譪譪虎丘寺沉沉鐘磬音空門躋寶塔福地繞珠林邂逅常聽法招尋獨抱琴暫躅軒冕意且洽辟蘿襟

其二

勝地疑蓬島高僧儼上仙峰巒懸佛日世界極堯天花霧迷幽閣松雲落暗泉悠然群象外薄暮不言還

元宵

天地初春日風光又上元冰輪懸玉宇火樹散金門影晃樓臺曙聲傳闤闠喧千年遺漢事徹曉自黃昏

送劉春岡二首

博學今劉向登仙指帝鄉征驂停別館繁樂逗飛觴城闕雲霄近關河道路長願言比皐呂不必數于張

其二

金殿曾簪筆銀臺久納言名應南斗避位自左卿尊畫象臨叢棘高軒度廣門明時推長者海內幸無冤

送劉司訓

宿學今劉炫為官鄭廣文橫經皐座穩擁篲鱣堂紛美譽收梁棟清風被藻芹古來稱鄴地此去欲流芬

送王叔程

籍甚江東彥風流復在斯高才金作賦清興畫為詩鴈蕩標靈異龍門迥王姿不妨遊壁水終擬對丹墀

懷梅亭孫二丈代簡

里閈情先重追隨興獨多有才堪學海無論不懸河風景勞相憶雲山阻笑歌何時陳七發為爾起沉疴

偶和張龍湖少宰韻

玉堂懸鳳沼璇極儼龍居蓮炬曾歸院藜燈亦校書恩深明主遠情結故人踈但得金陵勝江山畫不如

感雲 爲吳君賦

有懷長不寐空對白雲岑雨過含餘潤風來失故陰望窮千里遠愁入萬重深詎謂無心出能令淚滿襟

華鴻山學士招飲鳳凰臺

乘興陪鵷侶邀歡到鳳臺花含微雨潤歌逗惠

風來積翠分山閣流霞落羽杯高情移淑景詎減玉堂隈

張水南座主招飲西山道院途中得佳句相促因踵遲字韻

招携虛待久迢遞怯行遲杖履看花入琴尊傍竹移談應霏玉屑興在把金巵處處聞清樂猶疑集鳳池

過東麓亭

東麓標玄境仙居枕冶城煙霞流几席松竹護簷楹春去憐花鳥時來命友生方知朝市隱不解利名爭

鳳凰臺侍張水南座主遊覽

聯翩辭鳳沼半落滯金陵北極休愁看南臺且共登招尋三徑詡棄置一條冰獨愧承衣鉢深恩報未能

盆中紫牡丹開偶成口號

分得名園種能傾滿院花粉含香帶露色弄紫流霞欣賞千鍾少閒看百匝賒誰知清冷署不

讓富豪家

憑虛閣餞張甌江尚寶

廣甸紆遥矚高軒枉舊知槎從江漢落節向斗牛移質比相金玉文如振羽儀留連情不極應使日東馳

題雙萱圖因壽韓貞齋侍御乃堂八十

投懷傳玉燕覲象傍薇垣指佞同靈草忘憂對錦萱使逢青鳥至觴共紫霞翻惟願留慈景遐齡比羨門

送王助教通判大理

名郡領除書蒼山畫不如青氊違壁水黃綬映題輿劉向經猶在王祥位已儲他年酬異績應見佩緋魚

送李助教通判南昌

潮送仙舟楫車懸別駕星青氊虛壁水黃綬映緹屏鳳已鳴南嶽鯤應化北溟絳曾稱待價不特爲珠庭

送孤鶴與白洛源

送爾洛源去應修玉羽齊來從淮海遠飛傍草堂低偶影臨蓮沼孤音渡竹溪詎堪聞別引無復戀巢棲

趙西津宅賞牡丹

主第開銀榜奇花出寶欄迎風香暗度向日錦新攢每自名園入還疑上苑看何當陪燕賞歌吹醬交歡

秋分後盆梅忽開

瑞氣繞盆梅清秋特地開色凝冰玉綴香逐蕙蘭來自分風霜飽其如雨露催巡簷堪共笑應作百花魁

詠茉花

蓋抽青玉軟花噴黃金香日映彩雲重風翻錦浪長輝光遥泥目飄舞儼分行且逐王孫興無勞應蔡郎

送馬西玄少宗伯北上

夙振龍池藻今流壁水芬匡時徵盛典華國著雄文祖帳爭開日驪歌競遏雲聖明虛席久不敢嘆離群

感江

汪子應宸厥考溺於江時尚在毋腹中長而追痛因號感江予悲其情乃爲賦此

有生天已失無怙屺空登顧悌情偏苦曹娥恨轉增悠悠何不返漠漠竟難憑應共啼猿淚能高浪幾層

仰竹爲方子賦

青翠含高節蒙叢發勁枝雲生龍欲上風動鳳

來儀映水清猶媚凌寒色不移貞心獨欣仰此
外不知奇

送張懋學貳尹赴上海

風流愛張緒海上貳花城有興娱松竹無心競
雨晴鳴琴歸贊化涉筆任占行好似循除水應
歌長吏清

送傅節卿宰歸善

抱琴逾嶺表飛舄到羅浮翰墨留薇省絃歌起
惠州三春雲樹暮萬里海天秋此日勞相憶還

期鳳沼遊

贈周子良金

到處稱周舉猶如說項斯鹿鳴宜聽久鵬運未
嫌遲作賦言能大臨文字識奇不妨遊壁水終
擬對丹墀

送徐汝登赴任和州

歷陽新別駕太學舊諸生一命堪行志三年佇
有聲清時看展驥長夏喜遷鶯去後勞相憶無
忘勗爾情

送謝君赴任沭川

謁選非辭遠乘時志欲酬長途堪展驥大器可
函牛但惜三秋別應誇萬里遊謝庭稱玉樹名
向蜀中留

送內弟夏惟中赴任團風

迢遞三湘路青春伴錦鞍十年依更切千里別
猶難但展圖南志無勞直北看臨風何所囑計
日報平安

送柴希哲經憲山西

銜命始爲郎驅車度太行雕龍曾擅譽衣豸忽
生光共羨平陽後來居執法傍佇看登薦剡不
負許賢良

送陳章甫貳尹赴南海

才應稱八斗用已足三冬日月驚偏迅風雲竟
來遂無心還折桂有興且哦松別後如相憶佳
音定幾封

同少湖徐公過東湖陸公西第二首

偶從徐相出因到陸公居插架書連屋環山丞

作渠行行如在畫處處可停車賢主多佳僕留
賓意不虛

其二

入門俱發興索酒便三行相勸渾忘客重來欲
訂盟秖緣姻婭好兼得友朋情看竹千年後于
今可繼聲

送周盃卿兵馬之南都

北闕膺新命南舟泛早凉業文官似武得任地
猶鄉才展看騏驥詩成擬鳳凰佇聞賢譽起棠

棣有輝光

送張君赴任龍川

籍甚張平子才名仇覽齊三年應驥展百里且
鸞棲嶺日摇旌遠燕雲去闕低有懷何所慰佇
聽頌蒸黎

送王濟卿擢揚州通判 名橋

别駕出維揚離筵促羽觴才堪繁更劇情憶厚
還長展驥輕千里題輿慰一方即看登薦剡知
舊有輝光

送王展卿赴遼東都閫幕 名樞

雕龍文苑久展驥宦途新山海關通險遼陽俗
頗淳北辭方度臘東去正逢春佇聽叅軍譽應
同席上珍

送謝檢校赴常州 文正公孫也

俊逸更謙溫何衛太傅孫青春堪擁傳紫極乍
承恩王樹光相照金蘭契尚存賢能蜚郡幕奮
比北溟鯤

送盧貳尹赴廣昌 名義之

青錢堪萬選黃卷足三冬日月驚偏迅風雲竟
未逢負才應脫穎隨興且哦松莫道函牛鼎烹
雞何所庸

送張知事之建寧 名炤

少小辱追隨知君到處宜才通能事大親老不
辭卑風景如吳越山溪接武夷賢聲蜚郡幕千
里慰相思

夢中至一軒前見竹林有主人乞予賦
詩兼言壽意

軒前有竹林碧玉間黃金雨過娟娟淨雲來杳杳深四時無改色千歲只虛心梅月松風夕唯聞三友吟

送許稚榦中舍奉使侍乃尊便歸

簪纓盛累朝閥閱冠雲霄紫極承恩使青春擁驛軺應瞻恒岳近未覺峴山遙指日同旋錦人爭羨梓橋

送朱鴻臚給假還浙 名卷

羨你得陳情春深出帝城啼鶯燕樹滿飛鵲潞河輕通籍朝紳貴還鄉晝錦榮况逢江海上日日報清平

贈洪山人 名馨莆田人

幾年聞姓字累月幸過頻論到陰陽合生成龍虎真留心知造化得法見精神大事從茲定勞君感未申

題玉坡

坡以玉爲名無花不是瓊開樽乘月醉扶杖撥雲行懷德欣相比安貧庸自成藍田還爾種琭琭可連城

贈東浦

予未第時至杭每過東浦道人居坐雙樸下且作且書不知予之拙也自予入仕逾三紀即有與不對東浦發矣今年東浦來視予越城問其年已七十有六而予亦及耆言念疇昔悵然久之因捉筆賦近體一律爲贈

憶昔結交遊悠悠四十秋談詩推杜甫作字學鍾繇自逐塵中鞅空懷方外流何時雙樸下重與話稠繆

送方居敬主簿致仕

三年能砥礪一日偶風波白璧蒙蠅點黃金鑠衆訛高情知我久善政及民多但得心無愧何妨竟轗軻

送夏汝準內姪赴任深滬

望望閩雲遠行行春日遲但思酬志壯無復論官卑展驥初開道遷鶯正滿枝念予關肺腑尊

酒餞臨岐

送魏貞甫光祿北上二首

通家復比隣無日不相親未許盟玄圃還將覲紫宸棹歌催纜解絃管勸杯頻好共秋空鶴高飛逈出塵

其二

秋風退殘暑朝雨過離筵對景看勝畫登舟羨是仙鴈行應厭後鵷序可光前別去勞相憶瑤篇幸屢傳

客有送予虎丘景置諸園池島中二首

誰向吳門外移來島嶼中息機貪佛日揮麈引仙風寶刹三天近慈航萬里通莫嫌方丈地不與虎丘同

其二

何必到蘇州朝朝見虎丘玄都藏曲折紺宇抗深幽石敞千人坐經翻萬劫留白蓮元有社相對泛虛舟

六月十九日住衆樂園期魏山人不至

漫興三首

潮生舟欲動纜解岸如移二里行將近三山望益奇江深魚出餌林茂鳥爭枝談笑堪隨俗無由共所知

其二

江上全無暑山中故有雷凌波今未見行雨暮須來啼鳥隨時換名花應景開不知東海外何處是蓬萊

其三

避暑極幽尋山居近竹林鶴翻雙羽王魚躍一池金閒若無人語翛然有足音此時欣自得高臥且微吟

久旱秋前夜雨喜而有作

爲旱憂方切何神禱不虔海雲生夜半時雨降秋前頓覺全無暑應歌大有年攬衣還起坐舉手謝皇天

送朱教官寒江別意冊

高才自出羣講學又談文一日承恩去三年知

已分舟移江岸雪旆入洞庭雲楚國資匡贊賢聲佇尓聞

正月廿四日衆樂園聽莫山人談詩席上贈之 名叔明

青春過小苑白首聽新詩傾盖情如故銜杯興益奇三吳蜚蚤譽千里結相知何幸陪芳躅時時得解頤

薄暮復登山上樓

宴樂猶嫌少重登山上樓石奇疑虎踞樹曲似

龍遊月色應難待霞文且共流八窓皆洞啓極目到瀛洲

次宋觀察韻

春來俗事繁何處絶囂喧草緑江邊路花紅山下園茶童烹雀舌橘叟食龍根竟日淹佳客開懷罄一樽

是夜復過舍觀燈次莫山人韻

節過燈猶張春深花更芳玉將人比美珠到夜生光逸興時時發高情句句藏還聽歌湛露沉醉聚星堂

送孫鴻臚北上二首 名釗

白日照青春江城送所親遷鶯啼滿樹飛鷁起通津別易杯重把情深禮未申自今行漸遠何處躡芳塵

其二

此日唱陽關胥車不可攀應趨金玉殿長侍鷺鵷班但幸逢明世無勞戀故山親朋如有憶只在五雲間

送孫進士北上 名汝匯

登第沐恩光陳情歸故鄉辭親還事主從仕且爲郎日映珪璋美風吹錦繡香一杯江上別四海佇名揚

仲春六日邀楊山人諸君賞玉蘭適添一孫有作

嘉樹吐芬芳亭亭對草堂精華徵玉色馥郁儼蘭香蕣待光風入含舒化日長相看枝益茂不覺醉霞觴

三月三日魏貞甫招賞牡丹

招携逢上巳徙倚對名花景美應無度情深詎有涯香心含細雨艶色映流霞共道承歡賞明年開更嘉

初夏孫文器携樽過向日軒賞芍藥

共有看花興移樽傍藥叢鮮紅珠點綴素白玉玲瓏朶朶含朝露枝枝動晩風廣陵休擅美舉酒酹神工

孫文器携樽避暑衆樂園

避暑到郊園迎風列綺筵小亭依水石陰洞宿雲烟歌逐蕭聲轉杯浮竹葉傳高情留晩興應在月中還

六月廿九夜雨喜而有作時黃毅所侍御視邑篆

中夜聞雷起油雲已滿空甘霏御史雨雄息大王風頓覺天無暑何憂歲不豐明朝觀四野喜與萬人同

送二泉姪赴京謁選

早歲立功名秋風上帝京長途堪展驥高樹喜遷鶯誼爲同宗厚杯因欲別傾自今懷宦轍處處佇賢聲

送莫山人上京二首

數載過山居無談不起予品題光竹石意興洽樵漁懸榻驚辭去登舟憶泛虛自今多遇合莫惜故人踈

其二

離筵臨舜水飛旆指燕雲行路三春暮懷人兩

地分握珠光燦爛抱玉氣氤氳想到京華日匆匆且鸞文

七月廿日避暑郊園寫懷二首

避暑到園林炎蒸尚不禁風來如噴火日出果流金亢旱逢秋甚微凉待夜深名香還自爇早晩佇甘霖

旱魃黎民虐甘霖上帝恩雲霓多失望月畢竟虛言深壑無涓滴平原若燎燔禱祈俱不應何處叩天閽

訪陳少野過海樵山亭

石徑繞旋坡山亭榜息柯問奇誰載酒試論[illegible]懸河地迥塵氛靜林深鳥雀多更宜明月夜振袂一高歌

邵越湖招賞寶珠山茶

山茶品特殊燦爛發庭隅萬葉難藏寶千花競吐珠臙脂慚色淺琥珀覺光無歲歲叨陪賞杯深醉欲扶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二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鎣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讃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七言律詩

瑞雪應制

屏翳驅雲萬里同紛紛霙霰滿瑶空共言帝德通玄極自合天心協聖衷紫塞無塵胡已滅玉京有瑞歲應豐即看白雪賡歌後遂荷陽春遍九穹

上元嘉慶應制三首

九重殿閣接神仙元夕張燈霄漢邊仰荷太平開景祚忻逢嘉慶入韶年六龍高拱蓬萊表萬炬遥瞻紫翠前日奉恩光深竊幸願同率舞頌堯天

其二

鰲擁瓊峯傍紫宸龍銜寶燭照儀璘三山仙詔迎玄貺百福名香降帝神玉焰光流宵欲曉金

遶綵颺錦爭新瑶壇稽首齊稱祝聖壽應過萬
萬春

其三

架迥憑高抗碧霄銀花火樹徹良宵承恩忽到
星橋上捧詔虛疑天路遥御氣氤氳籠寶色仙
風裊裊度鈞韶微臣何幸叨殊遇聖德難名邁
帝堯

送劉君掌教萬年

當時親見賦凌雲觧易猶聞過七分高第能無
慚李郤奇才誰爲薦劉蕡春風帳外傳經妙曉
日堂前擁篲紛家學况承多伉伉萬年應許獨
流芬

送楊子貞下第南還

才華似爾世所稀誰謂時復與心違鯨力足跋
滄海破馬蹄擬散長安歸何妨抱璞獨耿耿莫
訝鼓瑟空依依回首五雲如不隔丈夫自此當
雄飛

書懷和錢南郭栢鄉道中韻

數載京華憶故鄉幾迴中夜攬衣裳爲憂臘盡
天無雪却念親慈鬢有霜古意獨襟偏落落新
詩漫興獨茫茫幸隨鷹隼風塵後咫尺何妨山
霧黄

途中懷同館諸公

憶昨從容陪笑語暫遠况復任馳驅石渠夜雨
牙籤展華蓋春風玉珮趨氣接斗牛光獨迥勢
連河嶽勝猶殊洛陽不滯周南客奉使何辭萬
里途

登汴城應奎樓二首

昔日徒聞臨洛觀今朝獨上應奎臺望連五嶽
乾坤迥光接三台霄漢回迢遞伊川流道脉蕭
條宋殿匝春苔悠然未盡登臨興長嘯天門孤
鶴來

其二

皇華暫離風塵日乘興高臺一振衣萬物含輝
春意滿三軍動色凱歌歸浮雲不礙飛吟眺細
雨何妨坐翠微况復中丞遺佳醖風光此日肯

相遠

題贊治堂和顧未齋公韻二首

吾皇特貺南宮勝宗伯真懸北斗名正見君臣咸一德應知心跡更雙清簾櫳斐亹彤雲滿棟宇輝光皦日明萬古登堂思贊治誰能逸豫憇閒情

其二

欲將獻納酬明主特奉綸音搆此堂地近蓬萊通御氣心同葵藿向朝陽許身已正乾坤位補衮還生錦繡香華蓋文昌聯碧落寵光熚熚映龍章

題畫

飛樓縹緲雲端見遠樹參差月影團江湧金波沉素鯉山空玉露度文鸞百年地逈蓬萊近萬里秋深草閣寒何處滄浪歌未歇不禁幽興獨憑闌

壽謝右溪母太夫人

龍山佳氣接蓬瀛壽域弘開萬景呈寶婺光連南極耀錦萱瑞應北堂榮庭分玉樹參霄漢宴集瑤池雜管笙此日得歸青瑣客長生頌擬獻圖情

爲王半雲二瑞作

半雲堂上蔭三槐更喜靈芝與瑞梅紅綻兩肥雙實並紫蟠露沃九莖開牙盤磊落聯金顆石砌輝光抱玉荄商鼎謝庭應競美神工默默厚栽培

九日邵園四首和夏桂洲公韻

戚畹臺池勝習園登高暫引上公尊仰瞻紫極常懸日俯瞰清流遠抱村風度松槐搖綺席露滋蘭菊弱華軒還歌既醉延餘景一日從容即聖恩

其二

黑幡應節度芳園黃閣平明出上尊路轉城隅開第宅雲歸樹杪擁山村覽紆遠近頻憑檻景帶清渾遍滿軒舜日堯天歡不極匝庭歌吹盡銜恩

其三

欣逢佳節出郊園直上高臺泛菊尊宮雉晴光團魏闕塞鴻寒影度雲村文章北斗聯東壁圖畫秋山帶夕軒何幸登臨當泰運更將詩賦紀
皇恩

其四

浪説崑崙有蕙園何如此地倒金尊光連甲第超殊代色借天居照遠村山徑故迂通別館石門常豁過高軒從來撫景堪乘興況自雲霄已
被恩

壽陸洋山尊翁

巳占于陸應鴻漸又爲高堂戲綵歸瑤島遠傳青鳥至玳筵長映紫霞飛林泉秘獻圖函谷霄漢輝流耿少微更喜靈椿紛瑞靄行看錦服換萊衣

贈范生

新安范生津篤志好學率禮蹈和恪遵四教欣從三益斐英挺秀蔚有令聞卒業告歸喜而贈之

數仞宮墻昭聖德千年禮樂煥人文蔥蔥瑞接鍾山氣靄靄輝流壁水雲杏雨應時芹自長松風入夜鐸猶聞請看如墨堯夫帳此地歸來逈不群

送胡助教陞鎮江通判

十年多士傳經後一郡蒸黎引領初江上順風堪鼓棹山前時雨恰隨車英儒合許胡瑗並公輔何慚李沆如此日九重方側席不妨驥足就題輿

送聞石塘太宰六年考滿北上

三朝獨繫蒼生望八座何慚報主身衮職共看扶日月履聲合聽上星辰久持藻鑑懸清世唯有葵心向紫宸珍重此行天下計須教海宇盡如春

送錢桐溪大司徒考滿北上

仙舟錦纜依龍渚祖席瑤音繞鳳臺花映絳袍登上省雲開紫極耿中台萬山滿樹啼鶯合千

里隨車瑞鹿來應使蒼生歌且舞不虛閶闔日邊廻

賀楊古崖給諫封父母

天門捧出盤龍軸蘇里爭看翥鳳箋瑤島靈椿團瑞氣璇霄寶婺映奎躔香裁錦繡輝慈景歡逗笙歌繞華筵青瑣子雲才獨迥不虛昔日重三遷

送歐石岡少宰北上

文章不盡明時譽德望深爲聖主知神映玉山清獨迥虛涵金鏡照無私試聽祖帳持衡頌應慰宸襟側席偲此日春風翼高蓋遙從北極想光儀

送湯學正陞順慶通判

欲辭壁水就題輿已佐銅符入宕渠見說漢人曾誕楚虛傳蜀道會摧車花明山色逢春候猿雜江聲帶雨餘此地不妨淹驥足即看名在薦賢書

送陳宅平給諫擢湖廣參議

瓊林十載從君後鍾阜三年過我頻青瑣名高金作賦紫薇地迥玉爲身文星傍日移荊野彩鷁乘風上漢津尊酒何時談夜月衡陽雲樹想芳塵

送楊古崖給諫擢湖廣僉憲

鳳臺爭似鶴樓清廌服偏宜驄馬鳴不惜金鑾虛夜直且持玉節伴春行風聲衡嶽驚初動月色湘江喜倍明千里獨愁雲樹隔一尊何日對花傾

送蔣學正擢通判致仕

鳳毛已在雲霄上驥足初從別駕開寒擲青氈虛壁水光紆黃綬出金臺王祥自是三公望蔣琬元非百里才不愛緋魚酬異績空勞題坐待君來

題松鶴圖壽徐東園

兩松高倚碧霄栽雙鶴遙從紫蓋來風度亂髯搖綺席雲翻鳳翼起瑤臺仙胎合註長生籙素髓應流行慶杯此日獻圖參壽域絕勝東海訪

蓬萊

送李愚谷太僕卿北上

十年教化行南國萬丈文光接上樞伯冏遥承金闕命魯儒合向玉墀趨應勞帝里登龍客不數天衢照乘珠此日石城紛祖餞鄉生一束是生芻

題鶴菴卷 為金隱君賦

青山綠樹碧溪潯人在茅菴鶴在陰每聽王簫吹月嶠常淹仙馭傍松林勢盤金穴雲霄轉群狎瑤池鸞鳳臨何日看君生羽翰逍遥獨下閬風岑

送戴龍山中丞蜀中採木

星軺計日度岷山雲樹連天識漢關憂切廟廊須大用材堪梁棟合高攀重臣仗鉞攄籌策聖主臨軒解笑顏若到蜀中逢父老為傳明詔念惟艱

送王賓雲

十年江漢歸王粲萬里思恩借寇恂夢入雲霄違舊路先生槐棘動芳塵舟從故里逢新日地接殊方來遠人聖代即今唯共治良哉他日許誰倫

送費鍾石改少司馬

清論正推公輔器睿情已憶講臣名鴻樞地迥應前席鰲禁天高欲倚衡曉日旌旗開道路秋空雕鶚離塵纓即看幃幄勞籌策絕勝當年萬里城

賀白洛源生子

曾獻宣尼抱送圖果然應日又懸孤瑞從霄漢遺麟種慶洽門閭集鳳雛佳氣常浮頭上玉笑顏偏傍掌中珠即看觧識之無字不數當年鯉也趨

挽袁孺人

孺人曹南山之配子貞之母南山舊官隣邑有異政子貞名士皆余所敬云

曾聞遠嗣大家賢已有徽音海內傳此日人間鸞鏡別他時天上鳳毛騫娑沉烏烏啼寒月屈

撼松楸鎖暮烟定擬龍章酬懿德何須迭廢蓼莪篇

詠雪屏為趙年兄賦

洱水遠從龍首出蒼山近壓鶴雲斜涼飈萬壑揺瓊樹旭日千巖吐玉花勝絶猶疑圖畫省清奇何愧品題誇主人心地依歸久不向紅塵競物華

詠月溪為鄭隱君賦

月色溪聲相映帶石林精舍自縈廻冰蟾揺颭

金波委水樹扶疎玉鏡開無數遊魚常在藻有時幽鹿漫過苔子真不受纖塵染惟共清光一舉杯

送詹角山巡撫甘肅

中丞不獨能分閫重鎮從來伏異才連絡三邊龍節駐飛騰萬騎虎符催名傳殊域寬西顧禮絶諸侯接上台此日都門冠盖集他年麟閣畫圖開

桃源舟中夢登高閣有仙女數人欵予

甚洽因乞雪梅之作予應聲賦之

蓬萊親見玉堂懸鳳管鸞笙擁列仙清映素華凝綺席香生異質襲瓊筵丹梯縹緲遥凌漢紫閣陰沉逈架煙對景慚無裁雪調寸心惟有落梅傳

考滿南歸呂梁洪逢元日

直北未能依鳳翼圖南猶自愧鵾鵬談經何日叨重席賜酒玆辰憶二升椒媚遠天應有頌時逢泰運已無冰長年勞爾兼程去久曠慈闈問

寢興

送胡鹿崖知廉州

曾聞珥筆躋三院又見分符出九天計日應看迎竹馬行春無復試蒲鞭嶺雲遥幌朱幡度海旭晴嬌錦纜牽別後悵然懷玉樹何時萬里枉瑶篇

壽滕西江八十

莫愁湖上石城西近水樓臺瑞榜題雲葉影連鸚鵡泛日華彩颭鳳凰飛青牛真氣來函谷白

髮垂綸儼渭溪共進宜春長命酒應知眉壽與
山齊

送胡助教陞通判赴蜀

別駕即看騰驥足題輿無復擁寒氊談經劉向
名先重化俗文翁政並傳應喜巴人歌白雪虛
疑蜀道近青天七年獨愧藏予拙此日還裁送
爾篇

和張甬川公新修池亭扶侍慈闈之作
二首

忻逢海宇已登三戲綵承歡日日堪歌動薰風
披壽域情盤淑景護新菴白華開遍紛依席青
鳥飛來故遶簷長奉恩光怡色養夔龍曾閱一
身兼

其二

見説崑崙烏足三能傳王母食殊堪羽衣不及
斑斕服玄圃何如白石菴歡洽林塘淹玉杖輝
流花木映雕簷無勞問訊蓬萊景此地應知事
事兼

壽奚學山乃尊敬齋

紫誥早貤青瑣闥錦衣遥映白雲隈籌添海屋
珊瑚長歌動瑶池菡萏開競取霞文流淑景還
麾日馭頓春臺聖朝禮數應無極况復仙郎濟
世才

送王相山湖廣提學

嬌鶯滿樹繞離亭飛旆連雲指洞庭漢水應知
添化雨楚天佇見耿文星昔年已獻王通策此
日還傳劉向經聞道鶴樓多勝事更將詩賦動
青冥

徐生應榜卒業告歸賦此送之

日開六館引諸生愛爾清才更老成高第從來
躋上舍大觀應似接蓬瀛九天鵬碍心同運五
夜鷄鳴夢亦驚莫向故園違此意還期獻賦入
承明

送教平之掌教蕪湖

靈山何幸遲儒宗曾獻賢書動九重伯起三鱣
新入座陶孫萬卷久蟠胷春風獨秉將鳴鐸曉

日高懸待扣鍾應把棟梁充貢賦佇看雲雨起蛟龍

送余君赴吉安通判

江西名郡說安成傳擁屏星羨爾行曉日長途開驥足秋風高樹送蟬聲陳蕃且就題輿望余靖終膺御筆榮珍重三年勞佐理佇聞萬戶頌公明

送黄君赴崖州判官

春風策馬向南州瓊海珠崖亦壯遊蜃氣樓臺雲外迥鮫人居室水邊稠即看到處多留愛不厭隨時好豁眸却憶論交逾十載那堪惜别日三秋

送嚴君宰青陽

才名籍籍比南金意氣翩翩世所欽漢代空傳嚴助策明時且試宓生琴珂鳴白玉桃花去杯泛流霞竹葉深甘雨即隨千里轍清風遥振九華岑

送張君宰華亭

張衡作賦二京推宓子彈琴百世師共羡才華堪餙治試聽歌頌即如碑鳳凰特向雲間見鳧舄遥從日下移珍重秋風乘傳去須知袞職佇來儀

送王梓沙赴延平通判

霞南若水鵠蒼蒼雲犫金枝覆舊墻桃李遍開三月景芝蘭幸發兩株芳雛鳴劒水甘霖合酒散都門驛路長槐閣廻腸無别事憑君好語謝龔黄

飲余子樓

登高渺然豁野抱漫興直與諸天游晝永微風醞香氣閣長古畫開蓬洲景含蒼翠正藹藹意到泉石相悠悠有主繾綣不可極何妨日暮杯如流

送游可齋乃尊宰雎陽

丈人千里獨之官墨綬銅章跨錦鞍仙掌山高雲欲散雎陵路坦月初圓春來滿院花如簇書静中堂琴自彈回首長安如不隔鳳毛應在五

雲端

送曹進士繩之便差省覲

曾薦雄才輝北極又看使節向南都雲霄動色搏鵬翼鄉里稱賢擬鳳雛路轉金陵通澤國月明玉宇上姑蘇不緣衣錦歸來好欲傍高堂且美烏

送王岱麓山西提學

夙知聲價蜚中秘又見儀形重外臺三晉塵空鷹隼出九霄瑞藹鳳凰來循循風教隨時雨耿耿文光接上台回首玉堂如不隔聖明應為歎奇才

徐進士可繩奉使便道省覲因寄壽南澗公

遙從北極承新寵應向南州啓壽筵天上麒麟元是瑞人間鶴鹿自隨仙春秋惟有靈椿似日月長同海屋懸却憶光儀違十載無由縮地祝千年

賀陳太宜人蔡榮壽

徽音共道嗣三遷花誥爭傳下九天寶婺光連南極象錦萱彩映北堂筵函開金碧看勝畫歡逗笙歌問是仙此日得歸陳仲舉只應鄉里羨惟賢

送王知事赴岳州

入幕今看王仲寶棄繻昔擬漢中軍談霏玳瑁才偏俊身傍芙蓉思不群折桂乍分千里月憑鴻應寄兩鄉雲岳陽樓迥堪乘興參佐風流試爾聞

送馮大尹任東阿

曉聽鶯聲辭北闕初開驥足向東阿子奇年少循良著馮衍才高慷慨多應識明時輕毀譽佇聞比屋起弦歌仙鳧何日歸天上對月開樽卷白波

送吳觀心知裕州

孝廉已自鄉邦重道德還為國學崇忽集三鱣停論說即乘五馬問疲癃民安不倚方城固化洽應如璧水通却憶聖明思共治河南今復見

吳公

贈高小山長史

峩峩數仞雲中峙葱翠千重日下生地迥便疑攀月桂嶺廻真覺度鸞笙徜徉三友棲高懌遊近八公遊向平應笑風塵紛世網登臨無處不蓬瀛

送冒貢士宰興業

雕龍名動南雍日棲鳳輝生北斗時海内壯遊輕萬里胸中奇氣貫三儀須知忠信移蠻俗試聽絃歌及醜夷聖代即今徵善治仙鳧佇見入丹墀

送袁元峰使唐藩和元峰韻

十載蜚英擅玉堂九霄銜命羨清郎詔傳威鳳絲綸重袍送盤龍錦繡香珥節遥知登庾嶺揚帆佇見歷江鄉青春作伴堪乘興麗藻應多染翰光

送袁水部便道省覲次韻二首

從來人鑑重朝紳共羨龍門客又新傳擁風塵勞奉使恩承雨露喜榮親暫遠不用歌三疊相送聊憑酒數巡此後月明懷玉樹便應極目到宜春

其二

聖代彝章在顯親金閨通籍寵光頻佇論秦氏嘗增級不數唐朝得告身玉潤早誇涵水鏡香含長見襲朱銀歸來合展龍文軸爭覩鄉閭燕賀人

詠柳亭 為葉中舍賦

直省久依仙禁柳對時絶勝故山亭金堤旭日啼黄鳥鳳沼春波長緑萍不向十圍增感慨毎因三眠動清聽却思樹下堪行惠飛絮垂絲若有靈

彰義詩 為黄高峰乃尊賦

清時好義鄉邦重盛世推賢海宇聞千頃量同黄叔度百年心似范希文未誇道路傳碑滿應羨朝廷禮數紛天意有知餘慶遠更看令子競流分

贈王中舍南還 名子澄

雕龍夙擅閩南譽展驥應空冀北群一斗休稱同侍詔三槐堪羨共揚芬暫分寶劍燕臺月佇枉瑤林越嶠雲九曲自來標勝絕躋攀何日得從君

壽丁忍菴

周代曾聞傳世美淮陰今復擅賢名瑞紛蘭桂庭前映光動簪纓坐上盈競取流霞歡不極共叅旭日祝長生聖朝禮數偏優老應羨年年壽更榮

輓丁忍菴

夏日登堂聞壽曲秋風過里見靈輀少微忽自雲霄隕薤露惟增道路悲淮海門高傳孝義仙扃夢杳歎睽離獨憐餘慶應無限玉樹芝蘭共挺奇

壽嚴介谿公七十

和風助律逢春早御醴稱觴應帝榮相影魯從金鏡見昴精長伴泰階明千年間氣鍾維岳四海清平頌保衡此日獻圖叅壽域絕勝仙侶集蓬瀛

吳少巖考最南還

憶昔清源二十年尊前看劍尚依然笑歌忽阻湘雲遠意氣重逢燕月圓共道棠陰留故邑無勞柳色送行鞭聖朝褒職須循吏皂舄還應到日邊

贈顧惠巖乃弟

不戀簪纓易離群久從泉石慰山靈少微秋迥懸霄漢真氣朝來滿戶庭映日獨增花萼麗流霞應薦萸英新仲容更有南飛曲共羨竹梧鸞鵠停

送謝古原赴來安幕

從來爲尉合稱仙況爾高才自世賢曾向庭前誇玉樹漫看幕上颺金蓮秋風鴈影連征斾曉日驪歌促別筵聞道來安堪卧治但聽絃誦樂豐年

壽范東明乃尊西疇公乃堂王太淑人

南極呈祥昭具慶西江攬轡合忘憂靈椿瑞映扶桑曉寶婺光懸碧漢秋衣錦不妨頻戲綵稱觴應報又添籌遥知競祝千年日笑擁笙歌動海陬

送顧惠巖尚書

十載宣麻偏雨露九霄曳履上星辰情陳惠麓看松菊詔許江湄問隱淪滿路輝光乘傳去照人符彩賜衣新聖明夜夜思前席應擬歸朝及早春

贈李柳湖

憶昔關西馬宗伯平居常說柳湖名度如萬頃汪汪遠美似三春濯濯明樹下但行饑渴惠門前不厭往來情燕臺此日欣逢汝忽漫臨岐唱渭城

寄壽蔣太守乃尊璞山

爲愛松筠早乞閒獨留桃李滿賢關懷中玉璞人間重膝下金緋天上還湛露恩深頒紫誥流霞光泛映朱顏臨風特寄長生曲福比滄溟壽比山

送吳中里僉憲湖廣

十年蜚譽白雲司九陛乘恩出帝畿清映洞庭卿月朗光生衡岳使星移應看判楚埋輪日便是唐虞畫象時共羡繡衣持玉節青春到處欲褰帷

送謝松麓赴任武定州判

憶昔君才蓋一鄉庭前玉樹擅奇芳鳳雛詎意摧新羽鴈字誰憐落後行望入東山來佐牧恩沾北闕始爲郎試聽自遠傳芳譽家學親情並有光

送中翰吳惟登南還名瀛

自昔通家三十年相逢何處不留連慙予懶性今茲甚受尔高情更藹然忽憶故鄉頻抗疏暫辭秘殿得言旋東南已喜無氛祲晝錦行看羨是仙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三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鎣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七言律詩

送盧後屏年兄巡撫南贛

金緋繡鷹獨登臺時論恫歸濟世才受脤生光龍節度遷鶯喜動羽觴催威行閩楚祲氛靜恩浹兵農歌頌來共道聖明深簡在即看紉履接

三台

送大司徒王端溪之留都

久向容臺陳禮樂今登計府阜民財南風歌憶虞廷盛北斗名高漢世才江左夷吾乘傳去關西伯起抱經來即看教養收兼濟紉履還應接上台

送吾越守沈江村擢湖廣憲副

越石雲開棠蔭久繡衣日映栢臺新一錢不獨思劉寵五馬誰能借寇恂詔出鳳凰承雨露光生雕鶚離風塵聖皇軫念龍飛地應使湖南長似春

壽游可齋年兄父母

昔年同作玉堂賓就養惟君有二親恩澤毎隨龍誥渥輝光今拜鶴袍新況逢七十稱雙壽應祝三千當一春佳氣葱葱繞南極分明長照吉溪濵

送白洛川太守赴黔

憶昔杯深傳白玉喜今帶董巳黃金滇南遥佩

專城印冀北常懸捧日心情結塤箎歌棣萼化行夔蜨頌棠陰即看跡入明光殿共道循良獨首黔

壽程竹坡八十

蒼眉皓髮背如鮐長對南山壽域開共祝唯同椿樹永無勞過扈杞天摧徤看仙骨虛鳩杖歡映童顏醉羽杯傾盖久親鄉道遇後車應待渭濵來

贈李陶山入[illegible]再赴開州

羨爾分符出衛陽又看執玉入明光敷陳獨抱
安邦策拜舞同携滿殿香風釆不殊逢李郭天
顏應喜有龔黃即留一院棠陰在早晚歸來佐
廟廊

送黃治山宰麻城

恩承金闕初爲長綬綰銅章獨近民懷寶黃瓊
名已重彈琴宓子化如神湘雲簾捲陰山迥楚
日花開滿院新薦剡遥馳宜袞職仙鳧佇見入
楓宸

送大司成閻又泉年兄赴南廱

雅望久推閻伯輿文星今見照留京賢關應識
規模盛聖世全崇禮教行璧水經明秦博士橋
門化洽魯諸生即看姓字金甌啓早晚歸來共
秉衡

送潘生少承還順德

萬里鄉心逾粤嶺三春行色動燕關名高太學
何蕃在賦就閒居潘岳還滄海遺珠光照乘南
山隱豹蔚生斑即看來獻賢良策捧日凌雲覲
聖顏

送孫子源進士輸儲宣大

國計從來輸地省皇華羡爾向天山高才孫綽
今能賦壯志班超昔度關竟日驅馳雖靡及望
雲指點未應閒佇看竣事歸朝後定有訏謨解
聖顏

送李于翔任大名節推

曾識高才似李邕喜今持臬試天雄自來長者
多平反到處賢名起至公開道驊騮騰曉日凌
霄鷹隼振秋風未勞共惜經時别佇見徵書出
帝宫

送王槐野宫諭視篆留院

金陵佳麗看勝畫玉署清華羡是仙萬竹繞亭
宜鳳宿三槐滿院應蟬聯呂刀欲贈知祥貴蔡
綎歡迎識粲賢此别不妨雲樹隔文星佇見斗
南懸

送王稚川司業赴南廱

師道當年頌二菴羡君此去合稱三摘文復見

西江集佐世如聞札海談鍾阜遥連官署左湖波故遶浴池南慚予昔忝饒相憶桃李紛紛映棹耕

壽孫伯泉都督七十

九旬慶洽萱堂日七秩欣逢萊子年世美忠良爲柱石天生慈孝作神仙將星遥並文星顯恩澤常同福澤綿壯志可酬頭尚黒高車共道未應懸

題西湖小景

湖光山色映樓臺瓊樹琪花錦障開三竺遥從龍岫轉六橋直向鶴亭來紛紛車騎過深柳處處笙歌度落梅仙境分明圖畫裏無勞東海訪蓬萊

送張給諫謫内黄丞

玉署摛文獨振英瑣闈草諫共知名才高自合憎時命道直何須論世情落落松陰哦官舆依依柳色度心旌敎人誰信真曾子前席終當召賈生

送東寧伯焦湖坡鎮守湖廣

早紹元勲登督府今推重望鎮輿都麟袍香襲春花簇玉帶光生畫錦紆氣走風雷横寶劒謀深江漢運陰符即看世美歌全楚應續凌煙入畫圖

送杜給諫關西冊封

金冊分封寶字題瑣闈持節向關西天臨太華銀潢遶地接長安玉葉齊計月不妨虚諫紙觀風無得問蒸黎拾遺奉使真堪羡百二山河處處躋

送馬給諫冊封瀋藩

已從青瑣稱仙侶仍捧丹書作使臣立社久誇磐石固分茅今喜湛恩新星軺雲映壺關曉玉冊光浮澤潞春補衮知君心獨切肯將節蓋滯風塵

送吾姚談司訓

壹聽古貌堪模範應有新知足聽闈絳帳翩翩開曉日青衿譪譪似春雲門墻滿目栽桃李泮

水澄心麗藻芹珍重秋風乘傳去只今同輩不
如君

送少司寇盧後屏年兄赴留都

六曹地望兩京均帝簡秋卿重得人華省白雲
晴冉冉鍾山紫氣瑞氤氳才兼明恕堪安世德
有輝光足照鄰遥想太平堤路上但聞歌頌絶
吟呻

送呂太史豫所奉詔送親還鄉

奏第曾瞻五色雲蜚聲早動九重聞日承具慶
歡無極天錫殊恩誥有文何幸侍親歸晝錦豈
徒報主美秋芹遥知桂嶺湘江上猶帶楓宸兩
露紛

送凌進士奉使晋藩

金書遥捧賜賢王使節披星出建章汾水曲迎
青蓋轉恒山高度紫雲長九重孝理孚藩翰四
海風聲樹振揚今日朝紳多順德王人身亦是
黄香

寄壽張南逸八十

聞道耆英八十翁起居強健不扶笻感時揮麈
心猶壯對客銜盃興亦濃每寄北風頻問訊獨
瞻南極想形容庭階更羡芝蘭滿千歲還應伴
赤松

吳南溪南歸適届七秩賦此送之并以
爲壽

十年天上賦歸來七秩欣逢壽域開讀律未全
酬壯志談經猶共惜高才耆英不羡公卿會德
誼應爲郡邑推遥報故園松菊好紅顔長泛紫
霞杯

送黄望山掌教豐城

鄉評共許令黄憲邑博何慚昔鄭虔曉日懸鐘
堪大扣春風振鐸孰先傳龍門夙擅人文盛臯
席應推師道全莫歎棟梁收獨晚且看桃李滿
君前

送吳鳴賛還南都

不乏曾聞稱李子能名今復起司賔三年忽阻
光儀遠兩月重逢意氣親錦綬正堪添雨露雕

鞍又欲抗風塵聖朝遷召唯勞績應見歸來侍
紫宸

送鄒道南南還

不說交情同管鮑只今親誼似朱陳長卿自信
能題柱子路何妨獨問津豈羨碧桃多雨露佇
看黃鵠出風塵殷勤杯酒非爲別喜在明秋與
後春

送孟歷山知亳州

柳色鶯聲送酒杯高懷端爲故人開分符忽佩

專城印擁傳行看展驥才惠著由來推孟業化
成今復見童恢中都佳勝遙連亳千里應聞頌
有臺

送趙方泉道長赴留都刷卷

江郎壁立俯三衢駿發英才動九區文行不殊
稱玉尺威名今復見龍圖即看白簡申明憲應
有清風激懦夫更羨金陵朝聖祖獨將忠赤答
沾濡

送劉德純道長巡按山東

衣繡乘驄出帝京霜威風力在澄清久推純德
今長盛共道高才昔更生齊魯盡還人揖讓青
徐無復盜縱橫應知代主東巡重不負登臺獨
坐名

壽顧母杜太孺人九十

慈闈九秩慶長生聖代五朝逢太平王母蟠桃
看已熟麻姑仙釀報初成高堂遍揭公卿頌滿
路爭傳賢孝名日日稱觴歡不極夜來寶婺更
分明

送少宗伯康礪峰赴留都

北門夙擅文章伯南國今登禮樂司博學鄭玄
猶未逮鑒裁韋陟詎無遺共推久屬台垣望妙
簡親承聖主知莫道且安佳麗地佇看來佐太
平時

贈徐給諫歸壽母太孺人七十

北闕每逢青瑣客南州時動白雲思陳情不換
三公貴稱壽應如八月期色映錦萱翻綵服香
飄仙桂泛金卮華筵更展龍文軸食報分明在

制詞

送周縝菴同年赴任留都地官

憶昔同登隨驥尾喜今復起覲龍光非關抗跡功名薄自是陳情歲月長但使赤心能報主不妨白首始爲郎春風擁傳圖南去更羨留都近故鄉

贈陳宜峰巡按雲南便道壽母

乘驄攬轡按南滇省覲慈闈啓壽筵閫範從來由四德母儀誰不比三遷跡封光映龍文動稱壽歡隨豸繡翩滿泛霞觴春正永自今應擬祝千年

送姜節之太史冊封楚藩

憶昨高才簡聖衷傳臚不羨感非熊六年染翰雲霄近四月乘槎江漢通玉葉遍分金盛日金函遥出大明宫應知負弩先驅處佇見文星過楚東

賁仰湖尚寶今仲秋五十適奉使便道省覲賦此贈之

三十年來交誼深與君二紀共朝簪喜看半百顔如少願祝八千健比今長夏且同明月醉仲秋應見壽星臨使車指日過桑梓更得稱觴慰母心

送少宰學士松谿程公改官留都

暫辭北闕向江東地遠翻令望益隆吾道不妨三代直聖恩元是兩京同鄉山好慰瞻雲意霄漢應懸捧日忠更喜諸生多白下佇看濟濟坐春風

送張都諫擢四川大參便道省覲

早歲過庭傳世業清時通籍侍承明回天諫草留青瑣擁馹叅藩向錦城路入函關堪省覲誥頒壽域荷恩榮稱觴具慶歡無極百福從來積善生

寄贈郭郡伯治汀州

憶昨分符向七閩羨君五馬擁朱輪地稱奥壤應開府溪有餘波足潤鄰共道郭候爲太守無勞鄭俠畫流民聖明指日旌賢異金璽行看出

紫宸

送徐五台巡按江西

衣繡乘驄出帝京霜威風力在澄清佇看雕鶚凌秋逈應使豺狼避道行北闕誰云相見晚西江正喜得投明匆匆樽酒聊為别不盡春闈共事情

憶謝留翁老師兼言懷

憶昔諸生不在門只今疑義共誰論憂時或阻東山屐感興應開北海樽未報有恩虛歲月獨

慚無力正乾坤聖明若許辭賢路杖屐追隨門涉園

賀張鴻臚得子

張君芩泉久未得子昨選鴻臚簿廳後適有弄璋之喜乃曰萬事既足功名非吾意也遂欲投簪去因賦此贈之

道誼交深三十年邇來聚首益歡然鴻臚地逈依丹陛麟種天遺賴福田不似李聃生便老應知張果久為仙看君若得投簪去擬共西湖泛酒船

送憲長周木涇年兄赴蜀

萬里長懷南北分數年今得共論文又看衣繡明燕日遙想乘軺度蜀雲定國無冤門自大益公有望世同聞不勞試問成都卜早晚應來佐聖君

賀嚴介谿公一品六考二首

三朝長侍九重前一品今逾十八年眷以忠誠孚聖主壽因平格契皇天安危真繫汾陽久福

德還兼潞國全鬚王童顏相映照世人爭說是神仙

其二

龍章三錫自天來勲業聲華動九垓應見百年綸有草不教一日鼎無梅腰輿每出從中禁赤舄遙瞻傍上台元老此心唯為國時時開閣引英才

送大宗伯孫季泉公赴留都

高第親為聖主題殊階共道合超躋兩京地望

南宮重八座聲名北斗齊暎日錦袍飛白鶴通
天寶帶耀文犀此行未是經時別應見宣麻又
築隄

寄賀大司馬王思質公榮壽

生申日接端陽慶濟世才懸北斗名五鎮遍移
開督府十年隨處作長城黑頭不用頻看鏡赤
膽何妨只請纓遥想太平宜燕喜壽筵共祝過
籛彭

贈沈見龍榮授南還

見龍沈君在吾姊丈諸弟中與予最善自
少至今鬢髮各已蒼矣而情好益篤去歲
來京遇例授楚府引禮舍人以行凡我親
朋繪圖稱賀予賦一律于上且以識別見
龍二親高年在堂諸子皆蜚英黌校故四
五句及之

龍樓鳳閣九重開衣錦承恩天上來通籍名藩
今已貴傳經佳胤復多才高堂絕勝斑斕舞滿
路應跨結駟回親誼交情唯惜別春風尊酒且
徘徊

賀玉川周公闕下受封

玉川周公年逾八十受封其子秋官叔濟
扶侍公拜闕下承恩人皆以為華特賦此
賀之

紅顔白首映烏紗袍颭金鷳帶釵花老入鵷行
承雨露榮膺龍誥絢雲霞壽仙納慶方無算聖
主覃恩詎有涯自昔魯周前後拜千年盛事世
同誇

送袁少叅赴廣東

計日星軺向嶺南藩垣屏翰羡君叅令公有揟
非徒貴彥伯知名在共談佇過故鄉紆晝錦還
應清夢著朝簪五雲多處勞相憶好寄瑶音定
幾函

送張内山儀制擢湖廣督學

譽動南宮逈出群共推博物更多聞珂鳴白玉
來燕日旆拂清風入楚雲自信九疑山可辨果
符五色夢成文鱣堂不久淹皐座還作商霖翊

聖君

壽大司空敬菴鄭公八十

憶昔彤墀曳履聲應知聖主重賢名懸車甲第城東起賜杖神仙地上行不羨璜溪初遇合真同潞國首耆英試聽壽域稱觴日共祝長生似廣成

送光禄卿沃洲宗弟赴留都

不說當年一派分只今交誼重離群班先九列巖廊近名自三臺海宇聞應向秦淮常見月遥知鍾阜有停雲金陵佳麗堪乘興莫惜瑶篇寄我勤

送謝圖南赴兩淮運判

陔芓久託情先重邸第因連會更頻共羨謝庭稱玉樹未誇楊氏擁朱輪早登華署遊天上忽領新銜向海濵佇聽賢聲應籍甚更勞魚鴈慰相親

送胡劍西侍讀歸壽父母並七十

光耀孤南極劍西堂開具慶額新題靈椿地迥翔鸞鳳寶婺霄懸映璧奎共道褒封應日峻並躋眉壽與山齊陳情更羨瀛洲客傳擁秋風金馬嘶

送陸貳尹赴吳江

龍駒鳳侶夙知名佐邑宣風羨爾行文物尚存吳舊國山川喜近越王城輿來自合哦松竹談劇何妨道雨晴聞說宋丞登列岳佇聽清白著賢聲

送彭伯頡赴浙藩幕

明經曾許比彭宣何事雲程阻着鞭且向武林

堪驥展遥隨驛柳喜鶯遷薇垣駐譽應無並天竺談詩定有傳莫道此行成遠別佇看重到五雲邊

送管兩峰侯門教讀南還

談經名重列侯家捧檄先生一命加應卻青衫紆錦綬共看華髮戴烏紗春風作伴歸桑梓曉日相輝羨棣花遥想賓筵多燕喜高歌湛露泛流霞

送內弟夏蘭塘醫官奉差南還

傾然迥出衣冠冑念爾相依肺腑親肘後有方堪濟世籠中無物不稱神承恩北闕聲名起奉使南州氣象新此日一樽多繾綣得歸更喜伴青春

送徐尚寶馳驛還鄉祭掃

相國陳情帝曰俞符卿馳驛聖恩殊百年盛事增綸閣一路先聲到海隅天上賸傳今上有雲間應羨世間無即看制誥宣封兆草木生光雨露濡

送徐給諫侍養南還

為念慈齡過古稀乞恩侍養願無違九重温詔看方下千里歸旌去若飛諫草且焚辭瑣闥萱花含咲待斑衣知君百歲高堂上不羨三公傍紫微

寄鄒東郭祭酒因以為壽

憶昔追隨日未虛那知一別積居諸九重天上長勞夢廿載山中獨著書洙泗遠承功巳大罔陵共祝壽應如從來名世生非偶佇見宣麻出禁廬

送姜鳳阿太史擢督學四川

共羨才名早見收校書督學總稱優多情但惜三秋別壯志何妨萬里遊佇擁高車驅蜀道應知清夢繞瀛洲此行且去栽桃李若濟還來作楫舟

送萬通政南還省覲

抗疏陳情省北堂承恩特賜暫還鄉十年共羨登樞貴千里遥看擁傳光不說望來雲漸近應知愛得日猶長金緋絕勝斑斕綵惟極朝朝捧壽觴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四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鎣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讃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七言律詩

送邑侯周伯谷擢兵部主事

籍甚賢聲動海隅自天詔下擢應殊萬民卧轍留君像千里揚旌向帝都敢訊琴堂宜宓子須知樞府待周瑜山林隨處容予老南北從今氛祲無

送林南嵩座主兼預祝明年壽

憶出門墻三紀餘遠勞車馬枉山居十年獨苦干戈擾千里誰憐城市虛夜雨細談關世切春風佳抱爲予舒佇看海宇妖氛靖請對岡陵祝壽如

賀泰文宗

虹洲泰公近自督學擢大叅陽月二十四日爲五十初度之辰諸生太倫者昔嘗受業於予績學能文乂未遇今秋公試而奇之取冠邑庠大倫之名蔚然起矣感激無可報稱過予乞言爲壽予辱公知更深敬賦一律授之第愧淺拙不能發揚盛美萬一云

文星高傍斗南移共仰藩垣近鼎司人接先儀堪作範士經題品即爲奇小春瑞靄生申日長慶筵開受爵時試聽門墻爭頌祝望隆公輔壽期頤

送張子歸樂清 名廷用

昔年通籍在金閨染翰長過太液西好是詹姜今再見休論韓蔡古難齊初春枉顧移炎節名筆留傳遍粉題此別便應歸北闕高蹤未許鴈雲迷

寄壽座主林南嵩運長

南嵩林翁余座主也令子春元師南來顧余草堂得聞翁起居康健又知今秋九月爲七十初度欣慶倍萬恒情適病暑不能

文聊寄上小詩一章少效稱祝之意云
得從令子嶅交歡問訊尊翁壽更安步履不須
扶玉杖容顏真覔駐金丹蟠桃色映流霞獻仙
菊香和湛露餐遥向南山馳慶祝滄桑定擬幾
迴看

壽張苓泉鴻臚六十
早解朝簪返故廬湖山遊覽日無虚亭前每放
林逋鶴堤上長騎張果驢花甲初週開壽域黍
珠高照誦仙書慚予獨阻稱觴會遥祝君應千
歲餘

壽賁二竹九十
生來本是神仙裔得道今稱上壽翁乘興欲騎
文縡鶴好遊能御長房龍流霞日映千花醉湛
露時霑二竹濃真訣尚虚追杖履遥瞻南極想
形容

壽王仲山年兄
一别光儀十載過幾廻夢想仲山阿誰能早歲
辭軒冕長使高懷洽辟雝墨灑縹緗神作品詩
成珠玉興來歌知君名已登仙籍看變滄桑未
足多

城西别業漫興二首
泉樂園中日往還百年何幸此身閒鑿渠引水
俄成沼疊石栽花儼若山長狎白鷗娱晚景滿
斟緑蟻駐春顔相逢多是漁樵侶不識人間名
利關

其二
幽棲自覺紅塵遠老病偏宜緑野閑釣艇迷烟
留近浦洞簫吹月過中山手談相對今王謝心
畫高懸昔柳顏更有竹君同石友絶無車馬駐
江關

石假山新成二首
平地未能躋九仞洞天非爲望三台烟籠遠近
高低樹月滿方圓上下臺無數名花開不謝有
時啼鳥去還來杖藜到處淹雙屐乘興登樓一
舉杯

其二

虛疑疊石象瀛洲偶作三山水遶流曲徑轉深
逶乍入小橋架險怯初遊磯頭有釣魚常得洞
裏無仙鶴自留肥遁尚嫌林未密高蹤還欲躡
巢由

初夏賞芍藥二首

滿院綠陰春已歸獨留紅藥殿芳菲年年但得
人相賞種種應開世所稀出幔試粧朝雨過倚
闌欲舞晚風微日長未覺高懷盡既醉還歌湛
露晞

其二

嬌紅簇簇寳粧成映日翻階態轉生金帶無勞
占四相玉盂不數冠羣英惟留詞客文爲讚賞
洽花神酒共傾小院自今增勝事還期百遍繞
欄行

赴新昌宿上虞舟中便懷家園

數年已脫利名途懶惰何妨老病軀穩卧不知
佳客至欲行還待小僮扶松關掃石常開局月
下焚香獨據梧自是早棲堪肆志夢中未肯讓
蓬壺

風雨江行甚難因書所見

長江滚滚夾千山舟楫顛危人力艱每入泥塗
愁陷溺忽經石壁費躋攀洪濤共訝蛟龍鬭深
樹惟看鳥雀還行路又兼風雨急微蹤何事出
松關

赴新昌訪大司馬沃洲弟曹娥舟中言
情二首

初春有約竟蹉跎一別那堪十載過不畏江濤

高似馬欲瞻山勢儼如駝看花忽憶同袍久對
酒應談舊事多共荷璜溪流慶澤至今處處沐
餘波

其二

爲念吾宗老弟兄不辭風雨向江行原泉到海
波應大喬木參天蔭獨清槐棘聲名齊北斗麒
麟勳業想南征即今同是投閒日皆可園中醉
月明

詠山池同心蓮二首

愛蓮移得種來嘉競發朱明映彩霞共蒂最奇
開九萼孤莖多是引雙花同心含露香猶潤連
影搓波色更華懶向譜中稽瑞應暫時相賞興
無涯

其二

山池灼爍冐紅蕖冉冉清香滿竹居盛在一房
花若簇嬌生千葉紫將舒鬬粧仙子應難比解
語名妃或未如傳與遊人休採去老夫杖屨日
無虛

送蔡雙南方伯入覲

公按北畿時陳君蓂爲河間推官特蒙薦
拔今以郡伯致仕矣而公爲浙藩左轄當
入覲因屬予言贈之公望隆中外此行晉
秩六卿無疑予衰病不能發揚盛美萬一
聊以見陳君銜感瞻戀之意云

昔年風采著朝端今日旬宣兩浙安憂世或生
雙鬢白報君惟抱寸心丹六曹共道方虛席千
里何辭不解鞍自此感恩門下士台階長傍五
雲看

閏六月初十日避暑西園二首次鄒道
南韻

日尋泉石欲相依毒熱猶新風氣微水淺應知
魚不樂林深惟見鳥來歸平頭好自搓紈扇弱
體那堪勝葛衣聞道高僧能說法試看如意座
間揮

其二

青松綠柳護柴扉寂寂幽居久息機倦即拋書

眠竹簟閒常把釣著荷衣陰晴何事來無定歲
月空驚去若飛相對故人中聖後不知今是昨
爲非

久旱得雨又澇傷禾寫懷二首

憂旱多時已及秋颶風驟雨喜成愁四郊只見
漂禾黍兩涘安能辨馬牛沉竈家家遥乞火褰
裳處處競登舟蒼天何意高難問一望愀然獨
倚樓

其二

一歲秋來萬物成災祥何事陡然生風聲似撼乾坤動雨勢疑翻江海傾扶杖共愁饑與溺焚香猶祝困還亨不知孰有回天力長使蒸黎歌太平

新秋雨霽同諸公泛舟江上二首

新秋尊酒共論文授簡揮毫思不羣高興真堪邀落日清歌況復遏行雲樓船簫鼓中流振寶鼎沉檀满座芬取醉無勞多秉燭請看凉月白紛紛

其二

歸來似不愧移文日日相尋隱士羣老馬欲存諳舊路冥鴻佇見入重雲山中明月常留醉江上清風遠度芬秋至頓蘇三伏病勝遊真自隔塵紛

孫上林宅集社友亦速予屬首倡以紀其盛

白社何人是主盟清秋開宴集羣英高蹤欲繼荀陳會宿好應談管鮑情酒興不辭鸚鵡勸歌聲如聽鳳凰鳴念予老拙忘機久一度陪從萬慮輕

送丘醫官還楚

明醫丘君陵昔嘗相知於京師今自楚遠來顧予草堂數日而別作此送之

論交已是十年餘遠自瀟湘到草廬坐久全低明月桂杯深更摘小園蔬山中曾許尋仙藥方外猶聞得秘書正喜陪從君欲去重來有約幸無虛

送汪山人兼懷金太史

昔汪子尚賡同金太史星橋顧予山中草堂言別且數年矣今汪子復來又別去作此送之

老夫正有東山興佳客新從西浙來秋夜月明堪對酒曉天雲盡欲登臺交游四海情誰久指點千峰意獨裁忽憶故人金學士何時得與共徘徊

和鄒道南飲二四弟觀峭壁晡景二首

脫去塵襟儼若仙惠連別院醉凉天乍晴新水浮明月向夕中峰繞瑞烟麗藻何當光小景留花還待續前緣秋來頗有陪從輿夜飲厭厭盃灑然

其二

高懷不讓飲中仙小院凉生覺暮天峭壁稜層盘薜荔石欄徙倚俯雲烟四休隨事皆知足六逸相期自有緣聞說暫歸還枉駕如何消息竟茫然

七月十三日諸公携樽試元兒新船于江上

朝來江上試新船滿座高賢羨是仙載月還聽歌競發乘風無籍纜徐牽事求可固非藏壑名借常安不濟川應任百年遊覽興一樽長醉泬寥天

七月既望邀諸公泛舟江上

今夕何夕問嬋娟勝遊千載繼坡仙金波不定搖歌扇銀漢如通泛畫船隱隱鳳簫吹月度蹁蹁鶴駕御風旋高懷對此宜深酌莫道蓬萊別有天

寄贈石阡王節推考績北上

念子分符守石阡賴君察案共周旋三年善政書應最千里蒸黎慕益虔指日即看躋顯秩朝天還聽奬高賢雲山迢遞乖良晤但把蕪辭託鴈傳

九日同諸公登龍山次秘圖韻二首

佳節欣逢特地來憑高一望畫圖開園林不負黃花待時序休驚白髮催東海霧沉升日御南山霞散想天台羽觴滿泛稱長壽歌遂簫聲繞鳳臺

其二

深秋爽氣益鮮新此日登臨意與真竹葉不辭浮玉斝菊花共插滿綸巾雙鳧迥在堯天上百雉平分舜水濱遠近忽聞歌競起多應處處醉遊人

挽王思賢總督

一朝抱恨入重泉長使英雄淚泫然端爲有雲能蔽日竟慚無力可回天幸逢明聖恩光照特表忠貞禮數全多少權豪消歇盡何如勳業著千年

題朱教官借閒亭

說詩三載解人頤每向茆亭一借閒路入郄從槐市近地幽還在竹林間看花不覺憑欄久對月何愁得句艱只恐明朝徵擢去勞勞又聽唱陽關

賀鄧玉洲明府封父

治邑誰稱卓異才鄧侯今勝漢童恢重瞳覽罷交章薦秘殿傳頒勑命來共羡壽親紆鷺錦佇看賢令入烏臺遥知華萼山生色瑞靄椿庭慶宴開

龍山觀雪二首

山門雪霽景偏嘉共上高樓興轉賒白鳳飛來棲寶樹玉龍戰罷落瑤花今朝坐客皆能賦何處遊僧特送茶既醉留歡歌又舞還須直到月輪斜

其二

萬里乾坤逈絶塵四圍山色儼如銀空中不見羣飛鳥江上惟垂獨釣綸深夜難乘王子興高樓且醉庾公賓無端聽得啼號者佇望君侯來濟貧

宋觀察承山姜冏卿對陽招飲次承山韻

二妙開筵夜未闌張燈作樂鏊交歡坐連瑤樹光相照瓶插梅花喜共看投轄欲留知意重揮毫能賦見才難早春合引山林興杖屨追陪著鶡冠

春後五日攀玉洲明府時祕圖山人在坐

初春佳氣靄晴暉此日高軒上翠微萬井民生歌保障三年士類幸歸依咲談共羡霏珠屑禮意偏勞及布衣草色梅香來几席山中何事不光輝

元夕孫上林啓會請玉洲明府主席

上林元夕會羣才滿座惟聞誦有臺玉鏡高懸三界照金蓮遍向九衢開杯浮湛露酒名柏香度流風花是梅共道即今天賜福氤氳佳氣似蓬萊

仲春對明弟自新昌來聞昨有王蘭之賞即按我以詩次韻

比玉方蘭兼二美移從上苑擅嘉名因添奕葉看逾盛忽會連枝話有情光照一庭温又潤氣通九畹遠猶清欣逢詞客來題詠日日騰歡應鵲聲

大觀樓爲徐子紹心賦

四望巍然獨此樓登臨徙倚憶真留常疑頭上雲霄近但覺簷前日月流至樂有時開萬卷勝遊何處是三丘無勞更羨平津閣積善應生公與侯

贈樂清令胡湛臺

胡威自古擅清名茂宰于今見樂成百里村村鷄犬静四時日日杼機鳴但聞氷玉爭來比却道神明若有聲天上綸音旌卓異佇看鳧舃入承明

送邑侯鄧玉洲應召

鳳詔銜來召鄧攸聲名此日動神州九重佇俟籌前箸萬姓空勞挽去舟輿頌共看碑上滿棠陰還得院中留君王若問明農叟長伴漁樵已白頭

送諸暨令梁石渠應召

長山三載有神君百里絃歌八邑聞傳入循良誰可比政成卓異自超羣徵書忽報從天下仙旆俄看向日分此去委蛇青瑣闥朝陽鳴鳳護彤雲

送杭守吳菲菴擢江西憲副

臨安復見漢吳公薦剡連年徹聖聰殊擢應爲諸郡最華階已覺外臺崇聲名佇聽蜚江右禮意長勞及海東此日獨慚遺愛餞每從雲樹憶無窮

黃毅所理刑視邑篆赴孫上林社會予以病不與漫賦柬毅所

使君高誼邈難儔暇日來尋隱士流郤杏全消逢叔度絃歌競起化言游片雲隨處邀文墨明月何時聽倡酬只恐臺端還獨坐姚人安得更攀留

旱甚六月廿九夜大雨喜而有作

憂旱人人抱此情今宵喜見海雲生神龍忽起雷車動石燕斜飛雨隊迎頓使焦枯回潤色佇

聽黎庶溢歡聲寸金何足酬高價三日還期不住傾

方子遠來治小女疾疾愈言還作此送之 方子名良 牧休寧人

久聞聲譽滿新安果見高才匪一端句可驚人蜚玉屑藥堪濟世轉金丹無勞女病焚香禱頓使予懷對酒歡海內相知應不少如君心行古來難

題風木遐思卷爲李月渠作 名紀

天長地久見無期風木偏來撼夢思空望白雲飛舊舍獨悲緣服戲當時五花霄漢嘗須誥三秀庭階合產芝共道顯揚稱大孝何須遂廢蓼莪詩

題海華畫卷 爲翁子時旦賦

路轉黃山早結廬東臨滄海若憑虛鯤翻波浪看將化蜃吐樓臺畫不如閬苑風高紛鸞鶩扶桑日上映圖書一朝充賦觀光去絕勝明珠照乘輿

履端立春二首次鄒道道南韻

萬國歡娛在此辰朝天祝聖又迎春親朋聚散惟懷舊時序推遷却喜新正把深杯頻勸客忽遺佳句實驚人康衢處處聞歌舞四海應知悉主臣

其二

每歲豐亨卜首辰果然甲子應元春杯浮栢葉顏如少歌落梅花意更新叨繼先朝三世相願爲當代百年人即今吠畮棲遲久不望君王問

老臣

六月朔日爲賤生之辰飲于竹亭次鄒道南韻

憶昔常依日月光歸來十載老江鄉因逢初度留歌舞忽動高才振藻芳蓬島無勞論遠近跡筵不羨溢圓方山亭滿目生雲霧應是龍飛與豹藏

七夕季弟郭外池亭燕集

今夕何夕火西流金風初送一天秋相期出郭開池閣不羨穿針上晝樓靈鵲競填河有路仙蟾半露月垂鈎新詞疊疊生歌舞索咲邀歡未肯休

送熊明齋別駕擢守姚州

功成佐郡真遺愛寄受專城豈畏艱帶鈒細花堪作寶袍裁新錦忽飛鵬乘風仙棹遥過漢計日星軺早度關共道高才將雨露佇看萬里灑諸蠻

題郭麓池卷 名斗雲南人浙江方伯

岧嶢大麓俯昆州浩蕩滇池匯衆流得雨蛟龍天上去凌波仙子鏡中遊碧鷄且唱千門曉金馬還依三殿頭謾說神奇人更傑喬卿應是濟川舟

壽姜郡博母九十

慈壽分明姑射姿承顏況復有姜詩春生碧海珊瑚長瑞應瑶天寶婺垂桃熟三千爭欲獻籌添九十卜無涯欣逢王母蓬萊近特過西江醉玉巵

壽張内山文宗六十

曾向彤庭早佩魚又看令子首傳臚高名海内誰堪並全福人間總不如花甲方週增壽籙桃筵初啓駐仙輿遥知慶接重陽後競祝長生日未虛

奉壽師相存齋徐公

深秋南極一星明光照雲間若有情功在三朝稱柱石會尋九老作耆英綵衣競捧巵爲玉綺席常鋪果是橙帳望不隨珠履後遥將海嶽祝

長生

九日雨阻龍山之興登南明樓

登高何必在龍山共上南樓亦解顏萬木蕭蕭搓落後千峰渺渺有無間重雲忽覩飛鴻字繞座徐看細菊斑朋好不妨風雨惡且拚沉醉杖藜還

十日又登南明樓

重上高樓曙色分連朝風雨凈塵氛名山處處皆飛瀑甲第巍巍盡入雲中聖且須留日御聚賢或可動星文百年盛事應傳記杖屨招尋莫厭勤

雙萱並茂 為王勝江賦

三槐堂北見雙萱共羨深根久更蕃綠葉翩翩依晝錦丹花朵朵映朝暾芬芳並繞芝蘭盛光潤長沾雨露恩試聽宜男今日頌千年願得慶常存

夏日王龍溪駕部姜對陽李遇齋二太僕枉顧西園草堂留酌湯賦

曾開別業郡城西特枉高軒一品題近接龍山躋寶塔遙通鏡水遶沙堤新松舊栢依簷密青草蒼苔滿徑迷處處陪從還戀賞夕陽歸去亂鶯啼

重陽後五日親友相期過陳上舍安甫宅賞菊

名園佳菊壓羣芳節過重陽入晝堂晴日徧舒紛鬪錦晚風微動暗生香共疑異種來甘谷競取奇花泛巨觴記得去年曾宴賞不辭秉燭興還長

數日前曾過陳安甫宅賞菊茲承招次前韻謝之

百草凋零菊更芳追歡戀賞復登堂繞屏燦爛分千色滿座氤氳共一香不用綿來鋪作埒好將花去促飛觴高情未厭相過數莫問沉沉子夜長

壽黄望山七十 正月十日予與望山同甲子生

明山佳氣繞靈椿瑞應同庚第一人南極九霄

光見丙仙蓂十葉記生申不操几杖神爲相合養膠庠禮作賓此日獻圖還共祝定看滄海幾飛塵

延光爲順天府通判丁可山作

瑞榜高懸京兆題光連橋梓照淮西鷺袍日映飛金彩龍勅天來拆紫泥華胄曾傳松入夢文孫佇見月生梯欲知不乏衣冠盛世美千年起自齊

逢辰爲丁可山作

一朝天上覲飛龍萬國歡呼向九重見闕乾坤尊位定遍沾雨露渥恩濃每調玉膳田宸睠常傍金輿識睿容清夢至今牽舊事幾迴趨走慶遭逢

壽孫一峰七十

一峰突起獨湖邊連接羣峰勢入天喬木滿門多是桂清流遠徑總由泉紛紛鶴鹿充仙驥鵠譪芝蘭傍壽筵南極早秋光乍現競將杯酒祝千年

邵梅墩侍御廬墓產芝

三年廬墓獨含悲不見慈顏忽見芝天爲孝思昭應感人將祥瑞說珍奇神光夜普煌煌照元氣春田燁燁姿他日重恩焚寶誥金莖玉秀繞穹碑

楊一中乃祖入名宦祠

獨行高才重一時中州北郡遍爲師門生多上文公録名宦先登安邑祠車馬每停瞻古貌松梧自長護豐碑賢孫今已躋華要不畀關西畏四知

貞節詩爲劉主簿五崖乃堂作

青鬢孀居至白頭栢舟自誓度春秋雙親老病貧須養一子孩提愛亦憂每托空堂心獨苦終期同穴志方酬佇看綽楔南州里特表芳名萬古留

正月廿五日張龍峯茅石陵楊望龍王槐江魏新渠過衆樂園看花

爲愛春花結伴來蓬門早已逐江開路從三徑

多逢鶴花發千枝併是梅但覺林香潜入酒欲看山色共登臺高情不厭無供給杖屨還當日日陪

九日冒雨同邵越湖貞醒泉楊望龍魏新渠及二四弟子姪登龍山二首

欣逢佳節特追陪抱病來登山上臺宿雨乍收懸罨畫浮雲欲散見蓬萊巳聞塞外鴻先至何事籬邊菊未開誰向筵前歌湛露不知既醉更深杯

石磴層層地轉高相携直上不辭勞身躋絶巘低樓閣目俯行雲凝羽毛四野今秋多黍稷九州何處有風濤豈知此日全無菊且插茱萸啖鹿糕

寄賀　西屏殿下䂓誕

長夏瑶光燭曉天欣逢䂓誕合稱仙珠簾日映葵榴色金爵霞流玳瑁筵應有　龍綸分寶玉試聽兎苑頌才賢慚予衰拙林泉乆千里緘情寄壽箋

鉄竹詩為馬主簿賦

當今誰識馬卿良竹似虛心鉄作腸但許七賢同几席不誇千畝過瀟湘賦成喜雨才堪薦歌動秋風興自長莫道鳳鸞棲枳棘行看驥足展康莊

乙亥七夕又處暑邀客小集客有善鼓琴者因賦一首

月幾半壁暑方殘此夕相過各盡歡天漢委波金冉冉星橋飛珮玉珊珊因風不覺停杯想待漏應從返駕看處處穿針還乞巧何如十操聽琴彈

賦得千尺松為松里馬公六十壽

森森早列玉堂前移入臺端益挺然將謂九重充柱石豈應千尺偃林泉霞流琥珀行仙輦風動虬龍拂壽筵夾道遥知饒慶祝鶴南飛曲是子傳

壽郡伯凌雙橋六十

□梁江表檏蓬萊爲度群仙稱慶來桃熟千年

擎玉掌菊花九月薦霞杯膝前綵舞紛龍鳳堂上名題映斗魁聞道在鄉猶未杖應過耄耋背如鮐吳時凌統爲江表虎臣故首句云云

七言絶句

詠紅梅和韻十首

雪後衝寒忽放開共知春信自天來清香絳色誰能似相對唯應數舉杯

其二

一樹紅英傍鳳池寒香未許蝶蜂知佇看有實堪調鼎何愧春來定作魁

其三

垂垂朶朶顯神工醉臉檀心春意通帶雪從來嫌太白凌寒誰不羨新紅

其四

何事臙脂染得工氷肌玉骨有神通如今移向盆中看真勝尋常淺淡紅

其五

紫花曾記上林工獻入名園閣道通莫訝當年擅奇絶不如今日見鮮紅

其六

瓊英鐵幹畫難工更有清香處處通茲是玉人

初暈酒好來並坐比嬌紅

其七

剪綵曾聞學得工爭如生意與天通壽陽點額
新粧美五出仙英說是紅

其八

暗香踈影句誠工吟對孤芳飲興通詎謂酡顔
堪比色須知裹赤一般紅

其九

温室新栽錦繡工歳寒心事舊相通憑君試看

傾陽色不是紛紛雨後紅

其十

雪裏春歸屬化工禁城春意九衢通一枝先識
東皇面管領人間萬卉紅

題畫二首

太極分來五老身曾看滄海幾生塵畫圖省識
神仙侶儼向蓬萊訪至人

其二

結伴煙霞唱採芝壺中日月自相知幸從有象
尋仙跡更解無名是聖師

白牡丹

貴容傳來是素王相逢真箇勝姚黄玉樓春曉
堪乘興一飲何妨累十觴

鳥啄石榴

日映瓊枝簇錦窠瑶池青鳥忽相過莫疑誤取
丹砂去王母庭前種得多

黄葵

緑葉金英向日開亭亭挺出傍南臺品題應在

群花上但取中心不可回

木芙蓉

拒霜紅艶照霞新獨向秋江應小春誰道牡丹
真國色同時未必避芳塵

竹雀

堦前緑竹任高低得句真堪滿節題每見雲生
龍欲上不驚叢裡雀群棲

梨花

東城西郭暮春時千樹花開雪滿枝酒熟正宜

乘月泛香來不惜晚風吹

枇杷

周祗昔日賦枇杷不數華林橘柚嘉萬顆如丹
春早熟應知凌雪已開花

蓼花鴛鴦

紅蓼垂垂荷葉稀波心匹鳥正忘機無端感起
離群意獨立江頭羨爾歸

蘭

野徑葳蕤綠葉長紫莖丹額自芬芳水仙昔日

紉爲佩絶勝人間百和香

送內相王慎菴奉差眞定

生來常在聖人前銜命乘春出九天旌節應過
雲鳳鎮輝光遥映錦鞍韉

送周府引禮嚴蘭塘赴任

交情覲誼引杯深此日其如欲别心好向中州
事賢主不虛自昔比南金

題畫二首

稚子從來足大歡蹲蹲撲蝶亦奇觀佇看頭角

崢嶸日附鳳攀龍也不難

其二

稚子欣逢乍暖天坐來粉蝶故翩翩側身注目
操輕箑應見隨風落玉錢

期齋吕先生集卷之五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鎣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讃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特成校梓

序

順天府鄉試錄序

國家以科目賓興天下士每三歲一舉禮聘儒碩以司校閱則不異諸藩而特出簡任以翰林坊局詞臣二人主之惟兩京爲然此固 祖宗成法著在令典而公慎之意至於今日而益重乃嘉靖丙午秋八月寔維其期順天府臣舉故事以請 上命左中允臣本左賛善臣山往主試事同考則進士臣攀龍臣鏘臣子充推官臣德知縣臣松教授臣邦行教諭臣須樂臣履繩臣巖皆蜚英甲科極一時之選監試則御史臣豪臣懋提調則府尹臣奎府丞臣瀛也而防範綜理嚴整周密視諸曩歲有加焉是月八日陛辭入院臣等焚香再拜而誓曰天下之事莫有

大於貢士者即如古人所稱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猶懼不得真才以塞明詔於此而敢有一毫假公以濟其私敢有一念自怠以奪其鑒不惟不忠之罪莫逭而天地鬼神共殛之矣僉曰所不與同心者有如此香乃合提學御史臣王達暨六館諸曹所選士凡三千三百有奇三試之遵制額拔其儁百三十有五人并錄其文之優者二十篇以獻臣本猥以職事宜序諸簡端伏念臣海濵賤士束髮登第夙叨作養旋授史秩既而貳教南廱署篆留院十五年之間而忝竊職守不越乎公是非翊教化二者而已每自省訟方愆積瘝曠是恧茲者以再考詣闕而欽蒙改留之京闈校士而復蒙任使之臣受皇上之恩雖天高地厚無以爲喻第臣駑駘樗櫟材不逮志愧生負結消埃未效聞命驚惕若不能朝夕焉因自警曰人亦有言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矧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極天下之是非出焉天下之教化係焉苟所取者

或不足以協天下之公即公矣而非卓犖瑰奇之士足爲至寶者以觀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藉口曰京師尚爾則雖就顯戮亦巳晚矣然今日冒責任之重抱氷淵之懼者孰有過於臣哉又自解曰我　皇上紹天闡繹建極顯懿道化周流玄澤汪濊迄玆二十有五載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含生懷氣之屬靡不淪浹肌髓喁喁嚮風自今觀之莫高於天而景星見而甘露降莫厚於地而醴泉出而黃河清莫無知於

動物而龜祥呈而麟瑞遊莫無情於植物而嘉禾生而瑞麥秀應圖合牒者充牣郊虞皆以昭聖德之旣徵永禧之休夫天地動植之瑞　皇上何心哉而且表見若此至於士之足稱國寶以爲世瑞者　皇上虛懷籲之久矣而顉無所得哉夫雲龍風虎聲應氣求誠有不能自巳今四海之內凡號爲章縫之士者誰不振揚奮厲以出而畿甸之沾濡衣被旣深且久者又當何如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將於是乎有徵

臣雖至愚承之或者藉此以報萬分之一乎乃窮日夜之力取其文而校閱之果見渾厚而典則者雄深而俊逸者敷腴而暢達者雖言人人殊而非伊傅周召不以爲政非孔孟程朱不以爲學於其文之實而徵忠焉於其文之恭而徵敬焉於其文之乎而徵信焉於其文之愛而徵仁焉於其文之制而徵義焉於其文之奧而徵知焉於其文之帥而徵勇焉於其文之施而徵教焉於其文之本而徵孝焉於其文之慈而徵

惠焉於其文之材而徵讓焉猗歟休哉言天下之美萃於此矣斯其爲國寶歟將不得與天瑞地瑞動植之瑞競爽爭奇而並貢於　天子之廷乎臣於是有不勝其踴躍者矣匪徒獲免於戾云爾雖然臣之所以徵諸士子者文也亦旣寶之矣由是而之焉敬以守之隨其所任而不負於今日之言利害不能奪毀譽不能亂如此而進退如此而崇卑如此而始如此而終抱一以見於天下則信乎爲國之寶而主司亦得以

託名不朽矣苟爲不然則鼠璞燕石豈不重爲燕人之笑也哉爾諸士子其勗之爾諸士子其勗之

會試錄序

嘉靖丙辰春二月復當會試之期禮部尚書臣王用賓侍郎臣吳山臣茅瓚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本學士臣尹臺往莅其事而同考試則侍讀臣瞿景淳臣陳陞侍講臣邢一鳳中允臣董份修撰臣李春芳臣唐汝楫臣陳謹編修臣吳情臣呂調陽檢討臣殷士儋都給事中臣王鳴臣臣李敏給事中臣湯日新署郎中臣方祥主事臣張守直臣倪叔禎監試則御史臣徐紳臣吳遵暨內外執事咸慎簡以充是月七日臣偕諸臣既陛辭臣本臺與知貢舉臣山恭詣迎和門稽首辭伏蒙 皇上都賜湯飯夫校士國朝重任而湯飯之賜 聖恩優渥特出非常臣等榮幸感激莫罄名言亦莫能報稱竊念臣蒙恩拔擢置諸左右八年于茲涓埃未效今乃得

從是役附於以人事君之後誠爲幸矣仰惟我皇上乾乾翼翼昭事 上帝三紀如一日凡民生之未遂教化之未洽南北之未靖罔不上厪淵衷宵旰靡寧思得人以代天工雖禹之籲俊湯之旁求文武之克知灼見無以加焉前代因事取士甚至設十科者今乃盡取足於進士之一科於此而不得人則無所得人矣將何以仰副我 皇上任使至意臣不能無大懼也既入院與諸臣胥誓戒曰在外則防範之加嚴在內則鑒別之必精惟慎惟公惟真才之是得以承休德圖報稱於萬一僉曰敢不同心于時天下士就試者四千四百有奇遵例三試之臣等竭日夜之力遴選以俟宸斷取三百人錄其名氏幷其文之純者二十篇以獻臣等私相幸曰得是才也懼其可少釋矣乎臣又撫卷而思之今之所取者文焉耳矣由文言之經術精通記問該博辭語典麗議論暢達法律練習籌畫詳當誠可舉之而不疑即前代所稱十科取之於是

至足矣由是而華國而任職而立事惟我 皇
上所使如禹湯文武之得三俊三宅豈特臣之
懼可釋亦且有餘榮哉雖然昔孔子卜而不取
于賁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爲不取乎孔子曰
白而白黑而黑夫賁何好乎蓋賁文之謂也聖
人所貴者純而已是以取人必言行相顧表裏
如一始終無間如火之熱如氷之寒如金石之
堅剛抱一見於天下如白黑然夫人皆知之而
後純也觀其文則爲純而他日之所爲或與今

日之文不相似口是而心否面從而後言避難
而趨易假公而濟私見利而忘義若背而馳駁
亦甚矣奚取於文之純哉語有之玉人之所患
患石之似玉者相劍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
臣今執諸士之文而决其爲玉爲吳干矣諸士
果爲玉乎爲吳干乎則純乎其純誠哉國之至
寶世之利器代天工以濟時艱其效可佇而俟
也否則孔子之所謂賁者臣之懼方大耳尚敢
自幸耶書曰彰厥有常吉哉易曰視履考祥其

旋元吉願諸士勗之

賀素菴徐翁榮壽序

聖天子以廟工告成覃恩中外乃給事中南州
徐君得封其大人素菴翁如其官時翁巳八十
矣龍章顯被錦服在躬詣闕庭稽首稱謝肅然
成禮見耳聞者莫不歆羡相欽凡爲南州之親
若友者亦莫不奔走相慶爭誇競詡識旬之間
一旦聲名籍甚於是扈會溪諸君皆南州同官
也乃告于本曰生人以來富與貴者何限無論

其起家迪後得見胤嗣通顯者幾人即通也而
親於其身得膺封爵者固巳鮮矣今翁寔無之
矣夫七十在古爲稀矧八十耶八十而體矯矯
而貌澤澤而目烱烱而聲琅琅雖少壯有不逮
此又豈易得哉予其言之將奉以稱觴焉予惟
土中山川融結和氣絪縕誕靈毓秀必間有所
厚故得之而爲峻德爲顯名爲穹壽爲賢胤苟
有一焉足以光映宇宙矣得兼是數者古今不
多見由此觀之翁其山川之所獨厚者歟雖然

詩有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壽隆於乎格而吉生於惠迪其理固然盖德修諸人者也福命諸天者也盡人謀而聽天命故諸福咸集若天之所厚然人者不修而惟天是望有是理哉予嘗聞翁賦性冲懿襟度昭曠孝弟之德成於因心忠信之行孚於異類探綜羣籍旁通百氏文而不華實而不滞嚴義利之辨絶忮害之私自束髮補邑庠弟子累舉不第以至於老未嘗一日敢惰于厥心惟以其所學者内以訓其子外以淑其徒而遇不遇不計焉督學蕭公崇奬卓行以表厲士類首及翁而翁謙讓不居鄉評士論至于今翕然歸之可謂晦而彌彰者矣其積德累行俯仰無愧良有足多者是以篤生南州博學宏才掇科第蜚英譽妙簡彤宸峻躋青瑣居然侍從論思之表持　朝廷廢置之公雖劉向之名儒袁高之良臣陳勁之清正呂元膺之直氣何以加兹使四海之内皆知爲素菴翁之子而翁爲君子之父翁之蘊蓄而未發欲爲而未

遂者無不取足於南州即與翁自試何異南州駸駸亨衢宅端揆樹勛庸可佇而俟也職彌崇者報彌大翁之榮與壽豈特如今日而已耶自兹期頤爲籛鏗爲大椿以膺極品不虚山川之所獨厚斷可識矣本復何言諸君其惟舉大斗而斟酌焉第祝之曰翁其飲兹酒撫而樂之休而享之以至于無疆哉諸君曰然遂請書之以往

賀丁恐菴七十壽序

丁君恐菴者淮陰人也子璋孫堯時皆太學生卒業歸因請於予曰我父我祖今年七十矣其月其日爲初度之辰願先生之有教言予乃進二生而言曰人之事其父若祖者非名號冠服以爲榮非拜跪奔走以爲敬非牲醴黍稷以爲養要在知壽之原則愛親敬親者至矣嘗聞之成湯問于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欲之則可爲苟能辟穀引導之爲術若者必誕苟有命在天之爲説若者必臧故仙遊蹤存君子弗壽焉

忍菴誠壽矣何爲者哉二生曰璋堯時何知自璋堯時所睹記則朝夕亹亹然勤出入肅肅然敬服用規規然儉守信好義秉謙尚禮砥礪節行以訓誡我子若孫今同居五世矣而無間言學宮就圮毅然捐貲葺之凡通津人病涉者輒爲梁濟之雖費甚不計平生惟求自盡其心而餘無覬覦是以宗族鄉黨與夫往來道路之人頗多稱述賓飲于鄉亦有年予聞而歎曰美哉壽也二生知壽之原矣昔予友今襄陽太守孫

塘吳子誦忍菴賢媲魯恭士乃二生所述不異至矣哉務德而不倦又無心以徼福天其有不祐乎子言之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且天人一理也天道不忒故常覆地道不騫故常載日月不私故常明人行不爽故常存詩云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鮐背眉壽無有害是豈人力爲之哉亦務德而已矣德者福之本也壽者福之先也是以聖賢之道必曰仁者壽必曰天壽平格無德而壽者不與焉故天下之可尊者莫若壽年七十授之以王杖餔之以糜粥酌之以大斗古之道也後世圖西池頌南山增屋籌獻函谷雖不可見然景行懷懿亦以見祈天永命之意云爾二生知乃父乃祖之壽德寔爲之則必能先意承志守法繩武凡可以愛之敬之者至矣於是捧觴而祝曰願我父我祖如籛鏗然忍菴喜曰八百哉又祝曰願我父我祖如大椿然忍菴喜曰八千哉又祝曰願我父我祖如老人星然忍菴喜曰無窮哉人之聞之者將曰忍

菴積德日厚或者如其子若孫所祝哉二生拜曰知壽我父我祖矣

賀馬西玄擢少宗伯序

大司成西玄公擢少宗伯六堂師生曰我公正已端範作我人人有年矣茲擢也以階則卿佐以官則秩宗以地則清切蓋世所謂尊榮貴顯者哉推賢式序典綜禮紀固其宜矣第我人人安公久太學似不可一日無公者而茲擢而去之懸遲崇德誰能自割本曰傳不云乎朝廷者

四方之極也觀楚國之寶瑋照乘之珠輝被四方自古莅以舉賢西玄公固今朝廷之寶也雖匱私願寔副輿情本聞先朝公抗疏納忠懇忤旨外補　聖天子即位下詔亟還之癸巳春聖天子重幸太學公時爲司業橫經講說威儀温恭有蘊藉辭義剴切明辯爲之沛然改容茲少宗伯缺廷論再上得公允之由是觀之我公眷然於聖懷厥惟舊矣又安望其宿留於太學也本嘗論文章氣節政事守一偏以成名雖事

非圓通良以風軌有足懷者故能並顯於世本初任即聞先達所稱備兹三者許以全德必曰西玄公云本蒙甚雖不能至然心竊嚮往之時日給館課不暇不得數見毎接每談公之事讀公之文誦公之詩未嘗不歎曰安得日捧手受誨乎戊戌之夏本承乏南雍司業未幾公有大司成之擢凡知本者皆曰子於西玄公仰高希驥歷年滋多今當朝夕言侍想甚欣然不限也本以爲公之宿德重望海内之士歸心焉在位

通人處逸大儒獲一覩爲幸不特本而已雖然公爲人延頸企踵則同未有若本從公之久而知公之深者也人見公敷制作以華國曰文哉不知探抽冥順貫穿博洽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游夏之文學無以過也人見公持正論以居世曰直哉不知擁剛毅之姿據高明之見白黑簡心經緯辯晰曾史之性行無以過也人見公抱匡時龕世之情運應務酬物之迹曰達哉不知視俗而立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

義讓以勗由賜之從政無以過也是故公之學誠深矣剽竊雕刻之技遇焉而屈公之才誠直矣驕悍悖戾之習遇焉而淺公之氣誠達矣禰蹇詭譎之術遇焉而墜乃公在翰林則翰林重在通政則通政重在太學則太學重所謂具瞻之範既著而台衡之望斯集矣本聞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踈自古所歎焉今聖天子崇重儒術典起禮樂陶縉紳藻心性莫不以禮以文焉苟非闒劣自棄者孰不願攀附

以效一得公茲行也寔掌邦禮以佐之矣使天下彝倫攸叙典章修舉百姓膴然而歌詠四夷聳然而觀聽久安長治復見唐虞三代之盛豈非斯世斯民之幸哉雖然明良相會功名並立光照宇宙銘勒金石於公更不尤多耶本願與太學諸君子識之

送閔午塘年兄南畿校士比還序

嘉靖癸卯之秋南畿當大比維時鴻山華公午塘閔公被　命來主試事事竣還乃大京兆耐

菴吳公大廓王公則以午塘盛美屬本紀之本不佞何以辱二公之命雖然昔本從午塘舉於鄉則同舉進士又同入中秘又同入而議職出而議學歷年滋久而受益居多敢謂不知乎哉嘗竊爲議擬精粹如金溫潤如玉午塘之質也筆敷華藻吻縱波濤午塘之文也冲容寬泰坦易通達午塘之和也發強剛毅貞諒挺特午塘之直也綜覽羣籍貫穿百家午塘之博也妙啓關鍵融會要旨午塘之約也汪洋浩蕩津涯不測午塘之量也氷壺藻鏡符采孤映午塘之明也館僚諸君每聞本之言未嘗不歎曰然哉然哉而或猶以未足以盡午塘也是故校書無掃塵之憾取士免遺珠之歎論職著同寅之節交友弘善道之益皆有徵于本言所謂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者非耶茲午塘之來也本忝在成均乃課諸生以俟大比因告之曰命官選士雖出常典而因言得人寔係主司今之主司當必有振衰救敝之作以風業文志學之士爾諸生往

哉其毋勦詭激之說其無襲鉤棘之辭非孔孟程朱不言非經邦濟世不及否則黜之矣已而試畢錄出果渾厚爾雅蔚然盛世之文登斯錄者皆聲名籍甚於是雖不與者亦莫不省服唯吾鄉一人自謂宜得高第頗抱鬱鬱乃入謁午塘曰某之不見錄何故午塘令試誦之其人誦經書各一篇午塘即云爾作亦佳昨亦熟讎之但有疵可摘視諸作稍劣矣立取卷示之其人服其至明逌於所錄於此可以見午塘也本聞

之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至則九合之功立康哉之歌興于唐堯之世多士之頌起于周文之朝自古有國者必以得人為慶而事君者必以得人為職令之取士非古之制矣而僅以言焉然言者心之聲也而未嘗不可想見其為人其好惡取舍之機則存乎主司焉耳使意向不端甄別少忒則謬為異說之徒離經叛註甚至詆毀儒賢以梟亂是非者漫然入於其間匪人自此進矣 國家將安賴哉今觀斯錄豈特

士論推之仰之而已乎關諸世道也不淺矣夫以人事君功莫大焉因事盡職名莫盛焉午塘茲行也績簡 帝心榮膺上賞著具瞻之範集台衡之望愧叨館末寔竊餘光我耐菴大廓二公共事者又可知矣

送大郡伯馮存齋入覲序

明年甲辰春天下當朝會之期乃維揚則郡守馮公存齋往也自存齋治維揚能其官數月間有殊聞顯績其僚友鯉湖王君輩咸推讓之謂宜有紀頌以傳示永久乃以本昔從史氏之後因屬筆焉本乃言曰內而不可外者局於器也言而不可行者狥於名也行而不可久者作於僞也存齋起家進士妙簡彤宸峻陟青瑣居法從論思之秩持 朝廷廢置之公直亮謇諤雖劉向之名儒袁高之良臣無以過也即久任之固宜否亦當得內擢而不免於維揚之行使他人將忿忿不釋於懷矣存齋欣然綰綬而來曰雙旌五馬分虎佩魚不云官至刺史亦榮哉可

以觀存齋之器矣存齋之在瑣闥也每上封事必舉群吏之廉貪民情之淑慝事工之利病指畫陳說動中肯綮天下莫不知存齋之有言矣今自治維揚以來蚤夜孳孳奉職循理興利革弊推惠布德廉以律已嚴以馭吏振舉學校袪斥僧尼盡省無益之費僅存維正之供水旱有備盜賊無警㷀瘼遂甦群情鄉化頌聲起於閭閻致聲騰於畿甸可謂躬行君子矣斯其最用彰彰古稱良二千石者哉夫違衆用已市高徼

奇衒其難測之智可喜可愕此任私行險非經常之道不可通理也民將安賴哉今維揚千里之内士專其業農樂於耕工賈安肆誠恕既孚鈞距靡用使民見存齋之心如水之寒火之熱金石之堅剛當無可易者謂可久之業非邪由是觀之不特在外爲然使復入而内也則黼黻皇猷經綸大業又可知矣不特維揚爲然使易地而撫也則流譽海内潤澤生民又可知矣不特數月爲然使百年而治也則抱一不變秉節

不渝又可知矣本聞之古之郡守有賜衣以遣者焉有賜詩以遣者焉有下詔以稱揚者焉有書名於屛風者焉無非見　聖天子共治之懷申不次表用之典耳存齋茲行也首受上賞拜膺殊擢又何疑哉維揚之民雖有願借之情恐不可得矣

送王肯齋經歷考績序

肯齋王君官留臺三年矣三年而獻績於朝制也肯齋以渠翁在堂定省久曠思慕日切若循例竣事則程限已嚴安復遂其私乎乃上疏乞養親以歸當道者議曰王子之志誠嘉第渠翁爲諫議則論駁有回天之力爲京兆則威德留去後之思爲中丞則風采重紀綱之地忠結主知望隆海宇蒲車之迎當在旦夕王子又奚以家養爲渠翁又遣書諭之曰朝廷念吾數十年微勞庸錄以及汝吾老矣報無日也汝能夙夜匪懈恪供厥職以報萬分之一則吾豈不欣欣然樂適於汝之承吾顏乎於是肯齋乃果獻績

之行行之日臺察諸公以同官之誼因屬予叙而送之予乃言曰人心莫不有理道至於用各有攸當故孝子之心知有其親忠臣之心知有其君有親而一日不養其誰能安之有君而一日不事其誰能忘之始乎笄丱終乎鮐背而不可解於其心君與親耳親恩罔極不慕非子君恩亦罔極不報非臣今肯齋有慕親之心故欲歸養渠翁有報君之念故欲使仕皆因所感而已矣是以覲肯齋歸養之跡可以教孝觀渠翁

勉仕之書可以教忠賢哉父子也一舉而忠孝之道備焉雖然忠孝一道也傳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肯齋順親之志以業乎其官無有失墜則謂之忠可也謂之孝亦可也予嘗讀唐選舉志李德裕曰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其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材固不閑習也予心竊恠之信斯言也上品宜無寒門哉既思之黄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練達官曹爭議

朝堂莫能抗奪卒爲三公以奠海内而行父未盡之志此亦移孝爲忠之一驗而德裕之言爲信不誣也我　國家任子之法固非徒以顯榮世祿之家而亦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者故予于肯齋之行也不惟以見肯齋之孝而直欲肯齋之以孝爲忠也肯齋其勗諸

送陳五山擢杭州太守序

聖天子御極二十三年春又當天下大覲之期乃命銓司察郡吏之賢否而進退之於是杭郡守希齋陳公則治行久著遂首膺顯陟杭郡繁華衝劇自古甲天下非得鉅才弗理難其代僉謂五山陳公優爲之疏名上請　聖天子俞允報抵留都凡杭之人莫不歡欣踴躍而歌曰天其爲杭民造福乎至於兩浙之人亦莫不曰豈惟杭人之福我亦將有賴焉至於四方之人亦莫不曰豈惟浙人之福我亦將有賴焉或者怪之曰五山誠才令所有不過一郡耳杭人喜之宜也而兩浙之人胡爲乎如杭人哉浙人猶密

邇也而四方之人胡爲乎如浙人哉予聞而諭之曰杭雖一郡故宋之都也其城郭溝池差倫于京師其生齒之繁文物之盛行旅之往來商賈之貿易獨多於諸省云子不見之乎群然首然僉然湛然濟濟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誦詩讀書秉耒荷耜執藝效技負貨挾貲以至驅車驟馬冠蓋相望風馳雨集填街溢路而來者無慮數百萬計謂非杭之人不可也謂盡爲杭之人可乎自一郡以至十一郡自十一郡以至

十三省無處無之者京師之外唯杭爲然苟不得人而理之不勞而擾則苦而蹙欲人之不告病也難矣今杭有五山而願治之意喜慶之情兩浙不異於一郡四方不異於兩浙豈其得已哉詩云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五山之德固人之所歌舞也或曰五山誠才在司馬而明論辨在宗伯而祭禮樂内也而非外也茲未施政於民而杭之人而浙之人而四方之人翕然興懷者何耶予曰傳有之物類之從必有所由榮辱

之來各象其德五山兄也希齋弟也昔者希齋之治杭也重言慎法去煩蠲苛仁以綏下儉以節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皆安之化行有謐五山常過杭郡見希齋之政而悅之曰古人云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其吾弟之謂乎且朂以有終之道要以不朽之業時希齋曰不敢忘教杭之人已知五山久矣自希齋望資之將擢也每相與私祝之曰希齋擢矣誰其代之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仍循政如魯衛德化均昔人所歌相傳以爲美事且豫州兄弟之政洛州兄弟之碑何代無之或者天其有意於杭民五山其來乎已而果然則喜生於積思感應於徯志固其然哉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誰不懷也或者聞予言矍然而起曰有是哉吾乃今知五山希齋競爽於明時矣嘻所謂難兄難弟者非耶適春卿諸君以同官者擢同官者徵言爲贈敦義也來屬於本本不佞何知言哉乃以告或人者聞於諸君曰雖然必更言之予曰本聞之

十人愛之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撰卿相矣今之愛五山者豈直萬人哉五山茲行也宣上德以澤群黎攄平生以慰士望俾遂近安潤比屋可封則甘棠之詠可佇而俟也他日　聖天子酬共治之績申上賞之典卿相之任舍五山其誰哉諸君曰然可書也已

賀王毋張孺人五十序

昔予講藝三衢三衢一時之彥不以予之愚而多從予遊王子校亦與焉庚子秋王子舉於鄉再上春官不偶復來遊太學予尚以司業得講藝如舊一旦王子卒業辭因請曰校先後及門辱教深且久今告去甚亟寔惟我毋氏張年五十矣茲月二十八日爲設帨之辰馳歸稱觴恐後耳幸若先生一言奉以周旋徼惠大矣予曰曩予從予年獨少日夜孳孳爾誦渠渠爾學予喜而異之子之舅氏張子行甫謂校固有志亦

其父若毋程督嚴故也予時已知子有毋矣雖然閫德懿行更有可以語我者乎王子曰我毋氏生而婉嫕淑慎性尤至孝外祖父毋鍾愛之擇所宜歸乃嬪於我家君培菴公家君後伯父倜儻磊落輕利好義不屑屑治生產自我毋氏至悉倚任焉我毋氏明作晦休夙夜劬心處事執務不辭劇易人曰得無勞耶我毋氏則曰不聞文伯之毋乎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吾安敢不勤日程月計量其出入浣衣糲食若將終身

人曰得無儉耶我毋氏則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珎麗乎束修檢制佐理不怠於是事所後姑吳逾三十年而未嘗失一日之歡至於本生舅姑亦孝敬不衰於是處我宗姻則率禮蹈和敦敘雍睦而九族莫不稱其賢於是四時蒸嘗賓客往來則豐嗇精粗稱情適宜而家君無內顧之意於是撫育愚兄弟則不事姑息曷以有成嘗曰爾等能顯親揚名立身行道吾得從爾父偕老至樂也我毋氏閫德懿行誠有足多者

予聞而歎曰賢哉子之毋也相夫逮下之美風于召南而毋之壽頌于魯劉向范曄之徒亦捃次女行之高秀者著爲列傳每讀之未嘗不曰爲婦爲毋者弗此若則弗婦弗毋矣今孺人之懿與詩書列傳何異予聞之翼翼矜矜福所以與孺人勤儉而蓄裕孝敬而德聚賢淑而功立慈惠而澤流守之弗懈行之愈積所謂翼翼矜矜者非耶天降之福當滋至矣自此而耄而耋而期享有遐齡榮膺封誥其可量哉予爲子祝

之曰昭倫邁德性行不群齊眉偕老子孫如雲又祝之曰椿榮萱茂引之不替俾熾而昌萬有千歲又祝之曰寵命有赫翟冠象服申錫無疆以介景福王子再拜曰命之矣請歌以侑觴

賀范母馬太宜人八十壽序

馬太宜人者范太史栢峰之母也年八十矣某月某日爲設帨之辰以栢峰貴封太孺人茲又加封太宜人栢峰適以進賀得便道承歡焉給諫游君讓溪侍御張君寒泉天官李君羅村地

官辛君震莊謂本爲栢峰同年同館相友善乃屬本曰吾四人者皆出栢峰公之門知公有母無日不爲公喜茲當太宜人八十之壽而寵誥再錫又逢其時於義與情其容於已乎願藉子之言以往本乃言曰昔本與范子栢峰者友也栢峰舉高第爲太史而猶日夜孳孳爾渠渠爾本曰子未可以息乎栢峰曰瑟也夙承慈訓曰必追蹤於古人無以稍進自多吾安敢暇逸以虛母氏之懷乎後栢峰爲忌者中傷暫蹶而氣益浩浩而色益欣欣本曰子無乃過矯乎栢峰曰瑟也夙承慈訓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第自反不疚毀譽升沉宜悉置之吾安能以此之故而遂忘母氏之儆乎本聞而歎曰賢哉母也喜慍不同於俗進退無關於心朝夕所以勗其子者惟以道以德已焉雖陶孟之母亦何以加哉今栢峰德業日崇名位日起誠無負於太宜人之教且望矣而太宜人之賢又日聞於海內古稱非此母不生此子者於此益信茲承諸君

之命敢述太宜人之可賀者以聞夫人之生孰不願嗣續之多以繁族類今太宜人有子若孫無慮數十宜賀有子若孫矣而或弗類雖多累也今太宜人有子若孫如芝蘭玉樹蔚爲國實宜賀苟賢矣而廢棄明時棲遲衡門則顯親之義不彰今太宜人有栢峰爲之子而文章事業流譽天地龍章鳳誥輝映里門繼栢峰而出者又不可量宜賀夫有子孫矣子孫賢矣子孫賢且顯矣而弗及見見或弗耄也自古所歎焉即

兼有是數者而耄矣苟無德以啓之則福非自求而得之或然謂之能老而已何以稱天下本聞之古者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必推本所自故惟德有後則繁惟德能訓則賢惟德食報則榮惟德永年則壽而或然之得不與焉太宜人非能求賢求榮求壽也積諸德而已矣今年躋八十而視聽步履束脩檢制無異少壯時使天下之言備懿德而享遐福者必歸焉則其保有長生荐膺品極又何疑哉其宜賀莫有過於

此者諸君曰然子稱所以賀太宜人者以德至矣乃相與往告于栢峰曰公之歸也請道其等喜慶之情隙李子叙賀之意捧大斗而斟酌焉以獻于太宜人言畢北向而拜者再

賀大方伯恭川李公六十序

恭川李公壽躋六十六月二十五日為初度之辰其子太學生立之將馳歸稱觴過余言別余乃進立之而告之曰本曩辱若翁之愛僅逾五十耳日月易得行復六十矣人生六十稱壽始宜賀豈惟吾子有知年之喜而本亦安能無獻圖奏曲之懷乎道阻且長無由與賓從之末徒勞瞻佇而已子歸幸為我道之本之祝也維公之壽如川方至自此而耋而期尚當與羨門比筭王喬爭年哉立之曰此不肖之願也吾翁何脩而得此耶余曰理有固然事有必至語不云乎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傳公寔有積德以感於神明其何福之弗臻福莫先於壽故曰公之壽如川之方至也且本聞之君

子得時如水公之託於恭川也余嘗繹其意無乃比德於水乎既而窺公之心遡公之迹良有合焉者公昔為地官郎掌泉貨出入時則稽察精確秋毫不染而司徒黃山鄭公鳳山秦公交譽之夫人莫不知其清及兵備武定時則有道拾數百金而不匿者夫人莫不推其德及移鎮青州時則有海瀕之寇聞風消弭夫人莫不嘆其善化及擢鎮潞安則全活饑餓無慮萬人夫人莫不頌其仁及青羊叛起時則奮身倡義一

皷而奸宄授首八州以寧夫人莫不服其勇及總憲兩浙時則執法不撓沮抑豪強洗白冤誣夫人莫不奉其正及擢江右方伯時則宣布德惠會計錢穀剔蠹祛弊殆盡上下稱安夫人莫不遵其度及改蜀時則三川民多窮困疲於財力亟上其狀言過激切夫人莫不重其義由是觀之則水之遍與而無私所及者生畢下句倨皆循其理淺者流行深者不測赴百仞之谷而不疑不清以入鮮絜以出至量必平盈不求槩

萬折必東以公德比之何以異哉今夫水流動充滿以通潤於天地之間固不得而遇之矣况恭川公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政成而化謐蓄極而流遠沐浴膏澤而歌咏遺愛者其在浙也猶夫山之東西也猶夫江之左右也參名於二立齊壽於八千又何疑哉茲祝也如川之方至盡之矣立之曰唯唯請書之以侑觴

王柳濵権稅清源𣨼還序

維茲丙午之夏予以考績北上道出恩德有大賈汪美等相與逆於境上勞苦未已輙有所請曰美等不遠數千里經營于清源之上若干年矣公之所知也運無常通時多屯塞而司権者意見稍有偏雜則紛然相乖群小乘間從横擾索遂至高貲者縮牟利者屈而賈人不勝其病關之弊滋甚比者天其有意於我賈人俾柳濵王公來莅關政抗節玉潔植操氷清明練庶務鑒達治體乃召我賈人於庭而播告之曰爾等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集者以利在也爾毋

我欺毋使我國課有虧我將與爾利而革爾弊於是省料稅之值減小販之稅罝餘錢之鈔革書筭之役罷巡欄之擾正權量平物價禁強截防詐偽革當行清牙店其諸美政不可悉數即計其所減省歲亦不下數萬金百年宿弊一旦洗刷殆盡歌頌延于遠邇恩德浹于賢愚若王公者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今瓜期已近而代者將至以美等之私若之何其去也攀卧雖切而願借無計惟公為我

圖之予乃進美等而告之曰昔予接柳濵于金陵見其率禮蹈和韻宇宏深誠希世之僃瑚璉之器心竊嚮往之既而聞閩人道柳濵嘗推刑福州秉理照物所至肅清當時嗟服若有神明故福之人至于今懷刑而向善莫不謂其去福之速也古稱所謂國寶非柳濵之謂歟予之情安得不福人若耶雖然柳濵非人所得有唯天子所使故使之治福則民安使之莅關則商便他日使之爲藩臬則輯和一方使之爲卿相

則佐理四海爲柳濵者豈獨予得有哉予之懷柳濵也非以其人也以柳濵之法寔有利於予柳濵去矣而其法炳如日星然其誰能廢之况又安知後之君子無柳濵之心乎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則柳濵未嘗一日去清源也予不聞乎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柳濵之功於是乎不朽矣予無以去留爲也美等欣然曰命之矣敢以是言獻諸王公云

賀冡宰漁石唐公七十壽序

惟漁石唐公位冡宰正百官今年七十矣夏六月十二日其初度之辰也凡我同鄉大司寇石塘聞公而下相率而稱壽于公之堂屬本致辭焉本乃言曰爵位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是故位不虛授唯以命德天不私壽唯於平格有齒有爵有德無天下達尊者予於公見之矣公含秀星辰稟靈川嶽挺生婺域蜚譽海宇弱冠舉進士出宰鉅邑勤恤有方明决無滯絃歌聞於百里殷阜均於四民至于今言善

治者必歸焉及擢御史則品覈公卿裁量政治以獨持風采稱遷督學則立行可模置言成範以振起文教稱撫督兩淮則軍儲通裕畿甸鎮輯以鑒達治體稱制馭三邊則烽燧無警犬羊遠遁以名震絕域稱爲大司寇則誠恕旣孚鉤距靡用以正直忠厚稱爲大司馬則籌畫軍國折衝綏遠以功最萬里稱自歷試於諸艱已忝名於二立上結　聖主之知下繫蒼生之望國鈞首秉台階允踐宜矣公乃益深龕世之情贖

然示人至公之道懸衡九流品藻萬類事隔於容諂理絕於毀譽俾處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化理克端而士風遂正雖稱百世儀表千載領袖者何以過哉是以公年七十而上有九旬之毋位極人臣而方隆　眷命之懋此何福也語有之綵衣宰輔古無一品之曾參今公寔兼之豈非休徵生於德感而多福由於自求耶天壽平格斷可識矣昔文潞公之在宋也朝廷稱其忠孝文武在外有方召之勳在内有崇璟之業年逾九十而不得解位凡有所請朝廷輒以師尚父衛武公事留之甚至契丹改容問年當時後世相傳以為美談自今觀之公之忠孝文武勲業盖周召其人也即潞公若有不逮焉者則其名位祿壽又何潞公之足云雖然公之福之壽事有固然理所必至本復何言然竊有願焉昔者周公明農而成王留召公告老而周公誥以二公之去留天下之輕重係焉是以二公至老而不敢言去公其以二公之心為

心肩明勗之誠永固命之念則所以壽國脉而承天休者豈徒一身而已哉周召二公不得專美於成周矣

送張滄江年兄令東鄉序

予同年友張君滄江之令東鄉也予乃往賀之曰美哉茲職乎當唐虞之朝而行卓魯之政可以相慶矣滄江矍然曰子何為出此言也自古言難者莫若令子不聞乎田野不治學政不修賦歛不時刑罰不中徭役不均盜賊不弭皆足以速戾而僨職且聞東鄉地雖褊小而通道川廣介帶江湖使者往來終歲無虚時力疲於應接費出於無經視他邑號衝劇焉自予有東鄉之命惴惴然惟不勝是懼而食不甘味卧不安席矣子何以美為也予曰莫非職也而近民之為美莫非仕也而行志之為難藩臬地尊而統凡郡牧秩高而御簡故勢每格而澤未易究是故言近民者莫若令令有一念及民之心不崇朝而徧于百里之内矣况滄江博洽之識通敏

之才愷悌之心隨其所遇將不下堂而治矣其於東鄉乎何有予安得不爲之美且賀哉滄江曰雖然美則美矣念吾與子同舉於鄉抱墳籍兀兀几席間餘二十年不敢少惰於厥心亦惟陳迹之議擬耳而謂取譽安身事上治民之道即是而求之可乎將不免子產操刀之戒敢遂希宓子鳴琴之化耶予曰論政者必因其宜撰吏者必取所愛故政不在寬亦不在猛凡以安民而已事不在難亦不在易惟以得要而已昔

者宓子之治單父而衆說孔子問所以爲之者宓子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在於此矣夫善治者在得民心宓子所事者即單父人之心也惟玆有利罔不興惟玆有害罔不除皆取諸其所事者焉是以單父治單父一邑無不宜之政而宓子獨見愛於一邑之民然則將何爲哉惟鳴琴而已矣自古言加意以治民者莫如宓子言不勞而治民者亦莫如宓子謂其但鳴琴自娛澹然無關於民者豈知宓子者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滄江之行也無亦求如宓子所事者而已矣則東鄉之治無異於單父而滄江之見愛於人也如單父之

愛宓子所稱難者祇見其易焉耳予聞之十人愛之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撰卿相矣滄江之爲東鄉使居者行者遠者近者莫不因所事而興愛焉則卿相之位可佇而俟也請識之盍有徵於予言

送黃桐山判崖州序

桐山黃君自少倜儻負奇氣思有以見於世謂道莫大於易因潛心焉屢舉不第乃由邑庠生

應貢入太學時予友諸理齋氏善說易四方髙弟雲集桐山於是從理齋受業夙夜孳孳爾誦營營爾思辯博屬文同輩咸相推讓理齋亦數稱其才雄志偉期以遠到予是以知桐山桐山亦善予令且逾十年矣披心腹見情素其交好之厚均於理齋云桐山在太學復屢舉不第一日告予曰遇不遇命也予安能犖犖老於墳籍間哉及茲壯歲謁選天曹得一命以往當不負吾志遂就選判崖州因請曰崖南徼也遐哉邈

乎盤山環海黎氓雜處自吾聞命而食不甘味卧不安席矣將何以爲佐理之術哉願先生有以語我予非知政者以桐山之請安得無言乎乃言曰君深於易者也易之道剛柔盡之矣今夫言治者必曰寛猛剛柔之謂也予以爲政不在寛亦不在猛凡以安民而已地不在遠亦不在近凡以誠感而已昔孔子爲中都宰男女別途市無二價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宓子賤治單父巫馬期往觀化焉

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寛則慢慢則糾之以猛者政令也其所以化者政令不與焉聖賢臨民固不能舍政令以爲治然民之從化有出於政令之外者何哉盖以巳之心爲民之心因其所善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奸其始也不免以賞罰而其後也不賞不罰而化矣鞭罰不行者疑於寛而治豪右歛手者疑於猛而治其有得於聖賢之心者乎桐山無以崖爲遠崖雖遠其民之心同也以桐山之學之才

而守以自見之志將見崖民化之頌之無異中都單父矣予復何言雖然予聞之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功歸有無神融業茂桐山深於易道者也舉而措之其於治崖也何有行且政行化謐論功課最遷諸上郡陟以內僚可佇而俟也夫崖亦安能久淹桐山哉予方荅桐山之請而桐山之鄉大夫仕於京者謂予言知桐山獨深遂請紀之以徵將來

賀邵南麓六十序

南麓邵公年躋六十五月十一日爲初度之辰傳曰六十始壽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而惟齒之尚是故五福莫先於壽苟壽矣雖匪爵匪貴匪富匪親猶足以稱福于世在子知之則喜在親族朋友遇之則慶且祝焉矧兼是爵貴富親而盡備于一身既六十矣而體矯矯爾而髮黰黰爾而目烱

烱爾即少壯有不遠由此而躋上壽無疑者其慶與祝又當何如也此豈世所易得哉吾於南麓邵公見之矣人有言公者曰有種壽召公周公之凡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太保壽至百八十歲公其裔也公厥考東里翁亦幾百歲乃其驗歟公是以必壽又有言於公者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言太平時無所困苦其身心擾亂其精神故爾公生長貴族憲副東里翁顯達時公爲之子壯則判莒令臨淄身安譽至未艾而冢嗣子清登進士高第令六合公復優游稱老于其上遭太平而迎氣和者莫如公公是以必壽予曰是知公矣而謂之深知公則未也予聞之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公天性至孝事東里翁敬愛兼至無日不竭力以得其歡心治莒與臨淄愛民如子至于今歌其澤而頌其德者不衰爲子清者夙稟義方早承忠教令聲名籍甚而政譽日起人莫不知其

所自孔子曰仁者壽夫孝親仁之本也愛民仁之施也訓子仁之積也公有是三仁德莫盛焉是以昌大而綿延壽至無疆亦曰自求多福云爾豈徒襲繼體之餘而假外物之順哉公之壻光祿丞前山陳子以不得與稱觴乃繪圖遥祝處其上方請予序之予謂如日之升如川之方至言俱進也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言廣厚也如松栢之茂言盛無已也圖之所以祝公者至矣予復何言然公之穹齡遐福足以當是祝而無

歟者實自盛德懿行有以致之不徒如人言而已此則予之知公者也前山曰然遂書之以徃

贈邑侯胡梅林應召序

聖天子勵精圖治加意元元詔天曹徵天下良有司績用最章章者將畀以臺諫之職以風天下乃吾邑梅林胡公首膺召命吾邑士民聞之莫不欣欣相慶曰公寔有善擅美流譽久矣其誰能淹之既而思曰公去矣吾民何賴哉顧悒然不樂本適便道覲省見吾鄉人之情若此其

切而不可觧也因詰之曰若等何德於胡公而乃爾耶鄉人曰子不聞乎治吾姚者亦多矣清浄病於不給刀筆拘於守文不便於巳則制於人不委於艱則因於循是以頓踣相繼而歸罪於邑之難理自公之下車也寬猛相濟弛張蹈節言仁必及人言智必及事生聚教訓勞來撫字安輯宜於習俗導利識其愫舒不朞年而帷兹有利罔不興惟兹有害罔不除群情既洽衆瘼自蠲此豈世所易得哉又曰以才能勝者或

歉於守自公之來以至今日氷蘗禀操圭玉呈瑜見底千尋莫喻其澈古稱懸魚投錢者何以加焉又曰見其面者未必見其心我公清明廉直温毅弘重視闔境如棖臬之内撫編氓儼怙恃之親行可質諸鬼神衷實表於天日故人人能言公之心公非家賜而户益之也公以至清之德至公之心忠信以居之節儉以行之明斷以成之是以一邑之内沛乎若春澤之浸士歌于學校農歌于田野商旅歌于道途盖有自不

能巳者矣予聞而嘆曰善哉非公求於我民惟民歸於有德非民私于我公惟德結于民心豈可襲取而偽爲之哉公之行誠難乎爲別矣雖然此不過吾邑之情耳公之行也當　一人注意之重盡三接沃心之言凡天下之事自官人善惡户口流散賦役訟獄妖猾盜賊德行孝弟豪強貧弱皆得論其得失陳其利害至於百司之能舉其職與否者亦由是而揚之致之俾天下洒然而賀朝廷肅然而清則體國阜民之意

龕世拯亂之具悉於是舉而措之其勢之所及功之所被當使海内想望之矣何一邑之足云吾鄉人不惟不能留亦不必留也鄉人皆矍然起謝曰子之見公者大吾輩不敢復言攀卧矣言畢朱君海嚴吳君其以贈言相屬予惟二君寔佐公以宣化致理者遂以此敘而歸之

賀師相介谿嚴公七十壽序

天惟純佑我明篤生柱國師相嚴公佐我　聖天子以康乂天下乃今歲已酉壽躋七十正月

二十二日爲初度之辰凡我士類莫不欣欣相慶近者詠歌以道之遠者竭蹶而趨之亦一時之盛事云公壻章子澤適以慶賀至因屬本致辭效祝本辱公甄陶感德均章子乃再拜而言曰自古遭會風雲秉鈞當軸稱爲佐命者豈易得哉必德足以格天功足以濟世而後上膺天子之眷下慰蒼生之望永保鴻名於無窮夫有一善亦德也而職在代天用之則縮集一事亦功也而才非聖哲運之則難求之於今其惟我公乎公弱冠登朝蜚英藝苑儀刑國冑攸敘彝倫于時具瞻之範既著而台衡之望已集矣及其在銓曹則懸鑑九流品藻萬類在宗伯則脩明禮樂秩和神人天下之有識者未嘗不願公入相之亟也今登泰階而尹天下一紀于茲矣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情投於造滕道契於沃心俾我　聖天子德與天合而陰陽以調風雨以時羣生和而萬國理五穀熟而民人育邊陲寧謐休祥疊見天地之間被潤澤而感戴樂熈

洽而歌舞者可勝道哉公顧夙夜匪解忠勤自勗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至公以御物鳴謙以接士捐積以賑窮爲渠以利涉自其所知以及其所不知自其所見以及其所不見莫不總制於清衷而緝熈於帝載夫天下至廣非家饋而戶益之也而使天下陰受其賜德莫盛焉亦非家喻而戶曉之也而使天下應之若讙功莫大焉本聞之山致其高而雲雨出水致其深而蛟龍生君子致其道德而

福祿歸公之德之功可謂格天濟世者矣人有片善微勞尚能責報如執左券以取物矧公之足以動天者乎昔者伊尹相成湯格于皇天周公相成王明光于上下當是時也二公懋膺眷命以至于無疆惟休千載而下言人臣事君者必稱焉後世如漢之丙吉唐之房玄齡宋之文彥博富弼方之伊周雖劣而亦得以名德重望乂於其位耄年而不得解去至于今光映史冊競為美談矧公之足以比肩伊周者乎由是而

躋上壽享全福以佐我　聖天子於億萬年從可知矣章子往哉本願從子之後而祝之公其泰山乎維嶽巖巖萬邦具瞻所以措天下於安者常在是矣公其北斗乎居陰布陽運杓定方所以起天下之仰者常在是矣乃載歌南山之詩捧大斗而斟酌焉以拜獻於公請無筭章子曰然命書之

賀封淑人邵母房七十壽序

曩石峯邵公以都御史撫山東秉義盡忠糾慝繩違乃王府有不法事悉按治不少假貸以是竟左遷戊戌歲予佐南雍便道覲省而公為吾浙右轄矣得謁公於省署間見其風采凝峻議論侃直有激昂肅清之志予心竊敬之謂使斯人而得志也必能振紀綱綜名實世道其有賴乎不意僅以京兆已矣今予來掌成均而公之子淮以公廕謁選銓曹為監簿問訊疇昔悼公不諱已久淮見予敬公也因有請焉淮曰淮先君棄背不肖孤幸有母淑人房在且賴先君之

餘尚得以祿迎養于京師今年七十矣正月二十日為設帨之辰凡我鄉大夫獻圖為祝願先生一言弁諸上方予曰婦德不外見不于其夫于其子石峯公位行並顯於時予嘗想見其教家刑于之化必章章矣今又見其子能其官淑人之賢豈不益信也哉淮曰母淑人寔有懿德不能殫述敢以淮耳目所睹記者聞於先生母淑人生而婉嫕貞靜性尤至孝外祖縣佐公鍾愛之擇所宜歸乃嬪于我先君石峯公先君少

好學窮年兀兀墳籍間不治生產自我母淑人至悉倚任焉我母淑人曰人生荒於惰乃明作晦休夙夜劬心處事執務不辭劇易未嘗一日不勤曰人生敗於侈乃日程月計量其出入浣衣糲食若將終身未嘗一日不儉修行佐德思不踰閾而人莫不知我母淑人之能敬也道隆家人恩浹僮御而人莫不懷我母淑人之慈也於是事舅姑則以孝稱處娣姒則以義稱睦婣鄰則以禮稱撫子姪則以賢稱昔先君爲都諫

爲都憲順而通矣而母淑人則曰進思盡忠無以自足爲也先君遷於藩厄於府逆而塞矣而母淑人則曰退宜安命無以不平爲也先君日夕庭闈間求助於母淑人者良多每以孟友呼之茲先君云亡而獨老于北堂之上俾我子孫不墜遺業在淮欲報之德可謂罔極者矣予曰有是哉詩書之言女德極多劉向范燁之徒亦按次女行之高秀者著爲列傳予讀之未嘗不歎曰爲婦爲母者弗此若則弗婦弗母矣今淑人之懿與詩書列傳所載何異語有之翼翼矜矜福所以興淑人勤儉而蓄裕仁敬而德聚賢孝而功立慈惠而澤流守而弗懈行之愈積所謂翼翼矜矜者非耶天降之福自此而耋而耄而期以至於萬有千歲如壽母之頌又何疑哉淮也其惟率爾弟若子若姪戲綵稱觴樂之而已矣淮於是再拜曰請書之

重編誠意伯文集序

余觀載籍代有開創之君必有佐命之臣運籌

定計應機料敵稱豪雄矣而或歉於文學呈華炫奇開新啓昧稱儒碩矣而無裨於武功兼此二長世不恒有其惟我　國朝誠意伯劉公者其人乎公諱基字伯溫浙之青田人有命世豪傑之才一遇　聖主杖策從之輒許以大計殄漢殲吳混一六合公密贊之功在開平武寧之先灼灼可睹也而其文章議論或宣於　朝或藏於家大篇短章無慮千百種則與宋學士王待制等夫我　皇祖之興恢萬世帝王之故疆

開　一代文明之景運當時文武佐命之勳可謂盛矣自今觀之傳世之文宋王號爲最著二人者職專文學固其常耳開平武寧諸臣勞在宗社澤及孫子世世誦功與國同休而傳世之文槩未之聞也兼二者之長武功文治咸賴焉卒莫有並於公者讀其文論其事功想見其人乃知　聖主之生也不數名佐之生也亦不數阿衡佐商厥有伊訓尚父造周且著丹書歷千百年而一再見者公其庶幾矣哉公之文傳世

久矣舊刻凡二十卷曰翊運錄曰郁離子曰覆瓿集曰寫情集曰春秋明經曰犁眉公集各就篇名雜陳無統觀者病之御史樊君按治畿內公暇更定編次爲十有八卷先像賛行狀槩事業之全次御書誥詰紀勳庸之大次頌表次郁離子揚文明之盛次序記至詩歌載製作之詳統會以提要類分以便觀名曰重編誠意伯文集刋成請余序余浙人也嘗謂公　國朝元勳鄉邦典刑文章與事功並著尤罕儷焉願附一言以廣其傳且以嘉樊君之擇所嚮往也乃樂爲之序樊君名獻科縉雲人盖公之同郡人云

奉壽一品夫人王母趙七十序

王佀顯氏有母夫人趙年七十矣六月十六日爲初度之辰伯顯先期馳歸乃請于李子曰乞子言將奉以稱觴焉李子曰發祥膺慶夫人實有懿德以昭世族凡我郡邑人莫不曰慈惠貞靜勤儉恭敬夫人倫哉故爲婦爲母者皆是則于夫人亦相戒曰弗夫人若弗婦弗母矣孑童

時省觧人言即聞之及讀呂涇野鄒東廓二先生壽夫人六十文叙著夫人性行獨詳如邑人言嘗嘆曰信哉慈惠則澤遠貞靜則神凝勤儉則畜裕恭敬則德聚夫人守而弗懈行而愈積天降之福將至于耄期予何言哉伯顯曰懿德在母氏如子言守文雖無似願竭其力而未知所從也李子曰龍山翁以文章魁天下以道德匡　主上以孝弟行家庭夫人宜歸焉陽明先生先出也夫人寔佐龍山翁明教訓而致其化

陽明先生道合聖賢功扶社稷孰不曰夫人庸哉伯豐伯佩旁出也夫人寔佐龍山翁明教訓而致其化伯豐伯佩率禮蹈和揚芬流烜孰不曰夫人賢哉伯顯出自夫人又可知矣是故陽明先生之心如龍山翁母夫人心至于今稱孝伯豐伯佩之心如陽明先生心至于今稱孝伯顯豈不兄弟若耶伯顯之孝又當錫類矣予復何言哉伯顯曰我伯兄明道盡倫雖以守文之無似帥而行之或寡罪愆今不幸伯兄既逝吾

乃惟詬觸戾使母氏心獨苦也往者已矣願自今圖之以無愧我父母兄弟守文之心也幸子之有誨言李子曰孝哉伯顯也知壽母矣古者君子之事父母也名號冠帔非榮也而弗孰其身爲難拜舞奔走非敬也而弗憂其心爲難牲醴黍稷非養也而不違其志爲難吾懼其辱也榮斯至矣吾懼其憂也敬斯生矣吾懼其違也養斯得矣弗辱弗憂弗違是豈難哉求在我也修德檢身仁經義緯則充實光輝矣故不辱作善惠廸素位居易則樂天知命矣故不憂先意承志循軌繩武則順以聽命矣故不違如是而顯揚以榮之安尊以敬之博偹以養之可謂不匱矣夫人固有懿德以介百福以躋耄期而伯顯亦將有令聞以長世也其孰能違之伯顯往哉務此以見夫人壽道或者其在茲乎若夫獻圖禱頌添籌効祝皆詭不經見子不佞無以爲述不知伯顯以爲然否耶伯顯曰守文雖無以爲榮者敢辱其身乎雖無以爲敬者敢貽其憂

乎雖無以爲養者敢違其志乎請書之吾所知以壽母矣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六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蓥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序

賀宫保太宰石塘聞公七十壽序

聖天子主静立極潛孚默運加意天下元元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俾四海之内垂白扶杖歌詠太平者何限語有之太平之民侗長百歲左右其今日之謂乎民賤且遠即無論今在位一二元老如介谿嚴公石塘聞公並以名德碩望久於其位年且七十矣而髪黰黰而目炯炯而步蹻蹻即少壯有不逮百歲將不足言也此不可爲太平徵耶周之盛時稱二老爲大老大老歸以見民心今即二老之壽而見天下壽者多其太平之盛又何如也維兹秋七月十二日爲石塘公七十初度吾鄉諸大夫仕於朝者屬本致詞爲

壽本乃進諸大夫而言曰　聖天子默運於上而天下晏然稱太平者何哉匪無爲之云亦以所操者至約至要得人焉耳矣今介谿公爲元輔而石塘公以冢宰總之凡　聖天子之所以奉於天而發於心者公皆以一身任之是以内而百司庶府外而藩臬郡縣無慮千萬計其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降普天之下饑之欲食寒之欲衣困之欲甦勞之欲息以至愁嘆寃抑之欲伸者何可勝言公豈能家至而户省之也　聖天子以得冢宰爲心得公斯已矣公以百司庶府藩臬郡縣爲心得人斯已矣使百司庶府藩臬郡縣皆得人也則持法者守其平撫字者循其理公以　聖天子之心爲心百司庶府藩臬郡縣以公之心爲心而天下之心皆如一人之心矣天下有不太平耶夫如是則和氣薰蒸於兩間乖戾潛消而祥瑞畢至矣瑞之大莫先於人壽故　聖天子萬年而公得稱老於天下黄耇鮐背者亦比比見也今往壽公請舉是侑

觴焉諸大夫曰公何脩而得此哉本曰主靜而已矣惟　聖天子主靜則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息朋比之門塞而虛其心以定天下之是非是以非公則不冢宰矣本嘗論公風采凝峻屹然如泰山胸中無欲澄然如止水貨利不能入聲色不能亂利害不能奪毀譽不能變真可謂主天下之靜者是以藻鑑獨懸而品類莫遁善則亟進之不善則亟退之切切焉惟恐天下之不得其

所也而妨政病民者亦不敢有一毫覬覦僥倖之心天下稱太平焉天下之人雖不能言公之德而莫不受公之賜矣本聞之有陰德者必有厚報公之陰德孰加焉其之福之壽豈可量哉昔周公武王之弟也少不過十年自居攝復政出入百歲矣召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說者謂二公有盛德大功乃爾自今觀之公其周召之流乎茲稱觴而壽公者舍此又何可言哉諸大夫皆曰然遂書之

贈謝海涯判開州序

昔予丱角時與海涯謝子者友也讀書汝仇之上夙夜渠渠爾靡輟也言有會於意事有觸於感輒相與慷慨咨嗟激昂青雲謂古人可期每稱司馬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非虛言旋復締爲姻婭猶不以此易友義之重其後有鄒子原素諸子子相皆以特達聞亦謂非吾二人不友乃同來汝仇居焉談道義爲文章相視莫逆於心以海涯從兄汝湖公

爲之師而所謂應有司之求者頗無難矣又相期曰他日吾以必無忘於汝仇已而本忝竊科第鄒諸二子亦相繼以科第顯海涯應例入太學屢就試不偶兀兀墳籍間餘二十年弗忍舍去業益精而造化小兒竟苦之乃歲戊申一旦投筆而起曰已矣乎道之屈伸命之通塞各有分也沾一命亦不負於平生安能齪齪已也遂謁選天曹獲判於開凡知海涯者罔不爲海涯惜函牛之鼎而烹鷄無乃縮其用乎予曰是豈

知海涯哉予之相信於海涯者蓋已三十年矣本聞之有大道者遺小成之迹抱宏畧者非曲士所見自世俗觀之則有幽有顯有遲有速有大有小有崇有卑然自有道者觀之則隨其所遇皆足以自見而幽顯遲速崇卑大小不與焉夫學非難也而知道爲難仕非難也而踐職爲難予弱冠登朝荐躋館閣遭際可謂極矣而乃叨濫過分尸素積愆毎自省訟與海涯相期於汝仇之上者未能少酬一二徒增悚恧爾也於

海涯何加焉夠諸二子名顯未幾而身已溘焉先朝露志之不遂可知已視海涯今得佐其守以展其平生俾開之民饑者食寒者衣惟茲有利罔不興惟茲有害罔不除慈惠忠信粹清廉白爲仁由己不改其度莅官未數月而賢譽籍甚者何如也將見澶淵之域如熱得濯如水走下群黎愛戴而作歌使者旌淑而薦剡由是而崇而顯則知道踐職固其能事耳又何以一第爲榮哉海涯聞予言而喜曰知我者其惟子乎吾豈敢忘於汝仇請書之以往

賀奉政大夫畏齋陳公七十壽序

傳有之七十曰耆自古在國則杖在家則傳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未有遺年者蓋言凡稱老於天下則宜尊敬若此畏齋陳公今年壽躋七十九月十二日爲初度之辰凡我鄉戚莫不忻忻相告曰當尚齒之朝而可無慶祝之禮乎盍圖之本弱子辱爲公冢子汝升節推君壻其懽躍之懷

萬倍恒情又可知已乃言曰吾邑山川融結和氣絪緼誕靈毓秀毎閒有所厚故得之而爲峻德爲顯名爲穹壽夫是三者苟有一焉足以光映宇宙矣能兼之者古今不多見公賦性冲懿襟度昭曠孝弟之德成於因心忠信之行孚於異類自少探綜羣籍旁通百氏早掇賢科致身青雲既令松溪又貳成都而愷悌之政廉介之操至於今士論推之庶民頌之閩蜀同情而遠邇齊譽也未老懸車超然肥遯惟以其所學者

訓其子曰吾有未究者爾其成之積德累行以禮自防未嘗一日敢惰於厥心所謂兼是三者非耶今節推君果能奮跡亨衢而文學政事蔚然負一時之望公年七十而體矯矯爾而貌澤澤爾而目炯炯爾雖少壯有不逮由此而耄而耋而期頤尚當見節推君之爲朝廷耳目股肱樹立勛庸以克成公之志斷可必矣若公者其吾山川之所獨厚者歟本嘗謂德修諸人者也福命諸天者也盡人謀而聽天命故諸福咸集

若天所厚然人者不倚而惟天是望有是理哉壽隆於平格而吉生於惠迪於公見之矣本復何言惟祝之曰古有錢鏗壽八百年公其過之至于八千八千者何是曰大椿豈惟椿永星有老人彼老人星明朗暉赫公其似之長生罔極節推君使者將馳歸稱觴敬附之以往云

賀師相介谿嚴公一品十二年考績序

聖天子握符御曆應運中興丕休鴻烈巍巍蕩蕩懿鑠宇宙矣是雖顧俊延英並建庶官以代天工而翼贊睿謨調燮元化則簡任輔臣焉夫號爲輔臣而秉鈞軸參機務者豈鮮哉然忠誠足以結上之知事業足以見己之志躋華陟要蒙恩受寵福壽無疆者僅於今少師介谿公見之公自丁酉歲以南太宰入賀時上方藻績太平制作禮樂而大宗伯難其人得公即任之公夙夜匪懈畢力竭精經緯斟酌遂脩明一代之典章以宏亮于天壤是以公之才德勞績簡在聖心晋宮保秩一品矣乃壬寅歲命公入相而

忠勤敏達之記獨於公是畀自是國有大事大疑莫不以公爲著龜公亦毅然以天下爲己任是故有益於朝廷則爲之有益於生民則爲之所持者是而已矣而毀譽不計也至於天言迅發綸命亟宣公思如泉湧翰動若飛受成響答未有不妙中機宜者即逆虜入犯時所司倉惶茫若無措而公不動聲色運籌請命從中制之虜不旋踵遂遁去今且安攘爲計寢食靡寧不可以見公之大忠邪先是上念公劬勞久特加

公上柱國公㦬然曰尊無二上臣道何堪即具疏懇辭上亮公忠誠允之未幾歷一品滿十二載吏部以聞上嘉悅賜勅褒諭仍錫誥羊酒金幣騶繁優渥皆異數也公復以時方多事不敢當宴禮又具疏懇辭上又亮公忠誠允之公獻績被恩之日凡我館閣官保少湖公而下咸屬本言之以賀本以謭劣末學朝夕幸得侍公誠愧無毫髮可以贊公者然自謂知公亦深乃言曰惟天之道誠而已是以四時行百物生由通

而復起元於貞如環無端而不可窮也故曰不息則久自古聖王英辟紹天闡繹以綏無疆之祚者其精誠之德未嘗不脗合乎天載而名公碩輔翊化贊樞以樹不朽之聲績者其忠誠之悃未嘗不妙契乎淵衷故君德相業亦如天之運而不息矣茲　聖天子三紀之澤涵濡海宇而公以三朝耆德位首輔乃今穹階奏績適符天運之周而春日啓元又當其時則誠乎而神應可徵睹矣頃公之辭上柱國也援郭汾陽之辭中令以爲法夫公之所樹立方弼昭代以羲軒之治固非唐世可同日語然子儀之在唐以攘夷安夏爲忠以廣淵靜定爲賢其校中書也二十有四考壽考福履自古罕儷然則公輔登中興雖遠邁乎唐而汾陽之忠誠福祉蓋庶幾於公者乎久而愈新由此而二十考不異也其疇能亘之哉

賀東園楊公八十壽序

昔予從東園楊公赴試春官至清源而氷合遂

相與舍之凡三月而出往遊衍談議歌飲胥莫逆也然高懷曠達雅意沖適則有非予所及者予嘗贊之曰古人稱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使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者公其庶幾乎公哂曰子知我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去其害我者而已矣故車馬足佚也而曰招蹷之機滋味足養也而曰腐腸之物聲色足樂也而曰伐性之斧以至功名富貴苟竭力以趨之不惟不可得其傷我也寔多吾是以循理而動順命

而安其得與否皆付之造物耳無容心焉吾年向艾矣而耳目齒髮如少壯自謂頗有得也予姑記之以徵吾言是年予與公同試公復不偶果欣欣然曰吾就選矣乃出知冀州以治身者治之冀民稱安既而移裕州又以治身者治之裕民稱安當道者以公善治民可使之佐王又擢爲其藩長史公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黄則黄吾將爲王染也未數月而某王果好善循理傳有之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

善治者不於人於身若公者可謂進於是矣戊申之夏予過武林謁公公觴予竟日且予弱子得爲公壻大司成孫君季泉壻以親聯之故而情歡甚也計予别公幾二十年而耳洞洞爾而目炯炯爾而齒斷斷爾而髮黳黳爾即未艾時也盍信公向非虚言又贊之曰公其上壽矣乎今年公八十某月某日爲初度之辰季泉與恭人不得登堂稱公壽屬予致詞馳賀予何言哉即以所知於公者復之子華子曰丘陵成而虜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鱉樂矣松栢成而途之人蔭矣公以治身者而治人人皆知之也夫丘陵淵水松栢豈有敝者哉公之壽如之矣季泉與恭人雖宦遊數十年而歸而公必儼然在堂斯時奉觴爲壽未晚也幸以予言聞諸公必以予言爲然

賀孫毋楊太夫人九十壽序

聖天子統天三十載惇典庸禮表忠旌孝綱常正而教化行貴德尚齒之風自朝廷達於邦國

湛恩汪濊和氣薰蒸熙熙然太平也于時乾緯宣精坤輿效祉而非常之瑞彰靈應感充溢宇宙間蓋有史不勝書者矣夫麒麟鳳凰靈芝連理之類非不瑞也君子有弗瑞焉必曰上瑞在人壽蓋人乃萬物之靈與天地相似天地之心惟於人見之是故自古忠愛其君而極其祝頌者必曰萬壽無疆而動植之瑞不稱焉甚哉壽之爲瑞也今夫一動一植或以爲瑞人且爭而覩之喜而道之不置矧人有躋耄耋而未艾以

應太平之盛者哉茲夏六月二十二日孫毋梫
太夫人壽九十夫六十即稱壽由六而七則稀
至於八則千百之一二至於九則舉世無幾矣
壽至於九若是之鮮也是以人年五十輒杖於
家六七之間往往耳目已失其聰明今太夫人
年九十矣而不杖也步履強健聞輕音而見微
物即少壯無異由此而百而千奚難則今日之
上瑞莫有過於太夫人矣是日也爲其族者則
曰昭倫啓徇發祥膺慶此吾家之瑞也爲其鄉

親者則曰山川孕毓特鬧懿則此吾鄉之瑞也
爲縉紳者則曰徽音惠問川流婺映此天下之
瑞也乃相與竭蹶而趨之咏歌以道之舉觴而
祝之以至道路之人通達之屬莫不歆羨誦念
真以爲不世出之瑞而應之若謹本辱在至親
之末直歸登堂稍後亦願致一詞以祝而人皆
祝之矣雖然亦有說焉乃再拜而言曰本聞天
下有三壽而能老不與焉一曰名壽一曰榮壽
一曰德壽太夫人正性天植佐忠烈公敭歷中

外以至顯折逆藩之奸謀不避倉卒之大變寔
同心焉故忠烈公精忠與日月爭光大名與天
地俱敝天下孰不知有太夫人也夫是謂之名
壽太夫人既得配忠烈公而又有三子曰伯泉
者以文武才擢司馬第一人今位在都督曰仲
泉者以文學貢於春官今佩金紫蜚譽兩制曰
季泉者以文章甦天下今爲少宗伯而德業聞
望一時所推諸孫數十有以解元顯者一人以
贊科薦者二人繼此而又有曾有玄皆璠璵瑚

璉世所共珍袞袞而登臺省者當無筭太夫人
撫而有之被　聖天子之封誥犀玉緋紫寵命
日新今海内疇能望之哉夫是之謂榮壽太夫
人有是名與榮也猶且清閑貞靜勤儉整齊言
家必及孝言國必及忠朝夕儆戒勗勵不少即
於安夫是之謂德壽太平之世九十者未敢謂
盡無也然能老而已豈得與太夫人同年語哉
詩有之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本以爲天地之氣
一而已矣自浩然不屈而言謂之正氣自渾然

不可閒而言謂之和氣蓋瑞生於和而和寔由於正也匪正之發則邪沴矣奸命逆倫者不旋踵而亡正直忠孝者可後天而存太夫人寔與忠烈公合德媲美禀天地之正氣全而爲天地所佑是以獨得以上瑞表太平之盛天下之人能不以太夫人之壽而思其故哉苟思其故則太夫人之壽固忠孝者之勸也天將以太夫人勸天下則百歲千歲玆可必矣

賀引禮舍人丁鳴玉六十序

淮陰義門丁氏六世同居有鳴玉者爲王官引禮今年六十矣十月既望其生辰也傳曰六十始壽弟璋子尭時皆太學生爲予門人不遠數千里伻來乞言以壽其兄若父且道鳴玉幼而機警長而通練廼棄儒生業逐什一利父常不懌對曰子各有志何相逆耶遂治產積居計貲程息家用以裕撫弟訓子駸駸成立時出其贏以供內外之費不匱今年耆而康道然若自得也予聞而嘉之曰人有言富壽康寧蓋以備福之難得也即富而未必壽未必康寧雖富奚益矣鳴玉家裕年耆且無恙非所謂福之備者耶且人患無志尤患不得其道昔者子貢學於仲尼廢著鬻財於曹魯最爲饒益而孔子之名藉以益彰子貢之志豈徒欲結駟連騎夸耀閭里爲榮哉良有所重耳是故倉廩實者知禮節衣食足者識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也今丁氏子弟彬彬著矣禮節興矣榮與辱審矣固鳴玉之志之所重也寧獨以貨殖稱厚如陶朱猗頓

之所爲耶鳴玉隱乎市而志乎道者也治生於四十年之間無汚行焉善鄉睦族無侈心焉施德行惠無恡容焉廼今六十無過舉焉故曰君子富好行其德人富而仁義附焉者鳴玉之謂也此其志誠可尚也已夫田生嘉穀農者之祥非種美地肥使無水旱風雨之厄則不可得也人生而壽家道之祥非休息安養使無承前貽後之憂則不可得也鳴玉德基業昌安宴和樂比之素封其子弟儒冠踰侍淳雅温恭有以怡

嗚王之心天之申錫嗚王將有不可限量者矣則其既富而壽而康寧皆天之所必至者又何疑哉敢以是歸二生侑觴于嗚王之壽筵

大師相介谿嚴公一品十五年考績詩

序

元相介谿先生嚴公光輔我　皇上今歲癸丑九月一品滿五考猷績彤庭于是　宸襟嘉悅賜賚叙𣊟寵榮殊特古今希覯維時館閣諸君濡翰摛藻揄揚公勳德之盛彙集成帙謂本獲侍公杖屨久屬一言弁諸首顧本之淺薄何以爲諸君重乎辭不獲乃𢸣纓端簡而言曰遡觀往古賢相之道靡不以樹勳立德爲貴而亦恒病於遇主遭時之艱盖勳德匪旦夕能建而君心未能易得必居位之久斯克有所累積而勳德盛大受知於主然後靡所疑貳而柄用恒顓否則外合而中離朝拜命而夕已去者有矣自古所歎焉雖然人臣所事之君不一其遇而已所操之具亦罔齊其術夫操非正直之術以冀

君之一遇則希世苟合必爲治世所嚴惡正直是操矣不幸而所遇非賢又將引對救過之不暇而暇爲久安之計哉人有言曰主聖則臣直語貴際時也又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語貴遇主也昔者齊之桓公在春秋賢主也管仲遇之卒能得君專而行政久柳下惠直道之臣也所遇非賢不免於三黜其官夫黜以至三則視去其位猶傳舍爾欲望其以勳德自見得乎仲之得君專而行政久斯亦遇矣而小器見譏聖門又何足論哉此無他所操不同而所遇亦殊也公之立朝幾五十年晉陟相位又十有五載古今宅揆之久曾有如公者乎圖事揆策而謀罔不效陳見悃誠而道無不行古今遇主之隆亦曾有如公者乎然人但知公柄政之久得君之專爲古今希覯不知其所操之正直所建之光顯尤非古今人所及也本侍公有年叨從末議而獨觀其深盖公奮庸於弘治之間涵濡聖化而養成正直之德者久矣茲遇　皇上聖

神文武繼運統天公以耆德宿望荐躋通顯自
慶遭逢毅然以天下爲巳任直道事上正色立
朝可否不叅於依違利害弗變其所守大政大
議一主於理而以至誠將之是以　聖心獨鑒
公之忠而盛德宏業日見於天下唐哉皇哉若
斯之盛也當公四考之際人皆以君臣相得之
久世道攸賴罔不忻然稱慶今則五考矣相得
益章久而彌篤所宜忻慶者又當如何也然而
皇上眷注無巳之懷我公圖報方新之志盖有
千載如一日者顧玆十有五載詎足以爲涯量
哉諸君之意將以闡揚勳德匪歌頌弗彰本則
以堯舜伊周之業即明良康衢之詠莫克罄其
形容矧今　聖君賢相交乎勵精經緯乾坤超
軼三五區區文詞疇能髣髴其萬一乎公之勳
德誠有可言而不能以言盡者矣聊因此以共
致忻慶之私云

又

大師相介谿嚴公一品五考也館閣諸君子曰
公福壽之隆名位之峻柄用之久我　國朝鮮
儷也而奏績之日上嘉悅賜賚叙䕃榮寵殊特
又世所希覯予輩久厚公陶鑄忻慶情均可無
一言以紀其盛乎相與濡翰摛藻㚇萃成帙屬
本序諸首簡本乃言曰公自弱冠登第蜚英藝
苑五十年于兹而以一品秉鈞者十五年此豈
易得哉本嘗思其故矣莫事匪君也而臣道惟
良莫任匪臣也而君道惟明二者相須甚殷而
相遇恒難君明臣良古人謂之千載之遇惟其
不遇斯巳矣苟有遇也其誰能舍之魚水之喻
豈不諒哉本也幸獲侍公久公以忠勤之德敏
達之才居政本之地平章百揆折衷羣議或事
籌造膝或言行沃心統於一而應於萬必曰吾
所持者朝廷之法天下之是而不敢以毫髮之
私叅於其間且九命循墻一心匪石公位極品
矣不異初仕時也極品四考五考矣不異一考
再考三考時也今之言事君者能有如公者乎
聖天子在上若日月之照臨臣之忠者邪者勤

者惰者敏者鈍者莫不洞鑒於淵衷而非公莫有當其意者是以典禮之因革政治之注措人才之用舍民隱之軫救邊備之計畫凡　聖心所欲為悉取足於公之一身可謂信之篤而任之專矣自古言君之知臣者有如今上者乎由是觀之必有公之良而後能事上之久必有上之明而後能任公之久雖然斯二者皆天也天欲平治天下必有不世出之主而又有名世之臣輔之故代言良弼謂之天賚昔　孝皇祝天

而得公越二十餘年始大用是天以公遺今上也公為太史時數賜告及入相春秋且長矣勞苦萬倍於曩昔顏益強健非天之所相乎可否相濟謀斷兼資赫然弼成嘉靖之治信乎千載一時也豈非天耶天既以公賚今上矣上萬壽無疆公亦克輔無疆則玄齡之居相二十三年令公之校中書二十四考未足為量也公當過之矣是舉也豈獨攄吾輩私情已哉于以見天惟純佑我　國家焉見士大夫之有賴焉見天下蒼生之受福焉其可慶也大矣諸君子皆曰本之言然敢敬書之以獻

賀東園徐公七十壽序

師相介谿嚴公語本曰自吾視篆留院即辱交于東園徐公今餘三十年矣吾子其又為公外孫壻也言交情親誼之厚者莫吾若茲歲甲寅公七袟五月某日其初度之辰吾將馳一使為公壽而不可無言也子官留都久自謂知東園公深則能言公之壽者宜莫如子本惟曩歲甲

辰公六十本嘗與稱觴之末以鄙詞進乃今又十年矣重以介谿公之命而姓名復登公之堂豈非大幸耶本聞之求仙者當以功行為本若德不修而但務方術終不得長生也本於公有徵焉本識公時年已逾艾矣每見公拱手而立俯躬而行肅肅翼翼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辯而能訥孔子所謂至德罔不兼備其事神也齋戒滌雪諷誦叩禮獨處淨室而不近閨闥者月恒過半焉其遇人

也宴會禮勤於百拜交際儀及於通國本八年在留都而不見公之敬有一日之褻本無𢡟百通飲公之酒而不見公之意有幾微之倦公又好施予振人之急濟人之窮救人之難必竭其力而後已誦公之義而感公之恩者籍籍滿道路間此皆本所睹記即古之獲長生者其修德或未必如公之備且至也天道所益地道所流鬼神所福舍公其誰哉昔魯有機汜者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而三起

汜寒士憂譽之者少而惡之者多不敢釋其恭卒成恭名於天下公乃中山王之裔上公之子也又通籍貴署金緋在躬公於天下不輕矣能不爲驕亢人猶當賢之頋勞謙允恭懷仁好義操行之堅自少至老抱一而不變視寒士尤加今天下之譽公者無親疎無遠近無知與不知君出一口汜又何敢望焉雖太公八十而爲敬勝怠之銘衛武公九十五而爲抑詩以自警豈有加於公哉曏昔公六十時本見公耳聰而目明體強而貌澤即少壯人不逮今自留都來者言公之精神意氣與本所見時無異乃知公積功累行不特如道家所謂滿三千而已養成不老之姿而克享無窮之福脩德以長生徵之於公詎不信夫敢以此賀公介谿公曰然遂書之以往

賀陸母李太夫人七十壽序

聖天子龍飛藩邸時則有若介菴陸公者遘期翊運效勞策勳位至都督以顯名於天下然其

相助於内彰懿德膺榮封人人知爲賢配者盖李太夫人云介菴公仙逝已久有子曰東湖者發頴武科今爲太保兼太子太傅食伯禄曰次湖者第進士今爲尚寶少卿相輝競爽所謂亢宗者非耶說者謂太夫人積德既厚撫訓備至之功居多是以　恩數荐加封號峻極每龍章天錫人爭覩而傳誦之莫不以太夫人爲賢母宜有此報也太夫人今歲壽躋七秩五月五日爲初度之辰在朝之公卿大夫以至姻戚僚寀

無不登堂稱慶者乃箎菴朱公華則於東湖兼有姻僚之義者也屬本致詞焉本曰介菴公浙産於本爲同鄉故本辱東湖昆仲之交愛特深聞太夫人之賢亦稔太夫人之賢不能殫述即其所相者介菴公所成者東湖次湖可知已莫匪婦也而以賢稱者幾歟莫匪母也而以賢稱者幾歟我思古昔伯宗梁鴻之妻賢婦也及爲毋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毋也爲婦時亦無聞今太夫人婦德如此毋儀又如此世豈易得

哉本聞之好德錫福箕疇所陳玉瓚黄流著于詩雅蓋言福之錫於君畀於天者必安和淑善之人固未有倖致者也太夫人攸好德矣貴矣富矣其福之先者莫若壽自茲七十而耋而耄而期頤蓋理所必至者哉予嘗謂太夫人之生日惟重午重午云者如日之再中也日再中則太平之象也昔人謂太平之世人個長百歲况太夫人生應太平而相介菴公以起家秉 聖天子御極之運壽算無疆又奚疑耶諸公往哉

是日也其惟拜太夫人而祝之曰青青者艾爰采爰佩豈若錦萱言樹之背太夫人之壽千歲則在又曰禔福祝釐命縷縈之今月何日獻此王卮太夫人之壽千歲爲期又曰旨酒孔嘉菖陽丹砂願言酌之泛彼流霞太夫人之壽千歲無涯諸公欣然曰得之矣請誦此以侑觴

賀吳滄溪大尹七十壽序

延陵稱多士而吳氏望于陽羨顯者繼起如文肅公頤山公皆起家名進士位登臺省聲華籍

甚其弟滄溪先生承世資素業少負才能屢試不偶乃以例入太學謁選天曹倅許州以課最遷武城令治民如治家邑大治方向用未涯也曰吾少此一第今小試以見吾志已矣遂幡然謝官歸隱于荆溪之上優游山水間一切紛華勢利事絶口不談今年届七袠季春十有三日初度予太學生馭爲予門人請一言以歸壽其父夫文獻之家道德所萃天人交與必履貞服誼者能應之故瑞祺恒及嘉士而慶澤獲於邁

時也武城公長者家素文獻含章體道遵養修正不疚於義不詭於時天固與之矣迺又際明盛之時值亨嘉之會仕者安其位隱者適其情士大夫在朝在野咸遂厥志以故武城公得以怡桑梓而樂天年祿和毓粹以熙應無窮焉此其人豈偶然哉天道之所與聖澤之所涵交孚協應信不誣矣夫金石之堅以其純松栢之乂以其實麟虞之瑞以其仁非必導引屈伸離世絕俗也而金玉爲良珍松栢爲良材麟虞爲良

獸人皆稱之無異辭豈皆求之而後能哉受中於天則脩者其常也秉道於身則乂者其正也故永錫難老者是謂天定天定者人亦定焉則其昌熾康永所必致耳武城公得於天人之助者不既厚矣乎馭賢而肖所以嗣寵光揚休德者行有望焉則夫願真育神以恒固其齡筭至於耄耋期頤蓋有必然者矣予歸第捧觴以述予言爲壽

澹泉集序

澹泉集者集諸所紀述顧子號澹泉意也顧子吳人名奕字汝承澹素好脩吳中士以儒醫重之及通籍來京師脩職業奏奇効而士林圖所酬顧子者顧子輒不受乃酬以文辭顧子雅重文辭名公達人片言寸楮藏置笥中弁髦金帛也彙而成集蓋數十年之積矣乃今因余弟樂謁余言爲序出前大學士顧未齋公所爲記觀焉顧未齋公吳人又稱同宗其說甚具可信也且余弟寔顧子寮友稔其爲人以告余余諾爲

序序曰夫道貴通用士重素養　明興稽古建官百司庶流各以其道進用而保護　皇躬侍從禁掖醫垣有賴焉故被章服列班行與縉紳大夫頡頏士而不得以儒進者得與於此亦榮矣乃世之官醫者汲汲聲利終其身若與儒異轍夫道異乎哉視所養何如耳顧子之養蓋在吳之虎丘山酌泉爲號故自吳中達京師濟疚澤槁濯痼滌邪泉之汲用溥矣而其所養者達不改窮乂不殊暫重文辭而薄聲利澹如爾也

夫水稱上善泉美丹丘識者取之當時傳志所載游詠諸篇備矣頤子之號澹泉其亦知取類矣乎茲集也首未齋顧公少湖徐公次尚書秦公林公次詞林數子又次諸士人釋銘傳贊歌賦律調殊人而異製畢不出未齋公意指是可以序矣余之諸顧于也在壬子之秋今且二載諸不可虛公暇書此授余弟以復顧子云

送大宗伯季泉孫公之任留都序

少宰季泉孫公擢南京大宗伯予欣欣然喜也

或者曰季泉公自癸丑守太夫人制別且又矣茲來也僅逾歲大宗伯視少宰秩雖崇然不似銓部要也以季泉公之才望即贊密勿參機務爲宜而胡乃擢之使南耶公爲至親顧喜之何也予曰予之喜正以其南耳我 太祖肇造區夏建都金陵設六部以治天下而禮樂教化之任則屬之禮部其關係視他部特重南之禮部固 太祖之所創建也夫教化之道忠孝而已今天下之言忠者莫過於忠烈公而忠烈公長子伯泉又以孝旌表其門季泉公之孝人稱之不異伯泉諸子若文中武庫文和太史華又皆以祖父之心爲心一舉足而不敢忘天下之言孝者莫過於孫氏矣季泉公自奉大對受知聖明登上第爲太史爲官允爲大司成爲少宗伯爲少宰二十餘年未嘗出都門天下士來京師者望見季泉公顏色必慶幸歎羨更相勸勉誠哉所謂不言而躬行天下化之者也予嘗官南太學太學士半天下歲從禮部送入者動以

千計予舍忠孝無以爲教而愧予非其人也安知士無雖令不從者乎今幸季泉公正位禮部則士之望見者必曰此以忠孝稱於天下者也見斯慕慕斯勉未入太學而心已有所向矣季泉公之忠孝不特在一身一家而及於天下又可知也 太祖設禮部以教化天下之意豈不於季泉公慰哉此予之所以喜其南也予聞漢萬石君父子皆以馴行孝謹稱故所至輒化雖慶之在諸子中爲簡易者相齊齊大治後武帝

特以孝拜爲丞相封侯子孫爲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夫石氏僅以孝謹遂能化人得名通顯若此况季泉公忠孝之性醇確之行博洽之學經濟之才遠非石氏所及者其關諸世道豈淺淺哉　聖天子宣麻拜相必在旦夕無疑矣予之喜爲南士喜爲　太祖教化天下之意喜而一時違離之情不與焉或者聞予言亦不覺大喜適我同郡諸君之仕於朝者屬予言以贈季泉公行予即以此告之諸君聞之亦喜遂書以往

賀大師相介谿嚴公八十壽序

聖天子御極之三十八年元輔介谿嚴公壽登八十正月二十二日爲初度之辰先期　聖天子聞而褒之詔加公伯爵祿金幣寶鏹羊酒于家又賜宴于禮部　恩綸自天而下道路喧傳縉紳動色相慶皆以爲位極人臣寵榮壽考而膺全福者公一人而已倚歟盛哉中外遠邇亦莫不延頸竭蹶思一望見公顏色以賀於是太傳蔡亭朱公輩皆公姻戚也慶忭視恒情倍萬乃屬本致詞稱觴焉本曰記有之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公壽八十矣而耳目聰明步履強健如少壯其算未可量聖天子念公忠勳特賜腰輿免大廷賀謝給珍膳無虛日凡遇寒燠温諭慰勞勉其保護至於出入必擇時所宜即慈父之於愛子不是過也今又以誕日加公非常崇異之禮數千載所僅見其子若孫無慮十數人皆身都通顯金緋繞

膝而賢孝濟美夫福莫先於壽莫慶於君臣之遇莫樂於子孫之盛國朝百九十餘年來可與公彷彿者誰歟稽諸典籍名臣碩輔又孰有如公者哉是故公之福可謂備也已本惟人情孰不欲福而實出於天公聚百順以膺全福天也然福雖出於天而莫不由於自求公之求求諸心也公直性忠亮見道精明自秉鈞持衡以一身而當注意之重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公跡寄啓非道不陳應務

御物惟法是擴夙夜兢兢匪懈恒若鑒臨在上知有君而不知有他甞曰吾惟求其心之安以順於天以無負　聖天子之託而已若曰枉道狥人屈法伸情不惟不能亦不敢盖二十年如一日也每聞好義陰德事則擊節歎賞不置稍涉於利則蹙然弗悅若將浼已焉此其心何心也以此心事君則忠對天則順君之所望於臣者忠夫有忠而寵不加焉者也天之所助於人者順夫有順而福不備焉者也人欲知公之寵

日隆而福日備盍自其心而求之乎本侍公有年沐清風之緒論接冬日之温顏習見而深知故敢道公之心而著其獲福之由書曰天壽平格盖言心無私而通徹三極無間者則壽之否則天豈肯私壽哉今觀於公益信公以平格之心既通於天則躋上壽膺備福如執左契以取之矣老子曰有德司契其公之謂歟夫平格周公語召公也其後召公壽果百八十餘歲乃知周公之言質諸天而不誣本於公亦云葵亭朱公葦咸曰然希忠等知公之心誠不異於子也自此輔　聖天子於萬年召公左契在公手矣相與舉觴祝天爲公壽

又

維天純佑命保乂我明乃俾師相介谿嚴公應敬皇之祝蜚英槩望以光輔今　上一德同心秉鈞軸者已逾二十年歲巳未公壽届八十上以公忠勤匪懈特下詔褒嘉賜食禄視伯肩輿出入禁苑殊錫異數遣中使送至第國朝二百

年相臣知遇未有盛於公者也若生旦加恩則曠古一覯焉舉朝士大夫謂此盛事豈宜以公遜謝迄無賀祝之詞於是臺中諸御史復相聚造本問祝焉本曰公勳德遍宇内即使百司庶府人執一觚詎能盡之今諸君欲爲公祝亦有說乎御史合辭言曰自古宰相佐　天子以進退人才表率百寮爲職而激揚清濁舉善剌不良則憲臣事也故自漢以來政府臺中號爲表裏今　上以神聖御極羣臣鮮有當其意者乃

委大政於公獨乂公虛心體國樂善忘已迪哲顧俊簡棄詭隨百寮師師小廉大法署有羔羊之風人懷尸素之媿即使奇衺欺罔之徒出於其間猶將囬面而易慮也吾儕得以從容臺府委蛇班行奉法度於清時守繩墨於位署者豈非公之賜乎夫德大者壽公有尹正庶僚之德矣是宜壽願自今壽百千歲以儀刑我公之德又有言於列者曰輦轂之下何以稱焉若夫衣繡持斧出使方國官邪之所糾察幽枉之所伸

理又有虜騎長驅夷颿倏集安危定於呼吸是非決於斯須銜命而往軍旅之責存焉所恃者皂囊咫尺之疏耳朝入而夕報暮請而旦俞使天門不隔於九重湖山非絕於萬里上澤流而靡壅機宜中而無失今東南海之夷豕息遠遁而西北諸虜晝牧不敢邇塞垣豈非籌於廟堂者定邪夫功大者壽公有計安生靈之功矣是宜壽願公自今百千歲以仰承我公之功本曰善哉諸君言公之壽也抑朝廷之設臺臣俾之達聰宣德不猶身之有血脉乎是不可一日滯也諸君度能自爲無滯否本常侍公見臺中奏事當　上意公必慫慂使見諸行即不幸有所督過亦必力解然後已拳拳焉以愛惜人才培養國脉爲已任者公之心也今天下大勢譬之一身公如元氣長運於中諸君如血脉周流而無滯於外即宗社萬年之慶於是乎在此豈公一身之慶哉天欲純佑我國家則公百千歲以至無疆斷可必矣於是諸御史皆曰吾問公壽

得壽國焉請奉斯言爲公壽亦以爲天下賀

賀冢宰默泉吳公六十壽序

皇上御極三十有七載冢宰默泉吳公以一考奏績吾浙縉紳大夫徵言爲慶時余夙夜在直因循未有以應也越一載歲在已未仲夏二十二日又值公六旬初度之辰諸大夫復來請余致詞爲壽余之情寔均諸大夫茲其可已乎乃言曰天惟純佑我　國家必生才德兼備之臣秉國鈞而贊元化躋斯世于富壽康寧之域若

古昔申伯山甫之類是也二公出爲連師入位冢宰夾輔宣王周道中興由是崧高叙其寵榮烝民侈其功烈然皆釆列于詩書至于今頌焉豈偶然哉盖基之者德也推而行之者政也政成德立而福祉綏備者天之道也我　皇上道侔堯舜卓越周宣然用賢圖治宵旰靡寧曩者冢宰之任難其人徧察廷臣中無有如默泉吳公者乃特任之命下之日中外咸動色相賀稱爲得人盖公之盛德其渾涵包并如長江大河

歸容萬彙注焉而不盈也其鎮定堅確如泰山喬嶽吐納元氣撼焉而不竦也夫器局閎博者隨試而皆宜識見精明者妙應而無滯是以出當藩翰則民頼以保奮入總銓衡則士服其藻鑑令諸司百執事莫不務脩其惇大光明之治而無偏刻比周之私海宇蒼生舉得於寧靖和平之化而無疾苦愁怨之嘆和氣充溢嘉祥荐臻將躋斯世于富壽康寧之域者非公之功耶公之功誠可謂本於德而發於政者也功德之大者天之報施必厚俾公名敵霄壤壽比金石斷可必矣昔申伯山甫皆洛産也故誦者推其山川毓秀之原以及其名位德業之備吾浙山川之勝甲于東南而人才稱傑海内若夫位冢宰樹勛伐者凡若干人炳然先後輝暎今言柄用之早勲望之隆精力之強未有如公者也豈特光于前哲媲美成周而已哉他日載吾浙之名山當與嵩嶽並峻于天而罔極矣余謭陋叨被眷倚恒廩廩然以無能報稱爲懼尚頼有盛

德大臣如公者足以補衮職而明邦國庶幾篤棐之義相與勵翼焉至于諸大夫所以慶慕禱頌于公者亦莫不有儀圖爱助之心也余謹論次其德政之大者以復諸大夫之請而因致之以爲壽觴之侑云

又

皇上中興用賢圖治簡任成德列於大僚巖廊之上彬彬乎多壽俊焉歲在己未冢宰默泉吳公年届六十或問於本曰吳公之壽豈不關世

運哉今　天子至仁洪厖陶斯世於壽康之域執政元老躋耆耋而議帷幄公乃被　上簡眷起而參會其間精神聚於一堂謨謀達于天下此所謂千載一時也運之所與壽誰能限之本曰子知公之必壽而未知公之所以壽也天之有意人國則必有成德之彥出焉爲之斂賢才布庶位亮工熙載以福澤乎斯民而後國家得以衍靈長之祚其人亦必多享耆耇之福所謂天人參焉不獨運數然也我　皇上方崇三五

之業百司庶府咸欲得人以振起事功而所以掄擇其人者惟在冢宰耳自非識度玄朗器量閎廓豈足以當之公之清通簡要本自夙成若其更練多而猷慮審如漚麻於水鍊金在鎔其精明之德有以信於四方而廣博含弘之量又足以負荷天下之重故自掌銓以來闢衆正杜羣枉曠然示人以至公之道賢才無積滯之憂朝野有登明之譽百司庶府庶幾哉可謂得人矣夫人主以一身寄於億兆之上所託以代工修職者羣臣也臣皆得人則人主可以高拱而無爲是故其壽在君四方幽遐得人而分理之則皇澤溥而不壅元元之衆各得其所於深山窮壑之間是故其壽在民建萬世之業垂無疆之慶以奠宗社以迓天庥是故其壽在國由是寵眷隆於上恩澤厚於身至順也功德立於後世而令問不窮至久也福延子孫濟美而不替至祥也壽之道是謂大備故曰天人參焉不專在數也吳公浙産也於鄉人有榮施焉浙之縉

紳大夫既嘗徵言爲公祝矣而諸君之與公同郡者復有問于本本不能辭也姑述其所以語或人者畀之諸君往哉合舉觴而慶曰公之壽其大備者乎

賀師相介谿嚴公元配歐陽一品夫人八十壽序

誥封一品歐陽夫人壽八十夫人大師相介谿嚴公配也少公一歲今年八月十四日初度之辰朝之公卿大夫皆曰令妻壽母自魯頌以來

數千載無聞焉而茲於夫人僅見之豈易得哉乃相率稱慶而諌垣諸君則來請予言以往予曰壽考福澤人之至願也而實係於天要亦有以致之而不可必得至於壽登耄耋貴躋極品偕老且康聚百順於一門尤爲至難昔鹿門龐公之壽昌與其配偕至今以爲美談然特巖穴士耳固未嘗貴世有貴者矣或未必壽而又未必偕上壽壽矣又未必多賢子孫是故景星不繁朱草不蔓角者斷翼者跂天固若靳之也而

洪範敘疇曰五華封致祝曰三即其敘與祝多遺福焉古之人又若不敢過望以取必於蒼茫之間亦以氣數不能齊云耳乃今觀之夫人則天固無所於靳且釐焉其全畀之矣夫公自入相今凡二十餘祺　聖天子眷注日篤而夫人爲歐陽氏系出文忠公固賢相後也笄年而嬪於賢相因公貴屢膺一品誥封同壽同德同康強衣蟒腰玉龎眉渥顏歲時駢席坐怡怡愉愉羅綺輝映矍若雙儒在堂稱觴拜舞於前者則有司空爲之子諸孫壯者幼者偉而秀者崢嶸特達咸通籍出入承明之廬金紫炫耀蘭玉森列即考古志汾陽晉潞之盛舉而擬之秖覺其歉歉焉不足誇尚已而公固若執左券索償於造化隨取隨足所謂人之至願而不可必得者今皆盡得之不啻兼三祝五疇已也又何其極盛且備哉雖然盖有本矣　聖天子神明御極綏輯海宇豈特咸三登五焉惟公左右朝夕則今中興之皇業最隆者公實贊之公爲　天子

腹心參密勿之議以天下爲己任不問家事惟夫人克相於內俾公專志以事上今則中興之相業最隆者夫人實賛之揆其自惟天眷　天子故不靳於公以贊　天子惟天厚公故不靳於夫人以贊公殆交相成焉則夫人之壽固與天運國脉相休美者矣諸君之慶非徒爲夫人壽盖當爲世道慶也慶而祝之曰自茲與公偕老千歲永永佐我　聖天子雍熈太平措斯民於仁壽之域則慶夫人者孰有大於是哉諸君

曰昔人有云宰相行之諫官言之非有賢宰相則諫臣不克行其言其等黽勉承乏賴以寡過者盡公賜也而今乃知夫人與有助焉敢不敬以爲祝

賀官保大司馬梅林胡公五十初度序

官保大司馬梅林胡公自強年按撫兩浙以至總督直浙閩幾十年而曰艾矣今秋九月二十六日爲公懸弧之辰先期予親舉人邵子型輩以書抵予曰型等夙蒙公訓植受恩最深行逢五秩初度願奉巵酒爲壽知公者莫如先生預徼惠一言將執以往予念辱公知愛久慶祝之懷不在諸子後公以身負天下重望東南數千里朝廷倚以爲安其感恩思祝如諸子者又豈鮮哉予不敢以不文辭予鄉人來京每稱公之才頌公之功有曰吾習知公者也有曰吾在公左右而見者也有曰吾地方幸公有備而保全者也有曰吾鄉賊猝至男婦被掠去無算賴公剿賊奪回而家室完者也有曰吏僕未可終語

在奏牘中可稽也今士民私願惟　上天佑之聖心眷之由此而入掌樞密佐　聖天子致太平俾四海之內歌咏如我三省之士民予聞而喜曰休哉公何以得此耶雖然人知公之才能言公之功而未必盡知公之心公之心忠乎朝廷而已矣保乎生民而已矣以故其謀若疎而實密其事若費而實省其跡若可疑而皭然無毫髮之染義理明而識見定自公之外予未見其人也昔公爲御史按浙行予餞之公曰今倭奴慓悍猾賊浙沿海諸郡縣無不被其慘毒吾行豈守故常坐臺中但陰持人短長有意督過之已哉奮願與諸將戮力殲此而朝食予心誠壯之既而公至浙適倭賊數萬猖獗時提督動失機宜公曰此吾事也每報賊所在即開門躍馬先士卒赴之士卒因之有進無退賊望見輒遁去是以有鶯湖王涇之捷其後公爲提督爲總督以計解桐鄉之圍能使徐海縛其黨陳東麻葉諸酋先是謗議蝟興而公砊然自許曰試

侯之及以計召徐海於庭下同事者咸失色懼變作公獨談笑自如厲聲詰責之海賊數百人慴伏莫敢起旋以兵力殲海賊數萬人殲刈無遺先是亦謗議蝟興而公硁然自許曰試侯之王直者稱雄海上倭奴視直為進止廟堂之論皆曰直不擒禍不息也乃懸賞格得直者與萬金封以伯爵公慷慨引為已事以兵法部勒智能之士諜謀黙運不踰時而直在圈矣先是謗議亦蝟興而公硁然自許曰試侯之已而功見

言信直浙數年間晏然無警彰功萬里之外超躋一品之階當享喬松之壽向之議謗者始恧焉悔罪之不暇矣此誠由公之心惟生民之急而不顧一身之利害使公少有全軀保妻子之心安有今日哉李聃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由是觀之公誠以天地為心者也諸子往哉請奉觴而祝曰公從今以往五十年保我生民用副我浙直人之願又祝曰未已也自期頤以至千歲用副我諸生之願又為我言曰南渠子祝猶未已也他日得歸樂飲極驩道故舊披心腹指天地之道以為證長生之券公執之矣

餘姚縣丈量田地序

予讀蘇子較賦役之文言利弊明甚若為吾姚發者未嘗不撫卷而歎也姚民之患非一端而莫大於田賦之弊安得令吾姚者力任而悉蠲之哉庚申之冬周君伯谷以進士授吾姚令予見其倜儻不羣必能任事不辭難因首以丈量

田地事告之周君曰何謂也予曰吾姚田有官民僧免地有官民稜其為等不同而賦亦懸異國初因田地以制賦因賦以制役蓋甚均也又有魚鱗圖以識田地之形人不敢欺其後圖失無所於考吏書富豪稍稍為奸而以重作輕譌多收少欺隱飛洒蒂留賠貱其弊誠有不勝窮者矣是以貧難逃移而戶口日耗訟獄繁興而逋負日多為令之計莫若按行其田地一一丈之合官民而一則焉盡舍其舊而新是圖則諸

弊刻華利澤公溥吾民其有瘳乎況言官嘗言之諸隣邑已行之吾姚何憚而不爲哉君曰此吾責也下車即詢于士夫士夫如予言又詢于邑中父老及執役于官者無慮數百人皆曰君之及此言也是百姓之福也君乃據邑中人陳請之詞而達諸撫按守巡諸大夫諸大夫亦莫不以爲宜亟行也於是君乃昭揭條約于邑門其綱曰正經界曰編定各里字號曰均等則曰相地宜曰定圖式曰謹弓步曰重委用曰清詭

寄曰嚴賞罰曰復舊額曰定期限曰慎攢造而情事尤詳著于目俾士民曉然知至公之意有不如約者罪之士民益驩欣相慶曰百餘年宿弊今一旦當搜剔矣君既令有田地者丈之以報坂長里吏丈之又同親詣覆之又同乃已戴星出入雖深山窮谷必至凡見在之田即田也見在之地即地也盡一邑之田地而無不丈者矣亦無一田地而不賦者矣由是戶無無田地之糧人無不賦之田地言某里而知某田地之所在也言某字而知某田地之廣狹若干也賦皆一則不失　祖宗之額畝皆各足遂絕收付之爭雖有巧術亦無能售其奸矣刊刻成冊布在一邑家藏而戶識之自茲以往三尺童子可鬻可置向之逃移者曰吾今無累可以歸向之逋負者曰吾既有田將何諉君之善政固更僕未能數即此一事而邑可無訟也事竣君屬予紀之於乎吾姚田賦之弊亦久矣使不遇周君民之患未知其所終也吾姚之人夫誰能忘周

君之功語有之立德立功此之謂不朽周君之功其不朽矣乎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鎣　校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晋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序

浙江鄉試録序 隆慶丁卯科

今天子龍飛御極歲丁卯爲紀元之始而天下鄉試士適維其期于時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某人謂賓興國家重典在茲歲其事加重矣乃走幣聘儒職有學行者如期至至則以其與教授某人爲考試官教授某人某人某人教諭某人某人某人爲同考試官提調則左布政使某人右叅議某人監試則按察使某人副使某人又愼選百執事而御史寔監臨之吏相戒誓然後即事合前提學副使某人攝提學事副使某人所校士三千有奇三試之遵制額取九十人弁刻其文之尤者彙爲録以獻某當序諸首簡竊惟聖人作而萬物覩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今遇　聖天子即位加意元元念非賢不乂明詔首須惓惓以顯忠遂良舉直錯枉爲務普天之下如日月之照臨莫不曉然知德意之所在矣士於此而不思自奮非夫也人臣以人事君是録也其必有賢者能者以充貢者乎某色忻忻喜既而思之三代以還不稽諸德行藝術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即漢之鼂董公孫不免科舉之累幸而果賢能也他日内而輔部臺諫外而藩臬郡縣惟　天子使安國家保社稷奉法循理功見言信何往而不利哉不幸而或有不肖者與於其間則負國病民貢舉非人之罪誰能逭之又安得不懼某方喜懼交馳於中御史曰審如是將安所決筴以事　上耶某曰且喜且懼者愼之至也今所取士卷具在獨不聞乎王通曰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衡懸不可欺以輕重繩陳不可欺以曲直取其中式者去其不中式者亦執是說而求之而已矣因言知

人則賢者能者未敢以爲不收也況淅爲天下首藩名山大川甲天下鍾靈孕秀代有聞人如章懋王守仁之道學商輅謝遷之相業于謙孫燧之忠義其他經濟之才淸修之節直亮之氣彰彰表見於世者更僕未可終皆出自科目夫三歲一舉懷珍而應者尚若是其多也茲當雲龍風虎之會　聖天子加意旁求視曩昔不可同年語豈無懋等若人者出乎御史曰行將謌鹿鳴以宴之也其尚朂之俾終無遺愧焉於是其又曰語有之人臣有六正曰聖曰良曰忠曰智曰貞曰直有六邪曰具曰諛曰姦曰讒曰賊曰亡國今觀諸士之文根極理道發揮仁義闡析微顯揚搉古今粹然一出於正王通所論君子之文得之矣由是而措諸事業其爲正臣也何疑豈徒以懋等望之雖伊傅周召亦可企而及也雖然昔賈黯及第謁范仲淹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拜其言不忘夫不欺者孔子教人事君之道即忠

信之謂也故又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諸士朂哉無忘今日之言則六正之臣具見於斯録有司者亦藉是以自慶於無窮矣

贈伯翁白竹邵老先生九十序

歲甲子仲夏二十三日爲白竹邵翁九十誕辰是日也翁之宗族姻親鄉黨知識者咸願登翁之堂而慶且祝焉先期翁甞有辭以謝客予曰翁之族亦巨矣而年有逮於翁者乎翁之親亦衆矣而年有逮於翁者乎與翁同鄉而相知者其人無慮萬計求其年與翁若者誰歟今翁之壽誠世之上瑞非麟鳳比夫安得不快覩而稱觴耶禮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不敢過言道經之必見也豈有宗族姻親鄉黨知識者而顧可已哉翁之壽非特世所稀覯即稽之載籍亦鮮有及者昔榮啓期九十樂矣乃太山逸民耳視翁以進士起家治二劇邑而政績超卓官刑曹理漕政而剖斷明允遠近輸服者何如也伏勝

過九十授經明矣然代傳多出其女口視翁之談今證古深謀遠計役精神而決嫌疑如指諸掌者何如也張蒼過九十能幸女強矣然口中無齒惟飲乳而已視翁之齒皆完固飲酒食肉如少壯者何如也由是知翁之壽即三人之近百逾百皆非其儗矣予嘗論命稟於天修短若不可移而長生可致又往往見諸傳記夫傳記中說神仙事誠渺茫而聖人言仁者壽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亦不可信耶翁之壽無疆亦於仁

與德而知之也翁性孝悌而學問造詣至老而不衰故吾鄉之言孝者必曰白竹翁言友于者亦必曰白竹翁其他善行無論即斯二者使宗族稱之鄉黨信之蓋六七十年無間言是豈聲音笑貌爲哉語曰孝弟爲仁之本可不謂仁乎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可不謂德乎仁至而德盛長生之券公執之矣予辱翁知愛有年而窃予允又爲翁姪女壻故得與於親知之末茲於壽筵請以召公儗於翁爲翁壽召公翁之世祖蔽芾甘棠民寔歌之公治二邑已五十年至于今民誦之稱爲召父也千載同聲矣召公佐文武成康歷四世尚存傳謂其壽百三十餘歲翁之壽遠紹世祖無疑也奚啻期勝蒼之足道哉

送大司馬劍門趙公入理戎政序

大中丞劍門趙公以督兵撫民兩浙者逾二年比奉　聖天子命來會稽恭祀南鎮之神祀畢報至公擢兵部尚書協理戎政矣亟宜北上因

便道顧予草堂予曰公之忠誠才識簡在　聖心茲擢允愜人望甚爲　朝廷重吾越民之聞之也相與扶老攜幼充塞衢路攀公之車曰公何以去我也浙有倭患以來徵兵之多加賦之重費用之繁鈔掠之苦雖鷄犬不得寧自公下車兵有制而戢賦漸減而輕費無不省弊無不華且身先節儉而藩臬郡縣莫不是則是效吾民始有更生之望矣公有大功即宜加秩何以去我也又矧鎮神曰吾神自帝舜封鎮揚州之

域順陰陽出雲兩福善禍淫上保　天子下佑人民數千年間罔不惟神是仰今吾民幽則有神明則有公公之功德尤顯顯在民之耳目以入于民之心使公而去民將何賴焉神欲庇吾民盍俾公永撫我而聽之去乎公車不得行公曰吾人臣也惟　天子使豈得爲爾留乎越民不得留徒相與咨嗟太息如失父毋焉既而過杭杭之民猶夫越也所至千萬人焚香擁道竟日不得過傳云近者謳歌而樂之遠者竭蹶而

趨之其斯之謂歟公去而民思之不已有謀於予者曰先生　天子之輔臣也吾民欲詣闕上書借公如何予曰爾等蒙　聖天子之恩而不知乎天子神人之主也昔公爲御史大夫例不出都門而致六卿　聖天子念浙民之久困特俾公來以佐爾民之急神之相之固宜今倭寇遠遁海壖無驚賦稅減而盜賊息五穀熟而民人育東南可謂安矣昨歲北虜入犯畿甸　聖天子宵旰靡寧當宁而歎顧營兵十餘萬無可

使者使兵如熊如羆將噉剿無噍類矣何犬羊之足憂又思得公者掌握而訓練之猶夫在浙未爲晚也於是公有戎政之命四海之內莫不咸軫聖衷可知巳事重於浙則公在浙事重於京師則公在京師若代公而來者不改其度率而行之則公之德無一日而不在浙爾民何以借公爲哉且神無往不在京師爲重則顯著威靈助　聖天子驅烖醜虜神之職也公今日之行雖神亦當勸駕矣京師安則天下之民舉安

書曰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公之德又豈不爲浙民所式哉巡按御史黃君瀾亭以試事未竣不及餞公撒棘之日即走使屬予爲文以贈且道與公同事久誦其盛美不置予方與浙民言即述此以聞於公以見瀾亭之知公敬公浙民之感公思公也并致予謂公宜在朝廷之意云

送邑博小山莊君會試序

小山莊君者雲間人也雲間故多俊傑而博綜墳籍以學稱忠信德敬以行稱摛掞麗藻以文

稱莫有過於小山者小山弱冠舉於鄉聲名籍籍起士類咸知有小山云即魁天下躋䠞階以功業表見於時奚難顧逡巡不偶於春官雖然養之益充而人之望之者益大今少師存齋徐公首立極辨之朝平生擇交游慎許可獨與小山厚每對人必稱小山賢不置曩歲小山來掌教吾邑存齋又寓書於予曰莊君學行爲吾鄉第一流予聞而喜曰吾知小山名久業隆於鄉邦譽延於遠邇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得存齋

之言而益信此吾邑之幸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者朝廷所用以扶植世教保安人民而鎮撫國家者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善人善人由師而後有則師之於天下甚重學不博無以待問行不高無以矜式言不文無以應制三者不備不可以爲師則師之於天下甚難昔者非無師也師名而實不師無怪乎善人之少也小山之來豈非吾邑之幸朝廷實有賴焉已而小山至儼然坐明倫之堂出言成範立行可模

乃嚴示程約進諸生而語之曰吾業已爲爾師苟可以淑爾者吾力勉之爾諸生其亦無淫心舍力以荒于嬉於是與吾邑之士群聚州處究經史之旨趣遵聖賢之軌度游古今之藝圃未幾諸生莫不更相淬礪曰吾師可謂昔無而今有者也有師如此而不知奮志自棄自暴孰甚焉凡三年而吾邑之士可以待朝廷之用應有司之求者濟濟於小山之門矣小山樂諸生亦樂吾邑士大夫莫不慶子弟之得師也亦樂予

始聞小山名今見小山之爲人矣益以徵存齋知小山之深也不知吾浙爲學師者無慮數十人有如小山者乎不知海內爲學師者無慮數千人有如小山者乎無何巡按張君獎之稱其學行能文宜爲學師者法巡撫趙公薦之稱其學行能文足以大受顯秩不宜以學師三年淹也巡按黄君又檄之以學行能文必取高第宜再上春官試乃知吾浙與海內如小山者不多得矣小山於是赴春官行吾邑諸生有第與未

第若干人皆英才大器所謂善人者也感小山誨育之恩乞予一言爲贈予既已知之矣又何言哉雖然胡安定教授湖州而門人皆明體適用遂遷侍講中允宋之稱師道者莫加焉魏文靖教授松江而勸學至助膏食粥後擢至吏部尚書國朝稱師道者莫加焉小山茲行及第大用由侍講以陟冢宰俾二公不得專美於前不卜可知也但至於今人不羨二公之爵位而仰二公之師道小山在吾邑德立矣功立矣名立

矣其諸不朽者乎小山幸無忘於吾邑

送大郡伯崑峯詹公赴柳州序

吾姚在浙東稱巨邑而繁劇幾埒中郡一日不可無賢令今况無令二三年耶署者又遷代不常且謂非專職有利未必興有弊未必革吾邑士民怏怏多闕望乃撫臺按院特以吾郡貳守崑峯詹公來治之公至之日喟然嘆曰牘如山積事若蝟集其廢也久矣不振作而滌蕩之姚人其能堪乎於是窮本末究事情分别得失利害籌度施爲緩急曠然示以至公之懷不三月而逋稅輸納恐後囹圄日見空虛道無莩秩里無吠厖大姓悉皆歛戢黠猾頓至消沮吏奉法不敢爲奸吾邑稱大治邑之士民莫不交相慶曰吾邑何幸而得公哉即有賢令烏能及之既樂公之政又憂公之去相與問借寇之計於予予曰嘻公安得留哉昔公以名進士爲秋官郎秉公以持憲原情以雪冤昭鑒以擿伏佐國之法以整齊天下之民當是時言明察之官忠信

之長慈惠之師咸於公是稱焉無何忤權門意遂左遷於州公佐之凡振民之急而恤民之瘼者無所不爲頌聲興於其州觀風使者交荐之未幾遷别駕於某郡公佐之凡承上率下叅校政事短長無所不至頌聲興於其郡觀風使者又交薦之比者貳守吾郡吾恐席未暖而擢命至矣茲來治吾邑逾三月吾民之福也所可望者幸擢吾浙之藩臬則德澤之及於吾邑者未艾舍此豈能爲計哉已而報至公有柳州郡伯

之擢吾邑人聞之莫不惆然若有失也公不吾邑治而擢擢又不在吾浙之藩臬老者曰孰恤吾孤幼孤幼者曰孰安吾老士大夫曰孰有如公者以造福吾民相與徬徨數日而不能已予乃進士大夫以告於吾邑之人民曰公人臣也詩曰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公自筮仕逾二十年其廉明勤慎公仁正直聖天子覽章而書屏者屢矣與我共理之意其能一日忘公哉 天子以天下爲家柳州遠在百粵衣冠絃誦雖不異

中土然江嶺之間表裏民夷夷習潛出肆掠居者行者一時不得去刀矢亦云艱矣制御拊循非高才雄畧威望素著者曷勝玆任 天子以賢使公而公所以媚之者將不在是乎安能復顧吾邑耶雖然予聞州牧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者以異政茂績耳公異政茂績所至輒表見觀風使者又嘗交薦之矣超擢吾浙藩臬之長大拜保釐之仕可佇而俟也吾邑受公之福澤豈不大哉吾邑士民皆釋然曰君之言理有必至但一時感戀之情終不可已公行之日小民無慮千百計攀轅卧轍奔走先後父老謳詠謳吟厥聲載道士大夫設供帳一賦烝民之五章一賦崧高之卒章相與祖餞於西郊予不佞敢敬叙之

賀冏丞圖南親家謝公五十壽序

予聞鄉飲酒禮士民有德行者自五十至九十百歲雖立坐豆數之不同皆在延致敬議之列禮又云五十杖於家養於鄉昔漢高舉民年五

十已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置爲三老乃知人五十亦可稱老於天下老則尊尊則年至宜賀豈俟六七十然後爲壽哉今月七日圖南謝公五十初度之辰予子兗忝爲公壻率弟子華往賀之禮也予憶先少保君與公父南臯翁交善南臯翁中年始得公公在髫齔英偉瓌秀不凡先君奇之嘗賀南臯公曰翁積德深厚天錫佳胤非特亢宗啓後有賴其壽福亦無量也予稍長與公從兄海涯公同學數數得見公果如先

君言其後予辱公愛不異南皐公之於先君乃獲締姻盟意氣之孚親誼之篤雖未陳不過云兹值公壽躋五十予感念疇昔而喜可知也人見予之喜也問予曰五十半百耳百歲當何如予曰予非喜公之五十也公年五十而目烱然明耳洞然聰髮黝然黑顏色步履即少壯不逮由此而六十而七十而八十而九十百歲可必予何爲而不喜雖然此特以禀受言也公實有德以致之公太傅文正公之姪宗伯汝湖公之

弟既生長貴族又早歲以光祿丞侍膳於　天子出判塩司掌富國足邊之計巨商大賈日奔走於前及遷太僕丞與九列並駕可不謂貴乎籍南皐翁之遺又積有俸禄克勤克儉業日增拓可不謂富乎貴且富矣公猶謙仰自居言若不出諸口身若不勝衣俾一鄉之小大衆寡無不歸心德莫盛焉夫有德者必得其壽自今以往更五十年而不已固理之所必至也予何爲而不喜先君之言於是乎益驗他日鄉飲以九十百歲正位大賓且如漢之三老永爲一鄉之望允執左券在手矣予何爲而不喜因遣兖往捧觴而祝曰公之壽如日之升以及中天猶今五十至於百歲也又祝曰公之壽如月之恒馴滿其半猶今五十至於百歲也祝畢又道予之喜不在五十而在百歲以至無疆也公其爲予進三觴焉命綱紀識之

贈大中丞羽泉劉公擢留都少司馬序

予在畎畝日從鄉父老游以故習知民間情囊

歲劍門趙公擢大司馬去而羽泉劉公代也父老曰自倭夷猖獗毒我生靈當時督撫大臣驅民以戰不足又調遠近之兵無慮數十萬竭府庫之財以供不足又加賦田地山蕩無慮數十萬民苦倭患極矣然賊未滅則父母妻子且不保雖浚我以生不敢怨今幸目不見倭而以倭故遺患者尚多民之望於督撫者猶倒懸之欲解也趙公不可留則所望者劉公耳君在朝久必知劉公其能慰吾民之望乎予曰二公皆予

所深知也龕亂寧民二公同心趙公以資望當遷　聖天子軫念東南之民宵旰側席歷選在廷之臣卒無過於劉公者是以趙公入而劉公代在諸父老不可不知　聖天子之恩宜相慶以感已而公至沉幾秉照舉全浙軍民之事悉總制于厥衷不變趙公之法而務盡趙公之意利興矣而有毫髮之未興不已也弊革矣而有毫髮之未革不已也冗兵汰矣而明賞罰精訓練兵日益強浮費省矣而計羸縮量出入財日

益裕約已不以廉人而懷惠頌德之聲滿道弘度不以容非而畏罪遷善之徒比肩吾浙稱大治及民有赴愬於公之庭者仰窺公痌瘝乃身之情見于顏色是以民無賢不肖無衆寡無小大皆以爲將安將樂不知有倭之遺患矣又相與語予曰昔趙公以才望不二年入爲大司馬今公亦二年矣且公一舉而海賊餘黨殲兩浙之民安再舉而山賊之巨劇殲四省之民安殊勳大勞雖晉之司馬加之總督吾恐　聖心之眷方隆又當召公矣吾民何所永賴哉未幾公果以少司馬召入留都贊機務民皆傍徨攀戀嗒然若有所失問予以留公之計予曰　聖天子以天下爲家方浙民思治則公以廵撫來及四省有警則公以總督任今兩浙安矣四省安矣　聖天子念留都自振武營變之後必得才望如公者彈壓之庶保無虞於是又移於留都公以一身繫天下之重蓋不得不來浙又不得不往留都矣諸父老何以留爲近日不見　聖

天子之旨乎謂公選練軍丁足兵恤民一舉兩得直隷閩廣俱倣此况行於浙省者由此而千百年不可改公雖去而其德與政無一日而不在吾浙可知也又何以留爲行且入爲大司馬爲冢宰賛　聖天子億萬年太平之業則澤又當及於四海豈吾浙所能私哉諸父老曰吾等不能舍公者懼公之德政隨公而去也今聞君之言男安於耕女安於織常如今日矣雖子孫亦霑被無窮相與踴躍而喜予方與鄉父老談

適方伯蔡公劉公憲副楊公華屬予言以贈予不佞敢述以聞然予敬仰之情又豈有出於此者乎

送大中丞玉泉趙公擢少司徒北上序

玉泉趙公鎮撫吾浙二年　聖天子擢爲少司徒得代行有日藩臬諸公走使者至山中屬予言以送之予衰且掘數年來與農夫野老游處畎畝間講說桑麻稼穡惟養生是務不復知有文事何以辱諸公之命哉使者曰諸公以玉泉

公昔按浙今又撫浙施澤於民久先生浙人也知玉泉公者舍先生其誰歟予曰嘻予不能文而能言玉泉公之政非敢固辭但昔玉泉公按浙而去也民懷之日望其復來其復來也人喜之惟恐其又擢而去今既擢矣借之不得留之無計方與浙人悵然若失怙恃也安能樂道其行哉既而思之公雖去而政與澤自在也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自古帝王之有天下也不以天下

養一人爲樂而以萬民不得其養爲憂是以我
聖天子汲汲焉惟賢之求尊其位重其祿而寄之以養民之責賢如公者在浙則一方之民得其養在朝廷則天下之民得其養任有緩急職有小大亦惟其所使而已曩乙卯之歲倭寇猖獗浙之郡縣被其焚劫殺戮者無慮數十且徵兵數十萬供億以百萬計悉取之傷殘之民民不知有生之樂矣而公以御史按其地慘然見於顏色誓滅此而後朝食乃振紀綱修戰守察

吏之賢否論將之勇怯而賊遂殲遁又大比兩浙士而試之遴選賢俊以充賦於上農復耕于野賈復出于途工復居其肆民始有生養之望當是時浙之勢誠急公宜在浙既而公事竣還朝賊雖去而兵不撤賦猶重而瘼未蠲所以保釐拊循之者不可無賢　聖天子軫念元元於是公又以御史大夫開府於浙公至秉理照物動必研幾虛襟而衆善必集大公而羣策兼收凡所以省兵食之費減財役之征視曩昔十去

四五馬且儉約過節寬容有制保兩浙之民煦煦然如赤子當是時公又宜在浙再朞而兩浙之民逃者復困者甦勞者息在在式歌且舞矣歌曰龍蛇雜處兮禹則驅之草木障塞兮益闢而馳民未粒食兮稷猶已饑五品不遜兮禹爲人師禹益稷禼兮邈不可追生我養我兮永惟趙公之思於是浙號大治 聖天子念政有本而施貴博乃擢公爲少司徒自監察而巡撫而少司徒其職皆在養民而其任益重以尊矣蓋

少司徒下制民產上經國用而天下戶口稅賦農田常平等事莫不隸焉故其政及于天下非止浙一方而已白傳云善其職者爲登大任中茲選者莫匪正人其有見於斯乎然浙之利弊民之休戚莫不瞭然於公之心公處政本而運籌量劑以均平天下則浙人受其福必多予所謂澤自在者以此昔崔羣孟簡皆由此進宰相以公之賢過群簡遠甚不日膺 聖天子眷注正位六卿置諸左右弼成至治之和薰蒸丕冒放諸四海以養萬民永臻雍熙太平之盛又可知已本也尚當與萬民歌之

寄壽大方伯蒲谷岑公七十序

嶺南有蒲谷先生岑公者其子小谷以給諫出守吾越抱公絕私寬猛兼濟民有善則喜而獎之有不善則怒而懲之強者不得凌弱智者不得紿愚求其瘼而振其窮煦煦然如父母之撫其子無所不至也未朞月而八邑之間率令從好相安於四民之業樂其樂而利其利式歌且

舞矣昔魏郡輿人歌岑熙之政謂其伐枳棘而遏蟊賊犬不驚而足生氂今復於小谷見之即召父杜母何以過哉民戴小谷如父母則公者固大父母也茲十二月二十日翁壽登七十初度之辰我八邑士民欣欣相告曰諺云飲水思原天生小谷固爲越人造福而推原所自不在公耶又相率竭蹶稽首堂下爲小谷慶而祝公千歲者應之若驩在姚邑士大夫則屬予致詞以往予昔始通籍於朝公已官儀部儀部固多

名士而公尤以瓌奇特達稱每班行望見公頹
色峻整氣度雍容心竊嚮往之其後公歷中
外善能由廉弛張中節專以慈惠爲本而輔之
以公又緣飾儒雅俾澆風弊俗頓革所至民無
不感去則見思當是時治行冨第一人謂公正
位部臺表儀朝著可佇而俟也夫何徘徊藩臬
間逾二十年僅極於方面而止至于今公論不
厭亦莫不冀公復起及小谷舉進士居諫垣上
自朝廷下至生民其得失利害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正直謇諤爲士類所倚重天下又不莫知
公有子即公不出而未究之用當酬於公之子
矣越也幸首蒙小谷至治之澤則仰公感公宜
莫若吾越人是故公壽而小谷喜吾越人亦喜
雖然壽公者豈特吾越人哉公之父子誠世所
罕儷者也世孰無父而德不公若能老而已何
以成子之賢世孰無子而賢不小谷若則何以
彰父之德楊子曰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
父其斯之謂歟人生非貴與壽之難而惟父德
子賢相成之難傳有之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
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
公寔有德而積之厚且久既于其躬又于其子
爲蛟龍雲雨以澤天下以慰天下之望則公之
壽所謂壽國壽民者非耶小谷爲吾越則一郡
知有公爲藩臬則一方知有公爲卿相則四海
知有公自此祝公而耋而耄而期頤以至千歲
固天下同情也或言公居近蒲澗産九節蒲安
期生餌之逾千歲予以爲天欲俾公親見其道

之行於予以食其報神明所相即不餌蒲必千
歲也故於吾邑士大夫之往既原天所以壽公
又推天下所以賴公壽而區區頌祝之意亦於
焉效之

寄賀鄧覺軒先生榮封序

覺軒先生者王洲鄧公父也公治予邑逾再朞
得封先生如其官異數也　勑命自天而下公
喜動顔色予邑士大夫莫不爲公喜相率造公
之庭屬予致詞以賀予曰舉一事而衆善集焉

者其封親之謂歟親賤也而倏貴仕同也而旌異在人父則徵教在人子則稱孝君以此勸爲禮臣將思報必忠是以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可賀莫大焉况國朝之制文官七品而上一考稱職者得封其父母否則再考不得也仕於内者事簡職易舉得者常十九在外稍難矣至於令一人之身百責攸萃左簿書右法律甚至衝寒風冒烈日而不休尚往往救過之不暇安望其能稱也即稱矣上之人未必知即知矣登薦

剡而聞於　天子者十鮮一二蓋有歷數十年而竟違其願者矣未及一考而觀風者交章薦之首應卓異之詔特出常格榮膺封典玆僅於公見之他令不敢望如之何其不賀也或曰令之難若此而公獨易易焉者何哉予曰昔黄瓊世家子習見故事後居職練達論議人莫能奪公自高曾大父皆以科甲顯名天下服大僚至先生於世俗紛華不見可欲夙窺衆妙之門遂有高蹈之志獨教公繩其祖武殊切也公生本

同瓊而英敏天縱得於家庭者既早又博覽墳籍總制于清衷丱角即蜚聲場屋以故取高第談當世之務察微知著如指諸掌隨其所在如駕輕車就熟路矣不見公下車之日乎前此予邑久缺令吏抱文牒森立爭訟盈庭待理不可勝數公手批口荅迎刃而解或倥偬道路間倚騎可否事不爽毫髮人固以神明目之矣及行之逾再朞節財省力平賦均徭修廢剔蠧鋤強扶弱學校興而田野闢凡可以爲予邑造福者

無所不致予邑士民相聚必舉古語以爲頌曰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鏡之明如衡之平由是觀之即璽書褒勵延英召對亦宜而先生之封猶以爲晚以今逾一考矣徵書旦夕且下行將入居臺諫爲天下論利害荐躋卿相與　天子討安危功績日茂而禮數益隆先生由此屢膺誥命紆金佩玉稱老於玉溪之上可佇而俟也不特予邑士大夫賀而天下之人爭賀之矣於是予邑士大夫次第舉觴爲公賀已乃再拜望

公轉聞於先生

賀石橋任公六十壽序

有爲石橋任公徵文於予者史君汝鳴曰吾十五人者與石橋子體之甲子同舉于鄉因得數數奉公頹色蓋世所謂通家子行也今春正月六日公初度之辰將致詞稱觴焉更欲重以先生之言予曰予子兗婦翁謝太僕爲公中表弟公子體之又每過予談文昨歲於太僕所會公而目炯炯而耳洞洞而行矯矯即少壯不逮心竊羨之知公不在諸君後予聞上壽百二十歲六十則壽之始也鄉飲之禮五十者立六十者坐先王於六十固優之矣是以六十宜壽夫人之生壽爲難諸君知壽公矣然公之所以致是而未涯者何哉諸君曰治世之民多壽我　皇明二百年于茲和氣薰蒸薄於四海庶幾太古之世公宜壽予曰此天下之所同也烏足獨爲公壽諸君曰臨山屹立於北海之濵群山環峙若拱若揖若導若翼聚精凝和公是以生宜壽

予曰此一鄉之所同也烏足獨爲公壽諸君曰敢問先生之所以壽公者何如予曰壽出於天德修於人惟德動天惟獲福在德五福莫先於壽公亦自修其德而已壽何庸心昔予嘗詢於體之曰尊人何爲體之曰大人平生事親孝處兄弟友愛訓子姪嚴且慈和睦宗族與其鄉黨朋友皆出於至誠又樂善好施無倦數十年間爲親疏遠近所宗信里中往往有不平事未輸情於有司而不敢欺大人得大人一言即解去予聞而歎曰有是哉即古稱有德人與仁人於公見之矣由是知有德者必得其壽仁者壽則公之以今視前六十猶五十也自此徵後而七十而八十而九十而百歲以至百二十歲所謂如執左劵者非耶他日體之登上第據要津使天下人知體之有壽親北海之濵有大老則壽公者不特今日諸君巳也諸君往哉對臨山而祝曰願公壽如玆山長老於太平之世又爲予言曰公年彌髙而德彌卲即百二十歲尚當過

之以至于無疆請進無筭爵諸君曰然敬受之
將以爲公壽

賀都諫孟湖沈君暨配周孺人五十序

曩予叨居輔弼而孟湖沈君實首在諫垣嘗立
殿陛之下與　天子爭是非氣昌詞直見與聞
者莫不竦然敬之當是時海內想望其風采予
謂君旣結主知又爲士類所歸心當不次擢如
李藩拜相韓忠獻知制誥矣未幾守制去竟爲
忌者所中不起使君之佐不稱德而有懷未盡

吐濟世安民之功未盡見予每念之未嘗不爲
君三歎也一日予親夏子某邵子某馬子某過
予談三子者前後館君家而予與君別且十年
矣因諗君起居三子者道君年今五十而精神
意氣即少壯不遠且行中規還中矩不矜而莊
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居處有禮閨門之內有禮
以至于宗族鄉黨賔客有禮自吾輩所知君可
謂盛德人也平居論事引其端必要其終擬其
行必稽其敝舉其粗必究其精而難顯之情至

妙之旨往往於文發之吾輩忝爲塾師而顧受
君之盃良多今君處畎畝之中矣每聞朝廷舉
措得則喜動顏色否則愀然見於眉宇間是以
朝夕訓導其子者不特使其窮經史能文章而
已將以未究者取償於其子而其子賢誠足以
繼其志又得厥配周孺人者四德兼備習勞執
勤翼翼矜矜所以佐君而教子者無不至三十
餘年君鮮內顧之憂即桓少君孟德輝何加焉
自吾輩所知君可謂有福人也予聞而歎曰有

是哉君今五十方三代受爵之時而已家食數
年矣天生君何爲意者必爲國家大用以福蒼
生而乃一試於佐郡再試於諫垣已矣此予之
不可曉也雖然功名身外物耳君身進而才德
爲朝廷重身退而才德又爲鄉邦重進退在人
於君何損至於優游林泉間行仁義而談道德
令妻賢子天倫樂事聚於一門之內以享遐福
於無窮天於君未嘗不厚予亦不能不爲之歆
羨也三子者因起而言曰孟湖懸弧之辰乃在

季冬其日茲孟夏其日則周孺人設帨之辰也合德媲美吾輩將次第有祝焉願得先生一言以徃予既素知君又三子者請安敢以衰拙辭予聞先達人言天之壽人者一人之自壽者三人以百歲爲期故所望於天者一而已而人之所可自盡者立德立言立功有三焉此之謂不朽夫人能盡自壽之三而後天之一壽從之也何也語有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自予所知與三子之所知君之德之言之功所謂善者非耶

有一於此足以得天况三者既備何患乎天壽百歲之不至哉三子者第往祝之君之壽如日之升以及中天猶今五十以至百歲也又祝曰孺人之壽如月之恒馴滿其半猶今五十至於百歲也又祝曰君之德之言之功備于其身及於其子雖萬有千歲無窮也三子者以爲何如幸告於紀綱識之

贈邑令玉洲鄧公應召北上序

玉洲鄧公者蜀名士也及舉進士人人欲得公爲令乃銓司謂公才宜巨邑於是爲姚令公至予邑人除道揚旌導公車過城市人仰窺公志念深矣此必爲吾民造福者予邑士大夫相與入賀見公英姿雅度立談間多憂民之言予曰予入仕逾數十年識天下士亦多矣未有如公者也姚民幸哉幸哉是日公坐堂上則爭者想者餒者凍者繇者租者以至兵戎財賦士農工商紛然雜至於前案牘隆隆山起一惟公之是裁公口荅手批各得其情而去頌聲籍籍騰於

城市中莫不舉手相慶公性本高明而志在康濟常欲興禮制樂簡刑寛政奬儒術抑吏道正風俗厚人倫乃首召諸生問學校諸生謂莫大於學宮之久圮公遂力任修建事載予記中次問通邑父老積獘何在父老謂莫大於錢粮征收無法公於是作歲計録而諸蠹盡剔值歲歉民饑則救荒之策有出於古人心思所不及者民賴以生活逾萬計行之朞月而一邑之利罔不興害罔不除廢墜罔不舉教化罔不行表揚

節孝搜訪隱逸又無所不至千里應其言百姓歸其德邑號大治觀風者遂交章薦之矣予邑人每相聚感天爲姚氏造福俾公爲父母忽焉或有憂色謂公之才之政既洽于民心薦於當道聞於　天子則爲臺諫爲公輔可佇而俟也予邑豈能久淹哉如公去是奪我父母矣如之何其弗憂幸而至於再朞又幸而逾於三年使公朞月而徵去則予邑學宮不知修建於何時再朞而徵去則予邑錢粮終至侵冐而民困三

年而徵去則今歲饑餓之民必委填於溝壑是公之去留誠關係姚氏之安否在予邑若不可一日無公者予邑人方以爲憂而公果被召當去予因解之曰昔也公不可不來今也公不可不去公來立功於吾姚公去輸忠於　朝廷是天生公之意也予邑人試思之予邑更有如學宮未修者乎歲計不清者乎饑民無救者乎三者皆已賴公而盡美矣則公之去留孰緩孰急孰小孰大不待智者而可知也予請誦三詩焉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公令予邑之謂也又曰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其公被召之日乎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言公盛德至善姚民所不能忘者是在公去後耳適邑博程君某李君某吳君某率諸生來屬予言贈公行予衰且拙不能文聊述所云云告于三君三君曰即先生之言可謂知公矣請書之以往

又

聖天子下詔徵天下治行卓異者十五人將爲

臺諫之選而首及吾邑令鄧公報至通邑父老子弟相顧徬徨且喜且驚曰公一旦去矣其如吾民何予因進父老數人而詢之何謂也父老曰吾邑自遭倭患以來困者未甦勞者未息征求者未已逋負者未蠲連歲又以水患五穀不登甚哉民之不聊生也往者吾輩日夜焚香告天願得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來治吾邑救民於水火之中已而公以名進士來下車聞民有疾苦憂形於色慨然以身任之有使一民無不得

所之念果愷悌君子也其善政彰彰著人耳目者如吾邑錢粮當輸納者歲不下三四十項而多科重徵誅求侵盜弊端百出莫可窮究前此歷若干年矣更若干令矣卒未有能革之者徒付之無可柰何而已公乃蚤作夜思謂弊之生令煩而緒多故也乃計一歲之需而名之曰一條鞭派徵則攢爲一總起解則照舊分項贈耗毫釐不加焉刊諸冊而著爲令雖三尺童子曉然無疑也即有神姦亦無所售矣此非吾邑千

百年之功德哉如今歲饑甚人幾相食公則亟請於上官遍諭於鄉族多方聚穀適鉅萬乃飭里胥報者必饑而饑者毋漏不如令者痛懲之又毋俾遠村饑人携老幼蒲伏來城中於是日日親詣諸饑人村舍中召諸饑人面覈無僞即給票取穀去量其受饑深淺而多寡之以故全活者數萬計此非一時恩德及於吾民者哉其他律已之廉而一菜不取莅政之勤而戴星出入刑罰省而囹圄空虛財用節而里甲晏然出

令必愼稽察必嚴無事鈎距以爲神而民不欺無假箠楚以爲威而民自服士習其教民安其業四年如一日吾輩方日夜焚香告天願爲吾民借公今公去矣如之何其不徬徨也予聞而歎曰誠然哉誠然哉予之情不在諸父老後但朝廷以用賢爲急小賢則小用大賢則大用書曰惟后非賢不乂向公舉進士則以吾邑試之吾邑亦號難治既試且效賢孰大焉聖天子以天下爲度者也行將大用之使公爲給事中爲

御史朝廷之得與失百官之賢不肖兵將之強弱錢粮之盈縮刑罰之中否工作之興止悉於公是聽公自今明目張膽志意伸於論奏埋輪攬轡風采著於施爲使天下之人皆當如吾邑之民况吾邑之民已賴公生養而安全之矣又安能復留之哉予適與父老言未竟而公之僚佐郭君某孫君某胡君某又請予曰某等幸從公後賴公左提右挈維持指示得以竊祿苟免於譴願乞一言以見吾三人之情予曰諸君之

所以佐公而治者治吾邑之民耳公雖去而公之政自在也如歲計之録千百年而不可變救荒之策自古無有過之者予嘗譬之公盧扁也病有尪羸有傴僂有呻吟得其一視無不應劑而起苟守其方可以長生公挾是道以醫國以醫天下則所及益大豈堇堇一邑云爾哉公今以吾邑安全之民付諸君且以天下爲念矣諸君第帥而行之公雖去而吾邑之民未嘗一日

不家君之福也父老子弟聞之驩然曰若是無憂矣無慮千萬人相率歌舞拜送于祖道之旁諸君因屬予識之

又

予邑庠生諸子大倫等一日相率過予草堂曰某等業已屈首受書激昂青雲之志不敢謂無也而尚未有所遇自玉洲鄧公來治吾邑廉善廉能從民之欲求民之瘼勞心撫字者無所不至而又好銓品人倫奬進才彦某等雖非其人而辱公識拔幸厠門墻每承垂盻遠大爲㝡意匠運於指授道岸亟於汲引若謂某可教也嗟乎駿馬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竟增價十倍吾聞受德者不待成身而拜賜感知而已公於某等奚孫陽顧駿之足云恩莫大焉即摩頂放踵無以踰其感兹當公應召而行也願一言以見某等攀戀之情予曰公猶鑑也鑑誠懸而受其照者妍媸自見公猶衡也衡誠陳而待其稱者輕重莫欺公何心哉較藝則以文取人考祥則以行取人公惟自盡其職而已亦何望於

人之感諸子曰昔周公吐哺握髮禮賢也而容接者懷其德孔子作春秋删詩書立言也而誦習者思其功是以千萬世而不能忘某等今日面承公教顯受公恩安能解於其心哉予聞而嘆曰公之功德可謂入人之深也已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則知我與生我等而謂感不父母若可乎宜諸子之不能忘也雖然公明練庶務鑿達治體事隔於容諂理絶於毀譽吾邑之遺老皆謂耳目所未接昔文翁立學劉

矩起舍尚能教化大行變易風俗如鄒魯公之脩建學宫作典士類視文劉猶過焉而吾邑之士感公之化育成就者豈特數子已哉諸子曰同一感也而有淺深焉公於其等誠哉元造曲成大明私照者也其等不敢必衆人之情不吾若而自謂中心之感實出於恒情之萬萬予曰予聞受人之恩而不知報者其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予今於諸子有取焉諸子知感公矣然感公又莫若報公諸子將何以報哉公平日

之所以望於諸子何如也爲其能取高第也能謂孝子也能爲忠臣也諸子果能若是焉以顯名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稱玉洲公爲知人諸子不負玉洲公知其所以感公報公者不益大哉公自今以往將以知人安民之道佐　聖天子治天下而區區吾邑之治又不足言矣予雖老當拭目以俟

贈大中丞近滄谷公擢少司馬序

近滄谷公以御史中丞保釐我兩浙之人民凡二年而晉少司馬于時柱史乾明周公鵬峯吳公遺書於本曰吾二人者奉　聖天子命來按兩浙方幸與公同心計安浙人也今一旦擢以去公在浙久其政令之善德澤之深知之宜莫如先生願一言以爲贈予衰且拙安能文哉然不敢謂不知公自予歸十年督撫于浙者至公而五易矣在昔梅林胡公以倭寇猖獗徵兵動逾數萬竭府庫之財以供不足又加賦田地山蕩無慮數十萬當是時父毋妻子且不保即重

斂朘削知其生我也不敢怨其後賊去而養兵不已取於民者如故至劍門趙公兵始有制賦亦稍稍減去十之一二民莫不驩然以感至羽泉劉公又減至玉泉趙公又減而民見督撫易則喜謂其又減也然倭賊駕番舶乘風瞬息千里浙五六大郡皆在海上孰能謂賊必不犯則兵亦孰敢一日議撤不知公何以處也且民之望公既厚而連年遭水患歲大侵民饑甚至相食又前此所無在公誠爲難矣聖天子念浙爲

東南首省又財賦所出非得濟世之才曷能轉禍而為福乃俾公繼諸公而來所以慰浙人之望者必有出於諸公之上浙人聞公來莫不舉手相慶曰公嘗撫蜀矣蜀人謂張方平張燾不是過又嘗撫楚矣楚人比之羊叔子杜元凱公之來也是浙人之福也吾浙人何修而得此哉已而公至蚤作夜思凡典革舉措有益於民者無所不用其極於是明載籍以相稽閱審什五以相連持丈湖陂以抑兼并省刑罰以全民命

薄稅歛以甦困乏重農桑以豐委積興學校以作人材表節孝以勵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練軍實修器械以備戰守嚴禁令以防僭偽信賞罰以示懲勸雖撫循之大法而一令之出一事之行民皆以為厚吾之生莫不歌舞之矣至於定更番汰老弱絕虛冒使兵日強而食漸省民賦因而減去尤多念饑民嗷嗷待哺而食不下咽卧不帖席真若痌瘝乃身卒使牧民者體公之意多方聚穀逾鉅萬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數即韓魏公為安撫活饑民百九十餘萬許龍圖為安撫活饑民二萬六千有奇不得專美於前此尤民感入肌髓者也公往來姚江之上予雖不及候公予邑人言公自奉惟一菜一魚其清約儉素即齒危髮秀之老所未覩以故藩臬郡縣宜肉食者不厭藜藿矣民不知有上人之供予邂逅他郡人問之皆如予邑人言乃知公德澤之漸被螻蟻之穴靡遺公之所以慰浙人之望者豈僅僅減賦已哉是以公有

少司馬之命于浙人無智愚無大小無衆寡莫不徬徨太息曰浙人不可一日無公也公去吾民何賴焉且有欲為公留行者嘗謀於予予曰公不可留公有文武才是以撫蜀撫楚撫浙旌節半天下所至宣布德意奠安其疆土而輯寧其民人中外倚以為重　聖天子豈不兩浙爾念哉但公之所歷者皆南服也已稱大治今北虜入犯無時殘害長吏侮畧良細士馬疲於戰守府庫竭於供億視浙誠重且急矣　聖天子

每動拊髀之思則舍公其誰佐司馬而運籌制勝使胡塵頓息九邊無警此又公輸忠之日也故公不可留杜詩謂選擇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有味哉其言也蓋京師四方之極而公卿非大賢不入則公之得入為少司馬其砥礪豈小哉予又聞王廉為兵部侍郎對便殿口陳手畫秦隴形勢利害上大喜即日遷本部尚書公行將見 聖天子而嘉謀嘉猷入告者不止如廉而已其宣麻大拜又可知也

本也尚當佇以俟之

寄賀王毋何太安人榮壽序

郡守鵬江王公治寧波逾年而獎革利與政成化謐五邑之民莫不欣欣歌舞謂召父杜毋不是過每舉首加額而祝曰願公千歲既而聞公太安人何在堂孟冬十一日為初度年蓋七十有一矣則又曰非太安人曷有公耶太安人必千歲於是郡之士大夫相與緘詞不遠數千里為太安人壽乃公之僚友則屬予致詞焉署篆予邑別駕徐君為公鄉人又能言太安人之德曰太安人青蘿公之元配也青蘿公弱冠舉進士太安人歸之即貴顯矣顧儉約自持麤服糲食春蠶夜績不異窶人婦平居與青蘿公相敬如賓事姑孝養備至居姑喪同青蘿公茹素啜粥逾三月而不已又能脫已首飾以嫁青蘿公之妹性極慈惠雖婢僕不輕呵譴惟訓誡諸子甚嚴必使循蹈規矩績學立行以追蹤于古人故青蘿公無內顧之憂而諸子德器夙成此皆

吾耳目所睹記也予聞而歎曰有是哉予初仕聞臺諫交章薦青蘿公又見公裨聖化一疏無慮數千言皆聖賢傳心之學帝王致治之道即數數為予談青蘿公賢予心竊嚮往之恨無由一奉顏色也昨歲鵬江公自臺察來治予鄰郡枉顧草堂乃知其為青蘿公子也如見青蘿公夫閫德不外見亦惟於其夫與子見之太安人既佐青蘿公以顯名天下舉世所稀矣而又為

鵬江公毋則求之列傳中未有比也昔范忠宣之毋嘗以父勑書示忠宣而忠宣卒爲名臣無愧先憂後樂之教劉元城之毋嘗語元城汝父欲爲諫官而弗得汝幸居此地故元城明目張膽直言不諱遂以殿虎名夫二公之毋因二公而傳今鵬江公治寧波何事非范公之心曩在臺中風釆謇諤於劉何讓焉青蘿公誠似文正而太安人媲美二毋矣予久慕青蘿公而不及見幸接鵬江公而被其餘波然願祝太安人之

情豈在郡士大夫之後哉雖然今日之祝郡人也僚友也他日鵬江公爲藩臬爲部臺位愈榮而澤愈溥祝太安人者又當在天下之人矣道家者流以百六十年爲上壽予謂太安人之慈儉合老氏三寶而孝敬賢淑則又過之予亦如郡人曰太安人必千歲哉耋耄期頤上壽未足爲太安人道也

贈教所黄公擢留都秋官序

余讀孟子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未嘗不捧冊而歎曰安得以是道治吾邑哉今於教所黄公見之矣吾邑在浙東號繁劇來治者自朝至于日中昃繼之以燭殫竭精神而文牒之積案訟獄之盈庭侵貸舞弄之奸紛至於前而不可窮詰及其久也拊膺太息而已此其何故哉無乃徒恃其法而不得其心是以竟不治教所公學聖賢者也隨其所在無一日而不講學自吾郡節推來署邑政下車即詣學宮進士大夫坐於明倫之堂群邑中父老子弟環立堂下宣布

高皇帝聖諭發明聖賢之教證以善惡報應事曲暢旁通疊疊數千言不倦是日聽者莫不竦然敬怡然悅易惡改行之念勃然而起相勗必無忘公之教否則不可爲民且不可爲人矣其視以法把持者何如也既而公至邑治事手批口答而案無留牘冤夫停囚待聽者數十百人各各片言折服鼓舞而去時六月不雨公又率父老禱于神不旋踵甘霖大沛吾邑士民欣欣相告曰天實爲吾民俾公來公實得天之心以

慰吾民吾民敢不仰體公之心以遵公之教邑遂大治自是稍干於法皆於理不如其教者相戒不入公門公亦熙熙然多閒暇惟講學一事雖寒暑不輟至於化民成俗矣吾邑民亦惟日夜焚香告天願借公無去無何公擢台州貳守吾邑民相與詣予曰公去矣吾民將疇依茲欲留公敢問計於君予曰公不必留撫按二臺已交擻公視吾郡篆則所隸惟公之教即有所赴想朝發夕至何異公在吾邑哉吾邑民方以爲

然而公又有留都秋官之擢矣於是莫不徬徨道路間欲請二臺留公否則將請命于天子予聞而止之曰公不可留公人臣也惟　天子使公嘗爲御史論時政之利弊生民之休戚文武諸臣之賢不肖今載在南臺奏議中天下人誦之曰望公大用閩藩以公嘗爲参伯興華措注功見言信民至于今懷之天下願爲公之民率公之教者豈特吾邑哉吾邑人安能留之也昔黄霸爲潁川守力行教化而誅罰皆稱神明至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無重囚居則民富去則民思所謂善教得民者非耶其後爲京兆尹爲丞相潁川欲留之得乎今公何以異於是雖然公精粹之德經濟之才視霸猶當過之行將爲督撫以保釐一方爲卿相以霖雨天下其學大行而其教益廣使萬物各得其所此又公之能事也他日吾邑沾被恩澤豈鮮哉吾邑民聞予言曰公誠不可留也乃吾邑以牧民司教侍公者謂予言知公因請書之以贈焉

漆園梓序

予依棲林泉者逾十年孫子文器數數過予草堂必誦所作詩與古文辭遇景觸事或杯酒笑談間亦必有作予心竊訝之曰予昔在成均知子攻舉子業當與諸兄弟競爽明時相繼取高第而今乃棄彼爲此何也文器曰疇昔之事非其好也彼握寸管偶一日之長揚聲名而饕爵位者何限不知駒馳電滅後世無稱焉鏊亦欲圖不朽以自見於天下安能齪齪已哉予聞而

歎曰善哉文器其有志也夫文器因出漆園梓一帙請予題其端予得盡讀之恍若雕繢滿目而膾炙入口不釋手者累日昔沈約讀何遜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于今益信但予衰且病即有言何足爲文器重雖然曹公讀陳琳檄草而頭風愈老杜聞蘇渙誦詩而白髮變黑予誠不及曹杜二公知詩文遠甚今且不覺衰病之去體也况世多知音如二公者乎雞林爭售又當於斯集之出見之矣

賀叅伯羅壁谷公七十壽序

羅壁先生谷公壽七十今月二十八日爲初度之辰鄉中人轉相驩說無不人人喜也徵幣撰詞竭蹶而趨者雲縟星繁矣予姪充爲公仲子壻則請予言往予念童稚與公同學而予顓蒙甚公丱角脫穎金春玉應操觚揮翰頃刻萬餘言有司與當道能權衡者試之必延譽峻賞之不暇當是時文人學士莫不願爲之交予以交自少小而居又相近言親厚者不能過其後相繼舉進士宦中外者數十年雖聚散靡常而情好益篤因是又結爲婚姻今各已謝政歸鄉往來燕笑無虛日即古稱陳雷朱陳者亦何加哉然則今日喜公之壽者莫如予能祝公之壽者莫如予知公之壽必至于耄耋期頤而無疆者亦莫如予或者聞予言曰壽出於天人何與知焉予曰壽出於天德備於我惟德動天故曰大德者必得其壽予謂壽者亦自公之盛德必之而已矣公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契於天無一事

不合於人當其仕也爲司馬則恩及軍伍爲州牧則愛遺氓人爲臬僉則明著平反爲藩叅則惠浹旬宣及其歸也親長稱其孝與悌焉宗族子弟稱其仁與慈焉鄉黨朋友稱其義與信焉蓋德之備於我者隨在而隨足夫安得不人人喜耶是以年已七十矣而黟乎其髮渥乎其容行不杖坐不几瀟洒出塵之姿超然於形骸聲色之外即少壯有不逮者昔人謂之天賞詎不信夫予嘗讀詩至南山有臺一則曰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二則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一則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二則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其所以祝頌君子者綢繆反覆而不已蓋有君子之德則必光顯於邦家而祝其長生於斯世夫亦人情之所不容已耳在公誠可謂君子矣予謂公之壽不可不祝亦不假於祝而必符所祝至於萬有千歲如執左券也彼偃仰屈伸呴噓呼吸若喬彭者何足道哉克也往哉第曰克伯父云云敢以聞於稱觴之末予將率諸弟

子姪登堂爲公壽若夫人偕老齊眉昆季競爽胤子趾美皆公德所致更僕言之未易終兹不殫述云

送大中丞黃涯郭公擢少司徒北上序

黃涯郭公以大中丞保釐我兩浙之人民未踰年而晉少司徒于時柱史虬峯謝君玉崗張君奉　聖天子命按兩浙方幸與公同心計安浙人也一旦擢去則繾綣之情良有不容已者乃屬予致詞爲贈予辱公之知最久不敢以衰拙辭予惟公學純而養深識高而事練弱冠舉進士敭歷中外措注翕張與道變通奮然以天下爲已任幾四十年矣今海内言資望並隆者鮮儷焉即正位六卿猶以爲晚况兹擢乎憶曩公以左右方伯徘徊浙藩者數年一介不取比潔氷壺以廉善廉能獨立於衆僚之上惟念東南民力已竭尤視之如傷凡可以寬紓而安輯之者無所不至郡縣夤緣横索之弊搜剔殆盡深仁厚澤蓋已浹于十一郡之民心矣然海氛雖

息而養兵之費意外之虞未敢謂必無也以故民喁喁望公建節開府縮盈汰冗永爲浙民造福夫何辛未之春公顧以大京兆擢而浙民始倀倀乎如有所失矣猶日夜焚香祝天曰昔郭喬卿厥德仁明顯宗賜以三公之服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之無非慰民心也　聖天子若兩浙之民是念何惜於公之復來乎已而當道者不欲重違浙民意公果以大中丞來撫矣至之日浙民鼓舞相慶如赤子失慈母而復來鞠

我也即蜀民之於張忠定不是過乃知公暫爲浙民而來非兩浙可以淹公也不踰年而擢爲宜公知民信巳下令曰僞不得以亂俗私不得以壞法放不得以越軌奢不得以敗制必屏此四患於是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未幾凡公之所欲爲無不如意民亦相安於樂利之中不知有征求之擾力役之勞兵革之苦矣且相戒不敢干紀犯法以自棄於公

兩浙號大治使他人爲之假以數年其效未必至此也不踰年而擢爲宜然公不他部擢而擢貳戶部者何哉予謂當今海內虛耗而府庫空乏軍國之需無所於頼生民之困豈堪朘削必得條奏人間利害如李元紘材能如張平叔清白如劉漑者左右於度支之堂朝夕會稽節省制國用而蠲民瘼可也今欲求其人舍公其誰哉　聖天子念政有本而施貴博公自方伯而京兆而中丞皆職在養民至于今其任益重以

尊矣自玆以往上廣儉約清靜之風下副四方寬恤之望皆公之能事也雖然公在浙久浙民之利弊休戚關諸公念者尤切公處政本而運籌量劑以均平天下浙民受其福必多不係於公之在浙與否昔崔群孟簡由此進位宰相公之賢過群簡遠甚宣麻大拜可佇而俟宅端揆以佐　一人弼成雍熈太平之盛則普率之人又將頌之矣豈特兩浙巳哉敢以復于虬峯玉崗二君幸轉聞於公焉

壽大中丞東泉鄔公六十序

東泉鄔公以大中丞奉　聖天子命來保釐我兩浙之人民惟玆壬申其月其日爲公初度之辰而公年六十矣于時藩臬閫諸大夫相與屬予曰自公開府僅僅數月耳而敷施翕張與道變通量財賦之盈縮加意節省養兵數萬充然日見其裕案牘紛至於前者動以千百計公手批口荅頃刻剖決無留兵練而智勇畢集伍清而老弱盡汰使威聲震於海外番船望見浙境

輙遁去且將爲浙人建不朽之績汲汲然未已精神意氣誠世所罕儷也其等朝夕師承禀受之者實惟公是賴而感慶之懷良不可已願得一言爲公壽予辱公之知最久兹又蒙庇已深方圖與浙之士民踵門而祝也况重以諸大夫之請乎予讀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遐不黃耇詩人之祝君子詞意諄複若此者何哉蓋君子存心正大持已端嚴節操堅貞謀

慮深遠隨其所至一政一令之施利必興而害必除威必畏而德必懷功必成而惠必溥出鎮邦國則一方受其福入佐朝廷則天下受其福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子故祝君子者必至于眉壽黃耇而後天下之人始慰昔公起家工曹正身奉法甚者勞績人比之鄭善果及典大郡寬猛相濟興仁遺愛人比之高允在臬司明習律令人比之張蒼在藩司京兆安輯賑恤人比之富弼此皆遠近之所著聞者也詩所謂君子者

非耶是以浙人望公之治者如跂覲公之德被公之化者如醉嘗私相謂曰浙遭倭寇傷殘之後瘡痍未復而征求不已自公至而毫髮無擾金鼓絕響桑麻禾黍被野矣安得公千百年長養吾民哉又曰吾浙固多善良而姦宄亡命間亦有之自公至而顯戮潛消人因感格者不少安得公千百年長教吾民哉又曰愚不文不能效詩人詞但願他日自六十而七十如鄭公又八十如富公又九十如高公百歲如張公以至

萬有千歲比予與浙人之情也諸大夫即有祝焉又詎能加於南山有臺之詩耶更幸無以浙人一方之言少之也古之君子自任以天下之重每自一方始天之生君子匪止爲一事每於一事始猶千歲之日也自一日始公今六十謂之始壽萬有千歲殆將自浙始乎雖然以公之才之德吾浙人安能留之由此而歷卿佐躋台輔可佇而俟也崧高之章黃髮之什與南山有臺更唱迭和祝以天下矣尚當有名世巨公摇

訾以侈其盛者若鄙言則先驅也敢以復於諸大夫幸轉聞於公

賀朱母趙太夫人六十壽序

敬齋朱公者當今名將也以功擢至都督總制我兩浙雄兵開府海上每按部過姚江必顧予草堂予見其貌矯矯氣英英戈迴白日劒薄雲天古稱虎視龍驤者何加焉及叩其議論方畧又淵淵其莫測也予心竊敬之我兩浙得是公海上數大郡可高枕而卧矣即有番舶卒至如

鯨鯢投罟鑊耳安能偷生哉予意其必將家子也詢之厥考承襲祖職棄世敬齋甫十歲所以訓育砥礪俾敬齋覽書史學兵法夙夜孳孳不敢滛心舍力以即於安者實惟母夫人之功敬齋起家千兵學成文武觀風者交章薦之乃遷民兵把總則訓練所御士皆一心可百勝遷遊擊則雷合電發戰必勝而攻必取遷叅將則傳析授鉞盜賊剿逌無遺四境寧謐及爲總兵則威名益著而功勳日多封拜可佇而俟也太夫人撫而樂之嘗曰吾年未三十而孀居栢舟自誓惟汝稍能成立是望不意其至此也敬齋跪而言曰冠每當事遇敵不遑將毋而奮不顧身固欲效尺寸以報　朝廷實成母夫人之志耳今忝居元戎而板輿迎養且幸海波之不興也三月七日值母夫人六十初度之辰敢捧一觴爲壽太夫人喜舉觴而酹曰吾不以能老爲樂而樂在子之成吾志也於是敬齋麾下士無慮千百計皆舉手竭蹶而應之若讙曰非太夫人

何以成公之功非公何以成太夫人之志願太夫人千歲哉又各各徵詞以發揚其美予親陳君把總鉅則屬予言以往予久辱敬齋知又稔知太夫人賢即非陳君當有祝也況重以陳君之請乎予惟有母難壽母又難祿養難成志又難昔張遼母至屯遼所督諸軍將吏羅拜崔邠爲太常爲母導輿張遂爲刺史爲母執轡當時人皆以爲榮夫人子迎養其母在禮當然母有貴子榮之亦宜不知遼邠遂母之訓子如何也

不知當時人亦有因三子而祝其母者乎彼三子未嘗誦母之教不似敬齋歸功於母夫人也今敬齋建牙分閫俾兩浙之人倚之如干城士者讀農者耕工者居肆商者出途數千里之間晏然無警所謂捍災禦患者非耶推敬齋之意有一事不稱其職則一日不得太夫人之懽是故功在敬齋而陰德則在太夫人也予聞有陰德者必得其壽錫之難老長生天固所以報之耳太夫人自此而古稀而耄耋而期頤以至於

萬有千歲斷可必矣豈區區榮養者可同日語哉

重修海昌徐氏家譜序

予觀海昌徐氏譜而知茲族爲天下望也自伯益之子夏時受封於徐因以爲姓數千年來支分派別散在四方者其麗不億而賢豪代生更僕數之未能終即高士稺丞相温節孝積雖出處不同而其名與勳皆足以窮天壤敝金石此豈他族所可擬哉使譜錄稍廢則悠悠世祚訖無考按傳之者孰爲先而繼之者孰爲後乎作譜之功於是爲大昔在宋咸淳間給事公修之元至正間提舉公又修之 皇明正統間必明公又修之而文文山完澤王一寧各爲之序昭穆世次一展冊而爍然在目也徐氏子孫若可以世守矣但去必明公又百餘年其胤嗣日藩簪纓日盛當入於譜者誠多於是少參蓉石公引爲己任乃取而增新之仍斷自崇始凡二十有四世首宸翰圖源流考世系重之以歷朝制

勑繼之以累世名章而以家訓終焉視昔備且精矣蓉石之意蓋欲使爲崇後者喜必慶憂必吊喪祭必合冠婚必會相親相勗奉家訓以周旋世濟厥美光顯於前聞人至千百傳而不渝庶乎魯穆叔所云不徒保姓氏守宗祊如范宣子之誇而已也因託予序之予覽而歎曰美哉自宗法之既廢而天下無善治矣譜也者其宗法之遺乎尊 朝廷攝人心厚風俗胥於是乎見之使天下皆知此意也安有不仁不孝相視

如塗人者耶雖然譜廢亦久矣至歐蘇二公而
始重六一謂譜之傳在得其人老泉謂賢者之
不盡傳由譜不立之過予於徐氏譜而益信其
言之不誣蓉石昔爲侍御爲僉憲爲少条所至
汲汲以明倫立教爲務固二公所謂其人也作
譜之心與二公何異詩云無忝尒祖聿修厥德
又云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徐氏子孫尚其念
之哉

賀邑侯會川李父毋膺奬序

昔人謂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譏任未久也
予以爲此可以論常品使高才利器所至便當
超等踰匹彼稱天才號神君者豈假歲月哉使
者之薦揚璽書之褒厲又皆可佇而俟也昨歲
辛未冬會川李侯以名進士來令我姚邑抱公
絕私修政飭法寢食靡寧遑遑然惟民瘼之求
而事因才集操以清聞積弊宿蠹盡究而剔之
又訪一二慓猾恣肆之徒置諸法施爲措注未
幾邑遂改觀凡我士民莫不舉手相慶謂天爲
姚人造福乃俾侯來作父毋也自予所見即數
十年來未有如侯者於是政聲頌聲踴躍升騰
於上下無虛日已而撫臺郭公擢去侯僅數月
耳下檄奬之曰青年而矩度老成新任而事體
諳練剖决困滞民心翕然盐院張公得代去侯
尚未朞月也又下檄奬之曰處難治之邑聲色
不動而百度有條察久玩之弊源振刷一加而
羣奸自肅有守有爲真爲良牧皆實錄云於是
邑博方君梁君率弟子輩過予請曰侯之善政

固及民深矣必自善教始昔循吏衛颯下車脩
庠序之教朞年間邦俗從化侯寔有功於庠序
而諸士之受教感德實倍民情願一言爲賀予
惟士首四民得士則民無不得矣國朝建官立
法以民社寄有司而廉訪舉刺則付之臺察語
有之惟賢然後知賢使有司不賢不良臺察不
賢不知有司良二者誠相須而恒相遇之難夫
有司之於民饑欲食寒欲衣寃欲伸困欲甦災
欲捍患欲禦紛至而沓來者應接不暇安能一

一聞於上官哉亦惟有益於民則爲之苟爲上官者以爲慢已也而不諒其心則勢格功鮮民受病亦多矣治民者莫要於獲上苟獲乎上何憚而不爲郭張二公臺中之賢也奉　天子命撫按我兩浙察有司之賢者莫如我侯故於數月而知朞月可也於朞月而知三年有成也所以褒勸之者惟恐其不速是奬也如之何其不賀且吾邑在東浙地狹人衆生理鮮少而風俗奢靡盜賊逋負積案盈庭而莫可窮詰頗號繁

劇難治意者天曹以難試侯耳而侯不動聲色處置有方若解牛破竹然未朞月而功見名起首被褒勸此豈尋常治邑者可比哉尤宜賀雖然郭張二公可謂知侯矣而侯之美政偉績尚多又非二公所能盡也即賦役需辦頭緒紛紛而弊孔横生自侯一條鞭之冊出而愚夫孺子舉目易知雖神奸無所售今歳再定圖籍無慮千萬戸人各有心侯於貧富盛衰若燭照數計而毫髮不能遁其情古稱神明何加焉此皆卓異之事雖施之天下可也觀風者又當采而列之薦剡上聞於　天子行將爲諫議爲臺察以治吾邑者治天下則獲上益大而得名益盛其可賀匪特如今日而已尚當執筆以俟

延光集序

忍菴丁公以貲雄淮海五世同居食指數千計富而好行其德種種善事具載傳誌中有司以義聞　朝廷旌其閭授以大河衛前所副千戸六七十年間海内莫不知有忍菴公矣公卒而

人益思之咸謂公之德食報未厭也既而仲子可山璋以太學生通籍金閨爲光祿丞又以從龍恩晋京兆別駕子爲光祿公亦爲光祿子爲京兆公亦爲京兆　龍章赫奕所以酬義方之訓者自雲霄而下光照淮海之上一時士大夫聞而詠歌之事關激勸非特侈其榮而已璋曰吾父子不敢淫心舍力以即於安在家在國得免於咎是幸豈有他望哉今　聖天子寵命再加存沒均被光榮極矣士大夫且歆豔嘉賚之

不一而足至於戍帙俾幽潛既顯徵美獲傳
聖恩公送垂萬葉而爲量其何德以堪之璋不
敢忘敬壽諸梓將使後之人覩斯錄也欲圖報
以延先自無忝爾祖始耳因屬予序之予撫卷
而言曰念予國子司業時璋卒業告歸請文壽
公予知公德甚詳是宜有今日也璋讀書能文
意必登第爲公大顯雖然歷貴近以膺顯揚即
一第何加焉矧其後又有可待耶昔漢樊重溫
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若公家營

理産業物無所棄課役僮僕各得其宜故貲至
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論者謂其庶幾君
子之富年八十餘乃終其後子宏遭際世祖拜
光祿大夫封侯追謚重壽張敬侯子孫侯者數
世夫重富而好義詎意於封侯乃竟若執券以
取償千載之下光映史冊今觀忍菴公事與重
何異則其延光也豈特如今日已哉福澤綿延
殆將媲美於重之子孫矣請俟之

尚書劉氏族譜序

內江多著姓而莫盛於劉劉氏至禮部侍郎贈
尚書謚文肅五清公而大顯以故人稱爲尚書
劉氏云陶唐氏之後受封於劉因以爲姓歷夏
商周漢唐宋元支分派別散處海內者其麗不
億非不可攷而知也然親隨服盡歲與代移欲
合數千年之昭穆於一家勢亦難矣於是見嵩
公之作譜也斷自遷內江祖仁可公始大槩依
倣歐蘇例而以已意參焉發凡舉要繪圖至九
世世系履歷闡範宅里塋兆著述

恩命一展冊而秩然具見庶幾完典矣乃屬予
序之予惟譜之作凡以尊祖收族而已尊祖孝
也收族仁也孝子仁人之用心莫先於此其事
雖行於一家而三代盛王必由此以治天下是
故君子重之慨自封建之制廢而大小宗之法
不立昭穆不明親踈無別甚者有不識其祖字
視同氣如塗人者且富貴貧賤強弱賢不肖又
雜出乎其間幾何而不至於相凌相嫉也欲一
家之仁孝且不可得況望其能推之天下乎羅

一峰謂一人之身化爲千萬人之身誠哉是言也知千萬人出於一人於祖不得不尊知千萬人同吾身於族不得不親尊則孝心生焉親則仁道浹焉歲時伏臘相聚於一堂之上尊其尊親其親而人焉有不孝不仁者乎見嵩公之作譜蓋深有見於此也而其所自敘隱然寓宗法於其中他日稱仁孝者必曰劉氏由是化民成俗推無不準其關諸世道也豈小補哉六一謂譜之傳在得其人若見嵩公者可謂得人也已

抑又聞之譜之重在賢亦在貴彼祖閔者非以子騫賢耶祖郭者非以子儀貴耶或嘗譏其妄指以自張方諸劉氏譜劣矣自予所睹記五清公以憲副督學至吐辭爲訓立行可模至今言文宗者必推焉其後有一巖公以僉憲至方伯再至綜覈精裁徽猷弘遠至今言藩臬者必推焉今見嵩公又以憲副駐節東海之上風采振揚威惠宣暢數郡方倚爲安而萬民式歌其德夫三公者一巖公在五清公爲姪見嵩公在巖公爲子世濟其美弘二八之高謨數十年間相繼顯名於兩浙既賢且貴兼閔郭而有之苟得一焉足以光映簡編而垂裕萬葉矣他如素菴公怡溪公亦由科甲敭歷中外更僕數之未可終自是劉氏子孫念仁可公積德之深長見嵩公敦睦之懇至善繼而增輯之以賢以貴大書特書不一書視歐蘇之譜又當過之矣昔唐奏大姓以劉爲第一在今日豈非天下爲甲哉

奉賀朱母王太夫人七十壽序

國家財賦倚辦東南而兩浙甲於天下蓋浙濱海多鹵地海濱之民煮海爲生歲計所入誠財賦之淵藪也非得心計足以裕國實邊清白可以臨財蓋下者莫稱任使故都轉運使每難其人主爵者以白野朱大夫蒞於斯乃選擇而使也善仕者往往薄之大夫則忻忻然攬轡至矣一日便道過姚江謁予于草堂予見大夫貌矯矯氣巖巖傾蓋語敷揚吏治指畫邊計如庖丁操刃肯綮悉會其中淵淵莫測也予心竊異之

曰傲儻瓌奇之士卓越通方之才也胡然而尚司塩筴耶意携黍稷以入市而不干駔儈之權者耳詢之大夫言楚產也世以儒業先君子嘉靖戊子舉於鄉賷志以逝其之有今日寔惟母氏丸熊之功其之能自竪以至今日亦惟母氏義方之教入仕以來生無媚骨不能苟合於人屢以戇言幾入羿之彀中得免者天矣懼貽母氏之憂所恃母氏見其宦轍舉能其官輙色喜告於昆弟曰爾兄若此善發前人未竟之蘊爾

父無遺憾矣吾每當食爲之加餐今年七十不能鞠胣奉觴爲母氏壽謂人子何且迎養者屢矣而母氏惓惓以盡職命之曰母以吾老繫懷吾饘飯足矣雖二弟承懽妻孥具瀡髓心冲冲不下也計將以侍養行幸一言以教其予亦惻然爲之動容未幾大夫果以母老請於部使者歸養以今甲有兄弟在不得請也勉留視事茲十有一月二日爲太夫人設帨辰大夫例當入覲陟屺之思不可懈於心也予伯子元交懽大

夫至會城祖之會林中翰沈比部胡郡伯三君者附大夫知已之列徵予言以佐壽觴慰大夫也予惟人生有母難壽母又難祿養難成志又難予觀大夫之所以壽母者大矣詩云大孝不匱傳施四海大夫筮仕爲大行則能不辱使命爲侍御臺中皆稱其風裁爲二千石民咸父母而神明之爲運長赫然有氷櫱聲由此而荐躋樞要功施社稷澤被生民皆太夫不匱之能事所以成太夫人之志其壽母者誠大也豈以壽

觴之舉爲忻戚耶詩又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蓋太夫人之所重者君而有子能臣即不稱觴亦樂矣不然藉令大夫以衡嶽爲嘉豆湘沅爲上尊果能得大夫人之樂耶昔張齊賢官拜平章母封晉國太夫人大耋康強太宗手詔存問談者至今榮之大夫往矣移孝爲忠　聖天子必將推本大夫所自出而　綸褒表宅以樹閫內之儀刑如張平章之母者斷可必矣太史當載牘立節孝傳以垂不朽云不佞之詞奚

足為重

贈大中丞敬所王公擢南京少司寇序

國朝自　成祖都北平也歲運米數百萬石卒亦不下十餘萬欲事濟而衆戢誠難於是設大臣開府淮上及數大郡悉隷焉又不欲煩以細事也俾司寇簡主事一員往聽其訟大中丞敬所王公寔膺是任厥惟重矣逾三年而有南都少司寇之擢主事管君子安子親也謂予辱公知特走使告予曰其幸得朝夕侍公一切事受

成而行淮當水陸要衝俗剽輕驁悍任氣易動漕卒多驕縱紛擾大為居民憂先是江南運艘五月過淮或至秋率遇水漲傾覆坐譴數郡頻年遭河溢海嘯漂尸蕩産苦甚父母妻子不相顧公莫不總制於衷深圖密慮乃立保甲聯什伍首正風而化俗凡一令一事必當人心而昭國憲數千里帖然若門到而戶說也又與諸司約歲杪開兊春中盡過淮否則罪無赦萬艘依期而進不爽時刻相戒兢兢奉法無敢譁又請

發帑金留漕糧多方賑濟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免數萬人於溝壑之中我思往哲未見其比也今風塵靜謐而囹圄空虛其也繄公是賴公擢而去之行且有日感戀之懷何可言哉願先生言之予聞而嘆曰猗歟休哉公蒻冠登高第以文章政事敭歷中外所至功見言信負海內公輔之望巳三十年即正位六卿猶以為晚玆由臺而部雖升等耳又南也務頗簡僻青萍結綠不以斷蛟螭剸虎兕而寶之匣中耶予思

其故矣　聖天子念公非常之才欲建萬世太平之業詎可使公一日不在　朝廷但天下至艱至繁之任莫漕撫若也以至艱至繁技公逾三年之久勞亦甚矣安得不暫逸之以示體眷之意予讀　太祖諭刑官勑以玄武之澄波映鍾山之蒼翠心靜而神安是誠為逸也雖然惟勞也故逸之既逸矣吾恐廂未及暖而宣麻內召含公其誰則其任之至艱至繁又不特如漕撫而巳三山二水又豈足以淹公之軌轍哉昔

奚陟由此兼選事張柬之被薦為宰相今當復於公見之也予衰拙不能發揚盛美萬一庸拭目以俟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八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鎣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記

賜進士題名記

皇上以神聖之德執天下之正圖惟治理脩明典章謂敬天法祖莫急於用賢御極以來大比天下士而登諸朝者五矣乃十有四年乙未夏四月二日又進禮部所貢士于廷　皇上臨軒親發制策問以保治之良法要道諸士莫不聚精會神竭素蘊以奉大對越三日大學士李時等以所對進　皇上以周道善而備合題意者爲一甲首仁禮爲用者次之論仁敬者又次之其言似讜者則首二甲焉親灑宸翰於卷端賜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未幾　皇上御文華殿合諸進士而復試以方今時務何爲大之文讀五倫書有述之詩稱旨

者又若干人改爲庶吉士而養之翰林此誠非常之典蓋前古所未有亦我國朝所僅見者也不特傳臚宴賚如制而已諸士起自草茅一旦遭際　聖明殊榮異數震耀于古今可謂千載一遇矣於乎猗歟幸哉惟立石題名太學久而未備嗣是鈌焉凡五科茲奉　皇上分撰之命臣本得以追記臣謹拜手稽首言曰臣聞一人應運而群才緝熙元首垂明而股肱肆力萬世一揆也然相須甚殷相遇每難是以爲士者不

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今何時哉創業者　太祖也今何君哉中興者　皇上也自生民以來言創業者無如我　太祖言中興者亦無如我　皇上蓋周之文武非不聖也而時當其易成康宣王非不賢也而臣任其難洪惟我　太祖當胡元之季驅逐而汎掃之彝倫斁者復叙禮制壞者復全再造乾坤使天下復見中國之盛非振古所無者耶文武革命方茲劣矣至我　皇上明天察地制禮作樂而時務

之大皆出自淵衷大小臣工恒贊襄之莫及則又非成康宣王之惟臣是賴垂拱仰成者比也然三代以來惟周歷世享祚最爲長久何哉說者謂周家積德之厚而又得賢才以輔翼之如在文武時則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在成康時則有若周公召公畢公君陳在宣王時則有若尹吉甫召虎仲山甫皆所謂忠良賢聖庶常吉士者也協心宣力締造之於前保乂之於後祈天永命以至於歷年八百傳世三

十孰曰不宜由斯而言則我　太祖　皇上之德之功既如彼而選賢與能克知灼見雖文武不是過者又如此固當萬葉爲量與天無極矣諸士生是時也事是君也而又被是恩榮也自古所深願者而今幸得之自古所甚難者而身親見之則其所以圖報期無愧於周臣者其容自已耶臣愚以爲諸士所以圖報者豈在他求哉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諸士之言固獻之矣於此敬爾有官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忠讜自勗欺佞爲戒夙夜感奮奉
聖訓以周旋隨所任而致身焉使無一民之不
遂其生一物之不適其所以輔成我　皇上無
前之業無窮之祚則周臣不得專美於前矣諸
士布列中外荐躋通顯十有六年於茲自以爲
與周臣何如哉周之臣未嘗題名于石也而至
於今光映史冊豈其不朽必名之石雖然名以
石不朽匪以不朽爲幸善則人皆與之不善則
人將指而議之苟爲不善惡在其能久也諸士

勉哉尚圖所以可久者以光茲石臣謹記

廣寧新城記

遼陽負大海三面距夷境實國家重鎮而廣寧
處遼西偏控朔漠尤號要害地故有城新城則
今巡撫蘇公創之先時虜數入寇窺遼廣寧倚
城拒守其城南負郭延袤數十里軍民雜居飛
甍鱗次虜卒至無以禦有土垣高可越也衆洶
懼當是時虜兵又甚盛控弦可六七萬人巡撫
公率纔數千人設奇擊却之虜既遁公乃巡其
地嘆曰我在虜無能爲異時者當如何乃謀於
總兵殷君尚質城其地屬僉事桑君蓁經理其
事採石近山刈薪湖泊因土垣故址周而甓之
麗于故城以廣計之二千一百五十丈以高計
之二丈五尺闊半於高之數爲坊者一曰全遼
重鎮爲門者三曰迎恩曰宣化曰振武凡用人
之力二十五萬六千四百有奇則借之羨丁穀
之數九千四百石有奇則取之倉庾金之數一
千二百兩有奇則取之庫藏故是舉也役雖鉅

無擾於民者經始於嘉靖丙辰春以其秋告成
臺隍高深樓櫓重蔽於是封守益固虜絶覬覦
之念矣衆咸大悦曰是我巡撫公之功不可無
記寮屬競走謁予文予惟成周盛時玁狁匪茹
則有東方朔方之城詩人實美南仲山甫之功
焉蓋古昔盛王所以享久安之治内寧外謐者
故必有老成壯猷爲國宣力以扞外侮今　天
子神聖薄海内外罔不悉臣而保邦制治尤重
邊疆之寄頃者倭寇騷擾南土特遣徂征不崇

朝湯城威震殊俗今蘇公在遼又素著威名雖無有險胡馬固不敢南窺隱然一長城矣公乃尤欲懷永圖以創玆役豈非古所謂老成壯猷者耶是宜遼人德公欲勒諸石以垂不朽也歟公予同年進士名志臯固安人其官迹所歷多在邊郡輒有聲故舉無不宜而共事諸君又皆一時之良也工垂成巡按御史嚴君杰適至稽覈尤詳若戶部郎中屈君諫行太僕寺少卿陳君天佑叅議趙君介夫僉事耿君隨卿與贊令圖於法得書故並列之云

感聖堂記

師相介谿嚴公新作一堂于長安寓第之南也其子請名之公曰吾自弘治間登第官翰林十餘年太半多在告我　皇上繼天御極當聖作物覩之期吾始從鈐山出乃稍稍叙遷遂大用此無論即自禮部入內閣踰二紀歷一品七考殊賚異恩不可殫述中間讒忌攻害非一不惟賴聖明洞察其誣而且眷倚益篤至於宸札密諭字而不名內苑賜乘肩輿特築直舍于宸居之傍御膳珍醞賜無虛日每出入必令擇良時今八十初度遣中使賜羊酒彩帛白金寶鏹于家詔支伯爵俸仍宴於禮部皆前此所未有吾念　上恩湛渥豈特吾刻首銘心誓竭忠以報吾子孫世世亦當思報也堂宜名曰感恩公既自作記矣一日公憶古人云恩加而感乃報施之常道使吾不遭逢　聖君其加恩未必若是也吾毎自慶幸實爲千載之竒因更名曰感聖

本聞而贊之曰美哉名乎義斯盡矣夫聖君不世出即遭逢聖君矣而臣非其人也則無以當上心而不獲幸於一試幸有試也朝拜而夕斥之矣況望其加恩乎又況非常殊絕之恩不可得之於世主者可望之於聖君乎是故人臣之獲事君也固難獲事聖君也尤難受君之恩也固難受聖君之恩也尤難我　皇上神聖大公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奉三無私以治天下天下亦大矣不有同心同德之臣爲之左右以秉國

之鈞則禮樂之欲與刑罰之欲中制度之欲因
革賢否之欲進退中國之欲乂安夷狄之欲攘
禦一日萬幾豈一人獨能哉自得公而 皇上
所欲爲者皆從欲以治真知公無一念非爲主
之忠然後心膂之託至久而益切魚水之情相
投而不可間矣夫既知公之忠而惟公足任天
下之重也是以杜抑讒邪褒叙勳績凡可以慰
安公之心者無不至諭札不名遣使爲壽伯俸
部宴凡可以優待公之禮者無不至乘肩輿築

直舍入必賜膳出必擇時凡可以保護公之身
者無不至自今言之數千載以來人君加恩於
臣者無如 皇上之於公是非私於公也 皇
上以得公則天下不勞而治天下之民亦受公
之賜於無窮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皇上
爲公所以爲天下爲萬民也則非常之恩烏得
不於公加哉然必聖人而後若是也公之名堂
其爲感聖也允宜昔者 皇上嘗賜公堂名忠
衡矣蓋加恩以答忠聖心也今公自名其堂曰
感聖則一舉目一舉足皆聖恩之所在安能頃
刻忘竭忠以報之心乎公之子孫必當如公之
心矣公曰是吾意也命以爲記

重修勅賜大慧寺并增蓋真武佑聖觀

記

出都城門外半里許有寺曰大慧正德間刱于
司禮太監湯陰張公盖公嘗爲生墓于此故得
請于朝爲寺賜勅與額一時雄麗瓌偉傑特之
觀前碑載之詳矣今修之則司禮監掌監事兼

提督東廠太監前三水麥公今古洛黃公也初
二公奉 上命如金山道寺門入禮佛像見其
金碧剝落廟屋庑半溜簷桷就朽周垣圮盡相
與感歎久之及今不圖寺其墟矣且吾輩日侍
禁庭大官厚祿受 主上洪恩每切無以爲報
嘗聞大慧之教以善導人其法謂人能捨其所
有以致其崇飾嚴奉則其應也如響而其願也
無不獲盍捨吾所有以致其祝於 主上庶幾
所以報乎於是取舊寺殿宇佛像一新之既不

以賁惜又謂我國家定鼎于北惟真武默佑之功不細而寺中故有一廟据石假山隘小不稱乃就寺東隙地改刱佑聖觀廊廡階序翼然成區又刱龍王廟一所制亦如之其他經樓僧舍齋房湢室東西兩宅園圃塋域各兩區甃甓石爲墻二道凡寺所有靡不修飭視舊有加焉計所增殿宇以間計一百八十有三合故所存爲間二百九十有七又拓地以畝計一百四十有三合故地爲畝四百二十有一先寺有地在昌

平州贍香火葺理之費後占於土豪及没入於戶部而寺亦因以不振至是有來告於黃公者公毅而得之又盡復故地三千六百有四畝仍歸于寺蓋地之有亡係寺興廢有不可不復者公又以爲年運而往則後者難保不没而新者或有時而敝也欲列之石以昭示將來而以記屬予惟張公初爲此寺時豈非自愛其藏將托寺以爲久耶才四十餘年而垣廟就圮田已寘入縣室微麥黃二公後幾不復省識矣是其所托又有待而後存也廢興由人詎不信歟而或者以爲二氏之教不能自重惟人主爲能重之今我　皇上神聖御極超軼千古而欽福錫庶覆燾萬方無不欲人入於善也彼所謂以善導人者雖其事玄深不可質究倘其歸亦有合乎麥黃二公崇飾而嚴奉之其心一主於祝聖報國以竭其爲善之誠固非有所爲而爲者且二公忠勤正直受知明聖勛勞行能方茂於天下是寺將藉以爲重而豈待予記而存也若其修

造之年月則不可不記也

景州張副郎遷塟記

昔予過景聞道路人稱説張員外純孝云弗論其親存時奉養備至即親没葬且久矣猶以兆域不甚佳毎至悲酸不已予心竊嚮往之行急未暇詳其爲人也一日國子生張子光以厥戚王來壽與予交因詣予言曰我先君戶部員外郎諱居仁正德辛未進士歲丁丑喪我王父贈承德郎樸菴公者謂祖塋之原吉遂塟之原頗

卑水或泛漲輒淹齧墓間不去先君未嘗不泫然流涕曰古人當大事必誠信勿之有悔今吾悔矣罪何能贖嘉靖辛卯冬祖母王太宜人病革亦以此爲念遺命遷之先君曰某以此故食不甘味卧不安席者若干年矣毋縱不言其容已耶乃相度祈卜得廂屯東地高阜爽塏可以藏吾親遂築山爲垣伐石爲壙遷承德公與太宜人合塟焉且系以修燧洽以溝瀆蒔以松栢擕以玄室顧瞻之間而起伏盤鬱曲折連屬二

親之靈庶其慰乎先君之心亦於是乎始安見與聞者皆知先君不敢儉其親今不幸先君亦棄背不肖矣願先生一言俾我子若孫知先君之心予乃歎曰孝哉張君道路人非虛言也聞之良有感焉予安得無言耶傳有之人之於親也至死不窮是以生則盡養死則盡哀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其張君之謂乎自墨氏之流以薄爲道後世又有厚塟爲親累之說遂至朝死而夕忘之曾鳥獸之不若也視張君何如哉昔張說作父墓碑而有書其額者曰積善之墓蓋言說父子世濟其美耳今員外君不忘其親而至於遷其墓其子光又不忘其親而將表之以傳所謂濟美者非耶予知張氏子孫其勿替矣遂爲記之俾刻諸石其世系履歷之詳載于誌者可考云

修復勝歸山記

勝歸山在餘姚邑治北數里世傳晋劉牢之勝孫恩歸屯師於此因以名其山若乃巃嵸崱鬱

盤薄而峛崺若屏若翼爲邑後蔽者玆山尤稱奇勝山故産良石以其汲民間二三着姓因擅以爲利凡邑之爲宮室碑坊之具者無一求而不往焉鑿深而穴廣往往崖崩岸圻嶔嵜鈌谺者非一日矣嘉靖戊申春今宮保大司馬梅林胡公以名進士來令吾邑政通惠洽乃下令禁伐者已又以爲山故民間物人情見利而忘害吾禁之未必止即刑之不仁於是捐貲令民售之官民喜得直無不踴躍用命及士大夫山有

連者亦皆奉券焉相與蹇坎堙谷遂歸然如昔矣公自為文記其事後十年公奉　聖天子命督撫浙直提兵海上往來餘姚暇復一登茲山則向之封者愈固呵者益嚴草樹茂而丰茸密巖花峰色交暎車幰公輾然而喜也吾邑士大夫從公遊者以書告予曰始梅林公復茲山也予欲為之記今逾一紀矣而磨石久虛可乎予惟古之為邑者必擇山川形勝之區使其襟抱廻合故民人得以安焉若蜿蜒後峙乃地脉所

自發者堪輿家尤重之吾邑治據祕圖山勝歸實其宗祖云而其完固阤泐關一邑之安否有識者能言之非細故也在公欲奠安吾邑之民人宜無急於此者予嘗念公之治吾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措注興革即古之循良何以加諸至於今吾邑感公者千萬人一心頌公者千萬人一口奚獨復茲山之事而已今公以文武之才節制江南諸路擁百萬師為國家驅逐倭寇保安數千里生靈其感之頌之又豈惟姚人爾也數歲倭寇猖獗獨吾邑城內外無犯既而公廓清海氛封鯨鯢以為京觀還飲至山下吾邑士民莫不簞食壺漿欣欣相迎而言曰昔公復茲山意實安我而今果然也則勝歸之記又若有待於今者乃知茲山因公而名益著矣孫劉之事何足道哉

浙江新建兵營記

壬戌之秋今大司馬劍門趙公奉　聖天子命提督軍務以拊循我兩浙之人民公至下令曰

吾之來以安民也倭寇不滅民不安用兵而擾民亦不安爾民爾兵其尚體吾之心民輸其稅兵禦其寇式相濟而無相害必海氛屏息閭閻樂生是所望於今日也令訖公乃開示虛懷與巡按御史及藩臬諸大夫日夜講求禦寇安民之道而深計之又巡行海上相道里之險要稽什伍之虛實定兵制減賦稅搜剔數年之宿弊而一旦改觀焉兩浙之民莫不欣欣相告曰公實安我矣公曰猶未也吾標下兵六千人散處

市廛間豈得謂無事乎又令有司查復省城侯潮門外羅木營故址得地二百一十八畝欲建造營舍以居標下兵奏請于上報可公乃取裁心匠示以規制中爲演武堂前軒後穿堂再後爲居室旁有廂房左右各爲將官廳又左前爲將臺又左右各五營每營一把總統兵六百名中爲把總廳其旁爲房五十五間哨官隊長與兵居焉井竈之類罔不備具十營之中空若干丈則爲各兵演武之地十營之外則繚以高垣

浚以巨濠垣有門以稽出入濠有橋以通往來經始於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而工訖計所費五千九百七十兩有奇悉取諸餉餘而工作即以兵役之其財與力毫髮不及於民六千之兵居處於斯飲食於斯操演於斯兵安而民亦安矣營既成公屬予記之予辱公知最久而茲事又予稔知其善也不敢以不文辭予念自倭冦竊犯十餘年於茲徵兵日多加賦日重賊未滅而民已不堪命矣蓋兵無制而欲取民有制兵

雜處民間而欲其不爲民擾無是理也惟公有龕世救民之心欲爲久安長治之計故下車即以定兵制建兵營爲首務乃設六叅將各統兵三千爲一營連絡於濵海標下選兵六千爲一營雄據於長江人汰老弱而獎絕虛冒號令訓練既嚴且明金鼓之聲旌旗之色日震耀於江海之上令日域醜類雖在數百里外望見浙境則相與縮首齰舌議不敢近且惟恐颿檣過之不速也是以兩浙之民但知恃兵以安而無復

苦兵之擾矣於乎兵有制則選精而強兵有制則冗去而食省兵有制則數覈而營舍可建使公不早定兵制安能事皆盡善若此雖欲建茲營又可得哉自茲營之建而兵有虎豹之勢民無鷄犬之驚非但不知有倭冦亦不知有兵也謂民不安可乎公之言於是乎信矣是公之在浙也塗歌里詠公之擢而去也攀車卧轍誦公之功德者當千百年而不衰雖然公之功德豈特在建茲營哉即茲營之建而餘可知已是舉

也與公同志則先後巡按御史張君科黃君廷聘巡鹽御史溫君如玉其贊成者則左布政使劉君望之參政鄭君茂按察使范君惟一都指揮高君秉倫其監督工程則僉事王君應顯其經紀營事則先任杭州知府今副使沈君應時今知府毛君鋼同知黃君宏仁和知縣鮑君尚伊先任錢塘知縣張君希稷今武君尚賢而總理工程則專在通判楊君旦也皆法得書

大司馬劍門趙公生祠記

劍門趙公以少司馬來撫吾浙不三年而擢大司馬去去且三年矣而吾浙人之感公者不能一日已也今居者祝於家行者誦於道相與謀曰盍祠之以展我等瞻拜之誠乎於是軍門中軍都指揮使成君大器謂扳擢於流輩之中特授以綱紀之任感公者莫大器若也立祠以慰士民之思此大器事耳乃擇地卜吉鳩工庀材爲堂爲廡越數月而祠成肖公像儼然臨於其上是日也浙之士民竭蹶而趨者無慮萬計皆曰公實有德以大庇吾人吾人將何以報哉惟願公名位日崇壽福日進俾我浙人籍公之餘慶絶內外之警而永保其室家繼公而撫者率而行之財益充兵益強民益無擾常如公在也成君又走使屬予言以識之予辱公相知久情均浙人安能以不文辭予惟公之感人深也蓋自倭患以來無論殺戮焚掠之慘即徵兵加賦民不堪命甚矣賊雖去而患在民望公之來真如倒懸之欲解公至果視民之疾苦若痌瘝乃

身歎曰古人云天下雖平不敢忘戰吾安能去兵然用兵以衛民欲戢取民以養兵欲省計將安出於是日夜以思之乃先定兵制練軍實而革虛冒次減兵餉寬征求而哀煢獨次建兵營分軍民而弭侵盜頗用蘇子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之意二年間又過爲節儉務行慈惠無一念而不因民之好惡無一事而不關民之休戚賞必以功罰必以罪民恃於兵強食足於冗汰兩浙稱大治公亦自喜民之安矣公有此大德吾

浙人如之何其忘之也公方正位兵曹贊　天
子計安天下吾浙人非仕於朝者不得望見公
之顏色則今日公祠之立俾我浙人無知愚大
小皆得稽首階下以致感激之情其可已乎夫
大丈夫生斯世也所至使人懷之去使人思之
且立祠肖像慕之若父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
爲哉昔羊叔子以仁杜元凱以功皆有碑以垂
不朽至於今言者莫不歆羡況公之仁與功又
兼二子而有之由此而百千年爲浙之羊杜可

知已若其德澤勳庸之在天下者又當銘鍾鼎
而書竹帛予不敢及也

少司馬羽泉劉公生祠記

昔者浙在東南民淳而賦輕又鮮兵革之事號
爲易治國朝百餘年不煩重臣鎮撫之自庚戌
之後倭賊犯我瀕海郡縣而内地騷然逾數千
里其在海也賊雖去而兵不敢撤其在山也礦
賊嘯聚竊發而禍連三省調遣防禦無虚日則
征求於瘡痍未復之民亦勢所不免耳如之何

其不窮且困也　聖天子惻然念之若曰東南
財賦之地浙爲首藩民不堪命久矣顧茲在廷
大吏孰有才兼文武往撫朕師者乎於是僉曰
劉某其人　聖天子乃擢公大中丞來撫浙未
幾又擢少司馬總督浙直江西而肅清輯寧之
寄盡屬於公矣公感　上知遇矢心自誓曰海
有賊吾之責山有賊吾之責雖山海無賊而民
困不甦責亦不敢辭聞者傾難之公至蚤作夜
思匪躬宣力凡可以蠲民之瘼而除民之害者

莫不瞭然於公之心運用無方動攝羣要一舉
而自温台沉賊於海者無筭再舉而自徽衢勦
賊於山者殆盡乃查革多泒冐支銀餉十餘萬
而水陸之賦頓減封禁各處礦山畫圖附說設
兵防守關隘而刼掠之患遂除纖悉事情具載
海防礦防二考中公之自許無一不酬誠可以
對揚於　聖天子之前矣當是時士者曰非公
何以安居於弦誦農者曰非公何以盡力於畎
畝工者曰非公何以居肆而成事商者曰非公

何以貿易而無阻舉欣欣相慶謂浙不可一日無公也　聖天子知浙境底寧謂留都根本重地而振武營兵又悍甚乃晋公佐兵曹浙民莫不徬徨若失怙恃攀公車不得行公曰人臣惟天子使爾不能留吾吾亦安得爲爾留於是相與告於都指揮成君大器願留公之像祠之以慰吾民之思成君請予記其事予衰拙因循不覺逾二載繼成君者梅君懋又申請之曰公去浙已久而民之懷之視昔有加予曰公之恩德

在民心至於子若孫當傳誦之不衰其功業在史官千載不可磨而公之輕重不係於斯祠之有無也民聞予言而請之益急即予郡予邑之民日有造予而促者曰古人云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歲時伏臘相率祝公躋耄耋而秉鈞衡非祠將安仰哉予聞洒然有槩於中乃知善政之得民心誠不可奪遂類其話言付梅君鐫諸堅石云公蘇州人名鐵羽泉其別號也

重修餘姚縣儒學記

予聞事之成有時人之所助者信今於邑學之修見之矣邑學建於宋元豐初至國初又修建永樂間又重修巍然煥然自昔以鉅麗稱其後稍敝旋葺未大壞也夫何近歲觸目皆頹垣欹榭甚至廟宇梁棟傾壓每雨澍則先師神位濯濯宛在水中即師生相聚覗不敢入有事茲邑者雖忝謁不廢往往若不知也者而過之曩亦有言修者矣諉於時詘費大無所於措其言竟不信嗟乎安望其巍然煥然如昔時也予邑士

夫方議各捐金以修適今邑侯鄧君林喬至行學顧瞻徘徊喟然太息曰此吾職也我　太祖高皇帝以聖人人倫之至也聖至孔子而極人倫不明小民不親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於是詔自國都以至天下郡縣皆立學崇祀孔子又置學宮弟子員俾郡聚州處挾冊而吟朝夕仰止興起其願學之志再歲三歲拔其尤以充賦於朝廷惟　天子使古人云學校王政之本誠然言天下之務孰有急於是者哉於是聞者躍然

喜未幾侯果遍聞於當道諸公廼廵按御史李公叔和適觀風過予邑教諭程君蒙吉訓導朱君煦李君惠率諸生備陳學宫圮壞狀甚剴切李公先已閲侯牒至是侯言之尤力且引爲巳任遂欣然允修之費則以鄉士夫所云佃海湖事屬侯裁處侯即覈視湖田外地五百餘畝價可得若干金巳足費乃請于廵撫都御史谷公中虛報可又請于左布政使郭公朝賔右布政使莫公如忠按察使蔡公文海道副使蔡公結

先後分守叅議崔公近思陳公璨分廵僉事宋公繼先提學僉事林公大春水利僉事李公文續皆曰然哉宜亟圖之知府岑公用賔聞侯言即下邑計畫曰必可久是圖毋惜厥費同知李公澤通判熊公珦李公芝推官黄公希憲皆惓惓不置念既而廵按李公又自寧波回予邑覩詣相度面諭侯巨細悉總之監督以縣丞郭君鎔主簿姚君濂廵檢岳致義民官余崇聽委用焉肇工於隆慶二年十二月初三日越明年六月十五日將落成廵按御史周公禧吳公從憲至二公素重學校當事者益加意崇飾自正廟若廡若門若明倫堂若啓聖祠若齋舍若名宦祠若鄉賢祠易蠹朽以堅新加磚石於堦垣無弗完且美者而巍然煥然視昔有加矣於乎壞之於數十年而一旦克修事之成不有時乎使侯少因循如前人則上之人漫以無處荅之其事亦終無成令侯必修之心爲上下所深信是以自撫按而藩而臬而郡罔不應如響所謂多

助之至者非耶功見言信侯之言一一償於行學之日矣予邑士夫莫不舉手相慶又相與造侯之庭以謝以賀侯因屬予紀其事且以語肄業於是學者予惟孔子聖之時者也教人學文修行而以忠信爲主苟無忠信之心則在巳不盡而循物必遠其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皆有慙德矣虛文僞行適足爲世道病豈朝廷建學立師之意哉建學以來予邑人無論取高第躋顯仕即道德功業忠孝節義表見於

貽銘旂常而番竹帛者更僕未易數蓋庶幾於盡倫者矣故於是學有光然予所聞多忠信人俟以忠信之心修成是學固將望今之諸士如前聞人也諸士亦惟明於倫脩其身而齊其家以待朝廷之用至於常變順逆出處升沉安於所遇主忠信而不渝則孔子之道未嘗一日而不在是學語云忠信篤周烏有缺露敗壞之時哉名卿碩輔忠臣孝子又當接跡於是學矣念予亦由是學忝竊過分而未能踐斯言之萬一

方恧焉抱歉諸士勗哉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幸恪遵孔子之四教無負當道諸公與侯今日相成之心

重修餘姚縣治記

周禮以八法治官府聖人之經邦國也必以百官所居為先有廳有堂有重門有公廨有左右吏舍有倉有庫而後謂之備出政臨民於是乎在苟闕一焉非制也吾邑治自洪武間刱造至成化初年而邑宰賈君修之今百十有餘年矣圮甚不可支中間宰是邑者無慮數十人卒未嘗加意於斯也即有意率避嫌重改作相諉公帑無餘羨又不敢斂諸民竟因循待擢以去嗟乎朝廷寄以百里之命將允釐百工是賴身所居者且不治安望其除弊剔蠹為民興利也會川李君以名進士為邑宰下車以來治民如治家凡可以蠲民之瘼造民之福者無所不至四年于茲矣獨堂宇傾頹每碩瞻輿喟曰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使乘其小壞輒葺之費省而力易

在今日誠難也雖然我若弛墮如昔邑治其將墟乎旦夕幸而遷轉不免踵蹈前轍彼去之日如始至者何人哉此心獨歉也日夜思之惟東南廢寺棄地召人佃之可獲重價庶民不擾而事克濟乃請於撫按藩臬諸當道及郡大夫咸報曰可宜亟圖之於是度地得六畝五分有奇從重估價銀五百二十二兩九錢邑民邵成應召如計上納諸當道喜給以印帖即以其價屬君君念邑治俱壞而莫甚於後堂川堂其次儀

門又其次西廊鳩工庀材自後堂始盡撤而新之高廣壯麗接龍山而俯舜水巍然煥然盖視昔有加其用人之力木石瓦甓之費綜覈不爽毫髮適與所估相當至於儀門五間西廊書房一十六間雖不賴於地價而多方締構既新且堅惟大廳鼓樓稍稍補葺其敝由此適數十年當無恙君可謂有功矣予邑士大夫相與登堂稱賀予曰是堂也豈徒爲觀美而已哉邑宰每日出政臨民必先居是堂凝然留想則凡舉官

屬辨官職會官聯聽官常經官成正官法糾官刑弊官治所謂八法者莫不總制於厥衷人見大庭之下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若神明焉而不知少愆之時籌之已審持舉而措之耳由是言之是堂也其端本澄源之地乎鼎建伊始可賀孰有大於此者哉君聞予言請記之君名時成會川其別號也湖廣蘄水人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九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鎣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讃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碑

勑建褒忠祠碑

皇上御極之初覃恩海寓首
詔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者有司建祠致祭其墳墓苗裔厚加卹錄於是二百年忠魂一旦如披雲霧而睹青天也猗

與休哉侍御蕭君廩按浙奉行惟謹檄所司籍記覈實在寧海則有文學博士方孝孺以不草
詔磔於市親族悉坐死太常少卿盧原質以召見不屈死在瑞安則有戶部侍郎卓敬以不迎不遜死在奉化則有左拾遺戴德彝以不屈死在仙居則有戶部侍郎盧迥以不屈就縛長謳死蕭縣知縣鄭恕城守死籍其家二女亦死在山陰則有都御史陳性善以督陣朝服躍入河

死在黄巖則有翰林脩撰王叔英募兵聞變自
經死妻獄死二女井死在青田則有谷府長史
劉璟抗言辮髪自經死在桐鄉則有江西副使
程本立聞難經死在義烏則有都給事中龔泰
被執已釋投城下死在臨海則有東平州吏目
鄭華城守不食死此十二人者俱
明詔所謂忠於所事有死無二者也至如羽忠
翊義則寧海御史鄭公智僉事林嘉猷以方黨
論死斯皆两浙之産正氣攸鍾侍御疏請建祠

會城春秋秩祀額曰褒忠祠成遣使徴本書麗
牲之石本惟
成祖文皇帝以文武首出之資建萬世太平之
業當時智勇才傑知機達權佐命策勲勒彛鼎
而誓山河惟良丕顯矣乃孝孺諸臣固懷舊恩
上干赫怒而之死靡悔或有諷其不能為管仲
魏徴者是大不然管魏位雖翊儹然而君臣之
分未定也非若孝孺諸臣簡自
太祖高皇帝俾輔嗣君膺付托之重立朝食禄

葢亦有年顧可出王蠋韓通下㦯傳曰策名委
質貳乃辟也諸臣位雖不同而律之以致身之
義彼誠得死所矣或又曰靖難之師起於請削
屬籍大兵逼淮危若綴旒猶以昏懦李景隆代
耿炳文為大将敗而縱之金川失守咎将誰委
諸臣惟之生不如死之為安自為謀得矣如謀
國何是又不然鼂錯祖賈生大瘇蹠盩之慮而
謀削呉楚計非失也衷盎中之身死東市千載
之下稱寃馬於諸臣乎何尤夷考　中朝之備

北兵自遼陽以至北平攸飛蹶張不下百萬諸
臣籌國可謂不遺餘力矣卒之戰勝之威勢如
破竹謂非天命而何嘗閲
文皇帝拒都御史陳瑛追戮死諸臣之請曰
彼食其禄自盡其心悉置勿問既而有刼持錢
習禮為練子寧姻者
文皇帝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
且師甫下江南首誅奉迎邀賞之将而禮瘗責
降被害之陳植由此觀之

文皇帝天地之心未始不以孝孺諸臣為不忠而一日忘其所以卹之也茲遇
聖恩特賜褒録豈非仰成
聖祖遺意而繼述之善者歟夫忠義人之大閑綱常國之命脉自古帝王率先推崇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但世教衰而倫紀斁臨難苟免死綏受命者寥然蔑聞無乃培養無素而激勸之典未彰乎我

高皇帝親賢好士鼓舞英豪敷雨露於霜雪之中天下奮迅嚮往人重廉耻士篤禮義是以內難既平而殉國之烈振古創見雖天地精英之萃而功化之神何論兩漢即周之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者尤當過之是祠之建匪直慰英靈於既往而勸忠義激頹俗震耀奇偉于宇宙間屹然為千萬世人臣懷二心者防其於世教豈曰小補之哉若夫王叔英鄭恕之妻死其夫子死其父一門全節世所尤難侍御奏行該邑附祀二臣祠中亦已樹闖內之風聲矣昔紀協忠祠

者曰録張許而不盡諸將為唐史惜又曰舉不祀不足為諸公重輕而增一祀則於天典民彝千鈞也然則徐垕等一十餘人雖傳紀互異不可不廣稽其實以附祀之云祠在錢塘芝松坊正堂三間大門川堂後寢亦如之兩廡十二間繚以周垣經始於萬曆二年三月落成於是年八月枚枚嚴嚴足稱神棲而永瞻仰侍御之功大矣哉侍御為江西萬安人乙丑進士恪持憲度丕揚德意此其一焉是舉也御史大夫歙方

君弘靜蒲圻謝君鵬舉巡鹺御史安福萬君一貫清戎御史任丘田君樂祇承　曠典先今協成其諮瘝相事者之職名備列碑陰本既書其事又系之迎送神辭俾歌以侑享其辭曰
卜吉壤兮敞新宮陳桂醑兮鳴絲桐聚英靈兮浙西東乘兩虬兮從豐隆峻鴻名兮等岱嵩式蒸嘗兮何終窮僾有聞兮太息雲中祝申申兮目瞬心恫顧舊丘兮妻其以風享殊錫兮有懐重膧騰浩氣兮亘長虹

靈將逝兮何之胡不眷兮遲遲挾長劒兮文綬葳蕤翩羽騎兮陟降帝居掃欃槍兮斬蛟螭錫純嘏兮賦如坻海寓寧謐兮賓服四夷春與秋兮吉蠲惟時肸蠁洋洋兮繫我民思從茲萬億載兮以固丕基

世篤忠貞祠碑

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孫公者性忠誠沉毅自少有大志每讀書至伏節死義事必歎曰烈丈夫當如此其平生歷官節槩無論及巡撫江西察

寧庶人濠有反狀七奏爲濠格不得達公曰難作矣吾不難一死其如地方何乃檄邑無城者城無糧者亟蓄無兵者即選練丁壯凡可以制其變者無所不爲已而正德己卯六月濠果反稱太后有詔召我監國公厲聲請詔觀濠語塞知公不可奪叱賊衆縛公公奮臂大罵曰天無二日臣無二君豈從爾反耶遂遇害當是時忠義激烈與日月爭光而濠之魄自此褫矣其三子皆賢孝而季子禮部尚書謚文恪者尤顯名于世孝友忠信德器夙成父子兄弟之間自爲師友然其學也以聖賢爲歸雖大魁天下謙虛益甚筮仕以來薦賢才於主試章教化於成均佐天曹而旌別明正秩宗而寅清著皆奉公爲國可不謂忠乎初聞忠烈公之變幾不欲生務得太夫人之懽朝夕竭力年逾五十而猶慕喪終三年而益悲可不謂孝乎自束髮以至蓋棺一言一行無纖毫之議可不謂貞乎故以盡倫稱於天下者必曰忠烈公文恪公云所謂四方

爲則萬民所望者非耶即百世之下聞者猶當興起立祠崇祀禮也忠烈祠其在江西則勅建其在吾郡吾邑則有司建今督撫大司馬劉公畿巡按侍御龐公尚鵬楊公鈞謂忠烈文恪忠貞繼美邁迹自浙而會城獨未有祠非所以廣令模昭景行示兩浙人民之大訓也乃鳩工庀材因廢作新爲堂爲室忠烈公在前文恪公在後題其門曰世篤忠貞巋然西湖之上與岳于諸祠相對峙其麗牲之碑則屬予文之予惟三

公奉　聖天子命來治我兩浙兩浙十餘年來亡命不軌之徒或引倭賊於海或聚礦賊於山而疆宗大姓又橫恣無忌若不知爲天子臣民矣不忠不孝孰甚焉三公者憫時救俗乃峻爲之防而密爲之禁於是奸渠悉翦惡子咸誅不朞月而兩浙山海間蕩平無警豪滑皆伏辜改行自今觀之可謂治矣而三公之意汲汲然以忠烈文恪二公祠未建爲闕典者何哉予思其故矣言政而不及化此文中子之所以憂也齊

刑淺於道德善教優於善政古之人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非必有爵賞以勸之刑罰以驅之也惟動丕應誠有出於政令之外者矣今忠孝者特崇秩祀之典榮莫加焉奸逆者編名凶頑之籍辱莫大焉上之人以至公御物何容心哉下之得於觀感者不能不歆羡於所榮而忸怩於所辱昔有至不肖之人加以惡名則艴然怒夫既不肖矣彼又何辭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苟由此不屑受之機而深省痛懲奮發與起則不忠者忠不孝者孝相率而入於善可封之化將見於比屋矣何憂乎山海之賊何畏乎彊宗大姓之梗二公之祠關諸世道豈小哉敢以諗諸三公三公曰然乃系之辭曰

人重大倫世崇名教爰自委質惟君所詔移孝爲忠致身以報順逆殊途險夷一道英英忠烈實允蹈之在昔江右公徃保釐濠藩異志士民危疑勢方履虎公氣益恰密圖深計精貫神祇日旰忘飡夜分不寐足食練兵悉爲之備逆變

陡作舍生取義天鑒大忠聿昌後嗣懿哉文恪善繼心源威儀抑抑成性存存秋霜比操春陽等温行高德盛譽滿乾坤人亦有言世濟其美憲臺觀風宜莫先此立祠會城西湖之涘是烝是嘗俾筵俾几舊栢新松宛如橋梓自茲厥後過者式焉仰之雖高瞻之在前感發勸勉不肖可賢刻文于石垂範千年

重建溧陽縣令粹菴鄔公遺愛祠碑

粹菴鄔公者起家郡掾　宣廟時以勞績待次

爲溧陽丞凡九年治甚有聲當遷邑中千百人詣　闕言丞善牧民民久安之即他峻擢以去民大失望於是　上可其奏擢溧陽令又若干年邑大治公卒于官民哀顲若喪慈毋朝夕思念不已而公不可作因肖公像立祠以祀之歲時伏臘走拜祠下惟恐後每遇水旱災沴必禱焉今且百四十餘年矣如一日也久之祠漸圮壞比者鄒君學柱繼令茲邑謁公祠顧而傷之曰此豈稱邑人崇奉之意哉亦非所以勸後賢

也邑中士大夫父老又言公祠當葺鄒君遂鳩工庀材盡撤而新之巍然煥然有加於昔又學官弟子各捐俸與貲置祠田以申報禮於無窮可謂情文兼備矣已而公之五世孫東泉璉來留都守京兆尹未幾又擢大中丞保釐浙省溧陽隸京兆道通於浙東泉乃從是邑謁公祠士大夫及父老逆境上各前道先世沐粹菴公深仁厚澤至我子孫不能忘今我公在高位布德施惠又徧遠下邑不知其等何脩而得此耶見我公如見先公也不覺式歌且舞矣東泉因進諸大夫及父老而言曰我先人忠信廉謹奉法修職惴惴惟恐得罪於百姓是以在任十五年而俸入之外鮮毫髮喪歸無以爲塟此載在家乘璉所覩記也諸君之所以稱先人者可得聞乎士大夫及父老曰溧陽巖邑也號難治昔公下車左右謂其可欺而不知狎示以朴也一朝按其屬印而詰之置諸法人以爲神明其後吏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典利除害惟公之所欲

咸願爲用時北虜入犯遠近震驚軍需旁午應給不暇公多方計處凡可以蠲省之者無所不至民賴以安見饑寒疾苦若痌瘝乃身寘頑強梗之徒悉就檢制氷壺比其清衡鑑合其公而高風竒節人人能言之繼之者守其轍則治否則怨詈生而不免於顛躓矣此先世傳說以詔我後人我邑人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哉東泉聞之喜士大夫及父老亦喜徘徊數日而別侍御狄君其華所謂士大夫者也乃託予門人陳主

事南金請予紀之予惟漢朱邑治桐鄉有遺愛死屬其子塟桐鄉謂子孫奉嘗不如桐鄉民民果爲立祠歲時祭不絕每披册嗟歎甚矣民心之可知也夫苟拂民之情而淫欲以逞民惟恐去之不速且將起而甘心焉令亦以得脫去爲幸惡望其能去而思思而祠之也讀邑之傳可以見公矣公之溧陽其邑之桐鄉乎雖然邑之後無顯人意者邑固逆知之歟使有後如東泉則心源意緒將康濟四海而番裕萬葉矣若公

者又豈邑之所能並哉公名某字某粹菴其別號也江右新昌人

神道碑

中憲大夫鴈峰史公神道碑銘

嘉靖壬寅秋予自南雍奏功于朝事竣南還便道歸展適庠友孫世華帥其師鴈峰史公幼男自上謁予銘其神道碑鴈峰寔予鄉望之有道者銘曷容辭按狀公諱立模字季宋別號鴈峰其先爲漢溧陽侯史崇之後宋太師越國忠定王浩爲公十世祖越國子彌堅爲大學士傳四世諱公奇公奇生茂可茂可因先世祠墓有在餘姚之梅川鄉祈便祀守廼自鄞徙居邑之半霖寔公高祖也其曾祖諱必通妣祝氏繼張氏祖諱士衡妣李氏考諱本端妣吳氏三世皆有隱德公自齠齔岐嶷不凡乃祖鍾愛之嘗對人曰繼越國亢吾宗者必此孫也甫丱角遂遣師鄉先達讀三禮即了悟經傳文思汪洋下筆有奇句未弱冠趙提學考居首選補廩膳生聲動

士林遠方學禮者咸趨講下正德丁卯科鄉試薦魁刺文以昭程式中庚辰會試登楊慎榜進士初選行人兩使藩國秉禮却餽王特加禮優待嘉靖己丑以文學德行選擢兵科給事中公拜官謂令之給事即古諫議也以言爲職苟少含默則上負　天子而下負所學矣遂慷慨連疏以進又奏三途並用以廣人才選擇賢能以重邊郡驅潜住之奸以清畿甸擇武弁之賢以重將帥皆蒙允納然敢言終難久立以是落職

出判通州公至通留心撫字釐革馬政寬卹商
竈民咸德之擢蘇州府通判權知長洲縣事凡
可以裕國澤民者悉心理之略無顧忌陞江西
袁州府同知撫按推掌饒州府事饒號劇郡寇
盜生發燒造繹騷公至推誠撫葺民用協和嘉
靖癸巳陞廣東惠州府知府階中憲大夫賛治
尹惠亦嶺表大郡地濵山海民夷錯處公至以
忠誠惻怛之心敷爲公平愷悌之政凡可興可
除者一切罷行之其大者如出久繫之囚以清

犴獄賑流徙之民以廣圖籍重校學以作士風
建橋梁以惠徒涉杜侵佔以抑勢豪修建東坡
白鶴等祠以崇祀典同僚林推府歿于官則捐
俸治喪歸櫬俾不失所在郡五載民夷歸化撫
按交章奬薦因給由赴京便道展祭先塋忽感
疾終于正寢人咸惜之盖公天挺英邁資性純
良學有委源志存經濟其居家則克敦孝友敬
祖睦族無間戚疎其居鄉則葺高誼坊以風一
鄉式虞國墓以表先哲建石閘以興水利鄉人
感之其居官則瑣垣作敢諫之風州郡懋循良
之績又嘗欲效范希文建祖祠置義田開義學
以淑族里有志未就而終嗚呼若公者真有道
之士乎哉公生于成化丁酉十月二十有二日
卒于嘉靖戊戌九月初五日自上以歲庚子臘
月甲申扶公柩葬于三溪口箕山之原銘曰
公昔攀龍朝　帝傍手握斑管敷奏章　帝曰
俞哉唯汝敭猷謨諧弼熙耿光蹇莫可乆諫佞
慌出典州郡宣惠康揚粤荆楚懋循良樂只君

子聲洋洋莫登台輔佐克唐歸來一夢登仙鄉
神遊八極恣翺翔天孫風伯相徜徉名留汗簡
炳馨芳體鬼歸藏箕山陽百年徵此穹碑章

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孟川李公神
道碑銘

人言大學士熊峯石公正直不阿慎許可唯談
及孟川李公便擊節歎賞則其人可知已予心
竊嚮往之其子爾馨知予敬公久因屬予銘諸
墓道之石予不能辭乃取狀讀之公諱際可字

公遇孟川其別號也世爲河間故城人厥考漳
南侍御公妣吳太宜人侍御君爲襄陵令時生
公於官舍公生而岐嶷瓌特神茂業隆舉順天
弘治戊午鄉試壬戌舉進士年甫弱冠耳尋丁
外艱服闋授禮部主事再丁內艱復除兵部陞
員外郎禮部祠祭郎中所至踐職應務聲名籍
甚宣城貢梨制也言者欲改保定河間東昌代
進之而宣城佐其值既得旨矣公委曲辯論具
稿請宗伯毛公覆奏懇懇以　祖宗舊法不敢

輕變爲言事得已至于今三府民德之淛人張
世賢圖註醫書難經脉訣進下禮部時太醫院
使判以下極詆之其意恐其藝術之軋已也公
閲其書多經驗精究之言因具疏上請得刊布
世賢由此得官而其書濟人亦多正德丙子陞
福建叅議分守福寧道有歲例銀捌百兩名曰
堂食銀不知其所自起公正色拒之且著之冊
籍曰毋使後得以踵其弊福城軍糧恒匱乏不
給葉元保輩因是作亂公撫諭既平乃求匱乏

之故隨宜設法而儲蓄遂贏人尤賴之戊寅以
叅議改河南都指揮陳仁被誣落職公察其冤
力爲昭雪得復官仁造氷玉堂於家日夕祝頌
馬未幾陞按察副使督理河道黄河本洶湧加
以霪雨後諸溝澮皆溢爭流入河河勢益泛濫
可懼公相地形卑下處分數支以殺之河得不
決歲省工費數萬金偶缺提學公代董學政洛
陽庠生盧俊實向以小故被黜公甚憫之命肄
業應貢士類咸服嘉靖癸未江北蘆鳳災歉特

甚民饑餓嗷嗷唯賑濟是望而不肖有司用礬
水煑粥使苦澁不可多食死者益相枕藉於道
猶借其虛名任意攘取　上命廷臣往覈其事
且慎選藩臬之良者與俱而公膺其選至則寘
其人於法改飼新粥所活數萬人乙酉陞山西
右叅政分守冀北道大同卒亂戕害巡撫重臣
繼巡撫者惴惴不敢往都御史蔡公天祐毅然
請行公實慫慂之至則威惠並施叛卒感悔一
鎮以安己丑　詔改潞州爲潞安府境內青羊

白坡諸僻地皆群盜所據易以爲亂公建白部使於其地建平順縣平順守禦千戶所而盜遂屏跡盂五臺二縣亢旱民饑無望公設壇祈禱甘澍遂降復奏減征稅蠲逋負全活甚衆陞四川右布政使公敭歷既久宦情已薄乃三疏乞休得請歸田日以讀書談道爲事鄉邦士從游者雲集隨材啓迪多所成就從兄陳卒遺孤三人公呼其子同業曰傳心今爲太學生曰制心今爲邑庠生曰古心亦已成立內外族屬甚繁

公處之情禮曲盡此人所難者配韓氏封安人先卒無子次葛氏二子長即爾馨府庠生娶張氏次爾培娶孫氏女三一適顏全德一適楊礪俱邑庠生一許聘孫若蘭孫男一慎與公生於成化壬寅五月十七日卒於嘉靖丁未正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六卒之夕唯命爾馨講大學用之者舒曰用財當如此講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曰處人處已當如此復以善繼善述勉之言訖而卒平生涵養純正造詣精深於此槩可見矣所著有義經一助說卦補註獨契集續蒙求註尚書周易四書雜義藏於家於乎君子成德立行卓然表見於時身沒而名不朽求如孟川公者豈易得哉銘曰

於惟孟川天孕奇特髫齔揚芬弱冠顯陟器量高雅韻宇弘深望儼山岳譽比璆琳奮迹春曹翺翔禮樂載遷司馬品秩衛霍於藩於臬旬宣澄清惠流閩洛聲震邊城餓夫奚起法善賑濟河患曷寧幾先殺勢行成名立身在功隨淑人

君子邦家之基國寶同歸具瞻斯著云胡翻然懸車而去庶幾壽考引領蒼生今不可作感嘆誰平爰勒茲銘久而彌耀繄彼後生是則是效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襄方公神道碑銘

今上御極之十三年有輔臣方公者以得謝歸十年而卒既塟又逾二十年其仲子渠以公蔭來判寧波一日過予曰孤幸得備員先生隣郡

而先公神道碑文久虛願以請也予念公在位時本廁館僚辱公與進頗多不可謂不知也其何敢辭按狀公諱獻夫字叔賢别號西樵其先莆人七世祖諱宗元者宋季官南海因家馬官至金紫光禄大夫生武節大夫道隆道隆生雷益雷益生日華日華生勢宏勢宏生公之祖用中號亭秋博學篤行爲鄉邦所推重生公之考遂領鄉薦就某州學正卒於官四七日始生公公自幼頴敏舉止端莊如成人亭秋奇之每語

之曰學非聖賢道不明位非卿相道不行我端有望於汝公曰此吾志也六七歲即勤苦力學不問寒暑弘治甲子弱冠魁于鄉乙丑登進士第與選翰林院庶吉士乞歸迎養母黄夫人瀕行夫人卒終喪起復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歷文選諸司主事員外郎正德壬申養病乞歸杜門十載 聖天子中興以薦起嘉靖癸未春復除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調文選司時大禮議興公與張文忠公孚敬桂文襄公

蕚席文襄公書霍文敏公韜議同協力贊決竟輔成聖孝其論列之詳語在明倫大典中聖心嘉悅用是寵眷日隆甲申夏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乙酉冬大禮書成擢詹事府少詹事仍兼經筵日講丁亥夏署掌大理寺時當讞大獄根連株繫者無慮數十人署刑部都察院二公將坐以奸黨公力爭出袖中疏欲棄官二公不得已從公改議末減是冬擢禮部右侍郎又轉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戊子夏加太子太保己丑

春改吏部尚書前後五轉皆兼學士公每遷秩心不自安必懇辭庚寅夏以病力求去 上特准馳驛歸未幾又遣行人蔡靉起于家聖念不已也壬辰夏至京即奉勑兼武英殿大學士辦事内閣公控辭不獲既而歷一品俸三年考滿加光禄大夫柱國公感恩思報夙夜匪懈而致疾益甚乃三疏乞骸骨得旨許暫歸調理公受上知志在康濟斯世惟阨於多病故以樞秩辭者四病辭者十因災自陳因事引避者九 上

溫旨慰留先後凡二十有三賜銀章曰忠誠直
諒賜御札銀幣無筭蓋得君之深三代以下不
多見也公自歸西樵醫藥之餘讀書談道而爲
上爲下之意尤惓惓不置凡稱賀奉慰忠愛溢
於奏詞可知也　上每問公疾痊否日以起公
爲念無何熒惑入斗後三夕公逝矣訃聞　上
震悼輟朝一日贈太保謚文襄加廕一子爲尚
寶司丞遣藩臣諭祭九壇司空奏遣中書舍人
劉鳳營葬事公平生論奏如大禮之議不顧利

害大獄之讞以去就爭應詔陳言眚災自劾等
疏悉關係世教至於敬陳洪範一疏則發明聖
學心法之傳其功尤大所著易經約說學解諸
說程子語大學中庸二原已梓行於世御賜經
書敬一諸箴恭和御製諸詩藏於御書樓公雖
位極人臣不忘貧窶自奉殊淡薄倘遇鄉遭荒
歉則不惜出穀捐資以賑之先以伯兄子芷廕
中書舍人其約已厚人類如此公兄弟三人伯
兄貴科仕至州判官仲兄茂夫領鄉薦弗仕曾

祖勢宏祖用中考遂俱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
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曾祖妣羅祖妣杜妣黃與公元配鄒繼室馬贈
封皆一品夫人側室黃謝張何子男二人長縈
張出今任尚寶司丞次即渠何出女四皆鄒出
長適太學生周業興次適郡庠生梁克參次適
何方伯鴈峯子銑次適梁方伯瀾石子允肖公
卒於甲辰六月七日距生成化乙巳三月二十
日壽甫六十嘉靖乙巳十一月乙酉葬於大岡

山之原癸亥祟祀于鄉賢祠嗚呼攄公之行實
其出處進退明公論扶善類終始一歸於正雖
古之名相何以加焉固宜紀列穹碑以昭示無
窮也豈惟法制當然已哉銘曰
侁侁方公才稟命世弱冠登朝讀書中秘早厭
紛華山林暫憩日居月諸充養益粹　聖皇御
極旁招俊良公用薦起秉時激昂首議大禮理
直氣昌竟折淆亂正名立綱帝曰休哉焜燿嘉
績匪爾納忠朕心曷懌渥命便蕃一朝三錫乃

卿乃相台階峻陟公感殊遇夙夜靡寧佐清四海贊育群生鞠躬盡瘁三跡陳情知進知退帝鑒其誠南海之濱西樵之麓優游十年聖眷攸屬熒惑兆災俄然不禄生榮死哀千載竦服

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芝山呂公神道碑銘

曩歲芝山公棄養公子光洵與本同舉進士甚善因屬本書公大事以表諸墓亦既有年矣本念八世祖自新昌徙餘姚占籍時誤以呂作李

久不通吉凶之問未知所稱及歲辛酉本丁太夫人憂歸呂氏見太夫人事狀歷叙所自來乃發譜考之有據又本所謂十世祖萬十二府君者祧主在呂祠壁室中蓋壁室藏祧公所創也譜牒既明而主復無恙天開之矣本乃今知公在諸父行癸亥冬本詣新昌拜先人之墓因與族之尊卑長少相序會俳佪久之而後返公雖不可作鄉黨宗族稱説公盛美不置詳哉其爲人也而表中所遺尚多玆光洵董省公墓謂湫塾弗宜改瘗于黄杜之原公又晉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制得樹碑神道光洵復以銘委本本不敢辭乃叙而銘之公諱世良字中遂别號芝山實四岳太公之裔至宋時有諱億者官大理評事自青徙居新昌爲新昌呂氏始祖本亦由是出焉十傳而爲公高祖九成多善行沒而祀於鄉曾祖存正贈按察司僉事祖樂善處士考謨號魯齋好義樂施郡守南公立石旌其賢今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妣

趙氏贈夫人公生而頴敏絶倫髫亂善屬對客試之其應如響省菴章公於里塾一見奇之以女字焉稍長激昂自負砥厲節槩然不喜舉子業獨喜爲古文詩於書無所不窺尤好讀易每讀一卦輙畫壁間久之圖滿四壁端坐潜玩人莫之測也其學以孝弟爲本動法古禮居魯齋公喪三年哀慕如一日畢喪每遇忌辰時祭必涕泣不已冠昏禮久廢公始命長子光洵行之鄉族翕然效法焉若夫著家範籍墓田皆足以

敉褒薄而垂父遠其抑強扶弱賙隣睦族等事不可殫書至于今人人能誦之洵舉進士爲御史公屢爲詩勉以盡忠報主歲庚戌比虜犯畿甸洵方視京營公詒書戒曰時事多囏正當以身許國勿懷内顧以故洵在臺中赫然爲名御史海内想望其風采公之教也公嘗闢别野芝山之陽與客引滿歌詠徜徉其間作採芝曲數首其一曰我愛商山叟恬澹脫塵機靈芝生揚下九葉光離離空谷罕人跡自得天風吹子房

售奇術蒲輪向西馳回顧商顔下丹水空瀰瀰其寄興深遠如此公既以光洵貴封御史顯矣然恒自稱曰芝山山人人亦不知其爲封君也所著有芝山集大司空南坦劉公爲序公生于成化己亥正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甲寅正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六配章氏孝慈賢嫕又博通書史贈夫人子男四長即光洵今爲南京工部尚書娶趙氏封夫人光演歲貢生娶兵部左侍郎俞欽孫女光泌光禄寺署丞娶國子監助教濬溥孫女皆章出光瀧太學生側出娶光禄寺署丞俞振鳴孫女孫男四鳴太庠生娶縣學生何允恭女應岳庠生娶都給事中俞朝妥孫女應岧以光洵廕爲太學生孫女六長修適廣西布政司叅議俞則全子縮次琅適叅議弟俞否顯子夢禧次佀許聘兵部尚書何鑑曾孫九萬其三尚幼曾孫亨聘舉人俞應星女曾孫女蓁丁卯冬十二月其日寔公改葬之期也於乎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

公有其德有其才而又得其壽亦足以自見於世矣天錫多祉既大顯于家胤諸子諸孫又當世濟其美則流澤深長而令聞廣遠此所謂不朽者耶銘曰

矯矯芝翁諸父之特資禀瓌奇性成正直入孝出弟誦詩讀易尊祖議祧創室于壁言出人欽禮行世則興寄咏歌情盤泉石采采靈芝曠然自適誕生冢嗣高才碩德躋位六卿蜚譽九域服公之訓竭忠盡職公食其報龍章三錫子孫

繩繩益衍其澤福備壽康考終大耋黄杜之原
佳哉兆宅暨章夫人于兹合壁歷千萬年過者
必式

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瑞石江公神道碑

銘

工部右侍郎贈尚書江公塟于僊芝嶺之原有
年矣兹其子廣西按察司督學僉事圻持吏部
左侍郎茅公瓚昔所著狀來請予銘諸隧首之
碑予知公最深而圻又予所取士義不敢辭江

氏出自伯益季子玄仲封於江因以爲姓其後
族屬繁衍散處海内至宋有某者自汴扈蹕南
渡遂家于杭之仁和代有顯人入　國朝累世
貴盛始大著公諱曉字景熈别號瑞石曾祖諱
通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曾祖妣陳氏贈孺人
祖諱玭景泰辛未進士由禮科給事中歷官山
東布政司右叅政累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
祖妣陸氏封太淑人加贈淑人考諱瀾成化戊
戌進士由翰林庶吉士編修學士歷官南京禮

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昭加贈資德大夫妣
王氏封太夫人加贈夫人成化壬寅文昭公暨
太夫人北上三月二十一日生公於臨清舟中
公自幼德器純粹而穎悟絶倫十歲讀書著文
多驚人語治春秋三傳一經文昭公指示無不
通解外祖退菴王公尤奇之丱角時聲譽藹鬱
屈折輩行弘治辛酉甫弱冠中浙江鄉試第十
人明年卒業北雍謝文肅公爲大司成深見器
重每較藝輙居首公經學既精而又博綜羣籍

正德戊辰中會試第四人主考王文恪公梁文
康公一見稱之曰兩脚書厨也廷試二甲第六
人諸老謂宜在詞林公以文昭公在南京乞便
定省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已巳丁文昭公
憂歸讀禮之暇惟不拒四方士執經來從者若
余方伯鋑商侍御承學秦侍御武多顯名於時
而弟暉日夕侍左右其學早成繼魁禮闈别無
師授實公造就力也辛未復除兵部武選司主
事武選事例浩繁吏得因緣爲奸公編定條例

又查天下衛所貼黄以各官品秩姓氏功次畧節類寫總冊凡襲替即按冊處之弊盡革嘗勘勦殺流賊功擢勢人無一得冒者人以爲難癸酉春遇　恩例授勑命進階承德郎乙亥考滿陞職方司員外郎分莅前司專理解發軍伍則審遣必速而收補有限仍刋條格人給一紙以袪宿弊時稱便馬大司馬王恭襄公甚重公適達賊入白洋口運謀防禦頼公居多虜退欽賜彩幣一襲丁丑陞車駕司署郎中尋以考滿實

授武舉充收掌試卷官時　武廟巡幸傳旨起關無間晝夜公日宿於公凡違例者率不與仍定例則題允太僕議處馬政事宜公爲條奏俱着爲令是冬奏乞歸省己卯北上調吏部稽勲司郎中尋以考滿奉誥命進階奉政大夫庚辰會試充同考試官部中同僚多飭威儀而公坦夷率性惟持正秉公留心人才臧否毋冢宰咨及必直言又有候選百餘人言稱稽勲公而恕考功私而刻者冢宰深然之由是爲同僚所忌

嘉靖癸未考功轉文選郎中遂出公爲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士論甚不平公欣然赴任惟以盡職爲念乃嚴檢刷立條格勤比較凡可以剗吏弊而蠲民瘼者無所不至毋出行部卷笥必露檢而後入自傳食之外一介不受所謂廉善廉能者非耶先是藩祿多偏給貧者苦之公議按季均支歲歉議奏免民租仍加賑濟又嚴追侵匿錢穀數十萬故糧不愆期而民不告勞及督運至京懲前攬納之弊乃議召商上納隨時估

值積出附餘輸官至今爲法撫臺王公特疏薦公賜彩幣羊酒乙酉充鄉試提調官丁亥陞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署篆者久之公見百務廢弛公私俱病用是建議如平法則以華羨餘公支給以杜請託照戸則以均徵派覈歳支以足經費處塩課以紓國計速報災以議除豁等事撫臺常公道素重公即次第施行之上下一時改觀詳見旬宣雜稿戊子又提調鄉試歳復大侵太原平陽民多轉徙公極力安輯賑濟全活

者以萬計公時寅出戍歸剸裁繁錯累年勘合計日完報巡臺穆公喜曰如此幹理而山西安有廢事乎各司事皆屬公稽覈矣是冬入覲公於合屬賢否鑒別素精酌定考語無一枉濫吏部考察悉如所擬時公聲望益隆然孤介自守頗不悅於當道久不遷庚寅春歷三年乃陞應天府府尹凡道經屬邑民必焚香頌恩德比至應天勵精如前而法制加備申防禁減宴會清案牘勤讞訊課農桑平收支革羨餘省浮費雖

處高位治帝鄉即在外省不是過也復條陳職掌十事一革庶人婚喪需索一革庶人私用物件一革工部冒投匠役仍當民差一革各坊冒籍內官家人派補絕戶一查內府擡運扛夫驗扛差撥一查內府土工人戶量減編僉一查巾帽局洗櫃夫通行禁革一查鮒魚廠供應夫革免科派一查柝薪司運柴夫革免部總一查巾帽局小下程盡行減革奉旨俱允行尋奉誥命進階通議大夫撫臺毛公思義以公積貯有法

上聞奉溫旨有體國爲民之褒歲辛卯復值[illegible]試爲提調官公凡三領提調每因舊法出新意區畫防範極爲周密試錄所刊文義多出公手筆士林至今傳誦焉是冬再入覲尋以太夫人憂歸甲午復除應天府尹乙未春值旱災竭誠祈禱雨澤隨降又督有司捕蝗蝗盡滅是春頗收至秋復旱乃發長平倉暨屬邑預備倉穀數萬石行賑全活亦數十萬人初公之在郎署也縉紳皆以清望重公及歷藩輔乃精練民事動

爲百千年規誠可以利當時澤後世故每歲所遇撫臺如常公道王公應鵬張公翰陳公軾侯公位巡臺如孫公漳鄧公顯麒杜公民表張公英高公世彥張公袞沈公松王公朝用王公獻蔣公暘穆公相趙公鏜虞公守虞傅公炯劉公謙亨皆交章上薦極其褒美載在國史更僕言之未可終也公既屢經薦剡始受簡知丙申夏陞工部右侍郎蒙恩廕子圻入胄監時大工方興公奉勑督理帑藏常不給部議加派各省公

曰濫費孰若節用之爲寬民也今夫匠冗食工
物價低昂不同徒爲勢要奸商之資耳乃諭司
屬簡其人平其價量工稱餼盡裁内監所估且
防檢嚴肅凡京師富室名攬頭者無敢至門雖
多循衆情而國用不耗是年皇史宬完賜金幣
及御製記廟工完陞俸二級賜金幣有加丁酉
二月重給誥命祖父皆加贈陞級舊制祖父官
高於子及品級同者不得加贈其已受誥命者不
再給此蓋殊恩也戊戌慈寧宫完加廕一子入

監奉先殿完加二品服色其他慶賀扈從錫賚
駢蕃無筭人始知公爲　上所嚮用云已亥正
月　上將巡承天欽命内官監沿途搭蓋行宫
旣有旨令公先往巡視督理時公已具疏同尚
書蔣公瑤極陳南巡所繫之重欲留　聖駕不
得乃陛辭出京比有欽改駐蹕程次增寫慶都
新樂栢鄉磁州湯陰五處禮部尚未刊行公第
曜在祠部令吏馳報公隨照新定程次行巡撫
都御史陸銅巡按御史胡守中作速營辦以須
駐蹕已則兼程先詣諸州縣督有司晝夜促治
費具事皆有緒而守中弗知也恐緩不及事先
圖委罪于公乃參稱揑咨稽誤等語中批回話
公行至南陽始接本部咨參本抄呈與欽定程
次同至公始知守中之誣及認罪疏上遂下詔
獄鎭撫孫綱與守中素善畧不爲辯照原參擬
奏送刑部問擬還職奉旨爲民公念家屬復間
道之京沿途士民相訝曰是前日巡視公也爭
具肩輿送之蓋公奉命而南也恐扈駕者衆有

司供億不支自備乾餱所過止受廩米三升故
民感激若此公旣歸角巾野服日以書史自適
闔門省愆而已凡過訪者就於家庭再拜荅之
未嘗往謝辛丑冬胡守中孫綱各以罪論棄市
士林稱快焉自公負誣言官雖忿忿不平然守
中在位未敢顯言薦之至是撫臺涪州夏公縈
昌喻公安福歐陽公巡臺滄州王公侯官舒公
銅梁高公華陰楊公藩伯莆田林公皆累疏薦
揚大抵謂其德學才望忠誠節操真足以繫朝

廷之重輕所宜亟用乙巳七月奉　詔復冠帶
戊申吏部以原任卿佐公等八人起用雖未奉
俞旨而朝議翕然以爲善類彙征矣是後巡臺
蒲州裴公孟津李公侯官王公莆田林公薦公
無虛歲亦不果用癸丑春感疾十一月疾增劇
初七日適冬至當廟祀猶命子圻夙備不意戌
時奄忽逝矣享年七十有二嗚呼傷哉公卒十
三年而　穆宗即位用臺諫言贈公尚書祭葬
悉如制公配沈氏封宜人贈淑人同邑少司寇

省齋公女先公三十年卒繼鄭氏封淑人京城
都運類鶩公女近以圻南京刑部郎中考滿俱
加贈夫人男一即圻中順天丙午鄉試第二人
戊辰進士爲今官女一適雲南尋甸知府會稽
董思近俱沈夫人出孫男一鐸中浙江庚午鄉
試第九人孫女二一適孫之奇一適沈應俱府
學生曾孫男二世卿世詹曾孫女一公之未卒
也督學桐城阮公因郡守申鄉飲禮批云江先
生瑞石乃今日中流砥柱也其議歲時存問禮

旣卒自縉紳士以至市井輿隸之屬罔不嗟悼
甫踰旬諸庠士請祀公鄉賢祠阮公隨行有司
奉迎神位秩祀撫臺大倉王公特疏以請䘏典
事下禮部今竟如所請亦足以徵公道昭明而
公論有定云於乎公束髮登朝數十年歛歷中
外所至功見言信而文學政事歸然爲士林所
推人人能知之若夫至性孝友事父母生養沒
哀情適於禮兄曙弟暉卒無嗣俱爲悉力襄事
撫教其繼子與祠部弟友愛特至以其子埏承

已麽白首怡怡養寡妹并甥女于家不念同年
舊惡而曲免其子監生之罪至事干公門則絕
口不談不經營生計不增置屋室儉素無異寒
貧剎之事一毫不染惟玩索經籍考覽本朝文
士藩臬欲毀寺爲文昭公建專祠力辭之聲色
獻鄉郡沿革與夫稗官野史地里醫方罔不旁
搜以此自老所著有瑞石稿十卷歸田録十卷
春秋補傳十五卷傳於家即求古人中不多見
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舍其公誰哉銘曰

[illegible][illegible]江公斐英挺特挾藝射科弱冠如拾擢魁
春榜陳策　帝階名動海宇籍通金閨筮仕夏
官劾弊敵愾旋調天曹超脫俗態上下交與正
直無私同官所忌出參藩司自東自西旬宣容
保歲月久淹乃陟京兆至于考績晉少司空抑
權省費勞神大工　天子嘉之廕子增祿佇正
六卿以膺寵渥横罹奸慝中以禍機是非顛倒
抱枉而歸天日鑒之報應甚邇曾未幾時二惡
棄市公亦何憾身退名高交騰薦剡方伊比臯

逍遥林泉朝夕書史一疾忽臻竟虛召起　聖
君御極首問遺賢追贈卹典於公獨全令子文
孫世濟厥美其生有涯其榮無已節彼芝嶺歸
然佳城勒詞碑石萬載攸寧

傾動一時人亦爭嚮往之由是致身青雲奚難
而乃屢試春官不偶歲庚子來卒業南雍予時
爲司業特進而慰之蛟龍非池中物第懋修以
俟時耳明年果登進士高第予聞喜之不限也
未幾而君之凶問又至矣傷哉天乎何成君之
難而奪君之易也言念疇昔其能已於言耶傳
有之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自古青雲之
士豈盡施於世哉而或者期之以公輔許之以
王佐人皆信之後世莫疑焉何則挺拔之質知

明堂之材瑰奇之姿信歲寒之節固有未試而
可知者矣是故居視其所不取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者必大丈夫也士平居論議動稱周
孔而其定交也出肺腑矢天日若可終身苟非
其人臨利之可欲未有不動於中者間有不動
於利見其害而不避焉者未之有也况望能捐
身家之圖以急友人之難至於危困而不悔焉
者乎君伯父錡將死以子淥方孱懦乃舉數千
金并其子託君君力任之卒使淥得以成立而

後授以遺資毫髮無負馬君之與潘太史者友也邂逅相信非有生平骨肉之歡也其業儒其居城市非如古任俠之徒及山林幽隱之區也一旦義氣重於然諾死生定於俄頃雖漢孔北海又何以加焉然歷顛沛流離非惟自免併脫其父子於難凡此在古人所甚難者所謂不動於利不怵於害古稱大丈夫者非耶使天假以年則其激昂之志純潔之操凛烈之節上有裨於朝廷下有益於生民施諸當時而聲稱後世

者何可勝言而乃僅取一第未及少試以死果天不與邪將人不幸耶人有言長筭屈于短晷遠跡頓于促路傷哉君諱滂字子雨別號澹山其先燕人九世祖宣詔仕于元官浙右丞始遷於秀之鹽官云考鴻洲公諱欽娶金氏繼娶周氏實生君暨二弟渙深君生有異質童稚日誦數百言甫出試即爲督學萬公五溪秀守徐公白泉賞鑒聲名籍甚弱冠領鄉薦辛丑舉進士君生正德丙寅八月二十日卒於嘉靖辛丑八月初一日享年三十有六配某氏子一崇儉於乎才高而遇晚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於乎澹山即予所表亦足以傳之不朽矣若夫孝友之行家世之詳則備載於閔學士誌予不復言

懷石徐公墓表

予惟人子抱終天之痛親往而不返也然亦有死而不亡者其顯親之謂乎是以記稱幸哉有子則人子所恃以自慰者莫如繼志述事立身

行道使天下知其爲其之子其次叙述先人盛德懿行託之金石垂千萬年身亡而名存今予於徐季子以獻見之矣以獻自述厥考懷石公行實屬予曰不肖孤受二親督教克底於成忝竊科第獲沾升斗之祿而欲養不逮痛何可言惟是不朽之圖以報先人先人辱知於先生最久願一言表諸墓前之石予受而讀之事備而核文而不侈皆著聞於通邑人者也以之顯刻固足以傳何俟於予言哉而以獻之請益勤豈

以予嘗備史職而平生愚直可取信於將來耶予不敢辭公諱允恭字子安懷石其別號也唐宋以來世系遷徙之詳具載墓誌中公之考石東公諱守誠者以進士起家至山東左參議配封安人陸氏久無出因納夏千戶女爲側室石東公以父喪廬墓有甘露降于松虎常繞墓行人以爲孝感所致服闋毋太安人忽夢神人抱嬰兒謂曰爾子孝以此賜之已而夏氏果生公公生而瓌奇稍長頴悟絶倫石東公喜曰得之

雖晩必當遠到以繼吾志不幸甫十歲而石東公卒公哀號擗踴過於成人年十四檢遺篋得父山東有疾時家書言志欲立祖祠建置義田義學等事公持書感泣者數日曰我不讀書成名焉能繼志遂奮厲向學就傅居宿于外親族惡子利其有謀殺之幸禍機早覺獲免乃閉戶深居日夜讀博綜羣籍探索玄奥學業頗大進踰時弛備竟爲向謀者夜擊中額幾死遂杜門不出者數年至丙戌得子始出校藝於有司戊

子補邑庠生又講學於王陽明先生門聲譽籍籍起尚書簡菴陳公侍郎木山嚴公東橋楊公秋山顧公都憲方岡胡公咸器重之羡石東公有子矣辛卯督學白泉汪公試而奇之又察知有賢行特加奬賞自是庚子癸卯督學每試必在高等獨屢不利於場屋公乃歎曰出處遇合繫於天力行孝弟仁義之事存乎我亦惟盡其在我者而已夫庸詎知力有不足而勢或不能乎於是謂先志莫重於立祖祠以聯族屬乃議

積墓田之息免待婚之費爲之不意族人多侵負者祀幾廢公代負者悉償之轉付族善賈者經營生息焉不二年而賈與貨俱沒于海公又賣田代償如數乃屬六房分任之卒至今生息數百金置公田而建祠豐祀有頼矣竭力以事二毋定省之禮甘旨之奉未嘗一日闕即一出言一舉足不敢忘亦不遠遊其後欲刻石東公集而多所散逸不得已遍歷兩浙三吳訪石東公同年同志如楊公子器秦公金杭公淮得簡

書詞輸若干篇悲喜交至更爲杭公所纏綣忽心動亟辭餞席中賦詩有獨憐遊子悲親遠之句杭爲改悲作思公起謝曰方寸亂矣日夜馳歸及門而毋陸安人病革不語矣顧公點首者三目遂瞑公一慟幾絶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殮葬皆以禮及廬墓側忽風折栢一枝公泣曰不孝子不能保其墓木植枝于土閱月而榮此尤奇事也人名之曰瑞栢乙未夏孺人漸衰一日忽昏暈流沫遺屎延醫視之曰脉已無生理如

糞臭或可治公嘗之苦而不臭心驚足躍設香燭中庭叩天願以身十年易毋一年壽仰見三星光徑尺列于屋脊公喜取筊祝曰許一年得聖筊一擲得聖筊再擲一覆一側湏叓亦覆左右觀者咸曰是許一年半矣孺人大汗乃甦竟成風痺公晝夜扶侍愛日如年度不可久倩繪工傳其像屢不肖公嚙指滴血和硃粉付工一寫儼然工異之曰此如神助已而如期果病作不救公哀慟數至殞絶目淚血損明孝行聞於

郡伯篤齋湯公手書繼孝扁以贈且延致郡齋究理學詢民風商確經世之務湯公貧欲助之公辭曰以明公之恩使某爲清白吏子孫爲助多矣湯公益賢之公性剛行髙不可彈舉如庚子赴省試假館民居忽有少婦麗飾進酒脯公急趨避至夜分婦直撫其床公怒叱之呼僕舉燭大書壁云天地鬼神昭鑒其後當道議加賦海地公以民困已極挺身赴京陳奏有嫠婦富於財察公賢多方求嫁公曰吾誓不再娶峻却

之此二事雖古之烈丈夫何加焉公於義事必爭先爲倡軍門議僉鄉兵各自爲備公爲長設險用奇鄉族老稚婦女已先乘舟而去及賊至輙挫衂不能犯一鄉倚公爲長城焉時有海商避賊顧爲邀功者所殺公稱其寃至泣下殺商者卒抵罪公以上林湖邊豪民墾爲田大壞水利爲民田若干頃害擬厚築土塘固水閘時其啓閉請于官立石以示規約適辛酉季子舉於鄉乃鋭意爲之而有力者或賄或譖數年竟不

成公抱憤憤又將赴京陳奏而乙丑季子又舉進士鄉親力勸沮之乃止是年以所得坊牌銀一半易粟分給族衆及鄉人貧者相傳以爲美談公年漸高而季子且顯凡志所欲爲皆有望於季子季子爲莆令至武林促其赴任服官一日可以澤民臨別惟以保民如赤子爲勗家居又緝循良數事寄之大率言勵清節鋤強暴保善良剔積弊興永利以不負朝廷命官之意季子抵任來迎養公往不挨外客居三月公作忠

孝勤儉四說懸於堂而歸歸過錢塘有倉官無辜繫獄久之得脫流落不能還鄉公稱貸數金贈之倉官感泣求姓名弗得而去其好義不好名類如此季子治莆三年賢能著聞海內即臺諫擢爲晚乃擢東昌郡貳守公顧喜曰有司澤易及民耳已巳公年七十戒子孫勿慶吾衰矣可及時治後事若義田義學合族復湖等事吾子能畢之一日偕親友午飯忽合眼不語色少變二子亟前啓視扶我就床扶及席而卒配周

氏孺人縣令石南公旋之女也少公一歲聰慧過人通曉孝經內則諸書尤精於女紅父母鍾愛之擇所宜歸得公既歸而孝敬勤儉之德雅與公合初婚一月見公體頗弱慮不能卒業請別飾一室而早晚勸相意靡所不至公養親太豐孺人計資不勝費奚繼乃過爲節損自甘麤糲躬織紝每至夜分量所出入而盈縮之養二姑豐逾其昔口體志意俱適及居二喪尤致乎哀治殯殮事無不誠恪他如蒸嘗之饋必潔以

虔賓客之供必精以腆公未嘗有內顧焉且長於料事公平生不疑人欺有以事白者孺人私聽之俟公入謂曰某也信某也詐果無遁情公有難處事謀於孺人裁決允當人咸以女中丈夫稱之性謝奢華衣不錦綺而簪珥無珠玉即有悉售之以濟貧教子若女舉孝弟勤儉事訓之起卧不置他日事舅姑及夫毋忘吾言也待內外大小皆有法式御童僕使婢皆有恩愛與公數十年相敬如賓而寬嚴豐約罔不相濟焉

孺人有全德而不壽公私謚之曰純正是以孺人先公若干年而卒也公誓不繼今公亦卒可以相見於地下無愧矣公生於弘治庚申十月十七日卒於隆慶己巳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孺人生於弘治辛酉正月二十四日卒于嘉靖壬寅十二月二十九日享年四十有二子男三長執器娶竺氏次執藝娶陳氏次執策乙丑進士東昌府同知守制娶岑氏女二長適方岡公孫胡搴次適丁舜用孫男七俱幼孫女三孺

人先卜塋于蔡畢聖井山後以公合焉於乎古稱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有一焉足以不朽公之孝弟篤於家行義孚於鄉可謂盛德君子也汲汲然欲繼父之志死而後已如立祠復湖等事皆功見言信三者備矣所少者高才博學而不第尚有欲爲而未遂令於季子咸發之然則公之名當敝天壤何疑况以獻名位日崇褒封荐至所以顯揚之者又可量乎予故攄而書之以爲後世爲父爲毋者勸豈特慰以獻永慕已哉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十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鎣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晋江王同讃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墓碑

宋兩浙節度使封英國謚定夏公墓碑

夏后氏之後以國得姓爲夏氏在吾郡稱禺甲予忝夏氏壻嘗從夏氏諸君問曰君等固華胄遥遥數千年瓜瓞綿衍遍天下居吾姚者奚自

諸君曰夏氏有譜自禹以降百代昭穆一覽可知其近而詳者宋晋陵尉奐而下魏國公待制承皓鄭國公文莊竦直學士安國子監博士伯孫宋所賜墨勑具存此皆居大梁者也承皓六世孫英公爲兩浙節度使賜第上虞蔡林其後子楩呂徙餘姚鳳亭壁贅餘姚聞人氏圭玦仍居蔡林餘上之有夏氏自英公始也英公卒于紹興十六年謚定詔遣進士劉清之營葬事見蔡林地有鳳凰飛止之狀遂於曾聰間肇建塋

域公與夫人合塋焉縱横計地四畝三角二十
五步祠堂路一帶西至河喪路一帶直至東南
河各濶八尺朝廷追念其功故規制恢宏若此
凡遇節旦子孫咸集拜祭如儀其後進士夢龍
又修復時思菴佳城鬱鬱數百載巋然云至國
初城歷海所將公之墓碣碑亭及墻垣砌石盡
取去而墓地規制大損矣十四世孫御史大有
十五世孫給事中時十六世孫靖釜鐵等凡登
科甲者宦歸者必展謁墓下然墓與菴尚無恙
也夫何子孫之貧者多棲止其菴而當時有跛
女贅壻朱某者亦家焉弘治正德間又屢遭海
潮漲沙平墓祀禮因以廢闕久之子孫及朱氏
生齒衆繁拓爲居室不覺日侵月削而公之墓
不可識矣嘉靖間十七世孫濬漣入覲淳惟寧
會試聚京師語及祖墓事未嘗不欷歔太息曰
爲人子孫而不祖是念祖墓至爲逆裔惡隣侵
沒而不思所以修復非夫也想公之所素聞耳
諸君言訖而忿恨見於顏色予曰是惡可已哉

予聞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壟樵蘇有刑
猶在異世他人且然況胤祚隆顯如諸君者乎
今餘上之間無慮數千葦按譜據地盡撤而復
之何難於是諸君亦躍然喜有十八世孫爵八
者發其端上虞則文奎季雍等餘姚則思承思
堯等力舉修復事時十九世孫刑部員外郎道
南適以使歸集族中父老若干人呼召群逆而
稽首請罪不暇即日增土封墓告縣給帖責付
家長看守而二邑之子孫歲時伏臘拜掃不異
於曩昔矣夏氏諸君因屬予記之英公諱榮字
子顯號全歸居士別號遯菴少習儒業尤邃於
左氏春秋又善騎射宣和間宋江作亂張叔夜
募智勇之士公應募試以謀策大奇之累立戰
功授秉義郎靖康間金兵入汴大元帥康王問
計稱旨遣就宗朝與金人戰敗之遷武經郎建
炎間從張俊敗走苗劉遷武經大夫後金將兀
术入寇臨安公扈蹕東駐明州與兀术步將阿
里蒲盧渾戰于高橋身被五十餘槍忠憤激烈

大呼而進士卒咸爲感奮敍敗金兵陞兩浙節度使遂令守越封英國公未幾公稱疾辭老乃居上虞賜第娶姚氏贈靖郡夫人生子梗呂圭呂官至通直郎側室盧氏生子玦壁玦以恩補浙東府幕於乎尊本敬始原出人心去逆效順天之所助是舉也豈特英公之遺芳餘烈千祀彌光而夏氏子孫可謂崇孝也夫可謂濟美也夫

墓表

禮部辦事進士澹山費君墓表

澹山費君之卒也幾十年矣其子崇儉持潘太史所爲狀請予表其墓予讀而傷之予與君同薦于有司君年獨少風流俊雅摛文掞藻蔚然

墓誌銘

中憲大夫陝西督學副使東里邵公暨配恭人合葬墓誌銘

吾邑以德行文學表見於時躋穹齡而裕後昆者東里邵公其一焉乙巳秋本視篆留院便道歸謁公公尚能儼然周旋爲本道親故不倦本謂公其長生者乎不意別未幾而公仙逝矣老成云亡後生安仰豈惟我親故者之傷士類莫不嗟歎云公之孫六合令漳以本能知公請銘

諸公之墓本不敢辭乃序而銘之公諱蕃字文盛世家吾姚東南隅族屬繁衍先後多顯達人不能具載父驌母韓氏公生而魁梧偉特有奇氣學步語時逈然不羣兒同三歲失怙知悲哀事繼母潘氏能竭力孝道六七歲便日抱墳籍依以爲學過目輒成誦是以學無所不通尤深於禮經年十二爲舉子業通三場聲名籍籍以起老師宿儒莫能與校得失年十五督學張公試諸生首取公入邑庠自是每試必居首無能

易之者成化癸卯以禮經舉於鄉明年甲辰登
進士第知建平縣建平土要而斂民甚凋瘵且訐
訟滋蔓吏緣以爲奸號[illegible]理公至早作夜思務
求安輯之道乃清以律己公以御物惟兹有利
罔不興惟兹有害罔不除深瘼悉蠲群情大洽
六年而政績顯著薦剡交上皆曰江南治行第
一光禄馬公去思碑記頗詳也弘治癸丑年行
取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孟秉義奮忠毅然有
澄清之志矣於是巡鹺長蘆則貞肅憲度搜剔

蠹弊言利歸於國商稱其便者莫加焉於是督
學北畿則嚴立規條崇文興行言公明兼至科
第得人者莫加焉戊午年丁父憂辛酉年起復
補四川道是年又丁繼毋憂甲子年起復補廣
東道乙丑年監會試所在踐職綜務厥猷融茂
丁卯年陞陝西督學副使表正化導如在北畿
時查革民人冒名援例生員他邑補廩皆不避
權貴爲之逆瑾與平人絶不與見銜之戊辰年
吏部推公擢四川左叅政瑾從是䟽中令致仕

瑾被誅而臺諫交章薦公如巡按御史劉公天
和都給事中張瓚皆以公抗奸去國志烈秋霜
矣宜亟叙秩時楊公一清爲冢宰以公代巳督
學時頗更其事謂形吾失也衆蹤竟寢不復起
士論惜之公蓬户蓽門蔬食飲水數十年終日
危坐一室間讀書談道之外一毫不與焉知與
不知者莫不嚮往之郡伯張公敦請至郡爲鄉
飲大賓時年耄矣八邑之人多來觀者雖麟鳳
之瑞不是過也其仇之沮之者何在哉公孫漳

高才雅望足趾公美嘉靖癸卯以禮經魁於鄉
明年甲辰登進士第知六合政譽赫然皆如公
其遠到更不可量公得親見其後之賢若此天
之報公者又豈不多耶公生於景泰癸酉六月
十一日卒於嘉靖乙巳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
九十三歲兩奉詔進階中憲大夫配陳氏贈恭
人方伯陳公雲鵬之女陳公愛其女必得奇才
歸之所見士無有當其意者聞公名願得一相
見試以論策數篇公援筆立就造語構思皆精

妙驚人陳公踴躍而笑曰其吾女之幸乎遂嬪于公恭人婉嫕貞淑入門而媪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公未遇時嘗躬紡織親井臼不自知爲方伯女俾公專心於學不以家務累事繼姑潘氏孝敬兼至公一妹二弟皆潘出撫恤優厚尤得舅姑歡心公既顯恭人操持儉約如昔綺繡珍麗之服終其身不復用每見公清介淡薄不特中心欣然必舉以勗諸子真可謂媲美合德者矣恭人生於景泰丙子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正德癸酉七月初十日享年五十八歲生男三長時健南京中城副兵馬娶方伯王公女次時順山東臨淄縣知縣娶蕭山憲長來公女次時宜生員娶郡伯陳公女女二長適方伯華公子文次適太傅謝文正公子亘孫灘生員淄時健子漳時順子潢澐生員時宜子灘子夢暘漳子夢桂夢蘭夢松潢子夢龍皆其曾孫云恭人先塋于馮村山之陽今年某月某日將奉公柩啓壙合塟焉銘曰

喬嶽東峙大江西來融結絪緼奇特胚胎飛騰天衢涵泳聖涯屢握憲綱再振文教抗奸忤權守節善道肥遯林泉優游耋耄淑哉恭人媲美于公行隆四德賢著九宗顯榮有赫流慶無窮峩峩馮村天啓佳域式歸其全蘊此雙璧我銘諸幽以至千億

太醫院院判思惠張君墓誌銘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一日封太醫院院判思惠張公卒其子院判承宗持刑部主事徐君履祥所爲狀泣請于予曰承宗竊祿于朝荏苒十餘年家君耄耋在堂不能一日養中宵耿耿五內如焚然每得家君報必云起居無恙汝第盡心職事以報國恩無以我爲念承宗方圖歸省謂猶得竭力焉不意未幾而家君棄背之訃至承宗竟抱終天之恨矣茲奔歸幸若先生一言銘諸墓以發揚我家君之休不肖之罪惡庶其少逭乎予自初官翰林即辱知于院判君義不可辭諾之按狀公諱世華字君美思惠其別號

也其先爲汴人宋南渡時有彦者以右武大夫
和州防禦使擁兵衛吳遂家焉三傳至端禮始
以醫名世有明哲承而述之應元爲海道萬戶
府官醫提領良佑爲嘉興路嘉興縣官醫提領
逮元善進爲保冲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官
醫提舉傳至國朝名縉者其業尤著周文襄丞
稱之誌其墓是謂公之曾祖祖順父濟毋龔氏
生公公生而聰敏超特自少銳志于儒涉獵經
史皆通其大義既而怙恃蚤失家道中衰乃慉

然曰心存愛物醫儒一道也復修世業遂能盡
盧扁之術所試輙有奇效名籍籍聞三吳時負
痾及門求療者日如市正德間吳大疫公移藥
囊于通衢隨請而應全活數千人吳有富室子
病瘵三年諸醫束手不治公曰此病在瘍也急
以五毒之劑攻之即起矣已而果然其人酬之
百金公笑而却之吾何利哉姑驗所見耳他如
此類者不可殫述著醫家名言若干卷將傳于
世公性度閒雅器局弘大見人之善雖小必稱

見人之惡雖大必掩居一室麤衣糲食冲然自
適至於紛華聲利澹如也其平生無惰容持家
勤儉俾內外咸事事罔怠訓子孫必身以孝敬
先之諄諄敘述祖德曰保冲大夫以來議祀典
欲援孔廟從祀例以報古先哲濟天下之夭札
者感孔明寧靜致遠之說揭於室嘗就徵從使
西南諸國軍士行道病者無不全救不受謝此
皆不徒以藝術足稱而已凡我子孫其知源流
之深長必無忘於先人公仲子承宗能傳公之

業以保御勞擢至太醫院院判供事聖濟殿乙
巳歲封公如其官公益韜晦不言時事不涉公
庭日與二三耆舊徜徉于穹窿震澤之間躋耄
耋而被顯榮人以爲厚德所致云今乃無疾考
終福亦備矣距生成化四年八月初四日享年
八十有三配陳氏繼娶婁氏子男三長承祖府
學生爲守惠伯後次即承宗次承仁冠帶醫士
女一適歸倖孫男二學易順天府學生娶大理
寺副劉璋女蚤夭學書娶湖廣叅議吳子孝女

院判君卜以明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厝于吳山啓其配陳孺人兆而合葬焉孺人先公卒五十三年矣其懿德至今傳里中雖弗及偕老亦以子貴榮膺封典公與之同歸禮也於乎如徐君言則天之生公也授以濟人之道弘以裕後之德豈非三吳巍然偉人耶名可不朽宜銘銘曰三吳蘊醇產茲仁人遹祖迪胤德厚術神顯榮壽考葆光還真吳山矗矗佳城峋峋爰及厥配至於萬春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贈少保謚文隱張公墓誌銘

龍湖先生張公之卒也將歸葬于楚公壻順天府治中彭宣持中丞尹君崇基所著狀請予銘諸墓石本惟曩歲公與本茲命預機務入朝趨直夙夜從公之後公率以本之鄙劣意氣相期道誼相勗曰必無負我　聖天子簡拔之恩以故二年間相顧笑語莫逆於心也本於公不可謂不知則執筆之役安敢以不能辭哉於乎公

間世挺生感會風雲自以天下為已任人亦顒顒望公必有以見於天下而今竟已矣悲夫公病革本往視之公曰吾之不起關諸天意也相與欷歔者久之夫天生英雄豪傑之才將為天下蒼生造福必使其享遐齡究蘊蓄以久於其位乃濟今若是焉胡為乎生而胡為乎奪哉斯其可恠也已本每念及此淚輒潸潸下凡數月不能措一詞茲宣促之甚急勉取狀而述之按狀公諱治字文邦湖廣長沙茶陵州人也其先

世蓋出於江右永新永新諸族張最鉅凡顯科名升士籍者繇宋迄今不乏絕宋亡有履翁者舉家族數千人從文信公起義殞於難事在宋紀傳中其支裔播居邑桃村乃公高祖某始自桃村徙今茶陵月江里再傳生顒暹顒暹生伯誠茲以公貴贈吏部左侍郎是以為公之大父父也公上數世並涵朴稱善世至父侍郎公益踧踧氣逾下家貧耕傭自食力非力所出不取諸豪宗子皆心敬之以篤行長者聞妣淑人譚

氏勤儉有懿德生公為季子初公之未娠也譚淑人夢大鳥戛雲下朱顱玄吭縞羽止其庭忽縮化入袵抱已而驚寤侍郎公曰斯鶴祥也將不有徵乎踰年公生神頴英抜機𢡟慧動不可制數歲揮墨成巨字稍長偶詞屬對應聲諧捷多非人思搆所及者知州董豫大奇之徑白督學官補充校弟子員學官授以業所摭經訓微指迎意輙解旁及諸史百氏靡不貫穿及鄞張文定督學試之見其文愕曰茲非劉李匹亞耶

葢指茶先輩坦齋西涯二先生云旋舉于鄉遭侍郎公之喪守制　毅皇帝十五年遂舉南宮第一人先是州有龍化湖淪𣿄幽徹殊佳勝公嘗憇而樂之因寓號今學者稱為龍湖先生茶長老數言故有龍湖坼榜元出之讖公計偕北上湖忽瀵涸龜裂果符應公生斯地非偶矣是年駕南狩明年今上即位始第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居一歲念譚淑人春秋高力引疾告歸屏交息營充養益感五年起授翰林編修七年

纂修大典成擢左春坊左賛善公在史局未滿考遽遷二親之封格於例公乞辭陞秩願以舊職供事待封其親䟦再入上嘉其情特畀封而弗聽辭秩蓋異數焉其冬奉冊使榮藩歸拜太淑人堂下不數日太淑人猝疾不起人謂天祐公至孝不使有悔憾是時諸貴倖用事多不法公制終數年矣有超然之志至十三年縉紳先生以經濟大義勸之乃起其秋命主南畿試明年同考會試又明年重書寶訓實録成進右春

坊右諭德十七年秋命主武舉會試是冬安南國人以簒臣逆命絶譯貢乞師征討之上下廷議僉言簡近臣具文武才畧者令宣諭聖朝威德因得擅制置不煩兵制可乃擢公翰林學士以往未行有言小夷非示兵弗服者遂止十九年秋命復主南畿試明年拜南京吏部右侍郎又明年改吏部右侍郎公在兩京銓省銳然以辨正邪明升黜為大務比事諸宰卿莫不以得公為重居二年上改公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

翰林院事二十六年春命主考會試明年拜南京吏部尚書公往未及年上以元輔少師嚴公屢請增置輔臣詔廷推五六人廼命公與本同入閣預機務特改公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夏四月公至闕上又命公與本大宗伯少湖徐公咸直禁中未幾賜飛魚服白金文綺尚方諸珍物亡筭公念遭際聖明日夜思所報稱寢食靡寧二十九年春命復主考會試比夏在直嬰暑毒忽疾大作上疏請告上遣中使偕御醫

往視賜內膳醪米溫諭降問無少間公曰方多事時吾安得以疾自養乃強出供直八月以大慶恩加太子太保辭不允然自是公疲於承事疾加劇不可完攝矣乃再疏請告虜入犯畿甸公伏枕惋憤繼以泣草疏欲堰白河水遏虜涉會僨弗支不及上十月九日嚴公偕本問疾時祭酒孫君中允尹君俱在公疾不可爲神志猶哼哼語不一及私焉十四日竟卒長安西第嚴公命子太常君視具凡棺椁斂含無不周備先

是公疾未作夜忽夢乘鶴遊戲飄飄若出九閡覺而占之曰斯吾始娠之祥也殆將反化以歸乎已兆之矣公平生有志於天下論古今人行能取慨廓振大節者所拔文武士過千輩其學博極群書而統要卒歸於聖人詩高渾昌麗多開元大曆之風乃其徵志不他著間著於文若詩後之覽者不能無感矣公在翰林時　上聞其名久而始位穹顯列樞筦鼎衡之間不二年遂一疾不救使豐功偉烈不盡見於世天乎命

也距生弘治戊申八月十六日卒年六十有三卒之日嚴公以聞上震悼令有司治祭葬贈少保謚文隱凡卹後之典無不備配夫人劉氏子元孝側室王氏出也聘今僉都御史安福王君學孟女女二長適今治中彭宣次適庠生羅承寶皆劉夫人出宣奉公柩以某月某日葬于其山之原於乎世固有馬能爲有亡躋耄耋而尚存無賴於積累撫曾玄而未巳者公一身繫天下之望而源流深長又且數百年今享年僅逾

下壽見其子甫九齡公何以死哉銘曰
巍巍嶽麓浩浩湘源發祥鍾慶肇彼桃村聿來
月江德麗善積妙契冥符鶴夢湖圻降精北斗
振藻南宮奮迅激昂名動寰中學蘊濟時文顯
華國知化窮神通徹三極淑人君子邦家之基
權衡流品鑑别妍媸簡在帝心宣麻飛驛爰自
留宰晋登揆席帝曰汝賢其代予言公拜稽首
永矢弗諼致君堯舜擬伊同耻一夫不獲辜若
在已夙夜匪懈殫智竭情庶幾遐筭以佐太平

於乎彼蒼如何不保一疾偶嬰遽還大造帝衷
震悼郵典攸隆士類銜恤誦慕曷窮烈烈光儀
九泉不作勒詞貞珉名德永託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
贈少保諡簡肅東洲屠公墓誌銘

余代匱內閣時東洲屠公爲左都御史公標望
絕天下 上心重之久其任嘗再引去不得嘉
靖乙卯元朝大霧木盡氷史獻占曰灾在大臣
是日公感疾越十二日卒年七十有六將塟其
來問銘嗚呼端人云亡係世輕重吾今忍銘公
墓耶公先世汴人始徙淮揚再徙無錫又徙鄞
公以成化庚子某月某日生領弘治甲子鄉試
正德辛未登進士第以才試御史明年毋喪去
起復廵按居庸周覽關隘歎曰公之北門也於
是飭城堡繕障隊嚴甄諸邊將怯勇材鄙當是
時承平久人溺宴嬉廵撫臧其兵備舒其見公
所爲頗過之卒乃歎服武廟常命公擒生虎使
者日數輩公抗疏曰此惡獸也擒之必有攖其

爪牙者 陛下欲取一時玩柰何不惜民命乎
且非萬乘所宜近語甚切其事遂罷於是屠御
史直聲聞四方當按江西寧庶人有異志以賕
結中外所憚者獨公至耳乃陰使鎮守畢真賷
重裝自浙餽之卑身佞辭期於必納公先事覺
情牢拒不受至則與廵撫忠烈孫公深相結希
政金僉事啓黨逆勢張甚公且圖之以折尾毒
會父喪去寧庶人卒敗死公不以覺微早筭爲
賢告人公再起適 今上登極益慷慨思見其

奇首䟆請日視朝接羣臣親賢圖治聲望隆然起都御史折官輦下之以次當内遷爲當道所忌擢知保定府實出之陽謂人曰保定畿輔重地非晷御史不可公爲之即大治都指揮白璽以稔惡聞公按置重法總兵陳瑾怙勢恣睢公獨不爲屈卒爲瑾中調延平知府踰年郡亦大治擢山西叅政尋擢山東按察使巳又擢廣東右布政轉福建左布政使藩臬四官咸有惠政尤以廉率下爲左使入覲不持一物諸計吏亦無敢取行賫者遷光禄大理二卿嘉靖戊戌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以灾免又明年用薦者言起爲左侍郎久之拜南京刑部尚書丁未調刑部未幾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九載秩滿加太子太保自公執邦憲益以風裁自持毎奏差諸御史指付必得其宜事還考察不苟應文務覈功實諸屬帖帖嚴之平居挈提綱維涵畜細碎不發聲色至於臨事决疑激揚清濁苟係國體以身當之未嘗退阻也公清節直聲發聞最蚤及登

八座年老矣世態體局逐日以異而公始終一致不爲毫髮少變其初嗚呼難矣公爲大理卿得贈祖琛父湖如其官妣皆淑人及爲尚書又得加贈其祖父進妣皆夫人兩贈咸以恩故而琛之祖曰順者嘗以孫襄惠貴贈吏部尚書公於襄惠爲從子皆自尚書改都御史加宫保勛名先後相望公沒　上痌傷賜贈與諡遣官翼喪治塋甚厚其後欲用都御史輙問曰得似僑否其見重人主如此僑公名安卿其字別號東洲初娶董氏繼陳氏並贈夫人皆無子兄弟六人二人無子四人者皆一子無可爲後者故嘗移詹兄子大心而以襄惠之孫大來爲後公旣不幸無子以死其不死者蓋有在焉安可使其事行功烈卒泯泯不見於後邪乃攄狀誌之而又爲之銘銘曰

靡嶢嶢以鈌我持者臬也靡皦皦而涅我守者絜也其履爲玉雪其終始一轍也是謂完名與節御史大夫之烈也

大中大夫光祿寺卿西愚陳公墓誌銘

西愚陳公之卒也其子編修陞詣予泣而言曰不幸先大夫棄背不肖孤矣即日奔訃歸敢以墓石之銘請因出少宗伯李泉孫公所著狀示予予讀之不覺潸然悲也嗟夫公不可作矣憶昔本未第時辱公知最深毋愧無以報公也則是役豈敢以不能辭哉按狀公諱焕字子文號西愚以其居隣學宮故云其先霅川人也後徙餘姚宋建炎間有陳仲德者以鄉兵禦金冦有

功累進武功大夫京畿都統領入我朝復多聞人於是陳氏稱餘姚右族矣高祖道曾祖孟雍以子貴贈吏部文選司郎中祖雷封彰德府同知父廷敬蓟州判官公爲湖廣參政時以廟建覃恩得贈祖及父如其官祖母孫氏母于氏爲太淑人初公爲諸生有名翹然起正德癸酉以三禮魁浙士丁丑登進士第明年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分署淮之清江浦董漕艘其時 武宗皇帝南巡道淮嬖倖江彬等從所過大索賂遺否則輒中以禍公執弗與嘉靖壬午以毋憂起補工部營繕司主事爲貴戚陳其營第而貴戚憑寵責求太過公不應貴戚啣之因上疏請改任南京乃得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晋廣西司員外郎遷禮部主客司郎中尋改儀制南京諸司故稱清簡時高陵呂公柟安福鄒公守益並以翰林左遷守郎署公朝夕與游講明理道所得日益以深擢廣西右參議守柳州路柳州迫近蠻洞猺獞出沒爲患誅殺不能止其時參將

沈希儀統兵界上公與參將約曰夫兵可誅來掠者而不可止不來掠也不如示信以明威給賞以明貸乃便約定與參將入蠻土招其酋長開諭之諸酋羅拜聽令比歸擁輿讙呼送出境竟不犯柳州路遷雲南提學副使其教在振起士風變化夷俗今滇士斌斌埒中州皆公之造就云遷湖廣右參政會 聖駕幸承天所過諸省有司坐供張不具連逮貶謫者甚衆公綜理通乎細大所需畢給事已湖廣撫臣則大稱喜

曰非陳君之才吾輩能免於罪耶復檄公督修
顯陵公念　天子崇孝所親務極偉壯而承事
者或竊圖乾沒公且理且防甚費心力髭鬢爲
改告成上嘉之錫金幣詔進階一級已而遷江
西按察使晉右布政使俄復轉左在江西凡四
載江西人甚頼之乃遷光禄寺卿光禄供内府
饈饍中貴率溢額以請稍不如意輒得禍公獨
披籍而應中貴頗不利因搆語中傷之是時公
子今延平太守塤翰林編修陛二人者業已舉

進士同朝列而公年漸高乃喟然嘆曰夫不覩
而偃且及阱焉不辱而慮且及殆焉余平生所
持率不便於回邪故多憂而頭顱早變今兹官
可以繼耶語曰飲不盡樽以遺子孫吾歸矣吾
歸矣有頃值考察諸大臣例得自陳公疏稱老
乞歸詞甚懇上允之公歸開圃于舊第之西南
壘石爲山鑿地爲池蒔花木搆亭榭其中有八
景皆以愚名公自爲文記之歲時期約與里中
故舊賓客讌飲相娛樂飲輒至醉醉更稱曰余

醉愚醉也客或問官舊事公絶口不道第言曰
余忝議湖廣時嘗行部渡江忽值大風雨江漲
舟半覆沒舟人懼擁余泣曰奈何乃余先令舟
人拯溺人溺者活數十人余竟亦不及於難吉
水豪某者依山阻水時力與有司抗乃逮至庭
下察其人固懵昧子也即寘之死過矣乃笞辱
之使改其後變爲良民由此二事觀之公蓋天
性醇厚執經而行故勢不肯伏強不肯吐也嘉
靖庚戌十二月三日以疾終距生成化戊戌九

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胡氏累封淑人有子
五人長陞早世次即塤次即陛次覲國子生次
塈女一適建寧太守王正思女及陞塤陛覲皆
胡淑人出塈側室王出孫男四人銖鋌鈔鏕孫
女五人曾孫三人清濂澤塤輩卜以其年其月
其日塟公于邑北之柳皋嗟夫若公之體道邁
德始終出處粹然表見於世者豈可多得耶今
科第踵接而子孫衆多天所以福善者蓋昭昭
乎不可昧矣本敢陳無愧之辭以藏不朽銘曰

有嬀卜世霅川開宗載徙姚邑紱冠樹功至于
我明厥族乃鉅選部作之公纘其緒業修文行
譽起甲科宣力中外績用既多乃晉大卿階崇
望重器本公輔士論所共公曰吾老超然懸車
位豈不足樂在有餘棄智絶巧愚以自命羨墻
宣尼爲顔爲甯天佑名德五福攸并誕生諸胤
趾美振英今茲縉紳寔罕厥儷顯顯愚公胡不
百歲佳城巍巍柳碁之陽勒辭貞石萬古無彊

封孺人胡母徐氏墓誌銘

孺人徐姓世居邑之馬堰其族讀書好禮多顯
達人父德洪力學有大志娶於魯生孺人貞靜
淑慧動容莊謹有古女士之風族中人奇之此
女不爲貴人婦當爲貴人母德洪無子止孺人
心極寶愛亦知其必非常也乃爲說列女傳孝
經等書孺人聞即解悟年十一值父卒與母魯
居日夕悲念如成人饔飱之均和纂組之縟麗
經目所涉靡不精詣貴家大族競通媒妁求爲
婦今封編修龍川胡公少瓌特不群諸父曰此
佳士也宜歸之孺人歸龍川公時舅姑俱棄養
惟祖姑沈在堂朝夕孝事黽勉甘旨無不當其
意沈曰孫媳婦賢孝必昌吾後每以不及逮事
舅姑爲恨遇忌辰告祀豐潔煎和滌濯必躬親
之龍川公鮮兄弟與叔父潔菴翁同爨孺人勤
儉和敬曲盡其道叔祖母黃嬸氏呂咸宜焉相
聚二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潔菴翁端嚴慎許
可病革遺言曰姪婦之德可令人人取法今人
家婦不能有也其後家指漸繁當與黃呂析居

至流涕不忍言及黃呂相繼卒出所服衣爲殮
殯呂無子以子正學後之有從伯訥菴以負官
賦有司追徵甚急龍川公鬻公産以償孺人贊
成之也此皆古丈夫所難事種種在鄉閭間談
說不置龍川公屢困場屋不第子正蒙丱角穎
異超卓弱冠舉於鄉越十年以會元及第官翰
林編修迎龍川公孺人就養京邸秩滿封龍川
公如其官及孺人由此而榮進品極可佇而俟
天之報施德善豈偶然哉昔人謂必爲貴人母

斯其徵巳孺人居京邸懐歸編修君遂令妻子隨侍自留季弟與俱比還家歡甚巳而患癰癰愈轉成脾疾嘉靖癸丑二月十七日遂不起距生弘治壬子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二子四長正蒙即編修君次正學次正家出後從伯葵齋次正宇男孫五承詔承誥承試承先承烈女孫三編修君走使致書于予曰正蒙罪大眸歲充淮府冊使謂得便道覲省不意歸至浙江驛而先母孺人之訃聞矣終天有恨尚忍言哉

茲卜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原敢奉我舅氏桐湖徐公所著狀幸先生銘之墓石以永光于幽不孝之罪庶其少逭乎余辱交編修君久而又得締姻高門稔聞孺人賢信哉桐湖之言也閫範母儀孺人備矣不敢辭遂叙而銘之曰

懿哉孺人孝順雍肅生自高門嬪于巨族翼翼矜矜所以興福天錫厥胤蜚英木天膺封食報身逝德傳勒銘幽石逾千萬年

亞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靜所

王公墓誌銘

靜所王公之卒也其子汝玉以予與公同年舉進士持狀遠來請銘諸墓石予憶公少予一歲而高才重望大用可佇而俟胡乃遽止於是耶傷歎久之義不能辭公諱朝賢字立之靜所其别號也家世太康相傳爲三槐後六世祖諱彦才者元末彰德路判時太康歲歉民多餓死乃捐貲自淮西運米千餘石濟人全活甚衆五世祖諱鈍國朝户部尚書高祖諱淪户部右侍

郎皆以名德世濟厥美今鉅姓甲中州稱積善者必曰太康王焉曾祖諱簪祖諱焄俱隱德不仕父諱載邑庠生封順德府知府母張氏贈太恭人生二子長朝元次即公公生而清瑩温重髫齓時執禮守謙如成人性尤至孝即知承順父母顔色務得其歡心稍長篤志向學綜覽群籍無間寒暑尤好深沉之思必使理與心會而後巳是以年未弱冠操筆屬文意精辭達督學南園王公見而奇之聲名遂籍甚嘉靖戊子領

河南鄉薦壬辰舉進士皆在高等初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任寺正明恕詳慎而平反居多時有王宜者畧賣人口至南都事發法司擬罪送寺審允人口法應入官有二女乃公同邑已聘人矣而以歲歉故鬻之公即捐俸以贖歸其原聘之夫其家感德思酬其直公曰吾念同鄉顛沛憐而歸之安望報毫髮不受已而擢順德府知府至則秉公持正搜剔蠹弊務蠲民瘼凡興學勸農養老賑貧之政罔不悉舉逾年而郡內大治賢聲傳播畿甸間撫按交章薦之三年考績　上錫之誥命及封其父母是年擢陝西按察司副使其振揚風紀尤爲外臺所推重毎督學之撫按必以公兼董之其學行素著可知已三年移山西理戎務則戎籍頓清旋擢陝西行太僕寺卿則馬政克舉又將三年遷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僅數月忽遘一疾遂不起蓋嘉靖甲寅正月初十日也距生弘治乙丑二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歲配李氏贈恭人有淑德先公卒生

一子即汝王邑庠生娶張氏女孫三卜以其年其月其日祔塟于祖塋之次於乎公爲三槐仁者之後心源相續世世以積善稱迄公而益能繼其志刻野庄退翁二集善惡圖行於世曰必無忘於先人是以宦轍所至德洽民心在在思慕之歌頌之列之名宦載之豐碑真可謂無忝厥祖者矣銘曰

卓哉靜所允光於前胡豊其德而嗇其年人亦有言死而不朽名立行成天長地久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鎣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讃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墓誌銘

大中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石峯管公墓誌銘

嘉靖戊申予與石峯管公別也至辛酉丁先太夫人憂以歸不相見者凡十四年公亟來視予予見其人扶然後行欲言多未達頻訝之然體貌充腴如昔謂當痊復不意竟不起矣哀哉公子府等奉徐憲副芝南所著狀屬予銘諸墓石予方在疚久謝筆硯念芝南與予皆公肺腑親也誼豈得獨辭哉公諱見字道夫石峯其別號也世爲吾姚巨族曾祖與寧祖鑑父琳贈文林郎母蔡氏贈孺人公性稟孝友有大志髫齓如老成人蚤失怙益力學思奮嘉靖乙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常州府推官公風檢嚴峻見

理速而持事堅權勢不可動搖莅任未幾豪強歛跡然心惟公恕究獄多所平反春岡劉公按江南首薦之諸當道有疑難事累年不决者必以屬公公一鞫無遁情崇明劇盜數千人流刼瀕江州邑遠近震驚公奉操江中丞檄設策勦捕不旋踵殲滅殆盡宜興逋負數千萬緡致縣令坐累以斃公往視篆甫下令雖素號豪猾者無不悔罪一時輸納具足繼視武進無錫治如宜興人稱神明焉所至尤加意學校以羨餘置學田若干畝士類德之於是聲名籍甚撫按交薦無慮十數章壬辰天曹徵天下良吏公治行第一擢吏科給事中公念既爲 天子耳目凡關繫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無不言而明於體要必期有所濟無近名事尋轉兵科左給事中監壽陵大工時户工二部建議加賦以佐工費公抗疏極陳利害以爲不可 上是之仍黜二卿海内陰被其澤及轉户科都給事中以疾乞歸巳而復起補禮科嘗疏止車駕謁陵之行

又條陳邊藩事宜甚悉咸著爲令辛丑正旦日
食　上詔輔臣宗伯禮科至便殿議朝賀應否
衆猶豫不敢決公議朝賀宜擇日行見　皇上
敬天之意上嘉允之癸卯擢廣東右叅政廣故
多貨寶地公氷蘗自勵皭然無毫髮之染無何
入賀萬壽事竣以疾請解職跡凡三上得俞旨
病痊有司具奏録用蓋異數也公旣謝事歸足
跡不入公府日以睦族善隣明農教子爲事時
或偕知舊觴咏琴奕徜徉山水以自適臺使屢

薦起之不應方葺草堂於峽山之間將耕釣老
焉而公病奄至矣壬戌十二月二十六日卒距
生弘治辛亥九月五日享年七十有二公端重
直諒視豪貴人藐不爲意忿世道之頹靡思力
振之苟曲徑而富貴者尤所鄙惡公不喜殖生
産家無餘貲至於兄弟宗戚有困乏者竭力賙
恤之安於澹薄自諸生居官告老無不泰然自
足焉雖不數數講學而天資近道芝南其知言
哉元配戴氏封孺人年若干歸公孝養其姑蔡

務得懽心勸公篤學不分志於家累及公爲節
推爲給諫爲叅政門以內肅然處婦姒御僮僕
咸得其宜公之賢名政譽得於孺人之助者良
多公超然肥遯實孺人贊決之尤人情之所難
也已酉七月十六日卒距生弘治庚戌十月二
十五日享年六十子男三曰府辛酉擧人娶邵
氏曰海浙江都司都指揮僉事予壻曰麗側室
萬氏出聘芝南女女一適廣信府同知史鵷之
子太學生桂孫男七應爵應兆應鳳應麟應賢

應恩應明孫女一孺人先公十年塟于箕山之
灣府等卜今年正月二十七日奉公柩合窆焉
於乎公立德脩行蔚爲世模吾鄉出而仕處而
老有不公若必擧以爲勗公關於吾鄉不細也
而今不可作矣道路之人哀之豈特吾親巳哉
乃銘曰
矯矯石峯人中之特位至三品未酬厥德壽逾
古稀胡不滿百爰有元配閨壺是則媲美同歸
式貽慶澤箕山之陽永安玄宅勒詞貞珉傳世

千億

黄君宗周墓誌銘

大江以南善治生致富饒比素封者不可勝數然好行其德以仁義著聞爲上所禮遇衆所稱誦者惟宗周黄君云君之子道荆川唐公門人又嘗從余游余因得交於君二紀于玆知君之深莫予若壬戌六月君忽遘疾病且革呼道曰我死必南渠公銘諸墓其言信而傳我目瞑矣道乃遵治命不遠千里而來持君行實泣請余

銘曰先君事無一字敢欺先生者余覽而題之君諱鑾字世鳴宗周其别號也先世雲間人自高祖伯愚徙江陰凡五傳而生瀾娶周氏生君瀾號南周倜儻有奇氣能振世業明於積著之理家遂以不貲君乃不安於富奮志力學欲以功名顯其親弱冠游膠庠未幾又入太學大宗伯龍石許公鶴江蔡公大司馬東瀛張公三公海内名士時爲太學諸生君曰此吾益友也宜親之蚤夜相與切磋琢磨學業大就三公取高

第相繼登樞要而君獨數奇屢舉不偶三公懷惜之情每見於詩夫何二親向老又寡兄弟翻然棄所學以歸代父南周公治家務自君治家而喜振人之急賙人之貧貸人之逋不孳孳仰射機利凡世所謂義事無不樂爲之人顧不忍負君而卒多輸報饒裕更倍於南周公所謂以義爲利者非耶南周公每慶己之有子亦樂君之克家也賦詩命侶優游泉石者二十年其後二親相繼卒君哀慕三年如一日喪葬一遵於

禮遠近知與不知咸曰養生喪死無憾宗周其孝子乎君親終子幼已絶意仕進矣偶有嫉者以詿誤奪其衣巾怒猶未解又因事謫戍之君皆順受無辯嘗謂其子道曰人不忘我以我金多故也我本勤儉積累所致而或充於横索之橐莫若築我江陰城以保障一邑人民前後遂捐金六千兩於官城乃成有司欲以此釋君無妄之罪且旌其門君曰我義舉耳豈有所要哉即旌之亦不敢當以故大巡陳公饒公縣令趙

公毛公交相褒奬嘉靖乙卯倭奴犯江陰兵餉
告乏君又請于大巡周公輸米七千石周公謂
君前罪不釋何以示勸况時有納贖例乎乃釋
君前罪道復輸米二千石造月城者三以爲報
亦君使之也丁巳尚書趙公視師浙直又以兵
餉勸助君家無所蓄乃售産七千金應之趙公
畀以指揮劄周公又強之受不獲辭後有與周
相左者按茲土不録君之功而反以冒濫金紫
復入戍籍君固安之任一人之喜怒而作威福

者不知其何心也君爲人坦夷質直與人交不
設城府内自克約而外崇厚讓敬禮神明畏守
法度至處姻戚僮僕悉有恩義若君者其古賢
良孝弟力田者歟君素強徤無恙是春乃預爲
送終具一旦忽星隕于月城里其光燭天未幾
君卒人皆以君之純德上干天象云時六月二
十四日也距生弘治辛亥五月二十九日享年
七十有二娶趙氏妾沈氏劉氏子男三人長卽
道邑庠生趙出次遵次通皆劉出女五趙出者

三長適鎮江衛指揮使陳元賞次適武進庠生
孫世卿次適鎮江府庠生童汝賢沈出者一適
太學生武進左希曾劉出者一適曹某孫男一
曰繼立君從子珽幼孤君視之猶子撫育教誨
爲太學生道等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君于周
非之新阡於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宗周君立
心操行若此而屢遭譴謫皆出無辜天之報施
善人何如哉不于其身意者其在後之人乎銘
曰

有美宗周少負大志期顯功名締交名士屢舉
不第乃治厥家施仁好義譽溢邇遐常申於知
亦屈於嫉或抑或揚世情靡一生也拂逆君能
安之蓋棺事定何人不悲天可必乎食報在後
千載永藏神明所佑

封恭人查毋陳氏墓誌銘

京兆近川查公卒之再朞配恭人亦卒其子志
文等奉唐公新洲所著狀請予銘諸墓道之石
予念與近川交厚而季子志立又予主考會試

所取士誼不得辭按狀恭人姓陳氏先世汴人扈宋來武林徙居海寧之鳳岡里父彤號養閒毋姚氏生四男子一女即恭人幼貞靜端莊寡言笑性又靈慧養閒翁授以內則孝經輒能誦曉大意是以獨鍾愛之時京兆少有奇氣才名籍甚養閒翁曰吾女宜歸此子恭人既歸京兆事京兆父贈中憲大夫雪坡翁毋周太恭人恪盡婦道孝敬備至朝夕供具無不當意雪坡翁周恭人遘疾同京兆奉湯藥竭誠禱祈凡可以

營救者無所不至是以鄉族有孝婦之譽京兆性好讀書不務生殖之事內政無小大悉屬恭人恭人勤儉自持計贏縮以量出入田租歲賦不煩筆記而輸斂分明家日以裕京兆得無內顧戊戌舉進士爲黃州推官三年政聲超卓徵拜禮科給事中以直言被謫旋擢刑部主事遷文選郎中又累遷今職所至皆以潔廉精白稱恭人之助爲多恭人佐京兆教諸子頗嚴去紈綺而崇淡素立程計功每至夜分不已以故諸

子咸底於成蜚英勵行相繼取科第善訓之徵也恭人雖貴盛不廢紃織又自奉甚菲薄至於燕賓無不如京兆意極其洗腆閫內小大肅穆處娣姒姻親恩禮周洽恭人以京兆享年未耆勳業未竟哭之過哀未幾而疾作矣諸子延醫治之毋卻曰未亡人前此苟活者以先大夫未藏也今得從先大夫於地下何憾焉竟不起恭人卒於嘉靖癸亥六月十九日距生弘治壬戌八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初封孺人進封恭人

子男三長志文太學生娶屠康僖公孫女繼娶僉憲許君嶽女次志宏中順天戊午鄉試娶太學生朱天復女季志立丙辰進士官禮部主客司郎中娶太守姚君汝舟女女二長適徐善徹次適朱來旬皆太學生孫男六允揚允揆允揮允芳允元允授孫女五俱幼於乎若恭人者自始至終一言一行罔不爲閨閫之則使天道有知百年右于北堂爲宜今僅逾下壽以卒謂之何哉銘曰

淑懿之德克配君子兮生也有令聞沒而爲世
所軌兮五雲之山佳氣攸鍾兮昔也塟京兆今
長與之同兮

封承德郎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桐湖
徐公墓誌銘

嘉靖戊子予邑膺鄉薦者十八人而桐湖徐公
在高選公予邑聞人予十七人者莫不相慶得
與公同選也曩督學盛公校浙士獨奇公嘗薦
爲諸郡五經師以是榜中人皆知公名又莫不

相慶得與公同舉也主司者吳人亦聞公名久
尤以得人自慶二司百執事又莫不以得人慶
主司當是時公一舉而名動四方矣公天資穎
異十歲能屬文書一過目輒成誦杭郡守楊公
孟英聞而試之遂許爲天下士引與諸子友盡
出經史古書使綜覽焉謂當發解如拾芥顧徘
徊庠序間逾二十年然從遊者日衆陽明王公
每與公論事稱爲今之范仲淹以故名日益重
戊子之舉雖相慶者多亦莫不恨相遇公之晚

也公未第時與予同館於謝文正公所甚善已
丑與予卒業太學又同舍日夜相與辯析疑義
砥礪名行遂爲莫逆交既而公屢上春官不第
語於予曰我自少有天下之志今迍邅若是竟
鬱鬱巳耶予力勸之仕乃就選爲福清令福清
濱海民窮多盜公至氷蘖自勵威惠並施未幾
而宿蠹盡剔諸利咸興有疑罪淹繫獄中十餘
人立召於庭片言遂得其情而原之悉遣歸農
人以爲神明於是民安盜弭邑號大治時鎮守

權璫怙勢作慝誅索無忌公列其罪狀遍白諸
監司而璫亦縮恧不敢動閹省因而不擾隨以
毋喪去民攀號不忍舍乃立祠樹牌以識去思
服闋補古田適坑賊流聚爲患公計定擒剿而
賊望風遁矣相戒曰此前福清令今豈可犯耶
舊有鈇冶牛憑利公一毫無所取且嚴革者令
山邑鮮科第乃捐俸廣闢學宮群處邑弟子爲
講說經史漸臻斌斌之盛民有訟子婦究者以
情理諭之卒自悔其諸課農籍役禱雨驅虎尤

彰彰多異績時監司稱賢能超卓者必曰徐令
云因取入試院委以校閲多得名士事竣更托
以心腹考諸屬賢否公秉公評隲不少假借而
人之銜公者亦無所不至矣公聞而笑曰君子
居官任職求無愧於心苟依違婾婀比周爲私
此吾所深耻也玆惟有去而已遂飄然歸民之
攀轅卧轍者千萬計而竟不可留於是立祠樹
碑如福清父而益思視福清有加焉於乎公自
丱角至登科郡守試以爲奇督學薦以爲師同

薦以令聞借重主司以得人相慶皆以其能文
而已然公之自期待者不專在此實欲得志以
經濟天下澤加於天下之民而後不負所學使
其以治二邑者得佐天子擴而充之於天下何
有否亦得藩臬大郡猶可少展懷抱不僅僅二
邑已也天之生公乃豐其才而嗇其用函牛之
鼎以烹雞何哉昔予備位政府公在林下寓書
毎以建立功業爲勗予以倭寇猖獗欲城江南
邑士大夫譁然非之公獨主於議是公又謂量

田均徭二事蠲民之瘼不在城後予力佐邑令
行之以副公意公毎會予必撫掌大笑曰吾邑
無事矣安得天下盡如吾邑哉觀此則公之志
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公平居無所好惟經史不
釋手教授諸生有經義别稿若干卷梓行於世
其訓子若孫尤惓惓以孝悌爲本曰吾事二親
不敢不竭其力處三弟友愛老而益篤所得俸
貲悉以贍昆弟親戚賙恤困乏皆汝等所目睹
也汝等苟能率吾之教則無忝所生他日事君
治民由此推之無難矣公以子紹卿貴封兵部

主事古貌古心歲時鄉飲巋然居賓位予邑後
進方幸師表之有在夫何一旦痰作遂不起葢
嘉靖壬戌十二月二十八日也距生弘治己酉
十一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四公既卒有司
以公德行文學政事表見於世今不可作矣宜
加崇重祀在鄉賢祠督學即欣然允之誠可謂
生榮而死哀者也公之子紹心輩謂公之知厚
者莫如予奉公門生陳宗伯龍白狀請予銘諸

墓石予棄敢辭乃叙而銘之公諱建字曰中桐湖其別號也後又更號真留子宋前爲汴人建炎中叅謀官琛始扈駕來臨安子孫徙居餘姚嶼墩載徙馬堰至國朝而代有顯人遂稱巨族云曾祖汝愷祖雷父訓毋其氏世有陰德元配王氏封安人側室王氏子四長紹心庠生娶知州陳公熺女次即紹卿丙辰進士今爲興化府知府娶項君模女次紹德庠生娶理問沈君渭女次紹祉庠生娶知縣邵君炤女女二長適都

御史孫公應魁子進士汝賓次適都指揮馬君奎子守備自進孫男八三接聘胡氏三級聘陳氏三才聘茅氏三省三光俱幼孫女一維玉適署丞孫君鰲子庠生如澥癸亥十月十八日與王安人合葬于馬堰小西山之坡鍼銘曰

沒世無稱孔子所疾惟公之名騰于普率宜在高位以究厥施造化何忌逢數之奇身通六藝化行二邑正氣直詞歸然獨立俯仰無愧用舍奚求隨其所遇託意真留人亦有言根深木茂不于其躬乃在爾後允臧允吉西山之坡勒此貞珉千載不磨

胡公墓誌銘

封承德郎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素齋

素齋胡公者予先君少保公表弟也予分在姪行而又髫齔受業數十年情好如一日今年四月間公自杭歸姚因視予越中談笑竟日乃別去予謂公逾耄之年精神若此壽算未可量也不意別未一月而公訃至矣嗟乎公與先君親

愛即同胞無異平生動以先君爲法自少至老檢身修行恒若不及予每侍公如見先君然今公逝矣典刑遽失悲如之何公子徽州知府奉公所自述屬予銘諸墓予讀之無一字不出公肺腑皆予所稔聞也而盛德善行公謙讓未及者尤多明幽永隔每執筆不覺涕潸潸下予安忍銘之雖然又安得不銘之耶公諱忠字克臣素齋其別號也世居東南隅爲吾姚望族科第代亦有人但以儒爲業無說治生計家事日

見客縮景泰初公大父雲菴公館穀於仁和鄉村中父菊庄公隨因贅臨江吳氏即公之母也遂占籍居焉成化甲申二月初五生公公生而性至孝又有大志八九歲知向學先君奇之謂公父曰舅所居鄉習安耕桑非學士麻中也欲吾弟遠到宜歸姚於是菊庄公携家以歸公有姊嫁於名士蘇孔新公乃學易於孔新正發憤進修之日也以貧故年十八即往上海爲童子師公雖少而言動端慎講解詳明教且學日夜

孳孳不倦主人喜曰即老成不是過弟子皆以爲得師時尚書笠江潘公亦在弟子列至高位而執禮甚恭可知已公在外思念父母不置乃除夕冒氷雪徒步歸以所得束修奉父母歡動顔色不知膚體之凍裂也舊主人與聞公名者歳爭迎致爲塾師菊庄公云亡不及永訣公每歎曰以貧故遠出使我抱恨終天後吾姚大姓知公善教亦爭迎致公公不外出者數年以是得終養其母今受業者以科甲顯甚多而公竟

不得録於有司命也年近四十始生孝孝性資穎敏公期以光前之事因命之名曰立身顯親孝道始備乃使之誦習經書博通子史精熟舉業督課之嚴無虚時已酉孝果舉于鄉丙辰舉進士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公就養京邸孝考最封公如其官母沈氏安人公曰吾志已遂孝惟盡忠以報君恩吾之願也已而孝遷主客郎中又出守徽州公皆就養見孝守已廉而持法謹逾年政成化謐公欣然日加餐焉無何爲論者

指不根事罷歸公亦欣然曰凡事求無愧於心耳今罷歸而六邑之民感泣遮道稱爲清白吏所得不既多耶書生至黃金橫帶餘俸置薄田足以供祭祀養父母視吾祖父時則裕矣杭買屋數椽日與耆老觴詠於湖山之間者數年昨歳忽有首丘之念命冢婦携孫歸姚卜居予里居告成而公歸之未幾而公卒矣時五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八十有三所著有切字要訣數學集成名詩摘粹藏于家配封安人沈氏子男一

即孝娶贈安人余氏繼封安人聞氏女一適張
惟通孫一拱辰聘貳尹陳誼橋女某年某月某
日卜塟於某山之陽嗚呼予㓜齡聞之先君稍
長耳目所睹記公生質之美涵養之深孝父母
睦鄉族交朋友信御僮僕慈一念無愧於屋漏
一事可質於神明求之古人亦鮮其儷今不可
作矣如之何其不悲也銘曰
維素齋公天植其性其性伊何孝悌忠敬老壯
一心以俟休命天道昭昭積善餘慶乃生賢嗣
甲科奮身勑封祿養前屈後申流芳世俗作範
人倫千載不朽勒此貞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少師謚文榮袁
公墓誌銘

予與元峯袁公交厚逾二十年見公精神煥發
意氣高厲嘗謂之曰公命世之才名位自有其
更可喜者延齡褆福金石難敝也公亦謂予知
言予制歸相別三易寒暑公以疾告告未幾而

訃至矣予聞而傷甚又怪天生公之意竟不可
知每念之憮然也公姪尚寳司丞大輪謂知公
者莫予若乃持憲長張公鄖西所爲狀屬予銘
諸墓中之石予衰且拙誠不任其役然義不得
辭按公狀諱煒字懋中别號元峯其先出自漢
太尉安之孫遇避亂居勾章之南鄉即今所居
三峯也世世飲德弗耀入國朝公之高祖考諱伯
堯者始以人才舉爲醫學訓科曾祖考諱完祖
考諱璫讀書積學不第考諱汝舟尤以學行著
聞號端居先生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
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曾祖
妣宋氏祖妣童氏妣汪氏皆贈一品夫人正德
戊辰之歲端居公與汪夫人同日夢黑龍降于
家時公將誕相慶曰若生兒當非常必亢吾宗
已而公生果岐嶷頴異五歲即能屬對試之者
曰書生尋石嶙公應聲曰學士跨金龍識者已
知爲台輔器矣十歲習舉子業讀書一過目輙
成誦十七補縣學生淹貫經史名譽日赩赩起

嘉靖丁酉舉鄉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卷
呈 上覽巳批第一中言邊將事過直文華讀
卷後易置第三授翰林院編修是年端居公卒
守制還用禮襄事癸卯起復甲辰同考會試乙
巳充纂修會典官丁未充唐府冊封副使盡郄
所饋遺唐王改容禮之巳酉九載秩滿遷侍講
辛亥公以疾賜告歸丁繼毋張夫人憂乙卯起
復八月主順天鄉試十月上簡詞臣撰文公在
列 上見公所為文獨稱善遂有襲衣白金之

賜十月命代拜文華殿先聖先師丙辰二月內
閣以公資序深題掌南京翰林院事公上疏願
留供文撰 上嘉悅擢為侍講學士尋命陪祀
帝社稷四月上特進公禮部右侍郎兼原官丁
巳八月進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仙鶴一品服巳
未三月三載秩滿進階通議大夫誥封二代蔭
姪大輪為國子生庚申八月轉禮部左侍郎十
月賜飛魚服二三載閒公之荐歷清華皆出自
聖衷辛酉二月改吏部左侍郎三月吏書吳公

鵬禮書吳公山皆致仕而公署篆當推官與當
道論不合執抗再三同事者為公危之而持論
益堅適上於吏部題鈌疏中進公太子少保禮
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越五日召入直皆殊特之
恩前此所未有也五月分獻北郊十一月分獻
南郊禮成疏請祈雪 上諭謂公敬順天時達
禮成性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同少師介谿嚴公存齋徐公內閣辦事十二月
望月食命公率群臣行救護禮壬戌二月命公

主會試六日入簾 上特遣賜鶴衣御饌于貢
院公感非常知遇殫心校閱所得多瓌奇宏博
之士又不受贄禮士風肅然三月賜大紅紵絲
蟒衣廷試充讀卷官捧進士榜八月以萬壽大
慶加恩進少保姪大輪授中軍都督府都事五
月少師嚴公被論謝政時朝野洶洶 上獨察
公清忠亮直諭同少師徐公擬票公益秉公竭
誠凡事期於至當故海內罔不喁喁望太平之
治焉八月遣祭先師孔子十月主武舉宴十二

月爲慈民陳便宜三事慈民德之癸亥秋八月賜麒麟服十二月以祈雪入直有誠實慎確不爲過許之褒甲子二月又遣祭先師孔子纂修永樂大典總裁五月命省耕亭乘凉八月特加少傅兼太子大傅建極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建極殿乃　上新制首以授公令中書賜勅行九月改大輪尚寶司丞十月以三載秩滿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鏹授柱國誥封三代公筮仕二十餘年凡三錫命至是而極自簡畀文撰以來恩

眷隆渥御膳金帛之賜無弄明良相遇情投魚水可謂千載一時矣乙丑三月公以積勞成疾跡乞就第調理　上遣太醫院判診視遣中使賜羊豕米酒蔬菜諭慰再三惟恐公之不久于家也疾少間即出詣宮殿行香歸而疾亟乃再疏乞骸骨上亮公誠懇賜乘傳歸就醫藥令司丞君護行公輿疾出都城以不能赴闕稽首辭淚下沾臆而去舟至安山驛病革呼司丞君曰吾[illegible]　聖上殊恩異眷愧不能竭涓埃之報今

已矣爾其致身盡職言訖哽咽而卒是日也風雷大作舟不可行計聞　上震悼累日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加贈少師謚文榮廕一子爲中書舍人身後卹典率用峻等云公賦性剛明風稜嚴整遇事不當意及見人有過輒面吐折之然底裏洞徹未嘗有所留匿人亦忘怨焉其事親孝伯兄中殞撫其孤如己出先以廕及兄長子即今司丞君也公平生不謀家事於世俗所稱珍玩一無所好及當端揆尤禁絕請謁闗

親族有怙勢害人者痛懲以法而篤於故舊每分官俸以賙給之若其事主勤慎恭恪鞠躬盡瘁終始不渝可以無愧矣公才識博洽問學淵奥辨析疑義河懸氷解援筆千百言立就爲詩文富麗莊重卓然成一家言所著有文若干卷詩若干卷娶管氏累封一品夫人有淑行無出立從姪大輗伯兄仲子大輅爲嗣公卒於嘉靖乙丑年四月某日距生正德戊辰十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三峯

祖訓之左鳴呼語云仁者必有後若公所謂仁者非耶名德祿位固以極矣天乃靳之子又弗臻耄耋也何哉余自謂知公而鄭西知公獨深故其言足信而傳余敢敬述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公之生兮感親夢吉兆奇祥降黑龍英敏穎異自蒙童稍長萬卷蟠胷中斐英振藻班馬同名魁浙闈冠南宮臚傳鼎甲回重瞳玉堂金馬日侍從君爲堯舜慶遭逢委質自誓輸赤忠文章華國稱儒宗台階荐陟事業隆天胡不憗遺閔凶奄忽一疾遂告終 聖心震悼卹典崇進以少師謚文榮吁嗟乎卓哉元峯身逝名存當無窮

工部右侍郎少村黃公墓誌銘

嘉靖乙未春會試予備員同考得少村黃公閫中士夫有爲予言者曰少村莆名士也十歲能屬文弱冠舉于鄉倜儻瓌奇有大志他日當以文章顯天下請爲公得人賀次日少村來見余立談間意氣不凡果如閫士夫言余亦欣然自慶爲得人是年 世宗御文華殿親灑宸翰試進士一一去取出 聖裁改庶吉士若干人而君與焉君感激殊遇益自奮礪遍讀中秘書每館閣之試輙在峻等三年以才授翰林檢討辛丑爲會試同考試官甲辰爲廷試掌卷官丁未爲廷試受卷官己酉爲應天鄉試考試官庚戌爲會試同考試官所至公明能舉其職乙巳之擢修撰辛亥之擢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講皆久次而後轉知者方以爲非所以待異才夫何壬子黃給事中論之調南京兵部員外郎未任甲寅陶御史又論之調衡州府通判此不可曉也既而當道者惜君之去無罪稍遷太僕丞以姪孫懋官爲卿故改尚寶司丞是冬陞本司少卿丁巳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戊午陞本寺卿己巳陞光祿寺卿亦以君年資日深去清華而就繁劇非其好也而君顧能安之適光祿供應告乏君加意節省查出老倉米四萬餘石減去柴炭銀三萬餘兩頓紓一時之急前後僚屬皆以

爲莫及也夙夜勤勞於職凡十八月庚申擢工
部右侍郎李給事中又論之君曰出處命也況
功名外物安能嚚嚚與人較曲直留戀爲哉吾
自茲長往矣遂投劾奉　旨閑住去還莆未幾
而倭賊圍城幸參將戚公領兵勦逐之君具酒
果厚幣郊迎以謝戚君又募勇敢捐二百金納
之公帑爲巨室倡忽新賊繼至戚君已移他郡
當事者墮於賊計城陷君被執居賊中五閱月
艱苦萬狀自以爲必死矣賊知君大臣又見慷

慨歌笑自若不敢犯竟得脫歸乃寓書於余曰
仕之不達阻於人言今不免盜賊之手將何尤
哉乃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自茲得以餘生待
盡首丘至願已畢更號四素居士又許買舟訪
余於稽山鏡水之間不意丙寅十月初十日一
疾竟不起距生弘治庚申正月二十九日享年
六十有七於乎哀哉君平生胷次磊落其意相
合者輒傾倒底裏握手相歡如乖其志好則辭
色不少假借君嘗語余曰陸東湖朱葵亭朱篪

菴李古冲康礪峯林肖泉郭東野尹洞山李石
麓言朋友之厚者無以過之董近淮丁后溪邢
雉山宋仲石黃其董其周其言門生之厚者無
以過之君往來非諸公不窓心事非諸公不談
高興非諸公不發人見君之交盡富貴也不知
諸公者皆朝廷勲德海內英豪得一足倚爲重
況若是之多耶古人觀人多於其所與所取知
之識者方羨君之不暇顧以此議之謬矣君志
慕古人大宗祠贍銀七十兩租一百二十石小

宗祠更新堂宇重建狀元坊仍贍租五十石毋
家與租二十石從弟廷本與租二十石永爲業
南山廣化寺與租二十石永供香火俾守先塋
其餘賙人之困不可勝數君家本非饒裕又遭
賊焚刼之餘已蕩然矣猶汲汲力行義事若此
求之當世豈多見哉君之子某等遵君遺命遣
使奉狀遠來請余銘諸墓石余念知君者莫如
余義不能辭乃先道其所知然後叙次世系而
銘之君諱廷用字汝行號少村世爲莆田人唐

御史滔之後宋狀元公度十二世孫公度文集
君刻于衡州高祖畊吏科都給事中曾祖澍祖
甘霖俱隱德不仕父德卿以君貴贈翰林院檢
討母鄭氏贈孺人配宋氏處士汝華女封孺人
長子河其所生也娶長沙府知府宋卿之孫女
次槐娶應天府尹洪珠女繼徐氏標娶光祿寺
署丞陳翰女皆側室某氏出棟娶儀制司郎中
方一蘭女柱娶某知州李長盛女皆陸氏出榔
聘潁州知府李宜春女王氏出女四長適刑部

侍郎鄭大同子次適南安府知府林介孫次許
舉人唐鑑弟次許中允陳謹子孫男一煇尚幼
河標棟俱蚤世於乎公自入翰林未嘗一日不
爲詩文其子賢孝某集某集已梓行於世但名
位未極於余望誠有闕焉今已矣哀哉某年某
月某日葬于某山之麓銘曰
惟君求全兮來人之毀解組歸去兮逢賊之起
城陷被執兮伊誰之使作善無祥兮天意曷揣
終免患難兮優游桑梓將安將樂兮君胡以死
不于其躬兮詒後之祉我銘諸幽兮垂千萬祀

浙江按察司副使圭山邵公墓誌銘

昔圭山邵公治吾郡政譽頌聲日起監司者交
章薦之民恐公擢而去也莫不焚香祝曰願天
借公爲越人造福即當擢幸增秩無去吾郡已
而果擢吾浙按察副使又駐節吾郡民相慶曰
自此而撫而督不出吾浙吾民受福其無量乎
未幾而公致仕去民始悵然如有所失矣公年
未及耆尚冀公復起以慰吾民之望不意遽爾

捐館訃聞吾郡無小大無衆寡莫不酸鼻隕涕
況予知公於未第之先而辱公愛厚百倍於越
民者其悲又何如也公子懋忠不遠數百里持
大中丞讓溪游公所著狀請予銘諸墓石予感
念疇昔安忍言哉然知公者又莫予若又安得
而辭之按狀公諱齡字汝仁圭山其別號也周
太保召公之裔唐大曆中歙州刺史裕期以惠
愛賜第休寧之鶴溪遂爲休寧人至國朝公五
世祖伯華始遷邑治之里仁坊曾祖諱希武祖

諱用亨父諱萬號坦軒以公貴贈戶部主事母程氏贈安人繼母金氏封安人坦軒豁達有大度嘗以千金貸人人死無以償即焚其券及程安人之有脈也墜樓驚馬神夢之曰貴兒也無憂明當有桀戟過門者如其官晨起果按察副使之任者過領薦之秋鄉人又夢貸者欵門稱償公之生豈偶然哉公幼頗羸瘠五歲而後能言走然性頴敏始入家塾書一再讀不忘又兼記群兒所誦邑令沈侯以公役至其家試以文

頃刻立就沈大奇之十歲失恃哀毀如老成人遠事繼母克諧以孝與母弟鸝異母弟齡怡怡相友愛弱冠蜚聲黌校每試輙居峻等遊其門者日益衆癸卯領鄉薦丙午遊太學忽心動馳歸而坦軒病革矣號慟幾絕喪葬一遵古禮庚戌登唐汝楫榜進士授戶部雲南司主事清操勤恪自勵又多心計量盈縮察吏弊無遺甲寅監德州倉時以補給河間三衛月餉之鈌特命公董其事撫臣欲以奏外日月借軍且脫巾告

急公從容慰遣之乃報撫按必遵原奏公執法不輕狥人於此見之吏部疏名士十二人甚攺臺察公在疏中柄臣以不附已沮之尋轉本部廣東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擢汀州太守未仕丁金安人憂庚申起復補紹興紹興固劇郡又用兵後公私俱困民不堪命公至多方節省儉約自身始凡可以佐民之急而蠲民之瘼者條上十餘事次第行之有嫡庶二毋爭子者久未决公徉遣人溺之井立得其情無証之盜紛爭

於庭公片言折之遂輸服歲大旱公跣禱烈日中一雨三日境以有年汰冗兵之食萬餘金閫臣欲借餉他郡軍公曰財出於越民當還越民完他賦耳其他美政不可勝數民大悅郡以大治三年治行卓異晉浙江按察司副使飭兵寧紹公方勵精振刷肅清海甸以保我黎民偶嬰微疾又聞有讒言遂浩然不可留矣所過郡邑士民遮道攀卧大呼曰公何以舍吾民去耶公既歸杜門謝客日以孝弟之道訓子弟扁讀書

之堂曰居學軒自適明初志也公處娟族待交游始終持一心藤溪汪君童時師也老而不遇公厚事之不懈既沒猶恤其孤先正程襄毅父子名臣子孫衰甚公白之當道表厥宅里復謀續其世官族有二嫠婦皆苦節公曰此吾族正氣賙恤敬禮備至曩時有無禮公者在難中公竟力救之不念舊惡甲子奉金安人祔葬坦軒墓或曰時日不利公曰吾知寧親而已卒不忌休俗尚奢靡公獨布衣糲食而俗因以變者良

多公稟固中和而學主忠信是以立身居官御物應務無纖芥過差病革之際尚危坐正論唯以宗祠未完宗譜未就爲囑自束髮以至屬纊可謂全人也已於乎如公之德之才即正位六卿亦宜壽逾耄耋猶謂其促乃官如脤夢年不及下壽或者天有定數不可移歟雖然其不朽者鄉人稱之頌之越人感之思之孰得而止之哉公卒於隆慶丁卯正月二十九日距生正德巳巳九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九娶吳氏封

安人側室李氏劉氏子男一懋忠劉出娶太學生汪子卿女女五人長適太學生金季鍉次適中書舍人吳瀛子繼鳴次許聘太學生汪時舉子煉次許聘舉人劉堯錫子文循次尚幼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予乃爲之銘曰

積其德其生也特邁其迹其試也歷不撓以直其心乃得兢兢翼翼成名懋績既牧既飭渥也其澤遺愛靡極胡爾永隔我心孔盡感今懷昔天惟佑于德將厚公之息銘也其無數

四川按察司副使遠齋顧公墓誌銘

昔予與遠齋顧公同舉于鄉又同舉進士居京師又同里巷數年聚首無虛日談道義通有無兄弟不過也公嘗曰吾二人他日得歸老林泉餘慈密邇可朝發而夕至會晤傾倒當不殊於今日予自辛酉遭太夫人之變歸且八年而公謝政亦久方怪斯言之不踐擬折簡促之而公竟不可作矣嗚呼哀哉公子瑭持龍皐葉公所著狀來乞予銘諸墓石予安忍銘之雖然予安

得不銘之也按狀公諱翀字曰翔遠齋其別號也其先山東人宋建隆間有諱澤者宦餘姚愛慈谿山水之勝徙家焉八世祖高舉乾道間進士生武進簿炳炳生坦舉紹熙間進士入國朝科第代不乏人傳至膺生文文生銓公父也以學行著稱曰西嶼先生封工部都水司主事前母張氏母方氏贈安人公生而岐嶷不類凡兒稍長篤志好學弱冠遊黌校聲名籍籍嘉靖戊子舉于鄉壬辰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分

治南旺諸泉至則釐革宿弊疏濬泉源使夫必受直而漕無滯艘公私稱便奉勅查理山東藩臬及諸郡贓罰蓋前此所未有也公秉公持法風采振揚士論翕然歸之時西嶼公在署忽棄養乃扶櫬歸埊如禮庚子服闋補兵部武選司主事尋擢員外郎公於九邊智勇忠義之士皆廉訪籍記每佐其長以易置無不當癸卯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駐節潁上兼攝徐州兵備道徐潁地跨江淮多巨猾劇盜號難治公從容料理

案無留牘而地方寧謐故事江北直隸諸衛吏畨赴京操備率五之一公稽軍伍逃亡空虛乃奏減五二一之例豪惡毛至剛占奪民婦女田産特雄貲無忌公竟捕之置於法潁壽間盜多株連不解公下令曰以姻隣連坐者勿治即日歸農者無數撫按交薦方期大用適以舊在兵曹查黃註誤左遷許州判官轉真定通判大名同知復擢河南僉事時鄭府橫恣不法公悉緝治之遂歛跡彰德宗親王守道白晝謀殺其兄御

史入賄欲從末減公廉得其實堅執不可御史銜之誣他事中公公與訐辯御史竟落職而公亦改福建未幾丁繼母陳氏憂乙卯服闋補雲南未抵任予適視篆吏部知公淹滯獨甚擢福建布政使司參議時倭賊猖獗而福寧尤急巡撫王公詢特以公往剿之公馳至其地凡可以禦備之者無所不至一捷于秦嶼再捷于大金閩峽三捷于州城之外斬首三百餘級俘馘二百有奇賊大挫遁地方底寧此誠非常之功

撫按奏聞　上嘉獎賜以白金文綺庚申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去之日福寧士民攀卧感泣立祠祀之四川松潘古維州境外地也軍夷雜處叛服不常公至動中機宜形格勢禁一發即就戮有奸軍周尚武者陰蓄異志公訪知擒其首十八人如几上肉餘黨悉平因條畫五事嚴責成以馭兵威遠權事宜以防奸制變復舊額以賞夷安邊完逋餉以足食養兵設官攢以典司出納巡撫羅公崇奎謂疆圉大計無過于此乃

題請行之而公以西土寒甚不堪壬戌堅請致仕歸歸六年而卒公敭歷中外逾三十年所至功見言信威惠並行固濟世之才也但屢躓屢起竟徘徊藩臬間而止士論惜之公心懷忠信氣禀溫和雖已貴顯恂恂若儒生及當官遇事則據理持法毫髮無假借如毛至剛王守道周尚武等事真所謂萬人必往凜然不可犯矣聞者莫不歛衽起敬公孝弟儉約尤出於性生葺先祠置墓田待毋之兄弟與已之兄弟恩愛曲

至以至宗族姻黨故舊皆盡其力之能爲各有所濟友人鄭朝濟者父子客死清平公萬里歸塟其骨此古人所難若其自奉則布縕藜藿終其身而所以教子孫者讀書爲善之外不問焉若公者世豈易得哉今老成云亡典刑遽失其可慨也夫所著有公餘拙稿蜀行稿軍伍約束若干卷藏于家公卒于隆慶元年十一月七日距生弘治丙辰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二配邵氏封安人子男七長瑤遼州判官娶贈少保趙

公廷議孫女次珍國子生娶學士姚公淶孫女次瑭光禄寺署丞娶餘姚邵知府元吉女次璜娶副使羅公縉孫女次琨邑庠生娶都御史徐公錦孫女次璟娶府尹孫公懋孫女次琦聘姚舉人棕女孫男十瑶生以孝以忠以廉以節以信以義璜生以誠琨生以謙以訥璟生以禮孫女六曾孫男女各一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塟于石臺鄉廟袞山之原銘曰

奮跡甲科兮成名通籍金閨兮工兵爲臬爲藩

兮志安民生載躓載起兮每困而亨位未酬德
兮心無所營浩然歸老兮謌詠太平胡不壽考
兮比筭籛彭悠悠褱山兮公之佳城千秋萬祀
兮既固且寧

光祿寺署丞呂源卿暨配潘氏孺人合
葬墓誌銘

源卿呂君者贈兵部尚書芝山公之季子兵部
尚書沃洲休寧訓導易卿之弟也與予同出於
宋太師中書令正惠公其後諱億者南渡時自

青徙新昌予八世祖又自新昌徙餘姚冐李姓
不修族義者乆之及予與沃洲同舉進士甚善
嘉靖丙辰君巳通籍光祿於沃洲邸第見君頎
然瓌特言論意氣激昂心竊敬之然亦未知所
稱辛酉予丁太夫人憂歸始按譜考之乃予與
君兄弟也癸亥予往新昌拜祖墓因造君之廬
而君巳即世矣嗚呼曩以沃洲之好僅與君一
面同氣之親若路人者百餘年而一旦會合君
竟不及知可勝歎哉君子嗚太過予泣而言曰

不幸先君棄背不肖孤有年而殯在淺土每念
之五內爲裂今將與先母潘合葬于邑西莒溪
之原敢以大伯父所著狀請銘諸墓石予素敬
君且義在同宗得託名不朽爲幸安敢以褱拙
辭按狀君諱光泌源卿其字也別號棠洲生而
頴異髫齔好學挾冊吟誦不釋手芝山公博綜
經史晩尤好易嘗畫像于壁君潛玩若有得稍
疑問芝山公輙盡解每出言多驚人人奇之不
在二兄下章太夫人病瘵君日夜侍湯藥不解

衣者數月及卒泣血如不欲生既就外傅受春
秋遍讀三傳寒暑不輟弱冠補邑庠生大兄沃
洲携之至京師謁少宗伯松溪程公問學何先
公曰寡欲爲先君服膺不忘曰程公四字銘也
既入成均日從公請益無怠癸卯奉詔使益部
淮三府言詞儀度閑整三府禮遇甚隆更爲一
時縉紳諸公所稱祖妣張少寡貞節縣令上其
事未報君具疏赴闕奏之遂蒙恩旌其閭平居
從仲兄易卿竭力孝養芝山公稍暇輙覲省

工吟咏家庭毋相賡和芝山公覽之喜常差其優劣黜綴之沃洲奉使南北歷官臺省得盡心國事者良以君爲託也君又念太夫人孝慈早逝推其欲爲之意爲外祖買祀田畀外姪供享祀邑有饑寒死而無歸者出粟以贍或買棺以瘞凡累世先壠及家廟祭儀祧藏一一佐芝山公綜理甚周邑人有黄頭龍者罹罪不能贖君貸錢贖之既出乃謂其妻曰無吕君我作獄中鬼矣何忍負之欲鬻其妻以償其親俞則隆聞

於君君矍然亟呼其人還其券龍頭偕妻感激拜謝而去他如張懷弼葉子玉徐東山等焚券不責償皆彰彰在人耳目芝山公病革君禱于城隍捐田刻石以供歲祠而芝山公竟不起君哀毁骨立猶動循于禮沃洲奔歸自京師舉襄大事井井有緒矣君性莊嚴不妄交遇賢士必傾心下之擇其尤淳謹者延爲鳴太師嘗曰誨吾子以孝悌忠信爲先不徒習文藝爾也君高才大志何事不可爲追蹤伯仲奚難而竟不獲

一第乃僅授光禄署丞居常悒悒發爲詩歌常與内翰荆川小漁二唐諸公相賡和一日諸公早朝分韻君得聲字曰旗拂鳳垣初日影珂隨龍闕曙鍾聲諸公擊節曰壓倒儕輩矣戊午告歸僉憲峒峰曹君行縣與三泉俞君及君同遊南明僧舍觴詠至夜分源鄉倚席立就又出素所作詩文誦之曹君歎曰皆中唐遺響也其爲諸公推許蓋如此庚申病危甚神氣不亂猶對客談當世事客退正色謂太曰吾將還化矣惟

大伯居金陵不及與之永訣復取筆書抱志二字而逝方伯陳公暨曹公驚悼曰源卿國彦也忍其名泯滅已乎乃檄郡守邵公建綽楔于縣治之左所著有棠洲稿若干卷亞卿望湖徐公序之都憲浮峯張公跋其後生正德乙亥八月十四日卒嘉靖庚申八月初四日享年四十有六配孺人潘字冠其父貢士東明先生憲儀乃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溥之仲子也毋章氏即太夫人之從妹生孺人六七歲貞静懿淑寡言笑

行徐而坐端然內性聰惠侍大母孫安人學女
紅則精閫大父助教公口授關雎桃夭諸詩則
誦聞東明言春秋宋杞諸姬事則不忘助教公
奇之曰何不爲吾孫乎孫安人早逝繼大母胡
氏嚴厲難事東明兄弟苦之惟孺人至其前及
捧膳以進即懽然無迕孺人毋八年不娠請東
明置妾得男未幾而夭孺人且悲且慰曰無憂
吾母慈惠必有後明年果舉一子母事皆誠孝
所感天若有以啓之是以祖父母父母咸鍾愛

焉邑大家爭聘皆不許及東明見源卿于里塾
與語大奇之曰此吾壻也遂締姻及歸源卿太
夫人病且久孺人即更便服從源卿日夜侍奉
又焚香禮斗祈籲甚虔太夫人聞而觧顏病若
爲之減去及太夫人卒凡衾襯襦褸悉親自紉
緻事芝山公尤謹饋膳遇祭祀燕享必極豐潔
處諸姒雍如肅如居尊卑間無不順適治家皆
有條序御媵婢莊而有恩己亥水災有數嫗暴
屍溪濵孺人聞之即脫簪珥買棺瘞之乙巳源

卿患痰火幾殆孺人憂慮廢寢食每夜禱天願
以身代無何源卿病愈太亦漸長曰吾父讀春
秋君亦春秋皆不第兒宜讀書以續君家舊業
早晚督勵過於父師女修乃以孝經烈女傳易
曉者教之一一爲之講觧又慮嗣續未繁請源
卿置妾撫愛周至已未生應岩親族鄉黨毋舉
以爲閫範孺人病篤時但顧源卿曰我始欲與
君同事姑而姑不存今欲同事翁而我將逝豈
非命耶又呼太曰我今已矣汝能卓然自立居

仁由義無忝爾之前人庶不負我之望呼女授
之繪軸曰此得之我父家今以畀汝乃乳姑圖
也言訖而逝時嘉靖辛亥八月二十九日也距
生正德壬申正月初六日得年四十子男二長
即鳴太邑庠生次應岩承沃洲廕爲國子生女
一適叅議俞公三泉子時縮嗚呼以源卿之賢
使居高位躋上壽功名事業當不讓古人而位
不過七品年僅逾四十賢如孺人者年又不逮源
卿天之意何如哉讀其狀能不爲之三歎雖然

太上立德其次立名此之謂不朽源卿孺人之名於是乎不朽矣況其子若孫他日顯榮光大以發揚先德者又未可量不于其身于其後天意其有在乎予乃銘之曰

矯矯源卿出自正惠芝山之子沃洲之弟德足潤身才堪濟世厥配惟潘齊賢同志胡畣之年不崇其位人亦有言名存跡逝俟天休命垂裕後裔苕溪之原風氣完萃雙璧攸藏逾千萬祺

徵仕郎沔陽州判官呂種雲墓誌銘

嘉靖乙卯之秋少傅元峰袁公以侍講主試京闈得呂子烱寘在高第元峯與予善喜得佳士出其文示予予覽而奇之猶恠其不首選也以故烱數過予談文因道乃翁能教又聞他事甚詳而未及與一會毎想見其爲人嚮往者久之今春烱自遠而至手持芹溪沈憲副所著狀泣數行下曰吾父棄養烱敢以墓中之石請銘予誼不得辭按狀公諱招字廷賢號種雲其先汴人宋南渡時有繼祖者官於崇德阻兵不能歸遂家于邑西三里許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皆隱德不仕至公考竹溪公諱淇者始徙邑之西門竹溪公倜儻卓犖以積善高行推重鄉里生四子長糖爲錦衣衛正千戶封竹溪公如其官母沈氏爲宜人次即公公生而穎異三四歲書一再讀不忘丱角能文章年十八補邑庠弟子員都諫學山周公少負英敏與公同業毎旨以爲弗及顧屢試有司不偶時竹溪公同沈宜人就錦衣君養公獨留於家懷念二親不置人有勸

公者曰京闈主試皆詞林名公去取無爽公之文具服者當識之盍應例遊北太學四方英俊雲集可相觀而善朝夕又承歡二親則養與試兼得者也公欣然從之果得盡友天下之士學益贍而文益工比試又不偶竹溪公年高動鄉思且欲析産畀諸子公乃侍之南還歎曰吾豈以微名故累老親哉遂棄舉子業服勞幹蠱俾二親日優游一堂之上公又好賢禮士抱遺經以付烱誡之曰吾思以一第顯吾親而竟厄於

數奇每念之悵然汝毋以我籍口但力學俟時必有所遇若發於汝猶在吾也而課之甚嚴既而公謁選天曹授桃源主簿人謂公函牛之鼎而烹雞哉公曰乘田委吏孔子爲之吾憂其不稱奚知其卑也未抵任而竹溪公訃至哀號幾絶奔歸喪塟一如禮服闋爲鄱陽主簿凡五年廉明勤慎著稱於上下淮莊王因敬慕之必欲納其季子爕爲儀賓不獲辭又以例改既寧尋陞沔陽州判官迎養沈宜人不至公曰古人不

以三公易一日養遂欲棄官乞致仕當道方賴之集事勉留至再三後督餉留都事竣公移文力申前懇乃得歸毋子相見歡如也未幾宜人寢疾公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逾月百計醫治竟不効公痛怙恃俱亡昊天罔極每言之不欲生時伯兄錦衣君已故其勞苦萬狀一身任之至病疽毀瘠而不顧公既塟二親乆失術家疑有水已而果然公驚怛傍徨遍擇吉土得之以遷費至不貲公性孝友博學多材藝洞達幾微

平生以古人自期是以建立祠堂制祭器定祭品置塋田凡所以奉先者悉遵於禮而加厚焉兄弟雖析居而不有私財視親弟之子猶子訓迪保護無所不至異毋弟棟早亡恤其孤尤切季弟梁弗檢以愛深責重致怨後犯法又力救之終身不失和氣女兄弟既嫁或亡或替者存恤餽遺之外無有需而弗應以至宗黨姻屬宴人娶婦待以免饑寒者不可勝數倭寇猖獗盡括家藏粟三巨艘以助軍餉立倉于官村積米

以救荒歎此豈聲音笑貌爲哉皆發于至誠無所爲而爲即求之古人不多見其佐鄱陽也長吏賢公敬之凡訟獄錢穀事無不協恭計處邑大治兵憲又知公才可投艱委擒非常劇盜數日而得乃譽之獎之不容口故公之志行其佐沔陽也長吏汚事多病民既忌公之才又惡太㓗以形已短所以中傷之者不遺餘力上官廉得其情直公甚竟黜長吏而俾署州篆民莫不相慶若脫膏火以濯清泠故公之志亦行公去

二治所巳數十年至于今民思之公雖少一第而得志安民不負所學亦可以自慰矣是以自天祐之公遇颶風於彭蠡舟幾覆而復安其子烱旋登高第於京闈蔚有公輔之望與公自得之何異及其歸也以善良化導鄉里以詩書教訓子孫以恩義撫御僮僕作德日休稱老於桑梓之間有司歲舉鄉飲必延公爲賓或一赴焉晚年搆山池蒔花木集縉紳耆德爲真率會杖屨追陪人望之如神仙亦莫不誦公有盛德宜

享遐福云夫何感疾未幾而公即自謂不起忽呼諸子若孫一一誠勉言畢而逝於乎若公者即逾百歲人猶謂其促一旦老成云亡典刑遽失豈不哀哉公卒於隆慶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距生成化丁未十月四日享年八十有一配趙氏宋宗臣名賢汝愚裔也子男二長煥行太僕寺丞所至有清節惠政無愧家聲娶臨安府推官東白郭公女次即烱娶大學生方溪沈公女次煐南城郡主女二一適嘉定縣丞沈炅一適徽州府經歷沈棨孫男一煐側室沈氏出聘都轉運司副使梅岩郭公女孫女六一適常州府知府少崖許公子大學生三錫一適湖廣布政司理問葑湖徐公子庠生國賢一許聘南京刑部員外郎秋門徐公孫元朋一即許聘芹溪沈公仲子如珪一許聘光禄寺署丞幼亭劉公子其餘尚幼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湖州府武康縣楊村鴻慶山之陽予爲之銘銘曰

粵自早歲兮博學而能文胡載馳載驟兮竟抱

藝而未伸佐州邑歷試兮所至加意於窮民方政成頌興兮遽投簪而養親友兄弟厚姻族兮朝夕訓戒乎子孫乾乾飭躬勵行兮汲汲好義而施仁惟天報德兮不必于其一身俾昌厥胤兮奮京闈而超羣將顯融碩大兮膺寵渥於楓宸適大耋仙逝兮永安固于鴻慶之原我銘諸幽室兮越千萬祀其常存

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見二龔公墓誌銘

公姓龔諱輝字實卿號笑齋更號見二晉大夫
堅之後渤海守遂諫議大夫勝太常武顯於漢
有國淵者官於越愛雲門山水因家焉至唐侍
御史俊避黃巢亂隱居小皎之上即今龔村再
徙石潭有功德於民廟祀不絶實爲公始祖凡
若干傳生公祖璋歛德弗輝考森任宿遷丞致
仕督府就其家徵用已復歸號見一皆以公貴
贈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祖妣沈氏妣方氏俱
贈淑人公生而岐嶷頴異過人丱角即究心經

史至忘寢食年若干補邑庠弟子員每試輒居首
以詩領正德丙子鄉薦第二登嘉靖癸未進士
尋丁內艱服闋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丁亥命董
浙直江西竹木事竣比上復以營仁壽宮先蠶
壇殿勑公督大木於四川及貴州西路貴西路
山不產木檄下赤永二衛以狀白公公單輿親
詣其地果如狀遂具疏請停免得旨允其奏於
是公往四川得大木五千餘根板枋如之可謂
竭力取之矣而部劄務欲再倍其數公私俱困

民情洶洶適慧星見詔求直言公遂上蘇民困
以弭天變疏其畧謂四川僻處一隅而巨木多
在深山窮谷採取必弔崖懸橋而出况連年兵
荒相仍民窮財盡殊可憂也竊計郊壇蠶室漸
次落成仁壽一宮亦當無幾鮮過木植似足應
用仍繪山川險惡轉運艱苦萬狀一十五圖各
爲貼說具奏人咸爲公危幸荷 先帝聖明即
命停止取回蜀民如脫焚溺相携持頂禮號泣
隨公車比出境未幾時嘉靖十二年也吏部嚴

公資俸奉旨陞二級留京用爲同使者援例以
請竟註公福建按察司副使隨丁外艱服闋以
副使提督陝西學校公以關中士習有悷獷奇
氣文章學西漢語而於義理精微或鮮窮究乃
日進博士弟子員相與切劘身心之學一時多
深造之士隨陞本省參政勑理黃冊廵按浦公
檄公爲全陝政要一書軍民利病畢載尤詳於
制虜折衝之具二十二年陞廣西按察使旋轉
廣西右布政使以征蠻勞勣與有銀幣之賜二

十六年轉湖廣左布政使未幾簡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甫至旁邑同安盜發猖獗公嚴督所屬并隣境協力夾攻賊隨授首論者以公運籌收功之速不知同安非公屬也繼而懸繩掛坑苦竹大山白葉洞三巨寇劉廷選蕭鐵古陳榮王等各恃險負固刼掠三省而懸繩尤甚知縣施嵩爲下所誤反寄爪牙賊中恣其搏噬以逞公乃行十家保甲法如故事然陰檄漳南嶺北諸道或分布犄角以備聲援或

設伏間道以防奔逸部勒所司各率精銳三路並進後遍揭曉諭使相捕自贖而携其心一夜兵忽至其門庭遂平懸繩之巢其他二巢漸次剿滅署見大司成龔公用卿平寇碑記中例當以捷聞得廕叙公以議處地方事宜具題僅奉旨陞俸一級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仍順輿情爲善後之策措置毫髮不擾於民民大悅相率立祠祀公名報功祠二十七年勑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時河流忽東南注淮市壓幾

大決議者以爲必上聞公曰民危在旦夕而循故事待報此於避形迹爲善非任事之體亟下令就決所築堤實土于破舟沉之旋壓以石水勢亦漸緩凡若干月費若干而堤成闊若干丈袤延若干丈淮人賴之立碑於鎮河祠下以紀功德其他去債帥節浮費疏泉源均勞逸凡有益於地方者無所不至二十九年四月陞大理寺卿六月陞工部右侍郎九月轉左侍郎會虜初去奉勑督修太倉復兼築外城及戰車兵仗

費省功倍至今人稱之是年十月始考滿獲請封廕後以銜公者欲中公無他可指摘竟改公留都公之南也人皆以爲吏隱可坐糜廩祿循轉華堦公淡於宦情已久遂決意乞休奉旨准致仕公即日戒行乃遵宿遷公遺意改號見二士大夫設祖都門外傾城出送作完名篇以美之觀者稱爲神仙云公天性淵懿温温和悅究若笑然故就而見者藹然如在春風中相與稱公爲笑齋公亦自以爲性成也因爲號比其當

官屹然法守不可奪大利大害視義所在不少
避就焉尤篤於孝友平居懷慕父母老而不巳
四時祭享未嘗不潸潸淚墮痛弟早亡撫諸孤一
如巳出悉以祖遺田宅畀之且加益焉公族繁
盛著宗約一篇其教在遵行孝弟更相敬讓爲
本各隨資性習士農爲業以及鄉之人共舉行
之遂成仁里自筮仕來奉勅八道遍歷九州所
在立祠報德公每以盈滿爲懼未嘗治垣屋市
田園非食惡衣不異寒士惟以教子課孫爲事

與少司寇東橋楊公華爲可常會賦詩奕棋竟
日而罷每月人一舉之詩文皆溫雅簡切若干
卷藏於家西樵疏艸二卷其疏若圖采入經濟
録全陜政要二卷皆行於世在林下十有五載
觀風者必首加敬禮時有存問仍扁其堂曰天
下達尊公謝不敢當四川叙州府故有諸葛武
侯黃文節公祠於是郡人念公德不置又立公
生祠有司春秋祀之檄至邑以白公時易簀前
一月也公生於成化壬寅年九月二十五日戌

時卒於嘉靖丙寅年八月十五日午時明年訃
聞適今上飛龍之春以老成淪喪傷悼良深特
霈䘏恩用酬往勩贈都察院右都御史錫之誥
命仍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公配周氏宋學
士公鍔之裔今中丞𦾔崖公之姊累贈淑人先
公卒特賜並祭蓋異數也繼娶葉氏封淑人子
四長侯任某次位任某周淑人出次脩任某次
僎某側室孫氏出女一適某任某孫男八某某
孫女四曾孫男一曾孫女一將以是年某月某

日葬某山之陽與周淑人合焉公子位等奉陳
宗伯所著狀屬予銘諸墓石嗚呼公文章政事
忠貞廉節海內士類想望其風采宜正位端揆
以霖雨天下者數十年及其還也愛君憂國之
心未嘗一日忘又推其餘以親睦宗黨而化導
鄉人使賢愚大小罔不歸心焉孔子所謂中心
安仁天下一人而巳者非耶予生也晚居相近
幸得與公同朝辱教愛居多則知公者莫予若
今典刑尚在而老成云亡方切傷感予安忍銘

哉又不敢辭乃叙而銘之銘曰
維公幼齡蜚英挺特早登甲科薦躋華職熈熈
和氣貯在春顔守法持正屹若泰山因事納忠
蠲瘼拯溺功見言信立德底績來副人望去來
民思頌聲載道何處無祠豈曰不崇司空之佐
輿論未厭宜先八座超然引去公炳見幾咲傲
烟霞礪世脂韋德可照隣壽逾大耋俾熾而昌
綿綿瓜瓞悠然仙逝完名曷如　天子憫悼士
類欷歔恤典攸隆佳城維吉勒詞于幽歷歲千
億

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白竹邵公墓誌
銘

吾邑固多長者以孝悌政事節槩著稱年逾耋
耄猶抑抑朝夕自儆至於交際宴會一毫不爽
其度白竹邵公一人而已人謂其精神意氣如
強壯即百歲當過之不意其竟不及也卒之日
不問識與不識莫不爲之太息非悲公年之不
長也蓋老成云亡典刑遽失嗟我後生將焉傚
哉公生而英敏身不滿六尺而心雄萬夫立志
嗜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三禮每議論證據
古今蹈厲風發常屈座中人未第時名聲已籍
籍起及正德丁卯舉于鄉甲戌舉進士毅然思
以功名事業見於天下丁丑授廬陵知縣適曾
國詳爲亂勢倡獗官兵不敢近公至籌筭既定
乃號於衆曰自吾視之此賊几上肉耳第亡吾
指一舉而賊果授首邑中三元坊乘亂作奸弊
公照刷搜剔無遺六百里之間風行草偃而無

人不安居樂業者於是民歌其德既曰神明又
曰父母焉已而丁內艱歸服闋嘉靖壬午補貴
溪貴溪地瘠民貧且衝劇甚而小民往往爲豪
右所苦公持身正疾惡嚴非惟訖于威亦訖于
富一邑橫恣不法之徒皆縮首歛跡昔道出貴
溪者取辦動逾常格所司陪費不訾公極力搃
法減省十去八九民瘼悉蠲頌聲大作當是時
部使者交章薦之癸未擢刑部江西司主事未
幾奉勑駐節淮上理漕運刑公精白一心令行

言信虧損官糧者罪挾帶私貨者罪萬艘應期序進無敢違稍違必治不貸然剖決如流無留獄人咸畏其執法亦稱便舟中所過官民必白於公公念地方凋瘵而供應浩繁頗加意裁革濫開多索之獘一時頓絕淮當南北之衝過者利於巡發不耐稽查權貴人過多喜遠道之奉公性本抗直見婾婀脂韋者輙面斥之以是即遇權貴人僅待之如禮嘗曰低眉囬面以求媚權貴人吾有蹈東海而去耳乃竟爲權貴人所

中左遷六安州同知向之過淮衙公者又來巡撫公遂跡乞終養老父飄然掛冠以歸歸則率其弟若子若姪惟以孝養菊庄翁爲事出入扶持晨昏定省凡口體志意無一而弗適自養生以至送死無一而弗以禮又以三禮教其弟惠乂衆嘉靖甲午鄉試姪型舉己酉鄉試陞舉隆慶丁卯鄉試戊辰進士兄弟子姪同居五十年如塤如篪內外無間言蓋吾邑所僅有也公優游稱老於清風里第暇日爲九老之會談說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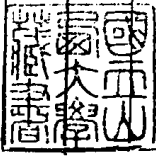
言善行以訓諭宗族化導其鄉人仕則見其政事節槩焉處則見其孝悌禮義焉懷瑾握瑜較然不欺其志古之所謂盛德君子者非耶公年逾七十即治壽藏自爲表以識之平生寡疾今春忽不豫某年某月某日乃正襟危坐而逝距生成化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九十有四公諱惠容字原廣白竹其別號也系出召公奭傳至漢召信臣裔孫休爲青州守避事加邑爲邵又傳至宋康節先生孫諱溥爲徽猷閣待制扈高宗

南渡都杭因家焉其三世孫諱淳爲新昌令復家會稽其二世孫諱誠致揚州都巡偕子諱泰宋季任奉化州牧因家於餘姚今通得門東清風里又四世諱復生公高祖也曾祖諱悌思妣王氏祖諱珉金谿儒學訓導妣沈氏考即菊莊翁諱其封刑部主事加贈工部郎中妣朱氏贈安人加贈宜人娶孫氏贈安人繼娶應氏封安人又繼娶金氏後公三月而卒子男三垩娶謝氏應出堊生員蚤世側室湯氏出垤生員娶陳

氏側室劉氏出女二回姐孫出適倪貫貞姐金出適舉人史自上孫欽上本縣陰陽訓術欽科欽壽曾孫洪立生員垄等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塟于柳墅公所自治壽藏中於乎本子允爲公弟悳久壻爰自交厚結爲婚姻故知公履歷世系頗詳敢忘鄙拙謹比第其事而銘之銘曰

弱冠志與古人期奮跡甲科逢明時兩治巖邑公無私去日益久民益思晋秩刑漕法自持平

生正直輕脂韋但使心安理無違何知身退數亦奇力行孝悌樂民彝率禮蹈和百世師天畀上壽更全歸勒詞貞珉千古垂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十一終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十二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鎣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晋江王同讃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墓誌銘

正議大夫資治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省齋陳公暨配封淑人唐氏合葬墓誌銘

省齋陳公卒于嘉靖庚子十月二十二日壬寅

正月九日巳塟于雲樓鄉陸橋園之陽逾二十年矣墓中石尚虛也至隆慶戊辰六月六日公配封淑人唐氏卒其子有勳等乃以少司冦東橋楊公爲公狀大叅紫墩陳公爲淑人狀二通請予銘之予生也晚猶及見公又稔聞淑人賢且與有勳等善也不敢以拙辭按狀公諱克宅字卽卿省齋其別號也其先宋丞相文正公康伯扈高宗幸越過姚之馬渚鄉聞鐘聲顧其地樂之命介子祥卜居馬遂爲姚人由馬渚避兵

剡遷干瀆村者曰寶一公又四世有諱孟昂者隱居教授以詩名稱吟軒先生始未嗣育弟子巨理巳復生一子吟軒卒妣老且失明患疽巨理公親吮之疽瘳妣呼巨理公行曰巨四至孝吾所生兒不逮也願天生賢子以報汝巳而果生公吟軒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嚴氏繼周氏俱淑人巨理公贈文林郎嘉定縣知縣加贈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周氏贈孺人

加恭人淑人人皆以爲天道不爽云公生成化甲午二月二十八日於次爲六幼穎敏絶人而志尤遠大兀兀墳籍間不治生産乃翁巨理公以食指甚繁欲令改業公未敢言因侍遊圃中仆拱木以悟翁翁曰巳成材矣而折之可惜欲汝舍學實類此自今不汝禁也公乃於書無所不讀亦無所不記遂膺弘治甲子鄉薦明年卒業南雍大司成楓山章先生問公所志公對曰要於道德中豎功名乎楓山喜而進之日與談

經論學深相得造詣益精識者以公輔器期之矣正德甲戌舉進士知嘉定縣嘉定巨邑賦重習奸詭其甚者假荒壤之目移稅比里一事民受困而逋負益多公不避寒暑遍履其地一一而籍之宿弊頓革公又欲輕重歸一則即神奸無所售而惡其害巳者挾權要尼之竟不行乃更議金花官布輕齎也請一歸重則者民賴以少濟有富僧其徒之父利其有一日匿其子於外方曳他屍誣僧殺之公疑不亟訊人或有謂

公受賕者公不爲動徐詗之匿者出衆方驚服獷寇湯毛九盤據天目巡撫張公津奉命征之檄公從一舉而渠魁授首餘黨解散悉如公筭公治嘉定逾三年威與愛並施而意在安民如追點里乾沒官賦不使變鬻闢佛寺以新學宫鑿低圩以通水利差九則以均繇役汰民兵以省冗食慎訟獄以安良民嚴胥皂以絶苞苴莫不次第舉之部使交章上薦張巡撫尤稱爲南畿卓異之首諸所建白輙申布令甲澤及他郡

馬戊寅徵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公益感奮知無不言其大者巨閹劉允取佛烏思藏挾邪蠱亂疏其十罪乞誅之老兒當諸閹張銳等罪狀既具其黨蕭敬韋彬詭內降欲易其獄疏請明正典刑大禮議興伏闕上疏諫繼之以號廷杖幾斃號時有亞卿知 上怒欲竄起者公厲聲折其項曰大臣不當先去爲人望衆皆凛然大學士蔣公冕尚書喬公宇汪公俊相繼引去而議禮之臣不次驟進公言進退大臣關繫國體章

三四上甚剴切劾奏武定侯郭勛大不敬冢宰王瓊才而險直聲震天下出理直隷山東塩法疏招復貧竈嚴革奏討等七事切中時弊繼按貴州民苦苗患供億不足公約束有司務爲厚大而區畫不遺細微行者苦盤江瘴氛烈山鑿道得免毒淫麻蔣寨剿賊私有名號屢格官兵公密授計斷事史勑以署程畨篆往因選兵馳襲之賊皆就擒地方底定內伍外畨莫不感戴及事竣還 朝道出淮揚民饑公條上救荒五

策且請大發帑儲借留司府官賦以廣賑濟全活者以萬計乙酉按河南立三場調閱之法一士必更六主僉同始録關通獘絶所得多名士其激揚舉剌尤出至公有憲使某者廖冢宰親也居職無狀公專疏劾之廖不能庇議罷部下墨吏皆望風解綬去矣所至興學校斥淫祠祀夷齊墓葺諸葛丞相草廬廓岳武穆祠甄奬賢孝表揚貞節風俗爲之感化丙戌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松潘兵粮公臺資已逾八年即內

擢爲晚冢宰竟以夙憾出置巖地輿論不厭公曰此獨非王臣耶怡然抵任甫七日會查盤給舍檄一指揮入南路爲篤畨横梁寨所殺坐累戴罪剿賊公拊士卒繕器械凡致勝之具既備且精乃勒兵夜至篤寨焚碉房數十所出其不意盡殲之撫按上功兩荷金幣之錫自是諸畨落來犯者輙遭挫衂無不求盟獻馬悔禍之不暇矣兵家積弊粮多虛冐而總兵者又陰護之不可詰公廉得其實悉罷詐冐於罪時何總兵

卿舊在貴州憚公嚴及是何大慚公因而駕御之頗得其力卒爲名將全蜀比歲大侵民且饑死不能給邊餉公多方措置又往來督運馳編橋索道間鬚髮爲改人知公之苦心也即不繼亦無怨譁庚寅考滿明年辛卯陞河南按察使公素精法律而原情斷折民自以不冤如釋趙景陽等之無辜發劉一清等之有罪語具部使者疏中不二年薦者凡六上有郭侍御按貴亦特疏請補貴轄以從民望時王冢宰復起思中

公不可得傾對衆稱之癸巳陞湖廣右布政使尋轉左錢穀出納令輸發者親視其衡藏吏袖手不得與公文刻期遣發吏胥惴惴無敢以事嘗者楚地故稱饒廣癸巳水甲午又旱困矣又加以內府採辦宗室祿糧承天建治諸藩濫乞將何以處之公蚤作夜思合一省息耗而總制於衷應其不得已而弛其可緩民亦以不擾且提調試事費減三之一而賓興視昔猶厚粉識器什留爲後舉之用亦省三之一其綜理節縮

率類此公練達精審自信無歉平生未嘗屈法狥人撫按容有銜之者而竟無一隙之可乘顧皆首薦甲午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兼理軍務先是有凱口囤賊阻險造逆自宣德以來用兵征之不克正德間其酋阿向復叛四用兵征之又不克賊轉張甚巡按御史王杏疏向當誅之罪有八難克之勢有三命下公相機撫勦公一撫之不得乃按行賊壘獎督將校乘雪夜令敢死士攀崖上以索梯度軍擄

其要害一鼓而克之向賊授首俘斬從賊六百有奇招撫降者可二萬計捷聞　詔晉公二品俸賞銀三十兩綺二襲公以囤險絕集衆策擬剷穴置守以圖永安適調總理糧儲巡撫應天等處地方代去漏孼復曳生苗據囤爭之處臣畏譴反嫁禍焉時舊論至死人之子官諫垣貴士夫以私覬不遂者爲同官嗾之遂論公主用兵非是公聞而求去甚力得　旨回籍聽勘丁酉抵家杜門養晦危坐一室隨意縱觀經史百

家言倦即出行郊陌與田父埸叟談農圃事歲時謹祀典置遠世墓田未備者訓率子弟習行孝弟之道悠然有以自樂至於聲色貨利一毫無所好即是非通塞悉置不問如是者四年忽疾作逾日遂不起享年六十有七越二年壬寅勘貴事者始白公功　詔復公職贈通議大夫賜祭塟并給與祖父母父母妻誥贈廕子有年爲國子生又其後二十七年　穆宗建儲覃恩所廕子爲吏部考功司主事例進公正議大夫

資治尹淑人唐氏上虞右族考處士諱浦有隱德妣姚氏淑人幼莊靜聰敏父母鍾愛之擇所宜歸得省齋公年十五歸焉以公貴封孺人進恭人淑人淑人之歸也逮事姑周淑人省齋公性至孝未第時恒授經於外定省動違數月淑人與公同心事周淑人時其起居候其謦咳饋膳浣濯悉身任之不以煩其伯姒而周淑人動必呼少婦諸姒亦安其巽順交口譽淑人賢公舉於鄉而周淑人卒淑人哀甚與公夙夜竭力

治喪塟以禮後公舉進士尹嘉定淑人從謹扃鑰飭童僕門內肅如也公徵拜御史巡按三四省又擢四川按察司副使治松州淑人前後家居者逾十年綜理一切內外務整整不爽毫髮公歸問成事無不當意者其後公遷河南按察使湖廣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調巡撫應天等處地方淑人皆從焉屢膺封誥翟冠象服貴矣乃朴素不異公未第時而內治視在嘉定尤謹及公候勘淑

人從歸歸四年公卒柩在堂强寇入室探所藏僅圖書命服而已因縱火去淑人提季子有年從牖出而燎巳及正寢仰天號拜率子婦臧獲曳柩得免然冢婦及二孫女竟罹于災淑人雖遭禍變念公心跡未白亟趣伯子有勳跪于朝請勘於是事既核而公之功不可掩　上嘉之　卹典殊厚而淑人亦晋今封淑人感泣日夕勗三子銜恩圖報壬子有年舉順天鄉試第二壬戌登進士高第授刑部主事謁假歸仲子

有孚以國子生授江浦簿過家俱在侍淑人指所服澣衣訓曰吾服有美於此者乎汝今咸轡仕矣慎無忘寒素及焦火瘍褁衣脫命時也毎新婦入門必舉巳平生巽順淡薄之事語之丁卯伯子有勳謁選比上淑人復遣季子出季子重違其志乃留婦侍養而往是冬有勳授平度州判官有年補吏部主事戊辰春有年復以病乞歸得　旨遂馳拜淑人于堂懽甚越數日有僕至自江浦起居畢淑人倚門致命辭忽仆於

地遂寢疾呼冢婦曰我即死汝輩殮我毋使我終于男子之手語畢目瞑距生成化乙巳六月四日享年八十有四隆慶丁卯五月六日奉淑人與省齋公合窆焉於乎省齋公敭歷中外數十年所至功見言信吾邑稱德行氣節文章政事兼全者舍公其誰一尺於仇人之言位不躋於卿相旋既白矣而年又不待謂之何哉所著有四書書經墻外望牧民膚見律解律摘自考操式并奏議詩文若干卷藏于家亦足以垂不

朽矣若淑人者爲婦爲母儀則既備而得壽得福又世所罕媲生榮死哀誠可謂合德於省齋公而垂範於閨闈者耶生男子四女子一最長適副使邵煉子庠生亜長即有勳娶州判邵萊女繼處士張懋女次庠生有濟早卒次即有孚娶刑部侍郎楊大章女繼庠生王惟一女次即有年娶知縣邵炤女繼舉人徐希明女孫男九孫女六有勳出者啓孫娶副使徐九皐女啓經聘知州夏惟寧女啓繇啓緒啓維女長適夏惟

寧子自新次適知州徐恒錫子覃有孚出者五啓和庠生娶知州吳文俊女啓科庠生娶庠生姚崇壽女啓秩聘國子生朱士貴女女長適知府邵憲父子岱次適處士范元明子庠生延爵有年出者三啓端女長適副使徐惟賢子庠生玫成次未字曾孫男三本欽本鎔本銓俱啓和出銘曰

侃侃陳公氣壯志崇自初至終惟孝與忠奮跡衡茅蜚英科甲仕起親民政成治邑及爲侍御

正色敢言逆鱗絆邪　朝廷斯尊爲梟爲藩所
至底績乃陟中丞望隆晉率位豈不顯未究厥
施搖亂國是佹實尼之將誰欺乎旋既白矣孰
不公思公不可起懿哉淑人克相陳公肅肅治
內屢晉榮封教子登庸公輔之器世德作求慶
澤靡既佳城鬱鬱陸橋之陽閟玆雙璧萬禩允
藏

明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虛巖傅公墓
志銘

太常寺少卿傅公虛巖者予史官同考會試所
取士也其卒也余方有相知晨星之感一日其
從孫舉人爾禄自錢唐渡江遠來顧余姚江草
堂述虛巖易簀時言曰吾受知南渠呂公數十
年必能道吾平生墓中石汝其往請銘焉乃奉
吏科都給事中春門嚴公所著狀余爲之泫然
以悲遂諾而銘之公諱珮字朝鳴虛巖其别號
也上世本汴人至宋從高宗南遷遂占籍仁和
高祖十二公曾祖得祥惇信好義邑令旌其門
祖諱廷定父諱祺號實齋咸有德善積有餘慶
母姚氏生二丈夫子公其季也姚孕公及期實
齋公夢冠蓋貴人造門寤而生公公生甫三歲
而實齋公棄世毋鞠育訓課之童年即有志遠
到經史皆通涉大義頗數以病廢然志猶未墜
及冠始克專力于學補邑庠弟子員嘉靖乙酉
舉于鄉屢上春官不偶至乙未余閱其卷學博
而識高大奇之因薦列峻等同事者亦皆歎賞
不置以爲真濟世才也既而見其豐順脩髯頎

然出群輩及與論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莫不了
然胸中余心竊喜自慶爲　朝廷得人當是時
公聲名籍籍傳播士林不特余一人之知而已
未幾選授興化知縣公至爬垢剔蠧日夜皇皇
求蠲民瘼其甚者軍竈奪民之田地而不稅不
役民負累逃亡過半至困死無愬司軍竈者又
深庇之而視民如雠前令不敢詰詰輒爲所搆
往往罷去公曰若是何以令爲吾奉
天子命爲民父母民在倒懸而不解即有官瘝

曠甚矣安能靦顏在位哉乃極言宿弊蹟上於
朝者三必行而後已雖誣謗蝟興沮撓百計至
有撮甲以攻者公棘棘持議益力卒還軍竈所
攘奪於民者民乃甦田賦悉平具在平賦錄中
適余以使事過淮聞頌聲嘖嘖滿道路因折簡
寄之曰公可謂不負余之知矣民肖公像立祠
于邑公又以餘力脩治學宮日群士子講說周
公孔子以相磨礲蹟濬河流縈繞廻合如玉帶
以啓卿相之兆公在典化三年百姓知公之心

公之才以爲譽於是
天子知之召爲兵科給事中公亦誓竭忠貞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所以報　朝廷者不遺餘
力矣　世廟幸承天公以才望扈從有武定侯
郭某怙寵驕恣不法無人臣禮回鑾之日即抗
疏劾之忤　旨奪職公聞　命欣然就道吾盡
吾職而已歸田數年　郊廟禮成得還章服公
夙稟正直平生無脂韋婾婀態又素有經濟天
下志地方諸所利弊有可以裨民生國計者遇
事觸意侃侃論辯不少假借聽者無不拱手起
敬以是觀風使者咸謂公宜大用前後薦剡凡
十四上竟不用　穆宗新即位廣開言路蒐羅
海內名士時巡撫趙公王泉首薦公以應之又
以例當引年僅晉秩太常寺少卿致仕向使不
久處山林壯志宏議獲竟厥施其濟世安民奚
難嗟夫昔人謂士果能自材耶唯世用不用耳
此余之不可知也其志良可悲矣公天性孝友

事寡母色養兼至仲兄南樓公皓首相聚朝夕
怡怡毋及兄病嘗割胸股肉和藥以進病隨愈
敦睦宗黨婚喪患難咸力佐其費如煮粥以活
饑民施衣以庇啼寒施飲以濟道渴種種善事
皆彰彰在人耳目其濟世之意於此亦可槩見
所著有治邊略治關治鹽略藏于家晚歲尊意
攝養神氣益充人謂百齡上壽可期詎意一疾
竟不起公卒于萬曆癸酉八月初一日距生弘
治丁巳十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七配李氏先

公八年卒生子一大學國子生娶冢宰元洲張公女亦先公卒女一適庠生毛五文側室姚氏生子二大器聘侍御龍川孫公女大量俱幼孫男三長爾爵聘吏科都給事中春門嚴公女次爾勲次爾台孫女六長適庠生張文炎次適庠生錢秉忠次適邵之純餘尚幼皆大學出大器等卜以　月　日奉公柩葬于三台山之原銘曰

博學高文逈然出群我則知之爲民造福困甦業復碑有去思諫垣謇諤糾彈邪惡身退名垂屢薦不起孰主張是實數之竒三台脉脉結爲公宅萬世允宜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東橋楊公墓誌銘

刑部左侍郎東橋楊先生卒其子世濟等以本爲先生門人知先生者莫本若持兵部右侍郎五山陳公所著狀請銘諸墓石本不敢辭乃揮淚讀之詳哉其言之也即本在先生門下逾五十年亦豈有加於是耶先生諱大章字章之東橋其別號也惟楊氏之先出關西宋有正一提舉者扈駕南渡依親錢其爲餘姚令卜居於江南學宫之東遂世爲餘姚人高祖自萃配黃氏曾祖宜振贈工部主事配黃氏贈安人祖榮日讀書盈寸以竒才著稱於時登成化壬辰進士第官至工部郎中配潘氏封安人父策以公貴贈刑部主事妣史氏左都御史一拙公之女婦道毋儀兼備先生生而頴異書一過目輙誦如其祖丱角能文下筆多驚人語年十三應省試既而督學毎試必在高等顧徘徊庠序間逾十載先生益務記覽深造詣汎濫渟畜無涯涘上下數千年事以至國朝典故莫不貫穿於胷中聲名籍甚一時文人學士皆自以爲弗及也遠近從遊受業者不可勝計先生出其緒餘各充其量正德已卯舉于鄉嘉靖癸未第進士授湖廣瀏陽縣知縣瀏陽號難治乃往令率襲舊仍陋度歲月逋稅逾鉅萬且狡猾健訟不可窮詰先

生至則持廉秉公根究獘源厘務迎刃而觧或出片紙發奸擿伏如神豪民李鑒者籍貫犯禁無忌肆毒隣境甚至拒兵殺官以叛先生一旦出其不意单騎即其巢擒之以故强梗豪俠之徒皆縮頸改步相戒不敢犯瀏陽號大治撫按交章薦之適丁封君憂歸隨承潘安人重服除補直隸歙縣知縣先生因俗為政寛猛相濟禮法兼行敦孝悌尚廉節興學校勸農桑剔蠹修廢而百里之間熙然安先生之化歙亦大治於

是　天子詔徵治行卓異者若干人而先生已擬臺選時冢宰汪公歙隣邑人謂先生未嘗通候問銜之力改刑部主事公論殊不猒先生曰吾方憂其職之不稱豈以刑部為少耶未幾雲中兵亂廷議選部僚有才望者副給舍往先生乃改兵部職方司主事召募兵勇布置悉當叟害人皆稱之遷部又督營兵趨太廟工事竣擢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旋丁史太安人憂除補兵部武庫司員外郎擢武選司郎中銓事吏多緣

為姦先生嚴具條格抑絶僥倖吏惟坐聽行文書而已而與奪遲速一出於獨裁天下武職待選者以得遇為幸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覇州覇州固盜賊區連值歲歉人情洶洶不愛死先生多方救濟又日練精兵彈壓之恵溥威振數百里之内始帖然無憂亡命胡廷秀直入都城白晝刼殺人從西直門出人莫敢近先生選驍騎一二察其向往追至臨清縛來斬之不啻如几上肉夫鑒與秀可謂梟雄不在劉六劉七

下乃不煩一兵斗粟坐銷大患其作用神妙不知先生何以至此也先生又廵視大城永清等處城圯武清瀞縣地廣居民無城可依議及時興工修繕以寓救荒之意不數月而工成不惟土著者恃以無恐流離就食之衆全軀保妻子者不止數千人頌聲載道廵按楊公薦之云捕入都之劇盜安荒歉之流民信哉當宁將有殊擢忽武選帖黄事先後註誤者若干人先生例在左遷乃為江西布政司經歷尋擢袁州府同

知未幾擢福建僉事叅議湖廣荆州兵備副使荆廣湖南要衝商民雜處尚氣爭利訟無虛日遼藩又多不檢每微服薄遊沙上先生曰威克厥愛允濟吾惟鋤其強橫而善良自安使門禁不嚴而出入不稽有司之罪祖訓昭然王何恃而不悛是以終先生之任而荆人奉法不敢玩王亦局局惟先生之言是懼時藩臬中先生資望獨深轉本省叅政晉南京鴻臚寺卿又擢光禄寺卿工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皆不次也先

生在刑部而鄭公曉爲尚書素敬先生凡有獄情重大者無不咨議先生據理執法亦爲之盡必當而後已當是時天下無寃民夫何歳已未四月間偶感微疾在告家　世宗皇帝特恩許歸籍養士類以先生抱經濟之才雖位躋卿貳而未究其用日望其痊而起也本自辛酉守制歸每侍先生聞朝有善政未嘗不躍然喜及時事少有不當意則仰屋太息不已則其志可知也先生平生孝事父母雖在屢空而志意口體

無不適遇忌辰節旦子姪群衆談及先事歔欷不自勝待庶弟大韶大夏友愛甚篤周氏妹寡居子幼顧念無所不至訓子孫循禮嗜學守朴戒奢此皆彰彰在人耳目者也先生歷官幾四十年而清約不異寒素惟山林引與日與少司空龔公輝大叅管公見陳公垲都運鄭公寅貳守朱公同蓁觴詠談笑不斁嘉言善行無一不爲後進所誦法於乎先生用則功在天下不用則善及一鄉即正位六卿享年百歳猶以爲未

足乃若是已耶傷哉傷哉訃聞　天子惻然特賜祭葬在先生誠可謂生榮而死哀者也亦復何憾先生卒於隆慶二年十月十三日距生弘治辛亥八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八先配張氏有疾早卒贈安人繼汪氏未幾又卒娶令吳氏封安人子四長世濟國子生娶都督府經歷謝公亘女次世清邑庠生娶廣東左叅政宋公大武女俱吳出次世澤娶五山陳公女次世淳生甫五月俱側室出女三長適都御史陳公克

宅次子令江浦縣主簿有孚次適順天府治中毛公文炳子翰林院編修惇元次字貴州按察司副使徐公九皐子正亮孫男四長秉公郡庠生娶予弟中書舍人釆女次秉正聘舉人錢君應踽女次秉直秉彝尚幼孫女二長適舉人管君府子應爵次適崇義縣知縣毛君子翼子祖庚茲以巳巳十二月十六日塟先生于莫家湖之原本乃銘曰

關西夫子世稱揚脉脉心源意緒長邑蹕南渡來姚江卜居乃在學宮傍英英工部濬發祥卓哉先生遠紹芳蜚聲甲科煥文章敭歷中外事業昌坐槐棘兮登廟廊效夔龕兮傾大陽一日抱痾阻趨蹌家恩賜養歸故鄉蒲輪召起世所望云胡梁壞哲人亡　天子悼惻士類傷卹典優崇泉壤光勒詞貞珉久彌彰千秋萬禩固其藏

封宜人邵母張氏墓誌銘

張宜人者中憲大夫邵武府知府穴湖邵公繼配也今秋一疾竟不起宜人有子監察御史陞聞宜人疾亟上疏乞歸得旨遄發行二千里而訃至矣陞以不及親湯藥躬含殮為恨悲號擗踊幾至不生既而匍匐歸斬然衰服偕諸兄弟持吏部主事陳君所著狀詣予泣請曰母宜人塟有日願一言銘諸墓石予忝至戚而累德述懐之役其何敢辭按狀宜人處士時濟公之女母某氏生而明慧稍長端容止不妄言笑又知婦人法度之事女紅精緻過人父母鍾愛之邑

大家爭聘皆弗許時穴湖公前配吳宜人亡因求繼是夕張公夢一偉男子騎羊征胥漢問曰此祥定也謂越湖公生巳未未肖羊遂以歸之年十五耳即能盡婦道姑朱太宜人蚤世逮事舅封刑部主事贈工部員外郎菊莊翁翁年巳九十矣獨姬施氏侍宜人遇施氏善朝夕候翁安否意旨纖悉必知故所事咸得翁懽心翁喜曰新婦賢孝天必祐之吾門其興乎宜人獨任家政躬勞苦理細微隨先後緩急各有條序四

時祭祀尤極誠謹賓客至所需餓頃而辦豐約中節遇内外屬人無長少遠近各盡其意而於吳宜人毋兄弟姪尤厚吳宜人所遺子及已出子及庶子撫愛惟均贊穴湖歲延名師教之務底於成穴湖公因得專心於學或教學於外雖歷歲逾時無内顧憂已而穴湖公嘉靖甲午舉于鄉越四年菊莊翁卒宜人念一旦所尊棄養哀甚刑部主事白竹公者穴湖公伯兄也二公孝友天植同居數十年食指以百計宜人調停

其間無幾微難處意嘉靖己酉長子型魁于鄉其明年庚戌穴湖授六安州知州歷右軍都督府經歷工部員外郎郎中擢邵武府知府宜人皆從屢膺封誥今子陞隆慶丁卯又舉于鄉戊辰舉進士選庶吉士爲御史邵故東南世族而如穴湖公兄弟父子科甲學行在一門而聲震天下者世實罕儷可謂極盛且顯矣宜人顧謙抑謹畏過於隱約之時食菲衣敝折意降色即學士大夫有所不能也昔在邵武宜人與穴湖

公語曰嚴扃鑰飭童僕計量塩米絲枲吾事也其興利除害爲百姓造福以報朝廷惟君圖之及型爲饒陽令陞爲太湖簿陞爲御史每書記中隨職盡忠勿以私家爲念之外不他及以故宜人雖病不使諸子知也皆彰彰在人耳目其明大義類如此宜人平生又能自廣以理未嘗亂其志惟女歸予子允者無子而有庶子欲其保之如已出然早卒無子而未有爲其後型己巳夏卒于官常忽忽不能解於心至春夏間飲

食頓减痰火上冲而漸不可救子婦咸侍宜人曰吾何言子孝臣忠夫義婦節念之念之遂瞑目而逝於乎宜人仁慈恩義入人之深即詩書之言女德何加焉觀病革而有娌助者割股以進可知已人謂即上壽爲宜而卒不得至其所宜有豈非命也哉宜人卒于隆慶四年七月十七日距生正德癸酉四月初三日享年五十有八子男八人長型娶羅璘女次壁庠生娶葉君鳴女吳宜人出次陞娶周君如登女繼談君世

美女次陞娶諸君某女次岱娶陳君圭簿某女次圭娶陳君光禄某女宜人出次堤娶朱君縣丞公敬女次堝聘沈君府經歷渭女妾王氏出女一宜人出適予子中書舍人允孫男八型出者一欽言壂出者四欽亮庠生娶蔡君通判某女欽式聘沈君某女欽錫欽奬聘茅君檀女陞出者二欽元聘工部主事諸公璋孫女欽　陞出者一欽順女孫六長適知府張公逵季子監生紹元次字副使陳公覲子某次字知府楊公世芳子某餘幼未字曾孫一某亮出穴湖公卜以歲十二月九日葬宜人于穴湖山之陽予爲之銘曰

猗歟宜人實邦之媛爰定厥祥兆于夢見龢秀素里作嬪高門克敬克孝相夫事尊内外周旋上下雍睦惠問芳猷傳播九族貴媲中憲金紫在躬撫有諸胤其心則同麟趾昭仁鳴鳩比德齊頡聯翩金相玉式百福方介八　頌扃和收華棄養殲露興歌彼蒼者天胡嗇其壽世喪母儀家失慈覆佳城鬱鬱穴湖之陽勒銘于石千禩彌光

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謚莊敏陶公墓誌銘

南川陶公卒餘二十年矣而墓中石尚虛也其孫今少宰虞臣與予善請銘之予生也晩幸同郡自有知識即知公亦往往能言公事以是不敢以不敏辭但既病且拙不覺逾數年未有以應也毎念之惕然憶昔蘇子瞻八歲知敬范文正公及舉進士至京師而范公已沒其後季子德孺與子瞻同僚于徐因屬叙其遺稿子瞻云平生不識范公面爲恨獲挂名文字中至願也以子瞻之才叙之奚難而十三年始克爲之況予不及子瞻萬萬者乎嘗引以自解雖然慢亦甚矣乃力疾取狀讀之公諱諧字世和南川其別號也系出靖節之後有爲台守者因王巢之亂遂家焉尋徙會稽郡城六世祖宗暘又徙郡東四十里陶家堰生義義生仲濂仲濂生仕成

仕成生壽是爲公祖松菊翁淳厚善良衆推之爲長者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母曾氏贈淑人壽生公父慥號實齋器量宏大敦信好施尤爲一鄉所重先以公爲工科右給事中封如其官後贈同松菊翁母章氏先封孺人後封太淑人生四子諸浮梁尹次諤石城尹次即公次講金谿簿公生而英敏瓌特孩提時戛然不羣有客過松菊翁翁出諸孫客見公驚歎曰翁世積德天以此兒

報之矣必當名世公八九歲即有康濟天下之志自起燃燈於書無所不讀亦無所不記十五六聲名籍籍起庠校閒倫輩不敢望弘治乙卯公年二十二督學胡公按試大奇之携歷數郡雜諸士試卒無有踰公者遂以解元許之已而果然明年丙辰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首疏乞懲大詐以存大體叅鎮守太監劉雲董讓各以曖昧事誣奏撫按宜重加戒罰詔允之著爲令繼請緝聖學以裨治道極言治亂存亡之故且更請大學衍義一置經筵以備進講一置宮禁以備退覽指物譬事無慮數百言 上嘉納焉轉工科右給事中丁父憂歸起復當 武廟初年閹宦擅權是非顛倒公遇事敢言其尤大者戒遊逸一疏專斥巨閹劉瑾丘聚魏彬馬永成輩導上恣意狗馬馳射釣獵之樂浹旬弗止曰逸遊者迷心之鴆毒致亂之階梯也明王深以爲戒而末世之主皆以此喪心失德以取亂亡瑾等蒙蔽聰明迷亂國政此陛

下之罪人乃反狥之而不覺耶宜數其誤國之罪治之以法他如遠讒佞以一政令脩人事以弭災異停止不急工作以杜奸謀停止責鹽織造等疏皆切中時弊當是時公直聲動天下而瑾等切齒銜公日夜思所以中之矣久之無所得以他事誣公杖之爲民旋又指與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及知名士五十三人爲黨人錮之憾猶未已也書姓名於座側以公嘗巡視十庫駕言缺乏布疋械繫至京下詔獄令公纍所効

太監其同錦衣衛官葉其督視廷杖意必斃之矣公慷慨受杖而葉其頗救之得不死謫戍肅州公與疾就道弟講及諸親厚者淚下公朗吟曰只在乾坤内何須歎别離聞者壯之所過多題詠在肅與大司馬劉公大夏大司冦潘公藩更相唱和若牧羊臺賦蘆鴈横塘等篇托物感興寓意忠厚有離騷九章之風具在西行漫稿中瑾誅詔還家作數椽於田間日奉毋氏懽讀書課農十餘年間足跡不入城市由是學益邃

養益純嘉靖改元　世宗皇帝釆録天下名人乃起公復原官未至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區處發運南京水兌省費鉅萬時豐城雷焕九者盜引爲竊法當死以宪走匿公曰第無恐果究吾爲爾辯之焕九出公以雜諸隷中使羣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鞫之誡門者執跂而矚者入盜叩頭曰是實賄我建昌獄中使誣焕九焕九曰是同宗而有讎不意其爲此也立出焕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之公推按館人不服見館所畜鸚鴒能言使持刀詰之鸚鴒言積灰處啓灰得屍事遂白咸以爲神公折獄平反類若此踰年轉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公立法沿河植柳固堤傍植葭葦採取捲掃以當草束椿木檾麻則以水利河道贓罪紙米倶准收折纖毫不取於民總理臺臣奏請通行歲省費十餘萬人渡河每中流苦舟人窘索登岸不識姓名無所訴公令舟刻鳥獸形有被害者即指形詰

有司告令天下津渡多刻鳥獸自公始及擢本藩叅政適太行賊陳卿爲亂山西河南二省當會勦公黙自定計師未進以奇兵擣之遂擒卿地方底寧公又嘗部運入京先是僦居民房胥吏不可約束乃捐俸爲置官舍出入扃之奸弊遂絶至今部運者至如歸擢右布政使尋轉左逾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兼理巡撫至則條陳數事請行曰重守令專分守寬農民懲貪吏行之朞月厥有成績

兩廣欽總督擢公少司馬兼臺秩往莅之先是羣盜憑恃險阻聯絡州縣甚至僭稱號署僞官不知有　朝廷矣數十年不能平公至召諸所苦賊熟彼中狀者咨訪之更遣幕下敢死士與俱遍入賊巢盡圖其險易虛實以歸公一覽賊在目中曰不難也但念海賊飄忽無定須先剿之乃作灣尾巨舟於番禺海濱計必來焚我新舟伏水兵以待賊果至大破之溺海死者過半殺賊謀主陳邦瑞於波羅廟餘散去許折桂窮乞降得丁壯千八百有奇分遣之乃征平南破石馬仙臺花相等山寨擒斬雷公招渠魁百三十六名顆生得四千五十一名口潯州以寧時壬辰八月也於是親督兵悉力於東西山按圖刻期四路分擊使不得相救盡破巢寨一百二十五處擒斬趙林花等有名賊首八十三級斬獲從賊七千五百有奇德慶陽春等寇悉平分屯設守而還甲午剿瓊州黎斬黎佛二等一百四級降從賊一千一百一十有奇撫處巢峝五

十二處瓊州諸峝平乙未剿七山擒斬賊首趙宗欽等十三級從賊二百五名顆生擒五十七名口各賊倒戈出降願赴軍門聽調爲畫地安插之七山平獨連州大帽揚旗等山諸賊據天險結石棚懸滚木機毒矢兵至如雨下不可近公選銳卒二百婦人服挾短兵背繫竹筒貯火藥且以爲號夜援藤上揚旗焚廬舍草木大兵鼓噪山下聲震天地賊驚潰相蹂擊二百人從中斫之遂盡破大帽巖塘等諸寨殺僞無敵王文典隆僞都督總兵林宗福等有名賊首三十三級擒斬千九百七十七名顆俘獲千一十七名口投降新民三百八十三戶公總督四年餘凡六出師皆大捷每發兵諸將受方畧而行及其成功也不爽毫髮誠所謂沈謀可以掩著蔡勝氣可以奪鬼神矣百餘年來言平寇者未有若是之速而獲功之多者也國有彝典即封拜不爲過否亦得進秩叙廕乃僅僅酬以金幣而已人言當路者以公恃功弗求疑於慢乃廢

朝廷之公以行胷臆不知公盡職爲安豈望恩
澤哉公以太淑人年高乞歸養疏上至再三不
允竟聞訃抱痛以歸詔賜祭葬如例庚子服闋
起貳本兵日夕考求職方險要諸將勇怯思欲
振刷九邊之弊及會議朝事侃侃必竭盡所見
但以習尚浮靡大異弘治時每形慨歎人稱爲
古君子而頗不宜於時矣辛丑九廟災陳乞致
仕詞甚懇遂得請公科第既深而德望彌重人
將謂宣麻大拜正位端揆以霖雨天下乃位不

稱德士論惜之然公自處澹如也公性好讀書
至老手不釋卷爲文渾厚昌大詩宗盛唐書法
莊勁類其人學先主敬雖燕居無惰容居官廉
介一節鮮宦業自奉甚菲薄衣服飲食無所擇
訓子孫惟務學勤儉而已與人慎許可有過面
諭之退不復言有善即稱賞不置族黨貧乏者
量力賙之歲荒煮粥通衢以濟饑餓全活甚衆
歲丙午公忽遘疾至十一月二十八日疾亟強
起正襟端坐取新冠易之遷于正寢謂子姓曰

萬物有終儼然若有所對而卒距生成化甲午
享年七十有三訃聞詔遣官祭葬贈兵部尚書
先是沈淑人已卜兆于上虞花浦之原茲乃合
窆焉至隆慶元年有司上公行誼勳烈追謚莊
敏配沈氏封孺人加贈淑人先公十五年卒繼
楊氏封淑人子男三長師善以公廕授光祿寺
署丞次師賢鴻臚寺主簿封翰林院編修次師
蓋封光祿寺署丞女一適同邑董湏孫男大升
監生大欽師善出大順今兵部職方司郎中大

臨今吏部右侍郎大恒監生師賢出大原今光
祿寺署丞大受大節今府檢校大成監生大晉
大猷生員大典監生師蓋出曾孫允淳今尚寶
司丞大順同科進士允俊生員大升出師善孫
允傑曾孫[illegible]師賢孫允端允宜經魁允嘉允
彥允哲曾孫崇敬崇禮師蓋子大忠孫允濟允
洵允瑛允煒允琦於乎公文章足以華國忠誠
足以動天廉節足以勵世俗功業足以銘鼎彜
修德寡欲足以迎和聚順苟得一焉宜並駕申

呂而等筭松喬乃位不至於卿相壽不躋於耄耋何耶古人云道不虛行其後必有達者今觀公之子孫振振數十人競爽濟美蔚爲名士以才以德以高第大光顯于天下天之報施信昭昭矣不于其身于其子孫相去幾何彼之蔽賢忌功者今安在哉予乃爲之銘銘曰

卓哉陶公幼齡拔萃有客鑒之長當名世博文振藻弱冠蜚聲發解浙省對制　天廷載賡妙選讀書中秘因感君恩益奮厥志操觚藝苑起

草諫垣憂時嫉惡正色敢言屢犯逆鱗欲誅奸豎九死一生心惟報　主横罹誣逮杖戍邊方神明默相日月重光召起田園爲藩爲臬德被民人譽流晉率晉少司馬提兵嶺南威稜震疊動應韜鈐百崗千巢盤據山島遺患多年一旦迅掃任使所及履險讓夷論功行賞得少居畢公既還朝輿情未暢謂當宣麻乃卿乃相公行古道頗不宜時遇災請老榮祿頻辭身退名高德厚慶集侁侁子孫賢俊遶膝公則樂矣人日望之蒲輪再起提挈綱維天不慭留山頹梁壞士論同悲道路興喟佳城何在花浦之原勒詞貞石萬禩永傳

栢軒王公墓誌銘

栢軒王公以積善著稱吾郡一旦云亡行道之人莫不咨嗟謂善人不可作矣又有相歎慕偹享五福者僅見公一人焉足以徵爲善之效予聞之誠哉二者之言夫各有當也公之二子與予交且厚纍然服衰持朱憲副拙齋所爲狀來

請予銘諸墓石義不得以老拙辭按狀公諱舜卿字良佐栢軒其別號也其先廬州府巢縣柘皐村人元末有六世祖諱秀者聞　太祖高皇帝兵駐鄱陽湖遣子勝盡以家所積糧米輸至行在以助蒙授太平興國奕元帥劄付充千戶置在麾下及　太祖登極勝子保得襲職實授水軍右衛前所百戶未幾選從信國公閱視浙江諸郡縣城池保愛會稽佳山水不欲去奏請改隸紹興衛遂占籍焉世居讓簷街保生用號

愼菴永樂初領海運過島中救破舟者數十人令登舟其人餓病甚舟人慮爲害愼菴仰天自誓請以身代遂有神語檣燈之異不一日即達直沽其人感活命恩至今子孫不忘生三子長曰佐次曰倫次曰仁仁即公之父也號樂閒能自勤學立節槩足跡不入官府居鄉恂恂有禮遇拂意事幾微不見於顏面尤喜施予不問家之有無聲烈籍籍起有司舉爲鄉飮賓生一子即公公髫亂如老成人性孝謹偘偘自持不喜

華靡遨放事弱冠代樂閒治家克勤克儉稍暇涉獵經史通大義待人一本至誠即逢橫逆含忍不與較久之彼多悔罪來則慰遣之至於財利分毫不苟取恤孤苦賑貧乏折券捐貸無虛日見義事汲汲然如不及烏計產業之盈縮哉人額不忍負而輸租償逋者踵至益致饒裕以故撫按郡邑交相推獎既以好義榜其門又榮以冠服屢在鄉飮賓位如乃翁云嘗有無賴子毒幼女死欲誣公偶有老人撫摩之女遂蘇老人忽不見皆以爲神佑善人使奸計無所售耳先墓上木被盜伐去且毀其塋逮繫至官法當重議公旋與求釋曰第令警改已矣其度量寬洪每如此公於世味玩無所好惟爲善嗜義若飮食朝夕撫子孫諄諄以忠孝爲訓嘗曰吾祖若父世濟厥美吾自幼至老亦惟失墜先德是懼今所望於爾者其無忘吾言四時尤嚴奉先之禮誠信齋戒事亡如存接士大夫抑抑捧手矩步不失尺寸處高貲厚蓄而自奉澹薄如寠

人一布袍數年不棄人或勸之稍華不爲過公曰吾非矯實性安朴素耳且作法於凉猶恐吾後之侈也故其子孫多循禮度公平生康強無恙隆慶二年八月偶感小疾猶起卧如常至十月初六夜三鼓忽呼子孫環侍衣冠端坐誠諭數言而逝顏色終不變距生成化庚子十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九先娶李氏再娶孫氏生三子長錧光祿寺署正陞南雄府通判娶紹興衛指揮同知馮大紀之姑次金太學生娶漢陽

府同知張公天衢之女次欽鴻臚寺署丞娶永
昌府同知虞公价之女女二長適紹興衛指揮
僉事何經次適監察御史朱公箎之子柳州府
經歷以京孫男三長洵邑庠生娶廣東布政司
叅政蔣公懷德之女早卒次鍾瑞郡庠生娶戶
科給事中高公鶴之女為金後皆錯出次霽聘
舉人沈君校之女欽出孫女四長適國子監祭
酒周公文燭之子邑庠生應薦次適韶州府太
守徐公綱之子邑庠生璧餘纫未聘曾孫二長
崇顏次崇曾為洵後曾孫女二長聘翰林院庶
吉士朱君賡之子敬復次未聘於乎公之立心
制行可以質鬼神而對天地數十年如一日積
善之慶宜其先于前人啓夫後裔備享全福而
卒為完人也已豈特吾越人鮮儷即求之古人
何讓哉錯等以己巳五月初六日奉公柩葬于
望僊橋之原乃為之銘曰
孰開厥先有祖有父惟公繼之益篤其祜積德
施仁厥施斯普遠邇歸心上下交與五福既全

四代親覩相彼世人曷堪其伍望僊之原左龍
右虎巋然佳城孔安孔固勒詞貞珉垂範千古

明故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特　詔進階
朝列大夫致仕緒山錢公墓誌銘

緒山錢公之卒於錢塘表忠觀也逾十日其子
應樂奉柩以歸于堂又逾二月而舉殯以葬乃
持龍溪王公所著狀請予銘諸墓石予惟公與
龍溪同學陽明公數十年間發明致知之說志
同道合相得驩甚即司馬君實與范景仁不是
過君實景仁相約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今
讀龍溪書公事無一字不可信而傳者予辱從
公舉進士因此託名不朽豈非至幸哉公諱德
洪字洪甫初名寬避先世諱以字行武肅王鏐
十九世孫武肅六世孫會稽郡王景臻者尚宋
賢穆大長公主南渡時賜第台州其五世孫璋
以父弘祖守紹興因贅餘姚王氏遂家焉是為
姚之一世祖也四世上元尹伯英入　國朝與
從子古訓以徵辟甲科顯曾祖師摯祖習父蒙

三歲瞽目號心漁翁母馬氏世居鄧巷遭回祿始僦莫氏樓以居是樓爲陽明公降生之所曰瑞雲馬孺人夢祥雲覆列綺繒款款若門聯空中呼認太乙字遂驚寤而公生兆與陽明公同相傳以爲奇公自幼重遲不戲周旋中規矩外舅陳公善相人語心漁翁曰此兒不凡當爲大儒因以女之女許聘焉是爲朱孺人年十五出就外傅心漁翁曰吾不幸目無所見然心之所珍儒而已他非其好也公毅然欲成其志遂取

朱子集註經書早作夜思夢寐常若見之使文有未誦而意稍窒疑雖百倍其功弗措也又因讀詩過勞遘危疾題其牖曰學貴精不貴博而識見盃進於高明心漁翁恒受從弟窘辱惟勸翁含忍不較其伯心古貧子婦孀居百計承父毋意分贍而假貸之不知力之不逮也家事悉屬於弟周甫惟率季弟充甫專意績學嘗曰使得顯親食祿何憂於外侮之侵貧乏之不賙乎心漁翁聞之而喜曰與陳竹東蔡一冶吳石山

倪小野立社唱酬謂公必能成其志也正德巳夘補邑庠弟子員每試輒竣等同輩不敢望凡可以應有司之求者不難矣一日讀陽明公傳習錄與所學未契疑之陽明公又平宸濠歸越始決意師事焉及還姚公率同志數十人龍泉中天閣請陽明公升座開講陽明公曰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爲良知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可與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覩不聞以至無聲無

臭中間只是發明得微字衆聞之躍然有悟公實倡之也公篤信陽明公盡棄其學而學焉心漁翁患妨舉業頗不樂公曰未有理明而不中選者也明年壬午果領鄉薦癸未下第歸晨夕在師側四方來從游如薛中離鄒東郭王心齋歐陽南野黄洛村何善山魏水洲藥湖諸君咸集館下及聞風而來者無慮數百人必令引導以端從入之途皆稱公山中教授丙戌舉南宮不就　廷試又歸陽明公曰吾道有賴矣喜甚

丁亥陽明公將有兩廣之行公與龍溪曰師教
雖明悟入則各因資之所近盍共究宗旨龍溪
曰師之學以良知爲宗每與門人論學無善無
惡爲心之體有善有惡爲意之動知善知惡爲
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恐亦未是究竟語蓋心
亦有有善有惡時意亦有無善無惡時知亦有
無知之知物亦有無物之物若滯言詮非善學
也公曰不然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
覺心體上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本體是

晚請問陽明公坐天泉橋上喜曰正要二君有
此一問王須用錢工夫錢須透王本體相取爲
益吾更無遺念矣自是天泉辯正始歸于一戊
子冬公與龍溪將北上途聞陽明公有青龍之
變即回舟往迎喪至廣信馳書心漁翁具道父
生師教願爲服喪翁泣曰吾貧冀錄養然吾豈
以貧故俾兒薄其師耶許之于時權貴忌陽明
公德業之盛盡革身後卹典有司黠承風旨媒
孽其家鄉之惡少將不利其胤子公挺然曰保

孫寧家吾責也願以身殉之消內變禦外侮殫
厥心力暇則與四方赴吊同志發天泉遺教俾
師學日明胤子無恙以俟後之封襲公之功可
謂大矣壬辰北上　廷試以親老乞　恩便養
得教授姑蘇至則定社典申學規修廢舉墜捐
俸助貧黜鄉飲之濫與者若干人然後進諸生
而諭之曰學必先於辨志詞章之習藝焉爾矣
同門友聞人詮督學南畿公請其刻陽明公文
録頒布多士日坐道山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

有東魯沂水遺風公以進士授職例得八品俸
皂悉辭之人尤以爲難甲午聘主廣東鄉試御
史戴君璟盡以簾內外卷付君取裁得梁津等
七十人乙未丁內艱歸越與同志修復中天閣
之會服闋補北監丞群國學弟子立繩愆廳下
諭以悔吝吉凶之道聞者悅服尋陞刑部主事
文選林君欲以大理丞擢公一見執政可得公
笑而却之未幾陞員外郎時翊國公郭勛怙寵
驕恣勢傾中外適　上夜遊西山召不往給事

中高時劾其不領　勑下詔獄寀　旨諭指揮
孫綱去刑具而收盖　上意不欲寘之死法也
已而自都察院解送勲戚貂鐺逮繫者四百人
諸司莫敢問公曰法者朝廷之法吾爲法官何
避焉遂按以違　勑等罪數十狀當死高意勛
從八議未必死欲誣以不軌公曰法止如是也
奏入　上震怒擲於地不報翌日復奏又不報
高諷給事中周亮劾公律法不明遂下詔獄杖
問公既逮論勛者日數上　上益怒　旨云既

有旨着去刑具而枚如何敢違　旨即與郭勛
不領　勑者罪同　上以處重爲怒而群議以
從輕爲嫌可謂左矣時堂官憐公無辜曰尒特
署司事耳問官何在荅曰問官亦某一人不欲
駕禍寮屬以自免也是冬寒甚公身嬰三木自
分必死獨念親倚廬懸望無由面訣哽咽者久
之旋自歎曰吾在柙中四肢且不保而思親數
千里之外愚亦甚矣舍然一空鼾聲達旦日與
趙都督楊御史讀書談道又爲趙講易與至賡

歌以發幽思累積盈帙名曰困學錄勛既死群
黨盡竄公請曰臣罪當誅親老乞骸骨癸夘
詔革冠帶歸農盖公之學得之生死真境中益
覺自信　九廟成詔復冠帶聽用先是馬孺人
卒于蘇公以未躋中壽哀毀成疾茲得生還拜
翁膝下恍然隔世人與二弟晨夕在侍委曲承
歡心漁翁臨終問長兒何在公偶出亟歸翁曰
兒在吾喜言訖即逝公嘗歎曰使親知我易使
親忘我難吾父子之閒庶其忘矣乎明年往廣

南乞湛公井泉誌江右鄒公東廓記羅公念菴
表合葬父母于勝歸山自是心無內顧遍遊宣
歙江廣間隨地結會風聲所召雖深山邃谷亦
有願求一見獲聞緒言以没世者如在部則陳
豹谷延主明經書院溧陽則史玉陽聘主嘉義
書院宛陵則劉初泉聘主獅子巖與水西精舍
蘄州則沈古林聘主崇正書院江右則督學王
敬所大關講舍于懷玉山群八邑士聘公爲山
長若冲玄若斗山若青原若君山若福田若衢

麓若復真若復古諸書院往來敷教二十年不
可枚舉各有規約有會語凡若干卷載公全集
中年七十作頤閒疏馳告四方不復遠遊矣每
春秋仲丁止會東南同志于天真書院因爲湖
上浹旬之遊　穆宗御極給事中岑用賓御史
尹校等交章薦之謂其潛心理學可充輔導以
表儀朝著蓋欲用公以不次之位也吏部覆以
年逾七十不宜煩政事僅進階朝列大夫致仕
而已今　上登極雖又進一階人情未厭也公

善調攝老而益強去冬始覺少衰應樂力勸公
家居就子婦養今年九月念同志之會忽戒僕
束裝西遊寓先祠表忠觀飲食言笑如常十月
二十六日猶夙興衣冠而坐是夜丑時氣息漸
微奄然逝矣公性本誠篤而加以學問之功忠
信孝友數十年來稱於宗族鄉黨者無間言在
已細行必矜居常無惰容然度量汪汪不責人
小過與門人處善誘曲成不遺待子弟嚴而有
禮朝夕訓誡靡所不至平生不親貨殖逮歸三

十年未嘗以私請入公門人有寃負則挺身爲
之伸雪與二弟終身怡怡同居者二十餘年二
弟雖老事之若父公亦不知其兄也親故貧不
自立者日夜思授以生計汲汲與人爲善而尤
重志節聞守節婦樂與傳述之積有婦行錄一
卷又善知人大司馬胡梅林方尹吾姚曰公必
爲當今名將勸其讀陽明公奏疏文移乙卯倭
奴焚掠鄉居公作團練鄉兵議卒保無虞薦門
下士今都督戚繼光總兵梁守愚於梅林果樹

大勳梅林謝公曰始爲公儒者不閑將畧今乃
知善將將也先是陽明公年譜三紀未就羅念
菴遺書促之公登懷玉山四月而譜成自奔喪
卒葬以至出仕歸田無一日而忘師教也念先
世功德恐致湮沒故凡遺墓在臨安錢塘崇德
天台者罔不表章恢復又請建英烈廟于越表
忠觀于杭立表忠世廟于勝歸山置祭田修祀
事每歲仲秋大會台杭蘇越族屬二十餘支合
祭表忠觀後寢以聯族誼具載吳越世家是公

無一日而忘親恩也其他嘉言善行不可殫述有同志哭曰先生爲道而出全道而歸本祖而生顧祖而死庶幾知言者歟公卒于萬曆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距生弘治丙辰十二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九配朱氏有懿德先公十六年卒男二人長應度邑庠生早卒娶蔡氏成都府經歷五臣女次即應樂舉人娶王氏陽明公繼子錦衣千戶正憲女繼娶趙氏女二長適府同知史鵷孫舉人銓次適御史鄭寅子庠生安元側室任氏出孫男六人人元府庠生娶任氏人宗邑庠生娶丁氏人寀娶楊氏人官人寵人寧孫女二長適侍郎龔輝孫庠生徹次適知府嚴中子庠生用明曾孫一曾孫女二俱幼閏十二月初二日葬于勝歸山王屏峯人字岡於乎學以致知爲先善以及人爲樂公早聞良知之說旣深造而自得矣又推其所得以覺人幾遍天下使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誠服思以其道佐天子濟斯世與公身親爲之何異天之生公於

世教豈小補哉銘曰

穆穆武王傳世十九篤生緒山光前裕後生本乎祖無美弗彰成我惟師乃服其衷蜚英甲科司教執法化行訟平顧惟顛蹶欣然解組歸事二親講學明道以淑斯人彼蒼者天高不可問旣豐其才大位何靳公庭有子王家之賔未究厥用待此而伸人字之岡佳城鬱鬱勒詞貞珉千禩彌吉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十三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鎣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讃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行狀

故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左侍郎贈禮部
尚書謚文僖龍白陳公行狀

公諱陛字晉甫姓陳氏別號龍白其先自南朝居於吾姚開原鄉之登洪里至宋有諱仲德者當宣和建炎間兩以率鄉兵禦寇功授南畿都統領乃公之十三世祖也六世祖諱仲從開原徙姚江之南學宮之西居焉遂世爲東南隅人高祖諱孟雍贈吏部文選司郎中妣吳氏封太宜人曾祖諱雷封彰德府同知贈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妣孫氏封太宜人贈淑人祖諱廷敬薊州判官贈工部營繕司主事加贈廣西布政使司左叅議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妣于氏贈安人恭人淑人考諱煥號西愚光祿寺卿妣胡

氏封安人恭人淑人公生而白晳豐腴自孩提斬斬露頭角有巨人志不與群兒戲狎見者必爲西愚公賀西愚公亦心自奇之髫亂俾從塾師書一再讀不忘十歲能文才思駿發多驚人語一時同學莫敢望弱冠入邑庠爲弟子員督學白泉汪公校文置峻等廪之嘉靖庚子以禮經魁浙江鄉試明春復魁會試廷試二甲第三卷徹　御覽改庶吉士而公之名聞於海內矣公益感　上知遇夙夜劬心勞力遍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儕輩館閣諸老翕然以公輔器期之公顧抑抑自持言若不出諸口士類莫不歸心焉癸卯授翰林院編修乙巳充纂修會典官丁未充德府冊封副使燕享外毫髮無所受王特加敬焉庚戌充會試同考辛亥丁外艱奔喪歸而仲兄太守墀亦歸自延平相與哀泣幾絕日從兄求吉地得柳嶴相慶曰此可以安吾親矣乃匍匐營壟事悉遵聖賢之禮三年間悲苦如一日吾姚人動以爲法甲寅服闋還任乙[illegible]

載秩滿擢本院侍讀丙辰又充會試同考戊午
主考應天鄉試公念以人事君其事至重毋承
校閱之　命殫精竭力去取不爽錙銖故所得
多佳士是年冬以資深擢左春坊左諭德辛酉
擢侍讀學士掌院事壬戌禮部右侍郎缺銓曹
以公陪推　先帝特以擢公九月轉左甲子丁
內艱與弟兵部郎中覲冒暑從陸奔喪不知哀
毀之過甚也大事既襄思念二親不可作欲養
無從明發多不寐丙寅服闋乃於故址築室遂

有終焉之志然士類謂公豈宜久在家食顒顒
望公起於是暫補南京禮部左侍郎公莅任未
幾有　旨修鳳陽　皇陵及壽春王墳公當率
屬會撫按守備相規制程物力諏時日至則徒
步往返餘二十里又心計手書悉出於公殊爲
勞瘁是夜四鼓痰作喉下痰聲如沸泉良久漸
微息侍者以爲熟寐厥明視之則既卒矣乃丁
卯十月二十日也距生正德己巳十二月初九
日享年五十有九郡守具棺殮撫臣奏聞且請

卹典從厚　天子震悼制若曰聞其雅恬靜况
殞身公役下禮部議報於是遣官諭祭有司營
葬謚文僖贈禮部尚書人臣榮哀之典無所不
備誠異數也公性質醇粹器度宏大平生安於
義命不欲與物爲競其於官職進退遲速尤未
嘗關念昔　先帝用詞臣撰文頗速化公獨再
三堅辭當時大老甚訝之予爲言人各有見也
不必強觀此則公之賢於人可知矣其在翰林
二十年讀書談文之外無所好亦不輕爲遊觀

掌內外制甚久正大典雅真可華國即超敘不
爲過因其澹然自守而推轂者亦鮮乃　先帝
獨鑒知之而郊廟命之陪禮殿工命之閱視癸
亥虜犯薊鎮勑守皇城而禮侍之擢特出簡眷
蒸大拜爰立可佇而俟也今不幸已矣公居家
孝友以伯兄陛早世請於太淑人以仲兄之子
鐺後之與之均產庶弟庠生壁太淑人所鍾愛
而公愛之尤篤處宗族和而有禮倡儉約之風
歲時宴會使富者不靡貧者不廢且約束子弟

務循孝謹毋墜家聲飭僮僕毋敢生事與鄉人處恂恂無惰容遇事內蘊甚明而不欲遂為懸斷徐露其倪未嘗不當事機而協人情也至於不談人之過不形人之短乃其性然予嘗聞其從兄叅政紫墩云癸未將會試而公在髫年送之同榻紫墩偶問之汝他日做好官做好人公應曰好官不如好人也今蓋棺事定而公做好人之志自少而壯而老可謂始終不渝者矣予惟天祐德善如公者宜畀之遐福今乃位未極

公孤年不臻耄耋竟止於斯謂之何哉意者立德立名此之謂不朽歟公配徐氏贈宜人太平知府蕙皋公女繼趙氏封宜人肇慶府推官小泉公女子四長錄徐出早世次錄邑庠生娶山西布政使司叅議羅壁谷公女側室徐氏出次鏕娶予女次鈖皆側室李氏出女二長適禮部尚書李泉孫公之子進士錝徐宜人出次幼李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慈谿龍山之陽予與公居相近先後入翰林且數世交厚又結為婚姻知公者莫予若也但衰拙不能叙述盛美姑自所得於紫墩與予所知者著為狀以備當代名公採擇焉

傳

顧母傳

封太孺人顧母杜氏者吳中醫家女也長適蔗庵蔗庵故亦世醫少有大志謂醫不足發其業乃好結客游孺人佐之為酒食致賓客客至無弗稱以故蔗菴得盡交吳中賢豪人蔗菴死孺

人所生二子亨奕年尚幼孺人以節自矢携二子依其兄居訓以舉子業曰而父志也及二子業有緒矣試輙不利孺人曰利鈍時也豈必一第然後足報父耶兒休矣於是亨乃棄其學學書奕請曰醫吾業也願卒焉孺人頷之久矣亨以書游京師　天子召見愛其書使直禁內稍遷太常丞國有大典不亨手出　上意即不慊京師素多善書一旦皆出亨下卒以此遇害亨之遇害也孺人戒少子奕曰美好者不祥之器

信乎信乎夫醫吾世業然忌媒也務自樹毋外衒庶幾免矣當是時奕官御醫提藥囊入侍大内出則逡逡奉孺人訓從諸公聞孝弟仁義之說退然如未嘗知醫也大學士少保徐公以品藻名天下於士少許可奕獨以孝行受知於公朝士大夫之徐公者必聞奕孝退與奕處未嘗不賢其毋也奕通籍三十年毋優游食其養壽九十二而卒余觀古今所稱賢毋不過教其子使通顯爾不能必其子之孝也夫醫之難自古紀之倉公雖稱近道卒籍女縈獲全而縈有孝名今孺人善教奕以志養榮名終始豈不稱賢毋哉

祭文

祭大學士贈少保謚文隱龍湖張公文

惟公彪炳之文黼黻皇猷且三十載而尚未究公曰光王㓗之蘊正直之德達諸天下無間然而尚未究公檢身不及之心忠藎之忱受知宸眷者積有歲年而尚未究公効用得所之志胡天不憖遺而俾公遽爾其長逝耶昔在　孝皇之世長沙李文正公實與吾姚謝文正公同膺甌卜同德同心相與勵翼以佐太平之業至今談同升者以二公為盛公與李文正同産茶陵文章德望實後先相映而英毅正直李文正視公又不知孰為軒輊也本之謭劣幸叨同升又忝與謝文正同邑方將賴公引翼以夙夜二公之芳躅庶幾上酬　聖明知遇之萬一而公遽舍我逝矣嗚呼哀哉兵民利獘遂不能復見公之延訪人才賢否遂不能復資公之藻鑑明命使賦遂不能復籍公之訓飭誥謨出納遂不能復賴公以商確徒爾仰公光芒於箕尾之間與傳說相為炳朗也將何以為情乎豈以本之同升無能為役而公固舍我去耶靈旛翩翩啓行在即顔範如存幽明永隔薄薦一觴詎勝悲盡嗚呼哀哉尚饗

祭封一品嚴夫人文

惟天佑我　聖皇亐名世應期以挺生俾彼功

業之赫奕兮需賢配以贊其成懿夫人之發祥兮獨鍾西江之靈系出文忠之後兮備女德而淑貞笄年嬪於少師公兮順坤道以惟寧遡公之遵晦鈐岡兮惟夫人主中饋而修嘗烝肆公獲專意於學兮允爲王國之楨逮公入相而參密勿兮左右　天子以輸誠翼中典之駿業兮咸三登五而莫京孰爲之綜理內治兮惟夫人含章而順承肆公專志以事　上兮夙夜直贊于禁庭歷二十餘年以竭忠兮作柱石與阿衡

輔一人邁百王兮致茲天下之太平實夫人之與有助兮內外交贊而朝野並稱茂子孫以振振兮衣金紫而出入承明膺封章而躋極品兮絢蟒玉以尊榮偕伉儷而並壽兮登耄耋之遐齡紛百順之畢集兮天下仰比於婺星胡奄忽以仙逝兮遽失閫壺之儀刑上聞而孔悼兮錫卹典以隆增煥龍章而褒美兮恩光焜耀于泉扃本辱少師公之推轂兮與寅恭之同情嗟予毋氏之遘凶兮又賴周旋而經營繫休戚之相關兮能不酸鼻而拂膺茲敬奠於一觴兮聊伸哀感於冥冥於乎尚饗

祭奉政大夫畏齋陳公文

惟公川嶽禀靈珪璋挺曜性備中和學臻要妙邁迹由身成名自少峻發賢科敦行古道至于強仕勤慎公明松溪試宰禁止令行成都半刺赫矣厥聲有體有用化謚政成未老懸車超然肥遯紹祖太丘不尤不怨自天祐之優遊如願德邵年高神全履健盖鄉以善爲士作模爰有

冢嗣鴻漸天衢奏績秋官大郡分符天子推恩誥命特殊諸子衆孫詵詵麟趾奕葉冠裳競爽濟美齡逾大耋躬集繁祉聿觀斯時疇堪其比嗟彼穹昊胡不慭遺失我世範遐邇興悲佳城既卜將駕靈輀公之孫女下嬪豚兒本亦遘凶奄失我恃相感交痛哀情彌至薄奠一觴言不盡意冀鑒鄙忱靈其昭莅尚饗

祭奉直大夫懷軒內兄文

惟公慧敏天授問學夙成志邁流俗行重鄉評

賢科擅三禮首選之譽巨邑守一介不取之清
方政舉而事集柰才髙而謗興淆之不濁抑之
愈升暫判漢州旋尹房陵歷夷險而一致者循
良之芳聲爰陟畿牧百煉益精惟鯁介與剛直
爲善喜而惡憎乃翛然肥遯將泉石尋盟胡遘
疾之未幾遽仙逝於冥冥本婚姻兄弟聞訃悲
驚茲當靈輀既駕歸于佳城臨風一奠涕泗交
零奠洋洋之在上特格鑒於微誠尚饗

祭堂四内弟南濵文

自令姊歸予盖四十一年親誼之篤休戚之關
在今時誠無可比昨予遭先妣變歸每勞顧視
叙話契闊予見其羸然異昔也心頗訝之不意
言別未幾一疾竟不起矣嗚呼茲當靈輀既駕
悲痛曷勝臨風舉奠聊表哀情尚饗

祭廣東大叅石峰管公文

惟公性稟正直行合中和早沉潜于經學旋奮
迅於甲科明刑大部平反實多躋華青瑣則隨
事封駁而矢志以不阿忿世道之日降思力挽
乎頹波既出叅藩未幾養痾遂不戀於簪組永
怡情於薜蘿身跡雖隱譽望彌加屢膺薦剡終
守煙霞宜千歲以爲期胡遽返夫大羅謂公弗
顯三品峩峩謂公弗壽七十已過子賢孫盛文
武競爽以鳴珂在公誠可無憾然士君子之敬
公願公者若有未滿而興嗟本辱公知愛之久
又忝婚姻之家喟幽明兮永隔紛涕淚兮如麻
茲當靈輀之既駕薄奠一觴而哀此〻辛來格來
歆兮鑒予情之無涯尚饗

祭封恭人陳母韓氏文

惟靈出自名門嬪于巨族婉嫕靖恭孝慈貞淑
翼翼矜矜閨門雍肅四德克全一身禔福乃相
夫子早歲登科治邑佐郡政成民和訓迪諸胤
奮迅濯磨競爽趾美里比鳴珂長嗣虹橋蜚英
高第郎官出守顯榮奕世封誥崇膺冠帔光曜
右于北堂宜千百歲胡天不愸僅逾耋齡遽違
榮養一疾而傾世失閫範景寂萱庭靈輀既駕
將即幽窩本有翁子夫人孫壻悲倍恒情禮陳

薄祭敬奠一觴泫然出涕佇望來歆鑒予鄙意
尚饗

祭座主太常卿管祭酒事水南張公文

惟公有高世之志出羣之才淹貫經史備極體
裁追蹤屈宋凌駕鄒枚人但見其摛掞之麗藻
而莫測其該博之津涯早登名乎科甲遂通籍
於金閨既而蜚英藝苑校士棘闈正位國學教
育人材紛濟濟而蹌蹌罔不出其培栽翹然負
公輔之望聲譽滋於九垓胡文憎命達道與時

乖位竟不過三品壽未臻耄耋而一旦梁壞山
頹嗟天道之冥漠豈人事之可推本也謭劣誤
受公知念收録於寸長叨濫厠於衡台感恩難
報聞訃銜哀徒臨風而灑淚恨執紼之莫偕兹
遣仲子代拜靈幃一觴敬奠仰鑒傷懷尚饗

祭順天節推小泉汪公文

惟公翰學之裔僉憲之子性資瓌奇狀貌英偉
績學摛文弱冠名起魁選北闈世科濟美譽騰
士類德重鄉邦允矣俊彥展也賢良金閨通籍
筮仕爲郎司刑京兆視民如傷平反功多頌聲
載道盡法豪強慍于羣小行高毀來飄然告老
優游林泉意氣浩浩謂天佑善宜壽百齡云胡
一疾遽即幽冥本等忝在姻戚懷感曷勝薄奠
一觴有淚如傾尚饗

祭封太夫人陳母胡氏文

惟靈出自名門嬪于巨族率禮蹈和恭順雍睦
乃相夫子曰西愚公篤志績學盡孝思忠蜚英
科甲敭歷中外夫人從之內治攸賴勳崇資久

躋位上卿儷美媲德既貴以榮顯被褒封龍章
天錫比婺方娥象服翬翟乃育諸胤麒麟鳳凰
三登金榜一步玉堂競奭齊驅聯跗接蕚惠問
芳猷傳播臺閣見川憲副身逝名存宗伯龍白
公輔望尊爰有小愚高才大雅賢能之聲籍甚
司馬聿觀斯世婦貴因夫未必其子貴又父踰
苟得一子巳爲難得至再至三後且未息盛冠
吾邑光映九州粵若稽古邈焉寡儔夫人撫之
孰不歆羡逾耋近耄百齡可衍云胡棄養無疾

而終訃聞 天子卹典特隆勑葬佳城諭以丞祭偕西愚公哀榮兼至嘗念五福人罕獲全於惟夫人僅見無前本忝葭莩夙欽儀範靈格將遷能不嗟歎敬絜觴豆肆設几筵躬申一獻用表微衷尚饗

祭封太恭人翁母倪氏文

於惟太恭人性稟恭順德含貞淑相鴈坡翁勤儉以起家孝弟以睦族由内及外罔不宜自壯至老而益穆有子成吾其人如玉太恭人愛而

能勞熊丸助讀早蜚英於甲科遂獲養以天禄刑曹出守憲副參藩即其敭歷之政聲人皆公輔之望屬 聖朝推恩於所生太恭人膺褒封者不一而足覩龍章鸞誥之賁臨映朱芾輝煌之象服年齡踰於七旬嚮用兼乎五福吾鄉莫不羡其斯世之稀而惟太恭人之獨將謂偕鴈坡翁百千歲老于北堂詎期一疾而奄焉以就木玆當即窀穸於佳城俄聞謌薤露之曲本等忝在葭莩之末能不鼻酸而頟蹙肆設几筵山殽野蔌申一奠以表誠幸俯亮乎輕瀆尚饗

祭封承德郎禮部主事表叔素齋胡公文

嗚呼我之祖母公之親姑與我父叔同胞不殊情關休戚財通有無越數十載終始罔渝本等之愚耳目所逮朝夕周旋實多記佩三世于玆相親相愛凡今之人孰可與儗我父我叔棄背有年每侍於公若或見然公今已矣此意何言我思公別一月之前步履如常盤桓移日児知

平生未嘗有疾將謂壽康逾百可必奄忽仙去僅過大耋嗚呼我公學道盡倫無愧俯仰可質鬼神親見其子甲科奮身勅封禄養光映縉紳士論鄉評盛德之至立言置行人莫不識天祐善人報施有自在公何憾含笑而逝本等聞訃惕焉震驚感念疇昔永隔幽明薄陳一奠爰寫哀情公其來臨鑒此微誠尚饗

祭湖廣少參雲麓潘君文

嗚呼君胡爲遽止於斯惟君之懿早歲挺奇多

才豈藝譽動一時予幸連於疆里又知君於春闈出宰巨邑惠洽烝黎晋擢柱史按治邦畿貞肅憲度俾貪汚望風解綬以歸歷官藩臬所至頌其欽恤而保釐我闡爲善天降之禧宜享壽福至於無涯念十年之間辱君禮意之勤渠假孚結好台鼎相期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先朝露以云徂在疾不及一省竟永隔乎光儀緊行道之人孰不爲君而咨嗟矧予情之關切能不酸鼻以歔欷於乎靈輀既駕與世長辭

哀風晨號行雲徘徊薄奠一觴痛矣陳詞君其來格鑒予之悲尚饗

祭太常卿管祭酒事日門胡公文

維靈有高世之志出群之才學淹貫乎經史文備極乎體裁追蹤賈董凌駕鄒枚乃挺奇而脫穎早獲與於計偕既而名冠南宮臚傳鼎甲遂通籍於金閨蜚英藝苑校士棘闈翊　皇儲而勸講正國學以育才負公輔之聲望佇躋秩於台階胡位不過三品壽不躋耄耋一旦梁壞而玉埋嗟天道之冥漠豈人事之可推本姻連朱陳交比陳雷茲靈輀之既駕將永入於泉臺感念疇昔灑淚銜哀薄申一奠希鑒衷懷尚饗

祭少傅贈少師謚文榮元峰袁公文

惟公命世奇才頴敏天錫洞識高深博綜墳籍早振藻以蜚英首膺鄉薦而觀光上國魁多士於南宮傳臚聲於比極共美大對之敷陳堪齊驅於治安之策游息玉堂徊翔史職緊制作與編摩允班馬之儔匹既而聞望日隆清華荐歷

上結　聖心之知每寵眷之殊特方自少宰以陟宗伯又宣麻而爰立晋秩三孤沃心造膝即公之所遭逢皆超今而逾昔謂當輔　聖主於萬年詎意台階之兆拆因請告以暫還竟中途而易簀本與公道誼交密追惟二紀以來言論談笑無所逆雖同氣之至親亦莫逾其相得及本守制南歸辱公情好加益重以子女締爲姻戚茲訃音之忽聞實感歎而傷盡酸鼻隕涕拊棺靡及嗟昊天之難諶胡爲乎殲我明德臨風

緘詞用表哀悃敬奠一觴仰希鑒格尚饗

又

嗚呼哀哉歲月不居自公捐館三年于玆追念疇昔日接光儀德業過失相勸相規每肝膽之傾倒指天壤以爲期予謂公世積累之厚又生感黒龍之竒豈特取甲科之高第允宜結　聖主之眷知霖雨天下潤澤蒸黎載歌明良接武皐夔此誠士類之望匪予一人之私即二十四考古所有彼耄耋在位者何修爲公胡一疾之

陡作遂再蹶以乞歸違闕庭之未幾竟隕踣於中途嗚呼哀哉公甞折簡以寄予訂晩景而追隨吟奕於風月之前遊釣於蒐江之湄皆盡託之空言徒增予懷之欷歔玆夕何夕式駕靈車嗟嗟元老與世長辭聊薄陳於一奠用告余之哀詞尚饗

祭少司空笑齋龔公文

嗚呼節彼南山巋然小皎降靈發祥人文斯肇惟笑齋公挺生矯矯掞藻摛章蜚英獨早名魁科甲志切君民敭歷中外利獘屢陳以義制事翕張縮伸功見言信受知一人乃陟中丞乃晋卿貳今望彌崇勲猷兼備僉曰良哉師表士類何以宅之端揆之位公於斯時獨炳先幾投簪抗疏飄然南歸善化鄉俗德始閭閻完名全節舉世所稀有子有孫繩繩蟄蟄既膺繁祉又躋耄耋一夢仙遊公亦何缺訃聞　天子䘏典隆絶本素辱教愛失此典刑靈輀將駕永入幽扃感念疇昔畫馬涕泠誄詞薦奠聊表微情尚饗

祭封宫保大學士心萱嚴公文

憶昔予過三吳兮遥望虞山之葱葱磅礴崒嵂兮廻高峙乎長空秉靈孕秀兮應有人傑産於其中因延佇問訊兮得聞嚴氏之心萱翁早奮志而好脩兮既博綜而旁通日與聖賢對面兮蟠經史於心胷又積德勵行兮久爲鄉邦之欽崇耽林泉以高尚兮謂顯達不必于其躬果天錫令子兮際明時而登庸取上第于科甲兮遊木天之穹窿乃善繼翁志兮式移孝而爲忠負

公輔之素望兮膺　聖眷之獨隆歷翰學冢宰
宫保兮遂接武於夔龍實由翁之嚴訓兮宜崇
德而報功　皇三錫命兮追封號於孤公衣蟒
腰玉兮輝映虞山之峰逾耄望耋兮將等筭於
喬松胡偶嬰一疾兮奄遺養而告終本辱交令
子兮相期道義於無窮比肩事主兮幸同寅而
協恭念予守制投閒兮無由仰接夫音容粤自
聞訃兮徒臨風而恫恫茲遥致一奠兮欲遡流
而靡從惟英靈之孔昭兮來俯鑒乎微悰尚饗

祭少宗伯贈尚書謚文僖龍白陳公文

惟公鍾川嶽之靈秉珪璋之懿方髫齔以挺奇
未弱冠而蜚譽克紹述夫箕裘競芬芳於棠棣
際明時而奮起式連登乎高第早通籍兮金閨
日振藻兮玉署文章既足以華國而學術亦可
以濟世允爲士類之歸心上結聖明之眷注陟
翰學而未幾簡禮侍以特畀舉世艷其寵榮公
獨歠然而自視雖爰立之自天在旦夕而可俟
俄遭太夫人之喪乃煢煢而守制自此若將終
身焉何知同進者之忌起佐南宮於留都親朋
相送于姚江之滸詎謂執手之别即爲永訣之
地忽訃音之來聞實徬徨而靡攄痛荊王之既
摧將葭玉之曷倚天乎生此哲人宜諸福之兼
備胡靳以喬松之年而不躋台鼎之位豈玄化
之難諶欲叩閽而無計雖識與不識莫不撫膺
而興喟念予休戚之關情不覺肝腸之如刺追
憶丰儀恍如夢寐夫晝夜生死之常達人不以
爲意況公生榮死哀又當含笑以自慰但梁壞

而山頹古今同以爲諱嗟嗟我公悲何可置慨
日月之易徂覩靈輀之在御玄雲疑愁悲風咽
吹薄奠一觴盡焉隕涕幸俯鑒乎微悰儼洋洋
而來至於乎哀哉尚饗

祭冏丞圖南謝公文

惟公氣和而姿秀心誠而貌恭見老成於少壯
守儉素於常豐宗族稱其孝弟鄉黨服其信忠
入邑庠而遊太學率禮樂而化陶鎔挺珪璋之
特達增閥閱之穹窿始筮仕於光禄載轉運於

淮東乃資深而勞積陟太僕之階崇忽動歸來之興聿追高尚之風共羨強年而勇退當享遐福以無窮詎意春秋僅逾知命偶一疾而云終予念疇昔我先考獲交尊翁又辱我公之不鄙豚兒充幸得以乘龍實相關乎休戚竟欲營救之無從自聞訃而驚悼每恍若其在夢中怍天道之祐善胡不俾公比筭於喬松嗟高高之難問徒灑淚之淙淙茲當靈輀既駕將即玄宮慨幽明之永隔奠陳詞以上通幸洋洋而來格俯鑒予一奠之微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少司寇業師東橋楊公文

於惟我師關西華冑我姚山川鍾靈毓秀爰自幼齡頴異天授墳籍兼該義理深究遂鏖戰於藝塲久蜚聲於文囿顧一時之俊英咸退馬其在後乃登科而第甲蔚虎變而鵷遷宰二邑之劇繁居三喪之毀疚騰循良之薦剡著孝行於孟懋陟秋官之末幾歷工兵而馳驟才既裕夫投艱名又彰於實副出貳臬司備兵畿右拯救民饑殲除賊首既因誤而例遷旋論功而恢復擢卿寺於留都荐晉佐乎司寇赫名位其漸隆聖明三接乎日晝忽微疾之暫嬰偶失期於待漏特家恩而賜養應召起以求舊本獲厠門墻夙家開牖追隨仕途銜戢成就乃緣師生重以婚媾惟季弟之有女配于令孫之英茂方朝夕以趨侍談道誼之親厚胡梁壞而山頹竟一踣而莫救嗟歲月之如流將窀穸之是就永隔幽明光儀曷覯聊籲哀於靈幃奠一觴而再叩幸洋洋而來歆鑒鄙情之非謬於乎哀哉尚饗

祭饒陽大尹邵君世範文

於乎世範何遽止於是耶瓌奇頴敏之資生而出類涵養成就之德溫然醇粹早蜚英於邑庠旋擢魁乎浙士紹家學而益精亢華宗而世濟不問識與不識皆許其為廟廊之器譬隨和之發彩若錦績之絢麗謂奮迅於天衢宜拾芥之尤易夫何運厄而數奇竟不偶於春官之屢試乃謁選於天曹更二邑而為治惟存心於愛民

秉清慎勤而克勵所在政成惠流紛譽頌之暨將顯擢之在即振偉烈於遠至曾鬒髮之艾奄溘焉而長逝於乎悲哉嗟彼蒼之難問誠莫知其所爲予自少辱交尊翁亡兒允因得娶於君之女弟念親愛之义篤慨幽明之路異望靈幃而薄奠徒潸潸而灑淚幸來格而來歆鑒鄙情之無既尚饗

祭封宜人邵母張氏文

於乎婦行無專能而不止於主饋母德非一端而莫大於慈愛隨事克相其夫功成名遂因才誨育其子拔萃出類有一於此即可以媲美於列傳儀刑於閫内倘懿德之兼全舉古今而罕儷於惟夫人無所不備賛穴湖公敭歷中外以直守官以廉爲治人方望其超進而顧至速退夫人遇順境不色喜雖拂意無所慼及其撫教諸胤合前出已出庶出而罔異皆挺特而蜚英已親見乎型陛相繼奮跡於天衢登巍科而擢高第且陞由木天而烏臺駸駸乎起台衡之地

繄夫人備諸已者厚故其發也方興而未艾𠀤宜優游榮養稱老於太平之世胡一疾之不瘳竟溘焉而長逝予夙忝葭莩之末久辱橋梓之契念我允兒幸爲夫人之壻令愛寡居尤厪夫人之慮兹靈車之將駕能不咨嗟而隕涕薄酹一觴聊申親誼於乎哀哉尚饗

祭少宗伯孫君文和文

惟君忠烈之孫文恪之子川嶽鍾靈珪璋挺美爰自幼齡神茂器偉志極高明業隆積累學自家傳妙由心啓直貫旁穿窮搜博取發爲文詞閎深鉅麗倒峽懸河有源有委弱冠京闈遂魁多士載試春官高第連舉蜚英木天授職太史珥筆直書公非公是式典文衡門盈桃李晉講經筵敷陳得體正位成均端範嚴矩荐陟留都用佐邦禮平生自期康濟海宇英英灼灼進而莫止既繩祖武又顯厥禰花萼相輝斯世鮮擬僉曰盛哉邈焉難企望重資深佇應端揆宜天祐之遐壽繁祉云胡一疾竟至不起予辱交尊

翁辛不見鄙以予充兒娶君女弟休戚關情好
乖生死光掩終天悲生短卧既駕靈車往即幽
隧敬奠一觴迸淚如雨嗚乎哀哉尚饗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十四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鎣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讃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雜文

與琉球國官生

我　聖天子至德廣運統御萬方聲教訖於四海是以東鯷西傾荆南朔北獻狀鴻臚貢琛天府者殆無虛日惟琉球則承正受封慕義向化獨過於諸國云曩戊戌之歲其國選髦士梁生炫鄭生憲蔡生朝器陳生繼成來觀光焉　聖天子嘉之俾肄業南雍譪然青衿之列六年于茲矣比者國王遞乞梁生等歸　聖天子俞允梁生等因請曰炫等沾濡教化久一旦遠違深企戀願捐訓辭奉以終身予曰予何言哉夫道若大路然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予何言哉雖然昔孔子有云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蓋言道無往而不在耳愧予淺陋謬承簡命

來訓迪爾諸生惟無以發明聖道淑爾諸生是懼然國家建學之制立教之規未有不出於孔子者而予亦安敢一日不使孔子之道不見於人人爾諸生第自聞且見者而省察焉則孔子無行不與者又豈遠乎哉試以建學之制觀之大司成與予坐者名曰彜倫堂其次爲率性爲脩道爲誠心爲正義爲崇志爲廣業則爾諸生羣聚而州處焉大司成與予日升彜倫之堂羣爾諸生而出入之豈徒習揖遜之節侈衣冠之

盛而已蓋將使爾涵育薰陶觀感興起伏讀聖訓仰止堂名曰何以爲彜倫也則思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萬物唯人最靈最貴人之所以靈且貴者以其有彜倫也倫有五一曰君臣之義二曰父子之親三曰夫婦之別四曰長幼之序五曰朋友之信五者闕一焉非人也五者有一之不盡其道焉非人也又曰何以爲率性爲脩道爲誠心爲正義爲崇志爲廣業也則思毋荒于嬉必廣業以崇志毋安于小必崇志以正義毋狃于利必正義以誠心毋載爾僞必誠心以修道毋壞以人必脩道以率性顧名而思義隨寓而加勉交養互發不至於盡性不已也夫然後彜倫攸叙而予之責可逭矣今爾炫諸生藏脩於是游息於是挾冊而吟誦率禮而趨蹌庶幾於習而安焉者予何言哉歸矣其無忘於斯足矣雖然歸之日爾國王有問焉則曰炫所聞如此而已矣國之人有問焉則曰炫等所聞如此而已矣使爾國之教罔不若是使爾國之

俗罔不若是則不惟無負 聖天子作養之意爾國王向慕之誠將見化隆俗美孔子之道無一日而不在爾國此之謂不朽予之願也歸矣其無忘於斯 嘉靖癸卯作

葉柳亭母還金傳跋

昔孟母崇三徙之教陶母著剪髮之功名垂竹帛光照宇宙至於今歌其德而圖其事者不衰說者謂母誠賢亦幸有子乃軻侃也古今如二母者或有之然其名卒不傳豈不以子不二子

若耶由是觀之毋德不顯子之罪也今葉毋還金事自大司空簡菴陳公傳之海内學士大夫交美競詡足爲世範他日與孟陶二毋並傳無疑且叙論發揚懿德悉著至于盈卷成帙而籍籍未已此又二毋所無非盛世與善之公遠邁古昔而柳亭子之賢希蹤軻侃何以得此哉

休寧吳子惟静字說

吳子本名瀠昔予以惟源字之矣既而稱名者弗之便也乃更名源字曰惟静其弟中翰惟登

請予以爲之說予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而天下之故通焉故古之善言性者必喻以水誠以人必有性而萬事萬化其所由生也水必有源而千流萬派其所從出也今夫水人見其浩乎無垠茫乎無涯滔滔淼淼一瀉萬里以爲如是而已爾而不知始乎静深者以爲之源也渾涵渟泓空洞莫測其積之也深故其行之也不匱其發之也漸故其出之也不窮吳子聰明孝友少知四方之志比長遊於太學蓋飽乎世故充乎見聞茲行而授有治理之責使醞籍之未深含蓄之弗固有能達焉者否也故聖人主静以立極君子居静以制動易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貴能静也夫然豈惟以爲用於世静則不息不息斯有常雖延歷之術度紀之道不出乎此茲聞其生四十年矣推此義由强而耄而耋殆未有極也盍遂以吾說致之使知所自勗云

書

與王思質巡撫

昨使還曾草草奉復　朝廷倚重之意敝省仰賴之情公固任之久矣不俟本之贅瀆者內賊勾引海夷合成一夥肆行刼掠畧無忌憚蓋知我人民素不經戰鬭無有能格之耳若不大加剿殺絕其黨類東南之民終無安枕之日所望公爲我浙人造千百年之福在此一舉也羅僉憲之擢論其功未應得此所以不次超叙者冀其後效尚多本思羅雖忠勇一人不過兼數人之技召募廣西武藝絕倫者作羅家丁而又精選處兵七八百合爲一軍使羅統之遇有警處即馳赴剿殺若遊擊然庶幾可戰可勦賊可滅也鄉兵一時雖不可用羅既爲僉憲則寧紹杭嘉皆其所屬各府又令其選民兵若干不時巡歷操練其攻刺之法衣甲之備使廣人教之或是長久之計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敝縣江南添築一城萬家千萬年之感更望留念兹小兒還冗次草草布此統惟尊亮尊亮

與趙劒門巡按

昨使還曾草草附復兹小兒輩田再此申候敝省久無兵燹之警一旦海賊殘刼近海郡邑人人自危伏念敝邑雖有舊城圮壞已久近聞稍葺然城外人家十倍城中其儒學糧倉皆在江南江南居者不下萬戶愚意江南另築一城如通州臨清淮安誠當道萬世之功也不知肯留意否如無大碍乞與思質公一計之感仰感仰昨不次超叙羅僉憲者蓋望其感激以樹後功明年萬一賊再至必須大加勦戮兹暫驅入海倏焉復至迄無寧日也愚意欲得羅僉憲於廣西召募武藝絕倫者一二百人又精選處兵七八百人合爲一軍聽軍門調遣如遇有賊處即兼程赴勦無警時羅可於杭嘉寧紹四府往來操演鄉兵教之攻戰之法爲製衣甲之類庶客兵與本地兵皆可禦賊也不知尊意如何冗次不備統惟亮之

與羅僉事拱辰

執事在敝邑四門驅賊之後而又能解海塩之圍力足副心名從功起是以近海諸郡皆願得公而治也所望益加奮發萬一賊再至隨處勦殺不使有偷生而遁者此誠非常之功顯擢大拜又當立致矣愚意欲得公於貴處召募武藝絶倫者一二百人官爲之養作公家丁然又精選處兵七八百合爲一軍此不教而可戰者暇時公往來寧紹杭嘉之間每縣揀選鄉兵可教

者若干人爲製衣甲教其攻擊之法賊至無恐如此一二年賊亦不足滅矣尊意以爲何如玆小兒囬冗次草草布此統惟亮之

復胡樂山婚禮

惟婚姻之道男女各擇其賢雖云天作之合而在人情以得婿爲快千里之駒權奇獨異五色之羽品質不凡寔世所嘉美豈無所自哉憶昔予在師門公輩英挺特果以三禮魁天下予在館閣公子憲副君對 制大廷雄才大畧讀之而歛袵玆小兒主事元之女猥蒙采擇爲憲副君子令孫配彼此幼齡若未可盡見而予於令孫决其爲龍爲鳳必祖父若也乃忻然仰承嘉命即韓昌黎之得李漢杜祁公之得蘇舜欽何加焉况卜云叶吉而來儀過腆乎允符鄙意敢不重拜伏冀尊慈俯賜鑒念不宣

期齋集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呂本撰本字汝立號南渠又號期齋餘姚人初冒姓李晚乃歸宗嘉靖壬辰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諡文安本在位不久即遭憂以歸遂不復出家居數十年以亭館花竹之勝擅名一時是編詩四卷文十卷爲其子禮部主事元所編大抵應酬之作仍沿臺閣之體

孫文恪公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明〕孫陞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嘉靖袁洪愈徐栻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孫文恪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提要

孫文恪公文集序

大宗伯孫文恪公即世[illegible]
孫駕部大史二君集公遺[illegible]
令授其門人栻使校定且序之栻受
卒業泫然嘆曰小子敢序公文耶昔
歐陽子作五代史必陳師錫之賢爲
宜序公今之歐陽子也栻材非出師
錫下公之門素稱多士豈鮮博雅而
知言者栻柰何僭妄顧公且沒矣栻
雖不敏嘗以文見錄于公今寧忍以
不文辭乎矧二君傳公治命尤篤又
不敢虛也則端拜而序序曰文之傳
世豈不難哉西京以降代有作者著
書自見篇章浩繁乃其載于藝文志
崇文總目四庫書目者具可指數蓋
千百之什一也我

明學士大夫翶翔藝苑采掇英華燁然盈帙二百年間其集行世者亦僅有幾則空言之不足恃而傳世之具不獨在乎文也審矣夫靈根植而芳實蕃澄源濬而清波溢仁禮之君子篤實輝光故言之有文傳之斯遠爾忠烈公義昭臣紀身繫綱常為邦家大訓諸子象賢惟肖伯仲文武爭聯鞍騰為天下首稱公尤英敏卓越孝友之節植于至性豈弟溫恭淵深博洽既已脩之家矣迨入對

大廷首陳仁禮之說獨稱

聖意親灑宸翰擢置一甲歷官侍從纂脩檢校靡不精覈司試司雍皆甄拔得人馴至宗伯而清風忠節始終一致不激不隨故業益光而望益隆天下

欣欣然咸與秉國鈞而弘德澤公之所素裕也乃其蘊藉蹈廸藹然秩然之不可掩者則敷為君子之章機軸渾成而不越軌度蓋公政事之暇生平勤苦惟文是工凡德澤所未究者咸于是焉洩之此歐陽子所自期叔孫子所謂不朽也揆厥本原脩身立德其最先乎世之評公文者擬若春華淡若飄雲紆折若士之禮容整齊若單之銳氣磊落若錢塘怒潮奇特若會稽秀巘斯亦知言矣抑獨謂公所作必傳于後世如古人無疑者諒其德之類于古人自然表著不徒以言也或謂公在翰林與其同官大方宗匠日夕模鑄研精抽思動有矩步叙事法班馬議論法劉楊詞賦法楚

平相如古詩法漢魏雜擬法顔謝近體法盛唐下取大暦元和諸家體裁格調追躡名壇有德有言工力又兼至云兹則後世藝文之士類能識别而不知公之學固有本也因爲校定如左復序其畧而歸之二君二君與諸季弟佩公庭訓文章政事繩武克世非徒存手澤者當以栻言爲不誣然此特論公之文爾至於立朝節槩垂世勲猷則有史氏詳之栻固未能贊一詞也

皇明嘉靖歲次壬戌之秋吉旦

賜進士第朝議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參議前監察御史門人海虞徐栻頓首拜識

孫文恪公集目録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行狀

卷之六

墓誌銘

卷之七

墓誌銘

卷之八

墓誌銘

卷之九

墓碑銘

墓表

卷之十六

五言律詩

卷之十七
七言律詩

卷之十九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卷之二十

五言絶句

七言絶句

孫文恪公集目錄終

孫文恪公集卷之一

古越孫陞著　吳門全[illegible]校刊

碑

成湯陵廟碑

史記成湯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今之鳳陽府亳州也書有三亳西亳在偃師皇甫謐辨其非湯所都明矣南亳在穀熟湯自商丘來始都之書序所謂從先王居作帝誥是也北亳在蒙一曰景亳景山名湯所盟處春秋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考其地理皆不出今州境百里之外而皇覽亦曰亳城

東北三里有成湯冢云是亳者成湯首政之地斯民所當報祀于世世者也乃亳前此未聞有祀湯者何哉嘉靖戊午秋監察御史張君九功行部至亳詢其故憮然以為闕典乃命知州張朓同知諸暐建廟于陵之陽祀焉廟成走書抵余以碑文請或曰亳之祀湯禮與曰禮也祭法曰先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又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此寔有功烈於民者也湯而不祀祀典廢矣矧亳為湯首政之地而體魄之所藏乎商俗最重祀湯作帝誥孔安國解作誥告先王言已來居亳也

而盤庚之遷西亳亦曰茲余大享于先王則犧牲粢盛非亳衆之所常有事乎亳安得而不祀湯也按風俗通湯者攘也昌也春秋元命苞湯樂曰大護護者救也夫湯之功烈赫赫在天下匪獨亳人之所當祀亳人生于百世之後乃能聿先奏假為天下覲德之倡謂非禮之善物哉肸蠁之餘昔所云作福作灾者今始有所定而亳之民降福穰穰矣詩云勿予禍適稼穡匪懈此之謂也若夫國之大祀所以為萬世帝王功德之報者則自有太常之典章在曷用及哉是役也崇德善俗教民以禮

監察君可謂得觀風之體要而州牧奉揚美意以存國故使歷世闕典秩然備舉其能亦足書也作成湯陵廟碑因以詩系之詩曰

有娀立子契玄王居于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天乙湯道古聖賢基必張驪宮神告天降祥金符帝籙殊輝煌百辟來享商是常聖敬日躋官賞明一德咸有惟阿衡導我升陑四海同中罍作誥寬仁彰東郊之戒崇有功咎單明居亳衆承桐宮桑林帶葛鄉景山九九松栢長大河東去何湯湯猗那久廢誰云恪國故當興逵道旁遺冢七尺上正方

東都御史按水荒罔行是冢薄之隧持斧干公
有光、新廟奕奕天際翔、卜日得吉展玄堂、枳俎上
豆羅𨠵瓠、管聲嘒嘒鼓逢逢神之聽之和且平、執
籥秉翟在中唐、純嘏既報尸弁撤我民世世來承
侑、謐我
皇運萬億昌、
記
旌表孝烈坊記
明興、百七十餘年、治教休明民物康阜、文學法理之
士、彬彬焉日且盛矣、而純孝懿行、不恒見於天下

有孝且烈者表而異之豈非
皇朝之令典所以勵行風世者哉嘉靖辛丑歲遼關
不守、虜寇擁衆入太原横掠石州甚慘、石之守臣
暨鄉大夫士、協力登城防捍乃張舉人鈞憂惶涕
切比獨垂涕訊之、謂父居城北別業不虞虜至存
亡未保、有不諱鈞無死所矣閱四日虜退一舍瀋
燬詹焰尚熾亟奔出城、覩友勸沮弗聽率弟鐍行
次董家灣、遇零賊數騎射中右肩墜馬褫其衣乃
分鐍服、令鐍還、負痛獨行夜宿南村潰亂不成寐
詰旦聞變、首數觸地幾絕益狂馳至水井墳父被

害已二日、收殮祗家、擗踊悲號窮思極憤不能言、
矢毒內崩、竟弗可藥、巡按童御史漢臣以
聞旌其門扁坊曰孝烈、嗚呼、志士耿耿、一念格天地、
日可隨戈石可沒羽、毅然孰能禦之、始張君奔出
城、冀得捄父、否亦蚤奉父櫬歸塋、萬萬無他慮、所
以冒攖賊鋒、至死不悔、乃今稱孝且烈、信然、張君
鐵面修髯、長軀偉狀、望之知爲驍雄丈夫、績學有
鉅識、俾獲用世、必能爲
國家樹大勳、膚乃遘閔阨、悲夫、然孝烈之名、永曜不
蝕、扶翊綱常有賴矣、君胤子舉人洙、從余遊、綽有

父風、徵文鑱石、追憶先忠烈公之變、使非大憝逮
平、
聖明馭極、余幾何不勇絕以從先公如張君也哉、茲
聞張君事、頗爲秉筆、然感愴不自任、其何能文、
遵化鐵冶工部分司續題名記
遵化鐵冶工部分司舊有題名碑、正德癸酉郎中
南安傅君浚所建、少司馬西平李公記之、列凋君
某以下若干人、歲久名且盈石、嘉靖辛丑郎中餘
姚胡君玠奉
命以往、逾年弊釐利興、百廢具舉、視舊碑嘆曰是可

不磨石續題以迹來後耶問記於余嘗攷其時往
華周禮丱人開冶攻金已昉于古然王者不蓄下
藏于人與四海共之春秋管子建鐵官漸起征稅
亦未嘗專利病民也漢從桑孔之議寘鐵官凡四
十郡郡不出鐵者寘小鐵官浮食寄民擅利犯禁
鈦趾沒器物有嚴刑而民始弗息矣洎至唐宋未
之有改昔賢有言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
農民之死士也死士用則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
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用給則國富國富則禮行
是故道路相讓俗尚醇誠而治化孚洽也區區戕

民以規利豈人上之宜耶然世變人心大不逮古
昔使禁不設厲禁則豪強朐那采山鑄金恣貪欲
日以不制而蔓併之患殆無紀極我
皇朝定制惟於產鐵之地謫徙治冶餘利悉蠲諸民
薄征以抑盈嚴令以戢暴經久不易之道也謹茲
土者奉宜德意俾
國用不匱而民力不竭登名于石揭示覽觀因其名
可稽其政以裔譽於無斁顧不偉與然賢不肖異
施間有罔上徇私以滋政弊者名氏過舉亦與石
俱存其孰得而掩之則覽觀者又將惕焉省悚悚
焉懼矣余敢附司馬公記諫院之義以告後之人君
子

新建巡按順天察院記

今上馭宇之三十有一年巡按順天監察御史楊卿
上言臣幸得銜
命奉使以肅察畿輔為職所領重于天下郡國而都
城顧獨無治所恒視事浮屠之舍章牘簡書度藏
不容掌故胥吏之徒單外暴見人得狙伺緣隙為
姦甚非宜臣請無敢別賦更繇但以臣所蔽訟贖
鍰之在縣藏者庀材募廝為署得竭心厲下折姦

萌宜
詔條便
上許之無何署成而京兆二縣令造余乞文以記始
事予按御史之名紀於周官刺舉之典昉於漢代
蓋古者政教流行風俗齊同上下交信而邪慝不
作然猶孳孳不敢懈天子省方諸侯述職考禮申
度以防其淫采詩聽誦以求其微然後鄉貢其俗
國陳其政而天下之情可知也觀察之設基於是
矣去古既遠淳澆樸散吏或旁法守利而民至抵
冒以爭刀錐於是監郡察州之制詳而衣繡持斧

之使出至於大都之下不制之衆采時耕貿説汏
干紀則司隷假節以督三輔非獨逖強圉而備非
常抑亦抗威棱以風四國蓋因變制權得其適矣
魏晉以來因革靡一然臺察之任日重於曩時繩
糾之權益章於前軌固弗之能易也
皇明建官既則周典而按部之制猶采漢儀御史大
夫歲請於
上分遣其屬巡行天下內自都邑外抵蠻夷縣道幅
員萬里之中絶荒遠徼之外恫瘝幽憂之疾盜竊
姦宄之情無不使旁燭行省大吏二千石以下之

賢不肖出令之平頗無獄之詳濫氓庶好惡之中
和邪僻無不使聽覽而變置之大者奏裁小者立
斷是以風教覃於四裔邑徼通於陛闕德刑咸暢
而王路清夷也御史之任於是為重操柄既鉅而
居處不肅則觀聽褻而威頓滯泄之患生請寄之姦
起故部使者所至未有不重壓複垣累棘鼓高者
也而況京兆所隸近畿百里之內麥怵環跳之觀
殊異乎五方寮情浮溢之囊橐成於累盛與夫里
巷之俠三遷七遷之民時時觸罔都鄰簡鬼春秋
脊衛之衆萃於道途軍實營屯兵匆徵發之文盈

於几案周防一違機變立生是故按治者常以慰
望宿資雄俊更事之材然後能勝其任夫事異於
常倫而制陋於下國使夫位署失次建政無所本
末相踰輕重衡決不稱之大者也百五十年曾無
論白以遠於茲豈誠未睹厥體哉無亦畏㸐於懷
也爾矣惟
上宣
二祖重光振百代絶業禮文規制宏亮粲備士逢其
會而不能伸眉吐議衆纖遺聆寤度廓帝紘恢王
網則可謂失其時矣御史器能行誼著於班行譽

然有古風聚固宜言契乎聖心而事立於當年也
昔者陳國道弟內史以識會新甽官史克作頌余
厥禮官又舊史氏也關王政而不書沒賢臣之嘉
績弗紀則亦有曠懼焉爾故因二縣令之請而備
論述之以鑱於石御史鄢姓豐城人辛丑進士

餘姚儒學學官題名記

維
皇建極稽古右文自國都以至郡邑咸立學官聯以
師儒吾姚師儒之設舊矣然而未始題名也毘陵
葉君以府判暫攝姚符一日率弟子員游學宮登

明倫堂詢人撫迹考昔攷故則教然曰兹非有司者之責耶乃按籍自洪武庚戌迄今得教諭許恭而下若干人訓導趙宜生而下若干人礱石刻名庶左以待來者揭之堂壁而屬記於予余聞古先哲王留情教學以德行道藝造士而與賢者能者其柄綜領於師儒先民有言曰師儒不立則天下無正學雖有土地富貴治利族任何所恃以相繫是必得賢師儒凝範肅雍弘敷典彝之大推明教化之端則士服訓章崇德藝教行而不悖化流而無滯風俗純美邦家奠安其不然者反是矧吾姚髦士名卿有駢踵接不惟文藝英華溢海內風節忠勳往往為

國楨幹歇休無斁咸出學宮則師儒之職關繫尤重比來師儒官迹所及睹聞者炤灼具在其所弗知詢問閭里長老猶能記憶人品高下學術張弛得失如辨黑白不爽也名勒于石雖惟孫書姓氏爵里歲月而略行實然如裘挈其領無弗順者矣然引其緒無弗理者矣後之君子日升斯堂顧斯名鑒觀前人罔弗惕焉深省勸勉而懲戒之殘歟修紀為士作程俾濟濟祁祁出為世用者舉足以信

令而傳後益彰吾姚人才之盛光聯簡冊聲馳不朽則是石也寔寓砥礪之道豈細故也哉葉君名金治吾姚數月豈第宜民百度釐飭茲舉直其一事云

陶氏先祠祭田記

先伯兄都督君昔以錦衣起家與錦衣指揮瑞之陶君友善余因識錦衣君乃後與之久處愈益敬之陶氏之先憲使公殉忠金華方伯公樹勳蒼梧兩地之民各壯其烈祠之又為寘祭田事見陶氏世烈錄中乃錦衣君顯請於梓里居第之東立二祖祠為子孫世守

制曰可并復守祠之人少宗伯康公亦既記其事矣錦衣君又寘祭田若干畝以貽子孫乃又有深慮焉於是走書數千里請記於余余惟古之公卿大夫有圭田有采地以供祭祀自宗法亡井田法壞而祭之舉廢豐約率關於子孫賢否故有家雖貧澗藻谿毛禮為不爽鐘鳴鼎食之家顧怠棄祀事若錦衣君者可不謂賢哉吾孫氏以先忠烈公之後亦膺

卹典嘗寘祭田若干畝乃先伯兄為誠詞碑諸祠中

其略曰

朝廷優役吾家凡以酬忠也黍稷不登先人俎豆者而弗可以祭名茲列田目刻於碑陰吾孫氏子子世世守之有能增寘者列於其後如以親屬他姓冒寄入籍中濫僥恩庇謂之欺君謂之不孝甚至弗能守恬業又不孝之大者矣有若而人其宜聲其罪攻之暴於國法歲時承祀顧誤于斯子子孫孫其勿忘吾言哉夫陶氏先世忠貞孝家文武與吾孫氏無異而錦衣君望其子孫之意又與先伯兄相符乃因其請具述先伯兄誡

詞以復錦衣君碑諸祠中曷陶氏子孫於無窮而錦衣君之賢又當示吾孫氏子孫俾知景慕儷美云

孫文恪公集卷之一

孫文恪公集卷之二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栻校刊

序

太宰聞公晉秩太子太保序

嘉靖丁未五月吏部尚書四明聞公以尚書十二載考績晉秩太子太保於是刑部尚書屠公而下數十人往賀僉謂公

國之楨幹鄉之典刑宜有言闡厥盛美以屬陞陞惟吏部尚書在周為天官冢宰冢宰之職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得人與否關治隆替乃若冢宰兼太

保仲山甫以之詩曰式是百辟王躬是保美山甫也是故翊佐宣王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喉舌是司袞職是補海內翕然向化稱中興焉此非載在經史彰明較著者哉正德初先忠烈公為刑部郎中公為主事雅相善已先公補外藩公調吏部郎有聲先公聞之喜且曰聞公遠器也小子識之陞童時得諸家庭如此乃後公果累官至刑部尚書歲凡幾閱職凡幾遷而公關廓堅固如一日譬諸大車之載巨艦之濟人皆知其有容受也陞通籍十有三載獲從公後然不能數數見公公亦不以陞

爲簡歲時旅進一謁公巋然如嶽似數語問縣事
情舉可儀度退而嘆服追憶先公之言益有徵云
公資望深重又嘗爲吏部郎明習銓務用是輿情
繫屬期公爲冢宰久矣乃今春始膺
聖明特簡
命初下薦紳大夫相慶于朝耶鄉人亦莫不欣欣相
告如有所獲人情如此傳所謂賢於夢卜非耶乃
公感激知遇歎然以器使人才薙革政弊抑奔競
起壅滯引爲己責語見陳謝疏中居數月次第舉
其言會考績乃晋今秩夫正人柄用則群賢彙征

風俗世運因之方今
聖天子任賢圖治無異周宣公且茂
春遲駿駿未已則所以翊佐
當代中興之業匹休成周跐美山甫垂之史冊豈不
昭映今古也哉陞於是役也特敘述之匪直爲鄉
邦慶而已

膳部袁大夫出守荊州序

膳部袁大夫爲春官郎九五年諸與大夫游者[illegible]
往稱大夫賢大都謂其靜而不擾巽而不爭德器
溫恭如金如玉焉爾歲壬子三月大夫被
命爲荊州太守客曰荊州善厥職余詰之曰諸稱荊
州善厥職者何以也曰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既溫且恭將無僻政淵景業而顯功名不於斯徵
占之乎余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大夫初舉進士
即爲吾越郡理官年方二十餘老成若素練者髮
郎民懷越人德之及其聽大訟推大豪見之不惑
颺激岳立奸弗能眩而勢弗能移越人又罔弗讋
服今去越且久人猶繫思並大夫有明決才豈直
德器溫恭已哉吾春官之屬有四曰儀部曰祠部
曰客部曰膳部在昔總稱閒曹技遇

皇明撫運中興率多稽古禮文之事若儀部則所典
起刊定諸儀紛紛舉矣祠部則群祀紛紛舉矣客
部則控馭四夷貢獻諸務紛紛舉矣當事宣勞日
不遑給而獨膳部從容暇裕猶故也夫劇在西則
光芒易睹瑟弗鼓則音響無聞大夫蓋偃經綸於
不試矣所表見焉夫荊州者左吳右蜀雄挾江漢
楚之鉅邦也古稱其俗儉朴而知禮義今則建諸
王之國爲四集之衢居民衆雜間有強梗弗率澁
於制外
天子命憲臣提兵顓駐其地未可純以持循安戢之

政臨之是故湔胥澤以示懷厲法禁以示畏雨露
風霆並行交贊治荊之道也大夫治才余嘗於越
郡徵之所謂善厥職者以此而子是之云無乃淺
淺乎知大夫耶客以余言爲然比大夫當行儀部
王君葦徵文爲贈余既稔知大夫之賢又重諸君
之請於是舉所嘗對客者次第其語爲祖道告云

都憲胡公巡撫雲南序

新淦胡公拜
命爲右副都御史出撫雲南自京兆尹瀕行京庠博
士楊君葦率弟子弟千人徵文爲贈具述曰公治

京兆凡四載諸所設釆靡事未遑枚舉而尤加意
文教爲之葺學宮增廩餼兩與棘闈得人視昔逾
盛是故士心感奮而願有請也余重拂諸君之意
又兒鋌從諸生後服訓惟均詎可無言哉夫京兆
尹者被曳金紫入掖庭每朔望扣謁
天子步輦散奏民事乘輿行長安道中與六曹卿貳
頡頏號專顯矣顧寧儕書期會爲封疆之官下埒
郡守漢稱郡守良者昔文翁乃文翁治蜀脩明教
化起學宮於成都補弟子員爲除更繇蜀郡大治
蒸蒸興於禮讓乃公並驅世合轍云公布慈着溫

敵朴淵泥而事集余□者領成均遷京兆數數見
公雖未察庶民所傾嚮然幸接諸士士論如此豈
非衆情繫屬寖然足稱者哉乃今晉都御史糾蹇
詰戎貞肅百僚轉雨露爲風霜易教化爲刑罰與
京兆異地實雖然漢制郡國學官所闢秀才與等
者秩隳上二千石中丞問俗藩所部以是爲官遷
留滯則崇尚教化固今撫臺重務也矧雲南故滇
國之墟刻木契以爲文擊銅祀神以爲禮寔西南
荒服我
國家混一寰區風沿俗易致遠人亦知誦法孔子業

專經術公撫其地來靖輯之暇從馬龍六凉諸郡
所請廣建學宮申飭教令鄉俎豆而户詩書則文
采宣昭媲休中土矣他日膺
內召發滇南其必人士攀依不已如京庠也哉

通政使周公致仕還瑞安序

今上臨馭之三十一年春二月直
文淵閣掌
制勅通政使瑞安周公疏乞骸骨時年七十有四矣
先是歲戊申七十引年具疏
上不許兹以情詞甚懇許之然不下銓曹覆議而

特賜俞旨寵近所希覯也行之日公卿故人設祖道
都門外車馬塞途觀者如堵亦蓋惜其去而歎其
賢且侈其遭際云公自成化丁未以奇童被徵策
仕秘書至今官食祿二品兼秩青宮歷事四朝直
館閣六十餘年操弧染翰老益弗衰温恭謙抑見
者知爲君子
當宁知名宰輔稱才匪直同列敬信如蓍龜而已閱
歷既久所預聞家多機務有牒籍弗載而以叩公
則燭照數計宛若當年行事者傳云獻之足徵於
是乎在而一旦言去不重可惜哉乃公則謂無關

不圖無張不弛四時之序且然玄冬而虹隱青陽
轉而雁北歸物皆知藏人其可昧止足此其意較
然堅定夫孰能遠之乃竟拂衣歸瑞安山中猶夫
抱完璧收遺劍既獻而復還已試而弗鈌鄉人莫
不加敬達官名卿禮于其廬可不謂賢矣乎漢二
疏歸老供帳東門道路觀者嘆息唐賀知章賜歸
鑑湖百寮咸贈以詩乃今公寔兼之然疏本見幾
遂殆辱於未形賀爲黄冠託名號於方外豈若公
遭逢
明聖遽布悃誠即荷

優詔賜允益將奬恬退以風天下非偶幸能獲也公
寮寀兩制諸君徵言爲贈乃爲之敘述如此

翁君叅閩山東序

士君子博稽載籍逖稽隂古號神達恩操具待用
孰無經世行道之心生不逢時則亦抱璞蒙刖懷
寶不售渝棄於草莽已矣幸而明王在位與藝歛
材翕受敷施野罔攸伏顧獨名潜跡晦不見知於
世即見知亦或用之不盡沉溺下僚禄真倚伍弗
獲握權而推蘊命運所格往往有之是故賈傅屈
於長沙梁生羈於海曲古今豪傑之所爲慨也昔

也余與鄉友十二人講學論文於龍山之麓士雍
翁君與焉已而諸君相繼登薦式被
寵命酬其夙志翁君偃蹇十餘載以太學生謁選銓
曹僉得叅閩東土夫以翁君之學雅而飭腆而不
靡足爲世用與情闓辭謂無其具耶
聖天子純心求治群賢彙征駸駸焉日躋於勲華之
域謂不逢時耶而獨嗇其用如此非命而何漢儒
有言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孰測
其幾若翁君者可以言命矣然翁君質厚養純識
明氣壯上薄雲霄下脱泥滓才欲其用於世也不

必出於已澤欲其及於民也不必施於已一授恭
閭之秩欣然就道守義安命罔有繫累噫茲翁君
之所以爲翁君與翁君將行鄉大夫官京師者徵
文爲贈余惜翁君才浮於位又以其志趣光大有
足多焉者宜言彰美於其行發之若夫參閭之職
翁君出緒餘綽綽焉衆矣俟余言哉

節推張子之泉州序

張子以貞姚之文士也搜奇式古增華潄潤淵淵
乎有作者之志而其爲人也端於衷輯柔於顏盖
温醇君子云丙申冬拜

命爲泉之節推節推法官也張子難之過孫子而論
所爲法孫子啞然笑曰若余又焉知所謂法哉雖
然余嘗聞之矣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也期以德化
民教善俗其有弗率者懲之以法故法也者所以
翊德而飭教聖王之所不得已也王者之制法昭
如日星啓其矇焉耳非欲民迷謬罔視而貴之後
也曠如大路導其行焉耳非欲民蹈坑塹以自戕
也故威勵而不殺刑設而不犯後世偷薄之風長
淳朴之意衰紆謀經營摘發隱伏文例日增而不
足吏議日繁而不葬庶民莫必其命有司莫究其
狀故決峻而犯益衆也愈奈之世法多於秋荼網
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僞萌生也是故君子
褒賞其良而矜其無知者意融匹夫胥淪窮壞施
惠則恍用法不樂也呂刑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
以教祗德王制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載
在典冊皆子之所稔習熟講而德教聰明忠愛又
温醇君子之所有事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脩明德教謳釀化導非一日矣邇復采
猷納以大錫宥之典畿甸内外暫免行刑好生之
德被海宇無間况於泉郡魁士名人挺生彙起蔚

然文物之盛民知嚮義尤易格焉者德子之養理
泉之民奉宣
聖天子德意以無失乎先王之遺其在茲行哉子必
勉諸張子毅然曰是故某之所當勉也比其行鄉
大夫士謂余宜贈以言乃卯所與論法者歸之

李侯遷同知松江序

李侯拜
命同知松江府事自知易州易大夫士宦於京師者
過余謀曰易之始也征求繁急民嗷嗷弗樂生諸
役頻興驂騑走道路弗息重以方城河患礦冦恒

出沒閭閻困竭政之弊非一日矣李侯下車克自
淬勵無胥訛無胥虐獄訟伸理賦役均平葺學宮
振起文教禦水患築堤三百餘丈威行礦寇境内
乂安民帖然務稼穡衣食滋殖
天子嘉其績爰晉新秩自古明世才賢類數廣澤未
害專庇一邦知侯之不可留也然而有德弗諭曰
背德有善弗彰曰蔽善願太史氏有言余作而嘆
曰若然侯其古之遺良耶古之良吏其視民也真
若父母之於子也有利必興有害必捍蚤夜孳孳
焉惟民之圖事苟有裨於民雖衆譏謗遣擯斥奉

行罔顧善政入民之深故民心歸之傳曰所居益
富去後見思今之為長吏者吾惑焉侵漁戕掠視
民如讐仇固君子所弗齒聞稱善官者奮迅功名
投赴機會好奇生異以自詭於怕格政目一新能
聲四起比至循田野而察輿情則有愀然變額不
敢言者矣四明全太史與侯同里嘗亟稱其賢乃
今有聞益信余夙樂善憐才逖尚古昔覆弗見其
人是用陳詞眑厥盛美併附昂於侯曰松鶴晚節
為世所珍以能自植耳是行也其尚以治易者治
松俾松人之感不異易人之思也哉

僉憲韓君兵備汀漳序

韓君自職方員外郎擢福建按察僉事轄臺省郎
官以次補外貲代深者五六年少者四三年大都
挽金紫持憲領部矣議者謂韓君在兵曹日久不
當優為銀青大夫余謂不然
聖天子法古興理務安利海内為地擇人豈為人擇
官哉僉憲法官也今天下吏治蒸蒸靡矣司法者
弛禁而驟典章遂致庶民滋偽以逃天憲吏緣為
奸日見其網之漏也然文深而令密則又過於嚴
迫人不能堪矣韓君嘗為理官于廣酌情法不吐

不茹至今人稱之煞往也何異乎使造父御輿養
由基騎射也然韓君非專領按察也汀漳二郡南
控潮陽通交廣西引虔州達江右瀕海依山寇盜
恒起為患韓君奉
璽書往涖其地勢捍全閩藩連三省東南所繇繫安
危者也比歲西北黠虜擾我疆埸入逼紫荊識句
宸動方曆
宵旰之憂夫西北腹心也東南手足也即防護腹心
而不免手足痿痺未可遽謂無慮矧尚有腹心之
疾乎此銓司簡才賢以保障東南意也韓君久讀

皆於本兵四方險要軍民利病罔不周知其治
濟也何異乎出物於囊建瓴水於高屋也兵刑天
下之重務韓君能使東南與壤刑清而兵足培植
國家元氣以拱翼
神京固將受上賞還華秩以厚食之報也韓君往年
欲歸侍親例不得請乃今取道省覲奉壽扈庭闈
懽洽嗣後閩浙相接音問易通矣夫韓君苟得不
廢公職以伸孝敬之私則豈以官之崇卑遷速繫
其衷也哉

陳君守普安州序

陳君被
命守貴之普安普安卽古夜郎去京師萬里中經洞
庭五溪之修阻大龍石馬縈迭飛翔峭壁摩天疊
嶂蔽日天下之至遐至險也鄉大夫官於京師者
僉謂陳君誠信端謹姚之賢士所宜畀以善地究
厥施往年守沂沂爲魯之劇土凋弊殊甚陳君憂
勤以夙夜未嘗一日安於其位茲復君此相與直
爲陳君惜乃陳君則欣然曰王生過九折之坂叱
御徑度史侯充劍門之隘引衆疾驅君子不以勞
佚異懷人臣不以夷險易節吾於普安實所樂赴
焉政暇則訪太白之遺蹤覽八部盤江之形勝足
以適吾志而有兄曾學滇南封域相接音問易達
又足以慰吾私何遐險之足慮乎聞之嘆曰陳君
其真賢士哉
聖天子聯屬遐邇之意於是乎徵矣蓋聞普安其民
狉狉然榛榛然朴而無文簡而近陋有太古之風
焉自昔惟以柔德欲遠之士俛而乞秩而就之日
爲歸計迹如傳舍以浚剝斯民斯民不獲睹天日
久矣夫化之所及雖草木異類飛走異類罔不感
若而況並生宇內之民乎甚非所以溥

皇仁宣德意也近者臺諫疏
請慎簡才賢往涖窮壤茲得陳君守普安陳君之爲
普安也誠以感之信以孚之端以率之謹以革之
誠則民罔弗懷信則上下一體罔或悖端則異嚮
所在興起不遺謹則庶務畢而百度貞不致墜弛
西南荒裔知有父母之愛
君上之恩謂不自今日始哉陳君厚蓄而遠施嘗於
普安見之椒蘭之華不繁茂木璠璵之美無俟巨
石要之揚芬登乘焉耳矣於是鄉大夫壯陳君之
行謂予言足以知陳君也屬普以贈

阮君督學浙江序

漢設博士官置弟子屬所 二千石科察之其後魏晉以來大抵皆襲漢舊

明興始命官視學京兆列郡置監察諸方伯郡內置觀察令得以便宜勸作學士歲時論次其行藝每

詔下求士謹察可者以進此其大較也彼受命

天子操功令馭下薦紳俎豆之徒北面師事之即謹舉有不當士解體矣此非德禮長者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桐城阮君爲侍御史視學京兆列郡舉舉得士心

上以爲賢遷觀察副使視浙江學嗟乎浙諸生崇何得阮君哉說者謂非致士之難唯養士之難况近世徵用儒術通一藝以上者輒收之士於是釋本而工末技始紛紛矣有司持士尺寸之長以辨黑白雖有奇其中未必有也恃此求士無失寧詎能手齊紫敗素貫且十倍何可勝道哉夫士屈首閭巷日覘上所爲决策赴之上之人豈必户說秒論而後能化第能剗其謡俗一切修起之士烝烝然嚮風矣幾輔古燕趙地士多慷慨豪舉諸生從阮君游大都從頌爾雅其秀才異等斌斌多揖讓之士此何繇至哉阮君善持大體務以禮爲化無深詆苛小即士有善輒徧賛之諸生其有細過不忍責士無賢不肖雖甚戇阮君然遇約束惟謹蓋庶幾德禮長者之風矣故事京兆闕祀孔子阮君建議修復之檄長丞治學舍殘破購遺書置其中凡是者意在俗化無他也下之應上猶景響此非徵召之符耶浙俗淳龎純固自宋著作呂公講業金華賢者輩起當今之時浙得人爲盛顧士繁所習其間貿適逢世出入悖所聞者惡謂無其人哉敦朴爲學士先直上之人有省不省耳善教者財成

之其次誘進之其次督責之不足則增其文釆有餘則去其凋弊追俗爲制故足術也阮君典畿輔功用既興若浙易與耳太史公曰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内及外今諸侯藩輔唯浙最鉅使得阮君之重填浙屬賢崇化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此非

上命阮觀察視學意耶京兆博士諸生聞阮君行數就謁請余以言贈余不佞無當阮君者然寔習知阮君因書以歸之預爲浙諸生慶云

大司寇何公致仕歸山陰序

山陰何公爲刑部尚書數年循典章諳世故持法

稱平
朝廷倚任逾篤今年冬何公疏乞骸骨再疏乃許之
方公草疏時鄉士有留行者曰公何遽舍
朝廷去也公曰吾豈敢遽舍去哉今
天子神聖公卿百執事共圖化理號極治即吾鄉諸
君子位上公列九卿及詞垣臺諫省署濟濟皆俊
髦登用未艾吾於諸君子為稍長齒髮駸駸暮矣
豈復能裨益朝政鏡湖剡川有舟可泛天將畀一
散人於其間賬我而誰余聞之嘆曰何公其達士
哉士生斯世用舍卷舒有時以裨朝政以表俗尚

此兩事皆當也何者舉世由先離與共治昔賢有
是論矣故士苟懷奇蘊富乘時樹勲以盡展其平
生豈非大願哉然鰥居養可以移人聲華易於眩
世波流風逐莫知底止即有善者一投網羅竟為
羈縻束縛不得自引去老且不休非其志也今天
下俗尚漸靡矣豪賈貪售賤工貪獲佽子貪名豎
儒貪位彼何為也見利於前而志不反顧也乃有
公卿一二輩一旦舍去視高爵重祿不啻脫屣然
若而人者豈非轉移之大機止足之正的哉故稱
達士者在位則為官常重去位則為士風重所繫

非眇小也漢宣帝時丙魏執政[illegible]
起效用而疏廣受二子[illegible]乃稱病乞歸史官錄其
賢云去之日公卿送及道路觀者嗟異至有泣下
者二疏去後不聞漢廷闕政而西都俗尚醇厚竟
不失文景之遺謂不與有力哉由今何公較之其
事豈異也何公
兩朝老臣歷官四紀諸所裨益朝政不具論論今去
位如此公之先大夫石湖公為南京工部尚書嘗
以得請歸夫父子位至尚書
國朝以來僅數家而完名踵美如何氏海內無兩為

古昔老臣請歸代不乏人無踰疏氏者二美並而
名益彰今稱二何後先一轍孰謂今人不如古哉
公將行鄉士大夫謂余宜有言余乃叙次前所論
說以為公贈公今行矣余迂拙寡偕齒髮亦既踰
壯餘裨益朝政裝何計從公杖屨之後當復不遠
公勿謂鏡湖剡川為獨有也

少保李公一品考績序

少保大學士李公於今年秋七月一品三載考績
吏部以聞
上嘉之晉光祿大夫封及四代廕一子錫賚駢蕃

紳舉欣欣相賀也吾浙太宰吳公而下諸大夫共
謀致詞于公謂陛同邑知公最深宜授簡夫走使
寓書數千里詎可以不敏辭哉陛聞之弘治中吾
姚謝文正公以宮詹弃相時方壯年人呼爲黑頭
相公與洛陽劉公長沙李公同心輔政務成
欽皇帝僖和之治至今稱盛事云公自登第掄入詞
苑雅量淵識博學高才籍籍爲士林推重已負公
輔之望及典教成均師模丕著其時
上卜相廣詢廷賢公秩四品未崇也逐簡注超擢亦
以宮詹筦機務視文正公弃相年後相若鄉人即

以謝李並稱矣公忠勤夙夜以期答
皇上特達之知同時秉政若少師宜春嚴公少保雲
間徐公皆命世之傑凡嘉謀嘉猷翊
廟謨而定國是者公恊恭贊議其間章章悉就于理
入直禁廬諸所奏對數陳每稱
上意出而延接天下之士其容盎盎如也其度雍雍
如也其言侃侃如也天下之士罔弗悅服公以一
品考績甫三載計履台位以來則既九載于茲年
穀屢登禎祥疊奏雖塞虜島夷犯順而運籌遣將
旋睹昇平於是四海咸頌

聖天子中興鴻業賢佐輔燮理寅亮之功則公之庇
續固有灼然不可掩者矣公生文正之鄉通顯登
庸前後實相符契謂非浙之山川靈氣特有所鍾
耶文正公嘗值宦豎秉紀屏伏海濱豈若公遭際
聖明寵眷有加無已然文正公享壽八十餘平生出
處大節無纖疵可議今數
當代名相必以文正公屈一指焉公之勳績如川至
日升而未艾他日遐壽完名與文正公匹𤻲燒奕
此固浙人所爲祝公者而非浙人之私也陛遠居
南省不列賀貲謹代述諸大夫欲言之意如此諸

大夫其必以予言爲然哉

南太宰王公考績序

夫三渠王公者孟所謂謹厚君子云往歲余游詞
林從公後稔知公之爲人矣德粹故其容和學博
故其器大智足以攄隱伏而斂鍔弗彰才足以肩
鉅重而韜光弗露若滄溟萬頃空洞無涯涘也嵗
甲寅公以少宰晉禮部尚書其時
皇上馭極逾二紀禮樂粲然修明猶欲振舊增新備
一代獨隆之制是故禮卿所職較諸部爲難公竭
忠殫力以承之卒稱

上言丙辰徙公南京吏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夫南
部六卿兼學士實所僅見者固知
聖眷加隆昔者周宣王勵精圖治有臣如仲山甫乃
命城彼東方公之南徙無乃類是歟公至南都諸
司視為領袖今年春當考察大黜羣吏公持衡懸
鑑不誣善不遺奸南都士論乃又翕然稱服焉九
月公將奏績于
朝蓋合前禮部而為三年考也余以掌南禮適至乃
銓屬諸大夫徵言贈行遂作而言曰三渠王公秦
人也請言秦中事兵部尚書王莊毅公於景泰

彈劾權奸擊三逆監于
廷英聲震天下後掌本兵籌畫悉合機宜吏部尚書
王端毅公於弘治中正色立朝進賢退不肖一無
所私至今語公遺事猶令人悚然斂衽閱數十年
而有三渠公夫莊毅公以剛介稱端毅公以正直
稱三渠公以謹厚稱雖操履敷政不同而其所表
樹一也三公皆秦人又皆王姓今稱于人曰秦中
有三王尚書皆為名卿豈非縉紳美談哉雖然山
甫自齊遄歸朝夕補袞以翊成宣王中興之業則
公茲行也

上念詞苑舊臣留置左右俾參[illegible]
多賢然
國朝以來未有為宰輔者今當自公始懋著勳名焉
之無斁於莊毅端毅二公不益有光耶詩曰公歸
不復三渠公以之曰無以我公歸兮則銓屬諸大
夫之情也

少宗伯康公考績北上序

余領南禮之一月會莆陽康公為侍郎滿三年當
持狀詣　闕廷聽
天子考將行儀部毛大夫輩徵言為贈噫余於康公

之行詎得無言余嘗貳銓曹見諸司皆滿考者咸
持牘具載任內勞勩即瑣屑米鹽之務無弗登書
至有連篇累幅不盡者南都諸曹視北稍簡然錢
穀訟獄之署俱有可書亦累累滿紙惟是禮部所
掌和上下治神人即若
園陵祠廟秉虔將事達精禋于昭格其所關繫在錢
穀訟獄之右顧其迹幽渺莫可取徵第閱南都大
小近遠諸人交口稱康公賢是故康公之績弗錄
而彰弗累而茂豈非褎然居上考者哉余與公同
舉進士同官詞林出入青瑣彤闈簪珮相摩者二

十年所稔知公公在詞林力學攻文未嘗以同署
自逸爲人沉毅每坐稠客中客多出高論逦相誇
詡獨公不和一言謙讓若弗勝而遇事即挺然敢
當無所規避余是敬重之閱四三年會于南都又
同曹盖兩情甚𣪚矣南都古金陵之地而六代之
遺也其俗本尚浮靡至我
高皇帝廓清函夏創業于茲鑒左袵以辨儀含袍敦
而定制淳雅敦厚蔚爲一代之觀頃余抵南都接
諸薦紳先生其度雍雍爾其言秩秩爾其意肫肫
爾益

國初餘化猶存而
皇上中興脩明禮樂振興彝典能被於南都根本之
鄉故士習嚮道遵軌若此余性迂疎甚宜南都又
平生於康公至深乃今得康公同官共政暇則相
與訂古今砥名行舉詞林舊事猶夫蓋桂一器鴻
鵠比翼其味投其力協也柰旦暮别康公何週年
以來南都大臣考績有徑遷北署者有仍還任而
後游遷者公昔爲學士視篆玉堂優游侍從之班
久膺
殿眷茲以報政謁承明
天子問南曹康侍郎賢耶前成學士也其必留置密
膺拔陟崇階也哉乃吾黨諸大夫之情猶願公之
豐南也

孫文恪公集卷之二

孫文恪公集卷之三
古越孫陞著　門人[illegible]刊
序
壽少師嚴公七十序
今年少師嚴公歲七十高矣乃其神強體徒屹屹
充充即壯夫不逮蓋若天所佑云夫所爲置相者
置之密近責之代勤也加相于百司之首者謂其
統攝尊之重之也自
天子臨御二十有一年庶事旣理百司旣式乃益勵
勤增英儁所親業匪懈之道是年乃相嚴公引與
圖事而嚴公業六十餘見
上言今天下大計在富民厚國蓄威養盛凡憂在外
者治末憂在内者治本臣請先内治本數見數以
為言
上覺皆用之見劾如公言公見
上言事皆侍移日已出殿庭諸侍者咸困躓獨公振
步疾趨如其初入時不爲息強徒如此明年虜犯
太原又明年犯榆林
上念之召公入問計時宿留禁中使者幾輩來
上皆賜札公讀已輙索紙裁答猶之傾橐瀉珠[illegible]
連幅兩制諸君從公入侍者皆壯歲見公勞苦堪
事燈月之下視書猶晝則盡入駭異以爲神非恒
人也
上神智絶倫幾務立央故事下責三公應甚遽公每
事稱
旨然或轉顧而視成食頃而告畢乃其畫尤的的中
窽焉公書遜畫進事其略曰夫中國大虜小無慮
也將屠而食少可慮也屠安百姓無慮也選良與
治可慮也故庶事在任一官三軍在任一將誠有
味乎計之要矣且相職正如此彼委奇獻能各立
名號則百司之事而宰相總之也自公相歷八載
所增起
國家事不可勝道其犖犖著者今虜警不敢入邊抵
幸脫毒痛中原少寇盜年登數登縉紳之屬皆頌
說
天子之功德與上世皇王比隆天相者恥也謂輔主
以行也北斗不能離天而旋能令天地之氣回斡
而靡窮已春而又春由是言之公之功灼灼可睹
矣公覩腥而神溢務劇而應不息觀者以爲非七
十歲人也人之言曰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彼

所謂佰人貴養耳豈所語奇哉禮七十則稱者以
賀
朝大夫皆往賀乃兩制諸君就陸訊所為賀陸曰詩
曰保兹天子生仲山甫夫賢豈徒生哉既生之天
必共與保之祐之永之大之矣古今一天也今其
事豈異於昔所云

壽少師嚴公八十序

往己酉歲少師元老嚴公年七十薦紳大夫稱慶
于京具載壽春堂集中謂上公届稀齡近未有也
越十年而當己未公年進八十乃其相業益光豈
非
盛代之奇逢古今之罕儷者哉惟天生神聖之君必
有名世之臣以共治理惟君壽考致治久長而天
遺之老成人常置左右多所贊襄壽國壽民胥賴
焉公生成化中葉仕弘治盛際迄于今日
天子神聖中興既歷三紀公為相十有八載矣我
朝累葉惟
高皇帝在位久而
上逮過之佐命元臣歷世數十輩未聞有如公久者
即今時公卿資積而位崇非不閱有歲年然論其

筮仕之日皆由
上嗣位以来次第登用惟公則
先朝遺老也公初事
上為詞林長年纔四十餘後十有五年為大宗伯得
與大政又五年入為相當是時
皇上龍興潛邸鋭情治理制度文章之盛赫奕照世
由今觀前習聞者什九躬逢者什一惟公久列禁
近諳閲精深如登山巔稍既陟之途歷歷在目中
也故其為相也稔典章之舊達時令之宜炳幾務
之隱周民情之故慮國事忘其身家居廬直安於
庭户夙宵勤事十八載如一日
上傾心倚重二三大臣與俱而公寔先焉
眷遇加隆秩祿崇厚輔理成化之功日益多而年日
益進今天下涵濡德化幸見其成萬口一詞頌
天子必曰
萬壽夫君相之道通也則夫平格保乂之詞歸相臣
當必以公為稱首古昔相臣若唐裴晉公宋文潞
公者至榮遇矣皆稱者德元老夷夏知名朝廷優
禮加等曰肩輿入朝日五日一至中書與公所處
寔殊代一轍然晉公在中書久而年未及耋潞公

平章矣乃其實政不消數考惟公然之比八
非高形神逾壯拜命不勞入朝不杖若尚父之周
之業當自今始詎謂耄年為足多哉公之壽聞天
下先之
中朝次則留省諸大夫循典稱慶謂陞冗受簡陞頌
春曹定公備蒞之地迄今垂三十年典刑具在而
瞻公相業壽考如前所稱乃敬述諸大夫歡言之
意拜獻致祝云

壽大司空鄭公八十序

大司空敬菴鄭公者

當代之耆舊京士之具瞻也平生居官端謹譽籍籍
在搢紳間既謝政又年高韜潛以自老城居不異
山林若霄鳳逵鴻世弗常見先是二年余在京政
暇輒訪公乃公數出接余坐語或至移日絕弗及
朝政而攄露性真闡發理道亹亹咸當於余心又察
公色瑩如日炯如登降不杖坐久不倦蓋養之甚
完者云子錦衣君率家孫先祿君暨諸孫每歲留
公初度張宴邀賓務為極懽余從慶賓後知其事
歲且公出見客盛衣冠拜起終日無倦狀錦衣君
喜其親年進而體益強也家庭觴慶以為常森和

命有與出遊城南別業子孫從數日興闌而歸居
數日復出公且詠且觴坐卧行遊惟意所適視一
時貴盛顯赫輿從塞途呵呼盈耳公弗與易也錦
衣君又常以語余若此余心私論人之所為尊者
尊齒爵德也今龐眉皓髮者豈少哉勤劬少壯鞅
掌老大勿論已仕而快志老且休乃其後鮮克承
之身享肉帛之奉而心營營不止竟亦自苦耳孰
公所居奚啻霄壤公何以致此公性至孝事父龍
泉翁暨母夫人胡晨夕甘旨起賢科三十餘年位
上卿宦無餘貲家不私畜覲養必豐先祀必腆至

惠逮姻族曰吾先世所愛也第姪曰吾先世之子
孫也其他行類此風有嗟草必隨之雅有注滴必
因之乃錦衣君事公而以所事其親者壽焉善教
之貽德門之慶固宜爾哉自余遷官留省別公邸
第至于今一年所矣每因兒曹訊起居甚具公壽
躋八十諸慶者各以言進而兒曹寄聲於余余惟
言壽者徵之享矣然其本在德世之以言壽人者
何限諛非其有當之者過進之者誣言壽非古也
乃今則并其所言非矣若鄭公者以余前所睹記
其德不爽其享未涯信宜聲大都而風寰宇余顧

可無言哉公余姻家尊行也錦衣君於余伯兄同
官二十年今鈺姪復與寮末而光祿君女歸鈺之
子津四世相承誼久益篤故余知公詳當有言以
壽公而緘發鈺姪進之云

錢母徐碩人八十壽序

吳中錢國徵氏今年舉進士於仕進得意矣乃恒
戚戚弗懌其友劉子京華過詢之則曰庶也自先
君橫谿公捐殺二紀于玆撫育諸孤寔惟母氏兩
兄又皆繼逝惟庶侍養今嫡母徐歲登八十主母
侯亦且六十有一而乃羈留京國無能壽之家是

以悁弗懌也未幾進士授行人又三越月行人來
命使藩國得以取道歸吳壽母氏筭計月日抵家猶
及其誕辰於是行人喜甚即其友劉子京華亦皆
爲行人喜乃劉子京華數人過余徵言壽錢母因
述行人情事甚詳蓋數人者與行人同聽鹿鳴又
同
朝皆余丙午南畿所取士也余告之曰仕不忘親行
人其孝哉今不必表陳疏乞而天假之便獲遂私
衷其所遭遇誠不偶潘輿毛檄古亦有之此行人
之所爲喜也雖然人之壽考必悅于其心然後氣
得其滋養而足以引年長世余固弗知錢母心然
行人間嘗過余陳說母氏脩内政含章代終比皆
橫谿公愈蕩拮据自勞惟訓廸胤遺茂昌世業是
急則其心可槩識矣夫行人曩未第時與母氏朝
夕相守豈非至願哉然而母氏弗悅也今歲泥金
報至母氏必色喜由是言之行人旣通禁籍階顯
融不負母氏朸教即弗遘遇良會歸壽稱觥其所
悅者固在也親悅則壽矣人子莫大於榮親曰榮
者匪直爲爸奉口綺縠華躬已也必榮其名若曾
之壽母徵稱奕奕照簡冊至今弗替者以賢侯爲

之子爾故善事親者克自樹立俾人稱云醇氏之
子能若是而親之名因以昭灼榮孰甚焉親榮則
壽矣夫上孝養志令子揚名余所望於行人以壽
親者此也行人勉
天子使命遶鄉邑開軒壽母卑其兄子亨立等次第
稱觥賀賓駢集道路歆豔者嘖嘖矣然非壽親之
至也觀行人早自振植今筮仕即慎于官儀其必
能遵循懿訓申衍孝道以副余之望也哉

全太孺人壽序

嘉靖辛亥十有二月

天子下罪恩之令系建宗子慶流支庶用廣維城之
業旣慎徽大典乃擬侍從之彦介於元侯金重文
綬分道四出於是四明全脩撰有東藩之
命形帷王節駐于魯邑然後取道吳越省覲爲盖遣
色養而官京師者八年于玆矣曁得
命而喜可知也先是己酉十月二日太孺人春秋八
十全子在
禁近不得歸乃南望作白雲之謌其詞曰翩彼白雲
載飛載止願言興懷思我母氏提提鴻鴈逝集于
南我無羽翼不能奮翮翩彼白雲逝維南邑番番

仁親式燕以息象服奕奕展衣褕翟我無羽翼不
能在側於是同館諸君子屬而和之謂余當序其
事是時余方領太學以孝弟訓諸士葢習其詩而
未遑序也玆全子行矣余何以爲太孺人壽哉嚢
余與全子編摩史局抽金匱石室之藏乃看簡冊
所紀述風雅所詠歎賢臣孝子所願其君親而頌
禱之者莫不奐大其懿行而寵其祿位樂思其悠
愛而靳其壽考追夫閟宮車服之思徽柔姚姒之
風皆足以形詠歌而耀來世夫豈皆其人之善頌
哉葢由多聖賢君子之載駿德鴻業鋪赫而丙朗

其所貽者遠也方今士生
明盛之時計莫不節束其行滌雪其心要以攄忠流
惠然後內及其親彝章采飾以奉其歡爲烹牢醴
以致其適川陵松栢以引其年及夫遭叶時聖風
希載淳敷鴻藻絺帝文披凤素揚休烈崇號顯列
上推所生禔福黃耇享以備養豈非善慶之符而
人子之至願哉然不能千百而十一也乃今全子
致身清華洊陟崇峻出而建節馳四乘之傳歸屯
赤紱上眉壽之觴不世之時遘難得之福孫可以
爲過矣然余不敢以是多全子者何也夫君子不

榮於章服而修道德之華不永於百年而樂無疆
之期故仁義在躬而父母榮之道尊業盛後世追
詳其自出焉昔者子輿亞聖發母壽名陶侃著勲
湛氏有聲由是言之象曜不足以况其燦耀山石
不足以名其久固而又何靳靳於世俗之炫爲全
子余少所兄事葢有意孟氏之學久矣他日著倪
之績以永其親於不朽者固全子事也請以爲太
孺人壽

胡太孺人九十序

姚之東北鄉曰梅川有孫胡二鉅族食指繁衍杀

[illegible]世締婚媾如古之朱陳村云余出孫氏而
評郎中胡君出胡氏虞部君母太孺人王今年將
九十鄉大夫士宦于京師者徵文爲壽余既與虞
部君同里世戚聞太孺人淑德甚詳曷可無言哉
維天降監于下祐善培栽厥類弗爽維太孺人夙
有令儀尊章祇事相夫子以清白宦遊閩楚終始
罔愆梱内之政犂然有理壽之基也矧今高年樂
享於家神充而氣昌其隱遠其和凝有錫自天介
茲壽考自古士君子樹德彰譽者必有哲父令母
訓于厥初用茂振于厥後虞部君愿質練才歷仕
底績隆隆然亢乎其先雁專曰能定本夙訓之力
詩頌魯侯必曰壽母言家道成恒自主婦而永垂
閫儀則母壽是賴焉乃今太孺人翟冠象服厚食
其報母以子榮子以母顯是可不表白之風勵鄉
邦耶先是虞部君將之鐵冶嘗語余曰不穀弗能
以不腆之養遠致板輿擬疏歸侍以償其私則昆
第者五人也例弗得
請乃母氏又貽訓曰飭而操毋墮而職維是王事靡
盬不進將母寤寐其何以自容余應之曰養親與
其體時與其志時與其不辱君其不辱太孺人之
志以益勉官箴况太孺人允躋上壽天假之福若
之錦旋綵侍又將有期哉余以虞部君懸衷有足
多焉者併爲發之

唐太夫人八十序

漢儒論壽有三曰王澤之壽曰行仁之壽曰聲聞
之壽乃今全之者其唐太夫人乎太夫人刑部尚
書蘭谿唐公母也公敭歷中外三十年文重士林
政敷海宇威振邊鄙勲勒彝自
祖宗以來發雖多賢要未有能過之者而寔出於太
夫人則澈水之涯百六十餘年鍾靈孕秀乃始篤
生懿淑以基名卿而翊康運也非王澤乎太夫人
貞靜柔抑克謹婦儀姑搆劇疾躬視湯藥歷晝夜
衣不解帶終始無二人稱孝婦孝仁之大者也非
行仁乎世亦有龐然老大而壽者矣里閈肩衆誰
則知之豈惟方今即古彭鏗亦何足尚維海内之
士知唐公即知太夫人僉謂尚書有母壽躋八十
莫不喜談樂道舉手加額以仰其盛也非聲聞乎
夫是三者皆壽道也得其一則壽於家得其二則
壽於國得其三則壽於天下漁石公之佐
天子壽生靈也祝太夫人之壽以爲壽者也謂太夫

人之壽關於天下非耶雖然太夫人之延慶下焉
其子則尚書公之食報上及其母淵源世美既有
明徵期熙上壽所不難致是故母養裕施而仁益
宏矣流光發禾而聲益隆矣孫曾茹恭而澤益光
矣天地之大和神理之默庇始於家國達於天下
豈偶然而已哉一日庶石公出王母壽域圖命引
其端夫王母壽域蓋寓言也然而瑤草馴鹿之育
足以象仁鳩鶴流水之灘足以象聲浦廓大之
景足以象澤非太夫人其孰能當之觀是圖者其
亦得意忘象也哉

韓母七十序

嘗聞之上古民俗顓蒙不識不悩悟悟以居征征
以游大樸渾渝而人皆壽考後世漸斲其真於是
發弗華者始票票見矣明王在位政洽化孚君子
强義勤禮趨高麗以樹名賓小人力穡而守約惇
恪樹方輪者間有古之淳風風淳則其氣固結而
弗散故治平之世則民多壽又其人秪畏明命罔
敢暇豫以怠發信而思順天必佑之多歷年所故
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然又關於人之所養天
地之道柔紘以大猶節其章采愛其神明人之一
日安能久熏勞而不息是故不有所養其何能集
淮南子曰造物者以我爲埳矣將無所逃之矣是
故體本抱真以游倣於天地之樊毋役厥形毋攖
厥情審乎無瑕而不與物揉養道之極也古之至
人今之耆德所以長生久視率根於此金臺韓母
吳氏壽七十太學生周成元其子壻也成元從余
游甚久徵文爲壽余日內行不出於梱其何能知
之乃爲余稱曰韓母者嬪於夫子巽順無違勤內
政主中饋比失所天秉貞茹素子鎮世籍錦衣不
歷其甘旨之奉以有今日余嘆曰是余所謂壽道
也而况

聖天子馭宇躋人仁壽輦轂之下得之最先書曰歛
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維韓母之壽維
皇之極夫又何疑哉成元請書是詞于簡端明日持
之以壽韓母寔嘉靖壬寅歲五月十有三日云

蘇太孺人八十序

嘉靖癸卯歲都諫蘇子上疏曰臣某幸際
清朝待罪言路所宜及時宣力以答涓埃祿臣有母
年八十景光衰暮道遠神馳不能一日安升斗留
省署臣不勝大願

歸養以奉於平典日[illegible]
闕廷願罄竭以酬大造命
皇上以孝治天下特可其請於是同升諸君子謂余
宜有言爲太孺人壽余悚然作曰孝哉蘇子可謂
善壽親者矣余何言哉余惟人之壽貴於有養養
也者非純繫於滫隨適口紈綺華躬也必養乎其
志若太孺人之志則既聞諸蘇子稔知之矣自先
司訓君之捐穀也蘇子甫九齡太孺人恒誡之曰
汝父平生纘學僅沾一命以老汝其勉力圖闡遺
謀乃涕泣裹粮遣蘇子從師令人伺之或怠學比

歸雖不施夏楚竟弗言嗾蘇子感奮銳情文史以
底於有成擢賢科登膴仕可謂不負厥志矣而慎
猷飭蹈爲賢諫議
勅視團練禁兵章草俾察諸瓔屢有建白聲譽四流
即太孺人遠在廣南逆知其志嘖嘖爲甚適也獨
使蘇子無所顯揚暨前人之令緒即供菽水聚一
堂太孺人之慎其將愀然弗樂矣乎乃蘇子終以
久曠色養弗能於心爲今兹之請萬里馳
君命承親顏匯海內衣冠盛爭太孺人其必焚香遙
謝

聖天子軫念近臣施及於我寡老母寡老母其何以
仰答洪休傳曰上孝養志其次養體蘇子兼而有
之嗣是太孺人且夕享珍昂之奉睹斑服之娛心
廣神怡屢不衰而眎不眩期熙遐算引引未艾也
是善壽親者莫若蘇子余又何言哉諸君子顧又
謂余言之足徵也請書之爲太孺人壽

陳太淑人八十序

先王之世尚齒然公卿大夫之族絕無稱壽如今
人者漢以来公卿大夫或時讌會賓主酬酢懽甚
則起爲壽不必於所生之辰余覽觀百家若漢馬

班唐韓柳宋歐曾及蘇氏父子皆號鉅卿詞客未
嘗爲文稱述人壽乃今匪直簪紱之家即長雄閭
里稍有氣力者輒援以爲故事供張艷治徵名公
詞章闡美侈觀無乃遠古尚齒之意矣乎江南之
俗相沿尤甚余素未嘗輕爲筆乃今於陳太淑人
則有不容無言者太淑人先光祿卿西愚陳公之
配也有四子曰垛高州太守曰陞翰林侍讀曰觀
國子生曰壁邑庠生諸孫後詵詵競爽惟昔西愚
公敭歷中外念不及寢門內而所至有聲寔太淑
人翊助之諸嗣子好脩懋學陟膴馳芳彬彬然蔚

喬鵬騫森森乎蘭芳芝秀囿西愚公義方之遺而慈闈規誨與有力焉夫太淑人尊顯貴重矣起居服御務在一一當意似不爲過乃顧折節爲儉勤益戒家人俾弗踰閑雍雍如也肅肅如也所以培植陳氏者甚厚夫曹負羈之妻勸夫禮賢一事魯公父文伯之母誡子勞逸數語傳皆載而稱之則若陳太淑人豈非宜紀其盛以風示鄉邦者哉嘉靖丙辰太淑人八十歳矣二月二十二日乃其生辰戚黨咸往賀余與侍讀君聯姻亦在賀賓之列是日也叔子季子禮賓于堂賓一人言曰太守君

述職

中朝與諸計吏南旋斯時在途矣侍讀君爲

天子文學之臣斯時蓋入直鑾坡校書石室也兩君游宦他鄉對春暉瞻雲舍必孜孜眷念不寘安得縮地捧玆壽觴余曰不然孝權細大爵引身名人子雖不在親側不省晨昏然能靖共臣職以成其名名成而親顯斯壽之矣豈惟兩君叔子績學高才季子亦頴敏他日將並膺於時以答太淑人教望之意鄉邦所以多陳太淑人謂不止一身一家之壽者正繫於此否則村叟里嫗龎眉皓髮與子孫子夕相守者夫豈少哉而君子弗壽之也衆賓以余言爲然於是仲叔季丹進於太淑人相與長儀稱賀各爲祝詞余何祝焉石鰲芝涇頴難駐御風乘鶴誕說罔憑惟與諸胤子孟崇明德永厥令名以壽太淑人於無疆云爾乃詠魯頌閟宫之八章以祈之

張太孺人壽序

侍御何子爲余言侍御張子之母楊太孺人之賢也然張子甚戚矣余曰賢也何戚曰太孺人有子一人張子也而庶氏之子二視之如已出也張子

之官於留都也太孺人在汝南張子遣使迎養則曰吾與爾弟居甚適爾身許國矣勿以吾爲念也且爾弟之養與爾何異張子不得請則皇皇謀歸養其母太孺人聞之又貽書誡曰凡所貴養者在適吾志豈以朝夕甘旨爲也且吾朝夕甘旨非乏也汝苟策勳於

朝雖不在吾左右吾志固適不然而拂吾志吾何以適矣張子得書進退維谷靡所指日望其鄉注戀弗能釋也當是之時太孺人春秋八十有四矣張子劉且宗何余曰張子之戚宜矣乃其母之志則

弗可以弗承也夫望其子篤然可
朝而不欲其侍左右此恂情能之也乃若視庶子如
子而謂庶子之養無異其子之養此非素閑于禮
有明達之識不能也二女之嫁著於易鳲鳩之均
一詠於詩乃自古難之矣母之賢誠可尚也子之
爲道也侍親孰若顯親養體孰若養志彼陟屺瞻
雲之子念非弗切而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乃竟樹
勛猷於當世垂聲問於不磨余聞張子始爲邑也
有善政
天子用薦者擢爲今官風裁懋著果若弗以母氏嬰

情竟其績永其令名人將推原所自出而太孺人
之賢因以章顯且俾太孺人聞之色喜神怡必益
綿壽考於無算矣余謂張子宜承母志蓋以此否
則徇子里姻終其身相守一堂而闃泐無聞者世
豈少也哉何子以余說告張子張子渙然有悟欣
欣然忘其戚也乃偕何子詣余謝而請以余說書
之遺使馳歸汝南爲太孺人壽

貞壽圖引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維人亦
然大哉貞乎其生人之壽道乎上天篤生吾人畀
以貞性期人人壽人惟虧性斲貞欲然萎薾是以
不獲其常而反物遷化之早寔自促生伊誰之咎
亦有翁叟纍纍垂白草莽閒罔生幸免君子不壽
之也大丈夫耿介震蹟不以氣涸欲紛戕其天植
之剛往往膺遐福臻壽考章明特甚夫復何疑其
不然者表樹當世流榮數澤施令名於無窮又壽
之上也貞爲之也維梱內之行亦然夫稱梱內之
行必曰姚娩曰柔順何取於貞貞其性也性不可
敘百折益砣砣不回者也吾浙駱母太孺人唐早
失所天矢操冰蘗彌久彌堅以迄於今日壽踰七

十履不衰而眎不眩引引未艾其貞壽之徵乎子
太史君亦秉貞性錚錚飭勵行學爲薦紳推重天
之壽貞嗣世不爽也維物亦然如竹如石風砭霜
摧群芳委謝而竹獨蒼翠交加挺高節傲歲寒萬
古此石犖然常存嗤彼水逝灰揚轉盻隙迹今安
在矣圖竹石象駱母也芝蘭英英耀於堦庭竹石
之餘蔭也圖芝蘭象太史君也客以是圖贈駱氏
駱氏懸之廳事余從太史君後數過諦覽焉太史
君徵言引諸上方余不獲辭然寔所欲言者也

孫文恪公集卷之三

孫文恪公集卷之四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栻校刊

序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嘉靖丙午秋臣陞與侍讀臣朴祗奉
明命主南畿試事陞辭而出浮天津瞻
帝闕巍然居于北極而太行以東岱宗以西諸名川
交合縈紆以委于海乃相與嘆曰於壯哉此
文皇帝定卜之業所謂強幹弱枝陰上都而觀萬國
者也已而遵長淮之流越大江之塹東南形勝會

于金陵鍾阜石城龍蟠虎踞乃嘆曰嘻鉅麗哉此
高皇帝肇造之基所謂九州之上腴天地之奧區也
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於是豫占人才之所
融萃矣比入棘院合多士三試之掄次其文類能
發性命之蘊通古今之宜盡人情物理之變其詞
閎以衍其氣昌以大其思浩以深言顯旨微協于
典則乃又嘆曰猗休哉此
聖天子作人之功所謂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者也然
山川亦與有功焉若北畿首善所及靈異所鍾文
士彬彬焉盛可知矣昔班固作兩都賦矜誇朝市
之美保界河山之固稱說財賦之殷歸于言語侍
從雍容揄揚謂足以潤色鴻業至述輔弼之臣功
勣罔羨澤敷黎庶垂休問于無窮哉
國家運值全盛並峙二京輿圖方物超軼前代百七
十餘年
文明至治炳然與三代同風其間佐命贊理諸賢宣
國猷而熙帝載者後先相望照映簡編豈直如班
固所賦已哉矧斯域也寔豐芑之遺視外服先被
焉者也固宜有雄才異等如甫申者出乎其間乃
今校文維公維慎矢心以夙夜得若而人俾他日

晉于有位以共成我
皇上中興之治則主司者藉有光榮而山川亦為之
增勝矣臣陞以職事序諸末簡寔於多士厚望之
云

送太常少卿嚴君　賜假南還詩序

少師大學士嚴公忠勤體
國夙夜在公即退食不暇及家事顧以祖
贈少傅翁塋址在故鄉近為山潦衝嚙日憂惕于懷
乃歲丙午春疏請以其子太常少卿世蕃歸視之
以紓孝思

上特賜允仍遣官治域致祭蓋異數云於是太常君
戒程而南諸史氏賦詩爲別謂陛宜序諸簡端陛
曰以予觀少師公之世澤深矣乎語曰觀水於源
觀木於本今觀公於少傅翁翁非世之碩德碩人
其孰能蓄彌昌之運若此山川之靈邀福隧中以
啓
聖天子寵命故使時濟偶發意者欲封殖鞏厚收穎
賢之績耶或謂仰鈐獻靈育囊奏術少師公食報
又當奇特矣是二者太常君歸必能擇之以承公
之無憂夫今使少師公無内顧憂得一意研殫密

勿之政者在太常君也往者爲願失治中聽訟明
央比視纂尚寶首建白釐正弊習振起宿墜朝士
闔詞譽之君承世澤思答
上恩如少師公之憂勤心豈少哉是行也被
寵命入故里故里父老見少傅之曾孫少師之伉子
莫不慨然感悚竊欲意豈徒爾夫避石之車與貧
范之舟二者要亦有間君必能辨之若是則長世
之令問可勝道哉陛從少師公諸生之後於太常
君有世誼誼不讓覵是爲序

三仕紀績詩序

三仕紀績者何美御史中丞梅林胡公也公始仕
也爲餘姚令廉仁不苛然乃片詞折獄公庭無滯
牒保民如子理民事如殖家人生產動爲經久計
周視海塘補塞罅漏拓塘外鹵地數千頃令民墾
竝蕘之邑北有勝歸山本劉牢之破海寇孫恩獻
捷之地今爲居民所得山產石恒聞採伐聲公以
地道主靜則通邑治即捐數十金贖其山封之而
增飾牢之廟親時至學宮講說理道俾弟子知所
嚮往於是士專其學民安其業亹亹誦德不忘及
公徵爲監察御史行之日百姓塡道奉送爭留其

履乃後勒碑繫思焉其再仕也以御史巡按浙江
則餘姚固浙江之餘姚也公厲六察肅百寮糾邪
敺端引繩豪右吏不能欺閭里姦宄帽伏則姚人
所蒙被者多矣其三仕也
皇上拔擢爲今官提督軍務兼巡撫浙江則餘姚仍
所涖也當是時倭寇入掠三吳兩浙甚猖獗乙卯
秋寇犯浙東公提兵躬冒矢石與士卒同甘苦下
令分扼要衝申嚴紀律乃有大陳山之捷已而捷
龕山捷三界捷後梅數月之内連奏膚功所以福
我姚人者又非尠小矣公令姚時封山飾廟東南

方晏然詎知數歲後海寇爲患公開府伏鉞𢧢之
竟成先兆公嘗行部過姚薦紳大夫供張宴會相
與驩洽叙平生老幼扶携郊迓繼續不絕公慰勞
再三何異潁川之民再見黃覇并州童子騎竹馬
拜細侯於道左也孰云古今人不相及哉姚之薦
紳大夫謂公三仕三建偉績庇及姚人者甚大不
可不紀乃各爲歌詩彙次盈卷屬余序諸簡端余
拊卷嘆曰嘻茲非古詩之遺響耶夫詩咏於薦紳
大夫之口然實根姚人之心佩恩而蒙澤長謳而
短吟一唱而群和咸出性真弗事粉藻他日公膺

平內地靜息海波厝東南於衽席之安當有頌
聖天子功德揚吉甫聲烈如周雅所陳者今茲紀述
蓋比諸列國之風云爾

王氏存笥稿序

世稱三秦多奇傑本其山川絕奇自空同李先生
以論著高一代華州王子接跡而起兩人者皆人
傑云王子拜南京國子祭酒入關省封樹會關中
大震王子殞于家嗟乎王子產二華之陝區所云
嶽降不虛矣而地圻山崩與行會豈非地紀絕而
人傑萎耶余同王子舉進士爲史官日聚著作之
庭獨與王子語合退朝輒相與就舍持文墨議論
中夜不輟以爲常有故則走豎子挾筴進之務相
攻錯瑕瑜不掩乃若揚搉古今得失即王子所臆
炙余率有味乎其言使余不當於心則王子業已
彈射之矣王子爲文法司馬子長詩法漢魏其爲
近體法盛唐尤宗杜氏少陵居常好深沉之思務
引於繩墨必結構中度而後脩辭矜王子屬辭藻
麗學士往往稱之及其治業益精去彫斵尚玄素
閑者諤諤持可否兩端王子執余手語曰衆言淆
亂余且不能自堅使余一意脩古而無卻顧者公

之力也薦紳大夫乞言王子者日益衆王子不喜
畢論必求合於作者之軌然後受簡書之嘗與余
約曰文章不朽盛事乃今酬應不給無所發明倘
以徼後世願擬古詩篇目與公共賦之務竭精殫
思一當漢魏比就葉相與定其是非他日成一家
之言則以是載首簡中庶幾有足徵者矣乃王子
即世余竊恐其所著書不存乃今得其遺書笥中
無所失獨無所謂擬古者有志而未就惜哉要以
所存者徧讀之亦既足傳矣余不敏惡能定其文
顧王子有成言不欲倍故爲之裒次得文若干卷

詩若干卷曰存笥稿則王子所自名云爾陸曰予
觀作者之林其長短較異即能屬書摛詞而辭詩
不振抑或以近體取重古體詘焉尺有所短寸有
所長非虛語也獨空同先生得其具體王子與之
後先入室皆得擅場即關中多才賢此兩人者豈
易得哉王子既博學強識與之抵掌論事四方疾
苦九邊要害又可坐而策之曾不得終其天年功
用未見命也王子質行載本傳中不具論論作者
之志如此

少師嚴公一品六考詩序

考績之典自虞廷始率三載一考九載三考今諸
司凡吏三考底績者有矣進而四考五考寔所罕
睹矧若少師大學士嚴公宅端揆歷一品十有八
年銓曹奏績者凡六視虞典倍之豈非尤罕哉粵
稽諸古聖主之得賢臣也拔寘輔佐與共治天下
同德一心終始罔間樹勳揚烈垂令聞於無窮後
世君臣相遇千載寥闊或偶遇合而弗獲久於其
位勳烈亦鮮稱述焉嘻難矣難矣公昔以妙齡蜚
英翰苑即負公輔之望乃盤旋在告嚴棲者垂十
年皇上之略當世之務蓋皆探究熟講會

皇上撫運中興俊乂畢舉公乃應時而出聲譽日隆
天下日益望公為相
上簡注公久逾篤晉秩三孤俾覧機務公感遇竭忠
夙夜靡遑凡為
朝廷當大事決大疑經綸斟酌彰明較著者固歷歷
在人耳目乃若召對諭答翊贊嘉猷公不以告人
而天下默受其賜者又不知其幾焉延攬後進之
士片長不遺小過必掩使人樂於自盡公嘗言相
道以集衆思廣忠益為賢猶之海然江淮河漢之
水無所不容倩哉言乎非苟言之亦允蹈之矣用
是比年以來禾稼豐登生齒蕃殖邊臣屢奏凱海
寇又報蕩平輔理承化之功章章可稱述者如此
乃六考書最公雖疏陳過自謙抑而
聖天子眷倚方殷褒錫特厚豈偶幸能獲哉公今歲
七十餘精力逾徒天下之士額公進衛武之年書
汾陽二十四考固不為異也先是公一品四考五
考館閣諸公咸賦詩紀美茲踵故事賦詩爛然盈
卷謂陞宜序諸簡端陞曰人臣奏績惟元輔為大
是故繫人懷仰闡揚聲詩盛於周周人頌天子
之德必稱賢佐補袞式辟之功播傳至今若烝民

[illegible]後也則是卷也其始周人遺意耶是宜拙
傳之俾後之論叙勲烈者有所稽云

南畿丙午同年錄序

茲錄同年者同丙午年余南畿所舉士也多士既
有錄登之天府乃復私錄更以齒爲次氏號里籍
世系具載交朋而昆弟等焉畿內本稱同鄉鄉尚
齒乃胄監士自四方來集今叙年講世亦昆季等
焉矣同年非鄉私也錄有取爾已余惟盛世立賢
無方養士無友天下當余承乏試事與多士遇者
偶爾前此舉不知幾何人也後此舉又不知幾何

人也顧所同僅在是乎余又覩世所謂同年生相
問爾燮相賀爾禮際相先爾仕進相援爾乎各一
帙如乃有定籍舉目不遺彼此報施憧憧不休多
亡之同者然耶否耶吾所語同則異于是天下有
至同者人不得苟從而我不得私與道是已主于
道則同否則獨故彈冠者是而孑立者不必非也
比較者得而閉門者不必失也面而諛從退而背
非與夫不識面而相薦拔者信孰密孰疎也暫而
然諾久而遺忘與夫濟交如水垂死不負者信孰
厚孰薄也四海兄弟二人金蘭孰廣孰隘一朕胡
越萬里比隣孰遠孰近記曰同弗與異弗非也語
主于道而已矣多士讀書談道亦既有年道苟同
則聖賢吾類先達後進皆吾黨詎直一時同舉云
乎哉知此可語同矣往多士爲諸生時未顯名也
今者後先繼進立
朝事職蓋自鹿鳴始矣余於多士有一日之知情深
而誼重余語多士未嘗以非道及是時各脩所長
表豎大節恢拓遠猷俾得書名竹帛間爲
當代得士慶因之光于爾里光于爾世世余心所屬
望甚篤也是則同

校先伯兄集引

嗟嗟余忍校先伯兄集哉先伯兄卒余偕姪鈺收
遺文得若干篇詩得若干首每讀之輒欷歔掩卷
不忍讀也先伯兄少負奇質侍先公明于忠孝大
節見古名家撰製輒能倣效體裁而筆之篇爲諸
生稱異才歷武階不忘文事老益壯余濫竽詞林
先伯兄與詞林諸君遊間出所作觀焉未嘗不稱
之異之以爲孫長公才不獨武士之奇也伯兄爲
文尚理與氣詩根情性大篇短章累百千總之比
協天常發明往訓洞悉世故旁極物情興至即書

扣之即應韓昌黎氏論文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毋迷其途毋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其伯兄謂哉伯兄飽乎仁義詩書措之實行平生無畀容曲態其理直其氣昌是故言出而人重之今伯兄殁以孝

聞世稱孫孝子乃又其文若詩章章在也是可傳已嗟嗟因言知心論文觀德自古然矣古之人若吳起氏者善言兵法著爲書乃其行見絶于曾子之門士君子不齒焉岳武穆王性至孝聞母喪軍中步歸結廬墓側于時旌孝勸忠史載其行事甚悉

而文詞不多見今士君子實其遺墨類能口其詞讀罷益壯其爲人斯二者可以觀矣

孫文恪公集卷之四

孫文恪公集卷之五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栻校刊

行狀

大中大夫光祿寺卿致仕西愚陳公行狀

陳公諱塽字子文號西愚以其居隣學宮自擬西家愚夫故云其先嵊川人也後徙餘姚宋建炎間有陳仲德者以鄉兵禦金寇有功累進武功大夫京畿都統領入我

朝復多聞人於是陳氏稱餘姚右族矣高祖道曾祖孟雍以子貴贈吏部文選郎中祖晉封彰德府同

知父廷敬薊州判官公爲湖廣參政時以

廟建軍恩得贈祖及父如其官祖母孫氏母于氏爲太孺人初公爲諸生有名翹然起正德癸酉以三禮魁浙士丁丑登進士第明年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分署淮之清江浦董漕艘其時

武宗皇帝南巡道淮嬖倖江彬等從所過大索賂遺否則輒中以禍公執弗賂嘉靖壬午以母憂起補工部營繕司主事爲貴戚陳某營第而貴戚憑寵責求甚過公不應貴戚啣之將恐傷乃上疏請改仕略曰臣生長江南不習北土願從南京仕乃得

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晋廣西司員外郎遷禮部
主客司郎中尋改儀制南京諸司故稱閒曹而禮
部益復清簡時高陵呂公柟安福鄒公守益並以
翰林左遷守郎署公朝夕與游講明理道所得日
益以深居久之遷廣西右參議守柳州路柳州迫
近蠻峒猺獞出沒爲邊患誅殺不能止其時參將
沈希儀領兵界上公與參將約曰夫兵可誅來掠
者而不可止不來掠也不如示信以明威給賞以
明貸如此乃便約定與參將入蠻土招其酋長前
諭之意諸酋羅拜聽令比歸擁輿讙呼送出境竟

不犯柳州路然陳公雖稱善吏治有幹濟之略而
尤明經術雲南提學副使缺乃以公爲雲南提學
副使其教在振士風變夷俗貧不苟取窮不敗節
砥礪皆寒素之範云久之遷湖廣右參政會
大駕幸承天所過諸省有司坐供張不具連逮眂譴
者甚衆公綜理之方通乎細大卒不得累事已湖
廣撫臣則大稱善曰乃吾檄陳參政陳參政果辦
事如檄勞哉勞哉無何復以檄督脩
顯陵公念
天子崇孝尊所親爲此務極偉壯而監視諸臣及、、

事者或竊圖乾沒公且理且防甚費心力髭鬒爲
改告成
上嘉之錫金帛詔進階一級巳乃遷江西按察使晋
右布政使俄復轉左在江西凡四載江西人甚賴
之乃遷光祿寺卿光祿供
內府並膳諸費中貴率濫額以請破額應之得無橫
公獨披籍而應中貴頗不利因搆語中傷之當是
時陳公子今延平太守埰翰林編脩陛二人者業
舉進士同朝列而公年漸高可止乃喟然嘆曰夫
不視而履且及阱焉不辱而愿且及殆焉余平生

所持率不便於回邪故多憂而頭顱早變今其官
可久戀邪語曰飲不盡杯以遺子孫乃今二子既
達矣吾將歸吾將歸有頃值考察諸大臣例得自
陳公疏稱老乞歸詞甚懇
上乃允之公歸而闢圃于舊第之西南壘石爲山鑿
地爲池蒔花木搆亭榭其中中有八景皆以愚名
公手爲文記之歲時期約與里中故舊賓客讌飲
相娛樂飲輒至醉醉更稱曰余醉愚醉也客或問
官舊事公絕口不道第言曰余官湖廣時嘗行部
渡江忽值大風雨江漲舟半覆沒舟人讙擁余泣

曰柰何乃余先令舟人拯溺人溺者活數十人余
竟亦不及難江西吉水豪某者依山阻水恃力與
有司抗乃逮至庭下察其人固情昧了也死之枉
懲之宜乃窘辱之其後變爲良民由此二事觀之
公蓋天性醇厚執經而行故勢不肯伏強不肯吐
也嘉靖庚戌十二月三日以疾終距生成化戊戌
九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胡氏累封淑人有子
五人長陛早世次即墀次即陛次覲國子生次壁
女一適建寧太守王正思陛墀陛覲皆舅淑人出
壁側室王出孫男四人銖鍈鈔鏢孫女五人曾孫

男三人清瀌澤嗟夫科第蟬接而子孫衆多天所
以福善者蓋昭昭乎不可昧矣陛爲公里中後進
又與編脩君聯姻謂爲親而故者非耶往編脩君
奔訃歸拜且泣曰先大夫行履在君耳目胸臆者
如刻舍君其誰狀之陛應曰諾編脩君既歸彌三
月使使抵書促前所爲諾者稱曰地卜邑北之鄉
墺埜卜某月某日碑若銘既以請諸顯者當世者
矣陛受書謹狀公之平生如右備采擇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丘公行狀

嘉靖乙巳七月己丑右僉都御史丘公卒于家其
子維禎走書數千里來京師謂余知公俾狀其平
生余誠知公知爲明達倜儻君子也他若細行
庶政寔弗周知其何能叙述爲雖然遠托不可虛
乃撮見聞著爲狀狀曰公諱養浩字以義別號集
齋泉之晋江人也舉正德丙子鄉試高等辛巳進
士授餘姚縣知縣徵爲浙江道監察御史巳奉
命督學南畿以憂去復爲御史累遷南京大理寺寺
丞大理寺少卿至今官方正德壬申先忠烈公爲
福建參政公爲學官弟子故兵部尚書姚公鏌時
督學有聲校士於泉寘公第一亟稱公余以童子

隨侍得之家庭諭識云辛巳冬令吾姚姚鉅邑訟
多訟公至數月得機要謂姚人顧家而重犯法訟
雖多易平也非關大體率下之坊里之長或耆民
俾還集隣佐究情實一其詞魚貫而進悉訖於理
若忿者已平枉者知悔相率求止聽之顧獨族梗
化殃民者一二豪右有犯立寘之法弗少假故浙
中諸郡邑簿獄及鉅大之事輙以屬公公剖決甚
當先是姚賦役爲胥史欺詭影射不可踪跡公竭
其奸定爲横總冊至今遵行弗失倭夷入貢次姚
一酋首操刃相殘或曰貢夷不可執也公謂夷既

入境殘以退非
國法且遠吾民矣亟發民兵收捕殆盡上其事臣司
旌爲晋功雅崇風教嘗爲先公建忠烈祠於邑西
龍泉山吾勸學養士士經推獎後多顯名縉紳間
治吾姚凡三載人皆畏公之明而德其愛去後思
之立碑祀蘋見邑誌名宦傳中嘉靖乙酉公升監
察御史是年秋予偕計北上乃俊畢業國學備職
詞林與公處京師甚久每過公邸合談及當世之
務察利害如指諸掌下上古人慷慨激發毅然力
任意誼形諸顏色嫁爲御史即抗疏劾權幸人詞
甚憤切謫永平府推官未行臺諫交章論救
上特賜還職非公直節表著何以得此巡山海關邊
境肅然陳時務十餘事舉賢吏劾不職悉見施行
監視
九廟大工劇帑節財章章俾協諸軌爲大理少卿秋
獄勝稽駁罔弗稱平此皆余所目睹者迨甲辰春
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銳意興革振肅紀綱整
官邪卹民瘼檄諭雜谷白草番夷先後納款烏蒙
羅元惡遣播擄黨肆虐貴成於土舍祿宣伏誅爲
不假寸兵而四省之交帖然安堵屢見章奏君勤
遊將李爵激變龍州舉何卿於罪廢更著風裁八
月
改命巡撫江西顧有論公撫蜀私何卿者余甚訝乃
訊諸趙太史貞吉太史蜀人素剛直又始至自蜀
其言足徵也太史曰巡撫舉劾爲是論之者爲非
公時引避歸閩以待乃巡撫再御史綦勘報云何
卿寔賢李爵寔貪撫臣一舉一劾爲全蜀計無他
也悉如太史言事既白朝廷將特用公而公不起
矣今何卿鎮蜀討賊有功晋都督同知公言益驗
丙午秋余主試南畿揭曉後詢知公昔嘗學稱得

人余所取士向多公所識拔者其丞南大理如吾
少卿時嘗聞泉之人士稱公三歲父抱謁外氏他
日潜往家人愕不知所向覓得詰之答曰門背紅
圬折而小巷知爲外家也蓋外家巷連學宫公早
慧即能辨一日游戲外氏園中拾巨珠以奉外祖
祖曰何不與爾母答曰寔翁家物安得奉母外祖
異之年十五即褎然知名以省試入城總角被儒
服市人爭覩曰茲晋江丘生耶咸嘖嘖嘆賞過譽
故刑部尚書林公俊時以都御史家居一見嘗重
之及公撫蜀乃爲林公建祠錦屏山豈偶然哉林

公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作贊公故祠之非以嘗見器
重溺也[illegible]人母甚孝居二喪哀毀如不欲生待兄
同[illegible]君某弟鴻臚君某友愛甚篤厚族睦婣種種
可述所著詩文若干卷詞旨明勁如其爲人卒之
日端坐[illegible]而瞑無片言及家事距生弘治丙辰
六月某日年僅五十嗚呼使公位陟崇峻必能爲
國家立大功名而竟止是豈非天命哉配恭人黃氏
以淑德稱子維楨以[illegible]甚額舉孫者抵余者纚纚數
百言言能達意將必有傳誥克世其家者矣維楨
具世系曰始祖諱貞唐廣明間避亂入閩因籍

晉江宋末有諱烈者舉進士官至朝議大夫高祖
諱應保曾祖諱童祖諱山俱隱德不仕父諱璲受
易於蔡虛齋先生著易說皇極管鑰諸書學者稱
爲省菴先生以公貴封浙江道監察御史贈南京
大理寺寺丞母蘇氏累贈宜人子二長即維楨娶
常太守女次維栻尚幼女二長適桂恭議子某次
許聘王參政子某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謹狀如
右歸維楨俾求當代鉅公銘諸不朽其有未備四
海舊知八閩名士尚亦各述所知聯示來後也哉

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南京工部尚書魏公行狀

公諱有本字伯深別號淺齋其先[illegible]人也乃[illegible]
徙山陰再徙餘姚有四川按察知事諱克明者析
居姚之許山至公始定邑西南家焉高祖思聰曾
祖脩齡祖璣俱不仕父鏜貧而狷介自稱介菴居
士祖暨父以公貴贈南京大理寺卿妣皆贈淑人
公之生也爲成化癸卯十一月四日黃淑人方娠
夢有龍當戶覺而生公幼即穎異不凡日誦數千
言介菴翁喜謂必符夢乃悉力延師訓子不爲生
殖計家業漸落公年十二母黃卒十八繼母衛卒
屢遭大故嬰疾疢甚困而志弗少懈年二十六介

菴翁又卒方翁病篤執公手訣曰汝必酬吾志恨
吾不汝見耳公恒思翁泣曰訣言在耳乃顧弗圖
振興他日何顏見先人地下乎於是益自刻勵博
極群書爲學官弟子有名傳經吳中從游者甚衆
正德己卯領鄉薦庚辰舉南宮高等明年辛巳
今天子馭極臨軒策士乃遂登進士第癸未除行人
司行人使河南悉卻餽遺所過戒以弗擾丙戌選
雲南道監察御史首劾武定侯郭勛貪暴驕恣漸
不可長宜奪其兵權都督馬永有大將材可代勛
疏上奉

旨外補乃吏部尚書廖公紀上書留公凡言馬永勇
畧素著貴人畏服御史秦廷又給事中解君一貫
御史許君鳳翔等交疏言尙書奏是
詔復御史官夫業已外補旋復內臺
皇上采人言不執成命
清朝盛事也丁亥巡鹽長蘆疏陳鹽法八事大意謂
官鹽壅滯私鹽盛行利所在雖重法莫能禁止宜
平價通商人咸稱便戊子按南畿蘇松四郡鋤強
暴風裁懍然有巨盜侯二者烏合數十餘人公嚴
令捕二獲之境內靖戢蘇松故多水患己丑七月

雨八月又雨江海漲衝湖陂泛溢禾甚病公視地
區畫以殺水勢疏蠲二郡田租之半庚寅以撫按
薦劾不同聽勘還餘姚三年辛卯白獨直公仍復舊
官癸巳掌河南等七道尋掌臺中章奏甲午
上命監視
啓祥宮等工乙未監視
宗廟等工時中貴人於物料錢穀率乾沒乃疏劾力
指其弊中貴人脅以禍福公不爲動視工二載加
俸者弁白金文綺之錫不可悉紀丙申工告成晋
大理寺寺丞己亥晋本寺少卿公爲進士時究心

世律久愈益諳練至是西曹疑獄多賴剖晳庚子
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時值大役大祲
之後民不聊生公以勞來安輯爲首務水旱蝗蟲
之災悉以
上聞請蠲租稅者五請
內帑助賑者三宗藩祿餽將取盈凶歲又欲多取額
外公疏歲計不足祿數日增宜復舊制乃減藩祿
什之四徵直不以病民又宗藩數興工役假以改
造先塋爲名動費鉅萬少者不下數千公疏劾工
役重大引據奏修塋者律令宜罪輔導官乃止又

宗藩奏改州爲府欲割許汝登封三州縣益之公
疏藩王等威體貌不府加不州損稽人心從違度
時勢贏絀不可割地者五又有卒數百人詣行臺
力索祿餉者公疏劾廢爲庶人辛丑虜犯山西太
原至澤潞壤接彰德衛輝懷慶三郡又犯忻代先
聲將寇汴城震隣剝床人情惶懼明年虜犯宣府
復圖太原盜猖獗當是時武備弛於承平軍戶缺
於逃亡倉庫竭於賑濟公疏十二事又上豫防虜
患諸疏畧曰知人難知將尤難薦舉者以後十得
五爲心撫用者以無收並蓄爲事則不必借才異

代拊髀頗牧也又曰方今禦虜莫如守嚴拠關隘
賊不得入境上也保城堅壁俾賊坐困而還次也
又曰虜入寇之路有四北自遼州入稍南自潞恭
入南自澤州入東南自垣曲入沿十八盤毛嶺吳
兒峪硤子城秦嶺口其咽喉也賊所必由我所必
守故咽喉所在界山西進守不爆於侵界河南退
守不惜於棄以兵法惟務扼險云爾公歷觀山險
調勁卒礦夫於各咽喉拒守又調游兵各為應援
於是銓曹號都御史備虜盡心得
俞旨而輿論翕然推重焉致仕右都御史懷慶何公

塘禮部侍郎彰德崔公銑俱負重望公行部至二
郡必禮于其廬崔卒顯疏為請䘏與故提學副使
李君夢陽本秦人流寓汴城何君景明亳人俱有
文名公詢其裔優恤之每謁學宮進諸生勉以忠
孝大節嘗刻
皇明名臣言行錄四卷以傳撫河南三載宗藩歛跡
士類嚮風百姓安堵而河朔不受胡塵人甚德之
癸卯奉
命改督南京糧儲去之日民遮道攀留至有肖像立
祠如西華等縣者南京督儲之任寔緊繫畿輔并江

浙湖三省芻糧出納公疏水兌規則令浙東路尤
紆者輸價輕齎軍民兩利之甲辰晉南大理卿剖
雪疑獄如佐北寺時戊申晉南刑部右侍郎二載
庚戌公父歷宦途至是益倦馳驚矣疏上求去
溫旨留用者再又晉右都御史督漕運兼撫鳳陽諸
郡而求去益力迺始得請公以書生致位上大夫
顯名當世果酬介菴翁志云歸休四載遘疾至壬
子正月十五日竟不起享年七十子乾亨疏聞
詔賜塟祭如例追贈南京工部尚書則加等也公為
人悃愊無華平居寡言咲至談天下之務亹亹不

倦切中肯綮遇大事毅然當之為文劃去浮靡悉
根理致所著有淺齋集及奏議大理駁稿藏于家
配郁氏先卒累贈淑人別有誌狀繼柴氏累封淑
人子男二長即乾亨國子生次謙亨蚤世女三長
適楊副使子乾知舉人次適余子鋋翰林庶吉士
次適韓僉事子耿孫男宗阜以公廕為官生乾亨
疏請
䘏典來京既被
命過余邸舍泣曰孤也罪重禍延先大夫苟沒先德
之幽懿弗俾章顯罪也不滋重哉墓在邑南羅璧

山鳳谿之陽卜以癸丑十二月十二日歸窆與先
淑人合祔徵碑誌於當代鉅公敢以狀請余固稔
知公若魏氏世系及家庭庸行之詳又得諸子鈇
乃爲撰次如右以備立言者采焉

伊府左長史致仕東園楊公行狀

嘉靖癸丑三月四日東園楊公卒于家仲子文化
方謁選京師聞訃即邸舍爲位其哭子壻孫陛適
文化相向而哭曰嗟公已矣陛以游宦遣遠千里
竟弗獲一問疾也悲哉居數日文化叩陛泣曰大
學士南渠李公寔知先君將以誌銘請焉非狀曷
依也陛應曰諾於是撰次公之平生以復文化其
詞曰公諱應獬字天寵東園其號其先關西人相
傳爲漢太尉楊震之裔至宋遷汴中朱仙鎮有名
其者爲御醫隨蹕南渡占籍仁和今子孫爲仁和
人曾祖青祖子華俱隱居不仕父冲以儒起家爲
江西贛縣教諭母畢氏生五子長應鳳次應熊次
應獅次公次應鵬公生而父母早亡事伯兄如父
公與伯兄暨弟應鵬爲學官弟子並有時名人稱
爲仁和三楊云公性端雅好讀古書每晨起即持
一帙伊吾斗室中至忘寢食以故沉浸穠郁經史

家之言皆能涉其津涯所得益深邃矣督學使
者西蜀劉公瑞號知人能得士乃特奇公文取冠
三學諸生藩臬諸公爭延致教其子然數試乃數
不第爲學官弟子者二十餘年而當正德己卯是
年舉鄉試高等其後數會試然乃又數不第爲舉
人又十餘年而當嘉靖壬辰入選試吏部吏部乃
始列寘高等除直隷具州知州公治具政尚寬厚
不求可喜名居二年具人稱爲長者頗獨族頑悖
梗化之夫有劇盜李辰久匿弗獲公嚴捕獲之寘
之法境内晏然改知河南裕州其治一如具州巡
撫都御史簡公霄行部見公弗飾外觀初頗易之
及察倉庫充盈百務脩舉乃嘆曰古稱安靜之吏
悃愊無華信哉吾幾失楊守戊戌遷廣西南寧府
同知會長吏去任攝視府事時有交南之役乃多
方豫防邏諜者繫諸獄仍以恩信懷服諸夷南寧
大治明年遷伊藩左長史以正直輔王王敬禮之
乃後王稍驕恣作事恐楊長史知一日遣取長史
司印印文牒公諫曰王所印何文牒耶王取印臣
弗之與不恭與之不職不恭不職孰直輕於是王
竟弗取長史司印而寔銜公公曰醴酒不設穆生

其今所不設直醴酒哉乃拂衣解官歸隱[illegible]至是卒公平生言信行果與人無忤仁和鄉大夫談及已之長厚君子必以公爲一指用是卒之日遠近老幼賤咸聞之無弗嗟悼有垂涕者公生成化壬辰三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二配王氏以淑德稱子男三長武貞早世娶邵氏次即文化國子生娶馬氏次文成娶張氏女五文仁適林爵文仕適李嵛文健適陛文佳適張澤文仙適鄒文淀孫男三選遷近女三貞一貞靜貞能文化奔喪而南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嗚呼公年踰八十壽矣然暁

年諳養生之術神強容睟如嬰兒鄉人來京師者爲陛道之謂必可臻上壽辛丑之春陛赴闕公解官歸過于下邳艤舟叙竟日別去今自下邳別後未獲再承顏色而遽聞訃也豈不悲哉

先伯兄都督伯泉先生行狀

先伯兄諱堪字志健伯泉其號上世睦州人也後唐明宗時有諱岳者爲三司使兼招討大將軍卒薤餘姚燭谿湖之北麓吾孫氏遂爲餘姚人至七世孫諱應時者登宋淳熙乙未進士歷仕通判邵武軍獨得存心養性之與爲東南道學所宗學者稱燭湖先生與晦庵朱子友善論議往復朱子許其學足以超河汾紹伊洛其卒也詔從祀邑庠故鄉人稱吾宗爲燭湖孫氏元末有爲山陰教諭諱原㒲者闡明理道纘燭湖先生之緒學者宗之入我
朝聞人接踵族屬日漸以繁世居燭湖之東方十里許姻交棣接無他姓相襍鄉人又稱爲孫家境云高祖諱鋭以長子泓貴封監察御史曾祖諱溥隱居不仕祖諱新仕爲鄭州逦運所大使雅志不樂棄官歸乃後曾祖暨祖俱以先忠烈公推恩贈禮

部尚書曾祖妣祖妣俱贈夫人先公諱燧配先夫人楊氏生三子伯兄暨仲兄墀不肖陛也伯兄自幼以孝聞讀書質穎過人弱冠補學官弟子工舉子業乃又善爲古文詞一時文士皆遜弗敢與伯兄竝又有膂力善騎射鄉里長老見者輒稱孫伯子文武全才期以遠到焉正德中先公自河南布政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過錢塘遣先夫人歸姚而獨往涖任歲己卯宸濠以國反先公以罵賊不屈伏節聲傳至浙吾兄弟叩地號天五內崩裂既爲位奠哭伯兄即誓挾刃赴難不與賊俱生

爲文奠辭凡筵畧曰父能死忠兒豈不能死孝哉
堪茲行未知死所也至今誦之猶惻惻感動焉其
時伯兄由金華間道徒跣以行仲兄暨陛請偕行
伯兄曰母夫人哀苦甚憊兩弟且留閱數日慰吿
母夫人竟亦行矣伯兄至江西時提督南贛軍務
都御史王公守仁吉安太守伍君文定率兵勤王
逆濠已就檻車乃詣先公殯所首觸地悲哀慟哭
已乃更治棺殮見先公面顏若生又大慟絕而復
甦耳遂損其聽聽乃與仲兄暨陛扶柩還鄉入中
堂朝夕泣奠如禮居無何而

穀皇帝褒群臣不及錄先公
今上御極首褒先公贈禮部尚書謚忠烈遣工部進
士李翔治塋乃葬先公慈水龍山之陽伯兄結廬
墓側蔬食水飲足跡不履城市有靈芝一莖九葩
者數本產塚上人以爲孝感所致伯兄在廬次嘗
泣謂仲兄暨陛曰方吾輩間關赴難自分速死今
大憝已平父忠已白而母夫人猶在堂也可憒辯
自廢乎其思勉修顯揚之業纘先緒酬
國恩庶勝徒死不然生無益也言已相向擗踊哭及
終制以父變非常仍服墨衰畢三年嘉靖乙酉伯

兄赴
闕陳謝褒卹先公之典奉
特旨陞授錦衣衛左所正千戶明年丙戌中武舉第
一晉署指揮同知己丑遷都指揮僉事浙江都司
僉書庚寅改團營坐營官丙申改錦衣衛南鎮撫
司管事癸卯遷都督僉事管前軍都督府事所至
勵清操恤下士剗宿弊振官常聲譽赫然庚戌秋
虜酋大入爲患左都督陸公炳言強弩之利因表
伯兄教弩京營伯兄疏陳製弩用弩之法千餘言
得

俞旨訓練萬人踰年而藝成又博采古人已試成績
彙爲一書名曰弩考其淹事精覈如此當是時仲
兄貢春官選入史局授中書舍人歷尚寶卿陛舉
進士濫竽詞林歷今官共迎先夫人就養京邸者
二十餘年伯兄每退食畢仲兄暨陛承顏膝下呼
諸孫前戲爲娛獨居輒追憶先公哽咽廢食撫膺
有淚痕然弗敢使先夫人知恐觸其感耳遇忌日
先夫人哀弗能禁則舉家素服聚哭以爲常伯兄
天性剛嚴至奉先夫人聲柔色愉惴惴焉慮有不
勝又之益弗懈癸丑四月先夫人遘疾是時仲兄

以展掃祠墓侍
請先歸惟伯兄暨陞在侍伯兄不解衣不交睫夙夜
躬進湯藥五月五日先夫人長逝伯兄悲哀慟哭
蔬食水飲一如喪先公時蓋年既七十餘矣親友
勸以節哀從禮弗聽乃陞朝夕與同寢處食飲又
弗敢勸也伯兄䟽乞休致塟母
上許之賜給驛扶柩而南次淮口仲兄奔訃自故鄉
來哭舟中見伯兄毀瘠骨立甚訝甚憐比渡大江
伯兄體已不支然猶汲中泠泉烹茗匍匐薦几筵
謂先夫人不嘗菽味者積有歲年悲感益甚奄奄

抵杭城北關竟以絶粒終于先夫人柩側是歲九
月十五日也訣無他詞惟云襄事有兩弟在吾從
先人遊地下足矣嗚呼痛哉前一夕有巨石墜河
群舟皆撼杭人傳語嘆異及聞伯兄之變識者知
爲星殞云于錦衣衛署指揮同知鈺䟽聞
詔贈都督同知賜祭二壇仍許鈺還鄉塟父暨異數
也伯兄洞究韜畧諳九邊地形京中諸閫帥過詢
山川險易屯戍犄角之勢伯兄指畫論議悉中肯
綮相與嘆服而退發爲詩文詞確意高有關世教
匪徒藻飾爲工凡天文地理律曆毉卜諸技藝皆

所旁通謂古之名人未有遺小物牿聞見而能適
於用者亦其心計精力優爲之爾又工繪事爲薦
紳大夫所珍慕然寔藉此寫終天之恨有所托焉
而非其志也爲人正直端方晝地而蹈人不敢干
以私與人交勸善規過無隱人咸敬信每祭祀齋
沐將事鞠躬屏息如面祖先治家誡子弟甚嚴乃
子弟事之惟謹素行可質神明孝尤顯著
諭祭文畧曰始以痛父危難而捐軀莫及耳遂失聰
繼復哀母劬勞而扶櫬過傷身因殞絶秉忠篤孝
濟美象賢宜錫褒崇風示閭里

聖明固畢察之矣吾鄉雖三尺童子無弗稱伯兄孝
者巡按浙江御史趙君炳然行部至姚采輿論特
䟽于
朝旌曰孝行之門伯兄生成化壬寅十二月十日訃
年七十有二娶潘氏累贈夫人側室宋氏徐氏俱
先卒宋以子貴贈宜人子男一即鈺襲授錦衣千
戶中癸丑武舉晉今官女一適韓僉事子燿由太
學生納貲爲臨山衛指揮孫男三如津如源如沛
女二鈺以甲寅九月十六日塟伯兄寳湖山與潘
夫人合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將乞當代鉅公

之言勒諸貞石泣告余曰叔父其狀之余米也汪
先公留情國事弗遑教子乃余稍知嚮往寔伯兄
教之成之今已矣以先夫人之喪抱戚山廬又厭
翰墨促尋至禪祭後乃始追述而百感憑塞又屢
擲筆焉嗚呼傷哉今撥拾伯兄之平生如右稜稜
稽實不敢支證帳冀立言大君子財擇而闡發之
庶來世有攷云爾

仲兄尚寶司卿仲泉先生行狀

仲兄尚寶司卿仲泉先生者先忠烈公仲子也
先公諱燧仕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贈

禮部尚書謚忠烈配先夫人楊氏生三子長先伯
兄諱堪前府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旌孝行先公
先伯兄別有傳誌具載矣仲兄諱墀字志朝別號
仲泉生而聰慧七歲時塾師面授千言食頃成誦
陽明王公在座奇之贈以詩稍長爲諸生工舉
子業乃又善爲古文詞不屑屑章句之習先公歷
官魯汴藩臬同官過先公見所爲文無弗稱許正
德中先公入江西道遣伯兄等奉先夫人歸餘姚
學內江劉公瑞校餘姚士寘仲兄高等即有時
名己卯宸濠以國反先公以罵賊不屈伏節弊侍

至浙吾兄弟痛憤誓操刃赴難乃先夫人哀苦甚
憊又殊注念焉伯兄即日行留仲兄陪侍先夫
人且痛且慰數日竟亦行後先抵江西大憝既平
兄弟聚哭扶父柩歸塋結廬墓側終制仍服墨衰
畢三年事在伯兄狀誌中已學官敦趣就試以父
變非常爲書力辭久之乃就試乃後有司辟仲兄
脩邑誌詞整事核咸稱有史才督學進賢萬公潮
選兩浙佳士共學於省城後進諸生多從遊舉
益起乃數試竟數不第嘉靖己丑
詔天下學官弟子高等者貢春官不用積歲例號曰

選貢仲兄首應選時伯兄爲錦衣指揮奉先夫人
祿養陞亦留京候春試而仲兄北來卒業太學會
內閣以纂脩取六館士若干人封卷以請
上定四人仲兄與焉入史局三年丙申授中書舍人
時伯兄官京營陞爲翰林編脩矣先夫人愈益安
京邸如家焉仲兄供事內閣己亥加六品俸壬寅
晉大理寺寺正掌文官誥勑乙巳改尚寶司司丞
加五品服辛亥晉今官加四品服嘗扈
蹕南巡儀直西內預脩
祀儀成典大明會典訓錄王牒諸書錄幣珍羞時賚

寵踐終始奉職惟謹諸宰輔賢之夫仲兄以儒生倂
跡爲兩制文學之臣出入禁闥二十年横金被紫
人稱奇遇云辛亥先夫人年九十矣兄弟爲奉歸
計伯兄號乞歸不允明年仲兄以展掃祠墓得請
先歸又明年先夫人終於京邸伯兄曁陞扶母柩
入淮口仲兄奔訃來哭舟中伯兄以毀瘠傷生仲
兄曁陞扶母兄柩歸餘姚朝夕泣奠先夫人几筵
族諸伯兄所日以爲常旣葬先夫人仍廬墓側如
葬先公時乙卯夏海寇犯餘姚掠吾孫氏境聲逼
廬所廬左右居民聞者逃去一空猶戀戀相守冢

僅強之舍泆奔郡城寇退輒歸終制未忍遽易服
衆請曰時制也仲兄謂陞曰吾輩實抱痛終天顧
今服官非書生比矣如時制何乃強易青衣角帶
出謝鄉大夫諸嘗弔奠者仍屛居不與宴會期以
畢三年丙辰二月十八日仲兄在郡城以微疾不
起距生弘治己酉二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有八
嗚呼仲兄強毅有膽力人也弱冠侍先公於京邸
嘗讀書城南寺中與同舍郎談鬼神誰能昏夜走
數里外雜塚間取祭爐來仲兄獨能同舍郎嘆服
平生不畜妾媵自奉儉約服食器用與寒素同嘗

佯辞約以睢然交游海內之士披露衷悃然或面
折人人亦信其無他鮮怨之者旣逝人咸惜之先
是郡邑崇祀伯兄於鄉賢祠令仲兄與俱所著易
學衍義檄垣日紀二大集略詩文數卷藏于家配
鄧氏封宜人都給事中軒之女子男四長鏌以先
公廕補光祿寺署丞早世次銅國子生鎡舉人鑿
國子生孫男八如海國子生如瀛庠生如漢禮部
儒士如澄如湯如瀚如游如汲女二曾孫男三應
桂應松應栢女四吾孫氏之先睦州人自諱岳者
仕後唐爲三司使卒葬餘姚燭谿湖之北麓子孫

因家焉後七世諱應時者仕宋爲邵武軍通判倡
道學於東南學者稱燭湖先生又五世諱原彝者
仕元爲山陰儒學教諭世燭湖之學學者宗之入
我
朝文章節孝代有聞人高祖諱銳以長子泓貴封監
察御史曾祖諱溥祖諱新俱以先公推恩贈禮部
尚書銅等卜以丁巳正月某日葬仲兄於湖南之
玄真山將請同邑少宰謝公爲銘陞宜爲狀備采
擇憶自先夫人棄代兩兄繼逝遝歲三喪百感併
塞嘗狀先伯兄矣忍復狀仲兄然匪狀曷以銘也

乃收涕叙次如右

楊宜人王氏行狀

楊宜人者陸外舅東園楊公配也公諱應獬仁和人以賢科起家仕至伊藩左長史致仕别有狀而其處家庭篤倫誼人咸稱長厚君子外内無間言則宜人有力云宜人諱志端字公貞姓王氏錢塘著族父誼爲江西饒州府通判通判君娶千陳以成化辛丑十一月十八日生宜人宜人天性端慧不苟言笑而精業勤事出諸女右讀孝經列女傳解大義通判君喜曰吾兒不以婚凡子諸以婚議

者輙不許年二十矣其時東園公爲諸生有名年二十九未娶通判君將許之人或勸沮通判君曰此吾佳壻且正古禮婚嫁時也意者天作之合有待而行耶竟以宜人歸東園公時公父贛縣教諭君暨母畢孺人歿數年矣宜人念之晨興必詣祠所脩容致敬歲時享祀豐腆至脫簪珥具時物以獻每曰婦不逮舅姑如婦職何公聞之惻惻增愴念焉公兄弟五人於倫弟四既失父母以所事父母者事伯氏兄嫂宜人事之如舅姑家政無巨細惟命與妯娌娣姒十餘輩居久而能和咸稱其賢

公數省試數困曰豈吾命不應一第耶宜人勸慰之徐曰士之學猶農之耕不耕不獲耕矣不盡力亦竟不獲且併前力棄之則何言命公愈益感奮嚮學嘗竟夜不寐宜人爲治供具甚力正德己卯公第省試高等然數會試又數困嘉靖壬辰謁選吏部除直隸冀州知州宜人從冀州改知河南裕州宜人從裕州晉廣西南寧府同知宜人從南寧所至飭內政惟謹公既貴兄弟有空乏者周之宜人實贊于內不爲靳嘗念伯氏老且孤迎養于家十年伯氏兄嫂相繼卒公在伊藩宜人留家居竭

貲爲治喪營塋觀者咸稱即東園公自爲之又奚加焉公有子三人女五人長子武貞早世次文化太學生宜人出次文成側室沈氏出宜人撫文成無異已出文成日依宜人側若不知沈爲其母也女皆宜人出公命諸子就學宜人亦教諸女學各隨質所就有能詩者鄉人以東園公多令女爲羨談寔本宜人數云歸陸者文儼第三女餘皆適名家語在東園公狀中先是癸丑公卒陸既狀之矣後三年爲丙辰八月六日宜人卒文化來京請少保大學士李公將以合塟銘請焉陸又爲宜人狀

夫內行不出閫乃陞兒女行稔知宜人淑美種種
可稱故兹不詳東園公宦中事而詳家庭事如此
惟互觀采擇焉

孫文恪公集卷之五

孫文恪公集卷之六

古越孫陞著　吳門□□□刊

墓誌銘

明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韓公墓誌銘

嘉靖丁未十月二十三日山東按察副使致仕韓
公卒于家先是公嗣子福建按察僉事柱疏乞終
養既得
請未抵家而訃至僉事君有遺憾云公諱廉字守清
別號尚意其先蓋相州人宋忠獻公琦之裔有名
亞二者從宋南渡籍餘姚故今子孫世爲餘姚人
高祖裕七大使曾祖大中祖孟珙父衡娶于柳以
景泰甲戌十月一日生公幼穎異長游邑庠有名
舉弘治壬子鄉試高等丙辰進士授任縣知縣任
土隘人瘠轉徙者半公誠撫義約省刑節費民縣
是父母之相率歸附縣故有契稅當事者往往乾
沒公臧籍積貯以城圯爲工構城城完民不知役
三載政成
徵爲廣東道監察御史行之日老幼塞衢攀轅車不
得行已爲立石紀績乃後盜起攻任縣城弗能克
民感公遺惠復紀之石繫思焉爲御史首上選正

人崇正學疏
上嘉納之印馬南畿陳馬政二事至今稱便正德初
上命御史按福建風裁凜然漳南盜肆侵掠督師勦
平
賜白金綵紵當是時逆監劉瑾擅權欲以變學冐功
脅之禍福公不爲動乃籍他事留再巡與在必獲
公抗持益力瑾矯詔調高安縣知縣已又搜舊牘
摘微過詔下貶官者三循斷之逮繫禁獄甚困將
甘心焉踰年瑾誅事白除通州判官稍遷潞州知
州以憂去服闋補知泰州晉河南按察僉事山東
副使兵備天津調辰州府知府公屢仕屢與鑿鑿
南北至是益志意倦矣上疏乞骸骨會
今上登極特奬恬退復副使致仕公乃闢别圃植花
卉日與耆舊觴詠娛樂幷飲射讀法足不履公庭
鄉人咸敬重之行部使者至餘姚必造其廬問焉
享年九十有四公襟度高朗視天下事無一可攖
情者方觸逆瑾逮禁獄人爲公憂公則曰死生命
也憂何益處之裕如傳稱達者齊榮辱一禍福其
信然耶乃竟不及于難乃又以壽考終天道福善
公之謂矣配恭人范氏儷德偕老别有誌側室包
氏苗氏公無子以弟𢈔子爲後即僉事君自襁抱
過育克嗣公業娶陳氏女二一歸新淦邵知縣子
庠生烓一歸陞先忠烈公與公鄉榜聯名友善約
爲婚後各舉子女乃締盟焉僉事君初亦無子以
從弟𢈔子光爲後繼生三子曰燿國子生日耿日
旗女一曾孫男二子均子垕僉事君于歲戊申九
月十有五日窆公豐山之西麓與范恭人合以誌
銘屬陞乃撫其平生誌如右銘曰
越山巉秀挺生鉅公慎憲維則上徹
宸聰百折不回一辭而退煌煌
制詞公眞無媿彼逵鴻漸羽可爲儀完名上壽寔世
所稀有墳巋然豐之西麓過者瞻思吾辭郁郁

明雲石岳先生墓誌銘

余嘗讀史至傑士弗究其用汶汶淹草莽以死未
嘗不掩卷而嘆也古今人不甚相遠者前工部郎
中雲石岳先生寔上谷傑士方今邊陲多警
當宁憐才與情屬先生將畀之重寄大立功名而竟
一疾不起惜哉先生每中夜抱膝籌兵食至曉不
輟嘗遺書當道其略曰糧餉空虛兵戍冗濫養非
所用用非所養古稱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矧以千

金給坐食又云山西京師之屏翰三關山西之咽
喉三關有備則山西不足慮矣又云兵貴精不貴
多無選鋒曰北百里趨利者蹶上將今調兵遠至
自遼陜非計之得也嘗欲上書
闕下備歷九邊分屯建戍選銳募勇起遼海迄今蜀
川修洪公舊業以扼湖河之險追王浚遺跡以復
興和之城徙朶顏諸夷于開平廢壘以大寧地內
屬振哈密爲弱之裔以制土蕃又欲彷金元故事
立瀛海平灤諸鎮册冀
神京諸所經略既定則西羌不敢窺甘凉而吉囊俺
答無能猾夏也有志未就不重可惜哉先生性剛
烈遇事輒發然心極慈仁恤困扶危古人不過但
夫有一言當理亦不忍棄少負奇節以上谷僻壤
寡見聞挾册來京從學士許公游許公奇之壬午
領順天鄉薦丙戌登進士第授行人使浙歲歉見
餓莩塞途還
朝即上疏備遺賑一疏詞甚激切已復兩劾權貴身
攖數十事遂落職爲山東齊東縣簿稍遷山西曲
沃知縣累晉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職所宜舉不
遺餘力會

朝議群臣才可往諭安南者先生名在選中己亥正
月也
駕幸承天先生首諫止
詔下禁獄凡六閱月獲
賜罷歸上谷平生憤激之抱時於聲詩焉發之先生
美鬚髯頎身長七尺儁然一魁雄丈夫謂當遐齡
而官止郎署謂必遐享而年僅五十有一唐崔祐
甫云主恩非臣下所圖天命非生人所制詎不信
然然宏才勁節焜燿於人耳目海內稱英傑者必
歸焉子魯應貢游太學嘗往來艾綽有父風將撰
遺文以傳來世先生其不死哉系曰先生諱倫字
厚夫雲石其號也七世祖貴元末與邑人趙普勝
聚義兵於淮滁間值我
太祖高皇帝兵起歸附授昭信校尉貴生享死節於
鄱陽湖之役無嗣弟通襲通生二子長春襲調懷
安衛仲興客死廣陵興生安安生雄籍從父爲千
戶先生父也母皮氏暨配程氏俱
封宜人子男二長即魯次遐女二長實適本衛聽選
都指揮同知次奇許聘王憲副第四子洛孫男二
長齊翰次寅翰孫女一俱幼先生生弘治壬子八

月四日卒嘉靖壬寅十一月二十九日以
月十有七日𡎺城西廟山之原魯曾學易于余
狀走千里請銘銘曰
其蓄也鋭胡施之遑其植也厚胡嗇其年嗟嗟雲
石悠悠蒼天萬形俱敝維名不刊刻及嗣人以振
以延英靈永安廟山之原
明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及公墓誌銘
嘉靖庚戌三月十有三日戶部左侍郎致仕及公
卒訃
聞遣官諭祭于家為治塋域如制侍郎之子太學生

萬言等始也杖而悲號不得遑次已膺
卹典萬言乃匍匐詣
闕下謝如禮乃持山東僉事彭君蕃狀過余請銘按狀
及氏世為交河人其先有名伯恭者尤宗起家伯
恭生善叢儒進太學仕為齊東縣丞善生昇昇生
琮琮生淮公父也兩世俱以公貴
贈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大母高氏母張氏俱
贈太淑人自齊東縣丞後家世力田至公始振儒業
補學官弟子駸駸有時名正德癸酉領鄉薦明年
舉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夫不由倅令庶官不得

任臺郎給舍自唐制則然至于今弗改而公以進
士得之才望可知已是時流賊掠畿甸甚熾都御
史甯杲討賊無功公疏劾罷去乃後代者竟剪滅
焉虜犯邊邊將失守言官多有論劾公獨疏俾門
未杜債帥成風顧欲將才兵練是塞源而浚其流
也人以為確論嘉靖初奉
部褒錦衣官校華冒濫者二萬有奇請托不行歷工
科右兵科左遷寧國府知府寧國習俗詭浮號難
治公誠撫義約獄訟稍清會南京太僕寺議以他
郡馬移牧寧國輿情恟恟稱不便公下令慰諭移

文為達其隱事遂寢民立生祠俎豆之調守慶
以父喪歸終制補鳳陽遷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
道時海寇不靖公督捕八十餘人中有有力者賕
肇雷路事
聞勅公歸里聽褒褒明無他改除陝西遷布政司參
政以母喪歸終制補湖廣遷山西按察使右布政
使轉左轄所至皆舉其職入為光祿卿未幾遷南
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公于江防諸務
既殫力脩明乃又謂南人鮮精射者巡行諸部輒
身先武弁督習之於是江淮之間脊弓腰矢者紛

出矣
召拜户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因病乞休
上特允致仕抵家四日竟不起距生成化丙午六月
二十九日卝年六十有五公致身青雲顯名當世
尊貴矣顧遇鄉故賤貧甚厚用是卒之日遠近老
幼踈戚聞之無弗嗟悼有垂涕者公諱官字士顯
别號二河配張氏早世
贈淑人側室陳氏范氏子男三長即萬言娶沈光祿
女次萬祺官生聘倪進士女又次萬祥尚幼女二
一歸任縣尹子庠生衍一歸彭僉事子首孫男一

如[illegible]高[illegible]等以十二月某日窆公城西之原與張
淑人合銘曰
東有瀛海浩淼無波支踈派衍歸于二河二河淵
澄秋毫可鑒王明汲之其施乃徧以溉涸轍以過
狂瀾連天行地日夜潺湲爰澈餘芳流光奕奕後
千百年彌延世澤
明代府左長史進階大中大夫高公合葬墓誌
銘
代府左長史小山高公卒余兄弟往哭之明日其
孤懿厚持通政郭公狀請銘曰父遺命也嗟嗟余

詎忍銘高公哉 公諱壁字德卿世居京師弘治間
先忠烈公為刑部郎中公與余仲兄師事盤山張
先生每過宿邸舍讀書夜分不輟後余母夫人亟
稱高秀才勤學以勵余輩云正德初先公復補刑
部公時領順天鄉薦矣以通家子弟過從先公執
經考疑余雖童丱知即所謂高秀才者甚敬禮之
已先公遷外藩聞公第進士甚喜歲己卯先公以
都御史巡撫江西嚴逆濠之變公寓書弔慰越十
餘年余伯兄都督仲兄尚寶丞暨余濫竽詞林再
集京師公為左長史自代藩入

賀相與敘疇昔君兄弟然未幾別去今公謝病歸
門可晨夕晤言而竟長逝矣嗚呼悲哉公績學鉅
儒篤行君子也始為定遠知縣以廉惠稱尤加意
學校改順德教授邑人留屐以繫思在順德奏與
是倡忠信是基孔訓是稱諸生貧者分俸給之周
弗悅且服遷國子博士飭立師道如順德時比遷
今官輔佐
王德三載加四品服色丁內艱 王請虛位以待
上許之九載考績撫臣踈薦公賢進階三品服仍受
徙課義多造就為時聞人性孝友執親喪情禮備

至𥘉兄甚恭養窮姊終其身鄉人稱之作文以理
爲主不尚雕深靡麗所著有小山集小山便筆悅
吾錄輯有唐詩頖抹史鈔名類考集昭君詩卧遊
集若干卷藏于家配宜人曾氏奉舅姑甚謹微時
伴公夜讀刺繡不輟脫簪珥助貴服御寒素及公
登第命服外猶寒素也然于賓祭必極豐潔撫側
室女如已出逮下有恩先公四年卒公生成化甲
辰十月十三日卒嘉靖戊申七月二十一日得年
六十有五宜人生弘治戊申十一月四日卒嘉靖
甲辰月日如所生得年五十有七子男一即懿學

府學生文行不失世守娶 韓府左長史林公春
文女二側出未字孫男一子立女四俱幼一以公
卒之年八月二十八日葬豐臺村祖塋與宜人合
系曰高氏之先秀水人門有百餘年橋樹人呼為
大橋樹高家曾祖官
國初從戎因家京師祖昱潛德不仕祖妣孫氏父堯
以公貴
贈如其官母朱氏
贈太宜人銘曰
於昭左史學綜行執於睦宜人允配君子[illegible]

臺二魂兮是遺澤未湮以昌來嗣

明故商城縣知縣封刑部主事馬公墓誌銘

馬公既卒之明年為嘉靖己酉其冢子按察副使
自四川聞訃奔歸卜以十月十有三日葬祖塋之
次前事一月走書京師請銘余與按察君同舉進
士有世誼宜爲之銘按國子司業盧君狀公諱亨
衢字道行別號東野其先青州人高祖顯忠永樂
間例占德州衛籍因家焉曾祖愼祖雄世濟淳厚
考昌豪爽克振厥宗事見都御史傅公所撰誌中
母顏氏成化壬寅八月十有一日生公公抱奇負

未毀齒已善屬文甫髫補學官弟子博通經籍從
父侍御公器之携遊京師友海內名士學益進正
德丁卯領山東鄉薦再上春官不利已杜門讀書
青絶意仕進厥考趣之曰汝母已不逮養吾且老
矣可柰何公乃惕然謁選銓曹授河南商城縣知
縣迎父就祿居官克自飭勵邑豪有李朝者捻懸
拒捕偵得之夜餽五千金求免公叱出竟寘諸法
大學生丁某欲誣其仇先以百金爲贄正色斥之
丁慚懼而退境內變大作僮仆相望命賢多方禦
治衆賴以全治邑稱大治會郡倅以他事撓公卬

日飄然解組百姓呼號攀送踰汝水不忍去既
結屋數椽與諸季戲綵娛親謂返初服軒冕不換
也迨考以壽終公哀毀如喪妣時四方來弔者稱
純孝焉以子貴晉
封刑部主事既拜命訓其子曰賴先德以有今日吾
願足矣汝職為民司命不訑瀧罔忏表中語手求
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也小子識之用
是按察君歷主事員外郎郎中有明允聲出守成
都治績為他郡最游陟今官皆公所教云友愛甚
篤先產悉讓諸季天性愉朴子性近浮華者譏之

文根理致好吟詠有東野漫稿東野詩餘藏于家
娶焦氏司訓君濟之女以淑德稱
封安人子男二長九德即按察君次九功學官弟子
女三長適指揮于仁子世相次適義官王綸子禮
聘次適庠生賀舜年子登孫男一斯才女三長許
聘尚寶司卿程瑾子訥餘尚幼公卒之日為戊申
十月二十有五日得年六十有七銘曰
商城舊令猶稱馬公飄然解組彭澤之風讓產辭
包郤俞伯起執曰古賢今不可儗厥施未究延于
嗣人銘垂百世托此堅珉

曹君通甫墓誌銘

曹氏之先姑蘇長洲人也曾祖仲昇祖綸太學生
未仕而卒父鳴太醫院御醫占籍京師卒塟城南
之東春村子孫家焉君諱造字通甫幼謹慧習舉
子業且就緒矣而御醫公聚岐黃諸書君間取私
閱之輒究醫理晨夕與御醫公論醫御醫公亦輒
不能難乃以醫侍
武皇授太醫院吏目嘗賜一品緋衣服色
武皇晏駕以例落職仍供太醫院事君既世醫遠近
求濟者踵至無問貧富一切應之所報厚薄有無
不較也與人交緩急必赴善終始周急時御醫公

襟度倜儻增飭室廬延賢士大夫為治具觴詠無
虛日顧不植產庇其子人不知也君甘守澹薄愈
益敬順醫藥所入悉歸御醫公御醫公少有慍色
衣冠跽請必霽顏乃已仲季二弟俱補藩府良醫
或以勸君君曰吾冢嗣也親老矣詎忍以升斗遠
遊色養御醫公卒竭力喪塟如禮暇則携粮挂謁
丘壠以紓孝思事母鄭氏孝養有加每食飲不敢
先比疾革他無所憾惟以老母弗獲終侍為恨母
氏慰之曰汝弟若子在可無慮君已瞶眩猶頷之

而涕泗交下嘉靖乙巳正月二十有一日也距生
成化丙午十月一日得年六十配范氏文正公之
裔子男四長應龍庠生次應驥冠帶醫士范出應
駿應駉側室劉出孫男三長子朝㒜學未艾次子
登子賢女二俱幼將以閏正月二十七日祔窆于
御醫公之側應龍等持大行張君承憲狀請銘雖
應龍應驥從余游垂二十載寔稔知君誌而銘之
曰
吁嗟乎曹君生孝厥親歿亦相依安厥魂葬彼臬
村有閟二墳天道不爽世澤未湮吁嗟乎曹君

尚寶司卿孫公合葬墓誌銘
嘉靖丁未五月二十有五日朝列大夫尚寶司卿
致仕孫公卒其仲子顯祖持儀部郎中郭君狀來
謁請銘余未第時傳經都下嘗授易顯祖稔知公
銘曷可辭按公諱伯堅字道夫其先山西潞安人
永樂間始遷興濟宗曰衍以元曾祖諱旺祖諱議
皆隱德不仕父諱友以公貴贈尚寶司少卿母李
氏贈太宜人公幼勤學弱冠補校官弟子屢舉不
第勤學益弗倦斷以文藝自致朓跡立圜會弘治
癸亥

廟單恩戚里拔為中書舍人公以
君命不可違也乃出就職然猶耽嗜經史誦習不休
正德丁丑考績遷大理寺寺副尋掌中書舍人事
嘉靖乙酉遷尚寶司少卿壬辰晋卿加四品服色
俸級掌事如舊公諳練典章凡
先朝沿革能悉記人有叩之無弗應者不為崖峻幅
截之行亦不然隋阿媟待僚友和敬丞至出入
禁闥三十載謹厚無過聲譽流縉紳間當是時公弟
伯強為通政使司經歷伯義為鴻臚寺少卿京師
人士以興濟三孫衣冠之盛為侈談云年未甚衰

即疏乞休致或勸止之公曰
明主御極典百司庶政釐有人也吾以書生叨顯秩
幸免過舉不於此時見幾引退更復何待疏再上
得
允與論高之興濟小邑孫氏寔巨室公歸不以勢加
鄉里又時時捐餘貲稍賑貧乏邑人多頌其德宅
第在縣治東築一小軒焚香閱書以怡朝夕軒側
有園蒔花木奇傲其間時二弟亦既家居恒置酒
興故舊高會有廣受之風余嘗南歸過興濟艤舟
河滸公出延欵叙平生幸公無恙越數載乃竟不

生成化壬辰享年七十有六配錢氏知縣錢
秩女淑慎幽閑克脩婦道生成化癸巳卒弘治壬
戌得年三十繼配馬氏義官馬鳳女德不媿錢有
遺子無異已出生成化甲辰卒正德丙子得年三
十有三俱贈宜人至是公諸子擬啓二宜人之藏
奉公合焉禮也子男五長繼祖義官錢出次即顯
祖縣學生馬出次耀祖國子生今繼室金氏出揚
祖繩祖俱國子生側室楊氏出繩祖為弟伯強後
女二長適天津衛百户梅嘉賓次適國子生白棟
孫男四董萼韞賁女五長適天津衛百户張彭鶴

次適趙副使男澍餘尚幼銘曰
古稱燕趙士尚奇節公率其常聲光亦燁有積厥
仕或不令終公能勇退以振頽風緊淑二嬡從公
幽隴銘石有詞用垂脩永

贈刑部員外郎商公合葬墓誌銘

嘉靖丁未九月六日商太宜人陸氏卒其仲子刑
部員外郎廷試奉
使獄雲南事竣取道奔哭會穉令
制使臣聞親訃必請
閤領内府文字重

君命也乃員外君不敢違制又弗忍遽遠几筵至戊
申六月始抵京畢役過余請曰自歲庚寅十月五
日先大夫棄代墓木拱矣而未有銘茲奉母氏合
窆焉顧圖所以不朽者按狀公諱公澤字景仁別
號訥齋其先自汴徙嵊至勝三敎授再徙會稽祖
彪隱德不仕父澄宰楓亭上官廉其能俾署仙遊
縣事多惠政已乃浩然賦歸因自號歸樂母秦氏
成化丙戌某月某日生公幼簡重不作兒戲稍長
治舉子業有緒矣一試弗偶即棄去曰吾寡兄弟
職當侍養於是日奉歸樂公伺意指勢壺榼徜徉

山水間然暇輒事書史旁及陰陽星術靡弗探究
鄉稱儒雅君子云執親喪哀毀如禮不用浮屠倡
族建祠一區定儀式歲時祭享族有病疫死者相
枕籍人多避匿公獨朝夕往經理其喪與朋友交
悃愊見情無妄語雅好吟詠不苦鍛削有訥齋稿
藏于家享年六十有四配太宜人教授謝公某仲
女孝事舅姑恪供賓祭自奉覦又節約躬紡績計
米鹽訥齋公重誼輕利弗甚治產賴太宜人以不
匱歲乙巳
誥封公刑部員外郎太宜人封如今稱太宜人謂二

于曰汝父義方為教以有今日乃弗獲並被顯融
泫然泣下二子感泣不勝生成化丁亥某月某日
享年八十有一二子者伯璡甲午鄉薦任汀州府
推官仲即廷試辛丑進士歷今官一女適貢士劉
世勳孫男六為宗為臣為正為士俱邑庠生為仲
為京尚勿孫女三曾孫男四銘曰
維商國姓也世澤必長信耶訏濬其源峽衍其流
稽助其淵嗚呼樊江之涘閟二德千禩垂休有銘
石

明福建按察使王公合葬墓誌銘

正德甲戌先忠烈公為山東按察使余以童子從
侍時臨潁王公為副使以故得識公子守謙乃嘉
靖壬寅守謙遊京師乃知公以福建按察使入
覲卒京口且二十餘年矣又三年乙巳守謙書抵余
稱母封安人李卒將謀啓公藏與安人合請銘公
壻户科左給事中陳君棐為狀狀甚詳乃陳君又
與余同年進者也念世誼之厚銘不得辭按公諱
金字曰良世為許州臨潁人父曰相母邢應天經
歷贈女相父曰璽巢州判官璽父曰睿合州知州
蓋世閥至公益顯云公少嗜學長游邑庠晉舉于

貲前學憲副車公某州守邵公賓皆器重之辛酉
舉于鄉明年登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宦盧蕃廠有
中貴人在産輸納輒撓法公獨守正不阿奉
命榷税浙江定估以至秒者為準奇羨不入浙人至
今稱之改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有明決聲擢浙江
按察僉事分巡温處二府時鎮守太監劉景依勢
作威大肆誅求會各道守巡官送灾青文冊索餽
千金否即嘗禍百出公不為動温守啓餽物以俟
公聞之怒曰今日之事以為民也柰何先剋民媚
一官堅耶竟不餽劉劉亦竟不能有加於公於是

名震兩浙既乃歲饑發倉廩賑活貧民數千人薦
使者薦牘交上擢山東按察副使顓理驛傳恣劇
宿弊人人稱便值流賊猖獗總制少司馬委公軍
門用事多所裨贊以致有成功兼嘗臨清曹濟兵
備境内恃以為安此余在山東時所睹記者也擢
福建按察使故事本司諸費責辦庫役公曰是導
奸也一切禁止任三月省費數百金剔蠹直究頑
聲載道
訓論將大用之而竟已矣公歷官十五年捐館後橐
無積金家無拓産生成化辛卯某月某日卒正德

丙丁某月某日得年四十有六安人李同邑著姓
歸時公為庠生甚窘安人勤儉以相之以事舅姑
甚謹暨公歷官閩政一倚安人無內顧憂安人後
公二十九年卒撫遺孤存舊業所以植王氏者厚
矣生成化辛卯正月二十三日卒嘉靖甲辰二月
二十四日得年七十有三子男三長即守謙邑庠
廩生次守誠次守謨女四長適元城令谷雍次適
即給事君次適許忠節公仲子恩生琥次適舉人
谷嵩孫男三三省三畏三聘女二埜期在十月某
日墓在城南某地之原銘曰

黃河之南潁水沄沄鍾靈毓潤代有聞人於皓王
公寔韻之傑含香二省執法三臬長獨方騁遽薄
虞泉天道不爽其昌後昆於穆安人克相夫子膴
膴新阡雙玉埋是

有明思梧錢公墓誌銘

是誌也誌思梧公之墓也按狀公諱庠字汝養姓
錢氏出吳越武肅王裔宋通州守諱邁者守土不
移命子亢孫籍常熟家奚浦入我
皇明常熟之錢日以盛曾祖諱寬祖諱順伯父諱某曰友梧
父諱椿年曰友蘭友蘭翁才略行誼為鄉長者享
年九十有一生二子長諱某領鄉薦為烏程縣令
次即公友梧翁卒無嗣祖謂友蘭翁曰盍以次子
後若兄於是公為友梧翁後年尚童丱所後母王
生五女鍾愛奩具過厚產遂落公稍長不以羸縮
介意日夜思友梧翁扁齋曰思梧因以為號事母
王惟謹公質本慧偕兄業儒有緒矣乃以出繼一
意幹蠱捐去儒術居數載家漸饒裕乃嘆曰丈夫
弧矢射四方安能株守立壑於是北遊京師交當
代名卿談古今稱先王慨然有樹立之志會撫寧
侯朱公某掛印平蠻兩廣聞公才辟為記室料敵

制變贊畫居多以功歷階錦衣右所副千戶後又
叅遊左軍事暇則吊巫閭遵鐵嶺周視山川險隘
人皆壯之將底績奉
詔田籍乃又嘆曰士無能自致莫委厥咎致矣而沮
洛不行吾獨且奈何哉太湖之涘駕扁舟舉范蠡
遺跡足自老也於是徜徉三十載以壽終是為嘉
靖辛丑十二月二十四日距生成化戊戌六月八
日得年六十有四公奉友蘭翁孝敬備至事烏程
公甚恭所生母沈所後母王先後棄養哭盡哀喪
埜皆厚勉子力學待用未艾若諸細行可稱不具

論論其平生大節如此配王同邑某省叅政公某
女先公十九年卒繼成無錫某省僉事公某女子
男四應奇娶秦應瑞娶楊應昌娶丁繼孫俱王出
應隆聘王成出女三聞相呂燁婁玄其壻也孫男
三懋德懋才懋賢女四將以某年月日窆某山與
配王合余未第時嘗偕應奇應瑞遊國學茲應奇
輩請銘乃銘之曰
文爲業也而以武顯仕爲通也而以隱終孰使孰
尼罔懌罔惘古之傑士將無同百千年後攷斯銘
者知世有鉞公

孫文恪公集卷之六

孫文恪公集卷之七

古越孫陞著　吳門人　袁洪愈　校
　　　　　　　　　　徐　栻　刊

墓誌銘

明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吳公墓誌銘

吳之先長沙湘陰人也自唐荆南節度使師道以
來代有聞人至
國初有名受者從戎山西振武衛屯田塞下世籍焉
受生廣廣生亨亨生安安生璉領成化丙午鄉薦
仕至山東轉運同知轉運君配趙妊有奇兆而生
憲副公公諱嘉聰字惟德別號雁山性孝友方數
歲時曾祖暨祖以老壽在產每晨省先曾後祖轉
運君喜其孝且知禮受尚書於安陽王尹尹閱其
文曰傳吾經者此子也弱冠領鄉薦尋舉進士初
授豐城縣知縣扶奸剔弊均役募逋碁月境內大
治土寇嘯聚于瑞州麻嶺冶塘諸寨勢甚猖獗至
勤天兵公往督戰相機力敵擣其巢穴總制尚書
陳公金巡撫都御史俞公諫巡按御史萬君實交
疏其功
賜白金綵幣考最擢守曹州是時黃河下流潰決公
刻期築坊爲民捍患大學士靳公貴爲文紀績于

石調守臨清州去之日民遮道攀戀如失慈母留
冠發懸之城門臨清兩京咽喉
武廟特中貴出鎮掠賈商賈誅求有司扈熖甚熾公
以禮繩之又法制其爪牙始稍稍歛迹撫按剡薦
擢刑部員外郎將之官會江西逆變朸靖朝議擇
守南昌以屬公地瘠民殘紀綱凌縱庶官亦尚未
備公撫摒之時叢宸濠逆狀還久未上即援筆屬
草不終日而定
勑下守臣擇宗裔可續　藩祀者
諸王類有請求人懷異議公秉正裁決推弋陽王與

情辭服歲大旱移檄屬邑讞究獄𤍭瘞務引咎露
禱雷雨大作仍冐步以歸百姓懽舞郊迎歲復大
稔江隄大圮豐城當其衝南新横罹其害僉曰惟
吳南昌可任公乃悉力規計不煩財力旬日而大
役告成輿萬世利邑人祠之名曰吳家塘云巡按
御史唐公龍力薦其賢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
徐揚嚴殘酷之禁重掊尅之罰訟減盜息百姓安
堵奔母趙恭人喪擗踊幾至慟絶侍父轉運君疾
衣不解帶藥必親嘗父竟不起哀毀如喪母時先
後倒居五載食蔬素被衰絰即寒暑遘疾亦不令

内寢服未闋被詠休致中外惜之公獨灑然弗介
于懐屏謝靜利陶情詩酒而已于官司未嘗干謁
其有僻民事造門者輙又闢白不遠嫌疑平生議
論侃侃依忠義令人聽之有激烈氣人有大事大
疑恒就折衷見恒出於常情所不及無弗駁服而
退然為人所忌嫉往往得謗亦以此卒于嘉靖辛
丑十月一日距生成化乙未某月某日年僅六十
有六惜哉配楊氏封恭人先卒繼李氏子二長曰
芹早世次曰藻女四孫男女各一藻擇是年某月
日祔葬祖塋之側前事一月公從弟僉事君嘉會

持中書舍人許君天倫狀徵銘僉憲君與予同舉
進士有世誼銘不得辭銘曰
維吳世閥遡源于唐遷晉自楚五世而昌矯矯鴈
山寔晉之傑王京鶩翔金門鵠列始為牧長洊陟
憲臣明惠且武流澤斯民位不稱才年不副德閟
幽于珉垂之無斁

南山錢公墓誌銘

余讀晉郗超傳未嘗不憮然感嘆也士生斯世孰
不欲策名青雲攄鬒夙蘊以樹鴻業機與命或限
之是故古之貞士抱尺寸之義久孤於世者多矣

乃若儕偕伸志依力立勛亦君子所弗棄儕稱超
卓犖不羈好施予積錢數千萬賑散親故一日俱
盡辟為大將軍掾從征桓司馬奏捷壽陽謝安石
指為幕賓死之日髦士擲筆為誄者甚衆今攻南
山錢公平生行跡何其與超終始相似耶公敏慧
穎達弱冠為鹺司掾發軔類超矣歲湔來京當道
重公才授以諸倉劇務會流賊竊發擁衆數萬甚
猖獗公毅然從征馳騖于齊魯河洛之墟本兵疇
勣授京兆檢校司禮張太監永者請寘錯除選璫
聲振海內歲己卯宸濠謀叛已就縛

武廟督師親征命張亳罪羅致公幕下謀必諮之俘
獲凱旋
傳陞京兆治中視超贊桓壽陽之捷後相符合張益
柄用典兵機與公日夕諭謀時邊將江彬率所部
從
武廟巡遊招權集黨兵精而衆還京不解散欲乘
宮車晏駕逞異謀中外危懼公助張討賊往來諸將
相間誘致彬
禁死誅之天下晏然人心底定公與有功為附麗者
所擠竟未錄耳後以張故前銜亦弗終才不盡用

惜哉公性倜儻好稱說大義周人之急揖千金不
貴龍與超散錢事又出一轍謂公為古之遺俠非
耶而孝友敦睦樂重鄉評訓迪子姓日躋通顯不
識超當時居家類是否也公諱秉直字宗正南山
其號生成化辛丑九月二日卒嘉靖癸卯八月二
十日享年六十有三配蔣氏生子一應乾邑庠生
力學獨推耒艾側出子二應輔應弼尚幼系曰公
武肅王鏐之裔武肅奄有吳越四世五王宋興嗣
王俶納土效順封爵累葉至公十世祖弘祖為紹
興守生子璋籍餘姚族漸蕃衍有名古訓者登

國朝首科進士以博學宏才
簡使百夷歸有紀述今祀邑之鄉賢祠曾祖諱奐訓
業儒遯世祖諱瑛任某邑教諭父諱裕應乾將以
甲辰冬塟公車廐山之陽不遠數千里走京師持
惠州吳太守至狀徵銘銘曰
驥追軼駕儵焉絕塵蘿施高木竟爾干雲遡古豪
士有稱幕賓依憑振起以策奇勳吾於南山今也
亦云佳城鬱鬱慈水之濱乘銘碧石永托斯文

太常寺卿掌尚寶司事劉公墓誌銘

余聞之詞林耆舊稱故師相劉文穆公輔

歷

孝皇累著劬勞宵讀月晁星津之瓛有毅然不可

者蓋仰想其風采及接公之季子太常卿乃又感

嘆知有所啓之也乃太常公謝政家居於嘉靖戊

申十二月十有七日逝矣冢子太學生光遝過余

請銘乃按狀誌而銘之誌曰公諱彝字用植世為

畿內博野人初補校官弟子力學蘄取科名弘治

中

詔錄文穆遺勳徵子為中書舍人公遂

君命出就職然以詩書自淬礪脫紈綺習人咸稱之

九載考績遷大理寺寺副仍掌中書舍人事典

誥勅惟謹又六載遷尚寶司司丞

司符璽課多稱

上賜金緋服三銀牌一

今上賜繡服一九載考績遷尚寶司卿掌司事又九

載遷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又九載遷太常

寺卿仍掌司事典符璽綜諸務甚理久益練達上

下宜之以年老休致令終

上遣禮卿諭祭工曹治塋恩至渥云公性簡重不苟

言笑不輕議人短長不與世浮沉歷事

三朝通籍四紀聲譽流縉紳間

冊封

藩王者二

大祀視牲者九

廷試貢士掌彌封者六舉稱任使無忝奉文穆公暨

母夫人吉氏孝養備至撫諸子愛不忘勞下至馭

臧獲亦鮮鞭朴族黨聯絡恩禮周浹用是卒也無

問疏戚皆哭之盡哀疾革召諸子訣曰吾平生無

可稱述但守清白二字不墜家聲耳汝曹勉之嗚

呼真文穆子哉生成化甲午十二月二十六日享

年七十有五娶王氏封宜人繼李氏高氏子男五

長即光遝次光華開平衛學生次光祖光裕光祀

女六長適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蔡鏊次適騰驤

衛百戶汪文騰次適錦衣衛僉事吳永昌次適中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俊次適金吾右衛指揮同

知趙鈛次適鄒景如孫男八性怡恒博慎悅懷惲

孫女大長適黃紹祖餘尚幼曾孫一尭臣系曰父

諱吉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贈太師文穆其諡祖輔曾祖宗高祖紹先俱以文穆

公貴
贈如其官光遠等將以公卒之又明年十月十日葬
于邑北程姿社先塋之次禮也銘曰
世斛麟鳳爲瑞熙朝維麟有趾維鳳有毛恒嶽鍾
靈篤生文穆不有太常孰延其澤北原埋玉文穆
是依銘章不朽勒此玄扉

明錦衣右所百戶梁君墓誌銘

梁氏之先山東蓬萊人也永樂間有名志聰者占
籍錦衣始居京師爲京師人志聰生能能生顒顒
生梁君梁君幼稱質美顒撫之曰吾家武胄未有

以儒顯者汝曷思所振奮乎命名曰儒乃梁君業
儒數載輒又棄去業武以右所校尉晉緊蓋司百
戶歲甲午余尚未仕居京師授諸生易有梁生木
者從遊則梁君之子也余因識梁君嘗過梁氏燕
會當是時君之從父錦衣千戶山百戶順皆致政
家居年雖高而力猶強健咲言終日儀度閒雅乃
知其爲世家未幾梁君拜今官蓋衣冠先後濟美
云今制錦衣親軍入直自揮使而下千戶百戶若
于人而諸百戶中必推能者一人充紀事官凡禁
被事宜若糾
劾儀飛駕帖之類皆爲載筆乃梁君每直輒充紀事
官
大行承天邑從至磁州供事惟謹嘗巡視京城申飭
夜禁又嘗分掌直指捕盜累著勛勞方嚮用未艾
而一疾不起惜哉錦衣典
天子禁獄往歲司隸者多尚苛刻而梁君顧獨以平
恕之心出之協于法理僉謂不誣用是卒之日里
人閭詞嗟悼有垂涕者疾且革誡諸子曰咸勉爲
善毋墜家聲誡木曰力學毋怠以期顯揚以繼我
未究之志上答乎先人言訖而逝辛亥十月二日

也距生弘治丁巳六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五
君字時聘號松泉配徐氏封安人子男三長即木
庠生娶王氏次椿娶王氏次槐娶楊氏女三一適
錦衣將軍韓經一適庠生李宏一未聘孫男二燮
燁女三以十月三十日葬東直門外實哥庄祖塋
之側前事一月木等持狀過余泣請銘言念世誼
其何説之辭銘曰
維源混混流沄沄父以武顯而子振以文發潛彰
善是宜勒諸貞珉

明國子生徐生階材墓誌銘

嗟嗟徐生有志弗究有材弗庸余念及之未嘗不憮然慨嘆也生名棟字隆材浙之崇德人弱冠補邑庠弟子員贅葉氏爲館甥外舅鴻臚君録撫之如子擇師授學駸駸嚮往時父光祿君方官京師以久曠定省買舟北上侍養過例選游國學與其兄梁咸師事余梁沉毅文雅恂恂善士也生亦卽克奮勵捐棄幼志余頗喜之比光祿君致政梁奉南歸留生畢業生遣家室依父母父母不可曰汝未有子當以從命爲孝生弗能違然自貶損出舊居僦寓東壁又別僦書屋隨余相朝夕質經訾史

大肆力於藝文孳孳誦讀率過夜半卽盛暑蒸蘊汗洽背不厭擇交名流協志攻業日砥礪玉錯刀鐻兩試京闈竟不第攜家南歸余勉之曰凡學德器爲本藝文爲末歸求家庭篤倫理恢宏其德器有餘力溫繹舊聞飫醇咀醲擷英掇華期於敦樹名實世豈有備器絕藝終泯沒弗耀者耶生唯唯家居數載果矢志不墜德藝余聞甚慰繼聞遘奇疾淹淹歲月至己亥四月二十九日竟不起距其生正德戊辰十月二十六日年才三十二耳惜哉生束髮好脩孝友聯於庭闈警慧敏决有治事之

幹酬應紛糾無纖鉅無內外罔弗足其欲而退臨下嗃嗃咸畏且服俾通名仕版當必殫竭周致宣力公家爲世能吏乃竟一無表見閒沕草莽不重可惜哉止生一女聘嘉禾國子生王玉兄暨弟梯俱未有子遺言立嗣尚未定擬以十月某日權厝五社里其兄具狀走伻數千里請銘銘曰

緊璠器重好脩擬蕙姬儷琳球胡弗顯將焉尤胡弗壽竟奚由雲冉冉天悠悠莫銘石輝窀幽

武峰程翁墓誌銘

程翁卒且二載其子太學生沔來京請銘云墓石

未下有待也余弟坊未第進士時沔嘗從遊余因識沔按狀翁諱有緣字汝會歙之右族居對武峰性剛毅若有所鍾然者因以爲號高祖曰某曾祖曰漢貞父曰和先卒母鄭氏治內嚴整用是翁無家累商遊湖海閒明於積著之理校物遷發來耿立辨縱之百萬億兆以上亦立辨然不規刻以逞而能相時低昂嬴利日積卽無事未嘗晏起衣食苟具不過爲華綺甘脆常以奢逸誡子弟及繩督同術者同術遊閒博奕諸少每相議曰程翁得無已知耶臨財信義明若秋霜客兵中時権利剩五

十金主人弗知也臨別以償主人感嘆而去偷不
廢禮直不慢人延接佳賓賢士殺核甚豐和敬備
至雖以商起家顧嗜文墨課其子沔入太學友天
下士駸駸成立壽七十以
恩例冠帶平生不信巫禱比遘疾請禱弗許疾革召
子若孫訣曰喪禮倣古毋效世俗聲歌鼓吹紙娛
衆目於悲哀何有汝曹識之沐浴更衣待且而逝
無戚容無亂命嗚呼翁之行者此亦足多哉生成
化乙未正月二十六日卒嘉靖乙巳六月四日享
年七十有一娶鄭氏子男五冲娶汪氏瀚娶鄭氏

濂娶項氏淳娶孫氏沔娶吳氏女一適羅宗元孫
男六懋恭懋仁懋時懋一懋賢懋昭女五曾孫男
一一陽冲等將以丁未十二月十有三日葬翁尚
塘山之蘿銘曰
峻外而且植中益健武峰商名而有士風是為極
翁養素而獲令終銘垂無窮

明丁處士合葬墓誌銘

丁處士諱祥字夢吉其先山東濟陽人東漢建武
時有名崇仁者應詔宰剡憤時板蕩隱南洲之菩
峰傳四十世仲二處士遷上虞夏湖溪子姓繁衍
為邑右族曾大父諱壽大父諱斌父諱鉉俱養晦
不仕母韓氏生子五人處士最長力任家事竟廢
學然通曉文理察世故即宿儒弗逮天性孝友父
嚴毅意少不愜輒譴責處士樂受之弟某銳情問
學凡居處食飲朋友交際意所嗜好皆取辦處士
處士曲為豫計每饋遺至館必親驗識而後遣或
曰汝何勞已逸弟如是處士慷然曰所望以大吾
家者弟也敢不貽之以逸弟學成不售乃處士則
既盡心耳矣上世饒裕典鄉稅為豪猾所負官府
督之代輸罄其貲食指多苦不給兄弟議析居勢

不可止乃處士則取田地荒蕪器用敝壞者未幾
父捐館哀毀殫竭以襄大事官逋私貸父所遺悉
鬻產完之不以累諸弟至是貧無立錐室如懸罄
矣戶有京戍處士以次行甥其子時擇師而教躬
課督每二鼓始就寢雞鳴促起寒暑未嘗少間或
以貧學難成諷止之處士咲而不答安分節儉不
欲與高貴人游庸陋後不屑與語屹屹自守百折
不回人有微善即揄揚敬禮惟恐弗至微不善面
斥之知者諒其心不知者咎其跡治家嚴肅晚年
尤甚門庭嗃嗃子聘奉持惟謹庚子領順天鄉薦

紳[illegible]紳間恂以處士貧而介特善教子為
善談云惜也不食其報於嘉靖癸卯正月十三日
一疾不起距生成化己亥十月十三日得年六十
有五配陳氏季爵公之女壽藩長史半軒公之甥
幼失恃與姊育於半軒公性純習善卓有女操能
託列女傳孝經大義辨而守孝事舅姑無違夫子
夫子有義舉脫簪珥成之隆寒酷暑未嘗廢紡績
持家慧敏有果決內外斯斯井井各止其所以故
家道窮而弗乖尤勤教子數歲即口授以孝經卒
於嘉靖甲申五月二十七日距生弘治辛亥十月

十四日僅三十四歲耳病且革拳拳囑教其子惜
不及見其成立子即時娶山陰錢氏幼子某側室
王氏所出時嘗學易於余將扶櫬南歸合窆官山
嶺祖塋之次述狀過余泣而請銘銘曰
維山有宗翔之為龍峙之為峰維水有源渟之為
淵沛之為川維人有守克遠厥咎克昌厥後膴膴
新阡二魂是安歷千百年貞珉不刊

明故楊君惟素合塟墓誌銘

嘉靖庚戌二月一日惟素楊君卒其子太學生觀
光持江西參政趙公鏜狀請銘余未第時僕經鄰
下識楊生茲請惡可辭按狀君諱碧字惟素本姑
蘇之長洲人曾大父某大父豪皆隱居不仕父彭
經以太學生授湖廣沅州衛經歷君少孤兄又早
逝母殷氏織紝以供朝夕生業中落乃拮据思振
起其家為儒不就去為商諳于積著之理閱數年
業漸饒裕以京師四通之地貨物輳集乃遂携家
走京師循循坐市肆中神不役色者終日弗規刻
以邏而歲獲大利人有以綿易緞者既去啓視綿
裹皆金也亟呼還之同術或誚其愚君笑曰不然
損人肥己天不我祐乃娛服信義秋毫明出納於

毫毛故人樂助貲斧又善審勢伸縮故終其身弗
陷穽羅性雖纖嗇於鄉閭貧厄者寠瞯之弗靳憤
其為儒不就也課子事詩書遊太學駸駸嚮往君
京師既久京師人安之君亦安京師人遂無意歸
蘇今其墓在崇文門外七里舖社之原生弘治丁
巳三月六日得歲五十有四配張氏亦蘇郡族張
翁洪女主內政以勤儉稱僉謂楊幹蠱起家張與
有力云先七年甲辰七月二十八日卒生成化丙
午得歲五十有九生一男子即觀光娶袁氏繼曹
氏良醫正選女孫男四永泰永治永清永濟女一

許聘武平伯陳公大眾子永昌覲光卜是年三月
二十一日合葬新塋銘曰
生于吳殁于燕拓舊業崇新阡安二魂閟九泉勒
銘石垂不刊

明故王君本寬墓誌銘

嘉靖壬寅又五月七日王君本寬卒子檣楠爲錦
衣從事介錢貢士徵銘於余余曰銘也者述遺行
旌之不朽也誇誕示後古所深戒巧於叙悲識者
譏之苟其人絜覆無疵側微必錄不然即位躋華
要求君子一言之譽不可得已況余未嘗識王君

傳曰銘勒幽石曖乎若可覿窔焉如可傷則余於
王君乏可覿之素而鮮可傷之實者也查爲我辭
諸錢貢士曰緒山兄之被逮錦衣二子也寔周旋
其間公道不泯隱隱有賴焉余嘆曰子有足稱其
父可知也覽狀則虞部郎中茗山許子所著者許
子文行爲士林推重其言足徵也許子之言曰王
君幼淳朴貌古言訥其父器度豁達遇事敢爲恒
慮君不類已比長綜理家政釐然有章始嘆而異
之俾執里役綽有餘能凡遇事出之以誠酌重輕
務歸於妥故人不背怨而事克有終上下咸安里
中不甚煩擾君之力也雖積有歲年同里之人惟
恐君不專是役然君竟以勞瘁卒人多惜之嘗訾
誡二子其略曰懸爵驅人則賢者不進倚法持國
則民行不興小子擇術居身毋傷爾心而以深文
媢人也噫君之志亦足多哉正余所謂側微必錄
焉者乃系其世而銘之系曰君諱洪字本寬世爲
錢塘太平里人曾祖善祖存敬父鑑皆隱德不仕
母章氏娶鄭氏子男四長即檣次即楠又次曰杉
曰棟皆鄭出女二長適毛士瑛次適褚應奎皆妾
董出孫男一女二尚幼生成化癸巳七月六日享

年七十以次年某月某日祔于湖南方家峪故塋
銘曰
擇處仁恒從其里考無咎恒視其子湖南之原有
封隆起王君本寬藏于此吁已矣吁已矣

翰林院編脩駱公墓誌銘

吾友兩谿駱公蓋今之篤行君子云公諱文盛字
質甫別號兩谿其先義烏人也宋烏程尉諱免者
徙家武康遂世爲武康人至我
朝有處士諱鎔者居鄉恂謹生子仕隆以科第起家
歷官泰州知州仕隆生嘉仕爲大使嘉之仲子諱

潤公父也僩儻好義鄉人重之後以公貴
贈翰林院編脩配唐太孺人於弘治丙辰八月五日
生公自幼質尊才穎不類凡兒年十三喪父哀毀
如成人弱冠補邑庠生善屬文蚤擅時譽正德己
卯領浙江鄉薦嘉靖乙未舉進士閣大臣以所對
策高等十二篇進呈
宸覽并梓其文公與焉已又
天子躬御文華殿命題授簡校選進士三十人為庶
吉士公名在選中皆異數也丁酉授翰林院編脩
己亥

使魯鄭諸藩饋遺秋毫弗受辛丑為會試同考官所
取稱得人當是時四海靖謐
明主右文吾同榜官詞林者公年最長乃公與諸君
子約歲時讌集賦詩猶記菊月讌公之堂分韻詠
菊公各為屬和詞釆爛然盈卷稱一時勝事焉公
又與諸君子砥礪名行有過輒規雖海内以高才
自負者聞公言罔弗詘服其素行誠意感人如此
公性溫醇接人和遜其中則硜硜莫洗憤世嫉邪
敎憂過計嘗有浩然歸休之志不語諸妻子而以
語余及同館二三知厚者亦實稱病得

無意仕進搆小墅於城南棲息其中賦
田諸詩更號怡雲道人監司郡縣勸駕敦趣再三
高卧不起矣事母唐太孺人甚孝母亡哀毁如禮
乃後遇考妣忌辰素服戚容却事默坐以為常處
兄弟友愛彌篤睦絡宗族鄉黨意義藹然片楮不
入公門時與山人林叟遊覽川壑間過從啜茗
酌村醪徜徉終日而已值連歲荒歉鬻產典衣以
給朝夕晏如也自歸田後未嘗寓書京國舊游頓
於余通問弗絕詞皆勗德奬善不為世俗寒暄語
癸丑余奉先夫人喪歸餘姚公已抱病猶緘詞遣

吊余啗戚山廬一切弗理户外事然於公起亦通
問弗絕甲寅冬族姪遊武康者歸云駱公九月十
六日長逝矣余聞之泣下承睫及詢其詳云前二
日接余手書病劇弗能歸命子鳴鑾代歸之嘆曰
吾負季泉吾負季泉嗟乎蓋棺事定駱公冰清樂
苦完德全名足副當時握手相許意何嘗負余哉
但天負駱公耳公享年僅五十有九而世之愉士
貪暴濟惡不才者或致苟延老壽悠悠彼蒼詎可
問耶公與子鳴鑾訣令道義淑躬勿區區希慕榮
顯垂絕整衣衾誡勿焚楮受賻可謂至死不亂者

矣遠近交游聞公訃無弗悲悼聞井俚夫即素弗
識公面者亦爲之撫膺酸鼻卒未踰月而邑諸生
鄉父老相率請諸令長聞白督學使者祀公鄉賢
祠天道福善不氓其在是哉公美髭髯貌癯而骨
清爲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婉切冲雅似唐人皆
調有遺稿十二卷襍談二卷藏于家配費氏封孺
人子男三鳴珂鳴球早世今惟鳴鑾在爲邑庠生
文行不失世守娶丘氏女二德清庠生沈師正仁
和徐應驊其壻也孫男一仲華鳴鑾將以丙辰二
月八日塟公石城山之東麓前期具狀過余泣述

[illegible]云墓銘必以托李泉孫子嗟乎忍盡余友
託哉余三年廢翰墨今雖終制意緒猶耿耿而塟
期甚迫也勉爲之銘銘曰

於昭駱公暨入詞垣旋歸丘壑其仕而寔隱者耶
家匱貲產心蘊道眞其貧而寔富者耶形窆泉臺
名留天壤其死而寔生者耶峨峨石城欝欝封塋
千祺靡窮必以余言爲足徵矣

孫文恪公集卷之七

孫文恪公集卷之八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栻校刊

墓誌銘

明邵安人趙氏墓誌銘

安人趙氏者余友仁和邵子楩配也父曰獻杭州
前衛指揮同知嫡母王氏母曹氏曹氏孕安人而
指揮君卒後數月乃生安人自幼以淑德稱是時
今封君晴江邵翁暨陳太安人爲子擇配得安人
安人年十六歸邵氏執婦道甚恪踰年陳太安人
病安人侍湯藥衣不解帶日久無怠色太安人病

革汎安人手訣曰嗟孝婦嗟孝婦吾竟已乎安人
哀痛不欲生太安人既歿棡以內事無鉅細安人
主之太安人遺幼子弱女安人撫育備至即子女
忘其無母邵之先世憲副慕菴公居官清白無厚
貲晴江翁又守禮養高不屑爲治生計仰給者日
衆而業日削安人勤內治以佐諸費邵子力學取
友歲時較藝其家或伙匱乏安人脫簪珥供具嘉
靖辛卯邵子領鄉薦明年試南宮下第畢業國學
一切家政屬安人安人區畫甚覈奉舅氏晴江翁
不失甘旨睦族厚姻種種率有恒度爲內外所稱

戊戌邵子舉進士庚子授南昌縣知縣挈安人從
南昌號江西劇邑邵子殫力從事安人誠門鑰束
僕從惟謹安人有疾邵子廉知之乃故強起櫛沐
以示無疾不以憂邵子邵子政務畢舉爽然為時
良吏安人蓋與有助云癸卯邵子遷都察院經歷
挈安人來京乙巳六月二十七日以疾卒距生正
德甲子三月二十一日年方四十有二越月有
詔覃恩得令贈邵子泣曰吾妻歷盡艱辛乃竟弗獲
少延被冠帔悲哉生男子三人長於詩嗜學稍徃
未艾次於禮於樂亦俱聰敏邵子將遣子扶櫬歸

葬持刑部員外郎盧君狀過余請銘邵子余良友
重適其請矧安人又賢耶銘曰
夫其夫子其子安人之賢徵於此即弗永年聲流
無涘

明故謝太宜人李氏墓誌銘

謝太宜人者故福建轉運副使東溪公肅智之配
今江西按察使九儀母也姓李氏章丘右族父登
仕佐郎景明母武氏生太宜人是為成化己丑五
月一日自幼以淑慧稱及笄歸東溪謝公姑張太
孺人生五子東溪公最少張呼太宜人為少婦凡
家事雖且大者以屬之必當姑意故張性雖甚嚴
而獨愛少婦無訶語云後東溪公迎張太孺人祿
養于官乃宜人躬執爨以盡甘旨張慰止之曰
婦被珠翟矣尚劬劬若此耶宜人長跪進曰婦貴
也敢渝其初張益賢之張卒哀毀備至東溪公嘗
為神武後衛經歷以職事監太倉儲故監儲者與
漕使武弁交通往往規利以耗儲公獨振植不為
汙有扣門者紿以鄉里齎家問至僕夫不悟延入
比解囊則中貯厚貲焉宜人詗曰是漕使計為賄
也亟令挾出於是諸漕使愈益憚公而公有廉譽

矣遷定州同知判肇昌大同二郡晉福建轉運副
使賴宜人無內顧憂得以專力王事自公之捐穀
也太宜人乃主家政厲言不出諸口而子若孫咸
祇畏鰓鰓焉不敢踰軌謝氏之居舊以茅結伯氏
欲易以瓦太宜人曰是先世所遺示儉朴者也竟
弗許易然于禋薦乃又極豐腆人有關路建橋者
助之必厚按察君舉壬辰進士敭歷中外垂二紀
所至底績皆太宜人訓誡之婦道母儀種種可述
如此始以東溪公貴
封孺人繼以按察君為御史

岡州太宜人卒嘉靖己酉正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一生五子長九嵎引禮舍人次九韶庚子貢士次即按察君次九式邑庠生次九疎一女適聽選官王攀龍孫男六庭芝庭蘭庭竹庭蓮庭葵庭菊芝竹俱太學生蘭蓮俱邑庠生葵菊尚幼女六曾孫男五女三將以某月某日啓城南鳳凰原之兆與東溪公合先期按察君走書京師請銘余素暮按察君忍弗銘其母銘曰

粤稽遐典內則甚詳然非女士孰振其綱繄太宜人終昌謝氏施嗣及孫以報夫子夫子不昧必曰爾賢同藏玄室靈妥神安膴膴鳳原崇崇馬封過而式者千禩無窮

明沈安人章氏墓誌銘

安人世浙之會稽人姓章氏係山右族曾祖諱珙贈太僕寺寺丞祖諱愷贈監察御史父諱材江西鄱陽縣學訓導母胡氏於成化庚寅三月十六日生安人敏慧端重孝父母父母愛之擇所歸嬪于沈氏不逮事其姑舅玉菴翁任
靈丘王教授治家嚴整繼姑毛性資尨毅安人服勞惟謹有人所弗堪者委婉祇承歷四十年如一日夫子秀菴君業儒為郡庠廪生每夜讀執女紅伴之分理家政梱以外謝不及知梱以內雍肅典慎三齓之宮不窺戶牖然事皆立辦賓祭無愆自奉恬儉以約子橋之未第也秀菴君晨夕課督安人寔撫且規嘗語橋曰士嚮學猶吾女紅稍中輟即艱澁矣汝外祖汝父俱早擅時名晚遭蹭困盍應例遊國學友天下士勉圖成立橋應曰唯乃後果薦京闈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飭志樹立不負其母安人嘗習孝經列女傳諸書記憶通大義遇事援以為証宗黨室女樂就之咸服其訓後多為賢婦

云卒於壬寅七月二十八日計年七十有三將以某年月日塟某山之原子男二長即橋次梓女二長適周淳次適庠生車孟中孫男三雲漢雲冲雲翔女二長適朱御史箎子庠生以良次許聘張行人洽子悱曾孫女一尚幼橋聞訃過余泣曰母亡不可即矣顧圖所以不亡者乃按狀誌其行復為之銘銘曰

於穆有淑儷芳蘭茝誕相厥夫適成厥子厥子蜚聲亦既綏祉百世考終慶延來祀關幽勒珉以垂女史

明金孺人王氏墓誌銘

金孺人者嘉禾侍御君燦配也侍御君與余□
鄉書相友善嘉靖辛丑九月九日孺人卒于□□
官邸侍御君持狀徵銘按狀孺人姓王氏平湖望
族正德丁卯歸侍御君時為郡庠弟子家徒□學
孺人主中饋雖出富饒分甘澹薄脫珥釋笄佐給
匱乏歲壬辰以侍御君貴受
今封貢冠帔居常惟服布帛浣濯補綴非待客事夫
不市魚肉然於歲時享祀必極豐絜事祖姑竭力
孝養有疾日侍左右求醫請禱靡弗至舅贈縣令

公嘗患噎膈艱食凡所嗜物雖難得必力致之供
必親宾几席潛立戶外以探舅食否已復伺起居
為忻戚其事姑如事祖姑孺人無子庶女生而失
母視若已出侍御君納故人之子徐有道為壻女
夭哭之傷慟姪中書舍人化侍御君撫之如子自
孩提以至成立恩育加厚性剛正婢子雖於服役
然亦未嘗以非理譴責嚴夫子如賓三十五年居
房闥無謟笑侍御君泒劾權奸
旨未下鄉戚女流過問者危言以搖之孺人應曰盡
諫之分遑計其他及疾革中心了了余稠必正直

語不及私順適而逝距生成化乙巳十二月十二日
得年五十有七從侍御君經紀尊人殯瘞者三憂
勞百結容䫉為改終始孝敬久而彌篤侍御君敭
歷中外無內顧憂所至有聲伊誰之助然孺人遘
疾淹抗袵十餘年非賴侍御君顧愛維持委婉
惻曷克延至今日往年侍御君初舉進士邀余鄉
友數輩讌叙家人驚報孺人疾作輒入視疾出陪
客頃刻再三起余所目睹嗣聞侍御君勞瘁公事
暮歸每遇疾作即通宵調侍守護百千採藥數日
少瘥始暫息一月無慮數次嗚呼孺人歿而有知

可以無憾矣將歸其喪嘉禾擇某年月日葬於某
所銘曰
珠含璞蘊山澤之光於維靈淑亦聞四方厥閒伊
何有儒夫子釐然內政助以終始夫子曰賢曷不
永年積痾淹日匪夫曷延千里旅魂遑遑安適埋
玉沉珠復於山澤

明王母恭人焦氏墓誌銘

武功中衛指揮王君宗文暨弟武學生宗道以母
恭人卒請銘維王氏兄弟與余兄弟共學且聞其
母賢銘曷可辭按狀恭人姓焦氏義勇千戶能之

文武功千戶東拙君[illegible]之女也以[illegible][illegible]誥[illegible]
封恭人在室以淑慧聞笄歸于王門[illegible]婦相夫子宜
家人外内闔辭解之姑陸宜人病淹牀席侍湯藥
終始罔怠比卒執婦道甚哀東拙君性好賓客延
至文人館士恭人為治具燕集必盡歉洽東拙君
之弟早世遺二幼女恭人視如己出東拙君捐館
悲痛欲絕既而曰我不幸遽違夫子夫子有遺孤
我當撫之成之以是慰地下勝徒死乃矜荼拮据
不敢辭勞勉其子嚮學延師俾各振立庭闈之間
翕然和樂晚年目微失明終日端坐然猶時以勤

儉訓諸婦問僕從饑寒種種甚理云屬纊之夕呼
諸子集牀下曰我今可以下報若父矣爾兄輩務
身共居無私蓄益脩職業毋墜前人之緒言訖而
逝嘉靖乙巳七月十日也君子曰恭人諸所紀述
亦婦人恒行雖是中歲婺居辛苦備嘗撫成諸子
衍王氏世美存夫子於既亡難矣哉是宜銘之以
告來世恭人生成化癸巳二月十日享年七十有
三子男五長即宗文娶大興左衛張指揮璽女繼
娶燕山前衛李指揮勲女次宗武娶陶氏宗道娶
嚴氏宗德娶郭氏宗周娶唐氏　一女適階州張知
州[illegible]徵孫男七簡策管篇延節符孫女七長適前
江西按察副使陳君貴子士冠餘尚幼宗文等以
是年八月十有二日合窆恭人于東拙君墓在東
直門外祖塋之側銘曰
孰云相夫匪由婦孰云訓子匪由母維東拙君闢
其始恭人代終訓其子類貞三紀報王氏婦道母
道庶在此勒之玄室垂女史

明谷孺人楊氏墓誌銘

孺人楊氏者侍御谷君嶠配也嘉靖丁未九月二
十九日卒距生己巳五月十三日年才三十有九

是時侍御君按山西比事竣便道過家孺人卒已
逾歲矣今
制御史出按不得携家乃谷君嚴飭憲度遠嫌尤甚
於出按之歲鄉問不通入門始聞訃益甚訝甚悲
云還京後
命後疏請歸視其喪乃訖余微銘按狀谷楊皆豐潤
右族孺人吉州吏目今致仕秉儒女也自幼以婉
淑稱習孝經女史知大義年十九歸谷氏勤力修
禮每舅姑有所使輒當意晨夕薦水不手出不給
也間有珍味必以奉舅姑祭祀則戒期而潔釜[illegible]

治具惟腆聯姻黨撫臧獲罔弗稱宜侍御君時為
校官弟子每夜讀孺人執女紅伴之夙興篝燈以
侍用是君績學有成舉辛卯鄉試戊戌進士授江
都縣知縣孺人從江都江都為水陸要衝君勞瘁
從事蔚有賢聲孺人誠門鑰東僕從以相於內徵
為陝西道監察御史孺人從京師內政益飭遇
廟典覃恩得今封自君按隆慶值邊警訖傳警要成
疾奄奄竟不起平生弗樂華綺所制惟紵衣一襲
後以為殮生二男九德九華甫成童孺人口授儒
書勗以孝弟恭謹為訓少縱即訶之匪徒為慈也

二女長許東勝衛指揮同知路勳長子次許東勝
衛指揮使李湘嫡孫教以梱儀君子曰天道不遠
賢者則穀以孺人而嗇其壽此曷故哉卜已酉歲
二月三十日祔塟城南祖塋銘曰
珠方出也而忽埋光蘭方茂也而遽摧芳孺人已
矣吁其傷

明封一品夫人秦母紐氏墓誌銘

贈少保端敏秦公與先忠烈公同年進者也嘉靖
辛丑公致政家居余得
請還浙過錫山謁公因以世誼謁夫人夫人綈衣出
見余余竊嘆曰嗟乎人固有貴重如夫人而丗朴
素者乎明年公卒又十年夫人卒仲子南京後府
都事汴疏聞
上遣官丞祭
勑有司啓端敏公壙合焉乃以其姻談方伯愷所為
夫人事狀徵銘于余按夫人姓紐氏其先代州鴈
門人宋南渡時徙居昆陵名其地曰鴈門湾不忘
本也入我
朝有諱漢者仕至知府後徙周橋人稱周橋紐氏高
祖順中曾祖行素祖懌俱隱居不仕父顯宗母王

氏於天順甲申十一月十有二日生夫人自幼簡
靜端重父母甚愛之會贈尚書秦畢牧翁為端敏
公議婚父母喜曰秦錫山鉅族秦生又才吾女雅
有貴徵必生也乃許以夫人歸公比歸姑王太夫
人先亡獨姬馬氏侍畢牧翁父母誠夫人曰勿以
姑亡故遇人不謹夫人卒善遇馬得馬驩于是畢
牧翁謂新婦賢令持家而公獲専致問學成化丙
午甫弱冠領鄉薦弘治癸丑登進士第除戶部主
事督餉臨清迎畢牧翁養臨清官舍夫人朝夕供
具惟甘惟旨三年翁思歸公謂夫人曰大人春秋

高矣以我故輕千里北遊乃其心未嘗一日忘錫
山也歸養便夫人曰善書奏得
敬皇帝俞旨扶侍還錫山未幾甲牧翁卒夫人偕公
哀毀如禮故夫人於婦道無遺憾云乃後公歷員
外郎郎中累遷河南提學副使左參政山東左右
布政使夫人皆從及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夫
人乃請無行曰楚地踔遠公行部問民疾苦顧無
復以兒女子繫公乃歸飭家政課二子嚮學弗怠
正德末召公為戶部右侍郎
今上馭極拜南京禮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尋改

戶部夫人皆從在戶部夫人每遇令節偕諸命婦
入賀
皇太后
皇后俱蒙
恩賚人咸榮之夫人無喜色已公家居再召為南京
戶部尚書改工部尋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退
而深惟曰金待罪行間
上不以為老誖弗罪金寔知所税駕矣以語夫人
夫人曰幸甚乃議乞骸骨
上可之夫人平生事公甚謹公亦推轂夫人賢不啚

媵妾故公歷中外佩印綬四入尚書省勳名章
著寔夫人內贊之也公捐館後都事君曰母在汴
柰何去母干任乎即既侍養用是夫人優游以壽
終夫人卒之辰為庚戌二月六日計年八十有七
始
封安人累進一品夫人子男二長泮舉人早世次即
汴有美質屢舉不第以公命就蔭為今官女一適
國子生華琢孫男六相國子生櫆恩生柄楷俱邑
庠生格柱女六曾孫男焯女四嗚呼余嘗聞客志
夫人軼事蓋識大體者云公守大梁出行縣有盜

肆掠封丘流言刼公去夫人深念曰果若所云夫
君死節妾分俱死無憾也嘗居江村夜值盜警或
勸令死士却之夫人曰亡命利吾貲不得且遁去
奚格鬭為嗟乎緩急人之所恒有也丈夫遇變且
狼顧弗暇而夫人閫閤者流乃能如此謂古之邪
媛女士非耶墓在某地之原銘曰
於赫厲門華胄有子爰定厥祥端敏嘉止毗乃淑
德通駿厥聲出入常伯熙
帝之程
天子曰都爾奏丕績爵爾內子象服載錫維篤有[illegible]

維葛有枚君子偕老生榮死哀三江之濆平原膴
膴有閟其宮是曰歸所

明封孺人李母楊氏墓誌銘

嘉靖壬子冬十有二月余奉使將詣郢中過鄴其
鄉大夫戶部郎中李君抵書促余曰泰縈縈居憂
即死又不能遠次先孺人且歸窆矣誌銘業已許
之隧石未勒有待也余時夙夜靡遑比事竣還京
乃取其狀讀之誌曰孺人姓楊氏鄴之臨漳人處
士懋之女也生成化丙申九月八日資性淑懿十
餘歲精女紅雖弗習書史間能析理論事若素諫

然弁歸同邑李氏為繼室夫曰河涯翁後以子貴
封刑科給事中孺人事舅姑敬養備至舅姑以克
盡婦道稱之事河涯翁甚謹翁置二姬孺人坦適
自如終其身無反目翁家務業委孺人相于內弟
操筦籥樽節縮盈一一能當翁意翁弗飲酒顧好
客客至不時孺人供具雖遠城市而出所貯藏佳
味靡乏周貧卹孤率順翁指自奉僅蔬素一衣數
年弗易亦弗澣垢即責盛不替其初平居恬然鮮
見疾遽忿悁之色接內外姻婭有禮逮下有恩至
教子或躁言恍動必苛責不少假借始戶部君舉

進士讀中秘書歷任諫垣孺人就祿京師受褒封
膺冠帔未嘗色喜已戶部君以言被謫未嘗色悒
及稍遷今官孺人亦復澹如也梱內之行大都可
述如此其最著者河涯翁先配武氏生子泰女孟
李俱尚提抱而武棄養孺人撫如已出乃俊以其
姪女嫁為泰妻止生三女又為娶王氏妾生二子
喬椋喬棟孟李適百戶戎𢦤蚤寡仍撫其子華無
異諸孫云嗚呼今之為人繼室者恒弗善撫前室
之子有如孺人不可為海內繼室者範耶孺人所
生子男五曰恭武生曰泰即戶部君曰春舉人曰

奉曰春女季李適周徹孫男十有三喬林喬校喬
標喬材喬柯喬枚喬杕喬極喬楨喬格喬植喬椎
喬梃枝標材柯俱庠生女十有七曾孫男二玄孫
男二女一孺人卒嘉靖辛亥四月五日享年七十
有六墓在岡上原新阡銘曰
維河涯翁初配武氏維楊繼之克于其子冥漠玄
宮三魄藏是靈如有知和樂煦煦矧又多男螽斯
麟趾彌顯彌榮必推所自母楊令名嶽之無渝勒
此銘章以怡懿美

亡妻韓氏墓誌銘

贈夫人韓氏者余妻也韓之先蓋相州人忠獻公琦之裔從宋南渡遂家餘姚余孫氏始祖三司使於五季時自睢州徙家餘姚故今孫韓二氏世爲餘姚人夫人父曰廉仕至山東按察司副使弘治壬子先忠烈尚書公與副使公鄉榜聯魁友誓約爲昏乃後俱官京師兩家生子女即締姻[illegible]丈人先夫人楊與韓恭人范及姑姈致華歲時論茶[illegible]會余與夫人方四五歲兩慈君各携以往別設一席坐余二人余二人舉動有讓座中人指曰二人者夫婦也今若此他日其相敬如賓乎先夫人家

庭嘗述茲事余亦髫齔記憶焉正德乙亥先公爲布政使韓公爲按察僉事俱在河南會先公遷都御史巡撫江西將行余娶夫人乃夫人年十五昉供婦職先夫人稱孝焉先公南行過錢塘[illegible]舟赴任先夫人携余暨夫人歸餘姚余家近燭谿湖余讀書於湖西積慶禪房恒曠定省夫人在家善事先夫人己卯宸濠以國反先公以罵賊不屈伏節余聞變與伯仲兩兄赴仇江西已歸櫬中堂葬[illegible]水龍山抱戚廬中先夫人在家痛哭幾至滅性乃夫人既悲哀如禮又朝夕勸慰先夫人備歷艱辛

丁亥伯兄爲錦衣衛指揮余時已領鄉薦奉先夫人就養京師夫人從乃後余畢業太學已又傳經他館夫人在邸舍善事先夫人己丑秋伯兄遷浙江都指揮奉先夫人南還留余京師候春試夫人從壬辰二月中旬夫人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孫生必擢巍科陟高位但須易房耳余曰書生儻房甚艱安能遽易且春夢詎足憑乎及放榜余果下第于時長兒鋼年十二殤鋼幼慧十歲能文夫人哭之慟又朝夕哭不休遂病滯床席數月骨立一日泣謂余曰妾病殆不起昔夢易房登第得非房室

之房妾福薄耶余曰設言設言今距乙未春試向三年當辦儻直易佳房以符汝夢然聞夫人言亦疑慮之八月五日夫人竟不起逌生弘治辛酉五月二十九日僅年三十有二夫人平生事先夫人能孝事余甚謹又善持家刺繡剪綵巧細足爲女師夫幼昏爲世所忌者恐後構疾或才德非所匹耳夫人爲婦十八年才德寔可匹余而竟弗獲偕老悲哉悲哉乃以其年冬歸夫人棺權殯于四面山之麓明年余娶繼室楊夫人乙未春余果舉進士及第符夫人所夢云丙申贈孺人丁巳贈淑人

戊午以兒鋌加恩累贈楊夫人累封得如今稱夫
人生子鑑鋌俱舉進士鑑今爲兵部職方員外郎
鋌爲翰林編修楊夫人生子鈞舉人鑛官生女鏁
妾馬氏生子鑲夫鈞鏁鑛鑲雖弗識夫人面寔皆
夫人子女也余迎先夫人祿養京師至歲癸丑以
先夫人棄代扶櫬還家與先公合葬後仍栖山廬
逾小祥歸承祀事登四面山諸夫人殯所惻然感
焉卜地得湖南之月山負艮抱坤人咸曰吉於是
戒期營塋追恩辦夫人棺四面皆杉木上下二板
寔馬湖紅杉其紋似杉而質劣經二十餘年壓或

已朽乃諜買美杉二板俟啓攢易焉楊夫人韶余
曰往歲焚
制詞冠帔於韓殯所死者知乎否耶既不幸而易棺
莫若製鳳冠加其首緋袍霞帔被其躬便余從之
前期揀石爲槨者三中虛余槨右虛楊夫人槨乃
於左槨舁夫人棺窆焉甲寅九月十六日也自余
爲翰林編修春坊中允國子祭酒禮吏左右侍郎
今爲南京禮部尚書雖持身清約然視爲諸生時
食用稍豐乃夫人弗獲共食其報嚋昔鮮夢福薄
之云豈不信哉然鑑鋌已成立且敦孝友勵志飭
往未艾楊夫人賢撫鑑鋌如己出方營塋夫人時
鑑鋌在京余率鈞兒從事因啓攢易板見夫人遺
體余痛哭鈞哭亦甚悲哀觀者嗟嘆夫以後母之
子哭前母盡子道古所未有乃鈞質厚故能之即
是而知他日諸子修祀必虔則夫人身後之福無
量矣余昔當先公之變赴僦致瘠自分必死竟不
死及執先夫人喪伯兄以哀毀死乃余竟又不死
自今以往余雖或多享壽年然浮生如寄終當與
夫人同藏茲丘也於是揮涕拈筆爲銘勒之石埋
于墓左銘曰

於維夫人德性溫純儷芳蘭芷比美球琳夫顯子
貴聲馳九有嗇于生前裕于身後湖南卜兆爰得
月山祥雲爲索若捧其間我製銘章勒諸玄室千
載同藏斯言可質

孫文恪公集卷之八

孫文恪公集卷之九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栻校刊

墓碑銘

明工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鄭公神道碑

工部尚書致仕鄭公卒于錦衣衛指揮僉事寵以
聞
詔贈太子少保賜祭塋塟且誌矣寵走書千里屬余
爲之碑於墓道鄭公都城人也武冑而以文興壽
考完名終始全歸墓在都城南五里四方來觀者
當知爲鉅公藏所也碑曰公諱紳字公珮別號莪
菴其先保安州望族高祖思明從傑定府之涞水
縣思明生秀秀生友以從兄征進都勻東苗西堡
有功授錦衣百戶世襲遂定居都城友生表以從
征大同有功晉副千戶累指揮僉事贈百戶君如
其官兩世近臣又皆功能表見而都城之鄭漸著
公爲指揮君長子當承廕乃穎雅嗜文墨年十餘
受書不釋手指揮君侍
朝蚤起公必先爲歸入戶輒閉讀書聲定省唯時色
詞以恭指揮君暨母胡相顧喜曰世稱讀書人明
理道習孝敬吾兒信然大吾門必此兒也令就學

於司徒李公李公大奇之一時同學多士鮮或之
先爲名起都城籍甚舉正德丁卯順天鄉試甲戌
進士乙亥授戶部主事己卯父指揮君卒侍疾執
喪務竭其情既塟廬於墓側百日以母命歸處中
門外不入私室不與宴會者三年辛巳補戶部晉
員外郎尋遷鴻臚寺右少卿癸未左少卿丙戌卿
戊子居母喪庚寅起任通政司右通政癸巳左通
政丙申通政使是歲遇
宗廟工完贈祖若父如公官祖母母皆淑人己亥
扈從南狩賜衣蔕銀瓠三事已晉工部右侍郎以
慈慶慈寧兩宮工及城垣皷樓京倉諸工數賜金幣
庚子以
皇穹宇工加俸二級又金幣之賜已晉尚書掌通政
司事俸食一品甲辰考績贈祖若父如公官祖母
母皆夫人公自入官三紀凡九遷不出都城門而
累績近列晉位上卿恩每逮其先人時子寵由廕
階與禁獄累晉今官孫崇孝以公廕補太學生且
約用鄭氏數世武文進與語都城華閥戚推數鄭
氏公曰吾其止足時矣遂上疏乞老得
俞旨是爲嵗乙巳公既賜休甚適乃固都城居也

朝大夫聳許及諸後進知公名數就公訪政理與爲
相屬公一切謝避之乃於都城之南里許築居號
南池書院引泉種樹鼓棹中流城隅而江湖若也
就訪者又至乃又去都城數十里於西山得冷泉
之勝築居號北泉書院偕朋儔子姓數輩以往閒
來南池復往釣鮮茹美探幽尋樂悠悠乎浴沂風
雩之懷而香山洛社之儔公之言曰世多君子扶
皇極天放閒人養太和間發爲詩歌都城人誦爲
都城人類能言公行事公事父母孝事仲父如所
生仲父持家政有幹濟勞公念之爲文勒石墓所

示不忘德與諸從兄弟約曰毋爾我視也毋有餘
不足論也吾黨今則七人者矣吾翁若翁無幾也
又其先一身耳願世世同堂合食毋改于今日約
定俸入不問所費父之食指以千計勢不得終合
公乃悉捐先世遺業讓諸兄弟曰吾固食公家人
也烏用此諸兄弟感泣友愛逾篤弟紋幼公教之
學後以鄉進士仕至濟南府同知科第蟬繼不絕
故所師事李公寢疾獨招公受遺囑如子公爲治
後事如所生同學友病疫且死不能語執公手授
之千金竟不語乃後公爲卜居定業安處其妻子

子長以所餘金還焉居官門無私謁而公亦未嘗
干人以私涞水邇都城邑倅有爲夫役之餽者公
曰吾家世邑人也乃令詎可私役邑人謝之居身
不喜爲無益之勞所在正襟屏息坐竟日因以敬
名菴卒之前數日手爲書遺親戚朋舊備道情故
曰吾其長別矣嗚呼達哉都城人又言今指揮君
事公孝如公之事其先公初壯男子也執二喪任
情毀瘠更數年稍復其常不遠初既老體健神強
色瑩瑩如嬰兒狀公官簉京傳無厚遺乃後卜築
兩地樂隱十餘年供具不乏則今指揮君竭情善

承之也余聞之都城人又聞之先伯兄伯兄與今
指揮君同官錦衣同試武科稱莫逆交乃締姻定
重公父子之爲人得詳家政足信語曰水積淵深
善積福臻君公者行善終身承先啓後以稱于世
曰德門宜矣詎直華閥云乎哉公卒爲嘉靖己未
六月十七日距生成化己亥十一月十日享年八
十有一配楊繼篤累贈皆夫人子男二長即龍娶
劉繼楊次珠娶李繼徐女一適錦衣百户劉錄孫
男二長即崇孝光祿寺署正娶藍次崇慶娶劉次
崇勛女一曾孫男一尚幼女二長適余伯兄之孫

如津應襲錦衣者次幼銘曰
於赫鄭氏系自保安乃遷蔵郡乃籍禁垣挺生畢
公爲
國楨幹如鵬斯搴天衢振翰績與位崇節共身完重
膺顯錫載世其官門高
帝里聲徹人寰食報孔厚操履維端
君父爾承子姓爾覯蓍無惰行是曰敬菴熊臺古道
隱起曆鐫銘勒豐碑昭揭弗刊

墓表

明孝子中軒黄先生墓表

古謂匙人傑士徒抱珍奇非藉名位尊崇不足以
表見當世嗇豈盡然哉今使峩冠飛纓氣焰炳耀
顧一無可稱述甚至肆毒生民視常布之士鮮有
疵類者所得孰多也矧純孝懿行激俗而遺群則
聲動家邦榮踰軒冕又奚疑哉玉峽之陽有中軒
黄先生歿且四紀矣中子廬江司訓梅徵言表墓
按狀先生諱流字明贊中軒其號性淳篤六歲通
孝經小學稍長習舉子業[illegible]一就試輒見推奬先
生學務其大不斷章句誦伊洛淵源緒論志切嚮
往謂精一執中群聖相傳心法因以中名軒游息
其間根據六經博綜諸史窮造化叙彜倫順[illegible]物
辨制度亹亹乎相入也一時名儒如一峰羅先生
白沙陳先生東白張先生希仁胡先生近接行游
遠致書札相與下上議論於是先生知識益廣造
詣益深諸凡紛華艷麗無足攖其中者以親老之
兄弟絶意仕進事父意指所在罔或違終協於道
母嘗患風疾數載侍湯藥未始暫離晚患膈疾醫
云不治先生泫然下淚籲天請以身代有異應疾
隨愈執父母喪皆哀毀幾絶襄事悉循古禮既塟
結廬墓側啜粥飲水晨夕拜奠久弗怠人以贊孝

稱之私溢初與同邑蕭子鵬被
徵子鵬得嘉興教授乃先生以祿弗逮養固辭不就
壬戌秋疾終正寢生二子長槐中即梅克世其家
嘉靖癸未巡撫都御史陳公洪謨移檄纂述省誌
首錄先生孝行癸巳縣令徐君宗魯疏
聞旌其門輿情翕然稱服著中軒遺稿根極理致簡
確溫醇不事藻繪奇崛嗚呼若先生者可謂有道
之士矣余方博諮海內廣弗得其人是用表厥幽
潛勒諸貞石俾後千百禩過先生墓下者讀之知
所興起云

明德府引禮舍人杜君墓表

余昔游古冀館於杜君彥儀見其謙抑淳朴言貌恂恂若古遺民然者雅重之惜也數月即奄世矣嘉靖壬寅君之子瑛謁選來京師授閩臬幕職不樂之任解組還山余嘆曰有父風哉已而瑛請表君之墓余聞宣聖於舊館人之喪嘗脫驂賻之襄余未仕無能為賻今茲之請又安可虛然表名示勸事必取徵苟其人無可稱余豈敢漫言以誣來世按君姓杜氏世冀州人髫年誦孝經小學論語即解大義然敬讓因名曰禮彥儀其字及長孝養

父母疾侍湯藥歿而葬祭率用佛經事兄甚謹接隣甚睦婚喪貧乏者貸給隨多寡應之無難色力不能償輒焚其券歲歉待君而舉火者若千家雖施予弗吝家貲裕如也正德間輸金助

國階

德王府引禮舍人親賢如侍嚴師意獨懇至以是賢士大夫亦樂與晤接而忠告之卒前一日乘小車之村墅徧觀屋舍園林萃諸鄉老叙平生詰朝報不起得壽五十有一配常氏先君卒至是合窆焉嗚呼行乎於鄉足稱善人可使之泯沒無聞耶唐盧處士於陵一匹夫耳韓昌黎銘其墓迄今讀遺文者猶悚焉有感古冀東沙之原豐碑三尺懿美殫述百世而下知有杜君哉北邙丘壠纍纍蓬蒿間何可數計今莫辨誰氏矣若杜君者法固得表

明南槐慎公暨配唐氏墓表

慎公暨配唐氏既卒墓木且拱矣其中子蒙為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請余徵文表墓余聞吳興浙西名郡生其間者匪直尊官鉅卿布列朝署而山阿水曲敦本好事家傚素封志樂蜚遯如古逸民之儔往往有之慎公殆其人與按狀公諱祥字元

慶別號南槐蓋韓大夫到之後晉東陽太守倏宋吳興太守鏞為官俱有令名鏞守吳興占籍歸安故子孫為歸安人曾大父文聰大父端父壄俱隱居不仕母吳氏公自幼踔絕有治事才年十八父令出貲公曰肇牽遠服訓固有之孰與務本力穡日夕侍親以色養哉受田苕霅之間地接五湖稱沃饒公因銳意于農晨興率傭夫操畚鍤趨田中力作課督勤惰倦則班荊坐壟上取陶靖節田園雜詩歌之家產日植父竟以公為能而憫其兄若弟之不逮乃謀割產意欲以豐者畀其兄若弟公

揣知父意手自劃産耶以豐者畀其兄若弟父大悅公持薄産儉勤自苦家業愈益大昌孝事父母友于兄弟行誼爲鄉人所稱嘗有夢兆語諸子歲在豕吾其已乎亟營塋地得邑西陶灣山曰此吾之首丘也其明達如此嘉靖己亥果卒距生成化己亥享年六十有一後十二年庚戌配唐氏亦卒距生成化癸卯享年六十有八唐氏同邑名家女父某母某氏旣歸愼公持婦道相其孝友躬蠶織以裨農業外內宜之子三長節邑庠生次即棠俱唐出次益側出公嘗訓之曰我愼氏三晉之華閥六朝之名裔也代以儒顯比入

國朝至吾身抱朴自全無所表見於世微矣微矣小子識之其思恢大吾宗哉用是諸子感奮嚮學乃御史君舉進士歷漳浦知縣爲今官聲稱懋著夫漢之舉賢自孝弟力田始公固未嘗更關一塗也梁伯鸞龐德公飄然遐舉攜其妻子俱遯節槩雖高其如徑情遺世何若愼公隱不忘君可謂能明大義者矣其所樹子非即所自樹也耶配唐氏賢皆不可以不表乃特爲發之俾後過墓下者覽是文庶知所景企云

傳

王氏雙節傳

逃之雲樓鄉王氏有二節婦曰陸曰陳陸年十八適熗七越月而熗卒熗病革謂陸曰吾棄汝矣汝年少勿自誤陸驚泣曰萬一不諱視所姙子耶當撫植之否則與君同死詎忍有他熗感咽而瞑陸裂額毀面辮踊屢絕數月舉一子子幼多疾輒伏棺慟曰吾母子相爲命者也君其佑之攻苦茹澹終身不爲飾令節慶會未嘗見其啖容孝事舅姑養生送死悉如禮卒能全貞保孤以昌王氏陳適熗之弟炷四年炷卒無子陳覓自縊以從會一老婢覺捄或喻之曰汝安忍夫不血食稍悟晨夕慟號僅延餘喘服闋父母欲奪其志且云姆氏陸有子可依汝何依耶陳泣對曰妾知身焉知子從一而終妾之分也父母遣人迎歸陳知有異謀愁且泣曰吾死爲王氏鬼耳敢出此閾遂斷髮謝父母立炷弟某子爲嗣年十六而殀陳悲益甚人咸惜之二節婦併貲合食遇忌薦輒相對泣至今陸年七十陳年六十有三終始一節爲鄉邦修談王氏孀婦鮮有弗醮者寔二節婦與起之有司將疏其

節以

聞

褒旌之典煌煌焉日且下矣余史官也片善足多法皆得紀列二節婦萃於一門彼峩然纓冠臨難毀節者何人耶是故傳而書之為世箴云

謝生傳

謝生志望者餘姚人也其四世祖文工公遷[illegible]代名相云謝生弱冠補校官弟子乃後納貲為太學生遇例又欲加貲拜爵指揮兵白於父尚寶卿敏行父曰始也期汝力學以顯揚若祖今顧顧為

一武夫耶弗許於是生竊嘆曰唐詩云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蓋謂策勳耳吾豈徒欲橫金曳紫以絢耀人目耶生既弗獲如志乃遊太學余時為祭酒與生語奇之令與習禮侯伯為友生因詢侯伯先世戰伐功勳得其詳益動飛揚之志居無何歸餘姚是時倭夷入寇掠三吳兩浙甚猖獗生乃倡義散家貲集鄉兵以待嘉靖乙卯六月倭寇由寧波焚舟登陸逶迤馳突至會稽之白米堰侵掠居民生率義兵二百人與賊對壘張左右翼為陣賊遙望見呼曰天暮矣明日交戰似有懼意是夜

三鼓賊遁走經浦出白洋生追之食盡而還於是謝生之名始顯生益招募勇敢至五百人習勤部伍甚整人號曰謝生軍兵備副使許東望壯義之稍稍給以資糧是年十一月寇由溫州登陸縱掠黃巖奉化入餘姚四明山中茲地嶮巇僻遠姚人避寇者恒之焉居民弗虞寇至不為備以故焚劫尤慘生率兵趨四明山是日尚未朝食即踴躍欲戰與指揮張祐約曰我先迎敵汝速驅衆應援犄角茲寇破之必矣生至錦嶺與賊遇賊勢甚銳從奴稍有怯狀生毅然曰死即死耳詎可退却耶酣

戰自卯至午殺賊九人射傷二三十人矢盡力疲猶且奮呼陷陣遂被害浙中人聞謝生死莫不嘉賞嗟嘆以為難能彼張指揮者竄匿壟壑中遺約竟不救生以致孤軍深入勢絀而亡可恨哉可恨哉

論曰婦不問貌之妍陋期於從夫士不問秩之崇卑期於報主若謝生者未膺一命之寄乃能捐軀殉

國其壯志奇節真可推白日而倒滄溟耶古英傑何以加諸使介冑材官郡縣長吏皆有生之志節賊

豈足平哉余為之慼嘆嗟夫生可謂越中烈士謝
氏聞孫卽見文正公於九原無愧矣

孫文恪公集卷之九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

古越孫陞著　門人[illegible]刊

祭文

同門合祭陽峰張相國文

嗚呼哲人云萎山頹梁仆遽此休明還彼太素
天子曰吁殲我良輔爰及士民咨嗟載路維歲乙未
公來斯文維我多士並出公門令儀令望以式以
遊情實彌切悲故難任憶公平生班聯禁侍東觀
詞臣北門學士游陟春卿晉登台位巨川方涉摧
舟折楫公之手度金玉其溫公之器量淵海其深
發為詩文充蔚精醇追惟往跡徒企徽音嗚呼先
民有言仁者必壽公雖古稀未躋黃耇傳亦有云
明德昌後乃公獨否茲理焉究昔也登堂冠珮鏘
鏘今也登堂帷旐揚揚陰霾董塞湛露宵晞聽茲
闃寂云胡弗傷嗚呼質非金石誰能永久自古迄
今雖名不朽公名長存是即公壽
皂錫褒嘉亦孔之厚公騎箕尾驂雲御飈典刑日遠
瞻對無期纓綏具集酹醑陳詞英靈髣髴羲泱歆
歟

同鄉合祭南京兵部尚書甬川張公文

嗚呼氣粹奬輿螢蝕共越挺生鉅公為時名哲
天不弔木稼星沉朝士共嗟而况鄉人公自登甫
發游翰先稷焉才閑石渠之選分數文教敭歷外
臺湖南西蜀山斗崔嵬
帝念舊臣乃選宜室晨夕經帷以資啓沃乃遷胄監
乃貳銓曹視篆北門為賓
東朝八座游躋載更南部曰吏曰兵均總重務公德
益懋公望益隆僉期
柄用遠爾長終嗚呼難必者天曷要其極得盡者人
既殫其力公有令舉垂于不刊亦有遺文焜燿人

寰幽明可質俯仰無愧
皇卹攸加丕彰善類某等宦集大都情聯故里視公
進退以為憂喜遊茲僊逝尤惻輿衷椒漿芻束遠
酹朔風匪一鄉私天下之公
詞林合祭戶部尚書蒲汀李公文
嗚呼山精發祥嶽神降異代出才賢匡時翊世齊
山間氣寔挺生公內涵粹美外振高閎器重琳琅
紋成鸑鷟若考作基善繼其躅賢良策士對揚
大廷褒然首選舊迹業英史局編摹經幃獻替出入
鑾坡優游玉署中遭棘塹竹彼摧殘而公自若旋

復其常乃貳邦禮乃司國計寵游甫入佇澂至
公之文章典雅清純闡真澤道不兢纖新公之政
事平康正直明照敏行不沮繁劇顯膺四紀閱歷
三朝馳聲海宇堅績煙霄歸卧丘樊
帝心簡注猶擬用公遠焉長逝嗚呼晉聯八座位崇
弗崇厥施罔究未厭輿衷年踰六旬壽豈云促胡
不百年以綏景福高懷擲劒義淚灑襟維望公學
故惜公深嗚呼傳世有文易名有謚不朽在茲形
也終敝公其庶幾目瞑神安遨遊八極含笑九原
某等藝苑盍簪乂教寅好懷昔感今云胡弗悼束
帛爵粲陳詞以告

同年合祭韓太史文
維靈稽山毓秀蕙水儲祥才倫楩梓器重琳琅束
浙揚芬南宮振迹大對
明廷褒然首出授銜翰苑供事史垣清華之選豹變
鵬搏文典學融志純行造人咸厚期謂當遂到春
秋再閱猶徃方殷一夕報逝大都訝聞彼蒼者天
悠邈罔惻胡畀之哀而奪之亟冲霄鉅翮照乘寶
珠新光收早理或有之嗚呼氣運不齊物情難一
倏然而值欻然而失生也如寄化也其常後千百

禩孰辨彭殤曠曠平原茫茫草澤得正而斃要之
無怍英靈不昧馮雲附星攬觀宇宙宜慰平生

同年合祭吳隱君文

於昭先生含毓養潛崇壯宏濃如山如淵逖尚古
昔懋學好脩偃蹇弗肩命也焉尤百年未究伸於
令子爰息林樊亦既知止令子鳳翎載翔冊立有
識胥誦先生之休司命不淑速此彥士迢遞西風
遐傳訃至令子辦踊有懷頷天祿不逮養德竟慳
年偕領鄉書用敦世好誼激于衷云胡弗悼昔披
穠露今履紫霜嗟嗟鶺鴒蕭蕭白楊嗚呼聲望如

存菁華未殄雖則云亡亦孔之炫揭車騰馥湛盧
蘊光緘辭千里靈駕何方

同年合祭寶子雨文

嗟嗟子雨壽止於斯言念同袍云胡不悲兒遣鄉
國而淹京邸罔覿尊人罔訣妻子嗟嗟子雨致君
平生質溫而粹器重而凝列職司農芳聲籍籍兄
宜食報胡至斯極嗟嗟子雨尚忍言哉曷訊其往
曷究其來人孰無終慨君太迫豈無鄙夫罷然壽
白嗟嗟子雨命揑其衡達人順受何怨何恫囊無
餘貲清風載道是爲不朽是即壽考嗟嗟子雨度
世眷參君駕飛虬超彼真境迢迢旅櫬渺渺江漢
椒漿祖奠義淚沾襟

祭伯兄文

嗟嗟我兄胡至斯極稟厚養盛並宜長世夫何報
之弗食嗟嗟我兄天挺良楨言信行方鉅才高識
發爲文詞若波湧濤奔而弗竭其淵源試及兵事
如燭照數計而莫逃其謗壹壯振經綸晚乞骸骨
終始無一瑕可指真所謂世之全璧胡弗俾表正
鄉閭老壽泉石悠悠彼蒼其故不可得而究詰也
嗚呼木稼于山古冊具陳星隕于河今兆殊赫慨

氣運之攸關或命數之已適嗟嗟我兄孝思維則
昔歲己卯驚聞先忠烈公之變操刃赴仇誓殲逆
賊徒跣陸馳備嘗險阻瀕百死得一生而大慭底
平父忠既白冠多士於武科繫榮名於禁籍益天
道之好還豈恒情所能豫測今奉先夫人之喪南
歸仍痛哭以朝夕日茹蔬素漸成羸瘠比渡大江
兄疾轉劇然且汲中泠之泉烹六安之茗旬旬爲
于几筵謂先夫人不嘗茲味者悶有歲年悲感碎
易自今觀之此爲絕筆曾靡逾旬竟終母柩之側
嗚呼從考妣於九原適至孝於三極固知我兄之

嗚[illegible]言念劣弟惟兄是式家遭不造賻此凶阨不數月之間先夫人既棄代矣而兄復永隔二柩還鄉途人亦惻矧爲子若弟躬抱其戚者耶此陞所以擗地傷心而仰天摧臆也嗚呼寒風凄其垂帷閒寂拜奠一觴愴今懷昔緬神爽之如存庶昭鑒而來格

祭仲兄文

嗚呼哀哉痛可言哉自歲癸丑以來先夫人棄養伯兄繼逝今仲兄又捐館矣三年之內值此連喪嗚呼哀哉痛可言哉正德己卯先忠烈公殞萬世

之變吾兄弟間關赴難幾不欲生乃後大憝底平俱登仕籍奉先夫人祿養京師者二十餘年時人視爲盛事吾兄弟情緒亦稍稍紓也今追思之詎可再得哉仲兄居家孝友涖官清勤允宜食久遠之報而竟止於中壽天道福善又何獨靳其常[illegible]也嗚呼命數夙定其孰能違之矧諸姪俱成立矣兄靈在天固知順妥但弟自伯兄逝後惟我仲兄是依乃今煢然孑立有如失群孤鴻與諸姪栖栖旅邸撫柩長號益不勝其悲戚也惟靈其昭鑒之

詞林合祭許相國夫人文

嗚呼婺雉儲禎坤元秉淑於穆夫人篤生右族令質金相惠問蘭郁閨梱之英嬪于相國相國有恭曰襄毅公

先朝太宰樹績殊隆夫人奉之克孝克恭聯于姑妣婦道恪供於赫相國爲時名宰歷中外垂五十載夫人相之內政罔愆維順維虔皓首不改夫人有子曰儀部君勖志勸學晨夕諄諄相國有女側媵所分視如已出咸頌夫人

天祚明德萃于許氏

帝側有嘉曰惟賢姒鳳誥鸞章降之繁祉胡遘閔艱

淹疾不起煢煢相國偕壽爲期遽爾中背云胡弗悲哀哀儀部夙稱孝思罹此大故心愴以摧弔集

群官聲聞

五位言念輔臣失此良配爰錫渥恩以光幽閟榮被佳城在河之涘某等相國是仰儀部與游昔歆閫範今睹靈輀悲風布慘寒雲結愁陳詞薦俎有儼悠悠

同年合祭馬太安人文

猗淑好脩傑士允迷性真秉潔體素含柔彩鵜瑩榮祥鸞鳳比美琳球儼芳衛蕙乃燔乃炙于筥

于筐賓祭無愆恭順是將中失所天獨乇帷幄誼
以恩聯頌聲斯作燁燁令子跡舊
皇州曳裾贊襟載筆螭頭賚就潘輿日娛萊服錦帔
翠翹封章輝燭與言懷土爰返故園天風使節取
道南轅戒子治行亟趨
帝里爾職惟供我心則喜健踰數月哀訃驚傳令子
躃踊摧腸裂肝嗚呼生死者常脩短者數矧躋耄
耆茂膺嘉祐未盡之報施于及孫森森蘭玉煌煌
徽音某等杏苑登庸交游令子休戚關情敦厥本
始慈靈未泯盤白之岑滌觴陳俎遥酹斯文

祭趙太史孺人文

於惟孺人嬪于太史媲美琳球儷芳蘅芷太史高
絜性不喜華孺人循之克相其家太史伯鸞孺人
德雅孰謂古賢今不可造
帝念太史厥配惟良被之象服錫以龍章茂祉方軼
乃遘遘孽寶婺光沉朱絃響絕氣氛太史云胡弗
悲哀哀令子心愴以摧萬里西川言歸耶歹婁舉
旐翩奎人亦惻嗚呼質非金石誰能永留順受已
矣命也焉尤夫如太史而子俊賢聲流奕世神安
重泉某等聯翩鳳池締交太史兹悼孺人寔以夫
子薦俎陳詞靈其歆只

祭胡太孺人文

嗚呼婺曜儲精坤元毓厚於穆孺人生良不偶哲
士之配太史之母胡邁云然弗齊遐壽伊昔哲士
懋學好脩孺人相之爾慎微柔侶蘭和芷將琳儷
球哲士弗遇命也焉尤哉美含英伸于嗣子孺人
訓之允協諸軌瞻彼天衢鵠翔鳳翥昇甲掄魁是
為太史太史奕奕聲振詞林板輿迎養以娛二親
翟冠象服被于孺人咸曰福履為時所歆
帝命太史奉使江藩遄特實冊爰駕星軒子既西適

覲乃南還不寐有懷王事維艱太史回轅亟圖省
覲不見慈闈乃見靈櫬躃踊悲號抱茲長恨彼蒼
者天悠悠莫問嗚呼質非金石孰能永延矧至垂
白亦既享年夫賢子達流譽無垠孺人雖逝不亡
者存嗚呼黃山巍巍慧江如練耶歹有期戒嚴輴
愴誼篤姻婭陳詞以奠凄風飄蕭愁雲瀰漫

祭劉母文

嗚呼若劉太安人者其眞賢母哉今年冬疾終京
邸蓋七十九歲矣傳云內行不出閫余何以知劉
氏母賢也不知其斯測其影不知其母視其子今

光祿少卿劉君太安人之子也甚余貳春官劉君
為郎分理所司惟謹余已賢之余癸丑夏歸先夫
人之喪尉哀三年不暇問朝政御史按浙中以郡
督先伯兄死事聞于
朝下之部號稱先伯兄孝行純篤特示表異
詔旌為孝子事在春官大宗伯而司之者儀部大夫
大夫為誰則劉君其人也余聞之乃愈益賢劉君
又深感焉夫生死士人之大節褒錄
朝廷之令典顧主之者上而行之者下忌心亡實行
浮議寂成事此其故可究識矣先大夫發潛章之

變
朝廷褒忠之詔凡幾下建白奉行者幾人余心不敢
忘事固有扶植公義而庇及私門者宜深感焉私
而公者也今以先伯兄事較之豈異哉先伯兄孝
行信純篤不遇劉君不得自表見余故以賢劉君
君誰其育之余故以賢劉氏母母貴且壽賢子侍
終夫後何憾乃茲一奠率子姪拜几筵用攄感念
之衷云耳惟靈其鑒格之

寄奠楊母王宜人文

維嘉靖丁巳之歲十月既望楊母王宜人棄卑將
歸幽宅與伊蒞左史東園公合子壻南京禮部
書孫陛羈于官守弗能從執紼之後益怛然痛懷
焉爰具香帛牲醴寄奠几筵而陳以詞曰吁嗟乎
天耶宜人其從此永隔耶去歲之夏陛膺
召命北上宜人駕魚軒送陛夫婦于河滸登舟而嬌
焉強健也而今遽已耶宜人生五女諸女同居杭
城頻獲侍宜人側惟女文儼歸陛本距越江之東
又相從官邸恒千里經年別也昔聞東園公暨宜
人垂白茲存謂當憐會有日孰意不數年間公既
捐教而宜人亦繼逝耶癸丑之秋陛奉先夫人之

喪還越文儼與俱文儼迎宜人東渡侍養數月少
紓遠曠之衷今追憶之如夢寐詎可再得耶宜人
婦道母儀杭士交口稱述年躋老壽有子克家亦
可以無遺憾矣秖念發引之辰子女攀號諸壻擁
送而獨陛夫婦及諸甥跡阻殊方骨肉悽切之情
將何以自澍耶千里緘詞奠不臨木嚮風泣拜目
斷神馳宜人在天之靈其格鑒之乎否耶

寄奠錢太孺人文

嗚呼孺人胡遽云亡孺人與北莊翁偕老八旬黃
白一堂今北莊翁強健猶昔而孺人乃獨罹此殃

倏慶吊之相尋嘆人世之靡常嘗令子侍御君之
未第也交親比于蘭室力學聚于芸窓孺人懿行
余益得夙聞其詳懿行維何孝事姑嫜歷數載之
侍疾寔藥餌之親嘗克相夫子家業以昌深切雞
鳴之戒誕毓麟趾之祥詎惜貲以延師每課督之
弗遑乃侍御君早馳聲于仕版而諸爲弟子員待
賁跡于文場是皆緜家慶于善積徵庭訓于義方
荑孝養之備至謂壽考乎未央聽浮生之如寄雖
沒世其流芳余也於侍御君同學同升益篤管鮑
交情之舊長男長女因締雷陳姻好之良憶淑儀

之不可再覩余心寔惟其儔侄第羈官守於千里
無能詣莫几筵之傍聊東帛之具陳敬緘詞以遙
將惟神爽其不昧尚歆格兮洋洋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一

古越孫陞著　校刊

策

廷試策一道

皇帝制曰朕恩首自三代以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
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
爲君者何如耳但傳云惟周之歷世最多國祚佰
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於文武之所積累亦後
之繼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暨及唐宋亦若
是焉皆基之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

王能盡持盈愼滿之道者也洪惟朕
皇祖高皇帝代
天後世重華中華建根古無比之功德朕
太宗繼述于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于太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于今朕
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災害于民茲來思
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厥欲長保洪業于無窮有
隆弗替永
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千萬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

以適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
以得此故進爾多士于堂爾等蘊持既久王政素
閑于懷可發所知以告朕朕將親擇而勉之欽哉

御批一說仁禮之意好可第一甲第二名

臣孫陞

臣對臣聞人君所以基命保業也有仁以聯天
下之心而有禮以示天下之軌禮也者經世之
大典也大典旣立夫然後親疎隆殺品節詳明
愈久而人習之不敢犯仁也者生民之大德也

大德旣敷夫然後中外遐邇惠澤洋溢愈久而
人思之不能忘思之而不能忘斯愛心生焉習
之而不敢犯斯敬心生焉上以仁禮使其下下
以愛敬事其上布濩流衍纏綿固結而至於不
可解夫豈一朝一夕強爲而襲取之乎是必開
創者懋植其本深濬其源而繼之以栽培疏瀹
之善焉爾善創善守而繼世之君不能以皆賢
或靡以恩弇以棼斯本搖而源窒矣非大有爲
之君出乎其間而栽培疏瀹以還昔創善守之
舊則深者失其所爲深懋者失其所爲懋而何

以疑天心延國祚也哉此三代而下政治之得
失而歷年脩短因之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秉天縱之資邃敬一之學膺歷御極綜約
古今慨政緒之隳以棼也於是乎飭治振起疏
瀹而栽培之綱正目張百度具舉十有四年於
茲矣圖至治以永
天祚復何明有弗燭隱有弗究耶顧以是進多士策
之於
廷使驗往推來以陳當時之政
好問好察樂取諸人咸謂治無底極是以望治之

深求治之切亦不自知其無底極爾善治必待
於真儒臣豈其人哉雖然竊有感焉傳說進言
於高宗曰王忱不艱惟說不言有厥咎今
陛下宵旰孜孜必欲身致成周久安長治之盛以光
我
祖宗謨烈問察之下少有裨益亟欲措之行矣忱不
艱何如也幸際其會而無以自獻曷從委其咎
乎臣敢忘其鄙陋披瀝肝膽爲
陛下陳之臣惟治天下有體而致之有漸握之有幾
體有三漸有二幾則一而已矣何言乎體也有

創業垂統之體有繼世守成之體有更化善治
之體是之謂三何言乎漸也有更張之漸有化
成之漸是之謂二今夫創業垂統之君受天命
於甚衰極亂之世綱紀蕩然人心渙散必新天
下之耳目以一其視聽夫然後足以慰來蘇之
望而佑啓其後人蓋慮無弗周而爲之無有弗
盡者也當其治定功成法制大備世濟厥美民
樂有生是宜與時休息遵先世之遺烈而申飭
其畫一之規以益臻隆平之治始稱守成有道
之令主而後世有述焉及夫四海無虞厥美已

極時易趨於玩愒事恒狃於因仍斯羣小欝
待遇之會也而君德少弗協于大中柔闇必爲
所制剛毅則爲所激佞倖伺其便姦逆附其末
而綱紀復蕩然矣此更化善治之時也然其所
以更之也惟振起其頹靡釐正其紊亂還祖宗
創始之善而復開守成之令緒焉爾因天之道
察民之心蓋有不得不一爲之者而政由其舊
民安其常又何常有爲之之迹乎伏讀
聖制有曰首自三代以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
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惟周之歷世最多

國祚恒久
陛下之及此言也
宗社無疆之福也行有所稽志有所慕古今媲美
夫復何言然周之所以享國長久者果何道哉
司馬光謂講禮施仁植本固而發源深爾嘗攷
周禮一書其大者曰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
分職以爲民極自米鹽酒漿無一不統於冢宰
稍委士誦無一不統於司徒鐘鎛韎旄笙籥無
一不統於宗伯兵戎庾圉匡禪無一不統於司
馬明約雍翦修閭禁暴無一不統於司寇輪輿

築冶桃鳧無一不統於司空則其禮以示天下
者何廣大而悉備乎然后稷建邦啓土公劉克
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惠
鮮懷保而咸和萬民武王順天應人而永清四
海繼承之君又皆盡持盈慎滿之道至於宣王
號稱中興然屬天下之仁益深益懋引而弗替
上匹夏商下陋唐宋傳世三十而歷年逾七百
焉猗與盛哉肆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建功德之隆
太宗文皇帝思遷幽燕弘繼述之孝與道致治上倣

成周是故初立
郊廟即文之惠于宗公之也繼冊
太子即武之以燕翼子孫也罷中書而設六部分職
率屬之典也
封諸王而錄功臣列爵分土之制也巖穴之士罔
不招致其克知灼見者乎忠藎之臣卒見褒錄
其表墓式閭者乎定吉禮十有四凶禮二軍賓
禮三嘉禮五則損益周宗伯之職矣製樂九章
自本太初以至樂清寧則彷彿大武之協矣是
其所講之禮使民罔不約之於軌而

君臣上下咸有一德所以舉是禮而措之
朝廷之上以及四海之遠伸縮運用莫非關雎麟
趾之意周流貫徹於其間也蓋禮以齊之則固
有仁以先之矣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者亦可
徵也哉
列聖相承守而弗失禮以敎典立天下之大防仁以
昭德宏天下之大化重熙累洽以共成乎博厚
高明之績然而承平日久循習相因遺
先朝則奸逆逞便希於更張斷亦不能無可議者
陛下入繼

大統適際中興之期天下鼓為望治不啻饑渴而
龍興一詔舉措宜民大慰天下之願天下忻忻然咸
奔走而相告曰
帝王自有真太平於是有象矣然猶恐
天位之樂久而或移其初爾乃今
勵精圖治有加無已側身脩行無異周宣請得而
歷舉之則
召問元老褒職之有補也申命帥臣獵犯之北伐
也嚴飭兵衛車攻之選司徒也親信正人張仲
孝友之維在也彗星示異而恐懼脩省雲漢之
畏天也天下孰不延頸以覩

中興之盛乎而
聖制乃曰幼衝不才多招災害是何
謙冲自抑而言之一至此也然以耳目之所睹記
則亦竊有疑焉而不敢深以為不然者
陛下亦嘗思及之否乎
藩封盛而常祿不繼
國費冗而內帑不充西北則田野多蕪東南則賦
歛日急伻卒雖殲於荊漢而兵已疲戎虜雖挫
於甘涼而機可畏是皆上歷

當宁之慮而下切蒼生之隱憂者也夫災不存於
物異而存於事之曠弛害不生於幻妄而生於
民之窮困撥其幾而圖之以漸則災不變害不
滋失今弗為將有不勝其深遠之虞焉者則夫
臣所陳之六事可無善後之策也哉
聖制又曰上之良法要道
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臣竊
陛下躬親蹈之而從自疑之
聖不自聖夫亦過焉爾已
陛下所謂良法非臣之所謂禮乎

陛下所謂要道非臣之所謂仁乎周祚之所以久長
皇祖之所以創立
列聖之所以守成而
陛下今日所以中興焉者率不外此但謹於前或怠
於後銳於作或怠於成董仲舒曰王者之道必
有偏廢不舉之處非其道不善也久而或有失
之也惟
陛下講禮施仁率典昭德竟其更化善治之緒以要
之於極俾民各遂其生物各適其所至治馨香
通於神明協氣嘉生徧於宇宙斯

聖帝明王之能事而祈
天永
命之極功
陛下所以策臣欲長保洪業於無窮有隆弗替延
宗社萬禩之固永
國家千世之傳者行將見此而成周不得專美於
前矣雖然心者治之本也幾者動之微也所動
雖微而所關寔大臣又敢以慎微之說進焉一
或不慎則幽獨得肆之地投間抵隙將不自知
其此心之累而施仁講禮皆為彌文可不逆為

之慮乎怠荒遊逸蓋嘗舉以戒舜矣是非古人
之過計也危平易傾理所必至而競業萬幾正
舜之所以為聖焉者狂瞽之言弗識忌諱
清問下及不敢不盡爾
陛下諒其衷不錄其罪而
特賜省覽則天下幸甚臣無任悚懼之至臣謹對

表䟽

皇太子冠禮成賀䟽
國子監祭酒臣孫陞謹
奏為慶

賀事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
皇太子冠禮成臣陞誠懽誠忻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震一索而為長男丕繫宗祊之緒
禮三加而就元服允符寰海之祈瞻
昭代之鴻儀仰
熙朝之盛事神人胥慶遐邇咸忻恭惟
皇帝陛下
德運乾剛
明垂離照

大統上承
祖構華系近衍
天潢敘五倫遞
神孫於八葉衣章三禮敷王政於多方
皇穹洽感格之徵
帝胄引綿長之錫是以元良作貳至善成三培植隆
基增崇邑祚項諝岐嶷之質寔惟興運所關深
軫
淵衷欽稽
懿憲
詔十行而頒下儀百具而始興筵月筵賓既
以戒事有醮有祝每因物以致詞弁見疊陳啓
筐篚於東序部鈞並作協鐘磬於北門左附右
趨拱識銅扉之
逢
睿表雲卿旭靄因蟠玉宇之祥光臣職典賢關恭
聖作叨兩階之壯觀法備九游孚庶職之歡心舞同
百獸伏覩
訓
道弘燕翼慎遵博望之賢業開龍圖俾守承華之

前星拱
極少海朝宗
桂宮茂迓乎千齡
楓陛彌臻於萬壽臣無任忻躍忭頌之至

陪祀
帝社稷謝恩疏
禮部右侍郎臣孫陞謹
奏為謝
恩事嘉靖三十年八月初四日祭
帝社帝稷欽蒙

聖恩命臣陪祀除報名
廷謝恭候至期行禮外臣謹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聖君盡制昉王社以奉明禋嘉月報功啓靈壇而脩
典禮位在
禁闈之右地切深嚴
詔遴俎豆之儔名連微末光榮生於有事感激極
於無涯恭惟
皇上
道茂裁成

仁弘發育念民天之為重知邦本之宜崇爰建壇
壝先兆人而祈五穀欲觀稼穡分液沼以沃公
田農卿授畤甸夫陳力奄爾三秋之半穊然萬
寶之成
郊
廟之薦饗既饎閶闔之倉箱咸足
二靈動順故百室皆盈四海承庥乃
一人自致者也臣椽慚代食學未明農仰臨圜之朱
紘肯勞
帝力肅入班之華紱冀賛

宸度令荷蕁收遺穗轉風於千畝律火南呂太師宣
德於層丘忭隨鵜遰以樂神敢不駿奔而從事伏願
德隆格集
治久化成澤被蒼生效康衢而歌
盛世塵清紫塞銷金甲而事春農方物踰山海以
來爭輸禹貢壽星應秋分而現彌進
堯年臣無任忻躍感戴之至
謝
遣永明後殿上香疏
禮部左侍郎臣孫陞謹

奏為謝
恩事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望日
永明後殿
先聖
先師堂上香伏蒙
欽命臣代拜臣謹欽遵恭詣行禮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臣謹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
天開黃道際海宇之文明地切
紫宸創
先師之祀典

遣拜每行於朔望
寵命遷及於凡微有弟為榮銘心知感竊惟洪荒五
帝已基道統之傳中古四王漸衍源流之正惡
無三聖備制作於周公刪述六經集大成於孔
子祖天綱而扶地紀垂世教而淑人心是為
先聖
先師均合酬功酬德稽歷朝之舊牒崇報猶偏睹千
載之
曠儀舉行者待恭惟
皇上

天錫神智日就緝熙經綸煥發于文章掀揭不踰乎
勲業
優入聖域上以符精一之中
端立師模下以示臣民之極爰即
內殿肇啓明禋聞知無異于見知治統寔無乎道
統四座辨尊卑之位一脉聯授受之真臣早備
詞林忻仰
右文之治今叨春署幸覩
典禮之成
聖意肅將虔拜不遠於咫尺名香祇薦駿奔如見於
羹墻伏願
文運彌昌
治功益茂
配乎天配乎地慶無疆之祚於
一人
作之君作之師延有道之長於萬載臣無任忻躍感
戴之至

改吏部右侍郎謝恩疏

吏部右侍郎臣孫陞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自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四日原籍浙江紹興
府餘姚縣今年五月初八日接到吏部咨文內
開本部等衙門會題節奉
聖旨孫陞改禮部左侍郎繼奉
聖旨孫陞改吏部右侍郎欽此臣不勝感戴當日望
闕拜
命訖即於次日起程今月十二日到京除赴鴻臚寺
報名
廷見
[illegible]謝外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恩命重申出
聖明之獨斷
寵光逺逮增臣子之殊榮銓曹職領乎諸司卿貳班
聯於太宰濫竽何幸感戢難忘兹蓋恭遇
皇上
德契重玄
道侔太始
握真符而出治
建皇極以錫民
總攬乾綱施恩威於不測
弘敷離照晋神化於無方
勲業彌隆應千載
中興之
天運葑菲必采盡一時有用之人才伏念臣猥以凡
材早逢
聖主
廷對叨制科之選
御批賜及第之榮備詞林二十年餘慚無報擯廢海
隅三千里外徒抱愚忠豈期遐逖之蹤復則

玷收之列
廷推偶及
聖意親裁雖逺臣而不遺未洽旬而再
命臣拜
恩稽首感
德銘心敢不葵藿同傾盍秉丹衷於匪懈氷蘗是礪
永堅素守以無虧幸依
天子之光惟祝
聖人之壽伏願
瑶圖鞏固
寶籙綿長知人安民四海仰
大明之盛治祈
天永命萬年衍
嘉靖之洪庥臣無任感激圖報之至
遷南京禮部尚書謝
恩辭　朝疏
南京禮部尚書臣孫陞謹
奏爲感謝
天恩辭
朝赴任事臣原任吏部右侍郎荷蒙

聖恩陛臣南京禮部尚書即赴鴻臚寺報名
延謝訖兹當
陛辭前去到任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南宮升
命清銜均重於兩都
北闕特
天遠消特馳於千里祗銘心而恩報謹稽首以颺言
術者雖勝感戀殊切恭遇
皇上德涵太始運撫
中興

神化配兩儀以成能
制作歷三紀而大備敷典和則教民已協于中揆
爭責功用人必擇其可乃留京重地比周家豐
芑之區而邦禮專司當虞廷秩宗之任本以
皇祖橋陵所在薰之欽服化理為先宜選名流昇兹
華擢至如臣者久塵詞苑愧編纂以何功再贰
銓衡視均統乎未稱方自凌競而就列詎意
光寵以遷官虔奉
綸音恭辭
[illegible]

之末間亦掄才南服出觀風教之遺顧學昧今
古之宜而才乏通方之用徒歷夙夜慮無補於
實清盜職神人懼有踈於典禮敢不誓堅素守
矢竭丹衷
君父恩隆用效匪躬之報江湖迹遠彌深戀
闕之情伏覩
治定功成
天明地察萬方咸靖慶斯世之太平百祉永綏介吾
皇之上壽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
大朝門等工成疏
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孫陞等謹
奏為慶
賀事兹者恭遇
皇上新建
大朝門
午門成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天開雙闕
九重纘丕顯之謨極建
一人高圖作肆新之會
景貺昭承而有赫
皇圖鞏固以無疆頌協臣民懽騰
朝野恭惟
皇上
道超太始
德契
重玄
明物察倫參三才而首出
窮神達化秉一敬以緝熙
闡闢揆乾坤之撰
述作兼明聖之懿者
大工爲建迺惟
靈佑用申祗若
天心盍佽堂構經營勿亟懽欣爭效子來
名號孔嘉謨略悉由
聖斷欲宅中而圖大乃仍舊以爲新飛觀連雲縹緲
候成於不日高甍倚景煒煌俄聳於中天萬戶

星羅象辰樞之環拱
重門爲立縣日月之昭回周京奠而百辟攸同商
室翼而四方歸極此
宗社靈長之慶神人祐助之庥也臣等叨職留都託
帡幪之有自忻備
盛事愧經畫之靡勞望切
雲霄才寔慚於陰禄賀同燕雀祝庶效於華封伏
願
多福茂膺
玄禧滋至護山河之百靈永壯
宸居綿曆數於萬年允綏
聖壽臣等無任欣躍慶戴之至

浙江衢州府西安縣儒學訓導汪旦督刊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一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二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栻校刊

表疏

萬壽聖節賀疏

國子監祭酒臣孫陞謹

奏為慶

賀事嘉靖二十八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萬壽聖節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玉曆千年茂啓

中興之運金天八月式逢

聖誕之辰騰瑞藹於烟霄動懽聲於海宇心同葵向

人效嵩呼恭惟

皇上德契渾元

功超隆古握貞符而出治建皇極以錫民政教誕

敷於八埏禮樂大備於三紀深仁厚澤允矣得

天下心白叟黃童莫不顒吾

君壽騰玆露湛風清之候絪緼

虹流電繞之祥簫韶九成協

虞廷之節奏玉帛萬國集禹服之梯航佳氣充盈

休光炳燿柴德星而叡照開

壽域以延生靈鶴來翔昭

上玄之感格斋斋不同顏𡸁內死之冲和是皆

太平有道之徵

聖壽無疆之兆也臣舊叨藝苑今領成均借百職以

鵷聯荷戴之私恒切率諸生而虎拜禱祈之念

彌深伏願

寶籙綿長大獲

神禧之庇

珽圖鞏固享膺

帝眷之申治化與日以俱新福履隨年而益盛如岡

如阜人人歌天保之章

多壽多男歲歲聽華封之祝臣無任忻躍祝頌之至

又嘉靖二十九年國學具奏

伏以

禮明樂備當

皇朝全盛之時電繞虹流值

聖主誕生之日金風清而歲功就玉宇霽而氣序佳

河嶽協靈華夷胥慶恭惟

皇上道超太始

德合渾元秉乾徤以臨民撫泰亨而育物時暘時
雨豐穰屢被乎萬邦
盡制盡倫政教覃敷於三紀明哲惟
聖多啟后之歷年綱紀作人邁周王之壽考睠兹
慶旦益衍
呂期南呂應律於仲秋蓂莢舒榮於十葉諸藩馳
賀
內廷充璧馬之陳重譯来朝遠國集梯航之貢貫
輿厚載
玄象昭垂無疆之祚方隆可致之祥畢至臣等躬逢

聖作職領賢關忝六館之青衿
化深棫樸瞻
九霄之冊闕頌比岡陵伏願
帝治謇香
皇圖鞏固
祿位名壽迎禧取百順之徵
博厚高明貞觀配兩儀之盛巍巍蕩蕩仰
北極以難名歲歲年年借南山而獻壽臣等無任欣
躍慶戴之至
又嘉靖三十年禮部具奏

伏以
治隆函夏北辰統列宿之宗序屬清秋南極著嘉
躔之應啓貞符於有永綿
聖壽於無疆朝野騰懽神人闓懌恭惟
皇上心涵真始道契
高玄
撫泰運以中興嚮離明而出治愛民如愛子問關家
丕目之麻事
天如事
覲穹昊格惟馨之德禮明樂備謨訓冠乎百王外攘

內安勳業光於千古睠兹仲秋之十日俊逢誕
聖之初辰歲功成而萬寶咸登
壽域開而八荒胥慶梯航入貢充玉帛於
彤庭天地效靈集禎祥於
紫極河清虹現昔呈
受命之符雨霈鶴翔今協
長生之兆鑒觀有赫
恭祈彌耶
[illegible]者必世而後仁適當三十年之景運
人文道而成化尚期億萬載之昌圖臣等幸際

昇平濫叨祿秩

恩寔同乎發戟報未效於涓埃歌天保之章揄揚莫

既效華封之祝忻忭惟深伏願

玉燭均調

金甌鞏固

龍御時乘而不息鴻禧日至以方新九土攸同仰

大君之蹐上壽四夷賓服知中國之有

聖人臣等無任忻躍祝頌之至

又嘉靖三十一年禮部具奏

伏以

治逾三紀當禮明樂備之時

壽啓萬年值電繞虹流之日

昊天有命盛德在秋歲功已慶於西成星彩乃呈於

南極九有之臣民共祝百靈之佑護咸竣恭惟

皇上

洪造篤生

昌期間出

至健體乾行而不息貞明普離照以無疆

作君作師契前聖授受之旨

允文允武承

累朝謨烈之庥

歆福錫民膏澤弘敷於海宇

宣威肅旅風聲丕振於邊陲四輔旬宣赫周王之

內治八方嘉靖邁啟帝之中興惟

盛治自格于

天故

大德必得其壽茲者金飇應候玉宇澄輝瑞藹尭階

仙蓂方舒乎十葉祥鍾豫土嘉禾適獻乎多岐

一人臍永茂之齡五福萃雄皇之祉是以諸瀆馳

賀兌璧馬於

內庭重譯來朝歷梯航於遠國誠

聖時之盛會曠世之奇逢也臣等幸列通僚叨霑

渥澤鋪張偉麗未能獻錄以効賡臣祝頌懽忻惟

事呼嵩而稽漢與伏願

聖壽與乾坤並久

皇猷視日月增光商邑濯靈永作四方之極越裳賓

德恒隆

中國之尊臣等無任忻躍慶冀之至

賀冬至疏

國子監祭酒臣孫陞謹

奏為慶
賀事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恭遇
冬至令節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斗正璇霄萬象光迴於
紫極陽生緹室一元律應乎黃鍾茂開發育之機丕
顯熙和之治神人協慶朝野騰懽恭惟
皇上德配
重玄道超真始政理參帝王而合軌化功贊
天地以成能禮樂肇興世際文明之運雨暘應禱人
游豐稔之鄉二十八載于茲均調玉燭億千萬

年為紀永檉
璿圖啟者序屬仲冬節逢亞歲堯時既授星昴見
於昏中周朔當頒天統原於子半候雲容而書
瑞立圭表以迎輝乃自古佳辰寔
當今盛會祝頌萃千官之簪紱貢獻來萬國之梯
航者也臣等籍繫金閨銜聯璧水莫效涓埃於
帝力惟求端委於
天心六館承休仰
皇風之清穆諸生勵學普化日之舒長蒙
庇知恩感時思報逐鵷行而抃蹈躋

龍闕以颺言伏願
三重常尊厚澤與青陽並布
百嘉咸鬯陰禧隨繡綫同增衍
祿位名壽之昌期副中外臣民之切望臣等無任忻
慶踴躍之至
又 嘉靖三十一年禮部具奏
伏以六琯葭吹緹室迓一陽之來復三垣斗正
璇霄睹萬象之維新宏開發育之機茂著
栽成之績暖回寒谷人樂熙臺恭惟
皇上睿智先天

神謨邁古除々與而撫泰體不息以行乾畫制畫
倫克紹百王之
大統丕承丕顯有光
列聖之宏謨禮序樂和
德化微於有象民安物阜惠澤浹於無垠夏霖冬
雪皆應祈而歲功已就北狄東夷俱效順而邊
警不聞茲逢南至之辰允協大來之吉午中立
表圭日曳影於方長子半迎陽璧月流輝於既
望司天紀曆上稽周正之頌太史書雲遠邁魯
臺之陟黃與貢瑞

玄象垂祥
景運當三十年週而後始
聖壽綿億萬載久而彌昌臣等襪線才微愧無裨于
龍袞涓埃念切朔仰答乎
鴻鈞對時陳獻後之衷抑
闕致呼嵩之祝伏願
道同陽長由臨入泰以亨陰
治與日升咸五登三而炳曜乾坤高厚永完四海
之金甌日月光華恒映泰階之玉燭臣等無任
忻躍慶戴之至

賀靈雨跪
國子監祭酒臣孫陞謹
奏為恭
賀靈雨事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初二日
皇上禱雨有應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皇衷竭恤精禋素格于
高穹
帝鑒昭明霖霂普施乎靈潤仰
一人之布澤欣萬物之向榮慶洽邦畿懽騰海宇恭

惟
皇上道超太始
德配上真覆天下以為心當日中而圖治大化大
敷於八表憂懷恒切于羣生謂稼穡所依有關
民命雨暘時若庶慰輿情肆
恭默以齋居玄壇載啓爰
積虔而露禱法籙祇宣山川效靈霈油然之應合乎
其會始沛甘澍之惟時初狀空以飄颻繼入地
而霑足人心悅豫勞者息而病者興物性昭蘇
甲始萌而勾始達顧雨珠雨玉何補衣食之源
而有麥有禾斯享豐登之樂臣備員泮水叨沐
恩波泳鳧藻以翺翔望
龍墀而祝頌伏願五氣和百穀遂休禎迭見于有年
兩儀並四時同
聖壽永綿于無極臣無任忻忭踴躍之至
又 嘉靖二十九年國學具奏
伏以時臨朱夏蒸黎切望乎甘霖
帝念蒼生宵旰留情於粒食再竭精禋之禱果承
靈貺之垂慶洽邦畿懽騰寰宇恭惟
皇上道隆太始

運撫中興贊化育以成能錫庥徵而
建極均調玉燭陰陽惟應愆和綜握
瑤符民物務期得所知稼穡之為重視畎畝之有
秋頃因雨澤未敷
淵衷特軫
綸語申嚴於臣庶星壇虔叩乎
高穹是以屏翳效靈玄冥助順向夕而月離于畢崇
朝而雲上于天漸瀝初零膏滋地脉淋漓繼需
恩協農時雨公及私豈徒千畝之優渥由近被
遠可占四海之豐登康衢頌德於堯年石室書

祥於周史茲寔百神翊佑
一敬孚通之所致也臣等職忝成均躬逢
明盛愧涓埃之無補頌感召之有徵忝秀業嘻萬
姓普沾
皇澤芹青璧水諸生徧沐
天恩言念慶恍倍踰恒品伏願
彌隆駿業永固鴻圖繁禧萃集以無疆
景福昌來而未艾時暘時雨臻歲事之屢康如日
如川仰
聖人之萬壽臣等無任忻躍慶戴之至

賀瑞雪疏
國子監祭酒臣孫陞謹
奏為恭
賀瑞雪事茲遇
皇上以雪祥未大自今月初四日為始虔禱
上玄越二日即蒙
賜霈遠近霑足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九逵連豁豈徒呈三白之祥四野飛霙
寔已普六花之瑞騐物亨之先兆仰
聖禱之夙虔無頗弗從有生成慶恭惟

皇上篤恭疑命丕顯握符至誠贊化育以成能
皇極錫休徵而出治
堯仁天覆人含怙冒之恩
湯敬日躋神享馨香之薦政理誕敷于八表憂勤恒
注于羣生茲者
念降雪雖頻謂積祥未大特頒
綸諭率臣庶以齋心虔祭星壇備禮文而秩祀
宸衷既切
天鑒斯昭騰六為之效靈玄冥由其助順始飄瀰而
方集繼紛糅而漸多群疫銷兵五氣盡融於己

流參三時可卜其豐登民食攸資如獲
千倉之白粲
圖僃是賴似鋪菑頂之瓊田 臣 等職列賢關躬逢
聖作愧涓埃之無補藉感召之有徵憶群黎懽舞于
雲畸上承
天貺勵多士勤攻于雪案仰荷
君恩伏願
景福來同
元功茂著
體乾行而不息合坤載以無疆家宇

鴻圖廣被雍熙之化
大明鳳曆長紀
嘉靖之年 臣 等無任忻躍荷戴之至
遣祭 三皇謝 賜胙疏
禮部右侍郎 臣 孫陞謹
奏為謝
恩事嘉靖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欽蒙
皇上遣 臣 祭
三皇于
景惠殿禮成以牧田牲醴脯果粢品

頒賜及 臣 臣 謹稽首頓首祇領者伏以民生普濟功
莫過於
三皇殿宇新崇歲每修乎二祀盛薦承
綸言之重脤膰拜
恩賚之隆登受為榮省循增惕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道配
高玄居
紫極而獨秉化樞怙蒼生而同躋壽域
仁風誕布寰區蒙丕冒之庥藥劑恒施小民獲更生
之

賜謂
古聖雖遠而醫澤猶存舉祀典孔惠孔時
遣儒臣惟嚴惟飭 臣 備員春署贊邦禮以無能特
命駿奔奉明禋於有恪厚叨
神胙深荷
君恩正席先嘗用洽魯論之義佩德既飽載歌周雅
之章邇
三皇之世如春協
今日雍熙至治頌
五福之先惟壽延

原缺第十五葉

聖諭內事理前往承天府辭

朝領

勑伏蒙

聖恩頒賜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臣謹稽首頓首祗

頒訖仰惟

皇上德合

重玄舉安

神之重典

孝孚

二聖申告

殿之至情臣備員禮官濫膺

勑遣曾未效一日肅將之役顧已叨

九重優賚之恩

內帑綺金輝煌奪目長途服用感激銘心允懷踽

脊以難堪期秉虔恭於匪懈伏願

道隨時泰百嘉茂迓青陽

福與

天祥萬載常

啓紫極臣即日起程無任感

恩圖報之至

使郢回京謝賜銀兩表裏疏

禮部左侍郎臣孫陞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祗領

欽命前往承天府事畢回還復

命伏蒙

聖恩頒賜銀三十兩大紅紵絲孔雀衣一襲臣謹稽

首頓首祗領訖切惟夙夜星軺本臣子劬勞之

分周旋俎豆亦禮官供事之常雖敬畏之不遑

慮愆尤之未免豈期

優賚遐及微臣彩幣兼金均出

尚方珍異華躬貯筐寔生閭里光榮謹佩

德而不忘誓竭忠於匪懈

誕膺

元佑仰

聖心獨契乎

重玄茂集

降禧願

帝曆彌延于萬壽臣下情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考察自陳疏

吏部右侍郎臣孫陞謹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公考察事近該本部題為遵舊例嚴考

察以勵庶官事奉

聖旨各衙門該考察的你部裏便會同都察院堂上

官從公考察分別去留學士准照例自陳其餘俱

依擬行欽此欽遵臣惟虞廷有黜幽之典漢代有

綜核之令蓋屏邪所以全正自古則然而

皇上總攬乾剛百度具舉其於進退人才尤加詳慎

玆者復值考察京官之期臣叨貳銓曹得以預

聞末議夫繩墨昭明斯曲直不爽權衡平正斯

輕重罔愆如臣者本以踈拙凡才濫蒙

聖明甄拔雖感

恩圖報誓竭忠勤而計效程勞尚慚餘曠又豈能以

淺薄之識區別庶官仰賛

聖朝之大典乎伏望

皇上憐臣先

賜罷黜別選賢能以充玆任則擇人既精考察必

當臣工知所懲勸而

聖治益隆矣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

舉薦將材疏

南京禮部尚書臣孫陞等謹

題為懲前慮後陳愚見以裨邊務事准南京兵部

咨准兵部咨該工科給事中徐浦題前事內一

款舉將材以備任使兵部覆題奉

欽依通行南京各衙門舉薦將材等因備咨到部臣

等切惟近者邊陲有警重歷

皇上宵旰之憂戰栗鍊兵凡可為制馭之策無所不

至矣乃又

周諮廷議博采將材此誠保治之良圖安邊之上

計也臣等雖甚愚陋敢不各舉所知仰副

明命之萬一乎訪得原任巡撫延綏都御史王論賢

勞夙著才識不凡司馬為郎諳九邊之險要中

丞出撫為諸鎮之首稱原任巡撫大同都御史

侯鉞狷介自持剛嚴獨秉二年開府材官盡服

其才猷數載居家縉紳猶想其風采見任浙江

參政劉燾兵機洞究射藝極工親履戎行膽略

昔稱於薊北身先士卒威名今振於江南原任

浙江參政曹亨宅心忠孝守法堅貞破妖賊一

戰成功馳聲充郡奔親喪即日就道沿誦抗城
原任山西參政胡松端謹無私沉毅有謀早年
獻策平戎中歲杜門謝客智慧精於懲創之久
籌算熟於涵養之深見任兵部主事張時志在
樹勳勇能任事評古人如指諸掌上料虜情若
在其目中足稱當今卓犖之才允為將來大受
之器此六臣者文學而有武備堪充督撫兵憲
之寄者也又訪得見任大同副總兵尚表面帶
金傷心如石介胄門息馬每施撫士之恩沙磧
衝鋒屢奮郤胡之勇見任五軍營參將尹秉衡

逕壽助父敢戰過人發跡武科韜略素推於多
士挺身行陣驍雄獨倡乎三軍原任白洋口遊
擊將軍張懋勳世將之冑忠臣之子邊疆歷任
薦書常叙其前功年力方強策勵可期其後效
此三臣者武弁而有將略堪膺總副參遊之寄
者也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覈議將王輪尚表諸臣酌量推擢則
臣等猥陳狹見雖未能盡四海之材而
皇上廣錄衆知自足以開一時之用矣臣等無任懇
切祈仰之至

卷十二終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三

古越孫陞著　吳門人袁洪愈 徐栻 校刊

雜著

陽峯賦

吾師大宗伯張公別號陽峯陽峯者南郡群
山之一蘊奇儲秀挺生鉅人名緣是願爲峯
之遊也作賦以彰景賜其辭曰
相崑岡之截嶪兮葢坤軸之巑岏層巒棲嶂纏綿
而東下兮奠列嶽曰鴻濛遵巴峽翕翕翹以踊兮
會荊門其紆縈睇靈光於石首兮萃奇秀於陽峯

控江漢之洸漾兮抗衡霍之巃嵸拱飛樓之瑞靚
兮抱赀序之朱甍晉蜀主之媾吳兮爰憩息于茲
坪也緬蘭林之靡曼兮猶髣髴其遺踪也聯蒼翠
於千峰兮涵沆茫於四野龍掀咋嵑以當前兮虎
石磔砢而在下窮潛谷之谽谺兮引流泉之寒漓
懸朝暾熙然澄朗兮跪遊物之無盡藏冠高霞其
變豐兮帶宛虹之熒煌雲穿岫而紛絮兮風撼樹
而鳴簧琹草菲菲以向茂兮奇葩曄曄以呈芳蒔
揭卑之足珍兮紉胡繩之可擷翔神鵠於碧岑兮
栖威鳳於冊穴睠百嘉之咸吉兮覃潁梓之似結

毓粹嶽以生申兮鍾倜儻而啓詭皇既錫之內姱
兮又重之以好修裛雲物以為模兮籍木石以為
蓋根衣于崇岡之上兮聊相羊以遨遊躡先民之
遐躅兮娛昕夕其焉求斬蒿耒之儼德兮日搴擥
而佩之瑩湛盧之吐輝兮其孰得而晦之卷脫迹
於丘樊兮邀斧名於帝關探蝴蛸而披蠖濩兮歷
累玶其盤旋挺巖廓之柱石兮竦萬夫之具瞻廓
函夏之惝㦛兮均清蔭於紘埏尹馳聲曰華野兮
謝顯號以東山桜曠世之符合兮緝盛美其並傳
亂曰緊楚之南環江鎖峽為奧區兮委于陽峰崛

而奇兮地以峰勝峰以人依兮駿烈鴻名竪之屹
屹天壤與俱兮

仰宸樓辭

樓在石首城中少宗伯張公所建以貯
御賜諸書面陽山環大江迤拱
北闕故名仰宸云

縈盤兮楚立餘構兮岑樓緋軒后兮遐軌展顏敞
兮寥仇宅中正兮恢基彔髙明兮閎宇綺疏兮旋
紛飛甍兮聳舉樓何名兮仰宸中何所貯兮絲綸
粹璀縚兮文犹騈㚁耨兮書林映

宗闕兮雲横協黃鍾兮風㒲斗杓招兮勢髙赫日注
兮光滿面陽山兮繡叢環大江兮如虹翼城墉兮
千堞倚龍馬兮諸峰樓之下兮何有護修竹兮進
娟繹墳衍兮廣陸引渠洫兮流泉鸛太白兮猖狂
乘黃鶴兮幻妄孰如㚁樓兮數楹函睨睽兮燭朗
挽柏舫兮靚以澄揭冊心兮叢青冥振天紀兮揚
國英雄南郡兮拱神京煙杳藹兮樹蒽菁望之言
言兮標今古之崇名

遠齋說

歙人吳文光氏遊京師嗜書知禮扁其室曰遠齋
一日問說於李泉孫子孫子曰遠也者志之詣也
圖遠則力強力強則事立事立則駸駸上達矣溺
近則氣餒氣餒則事廢事廢則俍俍下達矣此天
下之大較也觸石之雲必升于天注川之水必歸
于海涸豬無巨鱗薪林無長木亦既知之矣遠與
弗遠其致相懸異也故遠也者君子所繇以至造
之標也有塗人於此嘗囂然曰吾將學孔子孰不
駭其迂誕然其志則遠也且焉知塗人之果不能
孔子哉誦言景行竭才復性亦孔子之徒也已矣
尹儒荆之藝士也始學御三年不成苦志悉力益

學弗已忽蓼其師授以秋駕之術旦起習御則駛鶩緯緯馬能速矣傳曰精而熟之鬼神通之非鬼神通之精而熟之也此致遠之說也學御且然況不為御者乎宗途求行循懼弗至立岐自畫其何能成故君子貴遠

廉將說

昔人論將曰貪可使斯言一出人固薄待乎將將亦薄待其身於是侵剥偏裨卒伍竭澤咋枯無所弗至矣豈不重可慨哉夫將能推究破敵所獲金具錄繒以法論之宜盡輸官使或輸其二隱其一

而所隱者又與偏裨卒伍共之則繩墨雖縱無害于公謂貪可使者此也竇嬰拜上將軍以所賜金千斤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取用金無入家者李廣家無餘財得賞賜輒分其麾下終廣之身不言置産事古之將帥其廉如此傳稱吳起廉平又曰貪財好色夫一人之身而廉貪異焉何哉蓋貪者貪敵人之財廉者厲持身之操固不相矛盾也古之名將與士卒同甘苦甚至散家貲以饗士家貲且散又奚可侵剥之侵剥之則士卒不為用殆如蓋錯所謂以其將與敵者身猶不保安望其推究破敵也哉是故貪吏失民心貪將失士心失民心者罪止去位失士心者禍至戕躬甚哉將之不可不廉尤切於吏也雖然嘗伏讀

大誥及律令諸書貪吏皆抵極重之罪家屬流徙數千里則吏之廉貪未嘗不關繫生死也

聖天子在上一旦下郡飭舊典以責群吏不可謂事之必無者可畏哉可畏哉耶使法禁於墨吏之自待詎可薄乎因併及之以告今之爲吏者

書琴考後

此余伯兄所考琴也卷凡七命兒曹圖寫成書示

余夫琴之制代變而用人人殊伯兄自少說琴上下古今指掌在目盡體式形便之宜張機省括之巧人扣之則應累終日不窮莫知所從來也今兹被

命教琴京營萬人厝之用已乃筆之書然心獨苦矣伯兄學通細大好博覽於百家凡技罔不究習可施用匪獨琴云爾也世罔有華言足聽及微之辭爭實進不能效尺寸退無所著述此余與伯兄孰得哉觀者其辨之嗟嗟古者今之的也考者爭之執也不考不博不博不精古君子之實學則皆然

談藝手簡跋

此余亡友關西王子遺墨也往歲余同王子為史官友善及談藝意復相合公暇輒過從邸舍論議至夜分以為常有故則走豎子持手簡進之歲乙卯東南海寇猖獗余家遺書冊籍散軼者頗多近檢舊笥猶得王子百餘簡蓋隨筆漫書弗彂草者每一簡余有一簡應之亦弗彂草王子或亦藏笥中乃其家罹大震必淪毀無復留者矣意王子不可作矣其遺墨余弗忍棄乃裝潢成編以備展玩俾後人見者知余輩於藝文一事然且虛懷相攻錯瑕瑜不掩如此庶幾存友道云

送瘧文

孫季子病瘧月餘弗愈醫治百弗効及諸身寡嗜欲矣慎口腹矣戒忿懥矣胡為而致厥病也即病矣胡為而若是其久也或諭之曰其瘧鬼為祟乎孫季子曰是矣迺操筆為文以告而送之行曰嗟爾瘧鬼古顓頊子也萬世之下棲魄於江為祟以病夫人無亦醜爾父也我不幸遘爾之毒時乎作也始於毫端伸欠延覺其寒如冬倏而蒸如夏燠然襲人若風終而汗若雨乃止爾何苦我一至此也嘗聞禍淫過惡天之令也亦爾鬼之責也爾胡不奉天之令以求塞爾之責方今邪者佞者狡者悖者強若暴者妬而淫者貪交以專利者竊高位以賊齊民者且半天下爾皆移病我者殆之則賢鬼也我雖未有所裨於世然讀書談道無甚過舉亦善人也善人天所祐也而爾病之逆天也逆天者不祥天將懲爾愚我亦將為文告爾于天及爾父之靈以殛爾於山之阿俾爾不復為祟于人也爾其思之迺者祟爾以文而送爾行併誦杜子詩假植公號徹朱瑾氏之墓土以為爾贐必期爾絶矣爾及幾而寘焉毋悔也

應

制撰

孝烈皇后鼓吹詞一首

仙輿曉發陽山道白河翠柳冊旌繞月朦朦霧鼎鼎傷心幾處聞啼鳥　千官衣盡鵠鳴咽淚霑芳草天際青禽漸杳想像遊蓬島　右調應天長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三

古越孫陞著　吳門人　袁洪愈　徐栻　校刊

書

與王太史論文書

僕甿睉寡蹐穎君不我鄙見聞言契合足稱莫逆相識恨晚也數年來愈益深厚乃一旦舍我望華山去釋袂入城頓成離索如何如何伻回得手翰如再晤對甚喜讀至論文數語則甚訝之君篤力好古有年矣乃曰語多牴牾弗厭衆心別後當更多與同某亦自疑鄙思改轍君素言必由衷詎敢

弗信僕意則大不然文以載道道所不改也從古立言名家率尚法法亦所不改也以君之才本足振古而又有遺世軼群之識嘗謂今人號爲攻古文詞者假飾形膚取媚時眼不過舉業餘習任所便安處耳此言着于僕心不忘也僕是重君以故願附末塵定交百年具眼公評失得自別君亦宜概于中懷乃今何爲出此言也君所爲詩文率類李空同氏李步武古人而君步李譬則燕途入秦車轍所歷可循而至誰則改之僕覩君近製日異月殊去李自當不遠駕車者既登覺路忽復躊躇坐失千里識矣惑矣且君所謂與同者何也[illegible]有定力昔在館試遺衆從古堅不肯下此君所自謂也昔固主與今則主同非僕所知也若僕祇服明教不敢他適以負知己君今欲何之乎文舍西京詞舍漢魏近體舍盛唐諸家則必落他代凡作君於他代凡作貶黜嚴甚僕知其必不苟所從也明矣彼之不從而又此之舍則誰可者無已然之乎志分者體必雜技多者業不精冬青之樹而責之春紅非其性也千里之馬而導之萬徑乖所之也君製本自近古宜意邁往何所弗至輕失其故

他日必悔誠悔之則必更事求古而返之正曉輪易西歲又寖暮僕年望半百明年君亦四十歲入矣別纔幾日有言獻左右即不得一握手其如與城何其如隔歲何夫道義相許萬里若比鄰然乃今於君行春眷朋友道衰久矣而生才寔難僕不敢自坐疎外等越人之視秦人也海內良朋屈指三五大洲君才且好古僕嘗以二君儗之雙璧大洲寔重念君君意可知已生同時又同在近列得朝夕樂聚時乎時乎幾百年能幾哉栢葉春杯宜花畫彩家居樂事行可想見何日命北來之駕[illegible]

裾事豈敢望君躬導板輿亟趨就祿則臨別時所嘗慇懃囑者也洛陽舊吏去便敢附申囑併所欲吐如右徘徊西嚮不任馳情

與陳山人論詩書

故人尺書訊我又佳什惠我調逸詞工知刻意爲詩也乃諸所奬與僕僕皆未有愧之愧之夫詩之道難言也僕與足下談者有懷輒吐略不隱避學詩之法不如是不盡耳主張風雅深入堂奧宜屬作者僕非謂已能也足下乃欲盡舍所習而從我我與足下豈異習哉古今論詩主格調高古曰格

究亮曰調嚴滄浪諸人發明殆悉足下所知也僕向云先結搆而後修詞蓋主最上乘說耳今海內詩人摹擬唐之聲調皆足成名老杜最尚格亦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試觀杜律沖澹而有氣骨者甚多不皆入選而入選者詞率清麗可見風容色澤固亦詩家之所崇尚也李空同氏者振古雄才今之老杜僕何敢望足下僕之過矣希所與何大復辨論詆其好詞乖法之失信有之然何氏亦嘗詆李謂其作辣鹵間涉于宋然乎否乎總之負氣求勝各不相下之言未足憑也李氏詩穠厚而不重

渾蒼老而不枯寂含蓄而不窒晦即所譏評宋人數語可槩識也曰宋人主理不主調而唐調亡于宋黃陳二家學杜而其詞艱澁不香色流動若入神廟土木而冠服然者語在李集中足下何不取而觀之何氏亦今代人豪嘗刋定王右丞詩王詩尚調何近之歷數古今名家大方宗杜者不廢王右李者不貶何此又可以觀也詩如畫意與所到形神畢具稱善畫詩又如樂羽干在列節奏比和稱備樂故詩不得舍聲調而專氣骨畫不得遺色相而事模臨樂不得廢音響而尋條理詩本難言

然可意求格由深造亦從調入足下所為聲調可嘗究亮繼今脫去淺近進之高古開闔照應倒插頓挫變化不窮則固從此其入門也僕非知詩者然亦豈專氣骨而不聲調者哉足下其謂何日來涸涸人事無一好懷搖筆向足下乃覺滌去塵鞅動我詩神輒復傾布希此世難作者亦鮮賞音僕故於足下惓惓焉念之念之佳什僭評具外紙

答周都憲書

昨始知節鉞已駐昌平方擬脩賀而使翰至矣慰與歎幷如何如何明公茂膺

帝簡守
陵園內地幸甚幸甚但茲地往歲惟一守備揮帥臨
之乃今中丞開府總副宣威真足以稱雄鎮然材
官戍士未嘗增益也而中丞又乏巡撫事權萬一
畿輔有警明公保障之策翊衛之功將焉出哉不
可不豫為之所也往督府議請增調民兵急護
諸陵誠甚當然一時調集之衆衆濟實用乎且足兵
宜先足食食非由天降非由神輸不有盾擬而議
增兵非計也邇來海內多故一不當輒議增置守
臣不問兵糧所在茫茫然令持空拳當一面從取

境內之需以充送迎供張費民未受福而先觀害
此其故難究詰矣者
陵園地等北門寄重則無論此公素負才望必有出
群之見非僕輩所及事在謀始乃可善後今其時
也僕腐儒不諳戎務去秋同程松谿公以使事兩
過昌平皆詢之守人得所見聞類若此程相與慨
嘆種種異一面談未能也人便輒布鄙悃過恃道
愛乃爾餘若寒暄問候之常于今時固在所略

答王宮諭書

陸偕伯兄奉先夫人之柩今月二日次儀真咫尺
金陵不任瞻溯八日昏後茲辭已發舟乃使者持
尊帖至矣展來書令陸輩弗過傷種種皆肝膈語
但往歲先公復變時陸輩匍匐赴難自分速死乃
忍而至今以有母氏在耳母氏今且棄代惡用生
為哉徒以襄事未畢勉進饘粥形體日益尫羸伯
兄漸不能支矣伯兄素禀甚厚今則甚憊氣氣伏
塊誦來書頷之而已未能答也先夫人八十九十
之日追憶先公戒勿入寸絲縷麵公所具知今莫
畀諸儀仰體先夫人遺意繫弗敢領用是即知孝
如公亦弗敢違衆獨領二幣附歸惟照納東尾承

念及兒鋌非世誼之篤何以有此鋌賀頒表章賚
名館末詩文體裁令宗槐野老叔旦晚諄屬
內召乞視如從子提耳命之俾家學無至失墜或謂
先公有孫豈直不孝鋌纂襟臆已哉別楮承委尚
稽令茲未能哀荒殊草草

答程少宰書

孑處山廬初覺闃寂仰睇封塋謂父母在此人子
事死如生更將焉適乃安之朝夕奠畢惟與木石
鹿豕為伍意緒稍定則讀禮廬中此不孝近日情
況不敢為故人隱也南風起倭寇已窺海門嗷地

士夫稍尊顯者即在其屈指中前年胡黄侍郎往
年胡謝侍郎皆大有所獲而去不知孫姓者官雖
與同其實囊篋羞澁百不及一倘偶相遇愧無以
應不得已令小兒扶侍賤眷僦屋居郡城俟秋間
靖戢乃歸耳避寇移家自古則爾憂悵本劇又値
時危可如何可如何西北大虜未退而東南海寇
蔓延歲復歲財力已竭勿謂犬羊易驅也足下素
蘊經綸且將當事何以為善後之策衰絰中槩勿
通問交游談說政理乃足下遺者翰教拳拳茲又
辱訊及謾布如右荒迷不盡萬千

與李縣尹書

僕竊[illegible]居憂執守山廬三年不言及終制乃又竊
棲郡城昨始歸姚又値足下病瘧簡出弗獲從容
晤言茲有所告惟詧之詧之五月間倭寇千餘由
勝山海濱擁入吾土焚廬舍屠生靈縱横蹂殘於
石堰內外數十里如入無人之境彌月飽所欲始
航海去維時足下登城防守其猖獗過城之状不
猶在目中耶今雖暫爾靖戢瀕海居民神欲膽喪
延見海艘夜泊率妻孥奔走山谷數日乃旋室中
貲財往往為土賊所掠窮窘辟易言之傷心明年
南風起寇或併力而來深為可慮足下病瘧請以
瘧喻夫病瘧者或間一日一發或間二日一發方
其發時寒慄熱蒸諸苦楚不俟言矣其弗發也可
稱無病之人乎當今寇患何以異此是故秉冬月
間暇之時思患豫防足下所宜加之意也

國初海防之制甚詳歲久漸弛即今集兵船塞水港
出洋哨探據山縲守固自有主者乃若海塘以內
抗拒其衝則封疆之臣之責矣昔人於塘外濬河
塘上築墻下里甲分信地刻日畢工官不費而事
自集蓋恃河以為壍依墻以屯兵俾寇弗獲踰

海塘侵內地也今墻或傾圮河或壅淤不乘時葺
治之可乎鄉兵本農夫然性頑勁其禦門庭之寇
家自為兵人自為戰寔勝官軍擇有行誼者為之
團保之長製冊籍勸名氏平居深戒勾賊以安其
業臨事稍給雇直以結其心有能斬將搴旗畀之
重賞夏末寇復窺虹橋鄉兵鼓譟而前即遁入海
亦其一驗也今名籍漸廢團保匪人不乘時申飭
之可乎姚城四面臨江視他邑更覺險阻乃昨秉
之拒寇獲保無虞說者謂宜增高壘以壯雄閫走
敵臺以騁長技誠為有見矣今西壁多頹新墉未

固不來將修葺之可乎修城之費取諸官則帑藏
已虚取諸民則膏脂已竭僕嘗過上虞見張君鉞
意修城詢之云其邑預徵徭銀共計八千兩以三
千兩解軍門尚存五千兩請諸上官獲與茲役僕
思徭銀預徵闔省畫一姚之户口勝虞徵銀必多
嘗解幾何尚存幾何比例移文是在足下為之所
也吾姚受切剝膚嘗各攄防寇之策城中人一說
江南人又一說四鄉人又一說夫同舟共濟豈宜
自相參商僕意塘兵鄉兵多設藩垣固所以護城
中人矣藉使塘不能守鄉不能禦江南四鄉之民

奔避於城中則修城增壘非即護鄉間人耶譬諸
一身然城中腹心也江南唇齒也四鄉四肢也善
醫者究標本投藥餌必期於全體皆安是故為今
之計葺墻濬河練兵修城所宜並行無舉有先後
而無輕重者也保障一方不可無調遣遊擊之兵
近聞召募勇敢已及千人矣無事坐食費出不經
莫若選精兵五百人或用千人分兩番操練則名
為千人寔止給五百人之費而臨時又得千人之
用以策應鄉兵節其所廩給鄉兵雇直是又在足
下斟量伸縮之也士生

明盛之朝委質為臣輒思報
主固知足下忠義之心油油然不可遏第官以父母
名誠宜視民如子古人有蒲鞭示辱者有催科政
拙者凡以生之不傷厚之不困法三王之遺意也
昔者姚俗簡朴近古諸凡讌會僅僅成禮而已比
来士夫之家競為修靡萃水陸之珍誇金帛之盛
恣長夜之飲耽劇戲之娛此當承平無事然且不
可況四郊多壘之時乎僕願足下省刑薄罰倡節
儉以厚風俗寔為政之切務弭寇之根本也夫弭
寇必賴乎才將領尤必賴乎賢守令稽諸載籍横

海樓船雖樹一時之勲平居伐謀杜漸其誰任之
魏尚守雲中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虞詡宰朝歌賊
徒駭散境内皆平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亦惟撫
躅以嗣其芳焉耳前守劉君既得罪去矣其事尚
屬未明但劉嚴刑重罰仇視其民是以人弗憐惜
之今聞新守李君寔銓曹為地擇人者先聲既已
慰士民之望而又得足下不赴京朝使緘上下同
心防禦寇弗入境民獲安生其効可計日而睹也
即辰尊候如何天祐吉人諒在勿藥足下度力能
勝將僕前所條列者斟酌衆行亦且日不暇給矣

偽飾所尚未去體莫若謝卻邑事令他人毖攝巫國靜理以迷平康以收功於他日猶為未晚松江海口新經泊者十餘艘勢殊可畏卒化奔突二百餘人又未知底止寇情叵測其來不顧於夏月今羅丞遷官保薄應覲萬一豺豕成群搆連深入飲馬於弁江之滸足下病軀隻力其何以攖之哉不可不逆為之慮也足下青年英器初試為官將來崇峻之陟寔基于此萬萬自愛僕平生片楮不入公門茲者觸目激中情不容已又忝居眷拙弗獲與足下數數見漫書如右以代面言惟高明采納焉

答翁參政小柬

昨承手書見貽具悉及展海防餘一帙不惟種種切中事情且其間字面皆法家語令人以文學自命者輒以浮詞飾公牒頗掩其真足下文詞吏事逸高不泥足稱余才矧平生操履又皭然無可議耶僕是以於鄉戚中恒欲與足下對語乃羈栖郡城且晚未得歸姚邇以前日失城南之會抱歉也僕告保薄令達李大尹數語不識何由傳入足下之耳僕誠憤嘆將政又非我與當事者數數見嚮哉一書致之雖素片楮弗入公門此或不當泥蹟既勞見訊因令小僮錄書草一通請教且吾姚防寇事宜亦須質之已試三吳者人旋仍望報章

答來黙仲小柬

昨勞黙仲過訪逆旅中多悵殊歡想在汛亮也自歲癸卯黙仲與呂老章從余遊嘗聞二人者居則聯床出則並袂足稱異姓兄弟今老章登科而黙仲尚復淹抑心甚憐之然人之通塞遲蚤俱有命黙仲其如命何今既專翁令謁選銓曹區區一第弗論矣昨黙仲相見深以負余教望為言余意不然夫今人慕一第以為榮者謂可梯高官大爵耳

使膺高官大爵而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誠宜慕之如徒藉以媒利肥家余寔鄙薄之何足貴哉敝邑羅丞固胄監中人也居官八載持清操終始不渝今遷官去矣邑人將礪文勒石以繫思余寔敬之又逢人稱說其美所得不愈於徒有高官大爵者哉黙仲茲行勉之勉之夙聞令兄篤學及覽近作時義三篇果佳亦捷似可豫卜萬一不偶亦有命存焉范處士昨過敝寓觀其言動真有素養者渠知黙仲甚悉云黙仲選否

視公光明森挺否以為之準茲事賢昆王自能酌
處但余所拳拳望默仲者寔不全繫於高官大爵
也余與默仲同郡人不問品秩崇卑他日宦成之
後同歸故里默仲登余堂飲余酒俾余敬禮如舊
乃可念之念之開今以上與克章同舟甚善為余
語克章勿以一第自足必以遠到自期而所謂遠
到者不全繫於高官大爵也諸非筆所能悉惟念
之念之

丙辰示子 四月四日家書

三月五日得報今朔再得報知鑨登穆十姪孫舉
進士名第信矣去冬報鋋授官詞林客言將賀我
我以母兄餘哀却之今值仲兄初喪吊客纔罷而
言賀我者又至乃竟例却之然亦僕僕拜終日勞
我甚也客言賀者類稱三世繼顯光于汝祖我心
豈不喜然喜且畏也語云文章未必爾多由積慶
餘今寔天報汝祖之厚汝曹當之宜何以承先德
答天恩也進士三年一舉不足異而吾家世非他
比信而賢則曰若人之孫若人之子庶可稱塞其
不然者異是也盛名難副高門難恃重恩難酬此
我之所畏也鋋自少負才任事期刻立效非我心

所願也人生用才自有時詞臣典在筆札稱冠蓋
書生三年不遷十年不事事閱歷多而後受任此
天所以安處鋋也鑨五試乃一遇名去臚唱不遠
亦足酬汝之苦心矣今不識銓授何似聞之比歲
士習稍異纔一覩榜輒相指顧排擊以爭於內外
造勞之間士何自薄甚也鑨以次當授京曹非禮
必兵不則刑工皆可者若祖非由刑曹始耶惟所
任使務期報稱此其故鑨能辨之也若祖恤刑二
帙入仕者每構求之文學吏事皆儒者職故昔人
以讀書讀律並論未有不更事而能文者亦未有
不博習而能事事者鑨未服官政鋋又暇日兄弟
無為友朋厚內植本以需效用今時不可失也京
邸交游本費酬應兄弟同為典官又世家之子較
常數倍泛追逐則勞爾形神守簡避則鼓人唇舌
故應世最難此宜量己量人豪之有道士立身務
名節忠義立朝務正直忠厚毋忘先烈毋墮家聲
乃吾子也我語可置座右往與汝曹面指養德養
身養學三者須日體驗不可缺一汝曹勿念我我
宦情既澹乃又兩子立朝我嘗依慈水山廬曰父
母在此將安適今其意豈二也往者癸丑別時汝

伯考語我鏃鋌二兒夂變天成萬篤無他慮今既
數年矣誠無慮也曰惟轄内宜家常順父母心勝
朝夕於我側此固無假老夫言也鈞兒別去亦既
踰一年近課文藝若何書来總報我我偕汝母率
鑌華将歸涓吉舉祀先宴族請禮他不及詳云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四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五

古越孫陞著　門人當塗蘇侯刊

五言古詩

游俠篇 此以下北署稿

游俠者誰子被服鮮且妍傾橐市寶劒一擲呼萬
錢驕嘶白玉驄掩映黃金鞍仰手弄長戟翻身弋
飛鳶連翩結徒侶馳逐平原間行人嗌蕩亍闠
顔皇天陰雲起沙漠邊烽逻甘泉名登壯士籍召
見鑾坡前橫衝擣月支轉戰破樓煩奇功紀旂常
照簡編

古塞行

平沙漫白草踈林綴冊楓塞鴻叫南雲胡馬騰北
風重關夜不守犬豕野成叢生民遘荼毒念此心
忡忡愴望不能言十室嗟九空長烟數千里何時
靜邊烽今年冦鴈門明年冦雲中杞憂殷未已爽
運暴将終安得霍嫖姚登壇秉元戎彎弓殪左賢
馳報未央宮

十月十日過駱氏賞菊偕同館諸君子

斗杓指孟冬寒氣日以肅高會啓華軒猶發見黃
菊惟瞵當廣筵娟娟出塵俗挺挺雨游滋盈盈露

衹(?)詠服共追賞飛觴泚醼禄劇談散幽襟日夕

仍秉燭嗟彼桃李姿春風競妍郁弱植隨衆草委

謝一何促泠然悟至理俛仰傷蓄縮頗厲凌霜操

同心振芳躅

送駱氏南歸四首

南州有碩士擷芳瓊樹柯力古崇大雅因之挽頹

波投我金石腸堅厚不可磨西風忽振袂睽逖情

如何

凌晨促行游告言旋舊疆古來惜離別况復心所

當瞻彼雙黄鵠雲漢相迴翔俛仰各南北愁焉與

感傷

送子出薊門携手臨路岐飄飄迅風逝冉冉浮雲

馳山川阻且邈延望天一涯唯有尺素書可以慰

相思

遥征慨青陽敦誼期皓首廢世非苦匏詎得常相

守燭燭明月光清宵照我牖願言矢初志聲猷樹

来後

送黄觀察之山東

挺挺臺端栢欝欝遥相望伊人秉王紀結轡之東

方送別城南隅捫劒何慨慷晨風肅秋宇鳴鴻起

高翔乘時策勲名發此白日光同升感今昔金玉

毋相忘

送周氏宦游吳中

東發啓文典眷言媚英賢伊人力脩姱誼結金石

堅揭来東海隅獻策北闕前明經冠多士晤好情

具宣離告一何促驅車出幽燕顧瞻比翼鳥雲中

振高騫令德苟不渝睽逖何足憐寒飈撼踈林清

霜布平田肅徒起驪唱詎能須臾延送子即衢路

摰劒申此篇

雪屏為趙氏題

點蒼結奇勝重關一何雄矗矗列屛障飛泉界其

中上有千年雪炎暑積弗融瞻此義黄物幽厓綴

寒瓊珍之獻廟堂挽世瘳疲癃

題汪氏懐壽堂

沙溪逆林曲草堂迎日開憶昔白髮翁昂然步庭

階轉盼速歲月一逝不可回繁花耀簇簇好鳥鳴

喈喈睠茲發深慨不寐時有懐勧看架上衣無令

着塵埃

送嚴氏南還展墓

悲(?)與戒脂轄僕夫理前綏問于將安適綸閣被恩

騁林鳥嚶其鳴隰柳何毿毿乘春迅南征稅鞅楚
江湄江湄含麗景蘋藻曳芳菲采之蔦丘寵抒情
慰庭闈庭闈阻帷覲陟嶠瞻雲飛遊子念朝夕軒
車進來歸

送孔氏赴汴藩

西都孔文舉猷策承明廬窮微亦知名而况同襟
裾褐來汾水陽出訪城南隅援琴爲我彈音響清
以舒坐對盈觴酒款款陳素書儵焉感睽逖晤好
成嗟嗞遂士貴遠覽中州古名區嵩丘起巘嶫黄
河復縈紆所志在四方胡爲重踟躕春陽煦深谷

仁風被長衢睠時益努力英英振芳譽去矣復何
言贈君雙玉琚

爲元輔嚴介翁題三瑞圖三首

瑞竹

翁家有竹一園若祖手植歲庚申忽產一莖
上分兩岐觀者以爲瑞明年翁果領鄉薦人
益傳誦今翁即遺址搆堂扁曰瑞竹爲文記
其事云

冉冉園中竹挺挺生兩岐觀者咸嘆息物瑞夫何
疑兹事甫朞月人也當其奇芳蘭謝氏庭叢桂燕
山枝千古名猶傳勝事今在兹不見此君清一日
安可離

瑞芝

翁于鈐岡之麓建
勑賜延恩閣閣後有園園中產芝草數十本華彩燦
瞱翁乃作瑞芝記

東南有飛閣高與浮雲翔綺疏瞰瓊圃芝草何煌
煌九莖含露榮五色絢霞章借問此何爲產之鈐
山傍主人樹鴻業于兹發嘉祥上以貽國華下以
延世芳

瑞蓮

翁所居長安邸第于歲己酉之夏盆蓮產並
蔕者十有一枝作嘉蓮記

赫曦照斗池嘉蓮映雙蔕薰風四面來馨香必交
會憶昔初植時恬承膏雨霽栽培匪偶然柯葉斯
乃大柯已出淥波葉已擎翠蓋物生亮有因神理
誰能昧

送龍氏

客子欲何之蒼梧古南粤相望萬里餘征鴻杳天
末杪秋霜露零寒飈迅城闕睠兹發深慨而况宦

畢別來蘭以貽君所願芳未歇

送趙生歸南昌

清秋薄高旻涼風何澌澌客子駕在門憮然念疇
昔漢業全盛時淮南忝爲憲先子扼其衝孤忠貫
日赤哀哉伯氏情泣繞章江側楚人靡不憐而子
更惻惻丞事夙已闋脩途阻良覲詎意慰所懷乃
在長安陌方恨晤言晚遽傷離告亟慇勤送子行
百感塡胸臆凝聯東南限迢迢楚天碧

許相國夫人輓詞

猗猗蕙蘭花托根在瓊圃秋霜一何嚴芳敎竟難

久悼彼閨中媛永逝不可復叶婉婉相國匹穆穆
大夫母秉德本不愆綏止良亦厚玄雲結靈驂素
旒施廣柳朝發薊北門夕閟嵩山阜繁露滋松楸
光榮被來後

送陳氏之留都

結交不在早要在心所當伊人則古昔晤璧情何
長云胡倏行游告言之建康驅車薊北門鼓枻路
河陽川原悠以邈使我戚中腸自戚還自慰睽離
膺詎傷黃鵠摩青霄遠舉固其常去矣勿復道佰
德期不忘

送李氏舉使山西

朝日懸東林春風被長陌停車鳳城隅薄言送行
客千里在須臾憮然念疇昔予揚東海舲君奮南
溟翼相將之玉京周旋共晨夕中暌悵靡申再晤
催更劇云胡又分携去去將爲適太行躋崔嵬羊
腸險以阨西征敢辭勞王事不可釋僑也秉晉風
季札觀周德苟能嗣徽音離別安足惜

贈湯都督平海寇行役稿

江豚吹巨風排山立海水陰雲天末垂旄頭夜深
起白燐動三吳赤箭傳千里將軍按長劍雄鍔閃

文理材官紛闐牒臨流結孤壘叱咤驅戰航吹鼓
飛藥矢藥矢從天降惶惶賊魄褫一矢斃一賊大
衆盡披靡貔貅掣雷霆矛戟下風雨須臾群醜平
海沙淨如洗鴟張曾幾時漚沒遄即已凱旋躍途
人騎馳報
天子
帝曰吾虎臣江南賴寧止錫之白玉帶繫以黃金璽
豐功紀鏘頭世澤延麟趾詞客經潤城平生憐盛
美醵酒向長江慷慨爲賦此

七言古詩

恭題

宣望御製村樂圖次大宗伯徐公韻此以下比君備

東日平皋布曉晴西風樹樹送秋聲禾黍登場人
意愜相逢盡說歲功成披圖宛見田家樂問之云
是

宣皇作不作平陽夜宴圖
明主由来念民瘼冊青盈尺巧無倫焉出閭閻細事
真圖乎圖乎今尚新四海頒作圖中民

題秋水芙蓉次大宗伯徐公韻
凌波葉葉翻碧霞蜂玉誰將錦上加看退仍添藍

茜侶春嬌不讓海棠花紗幌月冷蛩聲急曉起臨
池照容色芳菲初訝宿酢醒徙倚似嫣雲髻側一
石巉巖渚更奇參差杞菊並幽姿秋来寄興無過
此日日相看共說宜

送馬明府赴僊居次郭侍讀韻
送爾遊赤城徘徊立岐路天畔見霞標遥想之官
處曉辭

蓬闕館銅章日夕鳧飛東海傍海氣浮山山入戶臨
民時坐门雲堂跡混風塵思自踈懸知仙令日飡
霞况有神仙真境在洞中流水映桃花

送劉使君赴穎川
尊酒惜離居霜寒木葉踈薊門驛五馬潁水寄雙
魚雙魚腹中開錦字應慰岐途無限意六館曾竒
鼓篋生九秋今送分符使黄覇勲名自漢傳爾行
努力繼前賢中都况是

龍興地馮翼扶風即穎川

賦得章華臺送劉給事使楚
君不見楚王章華初築時方城連亘匝天池傾山
轉地起亭榭日月隱避星辰移皮冠翠被矜雄武
一夕離宮羅歌舞美人空惜顏似花壯士猶聞力

如虎只知桂棹蕙華屋不道陂陁生灌木簪纓無
復集賓游山川依舊開俠服

天王漢水起飛龍赤社靈光赫炳融已弘虞典建群
后仍循漢策廣分封輶車遠自青霄下朔雪龍旌
颯霑灑王節初分碣石宮賡樂先陳洞庭野洞庭
瀟湘水拍堤廻皋曲岸思縈迷題竹應緘帝子恨
紐蘭堪綴使臣衣使臣給事明光裏子政才賢時
罕比已知義氣開衡雲還見篇章傾下里郢路燕
京萬里餘遥看三户壯黄圖歸来定有興都賦豈
向高臺怨父燕

題秋山圖

圖乃杜牧之詩意也詩曰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然巖上有松數株石畔有竹數莖詞併及之

秋山千萬重爽朗插長空草徑齊鋪白楓林盡染紅乘車出遊者誰子回頭注望深山裏人家疑是武陵川冊楓兜與桃花似冉冉浮雲出岫逞經秋萬物已離披飄蕭欲縱陶潛與感慨邪生宋玉悲君不見石畔竹霜後猗猗色猶綠又不見巖上松凌風挺挺枝愈榮蒙華滿目亦等閑安得金冊駐玉顏何時振袂立峰頂移家同住白雲間

題南村圖

平沙淼淼長河水天津橋畔群冊艤誰道南亘刹有村瓊樓珠箔烟霞裏松枝高且曲疑是徂徠谷桃花爛欲然還訝武陵川南村主人何為者羽扇綸巾自瀟灑披圖髣髴見風標兀立凝神松樹下五陵車馬日紛紛爭似幽棲樂隱淪鍾期千載不可作錦匣空攜太古琴挽回西日真無計寄傲南村應有意鶴於遊從雲外歸鹿馴近向坡前戲何

須海島更求仙青囊已得延生秘

貞節為周中丞母夫人作

悠悠節婦恨江水涓涓流不盡耿耿節婦心烈火炎炎百鍊金自從塵掩粧臺鏡淒涼獨守房櫳靜秋月春花歷歲年冰霜嚙遍齒猶寒吁嗟貞節有如此凝績柏舟昭女史脂韋媿彼聲利徒襟帶哉然亦丈夫

誌窮為周母作

早歲失所天妾身分即死妾身不即死上有舅姑下有子舅姑老無倚孤兒眇何知茹茶嚙蘗三十載周氏不絕真如絲含悲強自理機杼夜吟燈殘向誰語人見孤兒今日榮豈知節婦當年苦

荷鋤行 使郢稿

陰雲結層丘淒風蕩平野河朔一停驂忽見荷鋤者拋鋤向我言嗚咽淚如瀉去年防紫荊今年濟黃河挑兵起役可奈何征徭近日何其多共說民禾今歲好妻孥未得一日飽風雨黃昏吏扣門粒粒銖銖盡追討民情難具論試望驛邊村壯者逋逃老者死十家僅有一家存我聞此語長太息僕夫在傍亦容惻萬里

君門那得知還京欲上賈生策

瑤臺春曉圖歌爲江侍御壽母 此以下南省稿

金母昔在瑤臺巔千載芙蓉悅少顏朝光熊熊耀初日別館離宮非一山山上蟠桃三結實從此堪輿開壽域誰家不奏紫芝謠何處不傳青鳥食試問瑤臺若個邊遥望白雲長在天世人何獨重金母設帨可以祈長年畱都風紀江監察阿母今年七十八法象還連寶婺光春陽載喜靈護茁母家覇水今三輔江上樓船動津鼓南來幸得覽王畿東征底事懷鄉土豸袍更襲老萊衣惟極還同稚

子舞游仙豈待青童君有子何慚范滂母太平堤遶花曄曄後湖抱處城如玦水底朱門別有天波上瀛洲長照月王氣猶蟠龍虎盤神宮近對金銀闕秦淮酒家初醱醅百斛葡萄湛玉杯咲指鍾山獻母壽人間亦自有瑤臺

送韓使君赴瑞州

柳暗鳥聲頻風光又暮春親交忽相別言促瑞州驂憶自彈冠趣

闕下花封蘭省多聲價他年勲業待韓休此日江城借黃覇催租時聽打門聲治獄誰知辨璧情鄉冠今猶未息千人矯首望雙旌君不見渤海東郊草新綠太守到時爲買犢

送馮司寇致政歸四明

君不見東都白司寇香山樂隱拋冠紱九賢結社譽猶傳六韻分題詞更秀又不見四明賀侍郎辭榮奉詔賜還鄉鏡湖剡曲幽棲處山水于今尚有光君居雲署拖金紫與白同官賀同里投跡楓宸遽拂衣才豪千古真堪比碧漢雙輪曾暫停黃梁一夢幾時醒羨君迥出風塵表乞得烟霞養性靈養性靈應不老顏色如童髮采皓人世逍遥即

是仙何須海外尋蓬島我因君去輿頻牽豈待相貽招隱篇慈水蕙江元咫尺擬歸長放子猷船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五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六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栻校刊

五言律詩

紫騮馬 此以下北署稿

騮馬紫絲韁金鞍七寳粧人看誇駿種名喚是飛黃電逐新豐市風嘶古戰場班生元有志類爾報君王

關山月

霜白鴈聲單沉思倚曲闌如何今夜月偏照綺牕寒漢將方推轂征人未解鞍清輝流塞土愁絶君為看

送趙都督北征二首

慷慨吾儕汝中朝舊策勲謀深瀛海水陣結太行雲留劒思酬主投戈解論文邊關烽火急復用趙將軍

天驕猶未滅都護去專征鼓角寒風振旌旗曉日明先聲馳鴈塞轉戰逼龍城莫使臯蘭北惟傳漢將名

浦雲為呂生題

冉冉來山岫悠悠傍水涯和烟輕着柳帶月澹籠沙出沒穿飛鳥氤氳隱釣槎從龍起霄漢霖雨滿人家

竹谿為任君題

水閣幽棲處脩然對此君風生號鳳羽日照動龍紋落影中流見鳴禽夾岸聞有時移畫舫衝斷一谿雲

孝烈皇后輓章四首應　制

椒寢深册禁星娥傍紫微扶天功獨茂配地德應稀曙沒金波影宵沉寶婺輝皇情最悽切不是戀宮闈

綺牖餘奩篋璇宮靜珮環鷄鳴空復詠騩乘渺難攀露泣花皆冷人悲謚冊須那堪御溝水日夜響潺湲

千官隨素輦行路若為嘆仙逝人中鳳塵迷鏡裏鸞湘江朝霧暗塗嶺暮雲攢此日齊揮涕淒風五月寒

靈車歸秘室仙馭度層空蘭殿芳猶在絲琴曲遂終淚添玄澤雨悲動白楊風寶筍看遺字時時感聖衷

送陸郎中奉使西川便道歸蘭州

年少為郎日天涯奉使時持杯憐遠別仗劍答相
知路繞金城曲車停錦水湄從何得佳句新月上
峨眉
送黄廣文赴曲江
凌霄徒有志岐路嘆間關共説儒官好其如客發
斑江環山郭秀鍾毓講堂開文獻留祠廟高風尚
可攀
送王儀部致政歸華亭
詔許辭春署言歸舊草堂山中散幽抱
天上帶恩光花塢臨湖水蘭橈泛羽觴路傍人共指

莫是賀知章
夏至齋居次王槐野太史韻二首
永夏棲齋署閒庭花木深凉風對清景倚檻動微
吟地隔塵難到心澄暑不侵潺湲御溝水繞屋滿
鳴琴
天臨金闕近雲護玉堂深老鶴當階舞新蟬隱樹
吟落虛青峰入砌古碧苔侵感此薰風候幽懷託
素琴
送蔡大夫歸南都二首
吳苑重來日燕臺舊遊時開函看舊劍授簡賦新
詩意重夔龍合才憐聚錦奇如何又南去猶繫旋
人思
故人不忍別況是早秋時蟬柳頻催客雲山半入
詩目窮江國遠城抱鳳臺奇臺上如看月知予有
所思
送蔡使君赴歸德仍用前韻
山水初開郡蒼生倚望時張堪能聽政謝朓得吟
詩緑澗黄河繞三花二室奇應多樓上作千里寄
相思
冬日會同年於陳戚畹第次韻四首

帝里集冠裳同升滿座光誰言五侯第疑是聚星
堂日映蓉屏暖烟騰寶篆香玄冬風氣凜庭柏自
蒼蒼
文彩迴三極良朋宴一時曲江追勝事伐木詠遺
詩眼底蒼雲變庭前白日移願言俱努力莫負百
年期
言解薜蘿裳來瞻日月光鵷班同覲
闕鴈序此登堂畫棟笙歌繞瓊筵錦繡香醉來横寶
鋏紫氣射穹蒼
憶自通金籍星霜屢易時驚看別後鬢笑賦酒中

詩琴惡音方協萍蓬跡又移秖憑天上月千里照
心期

送李司業歸留都二首

別久憐重晤那堪又遠違鄉心將北雁隨子到南
畿鍾阜題詩處秦淮鼓棹歸江頭得雙鯉莫惜寄
音徽

祖帳都門外相看惜舊游寒風兄瑟瑟離思倍悠
悠歲晚嚴松秀春歸苑樹稠還同胥漢侶鳴珮鳳
池頭

詠庭中雪獅二首

英英雙狻猊皎皎伏庭除稚子三分巧天工六出
餘玉姿超虎豹夜色晃蟾蜍謾說西方產真形恐
不如

有傲庭前物驚看世所稀奇形倫白澤椎踞映朱
扉靜飲穿林勢清生坐石威鍾靈自崑阜還着玉
銷衣

送徐儀部赴南都

送子之南國承恩出
帝畿渡頭春水漲江上錦帆飛花鳥供題品雲山映
屑扉獨憐千里別同學故人稀

送徐比部謫建寧

平生重意氣遠別不須愁拂劒辭
天闕揚舲下海陬千峰金障合一水玉虹流才子雄
詞賦何慚赤壁遊

送黃比部謫延平

都亭一駐馬尊酒惜離群陌柳含烟濕林花帶露
芬山頭開郡閣城上吐烟雲試看平津劒龍光應
似君

秋水芙蓉爲許石城題

秋深江木脫猶自艷奇花越女朝臨鏡湘妃晚映

沙風前香更遠霜後色偏嘉趣此須攀擷無令老
歲華

送徐丞赴新橋丞兄嘗官水部駐節魯郡新橋
其舊屬云

君今游宦地伯氏舊停轺水部名猶在才人跡未
遙戴星馳冀野駐馬向新橋遺老應相念畢棲棠
寂寥

送崇明翁尉

君到吳門日江南春正和青蓮幕下映綠樹島中
多萬井鋤荒影千帆起棹歌

聖人方御世應見海無波

為陳眉峰題兩谿別業

海國雲深處高人卜築幽脩眉橫一嶼明鏡夾雙流興到題青竹機忘伴白鷗田思縈簪紱飄忽寄虗舟

送翁少叅還嶺南便道過越中

三秋霜葉下拂劒出燕關十月梅花發尋春到越山吟懷江國迥客思嶺雲閒獨有官橋別躊躇杯酒間

送貴陽徐憲副時徐號乞侍親

秋風薊北門萬里共芳樽霜勁金英發星寒玉劒存陳情今李密馳坂舊王尊躁柳城東陌愁看去旆翻

送張比部奉使淮北二首

吾鄉不乏賢之子更堪憐祖以同聲重情從異域専鳴琴開月榭倚劒醉花筵岐路忽分袂令人一惘然

名通清禁籍吏隱白雲司片語能平訟終朝只賦詩捹旌經海甸鼓楫下河湄應有探奇作因風寄所思

千秋宴

新霽晨光啓瓊筵敞禁庭東方含旭日清夜耀前星華蓋卿雲繞芙蓉湛露零侍臣何以報拜舞祝千齡

許仲子拜官南部前一月伯氏出守夔州並得取道省覲贈詩二首

金門捧檄歸喜色動慈闈五馬如相待雙龍倍有輝春杯浮栢葉宮錦試斑衣獨有燕臺別雲山入望微

江東丹鳳闕湖上白雲司錦障千花發烟堤萬柳垂壯心看舊劒麗景屬新詩不負相期意長如未別時

送華學士赴南都

聖主念南畿君才况抱奇詞垣新帶印鍾阜舊題詩雲物如相待氷銜只自持獨憐千里別延望渺天涯

送楊使君赴河南

十年聯宦轍兩世締交盟皁蓋忽南下紅亭此送行花開金谷苑春入洛陽城莫令吳太守芳譽擅西京

王充衢太史還京志喜次槐野韻二首
此日憐重晤翻思昔別遥懷人情太劇惆悵自昏
朝月色同千里鴻音望九霄誰知
天闕下仍得接金貂
班列夔龍後明時共戴堯金門元避世卅埊不須
招拊劒意何遠耽書愁易消相過頻命酒酒半即
長謠
送金侍御擢湖南憲副
節擁新熊軾簪橫舊豸冠宣威向南紀承
寵出長安栢挺三冬秀霜飛六月寒遥知停徽後名

又振臺端
送范廣文赴姑蘇
山繞姑蘇勝江連震澤清官游當此地吟眺慰平
生幕廣春風足堂虛晚日明吳都賦成後喬木看
遷鶯
送孫明府赴魏縣
征驂向河北別酒傍城陰雲日明秋宇霜飆映曉
林時平初綰綬訟簡得彈琴只尺燕臺路南風還
爾音
送汪符卿奉使南歸省母

楚嶠雲飛處慈親正倚門門前駐車馬膝下見王
孫獻壽斑衣舞還朝錦旆翻慇勤囑行子何以答
君恩
冬日槐野過訪次韻
静坐方思汝高軒喜忽過芳心蘭意合清酹露漿
和不盡今宵醉其如良會何風光足吟賞到處是
行窩
冬夜訪槐野次韻
天街寒月霽乘興到君家鑪暖圍紅獸杯濃酌紫
霞劇談今夜永大道百年賒醉倚雙龍劒徘徊此

駐車
送冢宰張公赴留都
久矣台衡望如何别思牽宣王圖治日山甫適齊
年才以經綸著名從海國傳歸來看補袞長傍紫
微邊
送王提學赴廣右
儒臣嚮
命去春秋惜離居薊北柳堪折天南鴈漸疎驛途花
拂幰星含翼臨墟百粤誰言陋從今鄒魯如
對月次槐野韻

帝里同看月留連酒一壺清光萬户滿玉宇片雲
無河亘如拖練星繁比撒珠他年秦越隔見月定
思吾

送丁生宰臨淄

見爾分符日翻思鼓篋年青衿皆不賤白璧貴能
全花縣春題句琴堂晝撫絃莫令淄水上徒誦昔
人賢

送上海張丞

君今懸綬去百里佐花封地僻城臨海雲開户入
峰俊才聊伏驥高興每哦松欲識飛騰兆惟看日

下龍

冬夜與李生德徵叙別時李將遊南雍

對酒論中愫寒燈坐漏殘頻年猶被褐南國促征
鞍地擅三山勝文從六代看成均名起後獻賦到
長安

輓忠諫何公

白下談遺事忠貞有令名氣衝金石裂心對日星
明伏闕迴

龍馭驚人想鳳鳴百年存疏草讀罷淚沾纓

張御醫六十壽詩

六十人能老而君獨駐顔名高八公上身住五雲
問宴客逢秋葵呼童採菊斑菊泉如可壽吾欲飲
潺湲

贈毛參軍歸姚江次伯兄韻

才力看猶健參軍已倦游言歸慈江曲閒汎木蘭
舟露下金莖曉霜飛玉劍秋平原有豺虎未許伴
鳧鷗

送戴中舍改判太平

莫以春明遠即歌行路難麗江秦代郡別駕漢時
官五嶺雲常暗三冬候不寒傷離無限意惟有勸

加餐

孟夏感述次槐野韻二首

是月也
上祈雨諸司齋宿公署又遣官赴雲中市馬未報並
見爭詞

孟夏已逾半悠悠牽我心東郊人望雨南陸日流
金雲起空疑黑鳩來枉送音吾將訟風伯何事撼
長林

孟夏已逾半愁心遠到邊鴈門雲覆壘胡馬鐵連
錢都護開戎幕何時淨塞烟宵分猶不寐獨立倚

龍泉

送林憲副督學湖南二首

車騎三秋別風烟萬里開柄文臨楚域銜
命發燕臺地是龍飛處人看豹變才衡陽春至日應有鴈書回

詞林登上選簡省試才優旌旆湖南去聲名薊北留放舟洞庭水題句岳陽樓謾説成脩阻茲行是壯遊

送劉明府赴瑞安次槐野韻二首

念爾之官地山川不負人一江清繞越孤嶠遠看閩秉興應題句途時好立身贈君龍劍去他日躍平津

東甌初綰綬撫字是良圖瀋岳才元俊河陽政自殊海風波盡黑山雨荔偏朱瑞鳥當年至今還問有無

喜雨二首次韻

齋宿計二旬乃四月廿一日之夕四合陰雲通宵霖雨晨興北望漫爾成篇

初昏已霡霂向曙漸滂沱碣石雲升早盧溝水漫多憂深頻卜歲旱甚飲無禾果應

喬林禱懽閱四野歌

都城一夜雨暑月忽凉生庭樹添新色林鶯弄好聲坐臨風榭迥望入朔雲橫諸將應清塞
皇天已洗兵

送徐侍御赴南都二首

燕郊春正好周史賦南征繡斧花間出雲烟馬首迎挂帆楊子渡拜節石頭城回望關山北長懸報
國情

南州曾選士今日益儲才政已行花縣聲應振柏臺春風催去騎晴旭入離杯解劍因相贈無令騎

點埃

贈汝州金別駕

海內多鋒鏑中州獨晏然千門無柝響一室有花妍別駕官非薄王祥譽尚傳無令汝水畔惟誦古人賢

贈桐城王丞

拜官辭魏闕仗劍出燕關車騎風塵裏江城圖畫間地稱舒子國門對大龍山莫動峨松興公庭未得閒

張職方徵兵延綏于鮮劍贈之因賦此篇

我有龍泉劒珍藏世所誇匣中浮紫電石上儼青蛇傳箭三關急徵兵萬里賒平生重意氣持此贈張華

過淸源贈舊館徐氏昆季（此以下行役稿）

舟泊淸源鎮相逢舊館人慇勤詢往事荏苒幾經春飛閣凌霄漢浮梁駕水津欲留吾未得計日覲丹宸

再過淸源留題舊館用原韻

頻年經此地自嘆宦遊人容鬢少還老星霜秋復春高樓依柳岸舊主迓河津因上憑闌望彤雲是

北宸

登蜆山謁羊侯祠追次孟浩然韻（此下使郢稿）

千載羊侯廟巍然直至今山荒松徑古歲晏使車臨碑藏名猶在江流澤共深徒令謁祠者異代感沾襟

宜城元日

是日縣大夫率博士弟子入賀余以奉使不獲稱賀　闕下又遠顏母夫人却之已乃署中獨坐賦詩二章

楚地値正元晨輿氣已暄風光着梅柳日色弄郊原海宇今更歲王人未息轅遥思鰲禁裡朝罷珮聲繁

楚地値正元雲飛望薊門慈親應進酒伯氏正吹塤何處歌鐘動長衢車馬喧誰憐遠遊子孤館罷開罇

郢中元夕

到郢逢元夕新晴氣復澄月懸天上鏡星列市中燈人騎紛如簇烟花鬧若蒸莫牽覊旅抱佳興且須乘

嘉會稽吳尉禦寇二首（此以下家居稿倭進寇越城時作）

有美稽山尉超然志不倫羽書飛海國鐵騎走風塵止日戈橫臂銜星劒在身策勳酬聖主翻咲姓梅人

一自牽黃綬公庭幾日閒戰艘方越海征馬又吳關白雪添新鬢緇塵損舊顏何人淸與劇射鴨水亭間

聞笛

寒夜孤城裏家家靜掩扉笛聲初到枕覊客盡沾衣江岸梅應落關山月正輝誰能吹海畔頓遣鳥飛歸

對雪

連朝雪散空堆玉萬山同甃霽輝寒日仍飄舞到風色迷梅院裏花墮酒杯中刻水堪移棹今宵興未窮

贈柴生

柴生寂鄉念湖海興悠悠舟貯烏皮几身披紫綺裘草書學懷素詩調倣蘇州冉冉歲云暮後從何處遊

與鄒秀才話舊

開館坐良夜相看白髮新天涯憐別久燈下叙交

親我有思尊與君爲泣玉人行藏俱莫問且進酒杯頻

送能詩楊舉人春試

少小耽吟咏如今調益新東書辭越地策馬走燕塵名入南宮選花看上苑春無令曲江宴佳句讓唐人

聞鴈此以下南省稿

秋高玉宇清群鴈劇南征江上初涵影雲中忽墮聲遙風派別院叫月度寒城久客堪聞汝憑闌無限情

不寐

深夜千門靜愁心獨未降漏聲偏到枕月色故當牕北塞猶戎馬東濱有戰艘擁衾不成寐起坐把銀釭

送江使君赴廣信二首江舊令高安與信接壤

花縣鳴絃處江城剖竹年使車經舊壤棠樹只依然萬井烟騰壑千村雨足田政成歌叔度總是楚人謠

倚棹薦芳卮津亭悵遠離故交元不薄新句更多奇路遶郊行日風軒吏散時江淹應有作好寄慰

相思

沈母張太淑人九十壽詩二首

問母年何許花開九十春添籌綿壽算不校倍精神白鶴當軒舞丹芝繞砌新蓬丘即此是安用訪仙人

司馬抽簪後幽棲在海東功名嗟聚蟻意興托冥鴻壽酒浮杯綠春花映檻紅慈闈今日養應不換三公

池上軒與金生叙別

秋氣晴逾爽開軒共酒卮黃花環曲檻皓月浴方

池今夕休辭醉明朝又遠離汝懷和氏璧終見楚
王知

大司馬王公毓章

征西大司馬身後譽猶彰姓字聞強虜勳勞紀太
常我來經故宅獨立倚斜陽入戶知清節城南一
小堂

送毛使君赴濟南二首時使君有棄官意詢故
沮之

曉徑凝霜白寒空過鴈頻官亭淹別酒王事促征
輪詞賦相如通聲華汲黯倫淮陽民望治莫作倦

游人
論文元北署同官復南都誰道鷺池客翻分虎竹
符勳名餘禹穴旌節且江湖遠別何須惜中天月
不殊

新春訪致仕許奉常留觴次康侍郎韻二首

游宦來江左流光又二年高門聊駐轂今歲是初
筵青菜春盤薦黃柑臘酒傳徘徊不欲去秖為主
人賢
簪弁諸年少誰憐老鄭虔中朝辭官久南國擅名
先避俗門常閉驚人句可傳惟邀同調子長此醉

芳筵

贈許奉常次趙冏卿韻四首

薄遊思早歲獻策向金門滄海鯤同化青霄鷺並
騫侍御分臺省載筆忝詞垣別久今重晤悠然舊
誼存
中年即捐綬心事嘆多違著述才真富聲名泉益
歸辭朝匹揚子說難比韓非草閣雖耽靜相過客
不稀
秣陵歸隱後荏苒幾經春舊是青雲士今為丘壑
人林花供咲眼瞥鶴伴吟身閒作閒居賦知君有

老親
簪纓身尚繫泉石性元便豈待同懷子相貽招隱
篇剡谿將適跡山館似棲禪如放王猷棹何拘夜
雪天

送慎侍御辭官歸吳興

都門一相送對酒若為情倦鳥投林急浮雲出岫
輕高人元薄爵仙尉更逃名歸釣苕谿上逍遙寄
此生

林司業告病家居寄訊二首

封章投

[illegible]本有烟霞癖應知名利疎墨花優

紫潤燈影透牕虛莫道相如病文園正著書

炎月與君別秋風氣漸清友人懷鮑叔士子仰陽

城騶鼓無休日閭閻有嘆聲東山高卧者能不念

蒼生

送孫臚卿考績北上

車馬去翩翩神京在日邊漢儀元鷺掌孫遊久稱

賢績向

彤廷奏詩留白下傳同升今漸少一倍惜離筵

送尹少宰考績北上二首

少宰辭南署言當報政時才華真不忝水鑑本無

私振珮趨金闕宣麻下玉墀盛名推吉甫久矣

聖君知

昔共鑾坡直今聯畫省班結交情最久別去駕難

攀北闕瞻雙鳳長途歷萬山殷勤一尊酒送子出

吳關

李侍御父母並壽二首

有美閩山叟幽棲壽益崇前身疑李耳遯世繼龐

公髮已侵霜白顏如帶酒紅閨中人並健佳氣藹

葱葱

子宦鍾山下親居漳水濱徒令持斧客長作望雲

人書寄三江雁餐分五嶺珍他年諧省覲還進壽

觴頻

送丘明府赴柳城二首

君器本懷奇飄零鬢已絲分符今絕徼策馬是行

期雁叫寒雲急烏棲古樹遲王維徒永嘆何處鷓

丘爲

夫君游宦地言在瘴江邊野色多榕樹山聲亂杜

鵑無嗟羈客遠須識古人賢柳子還祠廟松林藹

碧烟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六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七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栻校刊

七言律詩

送蔡使君赴衡州 此以下北署稿

才子元多山水癖君今為牧得衡州山分五嶽常南峙水入三湘盡北流世遠江臯斑竹在時清巖樹紫鸞遊遥知郡閣題詩處不數宣城池上樓

送俞僉憲赴廣右

談詩說劍屢相過送別其如萬里何雲渺蒼梧飛雁少霜清翠栢集烏多唐聲共數張文獻漢業猶傳馬伏波君到嶺南尋舊跡莫令光景易蹉跎

和王太史卜居之作

帝京樓榭夾天街卜築城限意獨諧光動瑶篇明几席香生玉樹藹庭堦陽春歌罷雲停戶良夜談虛月入懷莫謂地偏堪習靜有人問字過高齋

冬至朝天宮習儀次壁間韻

東林令日曙星稀紫府千官拜紫微殿繞祥雲迎彩仗庭留殘雪映朱衣地清人在瑶臺上陽動春從玉律歸石徑逶迤通小苑梅花早已漏天機

任給諫花朝宴集次韻二首

泰風漸和日漸長芝蘭握手笑言香班聯鵷鷺彤墀裏居近雲霄紫禁傍新轉林鶯催宴賞半開庭草媚韶光留連日夜惟歡劇漏轉銅龍月在堂

門館元臨紫陌長東風百卉總生香柳含烟色宮城上鳥弄歌聲客坐傍促席傳盃飛逸興開亭看劍吐寒光花朝歲歲沾花信惟願良朋共一堂

送錢銀臺赴南都

朝闕客子欲南征昨夜春風滿北平光動銀臺新換綬名留畫省舊批御兩都作賦何時就千里乘軒此日行臬臬烟絲亭畔柳慇勤折贈不勝情

送徐郡幕赴臨江

東皇律應煖風生南浦冰消春水平雀舫中流浮鏡出鶯歌夾岸傍花行銅符幕下宵橫劍玉笥峰頭晝駐旌十二僊宮今在否碧空玄鶴聽吹笙

送陳郡幕赴慶遠

都亭別去不沾襟仗劍翩然萬里心夾道垂楊引征騎丁年綠髮映華簪南臨象郡千峰出西傍龍江一水深遥想使君堪坐嘯幕中書記得陳琳

訪王太史新居

右丞高致出風塵買屋城隅欲避人車馬喧街曾

是僻圖書滿案來全貧西山雲淨開屛秀上苑烟
啼度曲新知爾情同陳仲衆我來下榻不燃頻

夏日同王趙二太史南曹蔡大夫登京城南樓

次韻

飛樓長擬陟崔嵬况復新晴逸興催六月清涼堪
倚檻半空咲語共傳杯天連北塞雄圖遠雲盡丏
山列嶂開試問同遊江左客登臨何似鳳凰臺

過訪陸錦衣暨其弟主政留觴次韻

朱門來夏敞高堂緑酒浮春勸客嘗雨過花堦增
好色風從竹檻送微凉元方早佩金吾印仲氏新

含畫省香南國才華稱二陸當筵何惜引杯長

夏夜與𨍭驛使叙別詢其弟太史往事惻然感

懷賦此爲贈

小坐西軒日已曛簾櫳裊裊篆香焚因逢雁侶滄
江使忽憶龍頭太史君燈下清樽聊共酌風前横
笛豈堪聞細論往事成惆悵況復明朝岐路分

送趙太史使蜀南次其留別韻

霜天奉使發京華星漢應占動客槎何地懷人看
好月臨岐把袂勸流霞蜀南山水多奇勝司馬文
章總大家草檄遙知傳諭後停軺處處覩春花

送胡比部赴南都

越東才子赴金陵尊酒都臺此送行異客異鄉偏
惜別秋花秋月若爲情一湖氷鏡開雲署千里山

屛繞鳳城

聖代舊京佳麗地好將詞賦答昇平

送同年顧君赴南都 前初令餘姚

一自彈琴聽惠氷壺霜操著十年期當時不受王
成賞去後還留何武思萬里雲霄今比翼九秋湖
海又分岐意人兄是看花侶相送銜杯把菊枝

送陳明府赴清苑

憐君詞賦似潘郎綰綬承
恩出建章秋杪風塵馳薊北春深花樹艷河陽時清
塞燠歡娛大天近人語王案香才子即看
明主召揮毫倚馬獻長楊

九月十二日黄太史宅賞菊次韻

秋來懷抱向誰開負却重陽未舉杯久客又看鴻
北至長川安得水西回入門繞砌黄花待移席中
天皓月陪一咲且拚今夕醉
帝京仙侶勝蓬萊

秋夜讀賈誼傳

賈生才調本無雙年少雄心獨未降誰欲上書與
漢室可憐投賦弔湘江寒螿泣露蛩吹咽細雨隨
風暗撲窗遺傳讀殘傷往事宵深不寐坐銀缸

送謝別駕赴澶淵

五夜征人戒錦韉凌晨寒色滿霜天金臺送別憐
今日壁水論交記昔年白馬津頭迎牟刺漳河曲
裏是澶淵何須自訝風塵吏奏最還來雨露邊

送李懋馨歸省次全太史韻

鑾坡寓直乍休衙闕道寒江動客槎他日論文懷
李白今朝持劒贈張華梅添積雪清欹岸帆指飛

雲遠到家想見高堂稱壽處綺筵春酒頌椒花

至日郊祀次韻二首

南郊星月倍輝光至日宵分轉一陽氣早春隨青
律動丘高香繞碧天長祠臣齊振三壇佩富國常
饒九載糧自是昇平須有慶精禋感格賴吾
皇
漢家祀典重郊丘薦璧陳牲禮數周樂奏黃鐘協
鳴鳳日驅南陸在牽牛午中測景天時合子半迎
祥祲氣收侍從楊雄應紀勝甘泉有賦獻宸樓

丙午元日早朝

獻歲千官午夜朝紛紛紫陌促行鑣天橫銀漢臨
仙仗殿簇金蓮見
御袍擁陛羽林多執燎書雲太史待揮毫十年不睹
威儀盛喜聽鐘聲出九霄

同諸寮友從左掖門步入內館次韻

朝罷同過左掖偏玉堦徐步錦裾連雲中綵鳳闕
仙樂山際霏微見瑞烟來苑樓臺迎日近上林花
鳥得春先腐儒通籍慚無補內館年年伴衆賢

寄懷徐子明疊前韻

念予歸棲得地偏望窮碧草與天連書傳北薊三

江鴈春入南湖萬柳烟詞賦須追司馬後才猷莫
讓賈生先公車待
詔何時至十載從遊爾最賢

送盧員外錄刑閩中

候曉懷香侍　北宸乘春銜
命下南閩旌回雉彩穿雲谷舟泛龍光度劍津慎獄
共稱今杜綏題詩疑是舊盧綸同遊漸覺鄉人少
愁見離亭柳色新

送翁郎中錄刑江右

挹蘭秋署振清芬鄉國才名早歲聞晨捧

萃辭禁闕夕馳星馭挽江濱洗兒應捫香爐[illegible]
勝還摛玉筍文送子有懷先烈在迢迢悵望楚天
雲

送劉郎中録刑畿内歸壽母夫人

紫殿曉傳龍敕下青郊春逐驚車馳五辭合象梧
桐出三輔派輝貫索垂天上帶恩歸梓里花前獻
壽捧瑤卮仙郎喜動慈闈色應似當年隽不疑

趙銀臺宅看竹次韻

庭栽翠竹日相親更有停車看竹人退食偶當銀
署暇開軒同醉玉壺春靈根透雨龍孫長嫩葉飄

風鳳尾新況是
帝京天只尺萬竿不數渭川濱

送夏明府赴邵武

餞別東亭紫禁鬧鳴珂欲去且踟躕半生學術頻
看劍百里提封試握符花發閩山春色好月臨樵
水夜輪孤
明廷報政何時至極目雙飛雲外鳧

送傅明府之歸善傅先任中書舍人

青春換綬別金臺南下烟花滿路開嶺表人今延
佇待馬頭誰爲牧民来五更城角鳴風急萬里江

潮湧月廻舊是鳳池冊禁客幾回清夢繞三台

秋日過袁太史即席詠堂中菊用何大復韻二
首

紫禁城西一草堂清幽彷彿石渠郎霜姿半裛琴
書潤花氣兼和翰墨香莫羨龍山留勝跡浪言甘
谷是仙鄉
帝京此日逢秋爽細酌清吟倍有光

偶過袁子讀書堂繞榻金葩伴玉郎雲石娟娟寒
映色風簾冉冉細生香自憐吏隱耽清賞每過花
期憶故鄉無那招尋情太劇誰知文圃貯秋光

訪隣居潘太史留觴疊前韻

西壁新開太史堂最憐玉樹倚潘郎趨朝曉並天
街馬散直宵分禁署香十載宦遊聊此地一時隣
好况同鄉相過尊酒留清夜銀燭瑤圖滿座光

喜趙太史還京疊前韻

重来携手共登堂爲問西川題柱郎橋畔定留車
馬跡溪邊應襲浣花香三年卧病淹文苑萬里銜
恩入
帝鄉從此朝朝仍扈從漢京詞賦有輝光

過王太史夜話疊前韻

此夕銜杯坐此堂憐君十載尚為郎校書每讀青
藜火寓直長添侍女香灆接清班依魏闕閒聽高
論說秦鄉何時同上蓮峰頂一覽山河萬里光

冬夜邢太史宴集疊前韻

翠幙蓉屏映畫堂風流江左一仙郎琴彈山水音
何遠酒摘梅花味正香席上題詩俱舊侶雲中聞
雁是他鄉相逢須盡今宵醉共覩中天明月光

銜雪訪黃太史于東城玉河之曲疊前韻

興來銜雪過東堂何似王猷訪戴郎檻外花飛瓊
玉屑筵前酒泛爵金香騎遊邪用山陰棹河曲還

同剡水鄉却咲狂夫興不淺夜寒猶共坐燈光

送王太史扶侍還華州次大司徒劉公韻

玄冬送客鳳城隈萬里川原入望來秦地榮封遣
恩回開軒晴對蓮花嶠獻壽春浮栢葉杯莫為鄉關
塞遠滿輿扶侍帶久留滯石渠方待子雲才

疊前韻送王太史

家傍蓮峰渭水隈故人今去幾時來燕臺舊侶心
常憶秦客長途首重回龍劒數看如把袂雁書頻
寄當傳杯城西怪得難為別十載交情一代才

送同館胡仲望謫常州

又向城南舉別觴十年蹤跡嘆參商霜寒薊野征
車發雲渺蘭陵驛路長郡閣晝開山是障樓船晴
泛水為鄉蓬萊舊謫神仙吏徵召還看侍
玉皇

廷試供事宿禮部次韻

高樓鐘罷千門靜玉宇雲開月挂城禁掖晨趨搖
委珮仙曹夜直厠名卿星占寶劒光應爍琴辨焦
桐韻自清試問漢廷今射策何人得似廣川生

傳臚放榜疊前韻

曉來春殿題金榜共聽臚傳入禁城千隊貔貅環
衛士兩階鵷鷺擁公卿璇霄華蓋祥雲現仙掌芙
蓉玉露清此日承恩新結綬諸君何以答平生

恩榮宴紀盛再疊前韻

君王賜宴開南省勝事喧傳滿鳳城袍笏盡延新策
士金緋半是舊詞卿皇州春暖花全發瓊苑杯香
酒倍清却憶登科餘十載銜恩未報愧儒生

送吳參議提督大嶽次韻二首

仙吏承
恩霄漢問言臨楚地主名山皇州花滿春持節野店

鷄鳴曉出關回首北雲看縹緲送君南浦聽潺湲
謾因碧草傷千里飛舄空中往即還

大嶽珠宮敞玉堦蛟龍刀下閃旌旗九玄洞府遨
遊處千尺闌干倚望時巖起瑞烟籠翠樹壇凝香
露蔭丹芝此中吏隱誰能解惟有搏雲老鶴知

送表姪楊比部赴南都

念爾南遊結綬初金陵勝地宦情舒古臺鳳去留
仙跡舊闕
龍飛迥帝居只尺鄉園連越壤慇懃莼水奉潘輿稱
倅京國長為客無那親交又別乎

寄壽致政謝學士

學士元稱金馬客如何高卧只林丘因招鸛鶴栽
庭竹為愛烟波買釣舟閱歲已多玄鬢改彈冠欲
出白雲留慚予尚繫
中朝籍何日相從杖屨遊

寄贈致政裴明府

五斗羈身每自嗟飄然解組擅羣華徑存松菊同
陶令庭發芝蘭比謝家高卧晉陽閒歲月靜看王
屋足烟霞世途多少風塵客興在鳴珂正未涯

送盧使君赴襄陽

郢邑冠裳元鶯條年來岐路嘆分飛襄城剖竹君
仍去上苑看花伴益稀人醉習池留勝跡碑存峴
首憶沾衣風流千載如能繼何惜雲山萬疊遙

送劉使君赴袁州

十年通籍在金閨才子元稱劉孝威詩探驪珠傳
省署符分虎竹出
皇畿江村花發停朱轂憩岫雲開坐翠微遙憶東南
山水郡風流應繼謝玄暉

為葉中舍詠柳亭次韻

吳中亦有西湖柳偏憶新安舊柳亭游宦十年依

鳳闕浮踪四海嘆風萍御堤烟色時時見宮樹鶯
聲細細聽騎省含香歸未得移文為謝北山靈

見湖為楊子題

吳山結壘揷吳城城外湖光入座明巖樹汀花圖
裏發牙檣畫舫鏡中行四圍梵閣穿雲出十里蘇
堤帶柳横向夕清波搖素影回看桂魄已東生

送李狀元還廣陵省覲

詔許寧親頴不遑南征冠蓋帶恩輝漢庭元重孫
弘策淮甸今看萊子衣春岸迎舡青笋出江鄉入
饌白魚肥莫以貪懽淹故里待君簪筆侍

皇闈

送邵參軍赴南寧

聖詔將恩下九天參軍今去瘴江邊桂林遠郡開秦代銅柱遺勲勒漢年尊俎晝閑雲靄靄烟塵夜静月娟娟幕中須有防微策莫道南陲已晏然

隣居王潘二館友見過

鐘皷秋城送晚颸留連二妙坐深宵鴻鳴碧漢聲高下月照清樽影動揺摩詰才華推上客安仁詞賦重

中朝買隣何用千金費日日相過幸不遥

袁太史奉使將歸同邢潘二太史携酒訪之用昔年詠菊韻

憶昔秋清織菊堂一時高詠集仙郎年華已逐流波逝翰墨猶披滿巻香十月梅花仍對酒四明才子欲還鄉人生聚散真萍梗拚醉深宵坐月光

贈萬都督次袁太史韻

將軍慷慨出時流早歳聲名動九州開府已收淮甸績擁旄今向帝京遊金莖露裛彤墀曉玉劒霜飛紫塞秋聞道

生好仙術將尋黃石學留侯

送袁太史奉使南歸用舊韻

東觀深依天子堂校書十載並爲郎恭惟奠肯時沾賜架揷芸編久襲香我傍青藜猶漢署君持絳節忽江鄉臨岐折柳分春色後夜懷人共月光

送嚴太史使汴取道歸吳疊前韻

詞客承恩直玉堂丁年奉使似張郎銀河遥泛仙槎去錦服猶携御案香二室花迎過魏地三江春leaves入吳鄉徒誇司馬曾還蜀不及于今被寵光

送林太史使東藩疊前韻

晨捧金書下殿堂玉階伏簇羽林郎鳳翔雙闕雲霞繞鵠立千官錦繡香共羨北門天子使得遊東魯聖人鄉更躋岱嶽探奇跡五夜滄溟見日光

壽致政鄭尚書七十

明時解綬遂閒居騎省當年有令譽朝士猶傳漢天子優[illegible]備識鄭尚書花冶圃春長貯招客開軒輿有餘一日[illegible]致更誰知

為舉人壽其父致仕都閫君

玄冬南日弄晴暉人樂昇平啓壽闈檻外梅花含
雪綻筵前歌韻遏雲飛瓜田今學青門隱幕府曾
宣紫塞威莫道郎君不好武匣中龍劒每騰輝

送眭君王侍御按浙中 王舊為翰林庶吉士

玄冬昕
命下楓宸計日吳中按節新繡斧勝消豺虎窟風雷
聲動海山春漢庭仙吏元同署王翰高才舊卜隣
不為分襟重惆悵使星今喜照鄉人

送黃明府赴麻城

平生龍劒贈夫君廿載論交蕙水濱駐馬蹔傾燕
市酒飛鳧遙度楚天雲堂中晝想鳴琴靜郭外春
應勸稼勤但使邑人歌治最殊方何用惜離群

送沈明府赴鄱陽

都門祖帳挂寒暉雲繞南天驛路微墨綬初牽才
子去瑤琴一鼓邑人歸匡廬曉樹含烟出彭蠡春
帆帶雨飛縹緲湖山如畫裏知君吟眺日開扉

為大司寇劉公詠怡椿軒次韻

凌霜溜雨幾經春靈樹重看一愴神為憶軒中人
去久翩鸞 天上故來新白雲省署傳簪笏錦軸
新篇詠搢紳自古承家稱節操誰如司寇沐
恩頻

王太史以郊寺夜遊之作見示次韻答之

萬里晴空晝不風數聲征鴈朔雲中正逢秋爽人
開宴深坐宵分月入宮半院影流祇樹靜滿窗光
奪佛燈紅佳期未愜同追賞徒誦新詩興不窮

送吳學士赴南都

與君 春殿聽臚傳繫籍中朝屢閱年朱紱晨趨
金闕遍青藜夜檢石渠編北門倚玉情偏洽南署
分璁思忽牽
綸詔賜環應計日秖憐眼底各風烟

送張觀察赴建寧

清朝使節倍生光千里奇遊入建陽山帶田疇臨
岸起石排戈戟繞溪長桄榔樹裏聞幽鳥杜若洲
邊放小航更向武夷探九曲鶴巖龍洞是仙鄉

送孔憲副督學再赴關西

東風馬首報春回西入函關兩霽開秦地山川元
不改漢庭仙吏此重來鶯花夾道迎新節桃李盈
門認舊栽獨有故人千里別停雲延佇在金臺

董太史以詩見貽次韻答之

車馬紛紛帝里驅董生風槩幾人如策通變闕今
途主帷下三年舊嗜書他日群名還冉冉古來勲
業豈丘墟漢家數葉稱文盛夜望旗星現不虛

除夕用董太史韻

天地雙輪日月驅一年後盡竟何如鬢毛忽改驚
看鏡功業無聞愧讀書玉律明朝增歲月春風今
夜動郊墟燈前因啓函中劒膽有光芒射紫虛

送王學録出判延平

秋空萬里鴈南翔送子移官倍有光璧水横經淸
譽在金門奉

詔聖恩将迢迢路繞雲山外泛泛舟停劒浦傍人吏
逢迎多喜色總因别駕待王祥

送隣居王明府赴襄陵

曉拂鑪烟拜
紫宸符分百里下絲綸東方晴旭明新紱西路秋風
促去輪此日漢京憐遠别幾年王翰結芳隣霜寒
兕歷弁門險珎重平生報主身

送晁太史　冊封汴藩

石室著書猶未畢星軺奉使忽相催曉辭
禁闕人南去春入河陽鴈北回玉冊金函臨啓名
園新賦對花裁梁王設說多詞客不及
中朝太史才

送劉學録出判襄陽

傳經分館在膠庠别駕承
恩出建章漢室儒林重劉向襄城人吏待王祥征途
帆挂江雲白到日簾開獄樹蒼
明主即今微吏治莫耽勝賞醉高陽

元輔嚴公七十壽篇

南紀
龍飛三十春中興勲業賛維新商巖夢裏求良弼漢

閣圖中識老臣白髪冊心真自許變梅川楫竟誰
倫何事
君王不賜杖彤庭曳履轉精神

壽南村張處士

青田緑水遶南村風景依稀似鹿門地近
皇州偏樂隱人疑麗德至今存晩年種藥開新圃春
日懸孤醉小軒匝岸桃花開爛熳還如身入武陵
源

春祀山陵宿昌平寺中同應少宰尹司成夜坐
次韻二首

薊郊花柳適韶年冠蓋同遊逸興牽清話偶從蕭寺洽新詩一任老僧傳石爐春發龍涎火沙鳥眠棲遠近田相對感時成默坐惟聞松壑韻風紘

荏苒風塵已感年今朝行役復相牽蒼梧匹馬千山引碧落孤燈七祖傳法侶候門雲滿袖夜凉入座雨飛泉溜煩愀尋幽興且對鐘期一鼓紘

送張司諫使河北　冊封和郭侍讀韻已而諫後留用前韻訊之共二首

憐爾才華似左思飄飄奉使出天墀桐珪封國周典帶礪中盟備漢儀水漫漳河環郭勝臺[illegible]雀入雲奇魏都賦就應旋軫還來風謠達
帝知

欲行且留紓我思花明春暖侍彤墀瑣闥仍聽鳴環珮鵷鷺還看振羽儀
帝命乘薇勞斁息爾陳平房策何奇向來千里馳星馭塞上風霜已稔知

送王司業赴南都次閔侍郎韻

近臣才望重清華司教南雍去路遐客舫行移吳岸柳祖筵今對薊亭花到時嘆水添秋雨講罷雞山桂晚霞莫道兩京成久別北門即看草黃麻

碧雲山亭最高處留題次程侍郎韻二首

碧雲深處有高壇蘿壁嶙峋繞石闌人倚孤亭天上坐烟橫千嶂畫中看飛泉滴澗晴還雨虛洞生風夏亦寒燕市風塵何滾滾招尋此地足盤桓

崑崗浪說紫霞壇海角虛傳白玉闌何似高臺憑嶂起更從絕磴倚雲看橫林烟火千家晚滿壑松風六月寒共坐斜陽不歸去非因杯酒故盤桓

送蕭侍御按江西

使節翩翩下玉除南遊風槩幾人如觧貌夜徙都陽水鷹隼秋驚翼軫墟封事應傳千里外儲才已是十年餘石渠舊侶偏憐別折贈官亭柳未疎

送趙侍御按江東

薊門此日唱驪駒奉使江東攬轡初簪筆元為柱下史掄才曾讀禁中書燕關烽火傳尤急吳地征徭困未除千里巡行應動念題封早為達宸居

與程侍郎訪皇甫子循次韻

朝來兩霽市塵清昨夜春風到紫荊結侶行游因訪客入門相對重含情長沙賈誼君猶近文苑相如賦已成今日且同花下醉不須身外問浮名

送王郎中解官歸永嘉次皇甫子循韻

邛令解綬別

天埰文雅風流衆所推谷口烟霞如有待山中花鳥
是相知尋芳細踏王孫草臨水長吟漁父辭北望
未應忘舊侶寄書須及鴈歸時

送掌宮詹孫公得　請還山

東門祖帳集冠簪陌上人爭擁看林奉
詔曉辭冊闕迴葵魚夕隱碧山際賞花時坐新開墅
宴客常攜酒　賜金漢代二疏曾乞老君今千載
嗣徽音

送邵明府之浦城 邵僖 令長興

分符昔在睿川游移宦今之閩海傍棠詠舊民思
召伯花開新縣迓潘郎春風兩地吹應遍江路孤
帆去正長
聖主由來重良牧他年璽詔下明光

送王明府之武康次皇甫子循韻 王僖 令仁和

南遊車騎倩生光三月烟花出
帝鄉治邑遙臨新水郭為郎仍綰舊銅章村中勸稼
青春早堂上鳴琴白晝長莫嘆風塵淹驥足飛騰
有日過孫楊

詠省院古藤追次匏菴吳公韻

畫省蒼藤乂閣午堦前宛似亂龍纏枝柯不為秋
風老花葉長承湛日懸心賞獨看茲地勝手栽還
憶昔人賢瑶華想壁依然在因寫新詩續舊編

元輔嚴公一品六考賀章

元臣玉帶綰金魚辛苦調羹侍
帝居人樂昇平十八載身膺榮壽七旬餘黃扉茂績
頻　頒勑紫禁趨朝獨　賜輿唐代裴公稱遇主
試看今日總難如

送鄒廣文赴闕里二首

千里王程促去期蕭蕭匹馬路逶迤憑今悵別蕪
臺日憶昔論交越水時文學亦知馳譽早簪纓休

嘆沐
恩遲儒官不比風塵吏況待尼山謁聖祠

陰雨連朝忽放晴離亭對酒故人情一輪海日穿
林出萬里雲山入座明綰綬新為泰博士升堂環
侍魯諸生洙川回首如相憶莫惜雙魚遠寄聲

嚴李董三學士復任宴集次元輔嚴公韻二首

學士聲華重搢紳同承
鳳詔寵光新試看玉署傳杯客盡是鑾坡載筆人
聖代百年興禮樂明時四海靜風塵登瀛應繼唐家

盛好展平生答
帝仁
詞臣聯珮侍明光視草朝朝　黼座傍天上碧桃
紛爛熳雲中黄鵠並翺翔西清散直馳金勒東署
邀賓進玉觴此日上公題藻句應傳勝事滿
朝堂

與南曹朱大夫夜坐論詩次韻
紫禁城西落照昏相逢那復問寒暄天涯舊侶憐
萍合座上新詩剪燭論莫惜深宵罇共倒碣来㡬
日席曾温明朝又促南歸騎回首雲山隔薊門

姪愷除指揮歸濱南過邸舍叙别
南詔歸程入遠天客堂相對重相憐百年越水元
同泒數月燕臺又别筵拜爵今為萬夫長除書新
下五雲邊慚予素望非安石期爾成功似阿玄

送王太史　冊封江藩
漢家元重藩封典詞客將
恩下紫冥朱夏旆牽燕甸柳清秋節駐楚江亭乘槎
銀渚真仙客避世金門是歲星莫以行游淹日月
早歸簪筆侍　明廷

余將赴南曹會梁司諫奉使山西賦此為别
拱闕分手下九霄城隈柳色暗河橋南遊予泛吳
門棹西去君乘晉地軺春署百年司禮樂夕郎千
里秀風謡江梅塞鴈音堪寄莫嘆相逢道路遥

白下贈陳世鵬 行役稿
白下重逢喜欲悲同遊翻憶少年時芸牕几净常
開帙繡檻花妍競賦詩豹隱閑山多閲歲魚沉越
海倍相思他鄉得共今宵酒明發那堪又别離

保定曉行 此以下使邸稿
薊北冬寒霜露繁僕夫五夜促南鞭使車星逐將
千里茅屋鷄鳴又一村驛路猶瞑微見樹人家向

曙漸開門湏史海嶠陽鳥出閃閃旌旗陌上翻

安陽公署與謝山人話舊山人有作次韻答之
故人結屋安陽市大隱何曾戀薜蘿今夕啣杯聯
几席向来問訊阻關河傳軺署裏勞相過把袂燈
前醉欲歌他日江東懷李白不堪回首暮雲多

胥家池宴集贈吕使君
南征殘臘渡江津石徑松陰此駐輪全楚雲山俱
入望小亭花木已含春胥池風景年年在漢水遊
人日日新却訝使君能醉客山公莫不是前身

登陽春臺次韻 有小序

臺在
潛邸西乃
獻皇登賦處少傅賈公少師嚴公為禮侍時前後奉
使至郢登斯臺倡和有作陞今亦忝禮侍奉
使故土嚴公爲賈公門人而陞又嚴公門人
也事符衣鉢敬和二章
東風吹暖上層臺冉冉雲烟拂檻來迸引山巒横
似障下臨池水碧於苔龍碑今勒
先皇賦鳳闕元依
舊邸開此日追攀看勝跡輝煌　摛藻嘆天才

南國江山抱此臺當年二相擁旄來嚴前侍敎曾
看竹石上題詩未祟苔盡省相傳衣鉢在紫泥又
向郢城開憑高欲和陽春曲却愧元非宋玉才
黄樓晚眺次王奉常韻 下乃赴南省途中作
飛雲去鳥暮悠悠水漫長河碧樹秋誰搆危樓當
勝地人傳學士擅風流望窮燕趙三千里勢控東
南十二州此日登臨傷往事斜陽瀋靄盡含愁
下邳阻風用前韻
彭城南下路悠悠踈柳輕烟值素秋忽有狂飇鳴
四野即驚巨浪捲中流宦情雲樹牽吳苑鄉念湖
山隔越州何日川平堪進楫停舟延望使人愁
聞警 此以下家居稿
鶯花繞見鼎青春梅雨荷風入夏新荏苒年華催
白髪倉皇黎庶避黄巾聲傳越邑惟增壘塵暗吳
門巳塞津垂老未投詞死筆不堪延佇重傷神
江亭騁望
亭畔江梅吐蕚新南州十月已含春晴雲渺渺横
天末寒日暉暉弄水濱越海年來多羽檄燕關秋
盡尚風塵泒光兇後催遷莫獨倚闌干一愴神

送潘郡伏應覲之京 潘居官廉介
萬里朝天發會稽深山父老送城西蘭舟晴泛江
中去月渚宵停鏡裏栖路入
帝畿紅日近人依蓬闕彩雲低漢廷廉吏稱劉寵應
有　殊恩下紫泥
海寇入通姚江葉明府驅兵督戰予嘉之爰有
兹贈 下乃避寇越城時作
風流作宰最憐君種得春花滿縣芬為有烽烟傳
海上遂看氛祲暗江濆謀深越井千尋水義薄稽
山幾疊雲莫訝郎官今督戰朝歌平寇古來聞
越城旅邸遇秦太史北還

小軒相對重躊躇海上紛紛寇未除予避他鄉猶
杜甫汝歸故里似相如駟車乘寵橋邊過詩句銷
愁醉裏書不飲今朝棠落酒腐儒安得客懷舒

送秦太史歸台州兼懷其兄宮允疊前韻

離亭把袂獨躊躇君到天台已歲除夢憶惠連今
忽至詩題春草竟誰如故人釋散惟耽聽逆旅愁
深懶著書矯首何方懷二謝石梁高處片雲舒

旅中別友

越館相論意氣真忽看蘭棹發江濱經霜躑樹山
頭迥帶雪寒鴻渚畔新青鏡流年催白髮紅中何

日淨黃塵旅中歲晚愁偏劇況復匆匆別故人

胡中丞提兵至越衛我鄉邦喜而賦此 胡續令 徐姚

向來桃李滿城春今見風霆肅令新江國舊迎分
閫使河陽猶憶種花人雲屯貔虎轅門下日映旌
旗越水濱橫海樓舡遺蹟在即看嗣美漢功臣

旅中懷翁孺棻

避地羈栖在越中凉風幾日又寒風感時覽鏡驚
霜鬢撫問題詩對菊叢何似杜陵淹劍外因懷李
白隔江東論文未得同尊酒日暮雲樹望碧空

懷徐遂卿

秋風野館蕙川濱忽漫相逢袂又分限地其如一
江水懷人似隔萬重雲年華鬢髮愁中換吳越干
戈眼底紛百種羈情誰共寫祗應下榻待徐君

詠徐子自閒堂和其原韻

主人寄傲在林泉結屋城西近市廛車馬喧街心
自靜圖書滿案晴非偏臨江坐石堪垂釣落日微
風好放舡莫道幽棲無一事扣門有客索詩篇

徐子以侍養家居再贈一首疊前韻

朝暾龍山樹杪泉夕棲蕙水郭西廛陳情得侍庭

闈切
賜沐元承雨露偏靜息自疑麋鹿侶出游人認孝廉
舡高才應著閒居賦可續安仁第二篇

旅館愁坐懷謝應午舊寮

家傍龍山在越東驚心歲序嘆飄蓬官梅昨夜江
頭發戍火何時海畔空同侍金門情本舊閒題紅
藥句還工蕭蕭羈客寒城裏幾度臨風憶謝公

與同年西川王憲使叙別二首

越館相看鬢已星宦遊廿載嘆流萍時危聚首悲
還喜坐久論心醉復醒同里故人成契闊看花舊

侶半凋零明朝又擁西征節岐路驪歌詎忍聽
寂寞江天識使星崢嶸客舍倚青萍寒迎春意風
微駿吟對梅花酒半醒握手忽思人欲別感時莫
禁淚先零更憐送入巴山路月夜猿聲秪自聽

感述

臘殘客舍尚淹留東望家山惹水頭兵燹已經無
舊業鼓鼙復恐有新愁孤城守戍寒吹角獨浦遭
人夜泊舟十萬王師擁吳越不知誰是冠軍侯

立春後一日陳山人見過次韻

東風入户暖初浮孤館張燈夜正幽客至欲憑詩

遣興爲樓還仗酒銷愁鹿門孟老猶無恙白首知
章已倦游鏡水剡川將乞隱明朝同泛木蘭舟

又和陳山人韻

春風昨夜到寒枝有客相過共酒巵戎馬江干初
息日草堂燈下劇談時交游共調元無幾鄉國斯
文應在茲更約移舟湖水曲長堤准待柳垂絲

柬陳山人用前韻

稽山深處白雲浮歸隱無如此地幽甘飲菊泉能
益壽細傾松酒足祛愁欲從林下尋新侶那復朝
中憶舊游久繫簪纓成底事人生飄忽一虛舟

雨堂夜坐和陳山人韻

連朝天氣半晴陰與客啣杯愁正深纔喜春陽舒
物意那堪夜雨滴人心初聞淅瀝鳴階石漸覺淋
漓響竹林時危旅邸惟應醉何日王師奏凱音

月山卜兆口號 下乃歸兆時作

豪華滿目終黃土流水冷冷非世情十里湖山環
勝地千年龍虎卜佳城宛如仙子彈琴狀還似梓
雲捧月形迂叟未知他日事杖黎先此樂餘生

湖上

湖上携尊坐翠微山芳冉冉襲人衣春來水漲桃

花發社後風和燕子飛一艇斜維垂柳岸群鷗閒
傍釣魚磯故鄉好景不知翫何用天涯每憶歸

蕙江春泛

雨霽春山翠欲浮高人邀我恣行游烟堤綠繞鶯
啼樹雲水縈迴鷺立洲髮雪已增潘岳感江花更
喚杜陵愁且拚酩酊來歸去落日微風共泛舟

丙辰生日 有小序

余自遘先公之變以來每遇生辰倍增悲感
未嘗受兒曹一拜秪因母夫人在堂稍治讌
席酬劬勞而已及先夫人棄代抱戚山廬忘

其昏旦歲丙辰服闋遇茲辰兒曹復擬治席
噫豈知余往歲情事耶愁眠草閣起而賦此
示兒曹此生勿稱慶云
今歲茲辰增百感芳樽無意對春風枝頭黃鳥緣
誰囀檻外桃花秪自紅楚水終天元抱恨湘與往
事又成空此生敢受兒曹慶掩淚惟眠草閣中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七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刊

七言律詩

遊燕子磯次韻二首此以下南省稿

雲淨秋空宿雨收樓臺高陟燕磯頭重重遠嶠當
牕見滾滾長江繞郭流形勝古來稱建業兵戈新
報靖揚州一盃聊為昇平舉連歲群公罷宴遊

東林月挂夕陽收猶戀孤亭坐上頭自是眼前多
勝槩恠来江左擅風流煙浮鷲嶺棲霞寺雲護龍
關護

帝州有景促歸題不盡良辰乘興擬重遊

金陵官舍與陳山人夜酌山人有作依韻答之

客堂淥酒職光浮燈下儒君漸白頭書法元追鍾
太傅詩篇况似劉隨州百年意氣雙龍劒千里遨
遊一布裘聞道鄉關尚戎馬故人共醉且忘憂

與吳山人話舊用前韻時山人避冦暫寓金陵

京華昔聚嘆萍浮江國重逢雪滿頭賀監移官今
禮部杜陵遊地在夔州巫山每日吟詩句蜆水何
年看釣裘黍老未聞休戰馬且拚同醉一銷憂

金學士六十宴集次韻四首

北門學士此仙才帶印今看南閩来地鑄金陵臨
二水官仍王署切三台寒軒日色輝賓席幽砌梅
香襲酒杯瀬老共誇神益壯驚人詩句醉中裁
廿年詞苑識君才若宦留京我亦来鍾阜漸看成
吏隱石梁何必羨天台斜㴱到處皆題句稱壽今
朝更舉杯忽念海峰猶未煺令人懷抱欝難裁
東越明州一俊才言從
鳳闕領恩来人棲玉署清如玉地近台司上應台覇
日布晴邀墨客石罏圍煖薦霞杯如何新曲偏難
和高調元憑白雪裁

二紀同升四海才詞卿署裏和歌来萍浮踪跡逢
南國星聚輝光映上台別後風霜俱改鬢坐深更
滑尚傳杯因思曲水春遊日對酒看花句競裁
對雪疊前韻
寒齋兀坐自憐才對雪呼童貰酒来青嶂玉堆連
九陌瑞空雲翳隱三台庭梅添色應催句風牖飛
花忽墮杯半醉憑闌因把玩天工六出巧為裁
陳山人見過論詩再疊前韻
僻性耽吟最愛才小軒今許待君来山容在壁傳
圖畫夜色當牕入斗台久坐漸移城上漏論詩頻
進掌中杯唐聲惟有開元盛眼底何人合體裁
懷隱再疊前韻
久通金籍實慚才何日辭榮歸去来異域風烟淹
白下故郷山水憶天台朝躋石磴雲隨屐夜泛橫
谿月在杯錦服斑階鵷鷺侶新裳擬用芰荷裁
送江員外考績北上
陵且星車發建康冠紳相送出河梁寒林葉落郊
原逈朔塞雲横道路長經國有才推賈誼為郎不
調嘆馮唐此行奏績 天墀裏聲譽應知達
漢皇

壽致仕張納言七十和蒙谿公韻
解組風流世所宗春花秋月興重重江湖到處移
青雀獻納當年傍
衮龍對酒斑陪同宦子題詩偏上最高峰別来廿載
猶強健七十無殊少壯容
寄壽致仕戴中丞七十
歸隱芝山七十翁風神如鶴鬚如童林花匝徑春
長在詩客盈堂酒不空早歲冠紳聯
闕下比來雲樹隔江東雪舟徒有王猷興逺道安能
訪戴公

月夜王翰林見過次韻

吏隱都城勝薜蘿西林詞客偶相過閑門方草與
公賦臨洺同觀逸少鵞堂潑清風傳玉澗庭虛高
桐影金波從來對景堪乘興不飲其如良夜何

酬致仕許奉常次韻

羨君寄傲在烟蘿一自抽簪數載過舊徑多栽陶
令菊比隣不惱杜陵鵞綠尊鍾阜常題句畫舫秦
淮每泛波越水稽山歸未得教人無奈夢思何

贈致仕何翰林次文衡山韻二首

金馬藏身在舊京飄然解組興適清山中看展時

行樂席上題詩每寄情秋夜月明看使雁春林風
暖聽流鶯逍遙恂是神仙容浪說飧霞住五城
憐君詞賦擬東京詩效黃初調更清載筆曾為冊
禁客焚魚今遂碧山精范公喜泛湖中棹鄭子貪
聞谷口鶯我亦倦游聊吏隱歸心常夢越州城

贈致仕何祠部疊前韻

少年獻策赴神京通籍元居粉署清夜半忽牽泉
石夢曉來無復綺羅情携樽愛看東籬菊騎馬愁
聞上苑鶯未老挂冠誰不羨漸詩況似謝宣城

再贈何氏昆季疊前韻

二疏歸隱重西京今羨君家與最清伯氏思尊辭
禁署季方抛印憾閑情烟波江上同垂釣杯酒花
邊共聽鶯千古高賢應繼躅二何聲動石頭城

新春鄉會

高館張筵集縉紳坐深歌吹引杯頻客懷偏對鄉
人洽春色同看禁里新簾外風和初綻柳海濱轍
報尚飛塵慇勤為向群公道早策勳名答
帝仁

季春再舉鄉會疊前韻

聖朝浙水盛冠紳南國今看宴集頻色映庭揩花吐

艷聲添絲竹鳥鳴新宦遊且喜多公暇東隱無憐
遠俗塵但願昇平長此會春風草木盡含仁

鄉會宴罷有懷再疊前韻

越中飛瀑挂天紳故里谿山入夢頻幽壑定知猿
鶴怨旅懷聊對酒杯新鳳城春靄千門柳錦服時
沾九陌塵何日辭榮竟歸去杖藜林下詠
皇仁

寄馬太史次其贈行舊韻

論交瑩水記當年雙劍光芒射斗躔貫禹明經時
未遇王陽在位念常懸彈冠今接鵷鸞侶對酒頻

同餘墨莚一別江東又更歲徙依雲樹望春天

送李僉憲赴湖南

黃鶴樓前駐玉珂春花爛熳聽鶯歌隼耕封雨漿
人足帆拄江雲賈客多逸識題詩生逸興還期持
法帶陽和東溟北塞烟塵裏帷有荆湘辛息戈

送董使君赴尋甸

少宰聲名海內傳送君遙望日南天承家未論專
城貴總域應歌出牧賢政簡郡齋如對岫時清螢
谷自耕田秪憐舊國鄉人少無那春風又別莚

同大司寇馮公學士全公遊靈谷寺次馮公韻

不須清梵洗塵心自愛名山結伴尋境勝如從圖
畫入谷靈似奏管絃音半空寶塔雲烟護一徑茶
松歲月深況問誌公碑上字六朝遺蹟久銷沉

登鳳凰臺追和李太白韻二首

臺上曾聞鳳鳥遊臺前江水抱城流詩題李白今
千載名冠金陵此一丘鍾阜雲開明綠樹秦淮湖
湧失芳洲懷鄉更向東南望烽火連年動客愁

秋霽登臺愜勝遊平臨山勢俯江流江通楚蜀來
商船山藹吳烟護
中丘松鵲青連抄柳岸楓林紅映蓼花洲寥寥靈鳥
何時到倚檻空含尚自愁

友人邀遊清涼寺移席後山

紺殿雕甍結搆雄人傳梁主舊離宮同遊小苑肴
秋樹更上高岡坐晚風千里雲山飛鳥外萬家烟
火禁城中偷安莫說前朝事今日車書四海同

重遊靈應觀坐瞰龍潭次壁間韻二首

道院松陰一逕微重來閒坐看雲飛寒潭水碧龍
曾卧秋樹霜黃日映輝六代亭臺遺址在三春花
鳥舊遊非偶聰羽士談玄罷意興翛然欲拂衣

為戀高亭坐翠微近人雙鳥故飛飛烟樹鬱盤帶巢
霜色潭水斜涵夕照輝幽壑頻尋今日禮碑名勝
悟向來非憑闌佇立真堪嘆眼底蒼雲變白衣

賀致政錢侍御六十時錢二親康壽在堂詞併
及之

投簪歸隱越江限霜華曾搖御史臺十載秖吟林
下句三公不換膝前杯漸添白髮同潘岳日戲斑
衣學老萊北戰南征猶未已獨憐丘壑卧高才

送梁定齋先生考績北上

少年薦水侍門牆游宦今逢在建康楊震青氈能
遺士馮唐白首尚為郎

逢官報政雲霄近　綸誥褒功雨露濃秪念秋風江
滸別不知重會是何鄉

與楊太史話舊次韻

鳳凰臺畔忽逢君朔塞寒雲度鴈群久別故人驚
鬢改細傾濁酒坐宵分虛推詞賦追孫綽實愧才
華似子雲卅禁青藜輝五夜石渠猶記校書勤

送楊太史句容展墓疊前韻

披松掃石拜先君冠蓋應穿麋鹿群絮酒滴時墳
上濕斷碑尋處徑苔分百年桑梓江東宅千里關
山薊北雲誰識王孫思故國衝寒南下為行勤

與楊太史叙別疊前韻

玉署曾陪太史君廿年遊宦嘆離群江湖此日萍
方合岐路明朝袂又分駐馬暫留官舍酒擔簦遙
對海天雲歸途如遇南來鴈莫惜音書寄我勤

送楊太史北歸疊前韻

臨行解珮贈夫君為念
天涯鶴鷺群關塞縈紆歸路遠風烟南北大江分旗
亭曉樹含紅日水國晴帆挂白雲此去客中誰共
語離觴休訝勸慇勤

寄壽致仕馬內翰八十

金陵一見袂仍分今到金陵倍憶君草閣不知誰
對酒玉堂猶記共論文幾回策杖臨丹壑廿載抽
簪臥白雲鶴髮蕭疎聞尚健何時重會挹清芬

寄壽致政吳尚寶六十

近臣投紱乞
君王納綬飄然返故鄉欲釣江鱸時放艇愛看籬菊
屢傳觴烟霞久臥人應壽纓冕猶牽客獨觴何日
辭榮竟歸去鏡湖湖畔老知章

壽周醫士六十

渥顏玄髮少年同問齒方知六十翁羽士曾傳延

壽訣藥囊兼有濟人功鍾山近屋開金庵淮水當
門繞玉虹莫訝冠紳多駐馬聲名久動禁城中

送周祠部考績北上

舊京游宦喜同曹鄉邑親交跡不遙江上忽看行
色動酒邊難遣別愁銷乘風淮海寒移棹載月天
津夜聽潮想見奏功承
寵後春花繞路下青霄

送林奉常考績北上　林昔為太史

奉常獻績脩禋典遠道征車謁漢宮春望山川詩
思逸晴開雨雪客程通朝儀方覩叔孫子石室曾

爲太史公此去定知承
寵韶秪憐朋好别江東

徐二公子宅觀燈次韻三首

南橋公子賢金堂爛熳鰲山紫禁傍停毂已誇良
宴會改筵還向後池塘月庭多樹參差影水榭千
燈上下光最是主人能愛客春宵何惜引杯長
火樹星毬映滿堂仙僚共醉綺筵傍夜闌華月穿
珠幌春早和風到柳塘南國王孫元俊逸太平簫
鼓倍輝光
君王應宴芙蓉殿直北凝看碧漢長

晉代繁華王謝堂流風今繼石城傍聲喧歌吹金
貂館影落樓臺碧水塘席上花籌添酒興庭前月
色讓燈光誰知獨宿南樓者惆悵偏嫌春夜長

徐魏公城西別墅宴集次康侍郎韻

舊京佳麗敞名園滿座金緋泛綠樽鏡裏樓臺池
上景檻前山石郭中村萬花繞徑春長盽百炬張
庭夜不昏只願風塵清四海上公與客宴遊繁

和吳山人小閣述懷之作四首

幽人常伴海鷗閒遺世高風未可攀買壘比來居
建業釣臺每日對鍾山窮如阮籍懷偏逸才似潘
安鬢已斑回首吳門京杵地郡城大隱不知還
朝紳不繫一身閒五嶽名區已遍攀老去懶馳雲
外路春來惟看閣中山烟銷嶺樹當窗翠雨過林
花滿目斑獨倚欄干成坐久天邊鳥背夕陽還
鶴比精神雲比閒空塵遠思渺難攀酒杯放懶陶
元亮詩句清新庾子山卜築偶於官舍近招尋同
賞砌花斑傍人莫道山人醉深夜猶能步月還
百年塵世幾人閒炎雨樓居日日攀塵裏生涯惟
卷帙檻前圖畫是雲山陶情酌酒杯浮綠遣興題
詩管握斑吾憶吾廬亦幽勝何時解組乞身還

送胡太史之京

北門詞客返
中朝南國春郊餞別醪風暖漸還幽谷鳥雨餘新漲
大江濤征途柳色迎仙棹到日花香撲錦袍同館
故人如問訊爲言迂拙稱閒曹

送歸僉憲赴浙中

春晚繁花遶路開使臣今發鳳城限聲馳青瑣留
南國寵沐
丹宸向外烝黎庶滿期沾雨露法官談道肅風雷海
鄉兵後凋殘甚誰是通方濟世才

余以鮓魚饋同年許奉常母夫人奉常作詩謝

次韻答之

曲江舊侶今稀少君是龍頭老奉常莫以饋魚酬繡句曾因拜母陟華堂竹披川裏元稱孝泉湧家邊自召祥相隔遠方猶寄鯉鳳城咫尺豈能忘

致政張僉憲七十壽章次許奉常韻

抽簪歸隱謝囂塵高致應同賀季真建水霜臺留宦跡鍾陵花塢對吟身七旬強健當平世四月清和值壽辰何物化龍堪贈子壺公陂下一青筇

太常公署獨樹牡丹根盤石欄甚盛今歲花開百餘朵王少卿邀賞有作次韻答之

紫花獨樹發容臺恐負花期特地來小苑初晴鶯語滑疎簾高捲蝶飛迴風前不斷香如撲日下相看錦作堆愧乏陳思才八斗欲題新句若為裁

同年許會元宅賞牡丹限韻二首

懽賞傳杯日易斜座中爭看牡丹誇連翩澹白拖長練點綴殷紅散晚霞不產豪華梁孝苑偏開詞客許詢家紛紛桃李休相妬國色由來冠百花

三春好景在君家幾樹穠葩傍檻斜臨風香氣元相襲秉燭嬌姿更可誇南國今傳重對酒曲江猶記共看花年來舊侶渾稀少莫惜深宵醉紫霞

徐公子宅賞牡丹限韻三首

帝城春意滿朱門邀客看花笑語喧香惹遊蜂穿翠幙枝留啼鳥勸金樽一欄無謝平章宅萬朶應同西洛園自古繁葩占泰運風塵從此靜中原

多病春來廢酒樽官齋高臥避塵喧能令迂叟偏驅轂為是王孫近闢園愛客真同孔北海策勲終比趙平原綺筵開處花如簇一段風光擅白門

留賓向夕更扃門簫鼓催花不厭喧色鬬晚霞明寶砌香和小篆入金樽梁臺賦客推司馬楚澤騷

人攬屈原今代是誰倫二絛為君題品牡丹園

送石侍郎赴鎮沉臺用尹侍郎韻

祖帳斝淹都邑酒驪歌頻促使臣軺金陵一望江山勝玉節西行道路遙閫外風塵清六詔湖南耕牧撫三苗知君素有匡時略應樹勲名答

聖朝

與二友酌池上軒用舊韻

結駟無勞訪薜蘿南曹歲序只閒過憑軒得句難忘酒臨沼揮毫不換鵞平旦日光斜入牖清宵月影靜添波門外俗塵渾莫染秖應開徑迓羊何

致政閒太宰八十壽篇

謝政還山卧四明久於泉石結幽盟彤庭舊典尚書後白髮猶傳太宰名史冊前脩應伯仲搢紳後輩已公卿

君王優詔詢遺老遣使行看下玉京

寄壽致政別駕長允八十

歸卧林丘閱歲華陶然杯酒是生涯參軍舊泛三湘棹別駕曾看二室花白髮垂堂人尚健青山移役興偏賒惠連徒有還鄉夢何日同遊醉紫霞

為朱侍御壽二親

不須丹藥駐親顏偕老神強鬢未斑春至看花開

草閣秋來翫月啟松關百年人樂庭闈裏千里雲飛江漢間驄馬登臨時眺望鍾山好似太行山

病起

病起俄驚夏又過年來歸計嘆蹉跎厭聞門巷喧車馬翻愛衣裳着芰荷賀老抽簪情自適白公結社興偏多海天渺渺雲橫處遥隔其如故國何

送方僉憲赴西川

積雨初晴驛路開送君西去重徘徊三年香播趨蘭省九月霜飛赴栢臺蜀郡文翁能化俗臨邛司馬推高才風流好繼前人躅莫向郗亭悵別盃

寄訊翁中丞巡行江南 翁昔為參政駐吳郡

開府

新恩承魏闕分藩舊譽滿吳臺停驂棠樹垂陰在騎竹兒童迓旆來東海頻年猶羽檄西疇一望半蒿萊臨戎問俗須珍重共識君為濟世才

九日

九日仍逢祇自憐金陵游宦屢經年霜花對眼聊酬節萸酒呼朋小餞筵故里久荒三徑菊昔賢早泛五湖船欲歸猶被浮名絆極目南雲獨黯然

冬至齋居次林侍郎韻二首

南州十月苦寒侵却喜陽生至日臨雪片昨猶凌節序梅花曉已露天心登臺彩筆書雲瑞吹竹黃鍾協鳳音最是詞卿傳雅調令人吟詠一披襟

留省拖紳年頗多寒冬又轉一陽和剪芽將結裁人屋製服方抛織女梭晚歲勲名猶未立故園松菊近如何齋居靜裏愁方集堪聽嗷嗷塞鴈過

齋居又次康侍郎韻二首

曉齋寒睡散積陰齋居兀坐獨澄心函中尚有張華劍橐裏元無陸賈金六管噓灰陽已動百年愁

世思難禁吏散軒庭何闃寂捲簾惟對竹森森

玄冬雲日帶輕陰省署端居醒道心實嘆頭顱添白雪虛傳瓦礫變黃金風庭脩竹寒逾勁霜徑殘花冷不禁黙坐超然通物理爲披周易遣蕭森

送趙上舍歸桐廬省母

瑩水芹香鼓篋初儒林漸已動芳譽四方英俊交將過南國山川覽眺餘江上忽浮千里棹囊中惟有數篇書懸知行子還家日白髮慈親正倚閭

寄壽致政姜少尹九十 姜嘗受業先公

年登九十聞猶健鶴髮芝顏信可誇佐邑風流傳往蹟歸田樗散樂生涯秋軒把酒頻邀月春圃移節過看花何事題詩遠相訊先公門下舊侯芭

寄壽致政少司冦揚公

越中歸老歲頻更野鶴閑雲共結盟三紀宦途留舊蹟兩都省署識名卿蘭亭對酒巾車駐鏡水看山畫舫行夢寐故鄉陪杖屨不知何日脫塵纓

寄吳太史示諸生

南遊朱紱滞陪京北望彤雲繞
帝城雁信遥傳吳季子鵷行爲遶魯諸生袞紳玉陛依天近奉詔金門裛露清爲別勲名付公等老夫將訂碧山盟

暮春寄訊致政大司馬張公

死發繁花飛乳鳥東郊杖屨日攜壺青門瓜熟心常愜白社詩題興不孤實負泜雲棲遠塹虛叨戀組滞留都北來已定歸田計欲叩若王仝鏡湖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八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九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栻校刊

五言排律

○送陳司諫扶侍歸鄢陵（此以下北署稿）

芳譽馳青瑣
殊恩出紫宸班聯元老子潘岳欲扶親南日催殘臘
東風入早春絲與花外度玉飾擁邊新路遶衔山
曲家臨潁水資經行題柱處戲舞捧觴辰佳色占
庭草惟聲動里入河嵩增氣槩詞賦借精神左掖
敷宮客清朝報主身莫淹梁苑席即轉薊門輪

○送閻祭酒赴南都

侍臣遙
北闕司教向南都鄉念行過晉官程旋入吳金陵元
勝地鍾水得鴻儒道本三才重文刪六代蕪傳經
劉向後擁帳馬融徒寵擬綸召勲還藉咼扶昔
陪鸞掖裏今餞鳳城隅江東憐遠隔燕聯暮雲祖

○忠遜堂為元輔嚴介翁題

堂成桑梓里人在帝王州綸捧天恩重璇題
御墨留清忠扶漢祚良弼濟商舟駿業符今古鴻名
煥斗牛携虛高日射牖啓細雲流試望鈐岡上盈

盈紫氣浮

○瓊翰流輝樓為嚴介翁題

黃閣中興佐彤闈晉接頻
皇情殊未已宸翰每重申鳳下金書絢龍蟠玉藻新
飛樓干氣象充棟貯絲綸雲繞鈐山麓天分楚水
濱流輝應不極午夜動星辰

○送童宮庶歸沔陽省覲

紫禁神仙客青宮輔導臣十年違故國千里憶慈
親賜省
君恩渥行游使節新晴光開六合物色麗三春路繞

方城曲車停沔水濱懸知牽綵子應慰倚門人勝
地雄詞賦遙天望月輪何時還桂署仍得奉清塵

○送虞中丞督撫虔南

蘭臺新沐寵棘寺舊騰芳服膺明燕甸憑熊入楚
鄉朱帷宵撤霧白簡畫飛霜控御連三省威名動
八方江山增氣槩草木被輝光
聖主憐材切還看棟廟廊

○同僚友沿金水河步入內館

晴光開碧漢淑景布青陽緩步趨鰲禁聯裾進鷺
行玉虛仙界裏金水御河傍宮殿雲中起旌旗日

下揚堤蕪將轉綠苑柳漸舒黃橋迥飛虹度泉光
湛露凝鳳池通瑞氣鵷樹發天香年年承寵渥何
以報
君王

○贈王太史陪祀 康陵

武皇陵殿迥齋祀我曾過綠野風光麗蒼梧王氣多
連翩千嶂外蟠踞萬山阿臨澗攔清藻沿崖踏細
莎雲蒸龍虎窟雨潤鳳凰坡君去陪芳薦松楸長
幾何

致政吳參議壽六十會其子進士懋賢拜成都

○邵倅便道省覲詩並叙之

四海乘軒客如公樂隱稀自投朱紱後惟與白雲
依秋月頻看滿春花幾度菲登臨人尚徒寄傲與
遄飛壽酒山中熟仙郎天上歸宮袍看拜舞絕勝
老萊衣

○送許少宰赴南都

有美瀛州客球琳比德良摛詞追董賈灑翰逼鍾
王載筆鑾坡下傳經璧水傍銓衡佐南省舟楫度
江鄉 帝宅盤龍虎仙臺起鳳凰牛山雲晶晶鷺
渚月蒼蒼暫寄行游興多留紀勝章葵心長向日
栢操老淩霜
明主思方切儒臣譽益彰賜環應不遠柱石壯巖廊

○送冢宰張龍湖先生赴南都二十韻

舊京開大業冢宰統群臣職涖天曹重
恩傳鳳詔新拜宸瞻日月曳履下星辰車發燕臺曉
花明薊野春韶光薰祖帳輿論在朝紳今代雖多
士如公更幾人早通金馬籍久作玉堂賓史局才
華著經帷啓沃陳梗枏擎峻宇鸑鷟奮高旻世故
恒憂杞邊烽每慮秦危言何慷慨壯志自忠純咲
政姚崇匹知幾李沆倫正期留館閣翻訝涉江津

帝識經綸手時推柱石身三山看縹緲八座陟嶙峋
去矣馳仙馭來應秉化鈞昔年懸藻鑑小子荷陶
甄紫禁隨班數龍門領誨諄臨觴悽遠別含意未
能申望極城南路征輪迥絕塵

○世芳樓為相國許松翁題

洛陽佳勝地樓閣鬱崔嵬寶樹當階秀瑤花繞砌
開賢家森五柱王氏蔭三槐傑搆沖霄起清陰入
牖來池明懸倒景境靜絕氛埃今日傳芳者聲名
邁九垓

○慶源堂為許松翁題

蒼高巖卧說甑秀擻生中名在知先哲常留片衣

人琛坮麟趾集鵷沼鳳毛新八座聯華省三公澒

禁宸黄河天上水綠澗檻前津覊泒来何遠長流永

不湮

○送俞明府赴譫縣

求友聞鶯語同升聽鹿鳴他鄉憐再晤遠道又南

征夏擬離燕甸秋應到楚城彈琴傳雅韻製錦著

芳名共月常看色因風好寄聲都亭不忍別無限

故人情

○送陸明府赴永流

憶昔越江濱論文意氣真瑤琴寄山水寶劍逼星

辰夜雨徐生榻芳村孟氏隣十年今再晤異域轉

相親海邑迎新令天京送故人去留俱莫問且醉

玉壺春

○元輔嚴介翁四考賀章

聖主當陽日宗臣奏最年勲隆三考後班列百寮先

黄閣絲綸重青霄雨露偏禁中馳玉勒殿裏撤金

蓮燕饗賓儀盛龍章

御墨鮮

册宸恩正渥赤舄念彌虔姬旦聲堪嗣王褒頌可傳

夜来看象緯北極煥台躔

寄壽致政戴中丞六十 其生辰在九月

鵷侶招新隱鴉班識舊臣兩都留妙譽三國寄高

人漸得林間趣還尋石上因赤霄誇劍術青女報

弧辰鳥語如聞樂花明欲貯春芝巖無俗轍綺席

有佳賓珮馬趨朝夢江湖未老身

彤廷應再召早晚下蒲輪

○輓致政顏別駕

聖代通儒術丁年作國賓南陽早脫綬北海久垂

綸寄傲追元亮風流比季真隱居花繞徑仙逝榻

生塵山月鵑啼苦汀蘋客薦新封塋培馬鬣宰木

護龍鱗天地無遺憾子衷有嗣人他年遵鶴返華

表王嶙峋

○良鄉有懷 使郢藩

赤縣經行處南征計客程彤雲宫闕迥北望是神

京

綸詔承恩重河梁戀別輕長途從此去飛鳥若相迎

寒戍荒烟斷晴沙古樹平晚馳隨月色晨發聽鐘

聲臘巳離燕甸春應到郢城王孫何日返惟念倚

門情

○與十五弟叙別 此以下南省稿

晴天生暖烟池水弄清漣正遇吟春草何期見惠連遠来鄉國裏催叙客堂前風雨方聯榻雲山又別離憑闌望歸雁行斷一淒然

○山泉爲愼侍御題

江南開地勝山下瀉泉清展鏡空明色鳴琴日夜聲細穿幽澗遠浩入大川平漫月氷輪徹掀風雪浪驚何須憂旱槁賴此濟蒼生

○送張僉憲赴湖南

舊稱青瑣客況乃玉堂人抗疏芳聲振題詩藻思

新一朝垂羽翮十載混風塵往事那堪問今官始聳伸棲烏看署裏建節向湖濱本是珪璋器終爲廊廟珍兩都俱官侶四海幾交親忽爾乘軒去離懷不可陳

○致政鄢憲副以詩見寄次韻答之

京口金焦勝鍾靈竟屬公風標同汲黯詞賦擬揚雄乞隱名何盛求仙術更工生涯丹壑裏世事縁樽中秋月頻看滿春花幾度紅慚予牽紱綬猶自滯江東

七言排律

○送吳學士赴南都次嚴少師韻 此以下北署稿

仙臺縹緲鳳曾遊江草芊綿鷺立洲千古金陵稱地勝一時玉署屬才優興饒山水堪登眺事簡圖書足靜修
北闕然綸應即召南都風景暫淹留秪憐驪唱人將別况值梧飄序已秋最是岐途惆悵處疎雲鐃樹雨初收

送敖學士赴南都次嚴少師韻

侍臣早繫金閨籍上苑爭攀玉樹芬五夜添香頻寓直十年應

詔幾脩文曳裾同振
天墀珮挂席獨衝江國雲開道留京饒勝事可憐初夏忽離群官橋柳蔭晴猶暗荷氣蒸人醒亦醺我有舊藏雙白璧今朝感激贈夫君

郢中春雪 使郢稿

余至郢止留守公署署後依山爲亭甚高峻江山之勝盡在覽中乃春正五日登茲亭對雪漫賦一首

郢城春意浩無邊獨坐高亭思灑然三白獻祥飄户外六花辭臘舞風前瑤臺不減蓬丘勝玉樹徒

從
帝苑遠徑草沃膏應漸發谷鶯迎境亦忭遷昔聞白
雪陽春調今見陽春白雪年欽罷憑闌歌一曲他
時秖恐郢人傳
送客部朱大夫出守九江南省稿
廣陵才子春曹客藝捶雕龍思不窮早歲彈琴苔
水上幾年綰綬大江東久聯金籍名元顯新領銅
符地更雄雲護二林匡阜接源分九派蜀川通柴
桑舊里尋陶令司馬流風想白公此去題詩山水
郡應傳勝事古今同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九

孫文恪公集卷之二十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栻校刊
五言絶句
病中訊王趙二太史病二首此以下北署稿
平生金石友同病更相憐欲問那能步聊憑尺素
傳
我病猶未瘳君病竟何似松芝如可餐頹學安期
子
送徐簿赴金壇
江南佳麗地佐政也風流只尺茅山洞公餘得勝
遊

漂母祠行役稿
曠曠淮河上紛紛擁使旌見超蕭相國草莽識英
豪
過漂母祠感淮陰之事短述為著其隱
淮陰侯信者功利之士也登壇數語漢楚輿
㠯如指諸掌然欲以天下之城邑封功臣其
意已見矣不二載而定魏克趙下燕併破齊
楚功誠足尚使信恪守臣節益敬慎以聽於
漢王豈非勞謙君子明哲丈夫也哉然而非

信所及也裂地請封本其夙志不足為異良
平奉侍帷幄謂必俟正大之義啓告於王者
日功高不賞何以示勸而顧紆曲躡肘躡足
附耳云云信於是特已無生理矣真王之令
終信之符也厥後王疑日深信迹日驕矜驕
猜很兩不相下而信竟不免是殺信者良乎
也但假手呂后云耳夫信堅拒蒯通何嘗背
漢哉嗣漂母豈獨忘恩余過漂母祠感嘆千
古憤鬱特為發之
千金酬匹婦一飯不忘恩却恨當年輒疑深附耳

送楊生二首 此以下家居稿
予以家鄉遭警暫避越城忽建德楊生過訪
生父涇州刺史乃先忠烈公門人也予與生
話舊數日知刺史君有子矣微言為別漫書
以贈之
相逢話曉昔斗酒意何如爾有青雲志應能讀父
書
為客越城裏送客越城西惆悵情無限寒山夕照
似

弔金生二首
少年負奇氣仗劍屢從征共嘆今朝事惟傳身後
名
不識金生面登堂忽泫然裴徊空圹立野樹鎖寒
煙
為周醫士詠春庵 南省稿
倉公傳異術董奉是前身護說多栽杏庵中醴有
春
七言絕句
苦熱行十首 此以下北署稿

朝朝烈日馳南陸片片晴雲匝上霄赤地不生朱
夏草金流石鑠土山焦
天上飛輪促火龍迢遙無計御泠風不知夸父緣
何事萬里衝炎到海東
赤日黃塵太相逼長安九陌氣如蒸蒼寒谷餘
冰雪南望迢遙不可登
行旅紛紛熱不禁勞歌暍望駐前林何當遍植千
尋木到處平鋪百里陰
雷轟雨注送微涼拍手兒童喜欲狂半雨半晴連
十日誰知溽暑轉難當

平陽邸第書堂虛露飲水漿薦玉盂餘暑夜来消
不盡明朝還設絳紗廚
玉殿金門敞翠陰離宮内苑碧雲深
君王爲解吾民愠時對薰風一鼓琴
夏日日長可柰何厭聞隣館沸笙歌欲供茗盌邀
良友饒座其如蠅蚋多
愧雲榴火着炎光蟬咽無聲鳥倦翔不憤相呼逃
劇暑一簾書几坐生凉
炎帝威行沙磧外胡兒馬上也銷魂曾聞六月周
師捷倚劒令人望雁門

送同年邵侍御還南都二首
上苑看花儘十年同遊卿士已蕭然重来握手無
多日忍聽驪歌起别筵
夾道垂楊馬首看逃待繡斧出長安不愁南下衝
炎暑白晝飛霜六月寒
送孫明府赴東莞二首
青年妙譽動金臺知爾元非百里才斐女湖頭憐
鵲去九霄雲外望鳧来
南濵雪浪接天流碧島丹丘擁十洲茂宰政成多
逸興題詩應上海山樓

報國寺樓菴梯房次壁間高蘇門韻二首
紺殿凌霄俯萬山數聲鐘磬出雲間迴廊石徑通
蘭若庭植雙桫倚自閒
長林繚繞接西山捲幔山光几席間此日停車成
坐久幽懷爲愛白雲閒
送翁尉赴南平二首
鐔州城下雙流合百尺浮橋卧玉虹官舍高依青
嶂裏人家半在白雲中
少年作尉似神仙晴日紅開幕下蓮劇飲山中乘
落酒醉看龍劒躍平川

送謝官直謫台州二首
十年紫禁共鳴珂此日分攜感慨多賴有清尊能
戀客不堪徒御促驪歌
才子南遊向赤城萬松巖畔石梁横莫將詞賦投
江水宜室還看召賈生
春晝小坐次少宗伯程公韻
風来上苑楊花落日暖南宫燕子飛桂苒流光春
又暮腐儒默坐愧朝衣
程公約遊姚氏園亭疊前韻
聞道城南春事好尋花載酒與先飛一番雨霽園

林净不遣紅塵染客衣

送胡明府赴長山二首

莫向尊前唱渭城匣中有劒別離輕燕圻兒接齊
封近百里歛歌聽頌聲

丹鳳城南别故人河橋柳色雨餘新欲知後夜相
思地長白山頭月一輪

送陳子培官游南都二首

瑩水當年共采芹金門結紱再逢君如何又作江
東别悵望天邊日暮雲

舊京樓觀倚天開萬户烟花錦作堆遥憶子昂多
逸興題詩應上鳳凰臺

同廿八郡愽赴松江祖席口占贈之

官亭酒罷各風烟君向東吳我在燕世上浮名成
底事幾時同泛蕙江舡

題春景二首次大宗伯徐公韻

春水平洲芳草生春風拂岸柳絲輕倚蓬延望者
誰子渺渺烟波無限情

高山瀑布灑林端風雨晴天萬壑寒未得香爐一
登眺幽懷且向畫中看

題冬景二首次大宗伯徐公韻

同雲萬里六花飛寒極人嗟酒力微聞道平陽歌
舞地擁爐猶自唤貂衣

茅茨小傍白雲岑籬落漫漫積雪侵寒士自甘終
日卧洛陽賢令獨關心

送李懋馨歸省

南天一望白雲飛結束征驂出

帝畿肯戀簪纓留客邸應中閑却老萊衣

送鄒生歸泰安二首

結束征驂出禁城青袍慚是舊儒生匣中龍劒須
珍襲留取他年答

聖明

平生逸興愛躋攀因子東歸憶泰山何日振衣凌
絶頂天門長嘯俯人寰

贈李星士二首

歲甲午余於長安邸舍過吉水李星士謂余
明年及第已而果然爲諫大夫爭叩其門别
去十又八年復來京師髮已白言多中遺余
益重之于其歸贈言如左云

我昔携書覲

五雲黄金臺畔偶逢君談星測晷今皆驗始信壺中

術不群
楚江歸去幾經春今日相看白髮新意氣依然出
塵表君平真不是前身

贈舒進士得請養父歸鄱陽

海日晴曛玉宇春仙郎百拜扣
皇宸願求一滴金莖露去作芝山頂上春

送沈丞赴溧陽三首

君去江南諒故物花封試政佐雙鳧無言千里春
明隔只尺鍾陵是舊都
門封雲林杳靄間知君公暇得隋樂具玉鑄劃千
年華勝跡猶存石壘山
官亭雪霽把離杯滿目江山玉作堆明到琴堂彈
白雪應思此日別金臺

題壺二首次韻

金水湖邊暑氣清蕙風十里嫩凉生游魚作隊穿
芳藻的的紅蓮照水明
蓼花荷葉乍含霜魚躍悠然弄早凉醉倚玉闌秋
興劇令人遙憶水雲鄉

金山絶頂遠眺酬湯都憲 此以下行役稿

峻崖忽送空塵日萬樹千帆杳靄間只覺長江風

色好將軍載酒日登山

呂公祠二首

寒郊駐節倚斜陽要擁仙宮古道傍游宦廿年渾
是夢入門何必問黃梁
長衢多少鳴騶客誰似盧生早過師故國青山千
萬壘幽懷久與白雲期

黃石公祠和韻

九塞塵清未有期偶來駐節謁荒祠山林莫道無
黃石今日兵機更問誰

楊花 此以下家居稿

無那楊花惹暮春漫空飛滿正愁人一番雨過園
林靜抽綠然紅景自新

題陳山人壁

六街車馬日駸駸誰識茅齋靜者心我獨過時咏
李壁庭中古樹肅寒禽

贈儒醫趙叟二首

聲名籍甚越城中藥裹丹爐每奏功借問禁方何
處得先人傳自漢倉公
蕭疏白髮映童顏高論霏霏意度閒四海風塵猶
未息知君醫隱市廛間

送羅丞還官金陵二首丞居官八載邑人皆稱其廉平余雅重之爰有故贈

露樹風滿江上秋千人擁送立沙頭共看廉吏移官去數卷圖書一葉舟

金陵西望路何長從此雲山隔渺茫舊日頻哦松樹下邑人應比召公棠

暮春此以下南省稿

雨餘批頰啼新綠風細楊花點暮春此日鏡湖堪放艇可憐愁殺未歸人

題高梧棲鳳卷鬲君守梧州屬邑梧人僎之鳳繪圖集題漫賦二絕歸之

綵翮遥從碧漢翔雲擁千仞下梧岡嗈嗈聲向朝陽發始識人間有鳳凰

九苞靈瑞結成姿五色文章絢作衣仙質娉婷異凡鳥從知不戀稻粱肥

送程別駕赴均州二首

秣陵西望路何長別駕行行入楚鄉愧乏寶刀相把贈秖期聲譽繼王祥

四海名山推太嶽琳宮金殿白雲間羨君此作神仙吏萬丈丹梯得屢攀

嘗鮮楊梅

萬壑楊梅絢紫霞燭湖佳品更堪誇自從名繫金閨籍每歲嘗時不在家

思歸

思歸夜夜夢郊居何事南官尚曳裾家在越州東近海鮑魚味美勝鱸魚

孫文恪公集卷之二十終

附錄夫人楊氏詩目

五言律

秋日懷親　月夜鳴琴

寄姊　秋日新晴

至日

余兄寓京師偶赴河間詩以慰之

詠梅　雪

聞鶯　早春懷鋋兒

余辛丑之京今歸吳城得省母氏追念先府君

送逝詩併及之

寄鑨兒　寄鋋兒

示鈞兒　示鑛兒

示綵女　紫騮馬

折楊柳　採蓮女

聞笛　七夕

越館懷歸　憂旱

中秋雨　關山月

俠客　初晴

久雨　嘗新茶

雪霽　隴頭水

城南別女　臘日憶女

七言律

登樓　聞鴈

寄妹　中秋對月

除夜　元日

元夕　黃金臺

見湖亭　勸兄和韻

憶姊和韻　送兄二首

寄兄　避兇越城感述

越城懷古　擬內閣親考業

冬日鈞兒應試北上次韻二首貽之

庭榴　越城重九

憶京華鑨鋋鈞三子次韻

書懷次韻

兒鋋以翰林編修三年考績予得晉封夫人有

述

白門哭夫　秋日捻筍感述

五言排律

初夏即事　聞蟈

七言古詩

端陽有感

七言絕句

院中對花　對雨漫述

少年行　閑詧

聞徵兵氏兵至　夢醒口占

江上別兄

附錄夫人楊氏詩稿

五言律

秋日懷親

玉露沾花濕 金風透幕涼 天連秋水碧 山帶晚烟蒼 撫景嗟時序 懷親憶故鄉 倚闌凝立久 心逐雁南翔

月夜鳴琴

小堂明月夜 捲幔理絲桐 素魄千門皎 清音一院通 落霞飛指下 流水瀉絃中 停曲聊延佇 高天度遠鴻

寄姊

緘書托征雁 千里寄南州 不盡相思意 聊紓遠別愁 青山當繡戶 綠水繞粧樓 骨肉何時會 望窮天際頭

秋日新晴

淅淅涼飈至 昨宵新雨過 雲開明玉宇 日出漾金河 樹裏鳴蟬亂 空中過雁多 乾坤舒望眼 秋色足吟哦

至日

至日踏春意 天機故透梅 漸看殘臘去 行待艷陽

來剌繡添宮線吹葭散瑁灰光陰何荏苒又是一
年催

余兄寓京師偶赴河間詩以憶之

親闊天際逈悵望信音稀頻有同羣雁那堪異地
飛蕭條栖旅館咫尺隔皇畿去去將旬月如何尚
未歸

詠梅

昨夜春初動江梅發早芳翠枝堆玉蕋素艷晃寒
光帶月籠疎影隨風逈暗香最堪調鼎鼐留取薦
明堂

雪

碧漢同雲布新寒晚更加霏霏剪瓊葉片片落梅
花樓臺生色相海宇有光華三白春祈瑞皇畿百
萬家

聞鶯

上苑花如錦流鶯枝上鳴間關頻喚侶睍睆更含
情習習飄風煖遲遲砌日明香閨才倦繡忽聽兩
三聲

早春懷鍈兒

玉律風初轉金堤柳漸舒感時懷仲子鎮日倚門
閭骨肉天涯隔雲山望裏踈歸鴻聲嚦嚦不見片
音書

余辛丑之京今歸吳城得省母氏追念先府君
遐逝詩併及之

昔在燕臺丁瞻雲隔海涯今歸吳市裏修水是吾
家戀母身猶健嚴君迹已遐宵堂集悲喜月色潛
牕紗

寄鑨兒

燕山聽鹿鳴早歲已成名陸霧今栖豹摶風即起
鵬言懷遠遊子無那倚閭情欲寄平安字炎天雁
不征

寄鍈兒

念汝留京國春花兩度紅讀書、
冊禁裏試筆玉堂中才美名應振官貧道不窮百年
須自勵清白舊家風

示鈞兒

又是清和候梅黃細雨天流光人競惜向學汝須
專勉願元難恃虛名亦枉然能酬題柱志始見馬
卿賢

示鏞兒

汝年亦漸長學業可圖成莫效頑愚子須齊賢俊名青萍方在匣騄驥未聞聲何待三遷教傳經有父兄

示錄女

吾女資元淑相隨繡閣前檻花嬌細雨庭樹鬧和烟須讀名媛傳無忘姆教篇芳年易成壯擬指叉鳴蟬

紫騮馬

俠客輕家業千金貨紫騮雕鞍銀絡索錦轡玉花鞦盡日行邊塞追風下海陬不辭征戰苦報主覓

封侯

折楊柳

昔去臨岐路垂黃綴樹生今來歸故里晴綠與樓平花起輕風絮林深巧囀鶯因看攀折處記取別時情

採蓮女

為耶採蓮女日出蕩輕橈玉手攀蘭槳金釵墜翠翹羅裙欺葉色粉面比花嬌慣識谿中路歌聲入畫橋

聞笛

何方吹玉笛夜靜感人深月向山頭隱龍從水底吟晴飛落梅曲巧作斷腸音羈旅那堪聽思歸不可禁

七夕

七夕今辰是新凉暑氣收銀河澄玉宇織女會牽牛一宿憐歡愛經年繫別愁人間逢佳節乞巧上南樓

越館懷歸

避冦來三月風光倏已殊昔看堤匝柳今報井飄梧旅夢馳鄉曲烽烟淨海隅呼兒買蘭棹新漲渥

歸途

憂旱

夏旱常年有今年旱更殊萬井泉俱竭千村黍漸枯鵓鳩聲空且暮禱祀枉神巫那得甘霖降一令民困蘇

中秋雨

昔歲逢三五承懽侍太君今宵增感慨罷賞閉斜曛驟雨穿牕入長風撼木聞吾心愁見月天遣蔽玄雲

關山月

淡京今夜月萬里照關山秋莽仍看落征人尚不還寒光凝厚帆孤影對愁顏帳宴高樓者笙歌正未閒

俠客

平生重然諾不與世沉浮佩劍千金換征鞍百寶鏤驍雄能破敵談笑取封侯肯念閨中婦含情獨倚樓

初晴

初晴天氣爽四月宛清秋遠漢青如洗長林翠欲浮啼鶯聲恰恰浴鷺態悠悠更有堪題處紅芳雨後稠

又雨

無那連朝雨空階不住聲飄颻渾濕紙點滴亂開萍館夜愁逾集思家夢不成何時看霽色慰遣客懷清

嘗新茶

越茗憐新摘烹來滿盌春清香人共肯嫩蕊味偏真雀舌應堪擬龍團未足珍江南第一品歲歲貢楓宸

雪霽

昨夕天飄雪同雲將遠空曉來看霽色光彩映觚棱素渚迷寒鴈瑤圖入畫工東山明月上疑在玉壺中

隴頭水

隴山高不極隴水日悠悠百里依官道千秋動客愁霜風飄落葉戰士理征裘鄉思方蕭索那堪耳畔流

城南別女

迢迢向南國五月發長安惟念鳴環女初令奉伯鸞心折言難盡歌殘日又闌行行復回顧淚下不能彈

臘日憶女

臘日起嚴風冰花西復東因之懷道韞遥傍上陽宮吳國三千里燕關百二重何時仍聚首詠雪對長空

七言律

登樓

飛樓縹緲接穹蒼直上憑開望大荒遠障雲開千疊翠近宫日耀九重黄楚娥佩玉供歌舞秦女吹簫引鳳凰古意今形書未了又看明月出東方

聞鴈

帶月穿雲晚亦過數聲嘹嚦近銀河川源萬里來何遠關塞千重度更多曾寄尺書歸上苑還拖秋影落寒波天涯旅客愁聞汝喚起鄉心柰若何

寄妹

浙水春風送別航別來荏苒幾星霜我從文苑留京國汝為繁華戀故鄉幼小閨中同刺繡夜昏燈下共焚香于今兩地遥相憶好寫平安數寄將

中秋對月

桂䫌初從東海生漸升霄漢最分明近侵衣上寒霜白高照樓頭玉鏡清八月輝光隨處滿一年弦望自虧盈嬋娟聞在清虛府徙倚闌干無限情

除夜

青陽初轉歲將闌燈火熏天夜不寒已識年華明日改且酬節序此宵懽畫堂列席鋪金玉寶鼎飛香爇麝蘭歲得春前一回賞梅花滿眼笑相看

元日

律轉青陽初獻歲早春天氣靄晴光梅風拂拂侵羅袂晴日融融入畫堂席映霞杯浮柏葉簪飄翠縷散爐香倚欄凝望丹霄裏五色卿雲遶建章

元夕

聖代皇京明盛年更逢三五早春前溶溶良夜燈何燦皎皎青霄月正圓到處笙歌新節序滿城宮貴舊人烟懽筵不覺更籌轉忽聽鷄聲報曉天

黃金臺

燕主偏安易水隈千金不惜選良才四方豪傑今何在八面輿圖尚自開北塞黃雲連朔漠中天紫氣繞蓬萊

聖人馭極恢彊宇誰向皇京說舊臺

見湖亭

草堂卜築倚山隈捲幔湖光入望來十里碧波穿地入四圍翠嶽插天開中流橋迥虹霓落傍岸花繁錦繡堆對此如遊仙界裏世人何必覓蓬萊

勸兄和韻

極目南雲日倚扉鄉山迢遞鴈書稀須思定省違甘旨莫嘆浮踪賦式微壯志策勳應有待高堂白髮欲何依東皇律轉桃花發好束輕裝出北畿

憶妹和韻

昨夜寒梅已發花新枝折取寄天涯鸞翔霄漢還千里人隔燕吳本一家無那看雲悲盡日憑欄知

月倚牕紗錦牋兒復儕佳句詠雪高才未足誇

送兄二首

吳地風烟接北畿鶺鴒相背忽南飛殊方縱幾難為別對面須臾總是違歲序萬山飄木葉旅懷千里念庭闈行行無那征車遠極目雲天欲濕衣

兄在天涯每憶家西風吹歸發京華賓鴻行斷鳴聲切棠棣枝連別恨加秋杪黃花開驛路江晴碧水泛仙槎趨庭彩服承懽日莫遣平安二字賒

寄兄

憶兄同客京華日不覺蹉跎屢閱年此去音書憑雁寄向來詩句待誰傳春風湖上堪移棹夜月牕前合撫絃兩地幾時重會面迢遞燕越意空懸

避兵越城感述

雲白山青宿霧收越王臺下水悠悠倚針倚檻渾無語避兵移家可自由延望燕關常切念回瞻越壠漫生愁為憐骨肉棲三地幾度臨風欲淚流

越城懷古

海國凄涼千載恨滔滔都付水流東千年霸越人何在一戰吞吳事已空弱柳新隨黃鳥囀花臺猶在綠烟籠只今惟有稽山月皆叫金雞照故宮

擬內閣觀芍藥

禁署名花本自奇上公相對更相宜風香暗度黃金閣國色新分白玉墀傍檻開時如索笑當階翻處欲催詩栽培地位元殊絕贏得年年雨露滋

冬日鈞兒應試北上次韻二首貽之

東書殘臘發南州直北風烟萬里浮為汝衝寒馳遠道令人連夜絮征裘驛途逢使音須寄酒慢臨河棹莫留回首飛雲應切念且依棠樹近

宸旒

少年未慣適他州從此扁舟千里浮羈旅時須攜童僕嚴寒常用厚衣裘倚門他日應頻望解纜今朝不覺留可是明光能獻賦太平天子正垂旒

庭榴

移來西域種元奇檻外緋花掩映時不為秋深能結實肯於夏半爛生姿翻嫌桃李開何早獨秉靈根放故遲朶朶如霞明照眼晚涼相對更相宜

越城重九

越王城裏逢重九齊日黃花景自數開宴豪門應盡興登臺詞客正相呼蕙江東去風塵擾鏡水西

来歲月徂佳節頻忠身北客亦教兒女揷茱萸

憶京華鑱鋋鉤三子次韻

旅居抱病自躊躇往冉流光過歲除天畔雙魚無
處覓日邊三鳳竟何如文園司馬應裁賦漢闕孫
弘待上書南土只今多冦盜倚門焉得暫懷舒

書懷次韻

蘭閨無事漫躊躇人世能經幾歲除濫膺褒誥知
難稱欲效前賢愧未如幼小曾看列女傳比来更
羡大家書垂名千載元非易還把青編細卷舒

兒鋋以翰林編脩三年考績千得晋封夫人有

述

濫膺新典夫人貴始信從前教子功天府鸞章今
賜誥閨窻夜火昔丸熊衣穿鶴錦君恩渥服繫文
犀夫秩崇迂拙此身何所補惟將虔禮答蒼穹

白門哭夫

石烈山頹人共嗟春曹行館迹無聞殘書架上猶
存帙比翼空中已失羣鯉阜月明孤鶴唳秦淮風
冷夜蛩紛相如實紛埋黄土獨使文君哭暮雲

秋日撫箭感述

日月如驅去不留金風又動井梧秋班姬愁劇題

紈扇共女憂深賦栢舟遺墨尚存人已逝開箱
愴淚難收子雲博得才名在惜早寒煙鎖墓丘

五言排律

初夏即事

朱明初屬夏暑氣漸侵軒日午搖陰密風情柳絮
翻黄雲連麥隴紅雨落桃園恰恰鶯聲老喃喃燕
語喧鈎簾對佳景欲賦已忘言

聞蜩

蜩鳴亦太早究究出青林初訝城鳴角還疑室撫
琴風前偏弄響雨後更長吟羈旅愁無那懷歸思

莫禁向從家樹聽不是此時心

七言古詩

端陽有感

憶昔年年逢此日細斟蒲酒勸姑嘗今年此日人
何在逝淚交泉倍感傷逝淚如泉倍感傷爲悲姑
逝是端陽几筵仍捧蒲觴莫桂冉老陰又小梓

七言絶句

院中對花

小院榴花開欲燃花間雙蝶舞翩翩憑闌坐對渾
無箸漫展雲牋賦短篇

對雨漫述

宿雨蕭蕭暑氣微庭花沾濕倍芳菲故園桃李今何似賸𢌿江雲獨倚扉

少年行

長安年少白袷裘肥馬金鞍何處遊春風桃李東西陌翠管銀箏十二樓

聞警

閩閩自來稱樂土比年黎庶擾黃巾徵兵諸路聞雲集凱奏何時報 紫宸

聞徵𤞑氏兵至

傳聞𤞑氏勇超群萬里徵來淨寇氛多少村官屯海畔策勲翻仗女將軍

夢醒口占

越城避寇來旬月旅夢還家已數迴夢覺寥寥不成寐漏聲時聽四更催

江上別兄

季子敝裘仍北返班昭榮祿又南遊憐兄㩇翅如凡鶴何日翻飛上帝州

附錄終

孫文恪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孫陞撰陞字志高餘姚人燧之子也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是集文十四卷詩六卷其子鑨等所編有與人論詩文書云李空同步武古人學李譬則燕途入秦車轍所歷可循而至又云空同與何大復辯論詆其好詞乖法之失何氏亦嘗詆李謂其作疎鹵間涉於宋總之負氣求勝各不相下觀於是言可以知其瓣香所在矣附錄一卷乃其繼室楊文儷作文儷仁和人工部員外郎應獬之女諸子成進士者四人鑨鋌鑛皆至尚書鋐至太僕寺卿皆文儷教之蓋有明一代以女子而工科舉之文者文儷一人而已詩其餘事也